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撰　宋刻本　〇〇一
戴東埜詩集五卷（宋）戴昺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二九〇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六卷（宋）徐鹿卿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鑒刻二徐公存稿本　三〇九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五卷（宋）徐經孫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鑒刻二徐公存稿本　四六四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二十卷（宋）李昴英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十年李翶刻崇禎三年李振鷺重修本　五三〇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

（宋）李劉撰

宋刻本

四六標準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李劉撰。明孫雲翼箋釋。劉字公甫，崇仁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寶章閣待制。雲翼有橘山四六箋註，已著錄。劉平生無他事可述，惟以儷語為專門。所著類稾、續類稾、梅亭四六，今皆未見。此本乃其門人羅逢吉所編，以劉初年館何異家及在湖南島中所作彙為一集，題曰標準，蓋門弟子尊師之詞也。凡分七十一目，共一千九十六首。自六代以來，箋啟即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為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啟，無一人不用啟，其啟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內別有專門。南渡之始，古法猶存。孫覿、汪藻諸人，名篇不乏。迨劉晚出，惟以流麗穩貼為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變為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而冗濫極矣。然劉之所作，頗為隸事親切，措詞明暢。在彼法之中，猶為寸有所長。故舊本流傳，至今猶在。錄而存之，見文章之中有此一體為別派，別派之中有此一人為名家，亦足以觀風會之升降也。至雲翼之註，蕪雜特甚，然亦有足備考證者。舊本所載，亦姑附存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一

上史丞相 嘉定丙子

竊見安撫某擬就辟書伏先範之門尚干賓謁特有惓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四六儀圖愛助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翕受敷施[illegible][illegible]舜舉皐陶之意他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國家間暇之時當思文武長久之術況外夷之警報實有治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緩包桑之慮國[illegible][illegible]動民困易搖豈待謀國之數公知諱用兵之兩字然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翕者未始不張今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氣先竭百為弗開羣材付之乍佞以乍賢正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亦偏為赤子為龍蛇未始得敵情之實以皮幣以犬馬但云量事力之宜軍籍既隱於蔽蒙將材又阨於娼嫉舟師未練馬政不脩鑿斯池築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刃孰能竭再鼓之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朝廷每有是言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為此論惟事事備乃可無患空言人人殊何以成功周

得上漢得中策將安決矧治內種治外責恐宜分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三大鎮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陸遜之規模力行晁錯充國之論議移江上之屯於淮上實關表之粟如關中使權守禦之方漸講招懷之略衆大方信則養威持重兩虎既傷則取亂侮亡是為盡羣策以共圖奚至無寸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出於茲孰若折千里之衝早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而任則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怪草野之私言動違槐棘之成筭日月逝矣風雨萃之無謂天變不足慮人言不足從庶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恭惟某官堪輿間氣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曀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調更化琴瑟之弦復享和戎金石之樂如將道古今而譽德亦可紀簡策以垂功然太師維垣輔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此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莫先於無病止車當在於未奔相亦惟終邦其無斁如某者拙由地寘須不時宜獨竊考治亂之原知當謹幾微之會貧賤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而

熏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闞
下願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薦之吾相者欲令主
金耀之書諆又乃心則姑願賡銅梁之辟等勤大
播盍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心之元老
一毫有補萬坐亦甘平津之招賢有三惜難受汲
生之贛落陽之大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上鄭參政 聪先

干祿選曹未遂斗升之食修容政府率須四六之
文循例之常非頌則禱然古者孰可殺之贄而今
則獻無用之言反欺闇人謂有己見輒輟贅山礐
斗之佞移爲滴露增海之忠某闞夷夏貴賤名位
不同南北動息機緘相繫兩庭分而漢室弱五胡
擾而晉事多嘗試攷古以驗今恐當制治于未亂
然而內備外禦之計隳在文恬武嬉之中民力中
乾邦儲內滲以人材則并競以士氣則不揚將多
庸人軍半虛籍縱無敵國之外患已非盛世之遠
圖設有赤白囊之馳必貽赭黃纖之慮天大地大
託之眞無敵之儒人謀鬼謀當爲不可勝之備無
非事者必有先焉折衝樽俎之間固貴矯情而鎮
物銷患廟堂之上要須從衆而廣謀徹去私情力

行實政培植根本振刷精神大勢既張何事弗立
當機不發雖悔莫追執政之猶股肱相尊等耳憂
國之如飢渴公早圖之恭惟某官學本六經氣鍾
五緯涵今茹古胷藏有本之源泉揭德振華身作
不淸之玉雪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之日已知可
以大受爲社稷之臣人交惜其用遲帝已嗟於見
晚致身兩社倒指六年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
子任天下之重時則有若阿衡三台色齊萬物氣
吐惟保我子孫黎民之衆則格于皇天上帝之心
如某者鹿鹿無奇魚魚何筭謬塵一第濫厎百僚
憔悴之吟湘濱孰爲之地嗟吁而攀蜀道竟失所
天旣銜弗洎之悲漫作爲貧之仕適之謂材堪之
謂力不足乎揚薦之吾相致之吾君皆非所冀但
願王者之佐每先天下而憂儀圖之莫助之斐然
僣躐其進也與退也惟所指撝

上曾樞密 從龍

讀阿房之賦早累殊知投光範之書今無他覬特
以門墻之舊得覩鼎鼐之新欲輸愚慮之千往抵
賀錢之萬譬諸大海豈有待而增加然在細流固
不嫌於傾寫某聞交鄰有道寢兵固帝王之功制

勝無形銷患在廟堂之上今犬羊之交噬久蚌鷸以相持殘孽儻甦怒將移於水蟹新酋稍偪殃易及於池魚至如歸附之民亦是紛爭之釁戰守和之未決難察察言兵食信之何先宜事事備今徒懲創已往之失遂致闊略方來之憂本惡張皇事反流於怠弛初求鎮靜弊乃至於蔽蒙最是民困易搖仍覺兵虛必潰言之啓齒識者心寒城非不高池非不深險誰與守飢者欲食勞者欲息怨豈在明藉令有效死之民亦未見决勝之將外憂縱緩內蠹已多願察積薪厝火之形亟爲徹桑未雨之計通民氣於士氣參天心於人心收拾羣林恢張衆志戒牧守之忮刻斥將帥之驕殘亟厚邦儲速蒐軍實無非事者綱既舉則目張不早圖之枝未害而本撥和羹固異於濟水同舟况迫於遇風公輔居兩社之間相尊等耳大臣不四方之慮人望謂何恭惟某官恭懿而惠和弘深而肅括榮進素定夙瞻魁下之日台昭晰無疑豈待日中之見斗信儒者有益於國見天之將任是人未嘗揚己以取名殆欲格王而正事自參宥密益擬彌諧古所謂鄰哉之臣人將責賢者之備誠能歸草茅之公議置在本朝從而散廊廟之泰和達之濤海此眞漢相矣豈憂匈奴哉上將帳無官以酬公公亦可有辭于永世如某者襲由氣禀拙不時宜頃因場屋之文特蒙偉視繼修竿牘之敬又沐賞音回回州縣之塵落落功名之夢本謂伯樂之既顧羣馬可空寧知烏獲之難逢匹雛莫舉竊料黑頭之宰相亦憐白脚之門生然願廣萬間以庇寒詎敢私斗升之活涸捲珠簾於未老勿疑鷟燕之呢喃令江水兮安流庶遂鷗鳧之浩蕩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一

贄見

見趙茶馬 彥綰 全篇用茶馬事

訪火井於臨邛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題尉江湖渴夢之深瞻原隰華鑣之沃伏念某地寒而根淺年運而骨高斟酌胷中固欠可人之風味局促轅下粗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之鑽不若蹭蹬任風塵之老况乏揮毫之百斛固應病賴之十年懶問蓬萊羣仙之司遂叱邛徠九折之馭其甘如薺豈必衆嘗言刈其蔞願爲君御恭惟某官雲龍氣局天驥風標架屋桃源三槐澆五千之卷秉軺轅道一雄將十萬之雌卻笑前丁後蔡之籠加安得超范軒欒之繳繞加臭味而厚賓客漫令策兎褐之功畫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驪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未洗袴袍特窘城南晏食之謀遂入冀北暮取之數味已輸於第一價敢望於倍三草茶無賴空有名敢妄希於湔祓塞馬未必不爲福或可備於走趨

上魏運使 了翁

聞宇宙之大名如瞻喬嶽抱江湖之渴夢今在下風乏紹介以爲容修辭誠而求見某聞士之任重固不止獨善其身儒者道高先當知有貴於己若蘗然斷趾以適屨必至於舐痔以求車操行既卑國家何賴有能卷舒之際不爲燥濕所移如蘇文忠之違熙豐亦不苟同於元祐若劉忠肅之惡章蔡然非強附於伊川是名畱珍可重趙鼎觀公氣象視古等倫茲故賦明月烏鵲之詩亟欲快景星鳳凰之覩恭惟某官眼高四海胷着千年漢相有真宜居蕭曹丙吉之冠鄭公所願蓋在稷契皐陶之良當炙手可熱之時凜掉頭不住之節長卿甫還於巴路元濟已叛於蔡城神山可集固自薄蓬萊而不即攙搶未落必欲借荊楚以同功雖卒成孺子之名然已立懦夫之志一麾而出十暑于茲回視獨對三千字之人誰肯甘頓十九年之刃萬牛不能回丘山之重四牡又復勤原隰之馳要路在前聊養韓忠獻之器榮進素定何必王文正之門然海內所以屬望於公蓋天下尚有可爲之事幸昌其志以濟斯民惟功名當久遠之看則富貴乃緒餘之事如某者居貧甚肆從仕難任夫汗漫九垓之期分甘控地遂侏儒一囊之俸豈必鑽天

乃逺隨黄鵠之梯盖願事碧雞之使雖神索於大
巫之側當氣蘇於君子之前嗟遠道胡爲來哉幸
將在此居是邦事其賢者儻或許之

上任中書 希夷

披雲漢之天章夙見舍人之㨾動山林之俗駕來
瞻學士之眞極知大匠之門難飭小夫之牘顧無
藉手輙用引吭竊聞師儒並世之難類有今古殊
時之歎韓昌黎之於太白漫夜夢以晝思陳後山
之於大蘇恨江空而歲晚今有文章之伯實在邦
域之中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既聞命矣後視今猶

今之視昔盍往拜之伏念某氣懦弗張骨凡難換
一科十年之不補愧在無聞半通五兩之甚甘止
於爲養曾幾何日竟失所天陷眥腐膺僅能逃死
磨肌戛骨奚暇送窮祥琴翕忽以成聲塵甑雎盱
而望賜心口相語但欲從小宰之銓面目可憎未
敢作大鈞之問惟是忍見賢之渴所當修覿德之
恭或闘膚下之姓名已辱暗中之摸索達人必項
斯之説幾於神比而天同伴直難浩然之呼特以
職親而地禁御高山之景行感流水之賞音樂莫
樂兮相知安有又傲翰林之理見所見而後去姑

慰不願封侯之心恭惟某官學冠儒纓道航聖瀆
家故雄於四蜀誰敢齒於諸任騎鯨暫駐於九龍
振鬛遂喑於萬馬周情孔思心傳先聖之不傳宋
艷班香文到古人之未到乆於詳試聆乃遄歸士
則快於覩先帝已嗟於見晚能典朕禮咨伯直清
肯從吾兒煩君調護玉堂草罷又吟紅藥之𦅸金
匱紬餘還對紫薇之伴彼智效一官而不足此身
兼數器而有餘人望一條之冰其容巳肅公傍九
霄之月所樂不存豈非爲天子之私人實持公議
行且作清廟之近弼尤佩遠憂今外夷訌阻之時

正中國圖回之日天地亦大矣保邦當在於未危
人物方眇然求才不嫌於大廣與其待倉猝而市
三年之艾不若及閒暇而滋九畹之蘭時來爲之
天下幸甚某藐無可贊輙誦所聞幽桂遺榛菅㡳
敢累犯嚴之口江梅託桃李但欲薰自潔之香

上吴宣撫 潛

祭主簿之竈揆分已庳升侍郎之階見賢有耀末
之藉手率爾修辭竊以平生識元魯山便無他憾
於人見歐陽子乃謂奇逢三復師儒並世難之詩
再歌生世何用早之句江濤如此孰能百斛而獨

扛人物眇然誰可一洗乎萬古疑山川之沉寂恐宇宙之沉寥適我願兮在此行矣恭惟某官肝膽一劍精神五兵言行擇君子之中庸德業得賢人之久大㖞唾富貴談笑功名蜀道天高久已放龜而纘鶴長沙地褊不妨狎鷺而馴鷗新詔祿於壽宮表眷懷於宣室今天下尚有可爲之事無競維人允海內所謂不獲之夫豈勝其衆能風霆於庶物必霖雨於四方天將大任是人恐不免耳道之將行也命孰能止之某鹿鹿無庸徂徂有志半生拙學已不計班貴之崇庳一世偉人所願觀道德於前後騷騷忍渴賀賀望塵然李生之從事湖南知會計當而已矣果吳公之召置門下豈遥增擊而去之

上曾運使 榮

一行作吏俗莫俗於簿書六轡觀風華孰華於禮樂恃在鎔之所鑄忘躍冶之不祥斐然修辭持此徼福伏念某材庳莫亢貧窳無奇長鑱掘黃獨之苗只傷地脉短檠喧綠幕之讀徒損天和苦無計以養親遂強顏而干祿一科不補漫得雉於喝盧五技已窮欲署龍而單產騷胥倚門之望卑陬祭竈之謀趨鈴閣前之鈴僅逃箠楚倚賴天涯之釣大隔波濤我有二天今既數月幸樓臺之近水盍桃李之託根薰南豐之香人爭出其門下認西江之派我未免於鄉人試伸仰首之鳴庸卜終身之遇恭惟某官眼高四海筆落九天惟其有之種種文清之似由來遠矣源源忠恕之傳宜供奉於軒墀顧驅馳於原隰無波古井浸秀水之芙蓉有腳陽春轉光風於蘭蕙雲開衡嶽星聚壽沙治不收聲各使安其田里民無遺便皆自得於湖山六條遠憺於風稜百吏莫逃於水鏡尚念某頃嘗執贄頗辱賞音無地置錐動處囊之非穎留渴待井愧汲綆之不脩與其案大寒之裘不若乞來年之麪俏人買死馬首亦繫招徠上天不生鶴翎盡歸啄抱歸投之切數叙奚殫

上董制置 居誼

四年再累於大鈞非言可謝萬里重瞻於小隊有喜難名竊聞沒階之趨又須衛袖之贄攜較固難於違俗敘攀安得而成妍伏念某忝廣才踈名浮實淺諸公過聽雖欲挽之振鷺之羣一飽難諳敢望富於晉羊之肆徒感招徠之厚遂忘跋履之勞

經瞿塘灩澦之危寸心欲折上梁山桂林之峻雙脚已低不自意全得至公側就新慵而悼前猛詎應寄斂退於趨營酬知已而效小忠或可因蹉跎而束縛玆蓋伏遇某官求士爲國與物爲春網羅蜀珍既厚楓柎柟櫨之蓄收拾鄭璞欲置璆鐵銀錢之間况如鄉里之小兒乃是門墻之舊物擢書詞具馬幣既加纜絏之誠防瘴癘養形神仍委騑番之况肺腑固知於銘德頂踵何足以酬知某敢不思稱使令圖惟忠益在元戎所自辟於天子豈欲收蛇雀之恩惟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庶或盡犬雞之報

上李侍郎啓

捧從事之檄假道不專井侍郎之階見賢有便闕然藉手牽摘修辭恭惟某官心契九秋文驚萬丈二螭蚴虬非仁義不陳於王前五鳳樓中有言語必妙於天下方餘色石忽觸倭山遂橫野水之舟歸屹中流之柱道之將行也命孰能止之天將大任是人恐不免耳暫輟比門之鑰來分東梓之府棠棣之華固已生光於五馬棟梁之器詎應回首於萬牛會乘閶闔之風亟對采蔥之月某久於竊蔭甫此望塵異人異書不但慰望梅之渴同姓同業尚或希按茹之征

見李提刑啓

系成紀之望敢論繼別之宗受月湖之知抑有同門之契假道得見賢之便修辭爲執贄之先恭惟某官一世儒宗三朝壽俊田里之無愁嘆幾森畫戟之香原隰之有光華仍揭繡衣之節使登表著不究猷爲豈惟朝廷賴有德之尊抑使海宇家不知之潤不謂解鼓門之組便欲挂神武之冠正恐蒲輪之迎難遂橘顆之隱即覩詔下入對席前某久於傾心方此望穫班在宗之老孫子未知所裁然是邦之賢大夫或與之進

上梁運使啓

手捫參井冒希入幪之賓身近斗牛喜見乘槎之使竊循礼例再具贄緘伏念某不自力田乃謀耕祿長風引去固應違汗漫之期平地尚多亦可遂侏儒之俸必欲勇乘灩澦之象幾何不餧巫峽之魚百丈牽江失勢頓成於千丈萬夫拱手納溝知耻於匹夫不自意全僅以身免汨俱其出粗見平生忠信之功痛定而思可爲行險僥倖之戒召鶩魂而復幹企英節以修各營吻無奇汗顏有靦恭

惟某官盛名如晝和氣猶春四牡勤原隰之咨三鑚巴火萬牛回丘山之重共託蘇天人但知河内借寇之情誰能識閑中留蕭之意邊陲既静足稱幞下之冰壺吏道當澄尚託胸中之水鏡特恐負凫之國難稽龍馬之圖會當紀日月之常亟入聽星辰之種尚念某不辭險遠求備走趨使臣之載馳載驅或小留於斧繡辟客之且喜且懼尚迄託於帡幪

代上安撫

去民畝而就吏夙歸坏台之中聞仁政而受廛令在帡幪之下久縈縈而在疚難僕僕而望塵逑兹祥除敢以贄謁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應西山之石移果崑崗之玉出識其小者數虎榜之十年誰其似之扛龍文之百斛付榮進於未定屢勇退於急流怡然野水之孤舟屹若頹波之砥柱於皇更化副帝登庸弥綸兩社之間弼亮萬機之務騰身跨汗漫豈料羣兒之愚濯足歌滄浪少警衆人之醉假泰階六符之照措長沙千里之平少留蔽芾之甘棠庸犒切磋之淇奧公歸無所即有衮衣繡裳之詩我依圖之請繼濃墨大字之頌伏

念某名在蜀籍實則寒儒朝虀暮鹽長兀窮年之燈火夏絃春誦恐孤傳世之詩書方小丈夫借計之時適大參政登朝之日對硯中龍蛇之影遥識璇題接天邊鴻雁之行偶聯金榜所恨拘貴賤之分未由覲道德於前天惠仁侯曉行湘水赤舄几几雖嘗再拜於車塵素冠欒欒何敢數于於閽吏頼廩人之繼粟活孝子於窶苦幸周踰月之期敢廢披雲之敬十年不調或欲爲再命之圖一氣轉鈞願更使匹夫之被

代見丞相代朱提幹

齒塵埃之下吏夙感大恩拜雲漢之上台輒裁小櫝戴德有丘山之重修辭無月露之工斐然摇毫湧若流汗伏念某妄庸晚進艱苦早孤念昔先人固嘗拜龍虎之榜不腆後嗣何敢吐蝸蚓之科然徒用外家之恩始得塵下士之列頂踵實歸於陶鑄肺肝嘗切於鎸銘甘辭曹椽之優聊適步兵之隱經禮三百亦嘗偕計吏之行進士五千獨未中太常之第猶蒙藏疾獲遂養疴侵尋二考之書灋落再命之計然念長伯樂之廐苟不自鳴縱或抱和氏之珍誰其見賞敢伸九頓首之請併祈一轉

手之仁恭惟某官負大以方清和而任時則有若
伊陟賓繼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又適伯禽
之拜後積卜六載更弦之化收七十城纘戡之功
營東徹西頻整頓乾坤之手燕南越北知扶持宗
社之心方將恢萬世之基益廣開衆正之路有如
門下桃李之數或其籠中參朮之儲是能容之非
敢望也尚念某難留冰幕盍返楊丘一氣之轉洪
鈞儻拜成終之賜萬間之庇寒士敢忘報國之心

代上丞相 代趙惟綱判夫

綴京幕之下倚若無操挾聆等衡之上相敬布依

歸惟其恃我公之如昔賢故敢捉孤生而進門下
盖皐陶之弼舜以翕受爲規模至伊尹之佐湯以
旁招爲事業下至蕭曹丙魏之於漢以及房杜姚
宋之在唐皆因收拾四海之材用能輔成一代之
治載在信史是爲元勳至如先正越王之忠實開
孝宗隆興之業張子公服其汲引之量沈德和愧
其錄用之言不惟國以得士而呂亦是家有達賢
之後故國非謂喬木實倚世臣成績紀于太常益
光先烈恭惟某官忠貫日月誠塞天淵溫乎得聖
人之和毅若任天下之重人見伯禽之拜後依然

無驕士之風誰知孔鯉之異聞得之自趨庭之日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強本折衝自得精神齊城既
入於地官周寶乃歸於天府然且厚擭閑居楔之
萬幾於無毫髮絲粟之遺是乃傳禹稷之心豈但
接莘平之武伏念某強名儒籍不實寒儒既無長
吉之文章又乏更生之學問幼年筆硯燈無太喜
之花繼世箕裘袍已半枯之葉一尉南昌而奚補
再丞廣信以徒勞雖亦蒙臺府之吹噓然終厄銓
曹之選調茲贅員於冰漕實隸役於日饑幸逢大
匠之鈞陶誰非躍冶正恐無言之桃李下自成蹊

敢因三吐哺之餘輒伸九頓首之懇盤書章本安
能蔭雨露之恩刈爲薪芻亦是報乾坤之造

代上丞相 代鄭司理

觸五嶺之熱叨李椽以終更企六符之光趨槐庭
而執贄既決鳳凰景星之覩輒謀烏鵲明月之依
修辭斐然犯分愧甚伏念某簪裳陵緒場屋老生
再鼓而衰已蹉跎於壯志三獻不刖乃塵綴於末
科初無進取之狂粗識簡書之畏味我自愛桐鄉
之句謾試弓刀誦人誰送臨賀之詩往司狴犴粗
知勿誤于庶獄初無可折之片言歲厄閏年良動

故人之念天憐孤迹偶逃新鬼之羣竊聞大鈞之無垠雖占小善而必録譬猶草木雨露無甘苦之分雖在江湖潢潦願消塵之助恭惟某官道先民覺忠結主知聖朝之相頻頻已過中書十四秋之數閲宮之詩奕奕方開異姓五百年之封無敵知眞儒之功可久見賢人之德問鄧禹而披輿地蓋将膺萬國之貢珍得伊尹以格皇天詎止俘三腴之寶玉惟有邦有家九德咸事則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豈以洵故官宂耶顧善鄭以勸來者尚念某固望斗升之活亦希尺寸之垂猶涅在鈞猶金在鎔是全託一陶之造若川作舟若旱作雨諒欲遂萬物之宜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

薦[illegible]

謝[illegible]擧狀

隨驛[illegible]執鞭刲公車之章遽蒙推轂心感恩於破白而抱媿而發紅伏念某禀生多艱從宦尤拙貴人令其出門下既不善於[illegible]天雖而致幕中亦倍勤於收拾豈謂半年之内復[illegible]千里之行治法征謀紛紛未定幕府[illegible]奇然白日實照其精誠則赤雲可占於[illegible]尚奴百年之運必復春秋九世之讎颺犀札而叱犇旄在此行矣封龍額而獵麟脚竊有望焉曾未輸橫草之勞何遽辱采蘋之薦乏吳下阿蒙之學顧曰淹該無江南子布之詞反云典麗裨益之功甚寡獎予之寶何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爲詩書帥孤忠可貫於日月至誠足達於天淵一龜一琴人皆望淸獻之出萬牛萬甕賊必待崇文之擒佇觀十乘之行大作三軍之氣繫單于之頸慰祖宗在天之靈犂匈奴之庭爲蠻夷猾夏之戒于以侈旂常之績歸而策鼎彝之勳凡在紅蓮綠水之間必入赤箭青芝之用某敢不力磨其鈍圖稱所

蒙插羽銘山敢銜文章之小技冶金伐石願歌竹帛之大功

謝魏運使 了翁 舉狀

據地承顏非有豚蹄之祝爲天啓齒延蒙蟲臂之収勞算將之打門發函書而驚坐難道今人之不古但虞吾黨之累公伏念某於道無聞甚愚不肖每思名教之樂地何必事功亦知富貴之浮雲不如貧賤徒緣一第之　彊爲三釜之謀中罹弗洎之悲甚悔未信之仕以風爲解遂回蓬島之舡斡流而還徑泛瞿唐之水既元戎所自辟於天子非

先生敢圖利於大夫綴錦城雲嶺之觀未容黔突厠天水祁山之役濫佐青油方深國事之憂遑復身謀之恤車輪四角何敢累推轂之人夏屋萬間亦莫認捲簾之處敢謂誠心之傾倒竟煩強箭之吹嘘茲蓋伏遇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年不可及寧妨待天下之清時來則爲終必得聖人之任引扁舟於蓬島閱十暑於岷山人疑魁枕參首之淹公無瓶居井眉之悔卿自用卿法吾親屬吾思駭聞渡瀘之行倏罹陟屺之變故若無失其故夫能致言於生芻誅之不可勝誅敢望噓枯於死草

忽辱遺我雙魚之寵見貽駕彼四牡之章學落貧凡顧謂識高而韻遠氣凋力腐反云才贍而意新近功缺然遠業安在初不敢冀緇衣之改何爲過蒙華衮之褒師魯之從事陝西容有知之而弗薦永叔之退居潁上乃屢賢者之不聞所忻吾道之有歸豈獨小人之受賜某不知所報當勉其頹氣象未可攀但感幽桂榛菅之薦歲月坐成晚尚託江梅桃李之香

謝鄒運使 孟卿 舉狀

王事靡盬未敢懷歸使臣見知忽叨論薦況沐成

終之賜尤銜引重之恩伏念某蠢蠢隨行俎俎何算少始知學亦有立功立言之心壯不如人巳作爲貧爲養之仕偏親弗洎百念頓消漢庭諸公薆惜斯人之憔悴魯國男子自知吾意之蹉跎引舡既遠於蓬萊鼓枻試觀於灩澦沐浴而戒行李人謂斯何飢渴之歌采薇歲亦陽止雖連収棄矢之發恐未免一簣之虧豈無他人欲令出其門下不有君子寧可弃之道傍茲蒙四牡之章遂足五䩗之數在繡衣六條之察定匪徇私然華衮一字之褒却踰過簀盖經邦本諸政事而緯國取於文章

游夏求賜之異科雖孔門而難備董賈龔黃之殊
傳在漢世而罕全自視　然前言戲耳士固伸於
知己蓋非搖尾而後怜德不待於成身却合銘心
而自厲茲蓋伏遇某官人今而心古行峻而氣平
分閫秉軺欲轍環於四海揚金敵璞員鑑別於九
流尚煩入蜀之星來卜擒胡之月子午之奇可出
但當餽戊己之屯甲寅之報未來何以寬庚癸之
呼尚屈餽餉關中之手且圖轉輸渭上之功諒思
人物之眇然僅有征夫之邇止匆外之官易今聊
借吹噓幕中之辯非傾護加收録其敢不稍鑴嬾

習謹佩味言號門生而知恩例欲自同於蛇雀報
國士之遇我敢言當小異於馬牛

謝衛參帥[illegible]舉關陞

小子狂簡之成章無能爲役大鈞块圠而播物有
味其言辜厚備於使令亦足謂之遭遇不應論薦
便累吹噓伏念某受質亡奇望世亦狹童而強學
粗知萬物之皆塵壯不如人縱得一科而何補含
對白抽黃之業爲出朱入墨之謀人言棲枳之官
決無鸞鳳渠知求芻之志固異馬牛不圖賈子之
從湘偶際召公之分陝望塵雅拜孰非夾道以疾

馳敷衽嗷詞獨念此君之小異令以竿牘小夫之
智效於詩書元帥之前一年于茲五技窮矣可以
止則止方願返於屠羊莫之爲而爲驟忽勞於薦
鶚丞晉輸款願且避賢豈期刺史之天決爲將軍
之地識字有數敢當淹博之稱了事亦癡寧有踈
通之實非相國賜之大禮之過詎至是耶使天下
洋然動于然來其必由此古之所以求士今若於
是見公恭惟某官身佩安危力關造化兒童之誦
君實父佚立園夷狄之問潞公暫司營鑰察湖南
之從事欲冀北之空羣雖有絲麻且揚糠粃意者

恥匹夫之不獲欲其收多士以攸奔無以我公亟
展伊周之業豈惟委吏得專文武之功某既累公
知寧當自弃少留東閤難掩人言魏勃之庸更逮
南枝或備臣客馬周之對

謝曾運使[illegible]舉關陞

墨綬主書苦之曳裾之冣編衣察吏忽承推轂之
言況下考之庸書曾微勞之未效便辱吹噓之送
允爲特達之知伏念某何足控摶不堪位置抱鉏
犁而餓空谷乃無端以讀書墨章服而揖上官還
不習於爲吏解后六條之察吉蠲一辦之香祝頤

窶而操豚蹄不夸而狹見丸彈而求鴞炙匪躁斯
狂不謂蘇天尚爲李地燈花夜報秦叢朝馳誦說
云乎顧謂文章之典雅會計而已反稱政術之疏
通難當一字之褒乃辱八珍之犒小草之有遠志
但欲深根老芋之爲茯神誰欺精鑒伏遇某官家
傳忠恕嫡嗣文清游疇剖竹之庸縱若捲蘭之望
濡變而馳原隰疑若小然聽履而上星辰恐不免
耳尚念斗升之嚵嚌若爲分寸之躋攀自其貌耳
其言雖之同進之交譽知其上信其客姑令從事
以流聲竊薦一飛馬價三倍某雖無以報敢忘所

知始與華秩併儻遂少陵脫身之願尚煩左右笔
請歌昌黎薦牘之詩

謝林提舉 行知 舉關陞

抱會計之簿書安知鼇釣瞻光華之禮樂忽拜鶚
書曾微拔擢之緣何自聽聞之誤伏念某性徒是
古學不前人尋墜緒之茫茫我之懷矣踵常途之
役役誰者念之坐違汗漫之期遂遂侏儒之飽主
簿四十亦知鄧禹之笑人公車三千登乏鄭莊之
薦士未有不求而得者吾非惡此而逃之馬失之
瘦士失之貧其來已久牂生於奧鶉生於爨彼各

有由甘心妄校尉之行間絕意諸貴人之門下忽
緒斧之問俗如緇衣之好賢祭之進旅之閒寵以
關陞之剡妄庸人耳顧稱履行之端詳誦說云乎
反謂詞章之典雅一字已榮於華袞八音何有於
爰居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公無愧古不即人而人
自即我我則靦顏伏遇某官斂經綸材攬澄清轡
衆人皆醉揩醒眼以旁觀萬物走圓政方心而不
忍念天地之大矣懼人物之眇然顧以毛髮絲粟
之長悉在權度錙銖之內有如齷齪亦與吹噓惟
今之謀人念不到此雖古之膺使何以加諸某敢

不策不肖身爲必報計馬價既增於三倍驢技更
勉於一鳴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國士遇
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謝衛參帥 經 特薦

周公還贄僅取三士之材毛遂備員輒在一人之
數不求而獲其得也榮均推范蜀公之封章七輩
皆爲名勝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殆勸相
國家之功自旁招俊乂而始然主擇客客擇主亦
各有宜故公求士士求公若難相值裴晉公於韓
愈至公僅使之就闕歐陽子於聖俞素交乃忘於

推薦况在疎賤何與品題某殖學多荒賦姿不穎偶綴一科之底強爲三釜之謀入墨出朱職甚安於癸竈依紅泛綠夢不到於轅門敢圖前茅采及下菲迨今數月無補報於絲毫未始一言乞躋攀於分寸小人屬饜而已非惡此而逃之大鈞坱圠無垠果何修而得此欲使塵埃之吏進爲館學之儲受德者不待成身感知而已盡已者謂之確論揣分謂何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爲詩書帥傳說之輔台德宜揖巨川君陳之和厥終暫藩王室式篤緇衣之好庸爲夾袋之藏故今駑才亦玷鶚表某敢不激昂大節感刻異知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固無是理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書斯言

謝曾安撫 從龍 特薦

伏蒙鈞慈露章特薦者竊以儀曹論秀舊累殊知帥閫舉能今叨亞選肴留連之蔬鑑辱根柢於朽株施重人輕感深言淺伏念某不堪位置何足控摶少而取有道之賤貧冒爲干祿壯欲行所知之學問愚不適時今難望不龜之封聊爾監無蝻之郡由貳攝長無儋石之儲晏然粗康且平信縣貊之邦行矣初無詞藻何有聲名周公欺我哉還贊

僅收於三士韓愈亦人耳顧忠豈後於百官濫吹其間循涯而懼茲蓋伏遇某官奕邦良弼命世元臣暫勤分竹於武安共俟聽麻於文德曉行夜醉已開南嶽之雲暮捲朝飛又作西山之雨雖自湖入海是亦東歸之兆然望彤與台亟還北落之樞康不戰可屈於人兵見用儒無敵於天下一莊荒甚亦思向花木之陽半剌芬然詎意入蘋蘩之薦維昔武侯之一表實同說命之三篇首爲推向寵之淑均繼則舉費禕之忠實今以二難并之美併於一不肖之身自視欿然公言過矣然士固伸於知己則德豈待於成身諸侯薦人與之諸侯久無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當厲乃心某敢不刻礪鈍頑鞭磨庸惰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弭忘視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其爲感槩罔既鋪奈

謝林寺丞 行知 特薦

素鞞御祥夢空懷於故宇綉衣薦士選猶及於陳人睽離恍隔於累年屯蹇旣濵於九死迺蒙記憶尚送吹噓始而驚疑終則慙懼人弃而已獨取此心定異於常情今無而古則聞茲事實關於世道

非言可謝於禮敢違伏念某命固不猶材亦無以湘濱撫恮安得自高蜀道嘻噓固為親盈彼蒼有罰莫白此心棘人縈縈勞心忉忉幸而終制達官紛紛諸公袞袞誰貴恤孤忽聞一節之趍嘗及十夫之獻漫令廁九人之後材難不其然至謂冠一路之賢吾斯未能信豈固祭驪黃之外憐其困牛皂之同人謂斯何公言過矣舊游門下旣已玷一株之挑今去龍中乃猶取三年之支恩踰於髓娓溢其肝茲蓋伏遇某官德與春和氣如秋杳方淳熈之雜然並進固不乏之於時材推簡肅之老而愈剛實見稱於聖主今賢者識其大者蓋有之是以似之不然再轉而為丞誰能三已而無慍偏持使蠻始入郎闈君不行兮夷猶羌難得而覼縷廣帥之重唐制已然上弄印以選賢公聞命而就道何惹弗已盡與則歸得之傳聞似恐昔疾而今愈恬於出處豈非人醉而我醒然天下之所少者非材則海濱之來歸者有日勸相我國謹簡乃僚勉令進進不已之人譬動于于然來之意某敢不請事斯語力勉其頑德不待於成身豈但叙栁河東之感士固伸於知己自當發韓昌黎之狂

謝盧帥楊尚書 汝明

屬城受察已感矻身帥閫簡僚更叨舉首得同槩於券外愧有玷於牘端嘗觀七篇之包羅頗考五人之名數齊王為都之知罪惟孔距心獻子取交之難忘必樂正子使下駟或當於上駟則後魚或誚於前魚矧某不才舉世所鄙坐力田之傷地脉迄不逢年欲養生以息天顯未能絕粒得郡豈嫌於如斗蹊田適值於奪牛有土此有財貧於近盬改井不改邑窮乃無雖不幸千里之旱可哀竟無斗升之水以活蒙袂弗勝其貿貿納溝寧覺其纍纍採火服問大人只得焦頭而爛額無麪欲為巧婦但知剜肉以醫瘡思飢實自於已飢忍痛難思於方痛非惡其聲也實關鄉人孺子之心何誕之節兮固賴方伯連帥之恵鶴膝蜂腰尚未全復牛溲馬勃何足兼收此蓋伏遇某官德與春融氣如秋杳閶闔之開黃道凤高北闕之星辰斧鉞之下青冥暫養南山之霧雨七年可即戎矣九罭以公歸兮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恫知委折今夕欽者恩來日按者法未忍舉行閱其存活數千之羸䏿以治平第一之薦然鐵鏜扎瘥之甫定熈給謂

何且文詞學問之久荒博深安在尚書拔十得五
矣孝廉闈一知幾耶德不待於成身上冏伸於知
已某敢不欒羹吹沸求牧與芻諸侯失國託於諸
侯無使飢餓於吾土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忘佩
服於斯言銜荷惟深敷宣罔旣

代謝衛參帥

浮食晝墁又占芙蓉之幕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
門請裁小子狂簡之章少謝大鈞块圠之賜伏念
某地寒無挾天巧亦慳騰落穹廬莫繼忠宣之衣
鉢力扛洪鼎又慙丈惠之箕裘徒藉義方獲沾世
禄雖幸挂名於秋賦未能得雋於春闈盤旋州縣
之勞祗慄簡書之畏偶終墨綬獲近碧幢適泰堦
六符之光擁元戎十乘之寄生匠石之園長伯樂
之廐固可卜其終身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後
自怜其凡骨聊作斗升之活敢希分寸之攀況西
山行地之仙有八百輩而旌陽同日之舉僅十二
人不應妄庸亦預推薦茲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
四海真儒魁下兩星付榮進於素定胸中五色補
造化而不言欽辭三命之滋共要歷四方之維翰
自洪移福瓣香續派於南豐由登入京夾道寄聲

於司馬闈閭休歌於來暮吳儂莫切於去思陝而
東陝而西方欲弘周召之化洛之南洛之北務多
收温石之材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菲何嫌於下體
致茲孤進亦累一陶某敢不退自激昂勉圖報稱
滕王閣之合賓佐既辱莫知翹材館之招賢人應
無棄物

代謝帥座 挈大家子弟新合小大

塵埃委吏夙依夏屋之萬間造化金功遂拜春風
之一紙受知發策積懷感輪囷觸以山巨源之念遺
孤吾聞語矣柳子厚之記先友誰實圖之非遲遲
於拔死之入珍則渙渙於蘇枯之一旣有如念故
人之子攫之於荒庫之中成始成終不進不止以
此稱於天下豈當求之今人伏念某竊管識卑挈
瓶知小備太史牛馬之走終覺駑庸讀先人科斗
之藏卒無象似羌爲貧而出仕吳君將母之不遑倚
門之望既深對床之歡亦廢雖爲爭食難舒捐者
之懷烏鵲無枝漸作歸歟之計豈謂荆罈之裴坦
首求瘞穀之石洪總角非方憐其進拜於床下厥
齒長矣不應曳尾於塗中假之寵靈長其光價遂
從數月卒獲四章璧如爲山簣功易虧於一簣志在

流水誰能寫之五弦忽逢公車之交遂合浮圖之
額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聲兒事已癡豈負明於
吏治伏讀八字足華一生夘而翼之所謂如天之
福我顧之厚矣未知何地以報公此蓋伏遇某官
藩孕重倒準繩百吏块圠播物大鈞運於無垠追
琢成章小子至於有造憐宣孟之無後撫叔敖以
如生褒華衮之一言器蟠木於萬乘遂令長往之
輿亦入旁招之儲重惟此恩將何以謝某敢不恪
共爾位惟既厥心我有二天已辜周七十家之舉
士吏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代謝茶漕司

需次糟丘敢圖內舉教貧由幕使效衷言昉茲服
役之初敢廢修辭之敬竊惟中興重藩官之寄故
於機事置書局之官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許陪於
贊畫迨紹興韃橐而後始無預於文移雖曰閒曹
然亦異數如某者志雖自好學未知方爲貧爲親
亦自勉家傳之業不狩不獵居然承世祿之恩未
敢荒筆硯之耕然已負傑繃之愧一行作吏甚安
莞庫之卑萬里奉親忽有從軍之命猥容浮食使
典內籌幸雖出於天然恐有爲之地者恭惟某官

氣資凝遠風調俊明黃鍾爲宮散作人間之和氣
大玉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肯爲入蜀之星實卜
擒胡之月周爰咨度暫煩四壯之馳蕭言旋歸即
護六飛之馭凡叨氣類例沐吹噓致令疵賤之蹤
獲隸走趨之數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詩禮
聞於過庭敬修可願孝友施於有政增益未能

代謝茶使與合尖

綴玉鈐之冷幕已迫踐更飛金節之薦函偶成合
頴功莫崇於引重恩無大於成終洎吉日以修辭
順下風而請謝竊惟選舉既弊授受俱難相易則

從之輕已發蘇老泉之嘆用決若根其早可考黃
山谷之詩君驕士而士亦驕君主擇客而客或擇
主故達官多寡助之恨而志士無苟合之期兩不
相逢一至此極況如大正可謂小知緬思舊學之
碑有慙元獻不傍貴人之戶卻似小山第恐荒替
笏之家未免厲布韋之業蹔藍十載於太學僅竊
末科草茅一介之狂言幾投大僇肩息浮湘之柑
冒隨諭蜀之車錄錄無奇安有幕中之辯佔佔自
喜若爲席上之珍偶蒙諸臺共剡乘矢爲山九仞
極知一簣之虧撞鍾千鈞此豈寸莛之力誰其從

史辱此吹噓樂莫樂兮相知何敢急於自衒遲之
遲而又久諒欲察其所安好不改於緇衣褎果踰
於華袞退惟內撲反稱凝重之姿正媿中乾何取
純深之學殆假點睛之筆俾舐換骨之丹人許其
通籍之階宜淹而速自恐負親民之寄雖寵若驚
此蓋伏遇某官風鑒精明天機沉邃逶遲芭栩盡
周道之端歸蔽芾甘棠殆召公之是似峻東壁圖
書之領專西秦攡牧之司相馬舉肥恐小駒有足
乘之理煎茶有味思大匠無可弃之材欲令轅下
之駒誤備籠中之物故雖弄印迄使在鎔某敢不
謹佩此恩力鞭其鈍公車萬士諒不收私報之情
直道事人持此答曲成之造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一旦異恩錄微勞而贖
過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㝢之新毫髮不出於他
人頂踵皆歸於化地伏念某夙無操挾積有侁逾
州縣常才既躐從甘泉之橐藩垣重寄更濫分益
部之符指心願報於寵光量力終牽於分量體廟
謨安靜之意何敢動兵承宣司減汰之餘又難增
戍然盡地而守之策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虜欲
竄身於三秦聚重兵專垂涎於四蜀討我師之籍
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屯幾二千里上藉朝廷之威
德下憑將士之忠誠首殄渠魁既奏皂郊之一鼓
繼殲羣醜不留蟠冢之隻輪偶與元偏帥預於挑
兵致散閑諸卒潰而挺盜雖在喜臯去鎮之後難
逃孔明見獲之辜投畀囚山甘作浯溪之老適逢
沛澤遂叨汝水之歸茲遇飛龍之御天曲念病駒
之屬地錄其尺寸蹄許復於雁門活以斗升涸足
蘇於鮒轍孰主張是遂登濟茲此蓋伏遇某官柱
石九廷綱維八極談笑洗咸池之日從容封函谷
之泥博陸之益戶萬七千詎足報伊周之烈汾陽
之書考二十四自應褊齊晉之功方藏疾以匿瑕
務厲世而磨鈍荷其官爲子孫之計見此恩乃父
母之心某敢不仰佩殊私益磨晚節誘我松桂未
敢勒北山之移收之桑榆庶幾補東隅之失

代陳帥機元勳謝衛參帥

細書成文蒐賓村於公舉大鈞播物挈冗吏以名
聞雖嘗備於使令初無堪於選錄況受及瓜之代
難徵采菲之恩不謂三人之占乃使匹夫之被一
陶異甚再省瞿然伏念某頭跡之貨浮沉於世塵

容俗狀果何有於詳華綿力薄材豈眞能於強濟
門蔭只宜於平進閽僚自合其宜勞粗奉文書無
可言之功狀非有方略難曲盡於事宜是眞常鮮
九介之匹儔何計秉旟雙見之多少矧入幕之日
淺而歸袖之風披三匝彷徨不識掛簾之意一封
覶縷忽聞推轂之言得之駭然望不及此既非請
謁而得是謂特達之知公求士甚士求公久無是
事子生孫復孫生子難報此恩伏遇某官直大而
方淸和且任與人不求備此心即孔孟之心乃言
底可行所論合禹皐之論暫甘棠之美召即淇澳

之相周雖俊乂始入於旁招而巧拙或容於雜進
遂令遴尾之客亦入需頭之章某敢不銘刻鴻私
鞭馨駑鈍藉使百無逢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
心圖報於品題勝口難論於報效然稱於天下曰
知己今者非耶使遇以國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代章監倉謝衛安撫 璟

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騰薦
牘憐其出自於幽谷使之陟彼之高岡愧在盧前
感從隗始功以筦庫七十家之舉古道久衰法延
第一義之觀今聞尤登有嚴十乘所部九州鳳翼

龍鱗孰不希於攀援牛溲馬勃皆有望於畜藏及
下車之云初乃推轂於某賤其爲衛戢齎倍等夷
伏念某資瓜亡奇材卑莫抗服箱以走渠溝滿版
之黃鍾按劍無因誰肯先容於白璧強折腰於爲
米眞眯目於簸糠今蒙需章可使升秩父書是讀
果何有於家傳兒事已癡豈眞堪於世用一字之
褒已過兩喜之溢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爲詩
書帥與人不求備收毛髮絲粟之微嘉善矜不能
無絲麻蒯菅之間有如頑頰首辱甄陶九罭之魚
鱘魴即遄歸於周室千里之馬騏驥會交獻於燕

庭某敢不增所未能修其可願常爲委吏已蒙封
菲之收寘彼周行尚幸蒹葭之采

代趙撫屬 彥蒲 謝衛安撫

溝木流行久于芙蓉之幕岸花飛送漸違桃李之
蹊重感眷留倍深衔戀更裁四六少謝萬分伏念
某再省安庸一何僥倖當大參政十乘啓行之日
適小丈夫三年垂蒲之時惟其樂莫樂兮相知是
以遲之遲而又久數拖翕受更無假於先容前輗
後推貢不遺於餘力居然穿縞之末迄成合穎之
謀感溢瓶罍功歸爐冶乃聘御宇情已迫於忻奔

及告䌷幢恩數勤於盼睞誦將滿可對不免多今
家慨然允爲幸甚鵾鵬水擊強希萬里之圖烏鵲
月明冞結一枝之戀恭惟某官東郊道洽西陝化
成展長沙千里之平民無遺使對宣室半夜之問
王曰遄歸凡今日毛髮絲粟之才皆他時樽櫨侏
儒之用欲作大鈞之問又虞小器之盈敢陳捺謝
之詞更致依投之悃常擬報一飯柰何回首於南
山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於東閣

代趙撫屬 缺謂 上提刑

油幕綴貟漸迫終更之候繡衣察吏鼎來剡奏之
章初非光明俊偉之材又無假借援之勢古之
所以薦士今者於是見公伏念某名爲宗支貲本
士檢取懷繃之鋒務恐受衆疑隨草布之綀緗偶
叨一第慨念勉峴程回之術業終愧毛原周召之
等夷何以亢身莫如殖學方以此自厲於已何敢
輕受知於人細桷大案壹冥心於輪桷長箋短牘
肯請命於子公來事元戎實叨末屬適鳳鶴狗偷
之盜蕩搖我疆鼻鳥飛魚泳之雖劬勞于野濫承
渙渥許減常貟然風憲之一削不圓則天門之九
關難扣解后行露之聽寅緣宿霧之披甫及褒帷

還家推轂既不爲有力負舟而走又不生無因按
劍之疑伯氏壎仲氏篪安得齊名之寳臺中評幕
中辯初何贊畫之功猥借溢言特加吹送擬爲之
磬十六大似無心而得之公卑之牘三千誰有不
求而至者内則感國士之遇我外則賀天下之有
公輪囷在肝緘封於髓伏遇某官人今而道古内
介而外通嘉吾矜不能所學皆孔孟之學舉直錯
諸枉此心同伊傅之心駪駪六轡之載馳落落萬
物之吐氣有懷鶖鶯之序及識鶺鴒之原參以旦
評慨然露奏振雲天之高誼策塵士之孤蹤暴公
子之薦不疑昔聞其語揚湖南之信陳子今媿斯
言某敢不深自佩銘痛加砥礪謝恩私室敢矜小
技之文章不辱公門願勉大閑之節謹

代趙撫屬上衛參帥求合尖 缺謂

一官頂踵冒假借之深恩三沐肺肝乞品題之終
惠恃在有容之大忘其取數之多伏念某雖出天
潢初無地望燈花何喜一科不補於遺餘袍葉半
枯萬事已甘於淡落泊爾依芙蓉之幕下誰其采
蘋藻於水中適逢先十乘於偃藩遂得厎百僚而
隸役不賡一見便辱異知識元方而用季方久無

此事謀石子而羅温子不曰非才借以齒牙付之羽翼知我莫如鮑叔達人必說項斯遂令駑貫之山迄作合尖之塔惟是過晷而大嚼難忘見麴以流涎兼幸生匠石之園託根未正縱欲附翹材之館張本已踈豈無列薦之負亦有十科之目或蒙送上覽謂成終大鈞無根技士不遺於餘力小子有造歸恩豈在於他門恭惟某官以社稷臣爲詩書帥喬嶽之蓄雲泄霧人蒙潤而不知滄海之包乾括坤物何歸而不得尚念碧油之屬欲舐丹竈之餘縹緲孤鴻漸恐回頭之斷偏差泄歸燕寧能絶望於捲簾幸從昌黎弟子之員徑實陸氏門生之列茅茹以其征吉今朝已免於西曹桃李悉在公門他日尚希於東閤

代陳縣尉愷上衛參帥求舉

酸寒凍尉古須強箭之吹嘘憔悴湘濱今累大鈞之塊圠百無操挾萬有狂愚然而恃大參政之寬洪必不責小丈夫之躁妄切以三吐哺三握髮而下士周公豈欺我哉一舉手一投足之乞憐韓愈抑亦人耳況幸在犀甲熊旂之下乃無與豨苓雞壅之中恐虛此生何用於世是以頃者之詣府敢於冒焉而呈身温乎其和可知既蒙異顧慨然有文相接實激懦衷惟是下考之垂成猶冀上天之吹送懼捲簾之或曉忘躍冶之非祥伏念某鹿鹿亡庸徂徂何取砥節礪行不能窺前輩之藩籬種學績文且未識古人之糟粕半生一第寸祿八年茅舍聽雞猶是儒酸之氣味竹弓射鴨安知吏隱之風流然粗覺無媿於心幸以此不惡於下慨念一寒之迹若爲再命之階得拜馬前已遂執鞭之願無爲牛後遂與見彈之思然記碧油之幢頗辱黃金之諾以其時則可矣敢不長鳴異乎人之求歟寘成自鶴南伏遇某官直方且大清任而和公路垂紳即正槐廷之面侯方賜履暫爲蘭畹之滋遇民猶見求士如渴東山爪苦共思零雨之遄歸南國棠甘未若敷天之純被顧以撮開居揆之細皆在毛髮絲粟之中欲善鄭來請從隗始某敢不激昂駑鈍報稱鴝私桃李悉在公門既感東風之鼓舞葑菲無以下體尚幾秋露之均沾

代趙縣丞善倪上撫州林守洽求舉

贊長官之雨不善避嫌戴刺史之天夙蒙假蔭惟是斗升之活若爲分寸之躋流涎久動於麯車病

顙輒希於箕裘印刓果否冶躍可乎切以霸戚之
歌駿明之言雖賢不免匠石之園伯樂之廐所係
尤深旣辱在於使令且已叨於識察將以知已稱
於天下乃使勤子至於他人縱欲冥心何以藉口
伏念某號爲宗姓貫則儒生束髮所期豈念祖宗
之籌笏摘髭不力竟歎伯仲之塤篪忧於食貧遂
爾諾仕一行作吏巳徒勞州縣之間再轉爲丞眞
覺出簿尉之下顧惟蹇拙粗守公勤不利走趨寧
免長官之罵尚能拜起孰非太守之恩試以代庖
幾於環轍莽誰欺於掇牧復攝事於子男柰何五
章漠無寸援得不得之有命當安造物之鑪錘樂
莫樂兮相知更倚誰家之門戶伏遇某官眼高四
海氣蓋諸公千佛姓名早宜登於文石三神步武
耽猶會於郞星載馳子才之擴有偉皇皇之嚮胡
然斂惠復此專城公不嫌旋馬於蟻封士則嘆熏
難於牛鼎雙旌屬爾五袴暖然謝康樂之文章尙
餘此地頗平原之氣節如見其人竊覸師　之文
可見察吏之意不知廡下還入選中旣芳無嶓木
之容姑且作大鈞之陶盡柄去牙角雖無種學之
泓澄託根借恩光或許孤芳之皎潔

代黃主簿 壽得 上樓倉求合尖啟

瞻使桂於霄漢無地修容抗簿領之塵埃以身得
祭聞高標之成削絶末俗之貪緣遂忍恥以自鳴
望徼恩於回顧切以爲山九仞正虞一簣之虧持
綆百尋斯勤三途之望故功莫崇於引重而恩無
大於成終必以爲無益而舍之則未有不求而得
者伏念某崎嶇百戰濩落一科棲枳棘之叢中但
合出朱而入墨寄芙蓉兮木末安知泛綠以依紅
偶效役於轅門遂贅貪於幕府文書堆桉眞成俗
吏之爲獄訟如絲粗了癡兒之事兩考連率交剡
公車惟是緇衣之三章尙須華袞之一字月明繞
樹自憐烏鵲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惟是凡蒙於廉察未嘗得效於使令旨然有言可
謂不韙然苟以平昌之言足信則或知尹公之取
以端徑援筆以點睛當勒銘於刻骨恭惟某官盛
名如責和氣猶春自其甲進士之升卽合庚佐王
之學百川旣倒屹砥柱之固存萬木盡偃凛嶺松
之獨秀由曲臺之議禮謂直筆以記言居然偏城
斂此大惠田里之無愁嘆有偉民庸原隰而有光
華亟將使拓福星所照旱魃已消然設有膠東三

萬戶之流民必將甘江西斗升水而活我尚煩周
度爲此曲防然後遄四牡之歸于以息六飛之馭
思天地之大矣念人物之眇然欲善鄭來請從隗
始主簿能令公喜今謂斯何使者或不能容信乎
命矣

代同揚評事吳之謝求薦

具一鶚之表方有待焉遺雙魚之書何其駛也不
能辭璧又愧報瓊恭惟某官騰茂蜚英閎中肆外
十事九律備知小大之情千條萬端未容上下其
手見何晚也愛莫助之僅寬食貧之期敢愛拔茅
之力此亦公舉安用謝爲某報國無功知賢不早
翺亦云審知足下矣豈復寘疑起在此敢勸他人
乎更祈加察

回賓官王縣尉謝舉狀 昌丈

某謹簡乃條因劉公車之牘冥升在上部收私室
之恩從而謝爲非所望也伏惟某官器能瓌碩趣
造端溫紫電神鋒風志屠龍之學青其發翦暫閑
射鴨之弓今大夫羅而置幕中宜諸公爭令出門
下亦意飛黃之去何憂破白之難勤子至它人乎
輒復吹噓而送上見我有此客不足皆摸索於暗

中某過辱貽箋良高隙誼蘋蘩可薦其何恨行潦
之涓桃李不言庶即有成蹊之日

回郭僉判謝舉狀 小米

謹簡乃條輒效吹噓之送非相爲賜何勤駢儷之
詞銜袖鳴謙開緘擊節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文獻
靖共大夫不均我獨賢奇子男於四國陛下用少
臣已老尚賓客於諸侯所聞止一貫之斷然父閱
千帆之過陟彼北山而憂父母慕有切於終身失
之東隅而收桑榆恩莫沾於錫命有嘉懇欵合命
那融用是采焦尾之桐初非有拔鼻之木覩其主
鄰所爲主幸可免勢利之嘲簡瑕修簡其不修願
不負品題之意

回成副將謝舉狀

行三軍則誰與正頻戎昭舉一人焉拔尤亦維世
選何勤私謝更以文爲恭惟某官揚歷甚詳操慨
自許執干戈衛社稷克稱其家安邊境立功名不
聞亦式是堪勇往爰以名聞某獲共扞城敢忘推
轂霸陵醉尉呵李廣不足爲懷成都猛將有花卿
正須努力

回史邵僉謝提刑舉狀

使家選衆所舉惟賢記室修辭何爲至我自合卷還於鯨錦又疑已貫於犢犧伏惟某官拔材不貴藏器有用暫作糟丘之主屈爲氷幕之賓奮迅驥程何慮鈌書馬之一飛騰鷄表便當足鳴鹿之三是爲特達之知豈俟吹噓之送某誤勤稱謝但切負慚同僚未嘗聞知人退不謂矣貪天之功以爲己渠敢爾耶

代回揚評事 洪之 許舉狀

助國爲賢我已慙於不武飛牋陳謝公何富於斯文進而三熏敢不重拜恭惟某官居官能大折獄惟良廣夏萬間徒啓之才之歎陽春一曲反成寡和之音頃珠璧之暗投根衣裘之晚索深恐遠幷之待有孤時夜之求汔濟云初踐盟敢後子若無言幾失子況又崔李之繼至交說耶君家所有更贈君無忘孔孟之養氣傳道者某粗緣然諾猝辱詞華得古磬於犍爲君言過矣獻天球於清廟子日望之

代回高承直 不肯 謝舉

奉一扎以推賢徒得君重合衆言而劉奏安用謝爲貽牋惠然爲禮過矣恭惟某官蜚英戚畹策儁

儒林華竹碧梧籍甚名家之秀紅蓮緑水藹然入幕之聲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某輿箱紙尾甚醜面顔遣介奉咫尺書良感渠渠之意今子使萬里外敢懷惘惘之憐

代回危教授謝列薦 積及第經年未嘗選調入京任受幾一年而未得闕

舉爾所知不如鄉人之善者於我乎館今爲有力者奪之隨衆笑而笑焉非所謝而謝也恭惟某官早收名第獨振妙聲坐廣文之氈似成一十四考待公車之詔行及三百六旬所賴金玉之相不改簞瓢之樂昔三人占而汝則逆用靜爲宜今八音諧而人以和來儀可必某甚病於力徒味其言苟文若之不進不休於子媿甚吾夫子之可久可速惟君裁之

代回崇仁潘知縣方謝舉 代何月湖

比劉需章聊紀陽明之績鼎來冥檟頑捐投暗之疑受言藏之無可謝者恭惟某官刃有餘地琴不下堂君子學道則愛人討望風而成俗小人難事而易說肯違道以近名作新鷄泮之好音餘事虹隄之奇觀是爲奮發當以名聞某推轂力綿投簪心棘猶令君之桃李度已成陰何將軍之山林惟當託蔭

代回涂祭推啓 求擧未允

通家講好托年契以爲多助國薦賢借箴貝之無錢衮不供於晚索璧仍貿於暗投所幸在邦域之中必能祭形骸之外恭惟某官槐根之芷蘭苗其芽俊逸祭軍已露囊中之穎逍遥嘉客竟歸幕府之羅乃今懷黃拖紫之人半是從綠依紅之客穿須盡餅更助謀旗其有味其甚荷於力請待來年之數時則易然恐及往戊之爪風斯下矣

擧科目

謝劉閣學光祖擧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遠客從乎自分塵埃之內近臣薦士許司雨露之邊以仞墻則未窺且尺牘之不貢敢謂暗中之摸索忽蒙送上以吹嘘此難求之今人斯可稱曰知己竊以爲臣止於敬皆有陳善閉邪之心事君致其身豈無明目張膽之志自方正爲賢良之號而獻納歸侍從之班視嘉言罔伏之時無不諫亦入之意然元祐十科之創建不落第三至紹興五載之選掄以此居一蓋象龍亦有致雨之理而存羊實餘愛禮之心儻非其人難稱此意如某者學未聞道年不後人好論古今未離擧子之習氣儻說得失不過處士之大言本浪爲錦城雯嶺之觀乃輒與祈山天水之役空有幕中之辯竟無堂上之奇誰誤聽聞忽蒙論薦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謾稱春藻之葩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浪許秋竿之節平生失在小丈夫之悻悻今亦有大君子之知所可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侯喜不待求而後施德柳侯於是感佳卿不謂古心復見今世茲蓋伏遇

某官四朝壽俊一世儒真本本元元所學皆周孔之學孜孜汲汲此心即禹稷之心胷中風月之無邊筆下源泉之不擇使天下之大老二盡歸乎來則匈奴之長技三亦何所措方居家而爲善思報國之以人若爲控地之飛亦入幾天之剡某敢不圖惟報稱益自激昂待以國士待以衆人何敢作厠中之報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免爲門下之羞

謝李參政 壁 舉獻納科

壓纓解縛方將發輿於雲山宗袞垂褒欲使司存於雨露喜固多於溢美耻乃在於過情其殆無私

之私豈容不德其德竊以士無賢不肖均欲希一世之知德不孤有隣亦樂道諸人之善蓋近來仕進之徑盡罕由薦舉之門心肯命通底勞介紹言甘幣重自有寅緣宗臣之考十科本爲何事家宰之計羣吏不出此途遂令幾天之章僅作畫地之餅然某所見與衆則殊樂莫樂兮相知止願出大賢之門下得不得之有命寧須商小利於褚中翔如不腆之蹤可謂所持者狹識字有數學何有於多聞了事亦癡才豈周於庶務質不足以望粹然之器文不足以窺作者之藩宜諸公臺省之登任

此士江湖之落莽誰欺於鑒裁羌忽累於明揚方正乃賢良之稱必名門而後稱獻納蓋侍從之事豈俗吏之能爲况去國十三年之餘閱人多矣今起家二千石之薦舉世觀焉不應凡材猥玷異目此蓋伏遇某官清朝良弼名世真儒鍊色石以補天親揮九日觸佞山而還里坐閱一星甫尋川路之風煙適值岡巒之烽火內嚴珍捕外示招懷賊憚崇文之名若杵投臼民誦西平之子惟我有臣俊乂宜在於旁招巧拙猥容於雜進有如庸下亦備數中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稱塞有吏才更世

事愧非臨川老子之倫絕當世追古人敢忘眉山端明之薦

謝任尚書 希夷 舉著述科

上命公以納言南贊隆委公報上而薦士宜首異材是何濡滯出晝之人辱此吹噓上天之賜名充著述實發競慙某聞簡册修簡其不修古不謂之恩地觀其主觀其所主近反類於市區然而推賢揚善之盛心乃是輔世長民之元氣眇然一世知此幾人司馬公請建十科本爲何事崔祐甫盡除羣吏不假此途謾勸爲天啓齒之勞間有畫地作

餅之笑如僕所見與衆則殊盖伯牙之絶朱弦特爲知者如虞卿之取白璧是有命焉第令收名定價於大君子之門何必商功計利於賤丈夫之隴況歐陽公不能挽聖俞之達而東坡老亦難拔方叔之窮物固假於氣嘘命實通於心肯況某無狀觸事多畸荷鋤而耕覓閑只傷地脉乗桂而游汗漫又犯天河無端讀書有時爲養既痛三千鍾之弗洎又瀕四五十之無聞小材不離於小官已知安分大歎或謂之大好人自過情馹致誤執事之知欲令備弟子之列先唱之矣又唱之矣肯引去

蓬島之風舡昔謂斯何今謂斯何却回作瞿唐之煙棹旁觀千丈之落自計三寸之存心不同芀媒勞委禽分強射有似乎君子正鵠是求敢圖進退之間偶合高明之見徑持典禮舉及妄庸皇帝曰嘻往賛碧幢之帥翰林爲主入言墨客之卿不以昧於時宜爲俗儒是可稱於天下曰知已玆盖伏遇某官眼高四海胷着千年盛之白玉堂辭足以鼓天下之動拜于青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龍墀引聽犪之星辰鶴禁賓重離之日月是固見耐官之器孰能窺憂世之心大厦非一木之枝故根

閑居揳與薭檻而並畜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參朮合當桂以兼收急求燭武則無以重朝廷近捨皇甫則無以勸巖穴雖隻字片言之無用亦三光五嶽之所関不忍弃捐力加收拾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知已在於遣中我儀圖之愛莫助之亦漫爲之言上感知而已勿謝得乎某敢不圖稱所蒙力鞭其後舍文章之小技勉節義之大閑孔明之栢四十圍香葉試尋於鸞鳳任公之竿五十犗大鈎會擘於鯨鯢

代虞衙參謝劉閣學舉科目光祖

梧幕綴貟曾微寸善荷蒙薦士褫玷異科子之豈以爲私受者未能無愧盖知祢而稱獻納嘗聞摩詰之詩若依劉而增感傷已發仲宣之賦殆主擇客則客亦擇主使官求人則人不求官自甘桃李之不言誰識蘋蘩之可薦矧如剛簡藉是迂踈山東山西不能世將相之業水南水北若然仕賓客之聮雖學問粗知德性之尊然英華恐非和順之發蛙拘墟而局促何所見聞燕巢幕以徘徊若爲材識徒以固窮之力頗知尚志之功及觀寸心粗識無邊之風月洞視萬古略知不廢之江河所願

就有道而正焉未得事大夫之賢者曾掘衣之不敏已推轂以見收元祐宗臣之立十科本為何事紹興宰相之計羣吏尚出此途今徒有存羊之名或者發畫餅之嘆然設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柳子厚固已言之既有知兮又欲識路而疾驅韓退之亦安取此所感大矣無謝得乎此蓋伏遇某官道純粹精德直方大羽翼孔孟學傳先聖之不傳黼黻卿雲文到古人之未到碩果何嫌於不食匏瓜自得於含章人之為言何得焉特視承明廬之三入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應靈光殿之獨存時來為之民生幸甚豈謂誠心之傾倒肯收孤迹之沈冥得於不求亦可自賀某敢不佩所品題銘之衷曲歲月坐成晚且熏坡老之香江湖永相忘更勉後山之報

謝曾尚書暎舉著述科

裁小子而成章亡能為役覩近臣而為主有味其言子之豈以為私受者未能免愧切以十科薦士著述難堪八坐舉賢銓綜尤重唐文章之籙登者幾人晉人物之甄拔於一字使品題之太過恐稱塞之易孤伏念某命固不猶才亦無似萬卷未供於啜飲一科何補於遺餘結柳送窮仍費語言之無味剖瓜乞巧不堪案椽之跪呈雖庚桑久役於老聃然毛遂無聞於趙勝不圖科薦特辱名聞惟才薰班馬之香乃名秀發非李探舒向之海莫號淵深至求英詞能配古作自李杜韓柳之不出殆歐蘇陳黃為庶幾何者妄庸得此奬掖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則欲假之而自厲考古人之所佩仰盛德之安窮某盡讀三萬軸之牙籤難仰答十六枚之古磬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者泰山公方引韋世康而告林士皆知杜如晦之必相平生五色綫豈皖織女之囊向來一瓣香不發嫡孫之行蒲期開閤早與捲簾某敢不仰體鴻鈞俯鞭駑鈍著作前列之餘事豈足論知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謝趙尚書舉可備著述科汝述

小子成章無可薦揚之實近臣為主猥騰與歷之褒未嘗敢請於增藩乃辱徑收之篋積感知而已懷愧柰何切以一字拔人今古稱山公之啓十科舉士兒童誦司馬之賢幸猶愛礼以存羊誰復按圖而索駿著作雖前列之餘事文章亦先聖之末

科珠玉不補於飢寒豈堪泥況塗之辱于羽無取於戰陣猶足備宗廟之容有如一藝之不庸亦足匹夫之弗獲昔趙尚書垂德於不報柳侯嘗感其收撫之恩至李從事因文而得交韓子又念其飢寒之聚不圖今日復見古人如某者蠢蠢隨行狙狙何取徒守寒素之氣習尚持文墨之生涯居於大江之濱甘見笑於擯賴行乎劒閣之險幸偶脫於豺狼既銜三釜并泊之悲又罹二子更死之禍兩鬢已雪百念俱冰學業實負其初心精深安在詞華甚愧於大手炳蔚謂何今屢為丞相而言蓋甚愧丈人之厚枚皐之窮且忍何敢躁耶孟郊之久無成會且歸矣不虞科薦又累甄收伏遇某官氣含秋天愛深冬日作納言之喉舌惟山甫克舉之用夾輔之股肱則周公其人也長慮却顧爲根本之計兼收並蓄无莠莽之遺凡今傳羽翼而飛誰非借齒牙之助尚念朝廷半老儒之日無弃文章一小技之人必令綢繆於東躬廉恥缺矣故雖參差之荇菜左右芼之某敢不勉自激昂圖爲稱塞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日監在茲待之以國士報之以衆人天厭之矣

謝成都帥黃侍郎疇若舉科目

旅床夕席夢難蜀道之登軍將打門驚報禰書之至世固有十科之薦士公獨能萬里而舉人愧在其肝感深於髓伏念某至愚不肖素賤且貧無端讀書遂奪耕田之樂有時爲養不供啜菽之懽猛思萬物之皆塵彌竟一科之不補汗漫卓踔欲尋墜緒之茫茫勃窣嬰跚尚踵常途之役役雖大慙必謂大好然小材不離小官安得自高聊復爾耳能令公喜定未必然行搴湘水之芙蓉誰托江梅之桃李今作禁門鍵要須百年幾見之人君如雙井茶真副衆口一償之願顧持著述謾舉妻庸經學無游夏之源脩明安在文詞乏屈宋之艷秀發謂何然經品題敢自暴弃孰云畫餅初無益於飢腸如入太倉亦莫不有飽意伏遇某官斗牛間氣奎壁清躔筆裁霧而縫雲不作人間煙火之語身馭風而騎氣直依天上日月之光儻持上雍之囊出草蕭巴之檄雪山增重天府益腴斯人乃德星頓釋昆旒之西顧用汝作霖雨共觀衮繡之東歸諒勸相於國家先旁招於俊乂兼收馬渤曲抱鵠翎仰盛德之安窮望夫人兮已遠主簿乃有分職

縱欲福以難功侍郎非通神明曷不祈而得施其敢不謹佩恩意自轍古心諸侯爲人與之諸侯寧有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誦斯言

代趙撫屬謝衛參帥 汝諧

百舍治任已問征夫之前路十科取士又勞播物之大鈞頂踵知恩肺肝懷感切以賓筵有秩古歌衛武之功藩翰多賢舊說湖南之客今已時移而事巽誰堪德舉以言揚況如日夕之牛羊會且歸矣相彼月明之烏鵲安莫助之又勤科薦之榮允謂陶成之厚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偶躡末科非有宗英之礼樂來依大府適逢元帥之詩書假以三能之光借以九鼎之重從胥而肉如翼斯飛肅肅宵征久馳心於魏闕遲遲晝出終戀德於膺門果蒙吹噓薦以科目取其材術罔无師友之淵源枉以勤勞是亦塵埃之職分政事之可觀安在館閣之稱選謂何強名器釆之詳華浪應文章之典麗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敢不假兹而自勵伏遇某官清廟一柱泰階六符虛己受人不厭豪再三之瀆承天載物眞得坤六二之方暫爲召畢之保釐聊續荆潭之唱和牛溲馬勃遺所用以兼收虫臂鼠肝不以微而見弃故令庸下亦在數中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爲可貴著作前輩之餘事不足酬知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代回舒尉謝科目

從臣十科之薦一歲三人牧夫庶獄之難千變萬狀兹以盡公而舉又何私謝之爲恭惟某官遠抱甚都賢勞已久居然前跋而後疐誰其右挈以左提今歸幕下之羅定脫囊中之穎比來科選擬用名聞深疑許木鶴之仙豈復尋蕉鹿之夢然此本畫地之餅何以假爲果能受去堊之斤徑當削入不然將夜之早計無乃明月而暗投某疾讀來函病頓去梳家君作宰好吟孤鶩之齊飛客食加餐持報雙魚之遠遺

謝座主

謝中書舍人 曾從龍

五芒色正凤瞻柱史之躔一刺字漫始見舍人之樣仰高山而景行感流水之知音由其顧一識之未償是以身十返而不悔切惟去民就吏牛堪未始謝於門負業歸家齊𩔖亦不非其上惟是筆硯荒凉之業實受鑪錘特達之知詭戰場文人還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若捩門生坐主之常當辨國士衆人之報伏念某學未至古年不後人少也好脩強記輙数千字長而無述見舉凡二十年雖有道則耻賤貧亦無心於圖富貴可堪親老又着儒冠而忍羞寧試有司不顧君門之徑入冒陳三策略吐寸衷自知明主可為忠言特恐貴人不喜生語頭顱自揣口吻益悲卒猛吐其狂愚竟僥談於得失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吹噓既有詞意皆精妙之褒復加筆力可敬服之語喘竹筒於儕輩增紙價於京朝人亦有言衣鉢恐成於故事我則無勇鼓旗空譊於後塵既經品題敢自暴弃遺餘不補十年任韓子之窮名節苟全一第真魯山之溷身未可許人也猶欲與後死之斯文子亦來見我乎政恐事先生之有罪伏遇某官求士為國事君以人言動必書今立二螭頭而和墨汁榮進素定寧止四龍首之至黃扉切聞蒲籠之參苙豈少一林之桃李然勸相國家之業自旁招俊乂而基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會須連茹子絕長非長者絕子自合負荊某一莊未荒萬間是芘向來瓣香之敬直為南豐此去翹材之延願觀東閣

謝宗縣尉 炳

薦書下士徼君子之異知奏記中消鈇門生之庸敬抑馬周實淹於逆旅非牛堪敢傲於有司未之負荊退不削櫝恭惟某官眼高四海筆落九天緇十二經尤有取太平之典對三千字謂當冠秀士之羣焉小殿於及門蓋固安於戴石孜孜甘盲盈為孟東野之官懇懇忠精方抱梅南昌之節凄其風木越在塊苦諒朝祥之琴成声則暮名之盖相望某頃偕鄉計嘗累公知由庶士而登司徒不知恩者非人也去民畝而就吏禄豈進謝則為私乎顧迷京洛之塵實隔蓬萊之水故者无失為故乃不知儼然衰絰之中詠之不可勝誅自當即塵之

門墻之外顧勤一介先枉雙魚既倒植之可歎復暗投而失報青衫短笏漸從矮屋以著身紫塵真金尚負洪鐘之定價然已長伯樂之顧敢逐荒陸氏之莊某無以報恩期於強學其行己若有愧於道何以文為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五

謝到任

一帥到任謝任參政 代鄭給事

與韓愈嶺齊官三徑之謀鼓枻浮湘又玷十連之寄在相國知之至矣殆鄉人善者好之昉涖事之云初豈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illegible]而貌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illegible]開物成務之才自昇輔於天樞迄規[illegible]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肅[illegible]懷子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同心某分閫周功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惠於价藩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鼠窮已甚蚊負奚堪必先達之士為之前焉既感裹言之賜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帥到任謝鄭參政 代鄭給事

顯天還印甫辭五嶺之炎易地剖符遽得三湘之勝將毋固諧於安便拊躬但愧於叨逾冒再僂而弗俞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博以周體假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聳六服羣辟之瞻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

勑雨地碧雲之暫駐既厚仔肩九天黃道之安行亟俾䫉面某守藩弗績席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林烏之哺敢期易鎮竟爲檣燕之留惟一重一掩號淳古之江山而九辨九歌餘芬香之草木豈小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爲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爲門下之羞

太守到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竊以邊郡貟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牧命以次而設麾雖時暫以從權亦日虞於非據重感大造陶鎔之賜敢發小吏竿牘之恭伏念某全抱迂踈倍勤技拭廣文輱軻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刺翱翔又䆲縮葵丘之代無蟹易嫌於監郡不龜敢望於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恪布中涓之謝日君乏使故俾攬轡以疾驅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勤劬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擾姦姑令副貳之車且護方寸之印鶉兮胡瞻於不獵馬也詎可以守閭正使五日京兆之間亦有千里宅生之寄科瑣邊吏非蒙真漢相之知胷畫郊圻安得假齊王之命茲者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爲帝者師萬億年敬天之休豈止書郭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

軻氏之宗更新紹定之初元遴選神爵之良吏謂亥邦必立之亞旅工欲充虛幸督郵未遂於聾丞不妨借聽雖小人乘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慙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榮州到任謝丞相

佐黔巫之東鄙廿半刺之翱翔守巴僰之南榮累一陶之坯冶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間關半朞辛苦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牋伏念某才不脩人學徒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毀于隨處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姑侯及瓜之代式遄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使展石龜之郡惟和義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幷養詎堪竭澤之漁比緣花破於皂胥今遂草薙而赤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四郊之無擾強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
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勲禹以功皋以謨
遹全絕德繇之果霍之勇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
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雲之節
勤勞二紀無寸晷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
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周公仰而
思之不述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令愚
儒來效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兢戰穫冰思庶民
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
百謫之盈輙修謝上之緘併控申中之悃

太守謝史丞相 眉州到任

伏以乘榮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
試適值賓賢而觀國又令主試於坤文既徹棘圍
遂趨爪戍伏念某賦資褰淺觸事坎艱學術荒卑
弗知深造之以道拔能譾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
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載半剌武岡曾未蒲秩
之間倏奉專城之寵跨犍牂之徼命與仇謀求牛
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允維舟
桱欲歸耕於谷口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峩眉惟
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慕權
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比
墉之記比緣兵潰轉覺民流厥既獻賢能之書甫
及理愁恨之嘆役去誰守措辛滴博之雲收超頤
乞歸孰念玉関之人老茲盖伏遇某官箕裘輔弼
社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
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
有念一寒之蹇剩已成十暑之睽離更以一麾試
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
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
之規感悚惟深敷陳罔既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牽江萬里既見吏民比嘗奏
記以徹名復敢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斗絕寔夜
郎之奎隈事簡地偏舊籍道院吏貪俗悍今類法
場盖一歲止五千石之經租而諸司近八十萬之
折估郡資井養財匪鬼輸屬因榷攝之多馴至綱
維之敗壯哉雀鼠公肆侵牟翩彼鵝鶵交騰喧譟
致連帥括三井之羨爲屬縣代兩稅之輸上閔閭
制之聽聞下籍吏胥之專擅去其螟螣始云歛此
以錫民信及豚魚今則改之而備塞莫非王事均

是邦財黔其蘆豬其垣正足爲參元之喜馬若羊金若粟初何與張奐之家不才之某嘗仕於蜀亦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費於千金與其損潤下之鹹徒滋它族孰若助攻苦之淡以張吾軍然一郡四邑之間有百孔千瘡之費得斗勺之水斯活矣庶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膚不愛爲寶恐剝牀之及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簡要而清通後勁中權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内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稼有憐薄命值雷轟薦福之碑或辱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乞從舊額以惠疲甿某敢不抵遹寬條布宣隆指修惓但忠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歟亦恃有仁人之在上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恕躁者之多辭歸倚推深數宣罔旣

通判到任謝參政宣　薛

蒲神圃之祠廩無繼粟贅夫爽之長戍偶及瓜題輿佐岳以安能伐輻寘河之有愧輒裁小牘少謝大鈞伏念某全抱迂疏平沉庸俗徒有黽俛六九年之歎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由掌故之官猥分齒胄之教大風有隧俄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

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昇治中之任俾從方外之游維時都梁之區乃昔槃瓠之境歲租仰於永邵峒猺接於辰沅元和遣兵惡其置魁而立伍崇寧升郡猶未建牧而立參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郊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雁鶩之左右亦稀況已食浮螃蠏之有無何計儻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弼亮天功平章人品謂柳子而在甚者未必如司馬之可傳使趙溫而果丈夫又何患郡丞之能伏況黔東嘯呼之巳晴有湖南清絕之可親使自謀之何以過此某敢不謹脩厥職勉旣厥心思曹王蹕騎之功無羞宗泚哦杜老化鯤之句更問詞源

通判到任謝簽樞　葛

誨舘下之諸生風豪柔菲補黔中之止佐茲遂及瓜揣弱念以易盈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未聞道才無踰人負米爲親飽困悲於弗逮折薪無子賤亦覺其有涯顧平生竊祿以代耕乃三歲賣丈而求活頃申以柳易播之請遂忘得隴望蜀之嫌愧在其肝悵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來味於孤雄既待牧羝詎容展驥茲出回天之力竟諧縮地

之謀鮑叔不以我爲貪傷哉資也伊尹耻匹夫不
獲其若推之公豈謂長史之有材僕固感國士之
遇我茲蓋伏遇某官爽邦良弼輔世真儒欲立立
人所學實資於孔孟匪求求我此心胞合於義支
然韓魏公自恨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愧知
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今何如昔顧公之求士
甚士之求公庶皆有突兀大廈之驩斯不但爾饜
小人之腹某敢不俯安雌伏仰任爲飛文儒中由
詎能繼巫峭之公綽武岡矯矯尚及見江左之夷
吾

通判到任謝臺諫 李趙留梁汪

別洛下之諸生久歸來於茅屋補黔中之上佐偶
及代於葵丘既滌鷸以服勤盍濡毫而貢謝伏念
某地寒寡挾天巧素慳鹵莽而耕鹵莽而耘已慙
學落鼓譟以入鼓譟以出更愧名浮頃從丈學掌
故之聯蹤綴國子先生之後經笥之嘲未發謗讒
之惡已盈鄉人不善者惡之成是貝錦相國之賜
也大矣止於甌吏荏苒三年僥倖貳郡轄之旁鵝
之尾不惟非螃蟹之宮册之穴舉之顛近又築鯨
鯢之觀然以非材之典午固在協恭而同寅水火

弗與百姓交寧須餞別風月不用一錢買何必乎
分茲蓋伏遇某官道格君心識通治體進務閑邪
而陳善退思激濁以揚清天豁露綮南嶽要閒於
鳴鳳冰清霜潔北臺自肅於捷烏姑試治中且游
方外某敢不修其可願勉爾遁思聾且何傷正欲
不聞於黜陟噤不得用又當且止於吟哦

除兩浙運幹謝趙尚書 汝述

舐淮南之丹久辱青冥之送洞江西之轍仍爲綠
水之依非公實與之主張此事亦幾於淹落既祗
賤役盍控謝箋恭惟某官北海脩身東平樂善禮

樂三雍之對卓爾不羣文章萬丈之光飄然無敵
密勿星辰之履彌縫天地之爐當江濤如此之時
思丞徒揖之之計汲引不遺於片善軌維長恐其
遐心潤物之澤無聲既優既渥推轂之言有味不
進不休斷度收羅欲細柄大來之各得又負偃植
將震風凌雨而後知能令此意之常存豈獨于今
之受賜如某無用所向多艱未能茹商嶺之芝還
復索長安之米誰其知者公獨惻然本欲化鯤以
爲鵬不料唱盧而成雉然感恩固在於知己則受
德豈待於成身但令古路之末荒敢恨吾盧之獨

破愈幸甚三為屬吏矣相國知之起在此勤至他
人乎執事責也

代石僉判某理到任謝丞相

紘歌學道偶得代於瓜期造化為工俾充貧於蓮
幕待瞯之日既淺陪京之地甚雄偏親有就養之
驩數口無啼飢之苦孰主張是遂濟登茲全出大
鈞鑪錘之功敢廢小夫笄牘之敬伏念某粗勤家
學尚鈌世科揆材僅可以奩供涉世敢萌於厚望
惟宵人之乃祖乃父與先生則非故非親辱收夾
袋之姓名力加論薦凡今懷綳之簪笏實出挈提

家世受知巳四十年兄弟感恩非一二數茲偶償
百里之債亦欲千半刺之除然而母老家貧難需
久次矧是望輕資淺當避勝流適聞僉椽之虛輙
致緘詞之請亟蒙中入非有裏言壽承繼粟繼肉
之頒又沐載笑載色之遇由衷所請如響旦從人
或謂分寸之躋攀何其廉也自不翅三百之距踴
惟恐失之捧檄而歸倚門亦喜伏遇某官相邦哲
輔經國元勳喬木有臣既世襲格天之業泰山若
厲將代膺裂地之封惟元老克壯其猷故人兵不
戰而屈寧王遺寶復還受命之符匈奴奉珍行納

稱藩之款諒深綢繆牖戶之計不廢收蓄檮櫨之
材有如龍蟠虎踞之邦豈但魚泳鳥飛之樂因其
粗更於民事使之往贊於藩條某敢不滌濯其心
靖共爾位石生雖致於幕下巳叨從欲之仁越王
胎養於國中終冀亢身之賜

幕官到任謝丞相

掃曹相之門慙非郯俊趨嚴公之幕巳次蜀都仰
銜坯冶之陶退整韋弦之佩輙干涓吏肅布謝牋
伏念某竊薄無堪嶔崎可笑弱於材腐於力絕知
天巧之慳加其膏希其光又覺巳功之淺徒緣稽

古之力未忘及物之心然既更憂患之嘗亦漸失
賤貧之恥漢庭諸老誤欲招之使來魯國一男何
所恃而敢傚豈謂没階之進猶勤吐哺之勞誨之
以先正之規模未嘗忘廣勉之以中權之謀畫莫
若審機趣令沐浴以宵行不容濡滯於晝出南浮
江漢既聞克敵之聲西望岷峨僅獻養威之策只
今疆埸粗立藩籬要恃吾有以待之則雖來無能
為也維是受禆允之任居然之羣博之材大鈞坱
圠以無垠寧忍匹夫之求備小技卷曲而不中徒
勞巧匠之旁觀每念食浮倍成顏厚此蓋伏遇某

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王曰惟爾君陳率由舊典時則有若伊陟克對保衡積十年調鼎之功成四海覆盂之勢豈謂魚潰之虜尚爲鼠竊之謀未煩十乘之啓行已使隻輪之不返破竹数刃之後當無留難取果旬日之間不妨持重頹徇金城之略勿貪石堡之功周公方且賚之勝於天定昆夷維其喙矣必以地降如某者戰野非長銘山猶勇覩我奇士極知東閣之多賢裕乃父功只須西平之有子

代回鄭泉州 懋龍 到任

執草東臺甦棠南國言求諸道駁正之氣凜然惠飲一州牧御之材裕矣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明允而篤誠魁下三台付棠進於紊定賀中五色肯噤默以求容名蒲四海而守之以謙忠結兩宮而退然不恃露門晚講緝熙日月之光明天禁夕趨鼓舞風雷之號令　念含飴之樂力抗陳情之章萬牛挽之首不回六鼇去而山爲重前驅盡戟出鎮清源海道無虞雖京師蒙九里之潤天子有詔則刺史乃三公之儲某夙托同寮尤深賛慶燭之武老矣無能爲矣一力謀歸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十二

之萬祈自重

代回史吉州 定之 到任

選侯相閱作牧价藩除目初傳道路知其辦治建牙伊始氣色益以精明恭惟某官材應時須美由丗濟踈廣與受早承給侍之恩謝安有元當是後來之慶有華分竹倣載戍瓜斡白粲之連檣驅紅旗而破賊帶牛佩犢漫游鶺鴒之蒐鋒蝟斧螗佇築鯢鯨之觀印金斗大詔璽星馳某快覩未先賀成巳後寘魚拜覝良深藏去之榮揷羽奏功須卜遄歸之慶

代回張建昌 嵩 到任

入覲本朝出藩支郡朱轓皂蓋分竹使之半符碧瀾紅泉壯麻源之三谷雙旌戾止五袴煖然恭惟某官濟美篤誠受材膺敏神俊一鳴之表萬馬皆瘖躊躇四顧之間全牛自解需章交上渙渥留中忽願奏於民庸遜勇收於朝蹟江瀆閩徼盱爲佳麗之邦顏記謝詩公有按行之便無嫌十絕會即升迁某漸欲投簪歸聽鼙析有山房三萬軸之私積託在部封煩刺史二千石之公餘賜之覆護

代回楊贛州 長孺 到任

十三

坐分龜組臥護虎城世選爾勞上固望象賢之熾
皇揆余度公肯孤熊夢之邦建牙有初交口相慶
恭惟某官櫐珠果腹珮璐潤身素所自期豈止二
中而四下見於歷試真覺一洗而萬空甫畢素冠
聿來朱紱即家以拜得郡也榮清冰在壺決不作
爾絲之計丹砂點鐵復何憂薤本之強若作霖雨
則無咨怨之民如臨父母則有愷悌之愛惠而好
我更以贈君願觀清白之子孫大尉華顛之父老
崆峒日麗姑暫歌挂子之香閶闔天開即歸報燮
岐之熟某罔功分閫有幸卜鄰屬州之得陽公同
業也同道也便道而至滕閣爲記之爲賦之

謝解任

太守解任謝丞相 崔武岡軍

捕上佐以罔功叨書下考攝邊城而非據又遂合
符處控謝於大鈞併修辭於小槽伏念某至愚不
肖多病早衰壯不如人紛兩髩之已雪老而無子
寒百念以成冰徒依突兀之萬間尚擭翱翔於半
刺夜聽紞如之五鼓頗似官蛙曉聞欸乃之一聲
便如野鹿偶挈瓶之缺守暫越俎以代庖敢言田
里便無於歎愁似覺戀貊可行其忠信淺有蒲蓮
深有葭葦小不飄蛾大不鯨鯢胡瞻爾庭人固疑
其鶉突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環幸新尹之鼎來
許陳人之退舟竹齋藥竈尚堪清風明月之分桂
棹蘭舟已夢秋水長天之共滿秩雖無於多日鹿
身尚假於一雲恭惟某官立大以方清和而任天
以 寧皇同符於 孝廟帝齊我公濟美於越王
繼令丈子丈孫宜用汝而作霖雨乃立太師太傅
真於我而如浮雲竟回渙汗之揚可見謙撝之確
邴侯病痊合從陰德以受封留公年高固有本朝
之故事諒益耻匹夫之不獲必思遂萬物以攸宜
尚念某何足控摶不堪位置雖雍也象今也亦嘗

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乎斯固在化鑪之運其
爲頌復閈旣編摩

代林提管巴州謝五府

抱管推之文書其成爲米守踐更之歲月有幸及
爪栟榱曲免於震凌川藪容藏其汙疾孰主張是
遂濟登茲良勞大造之鈞陶敢廢小夫之笇牘某
箕裘有緒筆硯不靈勃窣盤跚僅脫身於選穽嶔
崎歷落姑策足於縣灘盋求泥軾之榮却落銅官
之冗聚鐵成錯未能羨泉府之泉餔糟獨醒豈善
會酒人之酒冒依行趺聊復坐曹二親高年一則
以喜而一則以懼三釜微祿時乎爲養而時乎爲
貧誰爲元帥之謀載復步兵之飫歲糜月費不其
桂玉之爨炊冬煖年登未辦布荆之包褁有懷覲
省曼願汰歸日食太倉之陳亦皆帝力人言長安
之樂豈爲我曹不自意全遂得善罷伏遇某官彌
綸天緯涵養人材㨖闌居揆各得宜與其進也風
雨霜露無非教栽若培之福遂及於容容考亦書
於下下某自非木石亦有肺腸烏獲力足爲氣足
施維其時矣伯樂過不䁥遇不顧亦有命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五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六

通交代

代董侍郎居誼回聶制置子述

聯鑣北闕不得同父母之邦分閫西垂茲又託子
孫之契頓足欲舞盥手修辭恭惟某官節㮚松筠
識高蓍蔡有謀猷則順于外孰窺省闥之功非仁
義不陳於前覩結冕旒之眷茲峻登瀛之步載馳
諭蜀之車騎火照山紅奏功易迺雪嶺界天白借
重方深佇餐壯猷進膺顯冊某久於蚊負甚矣尻
窮糠粃在前安得有告新之政山藪藏疾尚或希
議故之恩

通項運使寅孫

星臨玉壘氷解金城王人之上諸侯宜復坎地官
之屬使臣之拜五節乃肯來天府之雄江漢頓清
岷峨增重恭惟某官忠爲閫許學富家傳聖門服
七歲之師兵法擅萬人之敵矧在鯉趨之日已聞
禽拜之風筆鋒万馬之交奔才刃千牛之立解康
而不劌出幕府之十年直哉惟清典容臺之三礼
出登郡最入庀郎闈旋爲一節之趨盡司六路之
餉生財有道立武足兵爰覲觀於嚴宸謂亟登於

禁甬師旅因之飢饉天顔在西礼樂遠而光華水焉得北爰進木天之直重㕘蓬瀛之游歷井捫參昔既依蓮於綠水張箕翕翼今將轉粟於青天寧須漕艓之淹即報賦輿之總月升金掌天近玉京某一介無它八年于外何幸故人之至可容老我之歸糠粃揚前愧無補庚癸之諾樵蘇爨後知可飽戊己之營願及戍瓜亟戒行李遣信使諭蜀道已騰父老之雖與將軍皆楚人亦有子孫之託其爲欣幸罔既編摩

通眉州趙開國 希濤

魯衛弟兄之政班固後於先茅召杜父母之歌揚更勉於前粃甫迎千騎敬遣雙魚恭惟某官卓爾不羣飄然無敵吏生賀死蘊金淵玉海之奇長吉錦囊挾陣馬風檣之逸三峽洊依於綠水連鑣決勝於赤雲霄內五等之侯洊揚已徧腰間六國之印滌濯方新今得蠆頭大似雞肋然四蜀衣冠之郡宜煩礼樂之英在三蘇翰墨之場合看文章之守尚念黎侯之晚賦無爲叔度之暮來千里之駒原隰每懷於靡及九戰之鱒朝廷何患其不知某夙託門朋連依鄰蔭豈料託子孫之契又將合郡

國之符絆袍戀戀顧見故人步屧村村久誇新尹恐鞭其後俾營斜谷之木牛幸疾其驅式慰并州之竹馬其爲忻幸罔既敷宣

通徐架閣 天麟

隨冠蓋於京華昔焉託契主文書於几閣今乃爲寮偶因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又可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不容礼緩敢用書先恭惟某官南州高士之家西園先生之子通介寧隨世俗不煩孟德之疑名位豈肯卑微真符釋氏之送蔚然三館之望已在八年之前誰令甲科亦補文學之掌故聊

復庚約即是翰林之主人 某偶獲交龜真成附驥合而離離而合詎知有聯事之期同自異異自同又當廣結交之句

通魏府判 岍

李膺非昔白應陪澤畔之大夫魏相有孫頗亦補黔中之上佐將託交龜之契盍修致鯉之恭恭惟某官家本黃棄心如白屋風烈挺挺稱故國之世臣領袖堂堂成外家之宅相閑塤篪之伯仲皆規矩於高曾白眉最良黑頭必貴顧屈閣風之步來監巫水之州此地之峻嶺崇岡昔李羣賢之至同

坐之清風明月近方別駕之添公胡爲乎來哉民
何修而得此但恐傍觚稜之月難久淹緩屏之星
不俟突黔即迎泥紫某一寒竊祿再暑負丞北山
久笑於驚猿南岳忻迎於鳴鳳半載之期非遠尺
書之貢敢稽願祭來何暮之謡及瓜而代庶幾推
不去之令接浙而行

通武岡權通判譚知録 良弼

湘濱試吏綴寮寀於元昆黔郡轉丞附交承於貴
介既共飲玻璃之水又並馳琥琰之山託契良多
修辞敢後恭惟某官曾沂華胄虞學高流所謂傑

然摘領不難於取第式相好矣因忘尤篤於友兄
屈從擬蔭之清良見棣華之厚茲借糾曹之望式
隆監郡之權行矣章交亟其圭覲某里閭晚出閥
閱早凋昨倚席之不才投閑乃分茲題輿之有命
佐治何能所幸規矩之陳前可容庬石之在後交
一鄉之善舊正賴於告新歌別駕之功今敢希於
勝昔

通李制機 元龍

望太白於岷峨知登上佐辞石洪之遷轂來託底
寮漫期飛逐於滇鴿敢耻弃餘之竹馬斐裁手畢

敬控心期恭惟某官飛譽隱巖揆材良實大科異
等一翁二季之相望鉅典雄編三史六經之可亞
君陳父祖固存世績越公兒郎信有家風蒲腹精
神燭照數計而龜卜擣腸文字日光玉潔而蛟翔
君爲碧落之功名淹此青油之談笑辟書薦墨一
飛皆可以冲天撥筆模謀三進頗遲於及爵諒惟
中幄正借前籌斟酌損益必盡忠言治法征謀抑
有主出竊聞擬筦徑即州麾君薄淮陽耶寧吏廷
朱幡之駕誰踰仲御者會即趨丹陛之班某無挾
而窮不殖以落上青天而仰飛躡逢三峽之倒流

瞻白日於舉頭還望九門而却走偶丈翁剖符之
再駐許子思弃甲而復來舊政既幸於告新大事
又忻於從長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後先兩託於交
承既見君子庶幾有藏蚤夜一期於規誨

通吳運幹 彬

登幾入幕濫同賓客之聯投印合符將託子孫之
契恐以我而爲簡敢修辭而立誠恭惟某官學業
醇明器資凝遠長御凌雲之氣入室何難與公擲
地之聲摩空有素自來歸於部石謂徑上於瀛洲
顧煩上界之官更贊中都之漕駕輕車就夷路聊

養脩名入太學招諸生請觀近比其不堪索米又復泛蓮敢圖解后之問適有交承之好隴西李慱與憂者所敬惟賢河南吳公脣與焉自今以始

通兩浙林運幹 夏羅

湖船一笑夙傾解后之心氷幕同僚強附交承之契望稽輿而來止飭竿牘而斐然恭惟其官夯出三山譽騰四海摩空作賦能瘠萬馬之聲發策决科卓踞六鼇之首来魯芹於泮水燃楚竹於清湘藉未為國子之先生亦合入文學之掌故顔皆清廟之器来賁皇華之光飄氣凌雲寧肯久依於綠水擧頭見日便應直上於青霄某折襆短衬濫巾末爲偶然承乏遂供越俎之勞正爾失真久抱佩璲之愧屬聞行李之問道喜至掾書而欲狂江漢以濯之豈但慰懷賢之渴草木吾味也庶幾安承教之私

通潭州劉教授 時可

桑孫齊之竈既竭吾財倚仲尼之墻此非子坐懷哉解去賢者鼎來足雖期會之偶然強曰交承亦可也恭惟某官學有源本行無瑕玼自題千佛之姓名宜展三神之步武吞官能大何嫌枳棘之棲匪我求蒙思樂藻芹之采槃槃潭府犖犖楚材人非生知之其必由學教亦多術矣先致其知道本諸身士遠哉肖舞雩沂水共觀夫子之循循發軔天津即繼諸公之袞袞其強顏越俎矯首望塵佩有若之璲此難久假叱王尊之馭所冀疾驅

通善化盧縣丞 禧之

請隣祭竈不知枳棘之棲越俎代庖定匪竹松之對懷哉解去賢者鼎來請從臭味之同試論踐更之代恭惟某官胷蟠萬卷學綜九流人見千佛之名經有垂涎者渠知一第之溷子真摘頷然惟其具大受孰規校故不辭小官於州縣九年考績再轉爲丞豎辯禹穴之雲煙來慰湘江之草木守經据古寧肯破崖岸而爲文膚貫飛聲會即登瀛洲而入直非據而據時行則行顛倒衣裳公豈嫌於李下簸揚糠秕我真愧於盧前幸叱馭而疾驅即畢章而送上子生孫孫生子且強勇於交承余負丞丞負余姑別容於商推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謝除授

代魏兵部 除編修檢討謝丞相

郎省貳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闈假寵仍紬東觀之
書曾微其匹去聲況冒兼三之寄一陶厚甚重拜
悚然竊以兵書之在史家近分四種[illegible]武
備廿號二全故長槍大劍雖有毛錐[illegible]
賦子難免麟筆之懼欲兼美職宜屬奇材如理者
見謂迂疎貌無操抉少徒志科名之蔚衛莊始知
事業之無窮頃因去蓬島之船甘回泛鯉居之棹
既徧塵於藩閫亦洊駕於輶軒州縣十七年詎曰
碁年之去國水陸八千里寧論千里而見王敢圖
三朝之會同悠蒙一札之收召義難俟駕禮合造
朝甫入覲於丞雲遽進班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
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用之古無去兵之理
而多壘士之恥也今當整旅之時矧不崇朝之間
兼綴編年之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試郎員
至韓愈彌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語海
蚊詎可以負山恭惟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庶績合
臯陶合揆契天知許國之心若伊陟若巫賢人仰

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
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必欲與天
地以相似不容委人物以聊然猥掣孤蹤亦汚高
選某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壬之姚崇奏決之材
恐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代鍾監丞 除秘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涉筆膠庠正賢丞哉之負濫竽冊府復叨儒者之
榮蜺凡骨於高明犇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
實通天上之星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風日未
能免俗何自爲郎左太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岑
文本之奏二頌乃稱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
皇春秋之富鏘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流充棟宇
而汗馬牛過唐四庫職因隣於書監名亦近於郎
烏是爲清資宜擢妻望伏念某楚狂一介鄭重半
生世科不補於遺餘家學僅安於淡泊三仕甘廣
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拔從事之尤聊復爾耳敢
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鏃之遺因其就湏入之章華
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妄載抹既沐三熏博士之
冗不治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而去詎敢窺廣內
之藏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嶽盍朝暮初無

送五鬼之文忽從米廩之間聯綴蘭臺之屬執主張是遂濟登茲伏遇某官命世真儒奕邦哲輔載萬物以坤元之厚飪百度於鼎實之和李積皇五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一十八載之當國惟德之符方先翁受之規益廣旁招之路有憐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之友緫一百三家之略益深稽古之功撫五三載籍之遺或上得賢之頌

代江淮陳制幹樂除監丞謝丞相

爲幕充貢方驟通於閨籍雖工列屬更躐造於朝紳不三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捫己增慙切惟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其脫選必限以六考而舉以五員至若轉丞非内之列院則外之諸郡縱有特頒之殊渥亦難盡越於常規蓋須得百年幾見之人乃可稱一歲九遷之命詎容異數猥及凡材如某者稟質顓蒙賦材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方摘句分章粗耻空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爲欺容貌不能以勝衣智略何有於湊輻適英主際中興之運而遺黎懷内附之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替碧

幢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爲役然君命寧敢辭難窃人歸疆正可閔離離之黍周行多士詎容伐坎坎之檀敢圖禀議之來資休超遷之寵甫離七階之選遽叅貳監之聯家人蓋有嚴君昔居是職凝兒未了公事乃世此官既材能不及於中庸又名實未孚於上下挈提至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世宗工奕邦碩輔積十五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遷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當廣開於塗轍而宰相代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外之材用作邊隅之氣必使蒙皇比以出姑爲買馬首之謀故略等夷特加簡拔某敢不仰銜恩意退激懦衷指心誓報於寵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朝廷得人幕下無愧石洪温造之流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除國子録謝丞相

金耀庀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叨升糾事之聯非有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三省瞿然切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傳道解惑也必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矜式雖居小職亦選鉅儒在元祐間實用張横渠

之輩至紹聖末亦取游建安之流此豈庸虛所能稱塞伏念某稟姿苦觚殖學疎蕪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軗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辭竭至四五十之無聞重愧三千鍾之弗洎兩鬢已雪百念皆氷敢意登鐖獲齒黌宇庠陳人無用苟安掌故之職名士滿前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爲之前尚恐後生之可畏占小善者必以録益知大播之無垠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別繪以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鼎實雖當青衿刺學之後不替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魚之專俾致螟蛉之祝天位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是好爲人師特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撿加飭禮維懲創孝先之晝眠追隨昌黎之晨入命汝教胄豈徒教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國子録謝執政

抱關金耀已汙掌故之科分席璜宫初乏知新之學進非有德選不以勞永言小善必録之由全出大鈞無垠之造所感厚甚無謝可乎切以太學風化之本原其來已古大夫國人所矜式必立之師故雖尾僚亦關首善昔出羲皇而過庠宋猶曰於我何有哉文規姚姒而逮莊騷尚聞有笑于列若不善螟蛉蜾蠃之祝穿無驪駒狗曲之嘲伏念某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呻其佔畢缺師友之淵源著之話言皆童孺之糠粃冒昧登鐖之綬追隨黌宇庠之家甲第梁肉之紛紛豈爲我設窮年膏油之亢亢反教人爲敢意成均獲齒糾録居然從國子先生之後何以報王公大人之知伏遇某官該輔天功舊庸人望收斂攻教恐駑焉有十駕之材搜攬流離謂鰥魚皆九罭之選亦既招諸生而立館下不嫌養萬鍾而教國中憐其役役之常課以循循之誘某敢不益磨行撿謹飭廉隅孝先晝眠正恐嘲師之無旨昌黎晨入詎應詬匠以爲楹

除國録謝給舍臺諫

補文學掌故之官何心高位崇京師首善之化乃尾下僚是名清資非有素望躐進金閨之秩仍依璧水之流三省疎庸一何僥冒切以成均合國之子弟爰立之師簡書畏我之友朋必歸之録官曹雖小職任不輕在元祐間則伊川横渠其選至紹聖後則建安龜山之流今雖乏人何爲至我伏念

某志雖語上材不逆中幼而學之亦欲垂竹帛之
尺寸齒之長矣初未離講讀之舜常甘心此士之
江湖絕意真人之官府敢意士文書於几閣又獲
陪冠帶於橋門鄭虔無氊亦懼官長之罵邊韶有
笥尚貽弟子之嘲頑敢招諸生以來前亦特有仁
人之在上伏遇某官綱維國論管攝文盟存先覺
覺後之心推欲立立人之學雖當責於挑闥之後
不改緇衣館粲之誠念聖人之及萬民亦惟養士
思君子之有三樂無若育材故宮商執爨之桐以
規矩登場之木某敢不靖共爾位滌濯其心業精

于勤荒于嬉固當檢押學行之上言之次允願琢磨

除國錄謝葛祭酒 洪

掌故無文學之實正覺靦顔首善蓋風化之原撮
容籍尾環顧其中未見可著先達之上為之前焉
忻然小官之不辭樂在君子之易事切以授業傳
道解惑也既立之師同寅協恭和衷哉必率其屬
思昔呂正獻長成均之日實舉張横渠居正錄之
官今玆尋隆緒之茫茫詎宜用餘子之碌碌阜螽
草蟲非得其類奔蜂藿蠋難奏爾庸如某者鹿鹿
凡材魚魚末學賦質茂淺涉高明廣大之天淵涉

世坎艱多患難賤貧之日月浸焉未能信之仕妻
其不足畏之年玆由几閣之文書躡綴橋門之冠
帶出羲皇過屈宋猶曰儒術於我何有哉規姚姒
逮莊騷尚聞諸生有嬖于列者況無所挾何恃而
前亦惟覲大司函丈之間可以習小雅肄三之業
伏遇某官以耆壽俊為社稷臣天下之達尊三公
難他遜君子之所教五帝曰汝諧資自治治人之
準繩垂先覺覺後之榘矱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
今幸立弟子之行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初何畏
官長之罵某敢不尊其瞻視審所步趨商財賄之

有無討班資之崇卑遐不謂矣觀道德於前後聽
教誨於左右願卒成之

除國錄回諸州

掌故金耀已愧曠瘝首善璧流誤叨糾錄載省吹
噓之自一歸披拂之仁恭惟某官以欲立立人之心
推先覺覺後之學蘭散溝中之斷宮商爨下之焦
致玆一寒之蹤分此獨冷之席某未由面謝先辱
手箋有感輪囷無詞稱塞

除架閣謝丞相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

府按之喧嘩倥偬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蛻凡
骨以漸輕聳危肝而知感切以周九職之任既重
司書唐六典之分已存掌故至若版曹之籍事之
金耀之藏在昔時特置斃庫之官至聖世則爲儲
材之地栽培拱把備震風淩雨之栟櫚追琢璵璠
供方澤圓丘之琮璧豈應庸下偶玷選中伏念某
質窳無奇學落不殖少時磊隗尚抱風雲之壯懷
中歲蹉跎稍除湖海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
是不足畏之年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少
奴星結柳而送鬼李驅去以復還周行萬里之關

山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而蟻局直爲仰秣之
謀燕巢幕以差池猥沐捲簾之顧南宮攻藝濫厠
使令東閣望塵曾微跟觭忽使接紳緌之武遂令
司几閣之文蠅頭牛腰姑備朝廷之遺忘鼠牙雀
角僅防吏胥之謾欺白日青春了無公事黃簾綠
幕宛是儒生非大鈞妙播物之仁則小人無得輿
之理茲蓋伏遇其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鷄窺堯
舜若民之心豈數章平父子之業實鼎九廟以衣
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元齡入相二十三
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千餘董流澤盡在

異時頑鈍孤賤之蹤亦綴収羅之數某敢不温尋
宿學討理初心商財斯計班貨恐孤德趦趄官之
意厲廉恥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除架閣謝五府臺諫侍從

實氷漕之筵正賡誦滿主地官之度猥玷恩除有
慚鞅掌之勞少佚筋骸之束此大鈞伏某大造妙播物
之巧然小人有乘器之慚切惟周設司書既任版
圖之職漢立掌故實崇文學之流馴至皇朝率儲
清望元豐設庫已重此官紹興正名益艱其選況
三司併歸民曹之後以獨員專庀金耀之藏英俊

聚于闕庭多由此出文書盈于几閣切不爾煩士
當利吾器以俟特上亦覬其根而食實詎容瓠落
獲預茹連伏念某意廣才疎名浮味薄韓子四十
八以後轉負初心柳侯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矧
可憎之面目仍不利於走趨從軍無分寸之功失
勢幾千丈之落燕巢于幕因非所宄之羽毛蛙拘
於墟亦豈青冥之脚手孰爲之地有媿自天按之
輶軒旨度之餘付以披牘文書之寄開門羅雀得
鼷鼠不食之倉充棟汗牛皆鴈騖所糊之紙或容
暇日稍理陳編此流俗所謂寂寞之濱而愚儒則

爲織條之計伏遇樞密弼諧兵柄參輔政機强本
朝以折千里之衝舉明主以建萬世之策綢繆牖
户收又及負偃植之材絺繡衣裳辨藻火黼黻之色
肆令諛聞之士亦入旁招之儲某敢不跧伏寬閑
溫尋廢忘歐永叔之辨曲直或得於陳按之觀魏
弱公羽之條便宜亦願助故事之奏

代陳架閣登謝丞相

賛使指於討臺曾微素望主吏文於民部猥玷清
流未論分寸之躋攀且遂斗升之饒曠少安三釜
實感一陶惟天朝嚴法令之藏不遺片紙而地官

專版圖之掌又異他曹凡財貨之本末源流與夫
家之施舍戒令悉從閣束特設司存故凡守金耀
之門多以儲玉班之彥汗牛充棟雖同鴈鶩之生
涯待兔守株或綴鵷鸞之步武欲諸衆口必取舉
髦如某者才不脅人學徒是古崎嶇一第志其目
而中眉奔走四方困於心而衡慮亦念聖賢之所
立厎須爵位而後傳彼正巳而不求於人此言何
謂然居下而不獲於上吾道難行冒焉爲東閣之
趨志在便南陔之養索長安之米衆固揶揄對昆
明之荷再逢揺落敢意篤豚魚之信不肯遺蟣蝨

之微賁摯陳人俾洿故府雀角鼠牙之案牘善而
職之牛溲馬渤之階梯庶其在此伏遇某官乾坤
間氣社稷世臣寸心結人主之知一力任天下之
重使宅百揆久著經邦論道之功茲惟三孤始膺
貳公洪化之寄文武萬邦而爲憲精神千里而折
衝章章已見於歸疆汲汲不忘於求士殆欲市燕
人之駿故先揖越國之蛙知某親老家貧難以待
三年之艾憐某身勤事左無使虧一簣之山姑令
守凡閣之文書庶或備朝廷之遺忘某敢不靖共
爾位增益未能芽甲根荄固已累洪鈞之一氣摽

閑居楔尚希託廣廈之萬間

代舒架閣祐除耤田令謝丞相

故府抱書安分百僚之底新畬載耜忝司千畝之
間絲綸始拜於王言耕鑿詎忘於帝力頂踵出生
成之造肺肝深銘鏤之私竊惟周立甸師漢爲田
令中古不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端拱親耕
猶附九農正之本元祐著令已班五監簿之前用
爲羽儀須清流而後畀取諸閥閱必素望之已高
如某者學旣粃糠才尤蕪穢早荒家訓不自策力
田之科晩耤世貲乃就食代耕之祿一官漫尉再

轉貟丞會逢除吏八百之凶偶出巡九庫七十之數心雖同於白水夢不到於青雲適叅耀之歷貟濫角巾而泳之小人屬饜飧而已既惣地位之高大鈞映比無垠更陟天田之峻東吏文於高閣胥吝典於曲臺娟當大享之丁辰聿嚴祼鬯其在先農之乙地正給粢盛使之參保介之間于以閲籩豆之事漸階閨籍可齒朝紳載捄載芟何敢耻有道之穀不稼不穡所愧取無功之禾伏遇某官柱石九筵權衡百辟明堂以序五位遍覲四海之會同必保茲惟三孤實任兩儀之寅亮謂臺閣之儀正須

子弟庶宗廟之器可交神明不藏八窻四達之儀式講三公五推之典肆令駑鈍猥備騤奔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誕后稷之稼有相當益虔農正之司帥甸師之屬而耕尚終託天官之造

代舒架閣除耤田令謝五府侍從

故府綴貟粗謹吏文之守容臺列屬叨陛帝耤之司跽綸綍之王言齒簪紳於京秩寵踰望表愧溢情涯惟漢家田令之官實周甸師之職歷代不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元祐定班蓋在五監簿之上端拱厳事猶附九農正之中馴至中興始歸宗伯禮樂以俟君子惟寅又欲其惟清籩豆則有司存弗仕則幾於弗問豈圖庸下偶玷選中茹某者

同前 謝丞相啓

伏遇某官當世真儒斯民先覺文武爲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朝夕輔台有猷必告于我后夙夜基命不戰可屈於人兵方將厚摧梅麯蘗之功諒必廣芝朮參苓之畜肆令駑鈍猥效駿奔某敢不欽乃攸司修其可願八政一食勤身敢怠於其盛三公五推拭目尚覩於載耜

代范文思 瓚給 謝史丞相

試邑三年乏民庸之善狀入京一月玷工尹之異除身未登光範之門夢弗到文石之陛非求而得何德以堪竊以半面之異孟嘉非相求於末面一言而得騶茂亦幾失於無言必焉須左右之譽褒否則出公卿之論薦今者絕蚍蜉之援躐而綴鵷鷺之行是爲特達之知未有報酬之計伏念某一愚自信三仕無庸初隱弓刀不敢學上書之尉繼逃麴蘖偶叨舉筦庫之家當父母喜懼之年效子男附庸之役取田疇而伍早知有殺之之歌聞弦歌之聲晚乃多莞爾之笑偶成善罷能安有去思身

未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已干小年題治中別駕之輿敢問大鈞錄時文思汞之量誰賓吹嘘而送上遼蒙摸索於暗中天生五材古豈容於一闕國有六職今未廢於百工然宮室苑囿之無增且律度量衡之巳正惟服食器用闇屬尚方在梓匠輪輿率多居肆是雖虛轄盡得實材猶泥猶金固豈逃於陶冶不稼不穡果胡取於囷廩雖銜卵翼肉骨之恩實負血指汗顏之愧茲蓋伏遇某官鹽梅家學袞冕世臣一柱擎天獨扶千萬間之廣廈三槐蔭地詎數十八載之中書每翕受以敷施務

兼收而並蓄惟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杜閑邪枉之門故求者不予予者不求以快洪志士之氣某敢不仰思識拔誓竭糜捐赤水無心詎敢作還珠之語白雲在目願終怜負米之情

代衛運幹摸除太社令謝丞相

討幕終更方俟通班之命容臺置屬遽叨司社之除非鈞播之無垠知變餘之必弃恩淪骨髓感鍥肺肝切惟太祝奉禮之攸司實與正字校書而相埒禮樂自天子出義先郊社之明籩豆則有司存職在典章之習非取簪紳之素望必先閥閱之清

流庶存予諒之心克贊寅清之職詎膺庸下遽玷選中伏念某累舉無成孤蹤何取三仕庇身於內幕無足策名一官主書於外臺僅知守法惟是日職之奔走實多風浪之侵陵獨憑卵翼之恩曲全羈迹盡出齒牙之賜遂足薦章既可脫離選調之灘便使屬厭小人之腹適值糟糠之在褥小稽松菊之逈門除書有隕以自天愧汗滂流而至地身如病鶴詎容陪鵷鷺之行技止黔驢何足玷麒麟之楦此大丞相所謂采葑之意在小丈夫則懷據疾之慚摩頂放踵而知恩糜骨捐軀而難報伏遇

某官棟梓九廟坯冶萬殊少保茲惟三孤獨任兩儀之寅亮冢宰掌建六典並收四海之賢能惟俊乂宜在於旁招何巧拙亦容於雜進曲念一門之父子甚如異姓之弟兄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力吹嘘是披拂是倍費元功憐某在伯仲之間獨禱選階之冗恐某試子男之邑未閑吏道之師必令致曲以有成不忍徑塵之使去天生地育尚難回霜雪之餘嶽峻海深何嘗假涓塵之助受知如此揣分謂何某敢不退省內循甘求外補成終成始得蒙亟昇之四方使過使功猶願少禪於一得

代董東州（岳韻）除戴院謝丞相

頁丞支郡冒分千里之符承命本朝俾典四方之軌恩逾望外愧溢情涯切惟聖王量能授官寧無差擇君子居易俟命惟有靖共傳明戒於郤夫史大書於巧宦苟脾睨孔鸞之集皆覬覦雞犬之僊材固難全官亦有限牛溲馬渤雖待用於醫師虫臂鼠肝盡冥心於造化如某者材真樗散性實蒙昏科名不補於遺餘塵俗敢辭於抗走棲遲試邑僅逃製錦之傷古枯佐州濫竊代庖之譽胃然乘障許以造朝既得郡於南交漸理裝而西返常鮮

凡介之儔匹自入分涅沙攖先乘鴈之去來何心渤澥頑惟椎鈍乃辱甄收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家実斯道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愧愧此恩伏遇某官忠結主知道先民覺大鈞播物惟隨器以剸裁直柄當權肯徇情而俯仰然某乏蟻子之援知某無鶗炙之求特使啞鍾入司路鼓爰鶢鶋樂不勝疑駭之情罔象得珠殆匪經營之力某敢不仰承殊渥勉策孤蹤守虎豹之關無使君門之壅達猳豚之訟必思民瘼之通

代回鄉泉州賀新除（滕龍）

夏辟三千參聯并續冬官六十攝長何庸并忭㨜實究其履凌則川敷畚藏其汙疾恭惟某官儒著給事王之藎臣海水斁弄明月珠茲亦奇矣曉漏追隨青瑣闥誰其似之曲爲蟠木之容未許攜梧之瞋然以挂冠之歲月居然曳履於星辰恐嘖人言誰俾子羡欲乞骸骨而去更借齒牙之餘某視蔭可驚託根自喜望崦嵫而勿迫漸爲歷吉日之謀驅豐隆以寄聲敢致登閣風之祝

代回諸路賀新除

旅小宰之班深慚久假渙大昕之號猥遂爲真雖

[illegible]華實懼旋蠱萃之濫未遑推謝先辱飛牋鏘然韶鈞杳默咸池之奏粲若藻火扶持夜燎之光徒深饒衍之藏莫效襜褕之報

代回衆官賀新除

攝事貳卿閱時無補蒙恩進律滿歲爲真曾匪謝之未遑辱謙撝之先及煒然騈麗寵比瓊瑤衞有嚴不克視莚而爲報襟期其厚惟[illegible]譏

謝除授 外任

代潭州部帥應龍 謝丞相

守藩瀟水莫奏膚公分閫湘流又承嘉惠仍進壓奎之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勸洪造之甄陶敢廢小夫之筆牘恭惟某官乾坤閒氣社稷世臣一日萬機彈輔贊彌縫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故齊人章又有侵疆之歸而魏地糾又方樂郊之適非用儒無敵於天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惟公克威厥終永息四夷之警俾予從欲以洽允爲萬世之功況方中二十四考之書詎容專五三六經之美某以違東閣之宅南來徒以奉萱草之親難於戀梅花之外所祈便養徑歸綿上之田亦欲投閒稍養瀟湘之疾豈意大鈞之埏北復容小柚之回旋爵祿兩崇敢但襲荊潭之唱和中和並布庶無傷衡嶽之扶輿

除成都漕到任謝史丞相

伏以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不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感激肺肝竊以益部風繁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成都舊稱陸海海爲料其揚榷蓋自利路之新殘尋至潼川之剽掠眷惟深於西道銜勞良修於北山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麪之餅老農隋其若爲取不稼之禾伏念某多病不材至愚極陋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進既之大難之效退已孤鷗鷺之盟天宇浮雲尚青眼逢迎之舊雪山到面驚白頭彼此之新比聞驪駕之虛大有鷄書之薦蜀人題柱頗嗟賢笑之前馳吳客思心尊恐有挑蘇之後孌馭采封於下射孰端木之先容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恩異其用者不才者不用外議謂何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鎮權衡六幕興帝載使宅百揆變和歷二紀之間立太傅茲惟三公舜遴閱十年之久蓋毅後文武之境然後受周畢之封帝王出萬全率由先正舊典之式春秋大一統泛還臺人有指之疆率土莫非王臣皇天既中中國始由孤棘出正韻褫竊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逆天未陰雨之責尚克綢繆者言黑水之惟梁正著青天之轉粟飛芻既急刻楮尤艱知其數思見之游念其無虯蚪之援特加識察俾效馳驅某敢不思廣咨諏力圖任

負三十鍾致一石無敢辭難百畝分食九人亦當
加念惟知黽勉皇恤驚庸流馬木牛儻可息民而
休士麥龜龍鶴終希置散以投閑

除成都漕謝政府

連四千石之任淺開蜀郡之歌餽十萬竃之屯仍
玷益州之分由支郡馳驅於本路恐短材弊蹶於
長塗令先甲以惟行命重申而莫避竊以雲門陸
澤夙稱要害之膏腴石棧天梯素忌吮磨之牙血
六步七伐周不逈於庸蜀十鍾一石漢實敝於西
南兵不寓農今益異古三途畢閣之歲壹無強弊

之人萬夫莫當之劍閣蹊蹊奔走五百餘里之石
亢緯緯去來戰不因粮敗必佗餉刿心醫眼忍能
閉眼而不醫推髓剥膚安有皇膚之可剥此際把
天隅之綃何術流地上之錢伏念某不材之人無
用於世教胄之祝頻之效監州無展驥之功三暑
棘侯分終身之不齒一寒尾屋甘從目以為肖未
能消愁嘆之聲更巢玷禮樂之遺依違而泛綠水
況當僕籌邊之楼轉粟而上青天又可訪支機之
石然造幣則刻楮難於刻玉調夫則鑄人重於鑄
金刈癸巳覺其傷根綴步又難於拯溺跋胡疐尾

劇目鉥心昧於一來瞠若四顧恭惟某官基命兩
杜棟國九庭太微三光風霆閟流形之用洪鈞一
氣雨露無甘苦之分已欲立而立人道先覺以覺
後謂江漢朝宗于海必導岷而導嶓當荆益蹻有
之時欲保吳則保蜀重載必歸於牛負長塗何止
於鳥飛雲深怜凋悸之邊氷解思先零之遭乾矣
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某
敢不盡力鞠躬爰人節用安危之意注將相使臣
㬭敢與閗錢穀之問至廟堂君子惟能通志

除成都漕謝侍從

無中和之歌轉上聞於太學有禮樂之雅獲下拜
於少城十年出幕之孤鴻萬里題橋之駟馬超迁
寵甚稱塞闕然靖循表選之由定出畀言之賜竊
以收蜀而給轉漕史稱蕭何之功諭巴以擅運輸
文見相如之檄非天府前腴而後瘠殆雪山昔重
而今輕萬犨萬牛甃章阜之去鎮一琴一鶴文清
獻之乘軺況從漢棧之買閬不見秦兵之耐戰益
州疲敝民不聊生劍閣峥嶸君誰與守飛鳥搣虫
當亟懲於後患木牛流馬詎宜付之庸人如某者
志本能熊才終鹿鹿蒲頭素髮意木蕭條眯目黃

塵沃當樵悴進豨苓於館下以冗員浴布驥足於
洽中無才可展火發生於兩角月影轉於斗輪雖
游擁於雙旌悄無聞於五袴適承驃騎之鈇驃蒙
龍節之盼來者不予而予者不待求此恩厚甚食
以足兵而兵不足於食茲事奈何冒冥顏而弗回
恐顛隮之難免茲蓋伏遇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
山倦二先天下之憂卓卓得聖人之任論思獄納
精神折千里之衝取友詢謀採訪十道遴之選萬
里東溟之隔導江河以朝漢十年北風之涼閩岷
峨之悽愴行二且上避御史難歷并以捫參皇二

者華遣使臣且翕箕而挹斗某敢不問民疾苦察
吏否藏寧損食以節衣無剝廬而豐屋庶達婆之
雪謹操蘇武之節旄跂織女之星徐問張騫之機石

徐成都漕謝檢正都司

分江鄉之符偶綴益州之分出澤國之節兢令周
道之馳輕孤熟路之車大乏生財之道術墻莫避
叱馭知慚竊以中和布宣金馬亦煩於遣使疲敝
危急未牛尚困於餽師蕃若十餘鍾一石之輸頗
仰三百萬斛穀之羅比既失立山之暴二乃專責
原隰之皇二琴鶴清規或又似劈琴而煑鶴爾絲

拙計今不待成繭而取絲委之驚畬何以羅勉伏
念某秉心抗直涉世迂疎綿力薄材位合居於人
下虛悲空響要乃犯於衆先甘以狂愚老於廢棄
慨一寒之去國驚十暑之浮家最入太學而招諸
生投閑乃分夜發清溪而向三峽假守非才方弄
月於峨眉遽觀風於海眼誦詩授政敢曰使四方
而不能答難為諾是當拜五書以求獲此蓋伏遇
檢正云司存雨露身遏雲霄檢詳云弥綸省闥弼亮廟郎
編修云司存雨露成會風雲詳定云燮和帝載翊贊天樞
左右史身為國史君舉必書推轂多有味之言蒙霧

不知之潤謂吳蜀相為脣齒當黃谷諏得信布以
任爪牙亦資餽餉有可福虛危之次許多憚參井
之捫病駒弗稱於文龘老馬或諳於故路藐然外
服假以囊言秉白露以釆葭俾青天之轉粟某敢
不愛人節用盡力鞠躬勉千里之贏粮并三年之
刻楮然公車實無希於蓦召任錦城能不願於早
還四牡還歸而苞栩載飛且謹成西山之雪萬蒙
皆春面孤槎自客何因近南斗之星

除成都漕謝李制置

守江鄉之符汪勳玩愒出澤國之節濫備將輸亟

控霽章巽回渙汗茲奉大元帥之承制必欲小行
人之疾驅冒昧滌紅凌兢布白伏念某百無操挾
獨有迂疎學無所成空敝精神於蹇淺仕未能信
僅存肝膽之輪囷立館下招諸生一鳴輒斥坐堂
上稱太守再鼓已衰獨感吾選韓愈之知皇顧孰
殺子產之怨止須書考力乞投閑敢圖清朝驟昇
漕事惟成都夙稱陸海海已近於揚塵而益部舊
號使星星今同於隕石熬波無潤刻楮難成百畝
食九人寧忍奪金於白晝十鍾致一石尤難轉粟
於青天此豈庸奴所能黽勉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子之詔敢不勝行急觀察於賦與急刺史於民尚
祈指教恭惟某官識弘且毅氣直以方學廣而聞
多才全而業鉅光猗蘭之葉世載其英勁前芋之
權帝嘉乃績受任危難之際折衝談笑之間夷虜
膽寒士民心服薦吳起薦西門豹悉送吹噓咨向
寵咨郭伋之尤加摸索有如鷔鷟亦俾驅馳某敢
不恪奉六條圖拜五善維駒維騏維駰維駱敢自
息於鞭笞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願少寬於鑾策其
爲頌傒罔既數宣

謝黄制副賀除成都漕

某受容察於偏城正虞謫滿昇將輸於一道安得
誤除知必出於流言廼遽蒙於往記孋雖貪於附
驥犬不足以續貂使萬一如傳聞當再三而懇避
區區之懇續續以陳比若頻蘩其愧施輕而報重
玆奉竿牘不覺情過而禮踰百感稠重尺牋勃率
丞具申稟仰乞丙原

謝順慶李知府賀除成都漕

某薾然塵土殊乏郡庸聞之道途謂有使命知流
言之難信省孤跡之不堪正使誤除亦當請免敢
圖采聽便辱品題某有感徹揚實無被受不稼莨

取禾之理豈負乘惟致寇之憂先布尺牋少攄寸悃
嗣規申控敢幸丙原

代羅制機壤改除太守謝史丞相

假守漢源肖控陳情之請改麾晉嶺實蒙僥倖之
諸笑庭闈萬里之懷出坏岱一陶之力福如天而
徽受感無地以寄言伏念某殖學疎蕪賦材蹇淺
詩書門户所求無忝於父兄塵土簪裳其實徒勞
於州縣倚閩山而製邑歷蠶道以壽邊過灑頒百
牢之關甚安蓮幕叱叩徠九折之坂忽冒竹符惟
此沈黎界在雪嶺綏懐六詔安有奇功荏苒二年

僅無之事起家至二千石萬有餘榮倚門有九十親一則以懼敢謂洪鈞之轉俾容書戟之森許卭篠之還轅指衡湘而易組姜范史之傳循吏僅十數人如桂陽之有治聲乃二三輩尚泚圖於後效期力企於前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姑俟及瓜之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俾全燬叔之雖揆厥所元亶知其自恭惟某官名垂宇宙力負乾坤作室而厥子肯堂有偉相門之桐若金而用汝作礪是維功令之功談笑却來人之兵咨係制單于之命陰陽和而在內附何難外撫於四夷上下交而其志同尤欲曲成於萬物故知楛鈍亦賚甄收某敢不刻骨藏恩指心誓報乃瞻衡宇快林烏反哺之情當走京師窺攀龍顯面之拜

代董通判居簡除知惠州謝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請裁狂簡之章少吝生成之造伏念某蠹書淺學鴈塔末科自役俗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蓮何有薦屢刻於公車種秫既登政偶安於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縣解后越俎之庖偶調衆口煩薦章之交上奠澳渥之留中人豈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也分憂亦所以近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去蹌蹌儀鳳鷁自分於退飛跕跕墮鳶馬何辭於後殿鵝城尉大鱷穴淵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詩茲亦苟矣使渤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恭惟某官佐王經邦董能授職雖馬渤牛溲兼收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寔其為政凡千內補乖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異於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歟某尚遂成期敢忘政學一麾乃出守孰非大丞相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刺史之效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散人細瑣干續食於本朝笨物曲成特轉丞於支郡詎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癩之駒愧溢情顏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疎骨相既屯乏雲雷經綸之學丘園自賁非河漢瀾瀚之文摭蒙養士之仁濫綴教胄之屬經笥之嘲未發謗篋之惡已盈先生學雖勤言雖多嬰難酬毀相國禮之過知之至罪上從疑俾奉叢祠實為寬典搵雲而破嵽嵲歸尋黃獨之苗秉月而弄潺湲飽飲紅泉之水倏三周於歲籥冒一問於化甄茲蒙天恩

俾貳斗壘郡渠樂土巫水舊嶓崇寧拔縣而升軍
甫百餘歲嘉定擢僉而置倅方一二負爻爪之戍
雖遥種㴲之謀有待咸爲龍蛇旦爲赤子當賛郡
條小不虺蜮大不鯨鯢仰憑國力恭惟某官得聖
之任爲帝者師父子繼世三公邁史冊仕漢朝之
績明良慶會六字紹越王輔　孝廟之勳鹽梅米
火黼黻惟和粉米絺繡袞章亦別存竹頭於舸艦
拾桐尾而宮商念推鈍之無他嘆陸沈之已久日
月出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江漢濯之秋
陽暴之寧忍匹夫之不獲因其素出於門下使之

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思稱弁
星之重圖爲杯水之潤魚尾既赬詎敢急斗升於
東海烏頭可白儻式憐三匝於南枝

除武岡通判謝宣參政緫

祝鷄秩滿千續食於大鈞有過恩深俾轉丞於小
壘得逾券外愧溢情涯伏念某全蹈拙踈見謂膚
俗乾熱漫解初非了事之癡虛警空悲直坐信書
之誤偶蒙先範擢糾成均韓愈之赤箭之材徒勞
晨入鄭虔荒蒼苔之屋端合早歸擭領叢祠允爲
寬典青精可飯居然之大藥之資黃獨無苗聊爾

託長鑱之寄三年于此百念蕭然誰爲推轂之言
忽有題輿之命青袍朝士之最困遷借牙緋黃紙
除書之無名特加齒錄雖尚俟數年之戍亦強名
半刺之官伏遇某官　弼亮天功辨章人物賛一氣
洪鈞之橐籥覃萬間廣廈之帡幪天地爲鑪造化
爲工力扶公道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洞見物情閔
其嚳誨館下之諸生使之姑試治中之別駕初無
驥足之可展姑見牛溲之不遺某敢不銘骨鏤心
洗腸滌胃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未容急祿以代耕
百畝之田五畝之桑且合力農而報國

除武岡通判謝葛僉書洪

奉祠秩滿學子祿於天朝起廢恩深轉爲丞於斗
壘自匪推當時之轂何由題仲舉之輿拜涯自天
始恩有地伏念某材真無似命亦不猶蓋壤孤豚
初豈願犧於太廟揄枋斥鷃抑難附鳳於高岡弗
能藏畔以自埋猥取入朝之見嫉館下之誨言未
既粗免嘲師臺中之評以爲傾渠能原毀兩年雲
卧百念冰消負米爲身飽只增於多感析薪無子
賤亦覺其有涯任諸公臺省之登甘此士江湖之
落獨嚳侍夫子之履舄頗辱知小人之肺肝方通

國稱康章之非乃逢人說項斯之善士固伸於知己況受殊知身未可以許人詎容弗許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代眞儒自治治人所學皆周孔之學先覺覺後斯民即堯舜之民從容取日於虞淵談笑作霖於商野耆壽俊在服精神眞足以折衝敉寧武圖功夙夜密啓於基命獨念江濤之如此深思人物之眇然與其倚信於詐虚不若收羅於蘋直留何蕃於太學昔誰從祭酒之言龐士元以治中今端出將軍之力有感在此無謝得乎某敢不銘鏤殊私激昂晩節且忍飢而待刻無乞酒以厭糞不利走趨拇稿難班於文石尚能拜起李皐願踔於武岡

代衛太社撰除袁州通判謝丞相

徼恩改秩詎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藪寄藏其汙疾栩㯿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躐全出大鈞块圠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顧載纘於世科門蔭可蘦空屢借於計吏崎嶇三仕蹭蹬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幕方欣得近於樓臺魚游在淵敢望上汙於池沼

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計校平生擢髮固難於數罪蹄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神園而祝釐懷恭亦庭闈之情欲甘毀茲願出宰山水之縣少候及瓜忽蒙一陶之仁超畀半刺之任宜春多勝蓋具見韓昌黎之詩分袁得賢亦足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輻猥玷題輿拔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伏遇某官心契禹皐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璇璣密運而屢躋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甚老幼幼皆重書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爲而報稱某敢不銘且鏤齎圖報誓心肉骨之匃冀之可坐頂於泥軾吹噓是拔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除兩浙運幹謝丞相

掃門執贄冒干相國之知得闕登畿俾贊使家之畫免待及瓜之次足寬索米之憂頓令小人之屬饜飫感大鈞之块圠伏念某學落不殖器窳無奇一科玷鄉老之賓三仕作諸侯之客鉢心摧胃僅

成抽黃對白之文歷井捫參安識泛綠依紅之樂
既脫岷峨之險復罹嬴博之悲兩年甫謁於選曹
百拙難營於近祿獨蒙三握髮之遇許爭一舉手
之恩嚴徐奮飛共勸枚臯之且忍韓張嗟悼或疑
東野之無成適聞掾屬之虛實在神臯之近冒為
冶躍便辱陶成滿腹飲河止冀斗升之水舉頭見
日乃依尺五之天祿足代耕政堪學製十年出幕
或笑未了公事之癡三命循牆可無不入帝城之
恨孰拔拂是遂濟登茲恭維某官坤厚承天謙平
稱物作典寶于浮寶之日共知出伊尹之功書得

玉於竊玉之餘益足表魯公之德不然肅謹底貢
之舉曷在君奭爲保之餘帝于一二日之幾誕敷
文德公其億萬年之敬肅將祗歡必令四夷之來
王亦惟九德之咸事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豈終
捐已饗之桐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姑使作向陽
之木所懃小物亦累曲成某敢不欽乃攸司事從
其長合東西而瞻使節思澧波尺地之通敬蚤夜
以從祝規侯洪鈞一氣之轉

除兩浙運幹謝俞樞密應

十年幕府公事未了於癡兜千里邦畿幹譽又思

據明刻徽本寫補

於傖父不失依蓮之職足寬索米之憂一陶甚恩
三沐以謝恭惟某官基命夙夜勸相國家救寧武
圖功茂轄同寅之畧任舊人共政共期先甲之孚
逖寧王遺寶之休受匈奴奉珍之賀俾予從欲以
治元圭何足以告功惟公克成厥終大器益思於
自治昆夷喙矣柔徒揖之思無競之惟人圖有辭
於永世伏念某百無象似獨有駑庸已知咋舌以
悔狂無敢剌口而論事詎意賛木牛之運乃猶用
芻狗之陳城南巷窮漫曰去天之尺五江西轍涸
亦惟乞水于斗升然或蒙二三執政之知猶可備

八百除吏之數小技卷曲而不中詎應詰匠氏而
杙櫨大鈞块圠以無垠儻或陶河濱之苦窳否則
安倉庫之氏亦願甘盆盎之中客燕差池曾辱捲
簾之顧病駒局促更希青鬣之恩

代衛機宜樸謝史丞相

偕計吏於外臺未能拾紫司閑曹於內幕乃使奉
親拔之墨木之餘付以青氊之舊請裁小牘以謝
大鈞惟國家重謀帥之權故子弟許主書之辟豈
惟機事宜有司存亦將培德以蓄材欲使象賢而
趾美當建炎多壘之日實等諮謀洎紹興偃革以

據明刻徽本寫補

後半葉據明刻徽本寫補

來始逃僉擬似若取禾於不稼然當肯播於厥菑如某者百拙無堪一愚自信耻襲懷綳之簪笏妾希弓冶之箕裘豈知下俚之音不中儀曹之度能門有矜式也獨無公貺之科有司豈枉我哉姑利齊生之器欲返邯鄲之步更爲湘水之行適是親闈既移他鎮姑求莞庫之節以尉倚門之思敢意甄收曲加器使猥從新府復得舊除晝棟朝雲此非吾事短簷夜雨姑與心謀不勞奔走於顛行膳可周旋於膝下碧幢整服更無可奉之文書綠服雍容此外何求於造化茲蓋伏遇某官道先民覺

忠結主知嶽立八年淵澄百揆收公道於廟堂之上用必惟人散泰和於宇宙之間動無棄物遂令太史牛馬之走來觀旌陽雞犬之飛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爲可貴孝友施政當思令德之君陳法令爲師肯作無能之薛惠

代衛機宜樸謝陳憲 天宜

贊員內幕漫爲寸祿之謀受察外台忝預一人之數可無竿牘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知方仕非能信伸其呫嗶頗不後于衆人覲我朵頤終未闖於大道屠龍有志畫虎何功饔無欲清遂爲隨於計

據明刻徽本寫補

吏貨不中度竟見出於儀曹姑求莞庫之官以慰倚門之望敢圖中令復使主書台皇枕夷夏之交有嚴昇翰庭戶得湖山之外亦簡文書姑從容膝下之權且增益胷中之學幸孰大此端有由然恭維某官器宇浚明風猷凝遠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模暨宅牧於南交果馳聲於北闕帝念江右俗近嶺陬非得持斧之繡衣莫戢弄兵之赤子濡嚮甫驅於駱馬埋輪已讋於豺狼翠羽浮雲便作絳官之想紅旗破賊即觀黃紙之除某有愧伐檀之官莫施橫草之力尚徼餘芘

惠及閑曹子弟亦何預人聊復爾耳孝友是亦爲政幸卒教之

代衛機宜謝樓提舉 起語同前

恭維某官昭代儒宗清朝壽俊精神洒落光風霽月之標翰墨淋漓貯霧含雲之筆自三年之博士盡旬月以封侯行莫爲乎王留去孰如於公猛兩轓焜燿久游康樂之城六轡委遲遂訪右軍之宅散積倉於南畝蘇涸轍於西江皇華盜久於馳驅清切即司於獻納

代衛機宜謝陳太守 起語同前

據明刻殘本寫補

恭維某官天韵浚明風猷膚碩早參諸彦孰如棠棣之華偏閱後生不起積薪之歎民庸既茂朝績亦高居然專城尚此欽惠田疇之成子産既永歌之朝廷之知弱翁行且召矣

代王支監謝丞相定辟差

投光範之書方委身於鑪錘從英蕩之辟設效役于牢盆既無待闕之淹又有便家之樂小人屬饜足以行矣大鈞坱圠於是見之伏念某亦城迂儒白屋賤士壯歲從獨湖之學雖强坿於同門中年題慈恩之名偶適逢於當軸然雖生三台之下未及望六符之光供簿四方師友粗稱其愿愨貳令一邑台府過謂之廉勤其如通籍之章難及守株之士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或勸其于堂馬渤牛溲妄作兼收之想龜毛兔角理無速就之期姑安轅下蹴踖之蹤往守海瀕廣斥之權頗聞此職本卑甚無謝可乎伏遇某官世濟王勳家傳相業從容而飫百度談笑而羈四夷斷度收羅細桶大宋之各得滌濯劃磷精金頑礫之自分每隨物以賦形常量能而授職憐其乏汎水依紅之質姑且贊熬波出素之司庶美地征無棄天産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鹽之中敢妄希於尺寸活禦冠於鮒轍之内當知感于斗升

回諸郡賀除成都漕

弄半輪之月正慚俛目以為眉觀一道之風猥使强顔而將指繭然疲役畏此簡書未敢驅六轡之絲已蒙褒一字之衮恭惟某官温恭為德豈弟宜民飛紫馬之英聲奉黄龍之寬詔平生無襦今五袴已騰蜀郡之歌勉勸增秩賜千金卽拜漢庭之璽有憐濩落俾效轉輸自非送上之吹噓安得暗中之摸索某終慙非據亟已引辭投以木瓜愧乏之衞人之厚報集於苞栩但深周道之懷歸

回諸郡通判賀除成都漕

守藩支郡曾微牧御之才出節本朝忽冒轉輸之委方免章之需報辱慶牘之鼎來或承之羞不知所賀伏惟某官材優世濟學本躬行宜澤珮以登朝暫題輿而佐獄車蓋一丈詎容緹屛之淹風月平分行贋佩刀之贈某自惟骯髒曷稱馳驅流馬木牛冀別選營籌之亞湖魚藪獸願亟歸濠濮之間徒勤繭幅之貽莫效貌襜之報

據明刻徽本寫補

回諸郡教授賀除成都漕

對月半輪愧無治狀觀風一道忽玷恩除已控懇辭力祈俞允敢意三鱣之席見貽雙鯉之書伏惟某官夙挼天葩早收地芥朋來游夏共師夫子之循循道出羲黃詎羡諸公之袞袞堂下不嫌于繫馬海中即佇於掣鯨即題千佛之名徑上三神之島某自憐芻狗詎稱木牛美人琅玕良感草木之吾味愛我藥石幸毋金玉乎爾音

回諸司屬官賀除成都漕

再乘一障愬無牧養之功分察六條猥被將輸之命已力申於巽避何誤辱以謙施伏惟某官仕與學優美由世濟羅而致幕下便覺羣空雖之處囊中即觀穎脫鴻儀有漸鵬怒斯飛某已控需章丐還節傳集于苞栩籲天但切於懷歸投以木瓜厚誼更慚于匪報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八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九

新[illegible]書藏

謝辟置

再辟制幹入蜀謝丞相

遇[illegible]之幾穿破履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氊知坱圠之無垠難趑趄而不進輒修贄見併吐謝衷伏念某觳觫士奇睢盱有志[illegible]淸瀆之尋常萬物皆塵妄意簡編之[illegible]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湖痛[illegible]未[illegible]歷井夢不敢尋故因祥除甘就部闕[illegible]衆論許爲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或動乞[illegible]之與[illegible]璞而售乾璞誰適爲容翹材以待大材汶非所及猶賴益州之元德尚思吳下之阿蒙羅而致之兆足行矣幾葬魚腹固嘗回孝子之車又過羊腸盍合叱忠臣之馭切聞殿西之顧頗及雲南之師要是四蜀之可憂殆匪一端而遽止雖托重固在詩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鄉校之間蓋有禕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佩安危功存開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心八荒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政如彼其父樂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粵從更化專務

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胡方擾中國無豸獬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寔有重輕誠死城郭誠死封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莫酬相國之知遠而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謝董制置居誼辟充成都撫幹

簿領抗塵自分湘濱之憔悴帥幢辟爲許令蜀道之攀緣初無待於懇祈便力爲之振拔請裁四六少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懿忠定之薦辟必方廉恬退之人清獻之奏揚皆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乃僚伏念某殖學不豐聞道尤淺休於爲養強啓三釜之謀拙不適時竟墮一科之底謂屠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孫寶安得自高且棲矮屋王珣能令公喜偶傍轅門其實出朱入墨之材終非泛綠依紅之器驟從臣之出牧指尊選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固應累陶鎔之造翁眞善斡國事何至須斗筲之材聞已戕闔閭之風欲共泛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好每歌誰能委珪幣之詩長沙千里平恐發忍著主衣裳之笑進退維谷傴僂循牆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鮑叔眞能知我他復誰知政身未可許人壽爲公許恭惟某官含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結冕旒進儀筆橐晝日三接而天心默契終歲九迁而人望尚著一節使燕言而無幾微之見三刀夢益氣色歸號令之明欲擇幀賓必先朝彥況幾兩幾駟而出定多驥尾之攀何一琴一龜之餘亦取鶴翎之短以識字有數爲敏贍淹該之學以多言數窮爲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朝取良馬之數難更作夕避長蛇之疑某敢不深惟此心鞭磨所學銘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借以齒牙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求不辱其門舉李生何辭當謹佩愛直之贈爲董公從事豈但陪合樂之嬉

代趙主簿希坡謝衛參帥辟撫屬

黃綬抗塵幸蒙恩而受代碧幢率屬辱剡奏以充員雖未占天問之果酬豈不假人言而後得頂踵皆歸於特達肺肝倍激於輪囷伏念某名爲皇宗實本素士先人存趾嘗首列於儒科元舅拊頭謂必成於宅相遭家多難欲仕無津躡蹻擔簦輕别

家園之松菊懷鉛抱槧甘依學舍之齏鹽偶爾登名漫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出位之思名實未加濫竊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摶黍踏六符忽擁旌麾而至明堂一柱不遺居楔之微曲假存全屢令任使及瓜而代詎希東閣之留綂木何依空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忽辱薦揚雖之處囊中初無見穎羅而致幕下欲使空羣重惟蠛蠓之官叟乏蚍蜉之援一齊衆楚豈能回莊岳之音九舜十堯不敢望隆冬之穀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牋閻閭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泰華之石豈易銷磨

伏遇某官四海直儒三朝舊弼文章有　再見武公之賢招選無遺一洗將軍之陋自元戎十乘之啓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遺餘力復収小子之狂欲令奔走於顏行力借吹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却尋常之恩豈可並言某敢不銘佩異知激昂晩節將毋來謗身雖未可以許人懷德惟寧士固必伸於知已

代盧尉卅儁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篳楚塵埃之微福偶幸代更爾絲保障之謀人猥勤特辟戴使天之私覆循材地以中慚惟義挪據楚之上流而貧與蹊晉之古縣數百年尾礫之迹猶有刼灰五六載鋒鏑之餘㒰稱新邑俗多鼠嘯財欠鬼輸欲其賣劍以買牛相與抱孫而歌犢是在撫字之職宜得通練之材歷數部封何限囊中之穎豈期庸委遂家送上之噓雖未占天問之果酬然敢不星言而夙駕伏念某起於寒遠持是空踈三年飲墜露於湘濱一念繞落霞於滕閣下車攘臂敢嬰搏虎之嘲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屢製錦輒使代庖此蓋伏遇某官大鈞無垠小善必録耻納溝不被其澤欲惠遠黔出推轂有味之

言不遺寒素或若封囊之露許還假印之真借以聲光寛其繆策某敢不力摩凋俗盡布教條不鄙夷其民當使為言夷面之俗事慈惠之帥如在熊旂金節之前

舉自代

謝李侍郎臺舉自代

玉堂圖舊趣四輩以來宣實閣冠班舉四夫而爲代止流言於智者發洪記而信然感固感於相知歎則歎於不稱竊以伯禹固遜于后稷皋膏稽首于殳斯宣尼謂不如顏淵何與及肩之子貢蓋惟善能舉其類然擬人必以其倫未聞取原隰馳驅之夫謂可備軒墀供奉之數鳳兮巢閣方將揚覽德之輝焉也守閤正恐累知人之鑒伏念某欽崎萬狀拓落一官器識凡安能超卓學荒術陋何有深醇當先皇之末年教胄子者數月一鳴輒斥刺天不羨於羣飛四國于宣見雯幸逃於衆吠十暑貫岷山之葛一寒仍范叔之袍乏四騏四駱之咨諏端方烏有無一鶴一龜之風采登按何功豈謂我家侍郎之賢曲念吾宗孫子之老惟學士學先王之道況數文數國典之華兩命以起知章足爲光寵一字之拔叔夜却恐麄疎德不待於成身士固伸於知已此蓋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世真儒奉命任危難之間固國還封疆之界南人不復反矣東山以公歸兮然神旗戟纛既久長於魏師則光祿金紫當即封於晉國走卒知司馬顧令領嵩陽崇福之宮胡兒問大蘇亦知起元祐眉山之學宜煩泥撿來趣脂車幸舍人之台裝副天子之虛佇帝乃誕敷文德正藉臣鄰王惟圖任舊人適登丞弼藉令念小草之有遠志何至引老芋而替伏神某敢不銜佩異知磨礱晚節集賢以待侍讀固使臣不敢與聞征夫豈不懷歸願君子惟能通志

代回董惠州居誼謝舉自代

咨垂共工自當中稽首之遜舉康自代得無笑炙背之疏銜袖惠然開緘愧甚恭惟某官有致遠之器無欲速之心屢薦不入官姑取一麾而去三宿而出晝無勤千里之追難進易退我不如見賢不薦誰當耻聊復尔耳止或尼之某欲爲王留徒得君重得隴望蜀戲已驗於前言召鄉延校客正觀於未至

代回倪告院千里謝舉自代

亶令推賢得公爲重袖箋委貺陳義甚高文則其文謝非所謝恭惟某官學有源本行無瑕玼委蛇結緑之珍是宜廟序騰踏飛黃之駿而伏鹽車使

在論思獻納之班必有輔贊弥縫之益其濫持荷
橐謀廁李官守正奉公實不如於臧胄明刑弼教
義當遜於皐陶不謂高情猶勤私謝惠而好我皆
譪如仁義之言更以贈君願力蹈中庸之正

宣賜

賀黃制置伯固賜金帶

分閫晞庸錫鞶䟽寵三品百鍊焜煌内府之盼萬
釘九環褒表中權之勁不勤使請弥覺道存恭惟
某官追琢其相柔惠以直言忠信行篤敬學素得
於書紳極高明道中庸強何虞於社華上嘉芋祜
輕裘之綏欲厲田單仗鉀之横肆分紫磨之真昭
示黃河之信爲兵䰟之何不受從華作辛匪伊垂
之則有餘在師中吉向來衆口之鑠曾不累月而
銷賜爾通天略吐胷中之十萬用汝作礪便看腰
下之兩重某聳聽夫揚阻陪旅賀負覔營平先零之
漕倘免累屍賜賚星于闈之玲尚祈拭日

賀魏侍郎了翁賜金帶

賜爾儀騎橫金增秩書盈于閣進思緯國之文華
帶錫之鞶昭示立朝之賓客○庸有衛賚爾非常
恭惟某官根柢六經光芒五緯忠信篤敬學素得
於書紳高明中庸強何関於社華一笑微生於偃
月十年良耻於倚冰上應念從新之言人望還采
薇之師姑盼之檢仍進拡班申錫九鐶誰曰有常
而循故庚金百鍊式彰從華之作新垂則有餘服

無不斆褭蹏麟趾不由郤堨之貯儲鳳閣繇臺端
屬趙家之世界無動使請更覔道存横安平之金
不難破狄解武侯之帶寧久渡瀘褒以公歸磾資
汝作其聳閭鄉報切賀夏成兩赤重黃自異佩亢
蘭之葉千紅萬紫寧能對松栢之柯頌詠惟深數
宣罔既

代回嗣秀王師揆 謝賜玉帶

揚庭渙號分寶扆親追琢其章璀璨替紳之長溫
潤而澤彰施褒綉之光恭惟某官德濬璿源望儲
琳館合宮薦瑞格階圭邸之恭御府閟珍寧假王
之人琢萬釘錯落六服焜煌某未能造朝指稽走賀
揚休屹立更勤珠璧之投病骨難堪莫辦瓊瑤之
報

被召

賀綿州高知府赴 召定二丁

疇庸廉水奏計甘泉駕朱兩轓去載屹潁波之杜
奉尺一詔茲辰趁文石之塗用人如斯通國幸甚
恭惟某官參旗孕秀井絡載英師友卿雲蔚藻交
輝於河漢伯仲伊呂羽毛盡在於雲霄言從磊落
之州茂著蕃宣之最適貔貅之狼狽委鴻鴈於犬
羊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親接桴而立鼓百步而
止五十步而止紛棄甲以曳兵公獨作張睢陽之
守城上不識顔平原之何狀茲令四輩趣覲九宸

此行登仙富貴乃緒餘之事惟公懋德功名留久
遠之看某屯蹇百罹聆離半世玷征夫之濡轡幸
君子之得輿有德進則朝廷尊既聞耳矣所任賢
則功施普當拭目焉

回諸處賀 召命

四維無力久動歸去來兮之思四牡何功誤叨詔
行在所之命方切循孔墻之避未皇謝鄭轂之推
敢意雲箋先馳霧驛恭惟某官璽書增秩斧斤綉生
輝德既厚於蘇枯道仍隆於拔茹嘘是拂是起死
草之華風縶之維之怜生芻之空谷齒牙所借羽

翼斯成願某欲拜威顏既疚膂力不能者止詎堪再傍於九闕兆足以行或許退專於一壑徒勤夢餉但愧感藏

謝趙制置彥吶安總領癸仲賀舜召不允

漕水未解敢希全璧之歸戍壘將更誤玷宇環之寵偃僂再三而引避咸顏咫尺之難違此非左右之先容孰與吹噓而送上伏念某志隋學落氣與年凋虛聲空悲皆信書而成誤乾愁漫解覺行道之猶非自再泝於岷江巳九鎖於巴火奉法循理柰倡矣而莫隨節用愛人愧行之之未盡每覺匹雛之無力敢言四牡之有功招大夫以旌豈為我設越小臣諸節亦厠旁招未敢隨召馹之塵但乞返屠羊之肆詎期巽續莫返渙揚此蓋制置某官以禮樂英為詩書帥十七年干城之底績數百戰尊俎之折衝迄厲二子重弓之威俾無疋馬隻輪之返章尺書而招賚普聞巳請降擬三軍而定中原即觀奏凱每借齒牙之餘論不遺毛髮之謭材致茲無用之人亦有罔功之奏此蓋總領某官世濟厲人家傳遠略御月髙升於金掌陣雲連捷於玉關智運木牛師不憂於左次權兼茗駿貢争效於右牽佇積勳庸徑登釃假每借齒牙之重不遺毛毳之微致此湮淪許令數奏某敢不益加黽勉復策駑庸雖無治聲塞海内寡二之問願陳民隱

當雲中第一之歌

謝利路高提刑發賀舜召不允

氷漕終更誤玷于環之寵露章未允難從俟駕之私退揩頂踵之歸皆出齒牙之借至勤下問尤佩高情恭惟某官曾看千年材兼數器人或劫劫而不足公獨恢恢乎有餘絲之維之惟恐生芻之空谷嘘是拂是能吹死草之華風德既厚於蘇枯道亦隆於拔茹致茲頑鈍亦預招徠某敢逆威顏既愆贊力不能者止詎堪再傍於九閽兆足以行或可退休於一壑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

進職

賀董侍郎進職離李除戶上

制垣晉秩寶閣升班諭蜀民勞勉徇假留之国登瀛固寵況加真拜之榮綸綍載揚紳綾交慶恭惟某官清如秋碉和若春陽雲夢胸寬乎吞一百八盤而無險天風背厚獨負三十六郡而有餘三年有成萬物吐氣不見賈誼固深半夜之思願借寇君難抑庶民之請仍臯兜之開國峻龍馬之負圖一札細行增并鉞參旗之重三謨大訓貫奎文璧府之華歡動兩衙瞻寒西敗李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何限麒麟之畫蒲期龜鶴之還某何足控摶濟蒙料理白水魚竿之入暮竟作退飛青天鳥道之攄臂又勤羅致与其徒索長安之米不如來賦灧澦之堆直為文翁再剖符兆足行矣安得仙人九節杖亟往從之

賀陳提刑天宜進職

椽賞外臺升班中祕激西江之水已驗澄清貫東壁之星有光臨照恭惟某官載揚淑問誕受嘉師

方當攬轡之初適有跳梁之冦無煩擒雜竟折萌
芽爲赤子爲龍蛇各安汝迹不鯀鯢不虺蜮時乃
之功簡于楓陛之知華以蓬山之直雲煙縹緲暫
煩俯章貢之流朝夕論思行即遂承明之謁某功
聞成命輒布賀緘何敢非刑諒益謹五辭之聽有
功則悅行將勞四牡之還

代回趙茶馬彥愷謝進職

寶儲進直璽命諭留經河緯洛之文書官由人重
控蜀通秦之権牧功以久成何更爲哉其有試矣
恭惟某官天潢擢秀奕葉飛英札樂遠而光華遍

車言邁忠信行於變貊思馬斯臧茲膺因任之榮
仍拜加恩之寵戚九遷其自此書三接以必然其
越在師屯倒篋豈謝翦白鹿坡前之草中夜枕戈
對碧雞坊裏之花何時搏酒

轉官

代董侍郎轉官謝三府

守關山之戍愧乏殊勳序歲月之勞猥升華秩無
功報上有愧積中伏念某一出西垂六逢朔易惟
是窮日之力粗守封疆不敢貪天之功輒徒爵賞
茲蒙恩紀俯錄年勞拔既所元豈無其自恭惟某
官真扶萬化器使羣工天地爲爐每曲成於萬物
山藪藏疾豈求備於一夫致此孤蹤亦叨異數誓
殫駑力仰荅鴻休

轉朝請郎謝黃侍郎伯固

荒服輦輸何益撫綏之後副郎銓積叨升糠粃之
前曾微入奏之功僅守年勞之叙然於疎拙亦是
僥踰自昔就第之侯號奉朝請本朝雜端之職頃
視班聯自官制正名之餘寄貟郎前行之禄遥瞻
粉省知隔幾塵近視土山不容一蹴顧某無似知
命不猶載馳載驅曾何裨於苞栩不稼不穡亦胡
取於廛禾偶成錯貟外之天誰實爲將軍之地茲
蓋伏遇某官以大司馬爲冠軍侯養民以致賢人
開誠而布公道河以南皆爲晉土争擊楫以渡江
挾而東主之周公且徹桑於未雨藉服中之兵甲

成塞上之金湯燕人悅則取之昆夷維其喙矣猶念獮猴騎士牛之鈍欲試奔蜂化藿蠋之奇下至斗量尚叨寸進其所懃懇辭不足控摶吾愛吾廬詎敢希於軒冕我任我輦願少緩於鞭笞

轉朝請郎謝監司

內服輦輸何益樵蘇之後外郎鉄積叨升糠粃之前曾微日奏之功僅守年勞之次然於庸謝亦是僥逾自昔就第之侯號奉朝請本朝橫榻之任实視班聯其爲員外之前行蓋在官制之改後遥瞻粉省知隔幾塵仰視土山詎容一蹴顧某無似知命不猶水馬之走徒勞自甘退舍土牛之騎宜鈍何敢着鞭偶成鑽貞外之天誰实爲將軍之地玆蓋伏遇某官仁深引類義重噓枯怜其剪籠中之翎假之羽翼憫其困轅下之軛借以齒牙既賚挈提又加奬勞愧無成績可書日月之常尚記餘麻歸守煙霞之痼

回趙司户等賀轉官

斗壘藏眾曾微蕞最夫朝棜賞俾叙年勞是爲平進之常難講同寮之謝敢圖高誼見昇腐舒恭惟某官義篤官聯情親事契胥保惠胥教誨有味其

言孰披拂孰吹噓不愛其力有怜邊賞躡綴外郎笑猴騎士牛之蹤其成鈍滯觀雀化水蛤之變要是泥淪或承之羞不知所賀某未能辟穀久已思蓴士夫爭磨勘而殺人幸容苟免將軍以告身而易醉行可勾歸

啟官

啟官謝丞相

嬖水綴負已抱罔功之愧金閨召籍復叨寓祿之恩此聖世優職事之常而愚儒無功狀之實全出鑪錘之造敢忘竿牘之恭切以祿至宣德之階雖八品秩俗羨通班之寵號再登科舉必五負職須六考貳卿為之進卷萬乘至於臨軒使百里或九十之差則分寸有千丈之落幸獲通於班笏又免待於成瓜惟甄異於庭紳許帶行於職組以此刈薪於翹楚斯亮天功如其不稼以取禾曷乎人望

如某者起於素賤加以朱愚自安鸞鳩斥鷃之棲亦乏蚍蜉蟻子之援蹈材官蹶張之後不自意全補文學掌故之聯已逾分願感大鈞無垠之播物欲小子有造於成人進之東膠告于南面如絲如綸而如綍有隕自天在沚在陵而在阿孰為之地伏遇某官坤厚載物非耳養賢恥一夫之納溝中欲得其所招諸生而五館下恐毀于隨故雖糾錄之曹亦假超遷之遲某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畀者止高者流當益厲六館之仁勇直而溫寬而栗庶可助九德之敷施

啟官

啟官謝喬司業 行簡

同第七卷除國錄謝葛祭酒啓頭

伏遇某官道航聖瀆材棟儒林左史讀五典三墳蓋將倚相國子學九德六舞暫假司成當江濤如此之時軫根本耻然之慮欲作成於六館以表厲於四方有淮者淵不嫌葭莩之衆言刈其楚蓋為新柄之儲况素出於門墻尤願承其模範某敢不尊其聽視識所步趨雖藻火粉米之不同貴賤位矣儻蘋蘩錡釜之可薦左右芼之

回劉教授 大川 謝舉改官

綴曲江之題知賢已久玷直指之寄察士為先方跋蹐於循墻遂蹉跎於削牘有來巽謝良仞謙光伏惟某官行有宮庭文為鑾輅吹更生之藜杖孰非鴻寶之書裁夢得之桃花不作大鈞之閒淹回如此靜退恬然茲雖騰一鶚之章恨未足五紀之數某蚤顧無政龍節非材下車而慕慈明豈種私門之桃李築臺而招郭隗欲開公道之荊榛惟勉程力之繇更孱摛文之綺

宮觀

賀瀘帥楊尚書汝明進職奉祠

元帥賢勞清都均逸文昌八座昔倡九牧以阜民幕府十年今解伍符而還里顯拜緑綍之寵峻加紫殿之班歸哉歸哉幸甚幸甚恭惟某官柔嘉維則從容以和節槩抗岷峨之横淵源深江漢之濯高壓迅步不受人間風日之塵緩轡徐驅徑曳天上星辰之履五月瀘溪之入九鑽巴火之新大國十連民無遺便細書一札王曰遄歸乃思晝行之榮欲就晚賦之樂日出而作皆言倦飛則知還夜行不休誰作急流之勇退偉公高節立我懦夫孔戣耳目未覺衰力控二宜之疏温公肺腸爲巳有暫營獨樂之謀況幾兩幾駉羨巨源之歸而一壑一區足子雲之樂南方已定足可從赤松之游東征是皇尚留爲蒼生而起某夙蒙異顧輙布賀悰既羨公未老而得閑又愧我毎懷之靡及挹浮丘之使尚願執鞭登黎侯之樓或容援筆

賀李侍郎進秩敷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

杖杜勞還歘高均逸大行臺之保大戴續武功真學士之拜真誕敷文德有偉急流之退式觀晚節之香恭惟某官博極羣書洞視萬古用之禮義講唐虞於細氊詰爾戎兵提秦楚之堅甲昔者狂瀾之倒屹然暢轂之堅遠揚邇聊外鎮内撫盡護諸將不聳一塵王曰遄歸將運籌帷幄之内我戍未定且収身矢石之間學士象四時光禄正二品挽鼇大宰真聞呼萬歲之三詔禄禁廬又可龔六藝而七班接西京之齊爲鶴覽騰北野之龜魚名與身而孰親事隨宴而共臧起視當世允謂全人某聳聞除書亟裁斐語起温公於崇福不無願公入相之人迎老子於函關且致爲我著書之請

賀安觀文丙除節使開府宮觀 代董制置

元老求閑清朝蹟龍齋壇授鉞新大將之威儀揆路槊纓等上公之体貌仍峻竹宮之領用華梓里之歸綸綍載揚紳綾脊慶恭惟某官材弘且毅器博而周所守匪親化爲豺狼頃幾失劍門之壯無禮於君誅如鳥雀公迄回沔水之朝是爲非常之功宜受不次之賞況兙復四州於談笑而撫摩八載之瘡痍若時登庸遂典樞機之貳聞命就道又成潘岳之留方深虛佇之思忽控養恬之請案堄

戟纛儼十乘以啓行衛旆紘綖槻三階而命秩仍
從神囿以佚安期是爲地上之仙何愧山中之相
向也雲無心而出岫今則水有時乎回淵惟出入
將相之榮雖聖賢而難必至功名終始之際尤今
古之罕全貫一節於行藏知百年之壽考從容甲
第寧肯甘田宅之汙笑傲午橋自可窮園林之勝
某從聞盛事敬仰高風季鷹思吳亦欲爲適志之
舉司馬還蜀何當效負弩之迎

代糺丞林郎中 夢英 謝丞相得祠祿

老而妄動自速煩言罪以疑輕尚沾微祿重惟跡
諐倍費保全戴洪造之難名撫孤蹤而增感伏念
某猶弄諸世顛獨愈人少而耻有道之賤貧妄希
干祿壯始悟不義之富貴亦足辱身固嘗把江海
之麾惟不願氷山之倚甫違纓緌便入林泉食神
囿之祠凡五六任頻嘗坦之刃幾十九年自量叔
夜之不堪任笑仲連之強作毋友不如己者乃師
教之以義強委重焉則君命也自署年之反肆卽
殺馬而毀車雖誤聽聞怨 数加 擢念士非其招而往
孔子奚取焉苟傲無所恃而行韓愈亦人耳抗辭
有罪引疾爲欺冒然扶僨以奉承識者逆憂其顛

沛清班難僭頻再轉而爲丞素行久衍非一鳴而
輒斥既云欺世安所避刑鶚鈇無往而非疑聚鐵
不容於鑄錯下賢不使身已變於三期僞行僞言
誅何逃於七日投荒已幸續食謂何豈老羊之似
茯神元非罔市而遠志之爲小草失在出山無墜
諸淵姑寸之金譽而召毀而去聖則何心吉之先
動之微汝曾不悟致勤大播如此曲成伏遇某官
謙虛受人坤厚載物謂士非梁冀之賓客謾與招
徠至人言盧杞之姦邪固難覆護怒猶疑其濫惡
殺寧失之不經疾雷霆震於物無存全之理蓋天
容地乃今知寅亮之功見大德之好生豈匹夫之
受賜某仰銜厚施已迫頹齡斗升之活波臣因貪
舊物七十而致君事正在新年與其身後重作僞
之征不若生前凝析哀之悃悃愧林慙之無盡悔
不可追鍾鳴漏盡而不休行將焉入得反初服實
出大鈞小人之過必文何嗟及矣君子之愛以德
願卒成之

代李制機 大有 得祠謝丞相

幕府效愚撰家重勤公朝寄過特畀眞祠感無地
以寄言德如天而難名命伏念某才固無似命亦不

猶門户百年難問庭前之雀科名二紀真同掌上之魚幸且安百里之子男誰使作諸侯之賓客既叨賛畫安敢隱情堂上之兵未可屈人於不戰幕中之辯真乃以我而爲傾怒因水蟹之移殃竟池魚之及言如綸綍固疑乍使以乍賢法猶權衡寧免則筆而則削奪其兩秩倏已卄年適逢肆眚之恩輒動問鈞之請賜之大知之至前感已多閔其窮察其愚兹恩尤厚過蒙復玷特賜祝釐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拌風甘雨乃今有覆露之功恭惟某官社稷世臣鼎彝家學以一二日萬幾之

無曠乃十五年獨力而有餘得伊尹以格皇天亦既伻三驥之賢王問鄧禹而披輿地行將臍萬國之貢珍諒發四海之會同益恩九德之咸事矧惟孤迹夙累一陶兹加拔拭之仁殆有發生之漸其敢不銘心圖報没齒銜恩桃李尽在公門豈終使一株之慘淡葑菲無以下体尚希發寸草之華滋

致仕

回李致政 坤載

聯事少城一星終矣懷章七里數月于兹未皇致擁彗之恭猥先辱踵門之見恭惟某官盤根仙種發蹟儒英爽惠可否之間夙播仲元之譽達榮前後之舉莫回令伯之高終難縮手於袖間竟出摘髭於頷下一第直個子終嫌識路之疾驅再轉不負丞廿作急流之勇退緜摘中之四皓見林下之一人致爲臣而歸良可學近古之俗從邦君其上尚爲賦遠景之樓某爲長於斯得人焉耳車幾兩

馬幾駟競不羨揚侯之賢蓮一本水一盂更願聞任崇之誨

回彭致政 琛　謝致政 壬仲

一經教子之服義方五福錫民天頌仁爵未皇走慶先沐陳賓伏惟某官典刑老成匙壘耆艾漢庭用少功名雖恨於蹉跎周王作人壽考固同於飛躍蔚秋蘭之流馥析春草之隨袍青[illegible]規式稱綵衣之養乞言以成其祿會[illegible]某及交阿戎還識叔夜壽胥與試此何[illegible]之功盍歸乎來行即賦文王之卅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一

雜謝

代林運幹良顯 謝丞相書考求文字

于大播於正闈俾登鐵幕積小成於三考獲進選
階頂踵歸块圠之功肝膽極輪囷之感敢因推謝
更叙依歸伏念某材無瑜人學未聞[illegible]
之燧火中年大學之蠹鹽篆刻雕蟲覺兎毫[illegible]
禿衝枚戰蟻偶雛口之先鳴遂采魯芹[illegible]
末滿戍爪之代忽纏家棘之悲隙駒之[illegible]
烏之哺益切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得關長
安乃辱采葑於下體揭來半載何有寸勞夏屋晉
工粗逃曠敗春闈考士獲厠使令及大庭闡魁三
之傳則本房有篋貳之數然雖有依紅之樂尚未
露破白之章七十偏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斗升
微祿時乎為養時乎為貧茫然寸步之謀甚矣分
陰之惜鼠肝蟲臂固難躋進以妄圖馬渤牛溲或
恐兼收而並蓄恭惟某官鼎新發家學袞冕世臣撫
五辰於泰階六年載萬物以坤元之厚復文武之
境巳昭元老之壯猶歸鄆讙之田足見真儒之巳
效然益旁招於俊乂欲令聚在於闕庭故凡絲粟
之材未始廟堂之棄尚念某允身無策仰首自鳴
桃李成蹊自合安不言之分樓臺近水詎能忘先
得之情

代蔡判徐應 謝史丞相得五爵文字

補京兆之掾曾撤贅畫之長交公車之章茲拜成
終之賜自匪載驅於四牡何由一發而五豝毫髮
不假之他門頂踵皆歸於化治有言雖淺進謝敢
稽伏念某才乏線長力尤綿薄十年太學身嘗百
戰之鏖一第集英袍巳半霜之葉昨終素轝重累
洪鈞泛綠依紅猥使近長安之日草玄尚白詎肯
戕闡闈之風始焉一鶚之飛繼以乘鴈之集再而
衰三而竭孰與點睛二之下四之中正須合穎況
當百里九十之半更覺分寸千丈之強忽蒙雷霆
下取之勞遂有摶風上征之路何物不由於洪造
此身獨拜於全功茲蓋伏遇某官八柱世臣三槐
家學方當鯉趨過庭之際巳傳虎拜稽首之心更
化十六年無匹夫不被其澤闢國數千里復寧王
有指之疆益閑俞愛之規不廣旁招之意里仁為
美似怜桑梓之偶同舉能其官特取蘋蘩之可薦
感一力挈提之厚增寸心銘鏤之私某敢不勉自

激昂圖惟報稱雖大舐鼎難更千點化之功騰鼠
飲河當自詭承流之效感藏不盡敷述奚殫

代吳省舍 乩 謝丞相 綸次

資累清時許守漢倉之粟老須速次忽臨齊戍之
爪此恩夙出於大鈞於義宜伸於小牘伏念某身
勤事左意廣才疎家世占寶唐之濱學問皆環溪
之訓少而有志頗欲就博習作潔之科壯則無奇
亦發玷德行道藝之貢歲不我與命與仇謀烏帽
黃塵凡五拚於禮部青衫白首又兩進於計臺終
然蹉跎成此遲暮漫作兵廚之隱聊爲簿籙之依

言渙錄 卷一 三

青天鳥道之挧膺鍏嘗奏辟白水魚竿之入幕何
敢疾驅如此頭顱凄然脚色奚敢作堂除之夢猶
難于京局之除時方張更化之弦公實權造化之
柄冒爲治躍使辱甄收使守九年之儲令待四政
之闕據梨橘柚大非老人所種之宜蒋櫨侏儒偶
在宰相兼收之列聊裝鋪席歸老林泉不謂佚河
之清乃成縮地之脈洛中親舊書傳犬耳之黃吳
下官曹事報烏頭之白僮奴欣怪里巷驚疑高卑
在心只合避賢者之路進退維谷反恐負相國之
知尚堪一行不遠千里然非恃無垠之坱圠亦寧

免將進而越趄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直方而大手
麾九日太陽行黃道之中坐鎮八年微物出洪鈞
之播雖風霆不言流形之利然天地能照許國之
心外撫四夷内照百度收毛髮絲粟之細入竹頭
木屑之藏晉卿之舉七十家不遺蓬廬祐甫之除
八百吏皆是舊知冒焉而來恃此無恐某敢不靖
共爾位洗濯其心却日揮戈收效在桑榆之景消
辰擁篲奉身歸桃李之門

代饒運幹 誼 謝史丞相 改任

幹茗事於番禺妾求易地替漕輸於湘浦竟辱回

言渙錄 卷十一 甲

天俾依青草之湖庶免黃茅之瘴此恩渥甚何感
猶之伏念某樸學無奇散材不腆踏槐半世幾隨
兎目之黃釆藻十年似守烏頭之白偶叨終秩未
及問鈞五嶺聞其皆炎初無去志諸公憐其獨拎
誤有辟書元戎欲勵之油幢之中真宰遂寘之茗
寮之末等勤大播徑合疾驅惟是孤煢之蹤寸勇
尺懦實聞炎瘴之地十室九空率爾陳情期於避
禍媒身無策難空巢北之上夫換骨有方乃綴湖
南之賓客獲避飛鳶之跕姑從樯燕之留茲蓋伏
遇某官秉國之鈞兼帝之載更政化當更之琴瑟

續聖賢難續之鼎彝益賛禹而格苗誕布舞干之化尹相湯而伐夏迄垂典寶之書然猶耻溝中之推必欲濟天下之溺印趣銷而趣刻足昭從善之仁衣改造而改爲益表好賢之意某敢不敬其可願欽乃攸司綠水紅蓮已感移栽之惠青芝赤箭尚希並蓄曳之恩

代李總幹 伯長 改任謝史丞相

回馬首於鹽亭不良擇地護鼠牙於粟庾有渥自天當趑趄將進之間拜坱圠無垠之賜竊爲孤賤辱此一陶竊惟京口之積倉實扨邊頭之仰哺總司創關暑粮兼坐甲之司堂選掄材弄印致閑時之久蓋戰德戰謀之際惟去兵去食之難爲米折腰鋒不離於祿仕鞭擽眯目易有誤於軍須必爲官而擇人庶因能而任職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伯父取之庭階補以京秩弟兄習乎弓冶志在世科偶尺寸之蹉跎漫斗升之噭嚼中嬰家難復詣吏銓覓海爲鹽妄欲供富媼之役無麪作餅或謂非巧婦之能況當避嫌不免易關自笑鮎魚之上竹何翅羝羊之觸藩一指之不若人猥勤伯氏之請匹夫之失其所亦閔造物之憐迄蒙倉庫氏之除全出先範門之造恭惟某官鼎彝家學社稷世臣巫賢之繼巫咸不但𠡠王家之乂伊陟之紹伊尹真足格上帝之心雖九德敷施均不遐遺而一門小大尤蒙器使烏鵲遶樹真同撼木之蚍蜉牛羊求芻乃肯發機於鼷鼠某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錢穀甲兵問於廟堂當識士大夫之職根閑居楔成其室屋無忘明宰相之功

謝丞相書考

補上佐於黔嶺偶書下考責空函於黃閣莫報賞恩偶暫攝於竹符尤倍希於樾蔭志其喋喋布此惓惓伏念某殖學疎蕪沙道短淺青泥盤足每思範我之馳驅白雲蒨頭寧復初心之邂逅進之大難之效退從鹿豕之遊孥垤治之一陶俾翱翔於半刺牂牁爲徼鋒非監螃蟖之州盤瓠見容偶免蔡鯨鯢之觀竹齋藥竈不礙雲山芰製荷衣無邊風月適挈瓶之缺守又越俎而代庖胡瞻爾庭人固疑其鶉矣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環所祈新尹之疾驅庶遂陳人之退屏明年今日固可歸三逕之荒凌雨震風尚合假萬間之庇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爲帝者師衡統紘綖增鼎鉉九九之重箕裘

弓冶協泰階兩兩之符行由絕席之尊徑陟維垣
之峻人主戢論一相具瞻槐面之專太傅府有三
才詎棄竹頭之細所祈全度非冀超遷某敢不補
拙以勤謹終如始深懲往轍路分寸而落千丈之
強雖蹤常塗視九十爲行百里之半其爲歸倚罔
既數宣

謝魏侍郎了翁爲先祖先父作墓誌

先美無傳禀貧子孫之責幽鐫有託蔚爲祖考之
光屬拘柱後之文莫布堂下之武敬裁儷啓恪布
謝悰竊惟隧刻罕見於先秦之前墓碑似昉於後

漢之末正而襲斯亦已矣身將隱焉用文之如郭
林宗尚可免伯喈之愧若陶元亮又何待延年之
辭降逮李唐寖崇韓柳韓銘正曜定非諛墓以攫
金柳表文通亦豈遺人之矴石蓋覓良工之獨苦
有怜没世而不稱發其幽光將乃天道重惟先祖
父之孝不事今科第之謀一門千餘指之肅雍是
亦爲政九流百三家之貫穿止以潤身不徒稱鄉
里之善人實有得名教之樂地維廉藺固不羨曹
蜍之無恙然夷齊要是得夫子而益彰恭惟某官
有德立言以文貫道粹若出六經之正禀然寒五

緯之苦寒芙蓉而賦詩洞識陰陽之消長傍梅花
而讀易詎志天地之彌綸頗哀墜緒之茫茫恐与
常流而泯泯既取賛皇之寶錄以誌楚金復叙奕
城之世家就銘明允仍加篆書入分之賜俾免不
稱三服之羞一門存亡百世感激某敢不昭告屛
攝表刻基埏儻得保首領從九京之遊庶無泚面
目達中心之愧微薄不以廢其礼何足爲碑板之
酬夙夜無忝爾所生用此爲師門之報其爲感鍥
罔既鋪棻

謝衛參政涇差校正書籍

小材出位頻帚朱墨之勾稽大府量能留備丹鉛
之點勘少振塵埃之冗倍勤坏冶之陶鎔以三館
文書固遴讎正編摩之選諸侯賓客率多獄訟財
賦之司寧有伺候公卿之門更容休息篇籍之囿
憐韓愈之非戢俾就閑官期呂蒙之讀書非爲博
士沫濡鮒轍啄抱鶴翎使養是氣而塞天地之間
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知花於見根之始乞擬
有得酒之恩求之古人亶在今日伏念某少諳乎
側長識偏傍不深石室之紬僅曉金根之讀遺經
獨抱未辨豕渡河之三良史博觀粗知馬与尾而

五有時北窓高卧之夢頗思東觀未見之書三神
卿在於海中五兕難驅於坐上插架三萬軸但當
守鄴侯之書家集二百篇幸皆是撫州之寫然作
吏此事便廢亦有命焉惟投閑乃分之宜傷哉貧
也又留戲下宜在遣中遽冒小朝廷之除使策行
祕書之職玆蓋伏遇某官榮分湘閫並用楚材又
負偃植各安所施耻匹夫之弗獲攖閫居楔惟器
是適無一藝之不庸試黃閣之規模收碧油之人
物至如狂簡之小子亦勞坱北之大鈞某敢不柢
此簡書呻其佔畢珥貂分陜已收下體之菲葑給
札登瀛願備一株之桃李

代袁子固謝縣宰 寬假

筆楚之下何求知難全璧縲絏之中非罪迄就罰
金敢不持咫尺之書少謝覔一分之賜惟越人之
相攻擊蓋其俗然而長安之群殺傷各有主者况
已過都而歷塊誠難被髮以纓冠儒者好高未免
爲役而耻役隸也不力又可與言而不言但催科
未動是閑人豈期會不報爲大政所謂行人失者
乃使吾身親之方入閫言偃之弦忽使受曾參之
杖主人讀未知主人罪也自怪其頑天下寶當爲

天下惜之誰與此念惟體膚受之父母而衣冠耻
在國家焉遷徙刑何面上先人之墓孫臏刖足快
心蹶上將之軍故滕公釋韓信之囚而小白解夷
吾之縛知其不可復續所以寧失不經向使當時
濫及善人安得異日報以國士如某者詩書門户
燈火生涯 非其職矣千乘之
邑百乘之賦切願學焉惟是受滕一廛敢辭于役
然且去齊三宿難疾其驅偶隣境之胥戕坐家人
之失告鶴非有隸徒以鵠鸞之失期鴈或不鳴要
亦鴈奴之有罪不虞投足卒禍及身業已逮於術
楊勢難逃於擾楚自度受李日知之杖又當變余
安道之名然使撻之市朝得無傷於冠帶無小人
無君子宜玉石之俱焚有里胥有大夫
伏遇某官堯族俊德周家懿親粹然麟角之
祥盈此牛刀之試謂重士所以重國要當躬朝廷
長育之心知察獄先於察情又豈容胥吏上下其
手况開設學校方將馴化於鴟梟則愛惜人才何
忍鞭笞於鸞鳳致此爨餘之棄亦從金作之刑某
敢不策髀肉之功名勉皮膚之學問彌懲臨難之
苟免益思學道以愛人儻許國之可期當措刑於

不忒自此不復賸矣安用以掟記之鞭竊越而立
威名旣知免於東海出鄒陽而爲上客尚有期於
梁園

謝曹直學賀雨

伏以和巴歌之二闋遏雲足繼於謳青贈唐律之
七言喜雨宛同於醉白莫辦雙金之報徒深十襲
之藏

謝曹直學喜雨詩

伏以瘨我以旱良窮望雲有志乎民啓書喜雨徒
切誦清風之穆未追和白雪之高

回平江府沈侍郎送酒

杓翰龍躔日又賓於暘谷香凝燕寢地軌勝於蘇
州矧惟荷橐之賢且介椒盤之祉恭惟某官德參
陰騭道配陽休奉行寬大之書爾絲免矣宣布中
和之樂襦袴煥然訝報政於吳門即歸班於魏闕
某一寒宜甚獨冷何辭猶幸太歲之在申例容乞
酒遥祝壽星之出丙莫遂稱觴

回岳總領 珂 送酒賀正

天躔回甲聿新曆數之朌歲紀在申將應酒泉之
讖時維膚使日進嘏祺恭惟某官德配陽休功多

陰騭澶州冰解師有宿飽之期掌上月升日行辰
獸之告聊勤紓於𦙾袖即徑上於雞翅某家本一
寒官宜獨冷窮年兀兀只自歎廩粟之虛清夜沉
沉賴肯續燈花之酌

回新都廖寺丞子材送酒及石榴

伏蒙郇翰龍貢陶雞餉以乘壺定有可人之味侑
之碩果中存多子之祥續歡伯之風流洗醋兒之
酸楚已從竹葉獲觀今尹之清尚想榴皮可須中
書之考

代回安撫趙尚書送物

共六尺之輿同寅良幸分丈二之組先甲已頒悵
遂告違頗勤亟錫惠而好我慚取數之孔多卻之
不恭敢下拜而登受區區衷謝續續而陳

又同前

一麾出守漸可解維同官爲容蒙加折俎維多維
旨且感且慚敢貢記室之辭少致兵厨之謝

代回趙京尹餞送

已辭軒陛漸理舲艫更勤加餽之稠重深仍大賚
之篤叙既醉既飽腹不勝其屬饜載忻載奔面無
由而控謝

代回臨安府七夕送物

抱拙終身倦乞犬牙之巧未能免俗頗安犢鼻之貧臺饌鼎來尹翟意厚酒醪醇壹況加雞跖之甘饕餌馨香仍饋螺甲之旨備此四美豉彼七襄莫宣銜戢之私但剩濡嚌之感

回蹇學諭賀得粟九穗

一莖九穗昔嘗疑司馬之誕異畝同桀今顧辱昌黎之頌雖君子之政不以物休然太師於詩可見民風要非于祥而于仁根弗以規而以頌民曰太守太守不有何敢當儒館之歌秀弁司馬司馬辦材請以旅天子之命

回李僉判賀瑞粟

某導九穗於漢庖此真偶爾歌五言之唐律何德當之不敢續貂恐識集鶡唐叔之得同穎安敢望周公之歸納南之進嘉禾亦難上柳子之表姑藏佳句以俟豐年

回王監酒提督修城

伏以三里之城不修則壞一日必葺欲罷不能擬煩督戊巳之屯植與營甲戌之築龍見而畢不妨節用以使民隼射于墉亦可待時而藏器

代回運使賀雪

黃雲紀瑞肇新魯觀之書白雪效祥遥應梁園之賦能令公喜不在我先恭惟某官德配陽和氣排冬凛有功使臣歌四牡兼此二難省事天公厭兩回併成一賀方圓面慶又辱手箴不成報章尚幾幸察

回陳術士

某適勤枉顧龍昇犧爻不但知五行之精抑又窺多文之富其爲感佩罔既報酬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一

謝惠詩文

謝張秘校晉臣投詩　並代月湖

蒙以契家之舊贈之佳句之新昔人三百篇世業和矣古詩十九首君矣過之但深巾笥之藏莫效擔揄之報

謝汪秘校華惠詩

方味大篇又驚長句冠切雲佩明月正自不凡濟白水登閬風居然相導恭惟某官抱負奇志屈指壯圖文采離離猶可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詩律坎坎何至虛其腹而藏天地之秋子亦來見我毀僕未有可師者參橫月落不堪喚夢於羅浮目擊道存何必相期於汗漫區區衷曲續續面陳

謝監鎮陸子蕭惠詩

今早特勤古風見畀句有家法信他日之鬪詩老無喜機羨故人之有子恭惟某官爽貫眉目清入肝脾昌黎門庭未免金根之誤杜陵衣鉢僅存玉案之吟郎君於此勉之放翁爲不亡矣某幸蒙委重愧乏報嘉欲俎豆子我父周旋寧作我顏金玉汝君家所有更贈君

謝林秘校季熊投詩

伏勤枉顧寵惠名篇曾前惠之未酬已厚章之游至霅巢有子不孤珠玉之編月湖無詩可作瓊瑤之報聊以數語寫此寸誠

謝盛登仕夢鄰長書

寵示長牋就貽大冊非至篤好何能多如是耶所謂立言亦甚似而幾矣愧之擔揄之報徒華巾笥之藏

謝許新恩埜惠詩

茲勤佳句良感高情或疑年徒之年此事可念以吾老及人老何力可施徒參患腳之禪莫救旋渦之佛

謝蘇秘教丙

杜門且奏方此乞骸叩户論詩失於倒屣恭惟某官長材素蘊餘事清唫觀秋月之兩章羨春雲之多態天未喪斯文也復聞永嘉之音子亦來見我乎態認江西之派某亦幸既耄兆足以行贈我綺琴之雙僊南之報答乞君霞珮請萬里以頡頏

謝程監丞準

荐勤真蹟加貺名篇對秋月之兩章仰春雲之多

能爲施厚矣無謝可乎恭惟某官一世典刑三朝壽雋雖老子婆娑自安於橘顆然此翁矍鑠猶可以蒲輪誰知幽桂之遺榛菅坐令積雪之囷桃李咀冰嚼玉戲刻畫於無鹽洗酸傾樽巧橤吟於唐舉惠而好我何以報公某父倚長松竟成小草借君詩而消永夜自不成眠期吾王之召將軍更宜善飯

謝朱新恩(遜)投書

比辱訪存特勤書況雖過情之可耻然荷意則甚勤恭惟某官學踵乃翁氣吞餘子襟懷磊落不專紙上之蟲魚談笑從容遂蹙草中之狐兎當李康子患盜之日正班定遠封侯之時乃援古人以方我輩一之爲甚四者難并人豈不自知耶今願竊有復也殺賊奴取金印何待明年縛單于賓藁街更期他日

謝吉州楊司理(起年)惠詩

比勤三顧寵惠六詩巧刻畫於無鹽力扶持於夜燎不知所報當贈以言恭惟某官自策英躔宜收名第青衫白首氣碌兀而未降丹筆黑書翅翩翻而方展不謂驪龍之寶猥加羅雀之門街盃酒接慰勤且承至止遣一介奉咫尺更幸亮之

謝周秘校(露)之惠梅詩

叢桂移文問周倫之好在官梅動興笑何遜之重來非吾之故人耶所見者今我也恭惟某官城市大隱山澤真癯拍洪崖挹浮丘疑遊八極召鄒生延枚叟又客諸侯茲辱顧存未遑迎肅終然不可口過勤黃山谷之詩殊不類其人殆似宋廣平之賦某甚安斗食焉用鼎羹月落參橫荷喚起羅浮之夢水邊雪後願更續和靖之篇

謝會稽趙宰(善[illegible])

委刺見臨袖書爲贄惟是事契之有素豈假文字而後明恭惟某官仕有長材政多善狀製錦池蘇丹井又樂林居探禹穴上會稽猶須瓜戍雖淵明不辭五斗之屈然士元豈是百里之材兆足以行改之爲貴某緬懷先契幸及英游主司疑則辨之此情可亮相國知之至矣何說之云

謝石秘校(巖)

比勤下顧寵示高文贈盈把之瓊瑤拜嘉已腆列成編之鐘磬取數何多恭惟某官水北名聲山西家世耻懷綳之簪笏服韋布之縑緗倚父機雲欲

上規於姚姒衙官屈宋旨平剄於陰何藉少低建隆之功勳足可備慶曆之諫諍公等安在吾道非耶遺我明珠皆映骨而睡驪目乞若飛佩會剌手而拔鯨牙某得非所蒙頫竊有復文章小技計已空麼士之羣節誼大閑願不替純臣之教

回劉進士日起惠書及封事藁 代月湖作

惠以長書將之奏藁一介而言天下古亦有之十漸之當帝心人誰辦此恭惟某人山澤志士畎畝忠臣范希文之居憂不忘國計張乖崖之獻策會即面陳某久已語離忽勤言贈吾愧之不敢恨也

徒抱朝飢公安在何見晚耶佇觀暮召

代回謝秘校耘投詩 代衛參

寵投短刺就覘長篇某非劍坐之珍豈能抵玉桃匪蠟枝之實敢辱報瓊至於溷醪亦如惡札不敢詠酌君之語乃先辱起予之詩占此奉酬斧之皋

回吳教授投啓和詩

伏勤巧思見和拙詩細窺秋月之兩章備見春雲之多態追斯可以見矣敢疑識面之遲忠焉能勿誨乎安用過情之譽

代回朱上舍 中材

餉以新詩價之舊藁蕭然四立之壁得此兼乘之珠藏去爲榮不知所報恭惟某人贊蟠古學手扶天章茲還賦於高唐已洗空於下蔡詳味三四篇之健語載觀十九首之遺音失餘子於牛毛發寒光於驪目惠而好我儁甚逼人某愛莫助之顏之厚矣開張篋笥諒無須津筏之求劃豁垠崖所願見琳琅之取

回前蘄春陳尉格惠詩

昨日伏勤古風見惠論交既久陳誼甚高恭惟某官服襲典刑緒餘翰墨太丘遺愛多池上之鳳毛

季方難爲蓋眼中之牟角猶憐綠水紅蓮之舊客曾陪碧梧翠竹之英游春容大篇刻畫老醜如猛起約世故之句顧不偉歟抑擇術無小用之言猶相憶否王何必假吏爲絲棒之淹儒果用眞會復青瑣之舊某過勤投璧莫辦報瓊登樓而憶侍郎既無及矣拍靡而坐縣尉何幸見之

回張上舍 端道

博我以文竊承嘉惠愛人以德何至溢言請以屬辭報其盛意恭惟某官勇高六館學綜九流觀其崇論竑議之間眇然深思長慮之計以道相與茲

意甚深覺民之先此言何爲至我任士之重所有
更以贈君某有幸納交願安承教凡是俎豆予之
意固已拜嘉亦有金玉汝之情尚幾見亮

回羅省元

垂琳琅於金薤得所未曾報瓊琚以木爪闕然無
有敢修儷語略謝盛心恭惟某官蘭菊之家梗柟
其質一經接踵不難俯拾於紫青萬卷蟠胸安得
長嘲於玄白時來爲耳人謂斯何有來秋月之兩
章足見春雲之多態然下有千歲苓之意雖東坡
尚不敢當至向來一瓣香之恭惟南豐乃爲無愧
某自知不武難與斯文借聽於聾求道於盲正恐
無益於賢者加膏而光養根而實其敢有愛於言乎

回熊省元投贈

漫刺下臨極慰仰高之想鴻辭光賁能無投暗之
疑恭惟某官學富家傳美宜世濟桑弧有志豈徒
糊口於四方篳路何憂蓋將交士於千乘茲沐橋
榆之贈但深巾衍之藏某德愧多京官甘獨冷厚
意慰斐然之喜何敢或忘虛名誤賢者之來不知
所報

回徐殿幹瑲投四六

登鐵入幞榮不揜慚趨隅摳衣幸堪親教甫諧望
履遄辱鳴謙藹然仁義之言既聞之矣豈以筋力
之禮望長者哉重勤四六之貽莫效萬分之報輙
裁狂簡少謝高明

代回張秘校子賢惠詩

此勤詞入尋辱詩來良深感荷之情敢虛往復之
義恭惟某官湖海豪氣風雲壯懷諫批逆鱗昔嘗
長太息者六工歌鳴鹿今將肆賡雅之三得句驚
人以文博我御言大好能無夜光暗投之疑民可
小康當在朝奏暮召之後

回吳判院瑚惠詩

榮被新除寵貽佳句脫身枳棘來監公子之倉回
首芙蓉寧戀假王之印我厭朝班之綴公方故步
之尋判院不比尋常惟當拭目山莊元無呵殿更
望垂情

回屈學正投書詩

丞哉負余余負丞哉殊乏吟哦之伴長者絕子子
絕長者抑何交際之遲振履鼎來鳴謙泰過恭惟
某官莫教華胄正則故家宗派西江識伏閣千山
之大儒居東鄙開遠軒三尺之明效終素髀之祥

行奉冊犨之對龍飛九五庚桑盍早於贏粮鵬擊
三千子木何勞於秉甲茲蒙布武見貴雄文加之
仁義之七篇華此逢蒿之三徑不知所報藏去爲
榮某爲州治中在　固恨何相見之晚也猶
欲就有道而正焉友其士之仁子若無言幾失子
文以氣爲主君家所有更贈君

回呂將仕

某伏蒙紆顧寵賁長牋未先覩於景星幸茲小尉
辱暗投之明月復此大慚但深篋笥之藏莫效瓊
英之報

回衆官袖啓

伏蒙銜袖見貴儷牋合璧連珠於桀光士之正編
鍾列磬了非世俗之音良欽墨妙以筆精但覺禮
踰而情過兩喜而多溢美曷克堪任七襄不成報
章但深愧負

回官員學職袖啓

游承厚意疊貺儷牋墨妙筆精仰窺贍麗禮踰情
過游極感慚胥修造謝之恭僅奉留名之命惟息
有之方始覺貺貺之頒勞七襄不成報章良孤隆
施兩喜之多溢美仰懼潰悴

回學職士人

茲蒙盛刺見貴爲辭竊閱四六之工良重冉三之
嘆亟嘗造謝僅辱留名退深巾衍之藏莫效襜褕
之報

回景省元

夙勤臨顧見貴儷牋偶鈇肅迎退深誦味辱引前
賢之跡俾爲後學之師佩意甚勤捫躬曷稱尚規
晤語敬布謝忱

回宗子與銓

伏勤屈顧見畀爲辭極欽著語之工但重過情之

愧恭惟某人天满濯秀風調軼羣上方重歆向之
材錫之蕃庶君宜勉賀白之學副此簡求竹觀千
里之駒亟振九苞之鳳某濫膺郡寄幸託里仁來
樊林塢滓之餘若爲共理有拔薤置水之警切幸
告忠

回王省元

筵獲迎門喜接儷兔之舄文書銜袖辱摛孤鶩之
詞既見異人頓忘九折恭惟某人譚高玉麈材擅
瓊杯逃狗曲之譏暫且謝諸生而還合依鹿鳴之
樂行當須聖主之得賢結襪以須彈冠伊邇某十

年出幕兩談生巾甚苦月攘一雞之征無後人生五馬之貴乏李膺之模楷誤辱肯臨範王良之馳驅當圖請益

回李叔璋

伏蒙銜袖寵貴駢珠知爲河北之相家且接江西之宗派欣逢吉士何啻似人惟是過情之褒殆非望賜之意它人不如同姓願闇按難之規終日錐則七襄莫稱投桃之報

回合同王將仕

茲蒙寵頎見畀雄文竊窺四六之工良重再三之感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地位夙高俺回莞榷之卑培益事功之會某過勤獎子彌切競慙徙勞篋笥之藏莫效襘褕之報

回王進士

伏蒙紆頎寵貴長書味諷如仁義之言知賢若深遠之慮宿蠹正難於驟華頹瀾未易以亟回苟有祝規更希忠告區區衷曲續續面敷

回黃將仕

伏蒙下頎損貴長篇知宗派之由來信家風之不墜見似人而喜負足慰蓬藋之逃和此君之題會更洗箏琶之俗

回王進士

茲佩高情見貽佳句歌刺史之頌愧非西京二千石之良繫諸侯之風乃合召南十四篇之數報於何有藏以爲榮

回楊貢士

伏以樂正論士而升之未皇請益公等何見之晚也忽辱鳴謙非所宜蒙頎竊有復恭惟某官詞章炳蔚器度端溫得意狗監之官肯輕進取子雲羽獵之賦行有吹噓試觀屬辭比事之文足見發策決科之學某濫分守印獲託士鄉非浮橋之魚迫斯可以見矣哀凋轍之鮒忠焉能勿誨乎

回蘇祕校 材

吳蜀萬里夙知益者之多聞蘇李五言良愧倡焉而寡和近古之三信在得名之雙謂何地下日月光應察驥箱之服江空歲年晚誰爲馬口之銜

回史機宜 大興

一門三秀未見長公之波濤七言五章始窺幼婦之機杼喜故人之有子爲老成以賦詩但深巾衍之藏莫效瓊瑶之報

回程秘校 以南

辨蘆服之獄夙知績陰騭之功諳进本之規未及望陽休之色有勤枉駕更貴屬辭伏惟某人德裕乃身世濟其美待時藏器冠蜀都沈貫之珍它日趨庭寔漢朝方正之學若爲公等之見晩眞暑我輩之厚顏某未皇欵門先辱傾蓋自衛尉將軍之宿契是可通家藉翰林墨客以報章別圖問政

回見任官袖賀

承流支郡曾微牧御之方出節本朝誤被將輸之命已伸免牘亟奉俞音敢圖銜袖之書特枉編鍾之奏恭惟某官風猷俊茂天韻碩膚齒牙秋露之甘手筆春雲之藹噓物以氣可回燕谷之温贈人以言何翅楚珩之重遂令載馳載驅之任猥及不狩不獵之夫某畏此簡書蕭然疲役某水某丘某樹願歸遂於釣遊我任我輦我車希別謀於治度

回史秘校 公誨 獻策

迷日五色智良愧於失人置水一盂惠足占於好我蜀辭爲教陳誼益高恭惟某人直哉史魚飄然司馬遐想六王畢之作必無萬物毋之疑大樂正詔王升諸宜登春講諸弟子隨臣久矣竟坐冬烘敢謂愛志不加督過有來論事益見憂時豈言非無益之談螢蟄皆可行之策顧恨挈瓶之守不敢越畔而思前茅中權今皆鄉人之善者積薪上寢自可纓冠而救之幸疾其驅且忠以告某一麾乃出再鼓而衰磨牙殺人未覺皇還家之非計泣涕陳策何待夜前席而後言

回楊晉州 伯雨 袖詩啓

千古在前萬古後僕安知粟陸之書六字常語一字難公眞得柏梁之體所歎佳句適重愧情恭惟某官氣抗岷峨文涯江漢子雲河東之賦天自吹噓柏梁關西之聲家傳清白所居民富而畏人知術登瀛瀛之班安用蚍蜉之援金鑾論事之語何至我哉釣天無人之悲今召君矣

回趙進士 大正

伏承卿公之翰知爲韓國之家社稷世臣自貪龔山河之爵冀聚風學亦應選俊造之班茲覩筆下之塵煙可見胸中之湖海願安承教大成聲譽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二

科舉 補中詞 謝及第在後

[illegible]解 丁外

[illegible]屢[illegible]抱道經嘖會心之無幾爽龍緡而隨舉子噎免俗之未能解后吾味之偶同襟宗此君之求羣欲棄雞肋復美羊腔人驚唱廬[illegible]雞之[illegible]我抱志目中胄之愧嘗謂選舉所以籠天下[illegible]足銷豪傑之心場屋謂之與賢能或者[illegible]賢能之術士任重而道遠辰去速而來遲鄧禹[illegible]效尺寸之心笑人寂寂褚彥回少過三十之念使己買舋盡欲乘感會之風雲豈堪送蕭洒之日月如某至愚不肖甚賤且貧每懷萬物皆塵土之思頗念吾道非曠野之物年當五歲日記萬言竇希蹤楊文公之辭章復妄意晏元獻之科目莫能送上安得熱中付甲子於泥塗逐庚癸之飢渴君門不可以徑入法當從試於有司夜光屢失之暗投或是晚成之大器雖杜陵許身稷契之意誰肯信之然草廬自比管樂之心恐不免爾吟高軒過羅胥謾詫於星芒説古戰場過眼還迷於日色五隨秋試例困冬烘斁翱覩百鳥之翔回首覺萬牛之重無能辨璞只合吏刀朓漢賦辭楚騷雖依依而未忍觀魯史知周典幸歷歷之可明投瓊爲之途窮甚矣求田問舍已破除湖海之豪應舉求官又勒回山林之駕或謂餘勇猶足先登及工歌鹿鳴之三乃夢跂飛翼之八芳杜厚顏蒋荔豕恥顧一洗之蒙莊盈室荃蕙爲茅由來久矣要之借汝腹中過耳又何山人跨下憊乎鵬怒而飛鷙匿則擊是亦細事無足多言唯是吾 皇頒詔舉賢之時實以今日多事得人爲急裴晉公之解韋釋布正淮西盜起之時韓魏公之發策决科乃天聖日升之始有益於國無競維人感人物之耿然嘆江濤之如此四郊多壘士之恥也萬里長城國有人乎宜拔寶才入充歲貢不應庸下亦在選中伏遇某官持刑明允已清碧草之除畫諾從容復入紅蓮之幕拔獲聯於薦送何謬及於單微 云云 某敢不高東三傳精研一經思游夏不能措之辭條舒貫所未陳之策謹按直筆猶足誅未死之姦諫稍遂初心誓不忘平生之溫飽

縣補魁中謝縣令

聖經賢傳拍未究於數千遂序黨庠首辱推於第

一其細已甚不足乎揚然累土乃九層之階故積律自一黍而起況是萬家之縣利用百篇之書由鄉校以發聲榮仕途之接武至如直筆見謂孤經前輩罕用此以下惟後學遂束之於高閣豈知數百世盛衰之監具在萬八千褒貶之言孫弘勳而謝鄉人丈夫伐矣仲舒褎然爲舉首吾道非耶某甲志無奇丁年逾邁無端讀書已墮左計登高能賦更負悔心手縱敏於八叉眼易迷於五色造化無功於筆補瑕玼皆得而毛吹用是息默倦於取則盡蠹書叢最只麟史在焉遂偷白日之閑稿考素王

之旨筆則筆削則削頗知齊晉正譎之情信傳信疑傳疑仍見公穀婉裁之趣亦創通於大義豈盡達於微言長恐畫虎之不成必至屠龍之無用自惟鑄錯孰與訂頑屬聞君子之弦歌將興春誦咸謂有司之衡鑑莫遯秋毫聊爾逢場豈其定霸某非具錦果聞其後播揚糠粃不意在前謂我不堪於公何有伏遇某官以魯翁父作楚縣公妙割無雞牛民自得於桁楊之外空弦落狐兔士亦勲於檟楚之威有懷桑椹之好音還聚棘闈之故事且從隗始以善鄰來某敢狃近功遂忘遠業玉川破屋而已矣當益抱於遺經武城得人焉耳乎請借陳於故事西府先生之在吾泮賸有菁莪東閣郎君之稱其家可無桃李胡不招諸生而立館下從而養弟子以教國中盡拔十得五之功必有齊以上酬以一當千之慶寧謂秦無人

謝成都解頭劉省元 應起

制春秋之義傑出妙齡貢鄉曲之英褎爲舉首未遑甞慶過辱修辭恭惟某人青蓁故家碧梧售質被孟母三遷之教獨抱遺經當陶舒二八之年創通大義遂魁里選行冠臚傳某何預升賢亦蒙奨

謝愧游夏一辭之莫措但知頂戴於名經慕回路二子之與言更冀潜心於大業

謝成都解元五十一人

恭審論秀貢英策名借計少城百重列隧自應炳井絡之靈後賢五十一人夙已載華陽之志茲應元年明先聖之詔式副吾 皇紹烈祖之期伏惟某人屹自岷峨濯以江漢相如七經之授不專靡麗之辭子雲四賦之工蓋有湛深之思茲並登於天府聞允愜於月評某未遂納交過勤委贄客星入斗恐當回八月之槎魁首枕參尚及窺五雲之瑞

回臨安江解頭 克家

遺經究終始指洞識於數千考官敢瑕玼擢冝居於第一雖知有無德無怨之語然可逭不公不明之嘲何煩摛文更加摧謝恭惟某人傳家忠孝餘事文章安晏㩦実聊復道咸文之事發凡言例又能措游夏之詞空萬馬以皆瘖戴六鼇而爲首其義則竊取矣幸不辱天府之書盡心將親覽焉尚幸聽雲門之奏某甦無識鑒儖主文衡掣鯨鯢於碧海之中僅塞直鈎之責對龍蛇於冊墀之下頗無曲學以言

謝解頭景 簡文

㝡入澤宮聞夙擅春秋之學褒爲舉首喜可塞月旦之評有勤屬辭良高陳誼伏惟某官學濟世美教自毋慈景子君臣之大倫久於舒究仲尼筆削之微意何止創通當冉進冉卻之餘厲萬選萬中之技楚雖有玉正恐在三獻之餘秦豈無人某誓告羣言之首某濫叨勸駕愧闕贈鞭先十二以犒師已窺肯綮擊三千而徙海尚見扶搖

謝衆解元

貢郡國之英濫修歲貢詢鄉曲之譽喜協月評何勸屬辭特枉抒謝伏惟某官學窮根柢文識波瀾插架五千恥爲無用之蠹累某十二迄承若掇之蜩張焱省元用百篇坦然之書占七人作者之列高拱辰省元茲提麟筆之孤上應鳳苞之九句龍道省元茲策彫蟲之工竟登乘鴈之數有司論秀免不公不明之嘲國家急賢望斯謀斯猷之入某過勤委贄何與提衡三甩天下之儒在加意耳五靈王者之瑞尚寓目焉

回陳上舍 伯鳳

相如入室蜀賦自工張叔詣京漢都增重有勤曳履且辱鳴謙恭惟某人江漢載英岷峨擢秀子帛始高蹈信有雲仍季方難爲兄風高月旦比者齊魯之賦粲然虞夏之庠志目中眚盈居曰俊曰造之冠擢角拔齒粗免不公不明之嘲茲蒙四六之貽良重再三之愧某頃從化閫獲讀阿房吹河東以上天幸窺吐鳳圖天南而擊海更願培鵬

回水立先輩謝解 褒

考其行藝恐遺天府之賢擇乎中庸偶協月評之望所謂得子之是賴少逭有司之不明敢圖謙撝更加巽謝恭惟某人殖學有裕拔才不貲曲禮三

千得恭儉莊敬之教重言十七非瑣碎排偶之詞茲歌鳴鹿之三遂賦良馬之四強學待問不難得祿以得名正心脩身諒必踐言而踐行某塵寰凡俗眼邂逅譽髦何勤纚褷之臨更垂街袖之贈洗風塵之袍袴愧少緩於報章對日月之袞衣願更思於長策

回趙先輩子直謝解

登于天府正恐負賢能之書掄之月評幸不失鄉曲之譽何勤私謝更賚雄文恭惟某人學深百篇氣蓋諸子不但勤簡編之燈火蓋亦富師友之淵源浩乎沛然久已喧京師之價論其秀者固應拔俊造之羣茲歌鹿鳴之三果空鶚鳥之百某濫賓討吏冒主文盟考十七之重言幸逃迷眼勉三千之獨對更望盡心

回武岡新舉蕭漢龍

詢鄉曲之譽未遂承顏獻賢能之書忻聞舉首有來委贄益仞鳴謙恭惟某官巫水之英斗山其秀深灝灝噩噩之學究明明穆穆之源呂侯之辟三千既知奧義蕭何之功第一宜稱名家幸益窮上世之遺書庶亟對皇帝之清問某濫叨涉筆何與提衡聞東海生之名喜先鳴於雞口養北宮黝之勇願拭目於龍頭

回新舉王道明

釆芹論秀夙聞能賦之聲撤棘登名果中賢書之選未皇走賀猶辱謝牋恭惟某官家學有源鄉評甚臙擬靈光之作久負逸材奏混成之篇行占遠器茲步漢南之獨遂空冀北之羣鵬擊三千更觀變化龍飛九五亟快依乘某不武之資斯文何與一第溷子未足見志士之榮三釜及親願以爲執事者勉

回免舉士人謝啓

樂正論秀而升諸得時則駕公等何見之晚也博我以文鳴謙尊光擊節降嘆恭惟某官舊穿楊葉新躡桂華鵬怒而飛九萬里風斯在下龍潛以躍三千字日固未斜惟時㦤哉遐不謂矣某巳稽揖偶失迎門子來見我乎良感贈言之繾綣吾亦欲東耳尚容拭目於騰驤

回免解杜省元

論定秀士之賢者久欲納交不見諸侯若小然茲勤委贄文既工於儷六雅復許之肆三恭惟某官

句似少陵學如元凱牧之能賦宜高擢於唐科子夏直言盍亟登於漢殿公等安在主上喟然從先生者七十人有勤私淑搏扶搖而九萬里會即高騫有如殽骰之文何辱獎揚之巧某聿來和義深願友仁一話一言固已可觀於奇崛三熏三沐尚圖續貂於清揚

回試官柚啓

某伏以獻賢能之書有嚴春貢登文章之籙來主夏盟既爲國以得人更以文而博我恭惟某官學探窔奧味別澠淄夜凡跋紅寀慮三條之燭盡寒窗穿碧豈容五色之眼迷提玉尺以裁雲倒珠胎之貫月搜何房之賦料亦焦心論石渠之經諒多拔角春秋十二已歸此日之權衡禮樂三千何惜當年之衣鉢某玆承撤棘幸遂識荊思飢蠶蝕葉之聲悵難尋於舊夢寫駿蝨濕新之景尚願聽於新篇

及第

回王省元胄謝取中

觀春秋之林潛心久矣登文章之籙爲首褎然足愜公言何勤私謝恭惟某官深於畜德餘以續丈東五傳而抱遺經獨明大義外四夷而内中夏洞究微言果以海内寡二之才出當天下第一之選義則竊取矣可追有司之不明來不亦樂乎更幸斯文之未喪至知榮進之素定何待抗聲而自陳某偶綴蝨官頓覺麟筆求珠而徑寸先得自賀其遭跋織而七襄不成未知所報

回何釋褐大圭

中的璇魁解韋壁省十九年無全牛之刃頓見異材九萬里運化鵬之程實開遠業恭惟某官學有源委行無瑕玼曲禮三千富春誦夏弦之學圜橋億萬高月書季孜之功果收傑出之科亟被非常之渥榮進素定無負明天子之殊知要路在前自有鄉先生之近比某濫叨倚席例休投瓊壽知武故厚之敢爲諛語堅於僉同業也敬誦祝規

回郭正奏應王正奏已之

策名外省趣對中宸三卯風塵聚五星於十月

六丁雷霆迄搏六翮于九霄得賢之稱通國以懌
恭惟某人箕裘家學圭璧鄉評讀百篇科斗之文
夙研奥義及重闈蒸烏之哺遂擢魏科某人夙堅
雅操獨抱遺經瀘水七禽轉蓬不嫌於地遠沅江
九肋擢桂遂破於天荒誤加强學待問之功式究
正主庇民之蘊某謬孜涣號濫主坤文穎人稱之
曰門生既聞耳矣仲舒褒然為舉首尚拭目焉占
謝惟深數宣罔既

回嘉定張正奏 庚仲

奏賦蜀都登名漢殿西望太白固疑有沉冥之珍
東越玉津乃今得暐曄之秀公言甚愜私謝何厘
恭惟某人岷峨之英江漢以濯學甘齊魯箕裘殆
張叔之家文麗鄉雲鼓吹有平子之作嘉魚固出
於丙穴顧免迄變於夘年鼓三級以先登及雙親
之未老龍墀之對三千字更幸勉之犍為之磬十
六枚自此升矣某幾迷五色幸拔一頭吟躄蠹濕
薪之詩何幸快風塵之洗轉走馬看花之句頗亟
乘天地之寬

回辛正奏 守謙 張正奏 東寅

摛藻奏名集英趣對毛穎封於夘地開蟾蜍入月
之祥雲夢吞於子虛展駟馬題橋之志恭惟某人
玉津毓秀磐水蜚聲 辛云 周太史之雲仍宜箴王
闕魏佐治之風烈盍司帝裾 張云 遥遥張叔之家
學固同於齊魯巖巖孟陽之裔銘遠綴於岷嶓遂
掃三峽千人之軍上輔五星十月之聚九萬里風
斯下已開鵬海之程三千字日未斜無負龍墀之
問某揭來石郭獲讀阿房說古戰場幸免眼迷於
日色吟高軒過尚幾手決於天章

回類元唐正奏 應龍

學者發凡言例多違舊章大夫精心致思竟為舉
首幸公言之惟允何私謝之敢當恭惟某人大江
炳靈通泉噴薄能賦如勒夙擅詞章學易於都更
深經術究遺經於獨抱會大義於創通文成數萬
指數千首先鳴於雞口臣書第一無第二今徑躡
於龍頭惟功名留久遠之看即溫飽非生平之志
察牛堪之意既不違俗而取名知顧郎之恩更期
蓄力而秉志某初微風鑒濫佐星堂青袍白紵之
糊名已多迷於方叔紫磨黃金之定價願無負於
長公

回郭正奏 佺

闕郭公之疑昔嘗恐春秋之罪我道齊威之事今
始論秀造而告王愧余五色之眼迷遅公十年之
身到恭惟某人岷峨廿載江漢淵回埜林宗之巾
夫子步亦夫子老汾陽之考中書乃不中書信大
器之晚成嫌脩門之徑入秋風退鷁坐觀巴火之
九鑽春浪化龍始透禹門之三級願培鵬背徑跨
鰲頭某濫佐星堂安知風鑒東之高閣知無用公
穀左氏之文造在大庭尚聳聽晁董公孫之策

回曹正奏

策名上第趣對中宸司徒論秀而弁諸幾迷五色
公等何見之晚也亟放一頭幸愜公言何勤私謝
恭惟某人振鐸昭穆子建波瀾列仙甚癯聞素甘
於蓼藿良工獨苦善致養於棘薪兹遂一鳴以驚
人式副三遷之教子曹交假館所謂求之有餘師
仲舒造庭佇見褎然爲舉首某揭來五壘得讀阿
房青衫當綵衣至羨封人之有母丹墀攄素蘊更
觀讜論之告君

回曹正奏

二年蒲戌鷁回首以東歸再命作州蠢來願而西
頓有勤賀語祗發愧情恭惟某人春藻吐葩秋苹
秉節一第涸子聊償綠闕之丹心三釜及親足慰
在堂之白髮猥承妙製見遺陳人某藏去爲榮巳
知所賀踯躅五馬良慚出谷以迁喬縹緲孤鴻但
願送江而入海

回王正奏（正寅）

一第直涸子耳安用謝爲幾日來見我乎更勤言
贈爲之三復佩此一謙恭惟某人世載其英學優
則仕紫電將軍之庫尚有典刑紅帶宣義之家豈
其苗裔　奏河東之賦　空冀北之羣某偶佐文
衡獲觀筆陣於我無然亦無德但吟坡老之詩有
司以公不以情愧乏昌黎之序

回張正奏（申之）

策名外省趣對中宸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幸
巳酬俯拾之芥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安知非
居上之薪恭惟某人家傳一編習藏三篋遺經獨
抱精於措游夏之詞大義創通較若辨威文之事
近膺衆選進以言揚某偶綴文闈獲覩筆陣辨棟
梁於七年之後幸免遺材顯根柢於萬乘之前更
觀拔萃

回特奏名李學正（鳴鳳）

射策登名拜恩諾仕公等何見晚也而迷其邦論定然後官之其有所試伏惟某人負材瓌特蓄學𪗋深太白有文章之光宜早登於唐殿仲元豈華藻之力頑父滯於蜀都有來桑榆之收不孤芹藻之采富貴必從勤苦得少酬鐵硯之勞功名亦在老大時行對蒲輪之召某未皇走慶猥沐貽箋春草蓠袍等是天公之雨露秋竿有節相期歲晚之冰霜

回王特奏 相啓

題雁恩紀榮造儒科東隅而收桑榆雖負心期之壯比山之有杻梗足爲眉壽之光恭惟某人彼瀾老成甦蟲者文如尊乃勇合爲叱馭之忠臣薦褒有材宜即運籌於聖主何踣鞍之矍鑠始奮袖以低昂亮無恨青衫之枯行即膺紅帶之寵某未皇賛慶猥沐貽牋拔亟而規龐參願聞忠告褁蒲而迎枚乘尚見詔除

回特奏侯新恩 曾榮

偕計該恩登名盤仕半世就舉選良忻叔起之未衰朝廷少舊臣更喜君房之肯出伏惟某人抱材膺碩畜李弘深風翻大鵬本有垂雲之翼天閑老

騏不爭暮日之塗器固大於晚成召亟膺於朝奏魏有隱士實由年德之高漢迎太公亦籍老成之力某未皇詣賀猥沐貽牋愧無弁髦𧶜留賢者近識峨眉老尚問政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十三

生辰

代胡侍郎謝朝士賀生日

生我劬勞撫六弧而增感俾爾耆艾捧連璧以知慚恭惟某官厚德嘘枯高詞發藻五十之年過二甄憐拔老之衰三萬之日無多欲擬茶山之老華其斑白飾以青黃人情欲壽欲安知所歎矣君子善頌善禱何以報之

代謝朝士己下

五十之年過二巍記衰顏什伍之星有三猥勤善頌顧方思罔極之德何敢當不類之歌擬弄明珠藏但深於十襲嘘呵凍筆報有愧於七襄

謝黃侍郎伯固生日詩

絳縣老人之生甲攤翠節以知甽黃絹幼婦之受辛感瑤幢之委重愧踰垣之莫避且返壁之未能恭惟某官帷幄近臣詩書元帥怜生我勞瘁之旦有愴蒿莪歌俾爾耆艾之詩使堅松栢勞以春天之萆酒副之秋月之兩章殆念苞栩甜棠之陰碍稱飛芻刻楮之役某平頭六十閱歷萬千思玉局老之養生安得還鄉而騎鵠從金華仙而學道或蒙叱石以爲羊

謝魏侍郎了翁生日詩

父生不學賽蒲柳之先零初度無能困推蘇之後變過辱兩章之秋月見期千載之春風留歸壓於魚舟難捲還於鯨錦恭惟某官拍肩諸老當眼一人天不貤民將謀及詩書之師人能棟道恐且在條理之科閱六十服戎之夫窘千里餱糧之役我辰安在敢祈牛斗之能神夫子言之或免嘘菌之俱腐某屬有國故且無親存方茲攻慄於劬勞只得痛謝於頌禱先生與之言則對癸乎奚避席之疑小子何莫學夫詩式也請卒章之受

謝諸處監司賀生日

我年六一真成薄領景於西山春餘半分未許託老人於南極茲當劬勞之旦敢當褒借之詞恭惟提刑云云六轡澄清十行炳煥運使云云斧繡光輝珠璣咳唾賢者告以善揆士當士害之初愛之欲其生有爾熾爾昌之詠所愧泥金之絳甲要非光焰之白庚某有味其言不知所賀君子謂之善頌相期食蛤以踞龜使臣不敢與聞但願放牛而歸馬

謝都大賀生日詩

匪我伊蔚正緬思罔極之天以蘿施松辱許其後凋之歲然頭白走雲山之戍覺見鬢青有簪蓋之峯幸聯公子之婚姻見假長庚之光焰恭惟某官粃糠團鳳鑾策翔麟一雄將十萬之雌識神駿於驪黄之外六經佐三尺之決辨涸沿於兎褐之中眷此陳人寵其初度正欲歸耕於　詎思入對於延英某有味其言不知所報絳縣老人之生甲花六十以旣周黄絹幼婦之受辛棒八千其安用

謝都大賀生日詞

皇揆余度已勤溢美之言子與人歌更作新涼之賀輒賡四六仰謝再三恭惟某官學廣文多筆精墨妙歌鍾二肆和諧魏絳之聲驂牝三千教習開元之舞寬望秋先零之念賦陽春寡和之章某重拜珍投究成珠貫賜以綠綺愧莫報於雙南寫之烏絲惟謹藏於十襲

謝呂提刑壽詩

泥塗絳老正自疑甲子之年霄漢繡衣猶記揆庚寅之度鼎來好語賁飾孤生恭惟某官高誼薄雲長毫裁霧舊游楚地未寒車馬笠之盟今戴蘇天尚念斗牛箕之宿僕節帡風而幪雨兩章對月以

偕星某遠守石龜深慚千歲報德罔極劬勞但感於蓼莪有功見知勞來請歌於杕杜

謝提刑

蕭艾賤生桑蓬初度但切劬勞之感敢當頌禱之勤恭惟某官盛德噓枯高文發藻旣旌厚意又蕆多儀區區私情拳拳戢佩

謝呂運使賀生日

霄漢繡衣遷轉木牛之運瓊瑶錦段寵光芻狗之陳揆初度以何榮受徽言而增愧恭惟某官脩名揭日高誼薄雲舊為車馬笠之盟不挾貴不挾長問斗牛箕之宿無以名無以懷七言撮白玉之舟一字重黄金之價某身方受察心已懷歸使臣必諮於周爰而好我人情莫不欲壽更以贈君

謝生日投詩　代何月湖

彼其之子鵜積愧於在梁我生之辰牛豈神於舊角茲勤善頌徒發愧情恭惟某官藻掞天庭句穿月脇憐絳人之甲子混在泥塗記孟陬之庚寅春焉遲暮特華其老相贈以言某取數旣多餘年無幾欲報罔極之德已廢蓼莪敢當不類之歌請辭假樂

代謝生日投詞

皇覽揆余初度漫扈江離子欲養親不存但悲風木茲勤妙語徒發愧情恭惟某官朓時世粧續古樂府温柔重厚有二雅之正言婉麗清新無六朝之俳體惠而好我何以報公某愧乏辰猷空踰亥首聽陽春之寡和爲調彌高享肆夏之升歌請拜其細

普謝見任官賀生日詩詞

伏以小人不知紀年悦近平頭之六十君子爲善頌禱仰勤厚意之再三受言藏之有感多矣恭惟某官英詞漱潤盛德噓枯愛之欲其生忘泥塗之爲辱賢者告以善任牛斗之不神所歎雌甲之辰難擬長庚之夢某未能返璧叉乏報瓊三嘆而音有遺良服朱弦之疏越千歲而眉無害還祈黃髮之壽胥

謝學職十四人投詩賀生日

伏以召南之詩十四固足騶虞之風魯侯之歲萬千何以當泮宮之頌良見維桑與梓之敬然增匪莪伊蔚之思伏惟某人學士岷峨之英江漢以濯他年事業半雲閣之功臣此日詞章倍建安之

才子吟香山艷陽之過九信眉山近古之有三劭氣芳詞高文大冊序所爲作者之意陳誼尤高相接以粲然之文過情是恥某藹然蒲柳感此桑蓬人情莫不欲壽欲安生則烏可已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忠焉能勿誨乎

謝潼川提刑謝太博賀生日

伏以閏甲辰之雄木既遥諏度之載驅守癸亥之捷爲真發揮邅之萬狀猶賞佳句見貺陳人恭惟某官高義薄雲英詞組霧半面衮衮詎止隨世界之花象耳耽耽猶記生池塘之草曲吟苦李承藉甘棠皇揆余降庚寅紛吾有此我與君皆丙子欲並生哉某獲守蕭規敢當唐律思其人愛其樹何如對秋月之兩章誦其詩讀其書安得共春天之尊酒

謝鄉官寄居士人賀生日詩

伏以匪莪伊蔚增劬勞勞瘁之感維桑與梓辱熾昌昌大之詞何以報木瓜之三用是光蓬矢之六恭惟某官噓枯意厚發藻才雄半百過九年笑白傅艷陽之已老分寸落千丈憐韓公牛斗之不神贈汝好辭揆余初度某安知燕喜但笑龍鍾一唱

三嘆而音有遺雖和朱弦之疏越萬有千歲而眉
無害還祈黄髮之壽胥
謝潼川知府趙監丞賀生日詩
伏以男子始生有負大人占之之夢我辰安在敢
當先生長者之褒有愧徽言莫酬隆眷恭惟某官
爲善最樂大雅不羣發更生寳苑之書浩如淵海
出長吉錦囊之句迅若風檣有怜桃李之一株重
感桑蓬之六矢吹以七言之律重於雙璧之貽某
夙荷甄收竟成椎鈍老人無一子誰知絳甲之泥
塗仙官勑六丁長倚白庚之光焰

謝列郡太守以上賀生日
小劫六十之風雨齒邁二齡大川三百之波濤心
驚萬里揆余初而增感俾爾壽以何居恭惟某官
云云河漢淵海富御雲舒向之儲月露風煙陋盧
駱王楊之作憐絳縣老人之生甲贈黄絹幼婦之
受辛某仕則慕君老當佚我不俟駕周將朝也良
感徽言射以弧受乃負之敢忘幼志
謝通判以下賀生日
六十二歲之樂愧無白鶴之新居萬里幾年之歸
孰念碧雞之老客旦揆余度何及公言伏惟某官

盛德嘘枯英文拔藻念苞栩之使雖叨四牡之還
感蓼莪之詩無復三牲之養煖於布帛贈以襜褕
某六轡既均二節以走夙與夜寐亦希無忝於所
生日邁月征尚祈不諫之亦入
謝王制參等八員賀生日
王制參期　丁制機錞　蒲制機仲乙
楊制幹巽　陳制幹曾　宋制幹拱
王撫幹三桂　王鈴幹瀞
四方有志愧孤負於桑蓬八公同辰孕褒期於樗
櫟固辭不獲厚意何居恭惟某官合志同方集思

廣益依紅泛綠培壞黄拖紫之程取白媲青忘看
朱成碧之醜揆余初度賜汝好詞某返璧未能報
瓊焉有靦我生之進退真成維谷之羞俾爾壽而
熾昌曷副如岡之頌
謝丁制置壽詞
轉粟青天之上牋詞來謝於青天射蓬白雪之邊
度曲敢當於白雪有美朝中之措見貽方外之游
恭惟某官遼鶴高標庖牛餘刃春風楊柳之句宜
拍紅牙夜月梧桐之篇何關白髮某既聞耳矣又
寓目焉適有高峯綠雲之行別圖公堂披霧之謝

謝丁制置賀壽詩
塵外花村已辱春風之一曲雲邊蓬矢又勤秋月
之兩章拜君貺以何多揆余初而增感恭惟某官
詩書元帥翰墨宗工歷井捫參憐長庚之伴月簸
箕挹斗笑韓子之生辰既貽一倡之三復畀七言
之二拊躬感類拜賜駢蕃某政爾避喧又蒙委重
自為青城客愧擬住之未能贈我翠織成欲捲還
而安敢

回賀生日 戊子
生我勞悴揆初度以增悲俾爾熾昌受徽言而重
愧嘗已戒門而辭壁猶豪擲地以鏗金恭惟某官
厚德噓枯英文發藻憐香山花前之歲正可閑行
吟老坡月下之風不妨同坐特捐妙語見寵孤蹤
某自笑朱愚老為黔佐問呂犁之南斗乘除難挹
於酒漿歌盤均之東皇偃蹇謾陳於竽瑟

回武官賀生日
勞我以生却青雲於垂上愛人以德歌白雪以彌
高感及爾同僚之私增揆余初度之愧恭惟某官
共武之服克壯其猶談笑詞鋒足當八面緒餘筆
陣亦掃千軍有懈桑弧蓬矢之辰見致松茂竹苞
之祝某不能返璧又乏報瓊人情欲壽欲安尚徼
餘芘君子善頌善禱但恥過情

代回曾運使
生我劬勞廢蓼莪而與感俾爾耆艾攬茹蕙以增
慚敢圖高情見畀妙語恭惟某官文得家法句通
古人恰牛斗之不神了無善狀因參辰之相比借
以餘光摛藻粲然　厚甚某不知所賀藏去為
榮八千為春盡自　之　五十而慕但激終身
之思

代回安撫趙尚書師睪賀生日
蒲柳既凋又屆始生之旦蓼莪罔極滋深弗洎之
思特達高情勤渠下問置慚無所懷感有之恭惟
某官曳屣公餘鳴謙私恵憐絳人之甲子混在泥
塗記孟陬之庚寅撫其遐暮函牋甚寵基醜孔殷
某祇佩眷存但深銜戢取公竹馬愧請謝之未能
投我木桃復報章之不稱

代回泉官賀生日
皇揆余以初度內美闕然牛與斗兮不神善名安
在過勤妙語祗發愧情恭惟某官嬉笑文章游戲
翰墨摩娑銅狄欲相許以久長刻畫無鹽殊不知

其老醜此意厚甚而我謂何某返璧未能報瓊無
有此乃相覩重道拜而受之何敢當不類歌頌之
厚矣

代回道士賀生日

勞我以生能嬰兒之除脩游方之外笑老子之婆
娑佳句惠然私情媿甚恭惟某人擻弄明月頡頏
飛霞指石鼎於爐中便成聯句用榴皮於壁上豈
不中書見畀名章有光初度某偶差一念獻笑諸
公飲馬麾蛟望崦嵫而勿迫踞龜食蛤與汗漫以
相期

代回僧賀生日

拖泥帶水若爲還我之未生賞月吟風更愧情人
之相訪恭惟某人句中有眼筆下無痕應憐生朝
認本來之面目雖脫死籍當自揣於頭顱特贈以
言足華其老某似僧有髮在俗得禪庵外松枝覺
歲華之難數庭前栢樹或祖意之少分

回張縣尉 焕

五十學易闕然觀我之生七步成章厚甚授余之
度顧切劬勞之感敢當頌禱之私恭惟某官簪笏
名家弓刀小隱擬姑熟之十詠肯爲東野之酸師

廬陵之諸賢尚接江西之派值分鄰燭見既門弘
某德既多凉官仍獨冷茅子有笑于列者雖未見
治鄉人皆好之何如莫知所報

回同官預賀壽詩

生我勞瘁隔彌月之實許俾爾熾昌荷祈年之孔
夙感高情之見厚豈善頌之敢當恭惟某官義篤
官聯禮隆僚好憐絳縣老人之辱越在泥塗加黃
絹幼婦之辭寵其遲暮及差科之未動勞朋友之
先拖某既感且慚罔知所報人生不滿百孰非欲
壽而欲安天下達尊三各願彌高而彌卲

回鄉官上壽 庚寅

伏以我生之辰與王瓜而同日物出於甲柰雌木
之非材何勤黃絹幼婦之辭更爲絳縣老人之祝
恭惟某官英文發藻厚德噓枯五十七之歸遲每
憐白傅二千石之強直俯念朱卿假以微言寵其
初度某不知所賀藏去爲榮吾黨小子之斐然之
瓊琚之效報是邦大夫之賢者希藥石以相生

回謝同官投詩

五十七之歸遲愧見唐人之句萬有千之無害敢
當魯頌之歌何勤黃絹幼婦之辭更爲蒼顏太守

之祝恭惟某官薄雲高誼翻水成文及爾同寮喜
參辰之相比揆余初度笑牛斗之不神贈以徽言
極其善頌某自憐雌甲難陪長庚匪我伊蒿但感
劬勞之罔極有杖之杜敢希守衛之勤歸

回士人投生日詩

生我劬勞曾莫報昊天之德俾爾昌熾詎敢當泮
水之詩有勤黃絹之辭但重朱絃之歎伏惟某官
文如翻水思若涌泉憐白傅五十七之齡已遲歸
計比絳人三分一之數大似疑年贈以徽言寵其
初度某不知所賀藏去爲榮愛之欲其生倍有加

於布帛施不求其報愧莫辦於瓊琚

回三江文將仕

誦白傅五十七之詩已遲歸計聆曾侯萬有千之
頌俾試壽杯愧非所蒙顧竊有復恭惟某官瑰辭
發藻瓊翰噓枯賵汝好辭歷屬桑蓬之意揆余初
度堅凝松栢之心得非愛之欲其生所謂交以父
其道某自怜單獨倍感劬勞維摩想日邊之朝難
陪雄甲謫仙尋夜郎之夢且伴長庚

回學職三十四人投詩

香山五十七歲嘆歸計之已遲凌煙二十四賢忘

歌詩之不類揆余初度懷我好音伏惟某官氣膺
歲躔才堪郎省比周家八士之數價喜倍三較曾
頌四篇之文數幾用六冠以贈堂之序寵茲鏗鑽
之辰小人不知紀年自甘雌甲君子善爲頌禱誤
擬長庚列磬編鍾春金撼玉某自慚一喙莫辨七
襄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幸可免輿人之誦守得陽
公民又賢也所希篤同業之盟

回同官上壽詩詞

揆余初度終身惟切於慕親及爾同寮君子顧多
於善頌過情可恥佩意亦勤伏惟某官義篤官聯

材雄筆陣憐白傅五十七之感歸計已遲比絳人
三分一之年輿人何筭既加耆艾復借品題某自
顧衰殘難當獎字加桑弧於蓬矢之六空走四方
報綺琴以南金之雙僅漲尺牘

回衆官賀生日詩癸巳

遙伯六十之年重感劬勞於初度曾侯萬千之頌
難當殘拂之徽言無容襲覆以迎門正恐文書之
街袖拜珠璣之終惠列鍾磬以成編恭惟某官直
氣抗峨英詞倒峽濯錦江之錦洗空黃絹之絲撫
琴臺之琴高掩朱絃之瑟厚同官爲僚之誼忘歌

詩必類之言使臣弗敢與鬪固以壬宅憂之故人情莫不欲壽且懷祝禱舉之羞某莫報七襄但藏十襲今日之受非也璧恐暗於投人忠告而善道之石尚期於生我其爲感佩罔既敷陳

回諸廳屬官賀生日五十人

生我劬勞永負綵衣七旬之養俾爾耆艾敢當錦瑟五十之絃良感同僚之盡心曷稱高文之大冊恭惟某官文濯江漢筆抗岷峨四揲二分洞包犧大衍之數三章九首合公羊外傳之篇有蟠揆初寵貽善頌考華陽之志復見三州之後賢草穆叔

之歌敢忘五善之重拜某捲還不敏藏去爲榮甚日外孫固荷假長庚之光焰桑弧男子已甘付雌甲於泥塗

回魏制幹賀生日

老瞻南極違入丁出丙之躔詩夢西堂愧揆甲生中之句有勤親詎見界英詞恭惟某官挺有祖風卓爲人鑑老者人所敬爲近於親愛之欲其生俾昌而熾對兩章之秋月藹多態之春雲某倚玉知慚報瓊何有沈香吟芍藥之調詎敢與闘遠志有當歸之心尚希爱助

回黃侍郎伯固賀生日

白鶴新居有頹景六十一之嘆碧雞老客無廣廈千萬間之思敢意達尊特形善頌恭惟某官疇庸參井趣覲房心草蟲阜螽之勞還自天子所木牛流馬之積困哀我人斯有怜花甲之周曲借蠶辛之妙某未知淑後況敢揆初錦城早還徙仰羨夏官之典午清溪夜發或思伴秋月之長庚

回魏機宜賀生日

糟糠之堂偶當初度芙蓉之掾猥辱英詞非所宜蒙顧竊有愧恭惟某官句穿月脇筆揆天庭借泛

霞之光轉而白雪攬浣溪之水寫以烏絲所愧尼磚之床曷副珠璣之詠但深十襲莫衣七襄

婚姻

爲顯孫通魏宅問名啓 了翁

言念二星分野適爽舍於魚凫兩家提孩許問津於烏鵲仰甘棠之有芀愧苦李之無蹊熟固在於地同合殆由於天作玆者伏承某官小娘子周旋内則夙閑十七之步儀而某大學生位長孫某温習中庸詎違三千之曲禮况未策賛皇之名第乃竊附公子之婚姻亦惟陪萬里之游因得合二姓之好卜妻占八世克協鳳飛之和勸郎勤六經寔望雞鳴之戒

爲顯孫通魏宅納采啓

言念納采問名嘉禮寧嫌於重請君敬行簡省事固嫌於兩回不敢虛拘敬將厚意必詞之動必詞之鯉亦惟采藻以采蘋言秣其馬言秣其駒更冀刈蔞而刈楚菲儀不腆別楮是陳

請媒書

言念析薪匪斧曷諧二姓之驩釣絲伊緡良借一言之重况以葭莩之契獲聯榛栗之昏遂孫枝攀附之榮皆媒葉往來之助

請期書

十月在箕交月夙契於丙辰五日爲期吉日又符於庚午宜其孫子宴爾室家敢修一介之尺書拱俟八鸞之百兩

代姜寺丞 佳 回史丞相府定親

相門出相方託身槐棘之陰丞壁貧丞敢妄意松蘿之附家以貴而下賤聘不腆之若人徼福甚榮省心知愧恭承某官階蘭堪佩足繼史魚之風而某女澗藻可湘粗聞姜鯉之教屈禮絶百僚之重令好合二姓之驩君子不強其親已敬佩魯公之訓公侯必復其始願益綿魏國之封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四

內閣文庫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五

三師傅 封贈附

賀黃丞相除少師

巽遜公槐升魁師棘萬世策定盡徑蹊萬石之班三台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厚大而裕和端凝而洪毅[illegible]首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帝[illegible]續堯舜君民之業自開禧之末一麾九[illegible]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浮雲心本游於[illegible]作霖雨身受佩於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洗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軍情霍光之擁昭立宣幾動搖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顏行爲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道邁凡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簾之政而遄已徹簾三遜絕赤白之囊萬國布黃朱之乘風雷屏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爲社稷之寶比擕維垣之命允孚巖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回成渙弗敢基命定命正倚弼諧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班於洪化即顯面以經邦坤載物而承天蓋得下裳之吉鼎以木而巽火實存上鉉之虛九重尊

李泌以先生四海戴子儀爲尚父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珪青標有洞石有竅恐合紹開於王社某夙勤坏治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朝紳夢寐尚隨於賀牘輒憑魚鬣之素恭布燕雀之私亮天地而弼一人諒益基無窮之閭理陰陽而遂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

代董侍郎賀丞相除少師

巽遜公槐升魁孤棘奮庸而宅百揆輔茂陵十八載之隆平寅亮而弼一人開寶慶億萬年之晏粲明良交際動植均驩恭惟某官德鉅材全器閎用博累世躬行於忠孝四朝身佩於安危河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搖夏屋獨撐一柱之擎天盡返舊疆全歸趙璧金甌閑暇從容作商野之霖玉几遵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民而立極爲天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整頓乾坤之手兩宮二聖知扶持社稷之心肆嚮巖石之瞻亟出維垣之命甫揚成渙遽執撝謙重違再命三命之共甫轉父師少師之拜元圭袞舄上猶恨無官以酬公夏篆適旂公豈以辭榮而邀上惟楓陛比隆於皇祖則茅封仰紹於先王西平有子我有臣垂光簡冊周公

拜前膂拜拜後濟美昇鼎彝某自分泥塗夙蒙甄冶毫
釐千里既自投冊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
之玷茲復坦明之制但增踴躍之私黃麻之似六
經自此尚觀於蕃錫洪鈞之轉一氣更祈俯振於
餘生

賀史丞相除太傅　成都運司作

師臣奚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
三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勳叶朱衣介幘之祥增
黃耳玉鉉之重竊以傅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
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
王陵之寵及東都桂卓茂之年雖加衡統以槃纓
俱匪箕裘之鼎鼐於皇　孝廟舊學越王當淳熙
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
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
君臣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綈之新復此
青氈之舊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禹以功
皐以謨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難擬脩能無敵
知儒者之真可以見賢人之德一柱障黃河之決
兩手洗白日之光三登二十七年萬機幾千百變
丙除狗鼠旋安鴻鴈之居久殄犬羊顯桀鯨鯢之

觀風霆雨凌而棟梁自吉火炎水潤而鼎實各調
蓋享天心非要人爵陶侃之指紋貫微猶三遜以
滋高丁固之松夢留連廿十年之不調上念慈闈
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尚父猶堅謙
抑力反渙揚姑隆絕席之班式舉軑輿之典虹明
帶玉龜頤印金備袞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政
谷帝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傅蒼生
之志辟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
播鉤遐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
才斐然成章是以有慶秉雲邊之節博無因拜壽
杖之尊竊天上之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賀史丞相除太傅

顯拜師臣榮躋帝傅聖人惟能饗帝復歸美於重
闈太宰以禮佐王併加恩於一命實清廟之盛典
非元老之私榮昔周家既立三事之官在成王尤
遴仲父之選始命姬旦以其師保萬民繼用畢高
以其弼亮四世自茲以往稱此惟艱若西京之選
王陵與東都之寵鄧禹雖稱異數寧飾虛文惟我
孝廟之盛時夙敬越王之舊學奉卮爲壽雖既洽
於兩宮絕席隆師秩爰登於一品疇昔與趨於學

禮只今虎拜以揚休千載君臣聚見四十年之內一家父子併成二萬石之榮與國咸休生民自有

恭惟某官鼎彝家學柱石世臣惟說總百官力贊事神之勿黷暨湯有一德首明立愛之惟親相儀南至之郊藏敬東朝之冊克禋克祀敷皇極而錫厥庶民得祿得名受介福而于其王母二難具美三遜滋高旣力避於維垣亦何辭於命袞日月如璧映玉佩之魚垂天地爲鑪鑄金章而龜頊一相主乎內幾年淹九棘之班三公惟其人今日正專槐之面是固舊物青氊之赤舄尤覺明公黃閣之

黑頭行開茅土之封式對山河之誓某夙勤甄錄聳聽鄆音雖簪毫在虺蜮之區然馳心賀燕雀之厦宣麻綴文德之聽身隔重湖揲蓍考武岡之占公宜百祿

賀丞相除少傅

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廉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監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巳邑主器之決進律固加於有德

酬公眞恨於無官挒如拔去兗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安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之元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官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錫豈盡畀於元勳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馴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覿文王之景光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某忻逢盛與倍激懽悰歌吉士之詩敢忘燕雀之賀夏作得

賢之頌或攀蟋蟀之吟秋

代任參政希夷賀丞相除少傅

冊命元勳序升孤傅三少特揖雖均爲貳公之官四夷咸賓見時乃萬世之績君臣叶慶朝野交驩恭惟某官明允而篤誠洪深而肅括調政化不調之琴瑟續古今難續之鼎彝中書十五秋得賢人可久之德闢國數百里復寧王有指之疆迄今大寶之還詎止小球之受蓋帝王盛德之必須獨頌獻琛而春秋常事之不書特書得玉然皆出魯公之力庸並垂周室之休敢圖古風復見今日宜亟

正專槐之面乃始循以棘之階功臣封爵山河聿觀繼世少傅寅亮天地詎足酬庸其全託一陶獲歸三徑龜魚竊新亭之蔭亦有肺腸燕雀賀大夏之成恨無羽翼

賀史丞相父太師魏王追封越王 代任樞密希夷

加冊元勳配祠清廟耆十八侯定位之次惟蕭盡侑於祭廷應五百年異姓之封於越肇開於封土遂吾相顯親之願彰我 皇念舊之恩宗社同休華夷胥懌恭惟先正大丞相文惠師王始終三紀師保萬民湯於伊尹蓋學而臣之克同一德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允協重華宜侑食以匹休曾易名之未稱思股肱於甘露想形貌於淩煙一卷之書必立師刻實先朝之舊學七世之廟可觀德誰踰烈祖之老臣徹彼土疆賓爾邊豆惟冒丕單稱德峻加茅胙之分茲孚大享先王永配椒馨之薦丕昭異數爰掩前聞伏遇少保樞使大丞相國公克享天心善繼人志故國非謂喬木蓋倚世臣成績紀于太常以昭先烈用宏茲賁曰篤不忘某世沐殊恩身逢盛事屬賡美叙莫陪東閣之賓瞻允大邦切頌西平之子

宰相

賀鄭參政 清之 除右相兼樞使進光祿大夫　成都運司作

登庸舊學揆序元台能自得師謹厥終而唯始爰立作相置諸右以輔台兼總鈞樞屹隆柱石共惟某官兩儀間氣四海真儒淡乎如列仙之癯傑然乃萬夫之特蚤蜚太學四賦接古詩之流芹藻泮宮三峽遊詞源之水領袖貫九經之庫範模徧雙宇之宮虎觀螭坳司存雨露麟臺鰲禁鼓舞風雷杞人憂天馭方危於六馬虞淵取日功早冠於五龍學焉而後臣之政不足與間也況苞苴賄賂獨不入沂公之門且鼎鼐樓臺抑未聞冠相之第衆浩然其歸重公持此以安歸天下無如召公又當相成王之左生民未有夫子今乃得伊尹之時然萬世永賴乃可謂功使匹夫不獲焉能無耻予惟克邁乃訓千載一時天之降任是人百年幾見萬國魚頭正有關於已任十年鳳沚亦何足為公榮見伊呂而失蕭曹則知管晏之卑矣儕英衛而遜王魏此豈房杜之細耶願荷棟桴力光竹帛某一寒成雪十暑飲冰昔周旋康成之間夙親瓊坐且

班次臣君之下實誑優聲今聞宣黃麻之六經適
尚盤青泥之九折緇衣三章知不遺於寸善洪鈞
一氣亦何間於八荒子獻相國書乎往遡底廣於
逢怒君遣使臣禮也終更願聽其亟還

賀丞相明堂慶壽并冊皇后禮成平淮冠

奏捷

邦慶頻仍王勲赫奕事天明事毋孝新周南正始
之基有文德有武功策召公平夷之績一相主內
四夷具瞻恭惟某官氣塞乾坤心貫日月大鈞播
物風霆不顯其流形直柄當權水火共成於正味

無妄式遄於勿藥有孚信利於涉川理身理國厥
既兩全治內治外粲然兼舉肅雍顯相而於穆清
廟消選休成而爰熙柴壇太姒嗣徽音正九重之
寶冊王母受介福奉萬歲之玉巵豈謂孽臣之姦
驕敢負湛恩之汪濊焚氛甚惡動兵邦域之中漢
相有真折衝尊俎之上薄言討伐亟遂殄殲南方
之強歟北方之強歟風移俗易東夷之人也西夷
之人也氣奪膽寒風聲鶴唳不但平淮雪夜鵝鳴
更覩擒蔡信君子不戰戰必勝知人臣無將將則
誅非能人百而已千疇見兼三而施四輔成帝略

悉出廟謨近使覩其知願使覩其能曾不陳於聲
色無事用之禮有事用之戰悉顯奏於膚公非無
敵用儒者之真孰自任以天下之重黃河如帶山
如礪疇高蕭相之功西平有子我有臣請繼柳侯
之雅某久違光範遂守夜郎揆分雖一蟻之微聞
喜極六鼇之抃燕雀賀夏豈惟免風雨之憂鴻鴈
賓秋更乞遂江湖之樂

上史丞相 從辟出蜀

西去而舜大臣誤辱冊三之命東征而勞歸士竟
無分寸之功顧忘百論之盈猶冒一慙之忍斐裁

狂簡但布懇悃伏念某意廣才疎身勤事左飢來
驅我遂違吾斯未能信之防年不後人已落無聞
不足畏之境徒守童烏之氣習未忘子墨之生涯
滿七除二之跳踉識覺語言之無味駢四儷六之
唅呀展堪豪傑之跪呈間或小慙小好之逢迄難
大言大利之望相國禮之過矣昔嘗伏光範之門
大夫羅而致之乃使入河陽之幕路經灩澦鬢已
雙蓬身入褒斜命危一葉既乏先登搴旗之績何
逃相收連坐之刑然而聖主不加誅復令因任此
非元戎所自辟殆出密庸會既建宣威之牙始獲

捧從事之檄西曹地忍辛不汝疵東閣天寬理難自絕惟受性酷好學問迂哉韓子之謀猶報國獨惟文章悲矣柳侯之志願且甘敗鼓渤澥之比至欲效朽株土菌之祥有如萬不及於古人其他百無用於今世天之未喪斯文也儻或容小道之觀人之爲言胡得焉蓋勉作大鈞之問恭惟某官道濟四海勳塞兩儀續古今難續之鼎彝調政化不調之琴瑟屹承天之一柱回障海之百川業業兢兢賛一日萬機而無曠蕩蕩作十有三載而乃同適茲殘羯之餘尚爲困獸之鬬非用儒無敵

於天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衆歸侵疆寧須遐軾之力魏適樂土曾無傳檄之勞我適克至今日休汝其敬識百辟享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賀春布萬國之和以陰陽爲炭造化爲工脩月揭重輪之昭茲峻三孤之秩益章萬世之功以保保身在明明德耻一夫之不獲當無求備於一夫輔萬物之自然要必曲成於萬物巨川作舟楫則刻木皆有用之器震風知惝怳則廣夏無可弃之材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尚念某倍勤埏埴獨困泥塗青莪在彼中阿曾出於春風披拂之内菲葑無以下體望收之秋霜刻轢之餘

代黃知縣壽上史丞相

錦製彌年天不哀其陟屺琴祥踰月人交勸其入京盍從小宰之銓勿累大鈞之播惟是沈憂之後難於故步之尋故提孤蹤更干宰物伏念某骨九難換鬢霜亡奇廣藏賜袍已作半枯之葉短檠照字終無太喜之花幸脫選於七階甘服勞於百里凄其風木越在塊苫棘人欒欒亦既畢三年之制余髮種種難更宰百乘之家儻繩以半九十之行寧能免落千丈之懼然痛定而思方痛其可再乎

謂弓又而恥爲弓則無是也窮於五技望在一陶此蓋伏遇某官又我受民承夫載物暨湯有一德既簡在上帝之心惟説總百官必監于先王之憲然並用湖海之士未嘗拘日月之功既於萬物而曲成豈忍一夫之求備乞憐得酒詎敢希鶢鶋之行點鐵成金庶不辱龍虎之榜某敢不刮摩所學濯雪此心桃李悉在公門詎敢詠沙堤之避葑菲無以下體尚庶幾藥籠之收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五

參政

賀喬樞密 行簡 除參政兼知院 成都運司作

晉用眞儒升參大政運籌決勝久注意於安危當軸處中仍兼資於文武用人如此通國驩然恭惟某官廣淵而篤誠高明而博厚好學本孔顏之學用心乃禹稷之心非仁義不陳於前兩露夙深於獻納有謀猷則順于外風霆不顯其流形捆賛斗樞燮和天緯折衝尊俎飾皖服京觀之刑中畫郊圻隣介慕衣裳之會然南北兩朝不能一統由東

西二府分作兩塗今內治外治交急之時乃政柄兵柄合謀之日宜崇夙夜宥密之任并棄旦夕丞弼之功蘇民力之中乾回夷情之內變建久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杜羣枉之塗而開衆正之門歲大旱而作霖啓沃良資於傅說天未陰而徹土綢繆允賴於周公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 某雲邊輓粟雪裏聞麻回思大學之十年嘗侍司成之丈席今三賢方施政於天下必無不獲之夫纔四牡非有功之使臣願聆懷歸之悃

代賀鄭參書 昭先 除參政兼太子賓客

顯用正人進參大政試之宥密已折衝樽俎之間倚以弼諧必銷患廟堂之上一賢得路四海傾心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直方而大陽休山立粹爲廊廟之珍地負海涵禀有社稷之器來從百里甫閱七年徧儀清切之司弥積均弘之望果由樞筦遂賛機衡作天子之股肱兼儲皇之羽翼惟公懋德相我受民式觀鼎新之調益求旂常之載 某屬拘郡組莫旅賓棊千萬間之歡顧既深賀廈三十幅之共轂尤慶得輿

賀俞樞密 應符 兼參政

鼎升兵本晉發政機立武有常將見五原之鼓塞用儒无敵更觀三后之協心膺一時稠疊之榮契千載明良之會恭惟某官材宜王佐智可帝師自其不弊小官之時已負將降大任之器夙夜宥密甫參帷幄之籌乾坤清夷益結冕旒之眷旣兼資於文武盍並注於安危爰命宗工式兼亞相上帝將復高祖德坐令趙璧之還皇天旣付中國民豈但齊疆之復惟股肱之寄在忠力則道德之感成安疆邦其永孚于休公有無窮之聞 某夙蒙捫拊竟自沈冥直柄當權恐不容曲成之陶冶近俄入

幕固未爲遠去於門墻

賀陳參政書 貫詛 除參政兼同知　成都運司作

升參大政復翊洪樞仲子之辭三公夫固輕千鍾之祿曲逆之出六計終當遂萬物之宜一賢得輿多士與劲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早收麟角之科夙負鼇頭之望讀孔璋之檄嚴嚴經國之文卧元龍之樓耿耿濟時之略四國茂蕃宣之績六條高潛按之功登山有得於徐行乘舟惟恐其偏重禁中頻牧　鼓舞號令之風雷鐘上唐虞緝熙光明之日月迄由翰苑進陟機庭尊俎折衝京

觀正鯨鯢之戮郊圻申畫介胄無蟣蝨之生立武事以有常顯真儒之無敵今南北分庭和戰未一則東西二府謀慮宜同爰藉前疑後丞之功入攄經文緯武之智邇人安遠人至憂民正急於憂邊大臣法小臣廉正己不難於正物相尊等耳時來爲之無謂於我如浮雲當念迨天之未雨不遐有佐無競維人某學既拙疎法當憔悴十暑自安於絺葛一寒誰與之綈袍昔周旋元方之間亦欲學屠龍之技今疲敝益州之役良難見流馬之功忻聞黄麻之六經合入律不之九罭或燕雀賀夏捲簾

必念其差池蟋蟀鳴秋瑾户願餘於容室

賀宣參政 緡

申命真儒顯參大政公輔間于兩社德因服而益彰天子必有四鄰官惟人而後備制書誕布歡頌交馳恭惟某官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泰山喬岳無運動之迹人蒙潤而不知祥風和氣以長養爲心物有生而自遂與其參夙夜宥密之寄不若葉旦夕承弼之功臣哉孰重於鄰哉賢者固識其大者今海内之事勢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風之自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無休息之期

拓地千里而無堅凝之術使能定未保其能應則所憂將重於所欣實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羣策羣力之助收草茅之公議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和氣而達諸閭閻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無窮之基有無窮之聞某崎嶇異幕冒昧掃門山甫舉之莫助之故妄陳於千慮原憲貧也非病也詎敢異於一陶

樞密
代賀禮部曾尚書 從龍 除簽書兼太子賓客
登延駿望翊賛鴻樞增實鼎九九之安國由人重
齊泰階兩兩之色魁與台連廊廟得賢華夷胥慶
恭惟某官造道自得經德不回一舉首登固有榮
進之素定孤忠自立宜早英俊之並游眷既厚於
兩宮名益高於九牧果登宥府仍冠儲寮時來則
爲之佇正夂虛之宰席年不可及也諒多仰羨於
端門民無不獲之夫公有無窮之閫某遜闒成命
倍動懽顔孤鶩落霞正竊垂天之庇六鰲抃地莫

殫賀厦之悰
賀薛樞使 極　成都運司作
顓席紫樞均茵黃閣仲虺居薛宜登左揆之虛皐
陶謨虞還倚右平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恭惟
某官學可帝師材堪王佐智周萬物炳著龜先見
之明節貫四時凛松柏後凋之操周旋三省兩省
之椽練達一日二日之機合文武以兼資佩安危
而注意熙帝載宅百揆民具爾瞻掌邦政統六師
軍則誰與式端兵本專領使權匈奴欵塞五原固
出于羽之舞子房決勝千里正須帷幄之籌帝曰

欽哉相尊等耳山有木而工則度姑避滕侯之先
封河如帶而國永存實自薛公之上計佇膺帝眷
徑位宰衡某夙累一陶尚驅六轡輓武功原上之
粟覺心瘵而形疲聞文德殿下之麻嘆形留而神往
賀薛簽書 極
顓膺上宰進貳洪樞道德之威成安強有常立武
股肱之寄在忠力無兢維人渙號再揚師虞允穆
恭惟某官風猷著蔚字量浚明才刃立解於千牛
豈躊躇於肯綮意匠洗空於萬馬寧慘淡於斯須
輔造化而不言正朝廷於既治星辰聽履久勤朝

夕之論思雨露賜袍遂參夙夜之宥密漢用三傑
運籌允藉於子房舜有四鄰舞羽實資於伯益逼
觀偉績追配前聞某濫廁冗員獲瞻盛事帝王之
興建輔弼固知時亮於天工甲兵之閒至廟堂更
願勿窮於國力
賀程同知 卓
登庸儒宗陪輔兵本綢繆牖户及國家閒暇之時
典領樞機基夙夜宥密之命輩民心愜夷虜膽寒
恭惟某官峻稟扶輿清儲沆瀣何蕃初入於太學
共知仁義之必流下惠不卑於小官豈以佚遺而

或然揚歷勞人之州縣從容範我之馳驅迨作牧於閩山寖簡知於魏闕細書史觀昭回雲漢之章批敕瑣闈鼓舞風雷之令迄由東省進貳西樞惟春秋九世之讎固將酬於千古然乾坤一擲之舉不如出於萬全顧思無競之維人益務有常而立武運惟幄而決勝千里正賴協心亮天地而弼予一人即觀顯而某隴西冷斎江右庸儒頃作屢承正出藍田老槐之下玆為幕客詎意豐本有邑之仁所未知鼎鼐之新果猶念鐘錘之舊燕雀之賀大夏豈憂凌雨而震風烏鵲之逵何枝尚託稀星於明月

賀俞僉書 應符

使北道而簡保曾玷網羅之舊跡西樞而基命玆逢鼎鼐之新往年身未可以許人今日士固伸於知己輙修燕雀賀夏之敬併吐蟋蟀唫秋之懷恭惟某官背負天風胷吞雲夢自其克勤小物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模二螭坳處之記言一夔乃出千騎上頭之賦政再命玆共回回紫橐之間諤諤青蒲之上露門書講緝熙日月之光明瑣闥夕趨鼓舞風雷之號令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迄自東臺峻躋西府九天渙號簡二三執政之股肱兩地升賢繫億兆生靈之肝腦有常立武無競惟人春秋九世之讎固將必報匈奴百年之運未有不亡今犬羊交噬之已深計蚌鷸相持之不久下策莫危於浪戰上兵實貴於伐謀在帝王之萬舉萬全固求者定然疆場之一彼一此正欠堅凝幸而及閒暇之時亟宜定修攘之計取亂侮亡兼弱也時則易然同寅協恭和衷哉政將焉往洪鈞既轉於一氣黃麻即似於六經伏念某拓落一官嶔崎萬狀才固自知其無似命亦可歎其不

猶晞白日於舉頭遭海風而引去上青天而仰胁猶歎冰之倒流甫欲釣錦江之魚乃忽驕將軍之馬五年劍外寸步冥頭徒令蟣蝨介胄之生安得貂蟬推挽之出玆歸身於司敗安于祿於有司適值大君子之登庸不勝小丈夫之距躍士曰時哉相君實皆舉笏以相賀誰其識之有歎惕得據廉之有素顧煩哆抱梢養翅翎樂莫樂兮相知愧榜誰家之門戶遲之遲而又久正須大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七

賀吳府余大卿鑄除中書舍人仍兼右司
除戶部侍郎兼知臨安　成都運司作

密邇詞臣之選閣老裁縫雲霧便應拜學士之眞鼓舞雷風更盡展舍人之椽紫微炳煥黃道開明恭惟某官忠肅而惠和博習而脩潔[illegible]下獨鶴於人間厚德長材載六鑑於海[illegible]經之醲郁目營四海之溺飢文人多不[illegible]場虧於大德宰士固習爲宰遠圖或奪於道[illegible]超然過人遠矣彌綸兩省標表九卿又兼內史之贊書茲正中書之三字惟天子之義範曰制以聖人之情見乎辭扶山東之攑縱漢恩而忍死回河朔之悍存唐祚於幾亡一札可服於陋闔尺書足招於賛普不但取九制一揮之敏亦非專四駢六儷之工俾万姓咸曰大哉則一字不容易也衣冠盛事夙尊八葉之科翰墨大勳詎止五花之判既敷華而緯國行迪哲以爽邦文章於道未爲尊風斯在下矣富貴乃吾所自有時來則爲之某頃侍同朝且依鄰壁韓非老子又嘗共傳公叔大夫詎望同升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杜陵十

暑可以言歟未可以言歟聞恥納溝亦嘗推轂上界足官府斷不希雞犬之仙散人拜江湖願徑入魚蝦之侶

賀黃秘監序除中書舍人　代重制置

中宸渙號內史升賢三神在海上之山久勤攝領一佛出人間之世遂見真除綸綍有光紳綾胥慶恭惟某官材猷膚碩學術醇深探周情孔思之微淵源千載發宋艷班香之秘膾炙四方親結龍衮之知聿新鳳閣之椽辭達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然蓋欲極天下之選得君爲重緯國以文好對紫微草尺書而招賛普却登黃閣提一筆以福蒼生某猥聽除音阻陪賀履千門柳色誰憐匆狗之陳人万里草堂遥想槐龍之新影

賀直院莊少卿夏除中書舍人

優詔上卿正班內史北門視草謂當進學士之班西掖拜真聊復示舍人之椽斯文增氣有識傾心恭惟某官蓄學醇明挨材鉅麗沈浸醲郁蓋下逮於莊騷雅健雄深無足多之崔蔡尽兼兩制已四三年號令鼓舞風雷亦云多矣獻納司存雨露莫若尊之濃薰班馬之香高振綺園之翼有偉用儒

之效會當東國之鈞某假守魚凫阻陪燕雀碧梧幙府幸稍安雪外之城紅藥主人儻或念天涯之客

史掖

賀聶左史 子述

中宸渙號左侍升賢亟立螭頭坳爲清切進擕龍角愈近凝巖彰清朝選用之公示君子登庸之漸恭惟某官材全而業鉅季廣而聞多秀出班行固已王寔而色正凛然氣節不爲義亟而利回五年省闥之弥綸万里户庭之清晏賴舍人之解事爲天子而記言續用孔殷序遷惟允楚左史之能讀八索蓋儲倚相之材唐中禁之用芽一流亦爲議政之地佳傳相期於千載脩名剩跨於数公某遠落魚凫阻陪燕雀甚愧丈人厚填嘗聞所聞而來屢爲丞相言是有得不得之命灩澦既令其膽破岷峨亦使之眼高望五雲多慰之星早登魁輔倩万里橋邊之水聊送客心

賀聶左史 代董制置

南橋渙號東史升賢雖君舉必書均號司存之切而王置諸左益知位置之親正人登崇善類鼓舞恭惟某官負材有用蓄季未貲健步豈扛連六鼇於海上清標秀質卞獨鶴於雲間五年奉賛於宰司庶績自疑於道揆螭頭坳處久稱解事之舍人

龍尾道中遂進讀書之侍相柱下之光有耀甌中之姓可占某最厚挈提尤深距躍歸心羽翼已久懷石澗之泉餘論齒牙更幸及玉関之老

六部

尚書

賀章尚書

申命秩宗正班幸伯春官六十立之長以維專曲禮三千待其人而後幸有隆圖任茲遂真除恭惟某官重德鎮浮清規厲俗中流砥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丁莫措其手偉雲山之舒卷関天下之重輕迨茲改絃復此持橐堅車大艫安徐而後進光風霽月逾久而益明粤從貳卿實典三禮振自古寅清之職還斯民子諒之心不惟和上下而治神人蓋將經國家而定社稷茲引星辰而上益高日月之依武德間有讜言忠無不報正觀初踐台斗理有固然某阻依凫趨但深鼇抃小章有遠志懷哉並世之賢曾和大夏無弃材盍以與聞於匠石

賀任尚書希夷

晉長冬官復兼夕閣國有六典孰如事典之優閑命出一人實預舍人之駁正況躋中燕尤簡上知恭惟某官智湛秋霜筆翻春潦献納日月仁義陳於王前鼓舞風雷言語妙於天下久典三禮既諧

兆民疇若予工併任塗歸之責乃在吾某就兼翼贊之華忠既結於兩宮名益高於九牧投珠委地又有清平尚書之言批敕回天更觀儒者給事之效既剞高馮之藥若即美傳說之鹽梅某登開除音喜至滿面君子得輿民所載也豈但收稽古之功褒職有闕我儀圖之知必稱納言之任若方湖之餓欲死與杜陵之凍且僵不知命而且鳴且號亦無恥矣其潔己之與進與退惟所命之

賀陳尚書李除吏部尚書仍兼內翰成都運司作

峻長六卿增崇八座惟王有成績紀于日月之常命汝作納言引此星辰之履仍專翰苑增重雞翹恭惟某官學嗜道真器函天粹絕識洗空於萬馬全材立解於千牛積江漢經營之勞有河山帶礪之烈允文允武立德立功還頻牧於禁中悍卒回心於讀詔講唐虞於殿上頑民聽命於舞干茲膺典選之升始是喬庸之漸文昌垂象寔為上將上相之躔武帳前龜行有為保為師之命暫煩長文制九品之任行見曲逆遂萬物之宜某未解漕水正馳驛路聞尚書之踐台斗或垂念於孤楂聽散人之拜江湖早歸身於三徑

侍郎

賀鍾侍郎震除侍左侍郎兼中書又侍講

大君渙號小宰升賢二銓審官尤重左曹之衡尺一佛出世仍兼右掖之絲綸碧落彌高紫微增煥恭惟某官日營四海曾著千年關百聖於寸心不夷不惠而願孔子之學掃千軍於獨筆非韓非孟而成歐陽之文雲雷十載之經綸江漢六年之方泳怒鵬既擊凡馬皆空蛻骨地仙直上蓬萊瀛洲之島票纓天策補儀承明金馬之庭堯醲舜醺最宜為誥班香宋艷安敢比材非道不陳於前在庭無出其右日獻月納亦有嘉謀年除歲遷士無異論四輔既備命史佚以記言五禮有庸咨伯夷而降典露門重席星戶鳴珂緝熙有賴於仔肩左右宜咨於汝翼某掌六典之貳更追裴馬之蹤遂萬物之宜即接夔龍之武某夙蒙推挽竟自顛隮今墮孤雲落照之邊誰復高山流水之賞江梅尚難於寄驛海棕詎易以移栽然蓬逢雪邊十暑碎杜陵之葛在玉堂天上一寒挈范叔之袍

賀江陵趙制置方除工部侍郎

優詔元戎升卿起部司空用以寵舊荆之牧未曰殊恩貴人不待入長安之城實爲異數中權增壯上眷彌深恭惟某官氣直而温材弘以毅亶衡山扶輿之積人知鍾駿嶽之神師葵軒正大之傳天使壽能相之李聞善若決疾惡如風卑從使指之膺出領制垣之重焱貪膽落洗空當道之豺狼夷虜心寒驚遁繞枝之烏鵲寬九重顧既四三年江左見遵無憂固將大用北門非準不可未免小留惟無敵知儒者之真況有功見賢人之久徒得君

重使君子工豹尾雞翹獻納上司於雨露熊旂犀節嘩傳外震於雷霆營壘旗幟初無所更朝野人士皆爲之慶洞庭彭蠡可但爲分北之區廣漢江沱蓋亦繫二南之化況占雲祲當謹風寒竊窺往年根本宜固之言及讀近日事業無窮之奏万國玉帛豈甘安王業之偏百年丘墟亦貴度時賢之力願謹郊圻之申畫姑思牖户之綢繆中興當用實材更訪英豪於物外上策莫如自治合商得失於褚中與民守之吾庸多矣朝廷已深知治行豈但儀簪橐之班牙纛不足爲公榮要當勉旂常之績某雖無學術知有忠賢頃捧辟書輙干賓謁不緣介紹蒙稱人品之高尋困憂悯又爲地主之累今者尋麿驪之步復兹修賀燕之恭登樓而憶仲宣豈但感凋零之迹下堂而執醻莪或許傾結約之心

賀趙制置彥吶除兵部侍郎

顯冊宗藩升卿武部司馬掌九伐之法分益重於中權元戎先十乘之行遠式遄於近列傳聞四海忻懌一詞恭惟某官迪德碩膺負材環特獻宗英之禮樂卓爾不羣謀元帥於詩書飄然無敵文武

作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三百壓兮竊笑無功之禄利十八年矣備嘗在外之艱難自殄鯨鯢之妖滋奪犬羊之氣茲膺天寵迄拜夏卿獎三軍以定中原聿觀偉績間兩社而輔公室佇接前芳某治任方歸聞報失喜知有功之則怳見無德之不酬錦城雖樂不如早還益增西望繡裳無所於汝信處更佇東歸

賀朱倉在除度支　任兩浙運幹作

勞使臣之還而歌四牡知入重於郎垣旅天子之命而作嘉禾又暫留於輔邸最爾幕下之士託於

畿內之侯敬德已深修辝敢後恭惟某官政由李出心以家傳昔者周公固望伯禽之拜後趨亦夫子誰知孔鯉之異聞雖剛大之氣浩然而中庸之德至矣揭節以出送以禮樂而有光當官而行編之詩書而無愧茲拜擢蘭之召又爲騎竹而留斂惠而施一州寧容黥突輯瑞而班肇右即聽紫泥某偶爾依蓮正茲柰米囊粟二百之俸實隸治封遣介咫尺之書敢修庸敬

代回宫使待制史侍郎 弥堅

貳訓夏之刑已敷弃績攝司冬之典尤愧謬恩曾巽謝之未遑遽謙光之先辱恭惟某官久勞于外式遄其歸大纛高牙茂展幹方之略珍臺閒館暫從均佚之謀轂湘水之曉行趣宣室之夜對有勸餘芘亦及陳人某視廕幾何強顏已甚司納言之喉舌轉覺濫竽借餘論於齒牙早期納履

樞屬

代胡尚書回趙編修

二日栗烈寒但感於實冰五雲郁紛文乃工於翻水物將其意愧在於肝恭惟某官有偉宗英入陪廟筭駕輕就熟問津槐棘之縈嗑枯吹生假寵桑蓬之賤粲然駢儷幸此衰遲郭令二十四考之書此言何爲至我曾侯萬有千歲之頌所有更以贈君

臺諫

賀洪郎中 咨夔 除察院　成都運司作

親擢郎潛進司臺察十年去國安泉石之膏肓一札起家任朝廷之耳目公無欣戚邦有榮懷恭惟某官行守宮庭道探壺奧養以剛大獨扛百斛之龍文出其緒餘連中八科之麟角惟其守專而退勇是以任重而進難社下之肉既均尋拜護軍之曲逆治中之足未展俄令乘障於陰平儀物省以歸班封皂囊而論事回天有力方將批徑尺之鱗偃月生疑已不容立仗之馬曾謂考功一出息之頃遂見拾遺九鎮火之明星既坼於中台席遂前於半夜甫登表著徑拜襄行獬豸觸邪難置豺狼而不問鷹隼始擊尤関龍象之共觀嵒闇破頭已足落膽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通地氣以上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發天光而下濟此真御史矣豈憂匈奴哉鑄金鼎以圖姦不難調鼎察玉衡而齊政然後保衡某一寒漕水六暑成雪將返閭閻而曝日喜聞臺閣之生風鶻鶚之在秋天儻或覔於西擊烏鵲之繞夜月願姑聽其南飛

賀王寺簿遂除察院　成都運司作

峻擢容臺進司糾院明天子厲精之日爭覩親除真御史遴選其人迄符衆望風雲感會山嶽動搖恭惟某官心幹九秋文焰万丈摘髭名筆不應州縣之徒勞纂足要津共擬公侯之必復堅車大艦每難於進光風霽月既父則明上欲求忠臣之尊念無易太常之肅嚴霜烈日姑令鑄金鼎以察姦縫霧裁雲行即登玉堂而草制某久違楓陛聞進藎臣行行且止而避驄莫陪林賀皇皇者華之雖駱願以汰歸

賀董司諫 居誼

進思補闕仍侍邇英責重寄隆益可告嘉猷于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朝野喧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所養剛大而道中庸人方此重而彼輕公獨以退而為進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拔自州麾偏儀朝著亟拜拾遺之命仍陪勸講之聯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惟格王而正事簡在中衆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今自前無必至之憂而天下有未形之患戎心外狡民力中乾天文變怪而難諶人

才卑少而不競民保於信而信屢爽位守以仁而仁不流吏惰且貪兵虛仍脆無非事者請先大者之圖彼何人斯尤願辨之之早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閫内閫外不容二心宮中府中當爲一躰含糊問狸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富貴乃吾所有何足計哉忠良得路之難切宜念此某當獻嘉頌願進苦辭蓋有感平日之知不敢作細人之愛諸公不喜生語柔則茹之善人能受及言遐不謂矣尚欲作石守道紀德之頌幸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

代回傅大諫 伯成

自天分閫易地殿藩南内思賢已使候西廂之對東甌報政又當紹北固之符恭惟某官王之藎臣邦之司直觀其動揺於山嶽安問狐狸使之感會乎風雲蔚如虎鳳汲黯願居於禁闥望之願出於平原一言寧急於封侯萬物盡入其吐氣茲驅大

森又臥長江邊秋一雁聲幸騎烽之雁燧人生五馬貴羨燕寢之凝香某自愧秋零阻陪夏賀仁義與王言者竽千里而莫追邂逅適我願兮或一見而後去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七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八

寺監

賀黄安撫除大理少卿　知榮州作

晉卿叢棘升帥前牙秉八月之槎既瞻相於斗柄回二星之部仍典領於參旗四復歡然重臨幸甚恭惟某官眞材明允蓄德碩膚淵法澄深得龍津炳靈之秀扶輿積繼龜山正學之傳久留金馬之坊妙斡木牛之運中兼閫制外懾戎昭遠略折衝南人不復反矣從臣虛位東山以公歸兮然河内競借於寇恂宜關中復留於蕭相峻升金學併總玉鈴公去公來信有關於輕重時行時止俱不失其光明共羨班景倩登仙之除咸有樂正子爲卿之喜佇畫護於諸將遂進長於六官某淒其一寒去此十暑未問五馬二毛之無用最覺孤鴻獨影之可憐猢猻波之素封今掃地而赤立水旱重蓁蟲之苦風景增蓴鱠之思所幸潁川黄霸之復來或察夜郎李白之可念老牛舐犢誰敢論瓜葛之連孤鳳求凰或亦備蘋蘩之薦其爲頌僕罔既鋪蔡

賀岳總領珂除大卿

四牡奏最九扈升班王人不微夙序諸侯之上臣卿雖少有光八使之間邊面驩然帝心簡在恭惟某官天材敏邵地望穹華蕭腹精神解千牛之肯綮撐腸文字空萬馬之躊躇豈惟建武功臣之家亦習正元供奉之曲久將餉指仍領伩藩盡歸乎來遂登龍尾見知則悅聊進豹袪卿不同乎暫掌九功之貳侯誰在矣亟膺一札之招某共欽玻璃未覩珪玠視諸故府龍豬竊幸於同宮于彼新田燕雀敢稽於賀夏

代回王大卿補之

入覲楓宸升卿棘寺氏之攸塈久凝晝戟之清香王曰遄歸復昇青瑣之舊物恭惟某官器質膚敏機量浚明京兆有王之歌至今未泯江東無卿之嘆所去見思輟自銀符入躋金掌敬爾攸獄監于祥刑民自以不寃行課清明之效王言惟作命即登獻納之班某過沐幸臨更勤委重冷秋菰寒水玉覺執熱之頓清金錯刀英瓊瑶愧報嘉之不腆

代回李寺正直柄

拜命楓宸陞華棘正好生如舜方惟刑之恤哉選衆舉皐則不仁者遠矣恭惟某官持心近厚折獄

惟良自再轉而爲丞益揚敏問宜片言之確主茂進崇階某有幸爲寮未皇稱慶得辱鳴謙之賜聊申叙復之私

代回劉寺正

刑期無刑丞非余負正率不正帝曰汝諧先庚具孚同寅良幸某謬忝秋官之貳極深叟賀之私姑奉手牋别遲面慶

代回李寺丞 直柄

拜命明庭司刑贊府一麾出守所至如破竹然再轉爲丞此行若登仙矣恭惟某官機神明浚識度端凝治己治人洞知周孔之情思讀書讀律又欲堯舜其君民徧儀棘寺之華幾致草萊之鞠郡符既合邊瑣多驚甫淸遠障之風塵旋奉殊庭之香火帝念師旅飢饉之後折民惟刑人思賢明慈惠之師命汝作士肆駿之檢參貳李官昔張蘊古之直聲由茲論賞雖狄梁公之相業自此升階欲識遠圖請觀近比某與聞犴獄似是馬曹貝巖大咸望盡心於閱實頗哀老子或袖手以蒙成少遲九遷當不一賀

代回陳寺丞 振

方欲取達先勤言别出處亦吾輩之先事是非至他日而後明風雨蕭蕭願雞鳴之不爽雪霜殞質終麥秀以何疑敢因報章幷申善禱

代回呂寺丞 祖平

奏最竹符陞華棘寺辟以止辟九重之念在茲丞不負丞三尺之平必矣恭惟某官象賢濟美燕譽騰芳伯仲塤篪曲突之忠甚切公侯閥閱直鉤之釣猶遲茲從漢化之吏宜有呂刑之命某辱同寮寀喜倍等倫自此蒙成不負嘉師之託逃於司敗亦惟餘潤之依

代回大理沈寺丞 鐸

又參棘屬進貳李官丞不負丞益懋平反之蹟辟以止辟助成欽卹之仁某有幸爲寮未遑趨慶

代回沈評事

縈持邑最歸領廷評惟丹筆之祥刑實青氈之舊物頭銜如故步武已高恭惟某官服膺芳譽騰聲寶草脫囊中之穎詳明柱後之文棘寺參華竹書惟允屬拘邦典暫試民庸麥熟兩岐雖道途之交詠桃栽千樹宜車馬之重來某有幸爲寮未遑賛慶遣長鬚而致雙鯉良感先施跂織女而終七

襃吏甦匪報

代回大理樓評事澂

舉賢有格當簡乃僚折獄惟良徒得君重公車之牘曉矣私室之謝何哉恭惟某官地望已高天資仍茂讀書不讀律躍無術以致君治已後治人寧以身而試法決科隽甚詳讞聆然豈無他人恐未如於一鶚惠而好我何不吝於雙魚某濫貳秋卿又見春序小狐汔濟亦奚事於聽冰良馬空群望自期於追電

代回程監丞準

五雉分工誤恩攝長雙魚尺素頒數過情恭惟某官四海老成累朝耆舊人生待足何時足得住爲佳官職有來還自來不聞亦式應笑戀軒之疲馬未能返肆於屠羊某自揣頭顱難司喉舌匪朝伊夕即膺納祿之章爲官擇人空忍見賢之渴

代回程監丞准

出命明庭視蘢閒館雋永乎山林之味樂且無央參寥乎香火之緣老當益壯恭惟某官棲遲盛福笑傲明時詔祿玲臺又拜散人之號養神丹鼎應與造化者游所恐蒲迎不容牖隱某歸已晚矣行或使之汗漫相期本許以急流之勇退侏儒獨飽敢久於暮夜而倒行

代回軍器王監簿滏

對越宸綸句稽武庫爲太守選所表既有交章除戎器戒不虞畫爲稱職公議如此私謝何爲恭惟某官故家典刑中州胄出婉贊幕中之畫勇分海上之符焉能使子不遇哉姑從外補有欲爲不留行者迄得內除時雖既戢於干戈法合咸精於器械小煩會計會即騫騰某自嘆望秋未遑省夏豈無青精飯此心惟切於謀歸贈我綠綺琴無說可從而厚報

回朱司令在

渙奉宸綸晉司帝籍用過庭所學之礼習祈年孔夙之詩有渥新除式光舊德恭惟某官清門偉望名世故家先正接伊洛之宗源流甚正後學出河汾之派沾丐居多季老于行克昌厥後故從綠水紅蓮之幕入庀紺轅黛耜之司此非不稼而取禾政欲數菑而肯播少培飛步即整華塗某偶此綴班何勸耒耜自憐往日識野鶴於未仙猶喜殘年見名駒之有種

代回詹大社 文中

陛華司社賛治容臺惟是詩書禮樂之儒始明籩豆簠簋之事用人如此通國欣然恭惟某官奮自清門徑收名第卞惟分教不辭獨冷之氈當路交章爭取橫前之寶果從蜀道入典漢祠拜如絲如綸如綍之言賁自今始考以松以栢以栗之義應有古心某有幸識賢過蒙委署數句爲客會已見於榮遷一日不齋猶願安於承教

代回趙太社 汝遷

北司太社賛治奉常含文字旁午之勞共夙夜惟寅之命恭惟某官九苞威鳳千里名駒抱朱虛之忠請鉏呂產笑紅休之陋更媚王音毅然料虎之頭樂只跋狼之尾忠精既白論諫如丹徑咨禮樂之英入司籩豆之事雝雝肅肅何嫌三百日之齋親親賢賢行有十六相之舉某未遑旅賀先辱臨存贈綠綺琴愧不辦南金之報植青藜杖滿期校東壁之書

學官

代回李國録 誠之

知賢不早聊劉需章委質相先足鳴諫德不知所報藏去爲榮恭惟某官殖學精深摛文鉅麗早飛英於學省即中雋於儒科固知几閣之文書難屈朝廷之翰墨爲數句客已光文學掌故之聯無幾何時果見國子先生之入比者公車之牘豈其私室之恩過辱臨存更勤異謝某無能報國推有薦賢過隆翅飛廉鎩奮聲之已殘登閣風壓閶闔猶刮目以相期

代回曾國正 隼

晉司樂正益重儒官盈几閣之文書以勤作主申庠序之孝弟茲逐得師恭惟某官賦敵凌雲文成翻水拂空直上合盛之白玉之堂取勢斜飛亦宜在青藜之節茲以文學之掌故入爲國子之先生行德成而教尊必言揚而事舉某過勤投璧愧之報瓊化民成俗由學乎儀圖莫助傳道授業解惑也切幸自強

宮教

賀聶宮教 子述

疇庸軍計分教宮藩王事我獨賢勞恬然終歲仁人誼不謀利展也自今除目一傳蒲口交慶恭惟 某官蓄學有裕揆材不貲人見其五兵之精神孰窺其一劍之肝膽長沙射鴨袖不足以回旋挪穎割雞氣益高而磅礴甫通班籍又宰盤根取美最以來朝紛交章之至闕諸公之登臺省盍息吾黥此士之落江湖真今人瘦爲州別駕去國期年皇帝曰嘻誰會稟人之出承相言是莫如國士之追

方當[illegible]新舊之交承頗覺中外人情之訌阻公能調[illegible]民得繼迁茂丕績於帝庭進嘉謀於王府會[illegible]而已昔事出納之司誦說云乎哉今乃範[illegible]於星列邸肇建明師高帝子孫固有殊人之寵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兎園必明禮義廉恥之原使知君臣父子之實庶淮南[illegible]東海亦敬王尊此外功名時來則爲[illegible]問公爲得無情哉某辱知頗深圖報[illegible]馬郭不知尺五之去天戢戢魚頭詎敢[illegible]活我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九

代回[illegible]文思 彌忠

[illegible]愧於尸位簡乃僚而剡奏幸甚得賢公義宜報私謝何也恭惟 某官早收名筭晚步選[illegible]鶺鴒在原固不私韶王之爵祿鴻雁于野[illegible]曾屬治世之羽儀玆聯事之偶同難[illegible]惟是四六之惠則貽方寸之慚某非曰[illegible]借重子君無言幾失子幸暮取之拔尤[illegible]更贈君無歲寒而易棄

代回黃文思 [illegible]

共工率屬獲陪鄉曲之英旗格薦賢貢致邦家之助是爲公舉何以謝爲恭惟 某官早決科名久淹選調學深純而有本氣穩重而不浮久矣卜鄰欠李邕之識面偶然結綬勤貢禹之彈冠何愛一鶚之章少效匹雛之力名節皎日富貴浮雲顧無忘激昂之言庶不孤期待之意某不善爲斷兆足以行偶成一簣之山亦持自賀切玩連編之月却愧所蒙

代回王文思 自適

聯事爲僚見賢當舉同年有子相識已深輒刻積
於公事豈收恩於私室恭惟某官世濟其美父教
之忠不謂二十年之間未脫六七階之選聊爲破
白何必謝青某老矣斲輪味於推轂奏記督報非
所望於高明處事律身願不孤於題品

代回趙文思 師彙

翠屬某工已愧薦賢之不武陳篇奏記更勤博我
之以文恭惟某官天派甚清人門具美軼駒奏步
自是千里之奇方鵠儔功未脫七階之選姿其實
歷當以名聞某不勝匹雛濫長五雉同官爲僚之
義固已盡心爲善最樂之功更期勉力

代回彭文思 耕

五雉爲工正甚幸爲僚雖貫魚有尺書先勤吞聲恭
惟某官崇蘭流馥喬木故家在梓匠輪輿亦足以
試有準繩規矩何遽無成所恐出入如相避然莫
助左右爲先容也某濫茲攝長行矣告休聞弦賞
音已認相求之意留渴待歆所望見察以情

代回羅簽院 堪

疇庸外轄服采中朝乃積乃倉乃糧久勤回謁如
絲如綸如綍盡賴主張恭惟某官學本家傳美由

世濟承已實譽播於風月之分江漢浮浮裕比丘
山之積進掌四司之告出專一札之文詩不俟駕
而行必有勿藥之喜某凄其既歸久此蹣跚已騰
二宜去之章足以行矣猶及再相別而去願不幸哉

代回万俟檢院 倡

後奉明綸晉司理獻導人使諫聖上寶千載之逢
命汝納言堂下無萬里之隔恭惟某官世濟其美
德浮于言練詳臺閣之儀服襲廟堂之學積勞于
外益閱其中果騰列刺之章入掌四方之牘出嘉
謀于右廳無不得其言下當澤於民亦有無窮之
聞某未遑燕賀先辱魚牋驅飛廉而寄聲恍已迷
於昨夢排閶闔而披腹猶有望於朝陽

代回新監文思院門史從政 孫忠

分職翠屬疇若予工同官爲寮徒得君重貽書寵
甚陳義暐然恭惟某官氣節雄深詞華炳蔚刑究
五色皆鳴孤竹之聲青雲共登已正三槐之面居
然欲拔獨此抱關漢相不以兄故私未妨緩步史
魚直哉邦有道願接芳塵某爲長於斯懷歸久矣
或論道或審曲等是王官非邀譽非納交願成晚
器

西京十九　二

架閣

代回吳架閣 柔勝

起自珍祠入司故府人登龍斷孰知靜退之風公不𧏳營宜有登崇之命恭惟某官器資莊裕德稜淑均讀數萬言信一第之直酒子閣三十載循變薦而不入官茲回香火之功名來主文書之凡閣假途數月發軔九衢某有幸協恭先勤遣記匪我言毫實慚堂下之斲輪爰爾同寮知免袖間之縮手

代回薛架閣 君用

渙奉新綸晉司故籍文書盈於几案莫助之牒訴裝其懷今知免矣恭惟某官河東狄叢稷比麒麟自中傳於文閣即舒翹於侯府鵬集未集豺虎已多車轔轔馬蕭蕭君誰與守印纍纍綬若若吾呆徒行宜哉薦揚有此除寵行宣室之明習即臺閣之飛騰某甚愧濫巾猥勤衛袖居州在宋真足爲王所之賢夫子却齊願更觀儒者之效

代回曾架閣 子十

奉一札之新除司兩部之故籍簿書獄訟之事似屈長材文學禮義之官益非妙選未縣旅賀猥辱損牋恭惟某官琴瑟廉溫琮璜秀潤學空作賦早呼殿陛之臚重席談經久繫黌堦之馬身纏趨於幕府名益震于京師朝方虛掌故之員人皆有欲炙之色下交章而薦禰上弄印以授堯群無留良衆乃退聽今雖刑清而役簡攻須綱舉而目張凡閣文書何厭數旬之客朝廷前墨會歸三館之英某一自識瞻數勤委贄引車避不程力長恐見笑於大方既識路又疾驅敢願益堅於壯履

代回黃架閣 伯剛

渙奉新綸晉司故府組豆軍旅之事允藉通材文

學禮義之官宜爲妙選恭惟某官蟠書拄腹取第摘髭癸竄一同有珞珞琭琭之氣隨軺萬里無無刺刺之情流聲實於朝廷主文書於几閣更培風力會決雲衢某何與推賢過勤委翰投我木李莫輸論報之情期君蟠桃姑爲願忠之意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十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

制帥

賀桂侍郎 知潤 再任制帥　知榮州作

進直奎文借留井絡惟益部刺史之寄在漢已嚴而瀛洲學士之官至唐尤重備茲異數允在真儒恭惟某官器博以周材洪而毅文武式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江漢經營早追蹤於羊杜日月獻納旋接武於夔龍帝念岷峨地連閬陝四松候對中權足壯於前茅又籌筆勳獻節可窺於破竹爰進真學士之職式重大元帥之威河內共借於寇君襜帷暫駐關中既留於蕭相營壘益堅光增東壁之圖書權重北門之管鑰式遄袞繡歸耀旂常某秉障靈邊庇身宇下愧涸魚之喁喁隨賀燕以差池牽牛而奪之牛誰能回幕中之辯御馬而窮其馬度決非門下之心儻或愛尺寸之膚更安貸斗升之水我有二天之飲酒誰敢望於私恩爾來三月之無鹽更乞參於公議其為須葺苟既數爨

賀黃安撫大卿除工部侍郎仍兼安撫制置副使

漢冊元戎升卿起部修車馬備器械夙重小司空之權閫禮樂崇詩書將正大行臺之任命申重巽驩溢全坤恭惟某官智勇且仁直方而大肝膽鍾一雙之劍精神峻百丈之峯叔度萬頃之陂世莫得而澄撓汲公重臨之政人轉服其寬明坐令火井之沈焚真覺雪山之增重敬刑而成三德既平夏辟之三千事典以治萬民爰長冬官之六十藉五雉五工之正挽一龜一琴之留當益州疲瘵之秋須朔方精明之令星辰聽履豈但高法從之班日月為常佇蒲載元功之籍某承流支郡席芘和門誰其采白露之葭顧使轉青天之翼不能者止未容叱馭而驅之克壯其猶尚倚約軾之率只

賀聶侍郎 子述 除制置　代董侍郎

蹐班禹閣宅牧蜀都暇言語侍從之臣盡護諸將藉文武威風之帥式遏四夷渙號風行坤垠雷動恭惟某官氣噓海岱胸湛冰霜書刀遊肯綮之間全牛立解意匠淡經營之表九馬坐空惟其日千里而有餘是以歲九遷而無慊鑾臺鳳閣積彌縫輔贊之功螭陛雞翹弘獻納論思之益上矜遠服中遣近臣弄印無以易堯爰峻西清之職披圖指以示禹俾圖北伐之功惟真學士象十二月之班

而大府帥總六十州之重鎮犹匪茹須方叔之壯猷皇帝曰噫命崇文而奉詔不但洗岷峨之憍又將蕩秦隴之妖玉壘既安金甌必啓某五年承乏百伎已窮頼公爲父老而來許我託子孫之契田間索栗看即騰新尹之誇門外種瓜便可遂故侯之隱

賀聶侍郎交割 代董侍郎

消選剛辰恢張制閫千二百里之邊面威令風行六十餘郡之人心驩呼雷動恭惟某官秀姿玉峙炯識氷明鞭霆駕風既出漢廷臣之右捫參歷井肯爲蜀父老而來行宣暢於皇靈即蕩揺於戎索俾狸之死夘有數何待來年胥公之雄甲成功應在今日氣色一新於壁壘勳勞滿載於旂常某辟闈建牙遂可納履催飛將而追驕虜正虞或累於躍歸鞍而飛賀書猶冀亟諧於邂逅

賀聶制置 子述

庭揚成渙闈制全坤壁府奎圖莫重東頭之學士參旂并鉞況專西道之行營夷虜膽寒士民心慄恭惟某官天資弘毅風采浚明精神五兵六丁莫擬其鋭肝膽一劍百壬爭避其鋒策勳自聊雄而來取官有驅羊之易今之從政客有位隆而道汚公所過人正惟功大而心小茲煩雍橐來牧蜀都許以金城之便宜盡護玉關之疆場三分籌策小試渭濵耕戰之謀百二山河行復關中帝王之業功名留於久遠富貴乃其緒餘某夙累公知何辭吏役然受敢不敬蚤夜之祝愧乏寸長況讀忍着主衣裳之詩義雖再適況妻病不離於牀簀而男寒父溢於詩書固知公爾以忘私然亦愛之而莫助其揄揚尺鷃但願通逍遥之遊渤澥雙鳬亦不計多少之數

賀丁制置交割

紫殿陞班建碧幢而制閫緑綈趣駕辭紅籥以開藩四後重臨萬井改覩恭惟某官材弘以毅德直而方所學一本於孔周有言皆合於稷契一堂偃月勢炙手以絶倫四海倚氷公掉頭而不住四國于蕃之巳久九卿當相以何疑頋自桂林復尋邛竹清獻之琴再鼓當宦民財乖崖之劒重磨足新軍律中權有資於後勁外攘全頼於内修暫分治於四封即盡護於諸將先聲誕播和氣交騰雪嶺之白界天公來則重騎火之紅照夜王曰遄歸其

乘傳無堪代庖非據崇詩書閱禮樂忻逢元帥之
鼎來封府庫籍吏民敬犇將軍而解去

通董制置 呂誼

十乘啓行既孤剡牘三年過隙又玷招雖曾微曉
暢之才可荅頻煩之顧疾驅行李往役前茅伏念
某學餒而材蕪氣凋而力腐少年妄意頗從竹帛
之功名半世拙謀未了布韋之事業強為祿仕直
坐飢驅諸公貴人間欲出其門下古來此物自當
弃之道旁獨銜國士之知積愧文人之厚因同邑
而薦嚴助自古有之未下車而辟慈明此恩異甚

窮人命薄中道憂歸勞心愽愽猜火頻驚於三黜
達官袞袞刺天難附於羣飛止或尼之會且歸矣
駁置郵之有命仍尊選以見招惟兩喜多溢美之
言故再鼓回愈淡之聽奏函朝徹俞旨夕頒苟文
若之不進不休今寧愧古閔仲叔之且喜且懼龍
實若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留秦
階台符之步撫坤坎井絡之民去來剛雪山之重
輕出入係蜀道之難易公鎮踰歲月共期裴相之
來歸小隊出郊坰復喜嚴公之再駐蔡彥因多於
集幙四夫猶恥於納溝龜放長江使認重來之路

燕尋故壘復窺新捷之簷豈但顯不遺故舊之仁
亦足占雖進巧拙之量某敢不循其項踵銘在肺
肝謹無負有志斯世之將仍每守聞利大夫之戒
忽騎將軍馬難希勵士之壯懷真釣錦江魚敢學
拾遺之懶性

通制帥安大資 丙 代董制帥作

筆索登貲澁竊郡符之龍韓刀執禮行依制閫之
尊瞻中權勁後之威修小侯事大之敬輒裁柔牘
仰凋高牙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任凜然忠
貫於日月巍乎義薄於雲天左袒以呼作熊羆不

二之士左顧而跽收麒麟第一之功皇咨着定之
勳冊命休釐之寄盡護諸將外撫四夷料天驕之
必亡諒風寒之宜護蕭何全關中以鎮撫西顧何
憂周公有天下之勳勞東歸孔邇佇由節斧徑秉
鈞樞立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剩光竹帛建無窮
之基有無窮之聞蒲載旂常某承學無奇立朝何
補二螭載筆初無紀述之長五難貳卿非有論思
之益誤蒙一札假守三刀不辭捫歷之艱但切震
淩之懼欲具宜於上意正有託於下風望太白横
岷峨惟切高山之仰止詣大府受約束更希陰雨

而膏之

代回成都黄待制 晦叔

輟賢禁肩作鎮少城周家地官方賴小司徒之貳益州天府遠勤大元帥之行戻止高牙屹然方面恭惟某官靖恭而肅恬膚敏而疏通生贊劍之故墟地靈人傑接金華之宗派玉潔日光自策名躐綸儀要路獻承明勞侍從久陪上雍之祠望太白横峨嵋爰馳諭蜀之檄擁元戎之小隊布方國之細書火井沉熒雪山增重考兩鄰之近比歸秉左鈞况東極之深知可撡右契某老不得謝命作納言蕘幾兩幾駟之榮會且歸矣望一琴一龜之出行或使之

代回成都吴制置 璘

栽一箋而起敬未宣摧謝之私蠠裹幅以鳴謙仍拜駢章之寵捶軽報重虛往實來佩故舊之高情發寀遲之深愧恭惟某官知推人傑學覺天民屹偉績於控荆蔚奇勳於諭蜀凜然趙清獻之氣節行以張忠定之規模撫五十四州之軍民瘡痍帖泰壯一百八盤之門户氣色晶明雪山之重既多沙堤之築非遠某不堪視蔭後此綴班無以公歸或一見而後去豈惟我賀亦衆目之具瞻

代回李制帥 大東

時膚帥閫彩鎮制垣犀甲熊旂名在江淮之草木麟符魚鑰光通河洛之圖書甚愜師言可爲國賀恭惟某官材由世濟學與古稽自其不甲於小官人知將降之大任故國非喬木之謂夙盤仙李之根今人莫棠棣之如皆近官槐之影雅闘偉望尤抱長材游分半虎之符划落全牛之刃風寒數匭人物蔚然固封守以畫郊圻徒得君重託外庸 作而承輔無以公歸某濫守洪都寄依廣厦落霞秋水漸欲尋吳會之舟暮日春天安得對江東之酒

代董侍郎回京湖趙制置 方

分閫用功濫叨金召循墻俟命敢辱賀緘碩蒙一介之專遠畢雙麟之重卷還有靦冒受何居恭惟某官以社稷臣爲詩書帥細氊廣厦應接武於夔龍緩帶輕裘即近蹤於羊杜一臂制勝萬里折衝天子遣趙將軍真得破羌之策路人聞霍去病行收絶漠之勳功名剩跨於數公同書竹帛步武徑蹲於兩社歸勒鼎勳某守蜀非才擒胡不力以此衆戰無可奏之膚公不自意全亦粗瑊於羣醜尚

欲决焚舟之戰乃不容俟駕而行已貢天牋頻省
愆於田里尚依雲莊得佚老於林泉

回趙副帥 麥訥

守偏城而惕日無以瑜人使一道以覘風何爲至
我方茲蹐地志在回天敢圖副元帥之尊先畀小
行人之問恭惟某官篤誠而明允剛直而忱恂無
鳳笙龍管之豪奢有麟趾兕罝之信厚文王之昭
周人之祚固多千里之駒河間之略江夏之功罕
露一斑之豹獨公慷慨同國戚休星紀一周未皇
皇而莫梳風寒數處屹在在之長城寸心如丹百

鍊愈白四郊多壘未容學鷗鷺之閑二矛重弓且
並捴貔貅之旅峴山既捷泗水來歸不十日至長
安會有官軍見威儀之喜用允兜封函谷無以賊
虜遺君父之憂惟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則男子當
戰女子當運黃河以南行皆晉土自陝而東是在
周公某愛莫助之遐不謂矣木牛流馬敢辞輓粟
以上天挑蟲并蜂但願織桑於未雨

經略

代回廣西李經略 訥、代何月湖

小司寇之持平躐陞五雄大府帥之委重遠寄夔
魚懷感有之眞懷無所恭惟某官名高斗北恵蒲
天南磐槃都會之雄庶邦君之奔走英英文武之
特一號令而精明公無遐心民可吐氣某斷輪既
老整獲已晡宜人獨桂林適想玉篸之碧忍渴望
梅嶺願調金鉉之黄

代回廣西李經略 訥

荷槖鞬直桂筦分符執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儒

袴萬家之喜今在細侯仁氣南驅善聲東逝恭惟
某官通材治劇厚德鎮浮財貨本末源流早振地
官之職侍從論思獻納曉深天家之知遠屏承明
之廬歸拜散人之號時方多事公未可閑謀帥須
賢起家甚寵若衛公之鎮撫九十六郡與龔志之
都督二十八年能安越人莫非李姓宜其苗裔復
此蕃宣頷恐青羅碧玉之江山難駐黃閣紫樞之
步武某龍鍾巳久燕賀無由夔府竹枝之歌既成
昨夢漢節梅花之句願寄故人

代回廣西李經略 訥

价藩報政淞殿升班入桂不日炎荒固號登僊之勝四松取之熟撰殆非寄祿之常帝綍渙乎帥符鼎重恭惟 某官材全業鉅器博聲宏厭直承明之廬作牧始安之徼玉簪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户行千里之地果臻帝璽進庀宸奎河洛圖書之淵榮光上燭嶺海輦轂之治和氣旁行會見出綸又迎歸衮某無由旅賀猥辱摛謙誦大古而歌散人吾事濟矣去上天而辭宰相公自計之

安撫

賀衛參政除江西帥

光重圖任起東府之元勳千乘申命撫南昌之故郡[illegible][illegible]之未蘇紛騎竹以爭迎四履驩然重臨幸甚恭惟 某官智仁且勇直大而方[illegible]之挺生天寧無意虎丘一輪之末蒲公亦何[illegible]哉秋之問冠公與兒童之誦君實是關[illegible]體難矣家居與我憂畎畝之中只成婦潔使人獨[illegible]山外盡尉去思宜煩熊旂肇節之嚴更借鶴嶺鳥峯之重輦民雷動共欣吾父之重來道路風傳仍喜我公之未老凡自卯至酉之交説蓋先庚後甲之素孚善人七年流秋殺春生之惠長天一色洗星移物換之悲昔黃霸之於潁川及馬援之於鄲鎮雖云再涖詎足並言蓋申命宅南之咨乃歸公于東之漸魁台齊色益足光牛斗之墟霖雨思賢會即騎尾箕而上某 一違材館四倏觀臺造舟爲梁鬢已逢於灘頭荷戈與投骨幾葉於褒斜難爭汗馬之功徑返屠羊之肆忽聞[illegible]禮樂之有帥喜至擔討書而欲狂偶見苦於小兒未得詣於大府下榻

而延孺子詎敢希舊物之收踵門而告丈公惟當
致新世之敬

賀任樞密除福建帥 希夷

元老得閑价藩出牧道古今而譽盛德既將相之兼資至將相而歸故鄉在古今而有幾遍觀全德足立懦夫恭惟某官輔出真儒爽邦良弼春風沂水夙昇游夏之淵源界雪岷山更陋卿雲之河漢早克勤於小物晚服在於大僚非仁義莫陳於前有謀猷乃順於外雖風霆不顯流形之迹然天地能知體國之心 兵數年拓地萬里疇若予采方當顓而以正槐民具爾瞻何遽剖符而分竹拂衣勇甚懷綬忻然問之往來皆云昔疾而今愈決於去就足窺衆醉而獨醒為之兆兆足行真而發發必中全閩鄉部秘殿政塗尋某丘童子之鈞遊聽去時兒女之笳鼓所貴於天下士者動靜不失其光明豈不誠大丈夫哉進退一歸於禮義不負所學是在我公林下有人少伴越地禽魚之樂橘中未老尚見商山鴻鵠之飛某夙累公知敬為國賀江空而歲年晚載歌百年幾見之詩水煩而鱗介勞更致列城一陶之請

代曹安撫賀衛參帥 倪

疇若舊弼出牧价藩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前茅甫臨全斐底豫恭惟某官洪深而肅括明允而篤誠毗下三台付榮進於素定參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由兩地以養恬為二天而出守辰猷定命聯漢殿以通班甲令若忠盡衡山而賜履于麟許合竹馬騅迎令湘安流使嶽修貢政平訟理而無愁嘆聊冘南顧之宵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即係東歸之晝繡某濫掛前糈幸及戍瓜以望君如歲之心願言叱馭然用汝作霖之命猶恐追鋒

賀廣西管漕 湜 除靜江帥 代衛參帥作

寓班東觀宅牧南郊一道熟於馳驅不勤易地五筦資其節制何止觀風恭惟某官器譜浚明風猷凝邵自望郎而撲被進退可觀由膚使而褰帷光華益遠尋領將輸之寄益高經按之功帝謀帥之惟艱公撫封而少駐英英桂林之伯願撫膺功渺渺洞庭之波尚資餘潤某濫承嘉惠竊倚德鄰湘水安流正藉戈舡之重夜郎為徼敢忘銅柱之威

賀夔路徐安撫除瀘帥 瑄

西漢奏功東川徙鎮占一星之入蜀謂合遄歸不五月而渡瀘却疑采入賢勞何憚聖眷惟深恭惟某官胸湛明冰膽韜古劍意匠淡經營之表凡馬坐空才刃遊肯綮之間全牛立解入朝爲爾乞郡翩然漢水爲迆民無愁嘆巫山猶錦使有光華雲出無心且聊爾陽臺之下春行有脚又移之䕫道之間若時江陽實雄益部地望隆重視古元侯民俗恬熙爲今道院然天大地大自足若鵬鷃之游何月更歲更獨不出魚鳧之國殆欲紓憂於西顧即覲錫命以東歸某越在師行無由旅賀轅下其安於局促俠中敢累於提挈不進不休聞又綴鶚書之末載飢載渴但願從魚服之歸庶因青篆白舫之回一見紅旆碧油而去

賀徐漕除東路安撫 瑄

升班延閣就鎮价藩擢東壁之圖書光千列宿控西陵之門戶專在三巴無改舍易轍之勞有弭節建牙之寵用賢如此通國驩然恭惟某官得天委和與月爭皎一時歐范共推無黨之雄文千載于張終愧有功之陰德聃更冉轉亟取一麾化行江漢之末幾名震京師而難掩周爰咨度遠有光華白帝城高符節久煩於兼領烏孫國亂藩籬有貴於預防就煩使指之膺專總帥連之重肆加內秘益壯中權不十日而至長安漸試魏延之策命一將以向宛洛將圖葛亮之功諒能巖排峽東之詩合勒地關天開之頌某絕無操挾獨辱知憐頃徒據地以承顔聞亦爲天而啓齒實不知師德之薦遂有欽君房之責諒姑充賦於公車豈欲收恩於私室待李生者何道豈當求益於速成知徐公之有常定不昨取而今捨

通湖南安撫曾參政 從龍 任武岡時作

望斗台之下久隔師門趍翼軫之旁今依帥閫肅馳函於鈐府嗣欽版於棘門恭惟某官氣擊扶搖胷藏磅礴學粹然而出正文阜爾以不羣榮進負素定之科溫飽非平生之志蓋中興狀頭之盛三十有二自大節終身而觀幾年無幾獨垌粟梅溪之氣槩與英英無玷之風標民鮮睪之公其人也不然既登兩地之峻何至弗能一日之安舂容東海之濱殫盡南陔之孝三年過隙諒當宣文德之麻十乘啓行顧使分武安之竹洞庭九州之大詎止价藩衛山千里而遥是爲岳牧暫借傳嵒之雨

略行湘水之春無回旋不足之疑見坱圠無垠之大對半夜之問亟遥宣室之歸反九章之騷即報脩門之入惟公撰德相我受民某其以迂愚老於廢棄誨諸生於館下以冗見治試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然都梁之斗壘固全楚之井疆自昔非蛟蛧之鄉詎容置倅比年更歷蛾之警浪轉為丞玆載忻而載奔幸受容而受察門生不知恩非人也竊自㥠柳子之窮相國求余文知我哉何敢學韓公之傲

通興元楊安撫 九鼎　任武岡倅

隨師幰於西濵濫綴賓僚之末望將壇於南鄭適依節制之尊姓名難接於暗中牋記盍馳於麾下伏念某數崎半世拓落一官口耳止數寸之間淺哉學問頭顱入四十之後荒矣功名亦欲守山澤之臞又恐俱草木之腐聊獻公車之牘謾投光範之書大鈞坱圠而無垠曷嘗遐弃小技卷曲而不中自欲卷懷適會文翁留再剖之符徯令王陽叱九折之馭沐浴而戒行李極知見笑於大方蹉跎而效小忠亦欲少酬於知己然乏蚍蜉蟻子之援而落魚鳧蠶叢之邦繞樹凄然託根何所恭惟某官肝膽一劍精神五兵攬轡登車湘水詠揚憑之德輕裘緩帶峴山留叔子之名既思繪以歸吳忽秉軺而諭蜀天旋夔峽良費馳驅地重秦関徑煩彈壓况是四郊之多壘尤須千里以折衝遠其慮以圖非常之功積其力以俟可乘之隙公固有志於世世寧無望於公惟無敵知儒者之真則可大皆賢人之業尚念某藐無操挾全跲踈庸仰天漢之云高相國方追於國士思月俐之所與中郎或識其典刑

通湖南曹安撫 彥約

截江而屹廬山仰高有日披雲而覩衡嶽拜下可期藐然縣椽之抗塵夯此帥連之隸役事有稽於故實書足達其姓名敢以畸涼儌之耦儷恭惟某官風猷明浚天韻崇弦自其不畀小官於州縣之時已知將降大任為社稷之器囊者恢復之役事有至難誰歟倉猝之謀談何容易維時漢廣孰是皇華能與城以俱存尊乃勇耳使自焚之弗戢燕可代歟中冒鵝鸛魚麗之行旁絕蚍蜉蟻子之援所忠者國遑恤乎他屹然孤墉遂作百川之障只此一事已堪千載之垂來自重湖倫持三節人不

疑其爲驟天亦慊於未醻鋒蝟斧螗敢肆萌芽之
怒帶牛佩犢忍違葱韭之安奏刀割然苞枿斵矣
太守不有肯與許以爭功皇帝曰嘻盍召曹而入
相後僉鯀鯢之已戮得無鳩鴈之未安非高牙大
纛之小留恐右粥左食之或闕仍熊羆之總帥峻
龍馬之負圖無以我公歸兮恐須衮繡樂爲天下
道也請被弦歌其拙不特宜窮自天賦粗識丹鉛
之點勘安知朱墨之勾稽負米養親勉出繞
枝自許非賢疇依然長沙不足回旋先生升矣纔
短簿能令喜怒伊誰念之使得侍一日之間亦足

尉平生之願湖南於人不輕接何恃而來奧北之
野無留良實非所望

通安撫衛大參 啓

書生優仕抗塵縣掾之卑卜吏俏辰隸役帥連之
下蕞塵埃之傳領跋霄漢之階符斐然修辭甚矣
犯分恭惟某官造道自得經德不回退然得聖人
之清進則任天下之重外凌雲之未剪內偃月之
方深去而違之十載孤舟之横水時乎可矣一朝
巨棟之擎天不負獨對衮衣之詩盡洗兩造吾門
之誚入參國論出庀祠宮卒以道而蛩伸初何心

於止速在外則植旗旌羅弓矢公豈比榮其功之
銘鼎彝被弦歌士誠有望不謂聽麻於文德轉而
分竹於武安長沙千里之平古稱清絕洞庭九州
之大新困繹騷茲勤二三執政之行殆非尋常謀
帥之比自天有命固已與宣室之思惟帝念功寧
久作南邦之式暫撫湘纍之蘭芷即歸商鼎之鹽
梅民無不獲之夫公有無窮之聞某起家素賤受
質朱愚學不前人空守嗜書之癖飢來驅我遂生
竊祿之饑不賡小吏之凌兢正託大鈞之块圠造
俊造而厠下列胥累一陶甄章服而揖上官惟當

三沐

通浙西表安撫 啓

十年幕府負公事未了之癡千里王畿隸華使周
爰之度聊步邯鄲之故欲瞻京兆之眞輙修偶儷
之詞薄叙畸孤之迹伏念某李惟洛誦家本唐餘
因應 而情農遂去民而就吏耻貪近祿浪賦遠
游歷井捫參再造忠嵬之國逾沔入渭兩經鳥鼠
之邦偶爾得歸置之勿論茲操破釜來問大鈞辱
令芻狗之陳更賛木牛之運牽頭見日良忻近咫
尺之天滿腹飲河政不過斗升之水然非有方間

之疵將若爲三匝之依伏遇某官器博而周材弘且毅無曲李以阿世言言博士之風不錮人以收功挺挺司徒之烈偏儀既仕具載休聲惟長安諸夏之原視商邑四方之極宜得翁歸之公潔仍兼廣漢之聰明弄印無以易尭持敎使之告舜京師浩穰已迎刃肯綮之間侍從論思即聽獲凝嚴之上尚念某不堪位置何足挂搏效韓愈謹奉大尹之書非爲文也慕劉向獨序嫣蝴之傳尚有志焉

代回臨安趙帥 師石

拜命中宸參華外府殫歷聲數既知天邑之尊平準京師又借月卿之重少騰歌於張趙即接武於夔龍某方聽除書欲陳慶語不虞貺損猥賜鳴謙會見九遷之榮當不賀而足

代回夔路王安撫 宗孟

垂共工而服命蹴視大常伯之班夔有國以建侯遠致故將軍之禮燁然尺櫝展也千金恭惟某官殖李端深提身凝遠建武功臣之後文獻具存正元朝士之間德音孔碩由觀風而分閫不易地以開藩睠是陳人授枌榆於西汝憐其舊日拾橡栗於東屯雖糠粃不足於敭揚然草木實同於臭味

春風拔拼楸樹馨香仍飛剪彀之文見寵斲輪之老某殘顏曳履有味挂冠共歆玻瓈江囿已蒙九里之潤俱是蓬萊守願早乘兩腋之風

代回湖南曹安撫 彥約

陛華延閣作牧价藩長沙千里之平執主張是元戎十乘之啓實寵綏之恭惟某官抱負寬踈踐歷詳熟崇詩書閱禮樂天稟有餘雖弓矢植旃旄人疑爲贶以扶輿磅礴之地有奪攘矯虔之風哀兒鞠頑未正鯨鯢之戮烜威赫德是資虎豹之韜顧疇末乃取闢之功行有使果召參之寵某緬懷先契實托通家拙政在前乃不足乎揚之糠粃同年有後亦助旁而譟其鼓旗

代回夔州王帥 宗孟

肅將使節就易帥垣號令晶明初不勤於易地圖書清邃果何遠於去天恭惟某官昭代通材名門勝士從容官業膺所至而有聲剖决吏文牛雖全而自解玆秉漢傳出護蜀門入陣縱橫久賚木牛之運三巴蹤鑿更分銅虎之符念糠粃之在前餘草木之同味竹枝嘔啞敢望播揚楸樹馨香倘期封植用仁侯之新政慰太守之舊民愛莫助之返

不謂矣某無由拯賀猥沐謙撝拍爪偶然終憶飛鴻之跡上頭顱如此更慙神虎之門中

代回襄陽劉安撫光祖

陛華殿左轄鎮山南千里見王雖未究獻納論思之益十連爲帥亦可策還定安集之功邊面晏然上心簡在恭惟某官三代遺直一世偉人儒特立而獨行蓋以有益於國士任重而道遠不止獨善其身抗正論於經帷吐苦言於諫紙芳馨香矣流落久之篤時政弦令公趣駕方抱同朝之喜忽聞分鑰之殊休兵屯田政須元凱之規畫輕裘緩帶

會繼叔子之功名無有遐心益窺遠業某曾同臭味頗共浮沉唱白銅鞮空羨接䍦之倒吟青玉案不供繡段之酬

代回史安撫彌堅

光膺芝檢進陟松班一札細書渙絲綸之溫潤十連大國添旗幟之晶明恭惟某官世濟壯猷家傳遠業輦轂之下彈壓夙著能聲侍從之閒論思益高隽軌遽厭承明之夜直出爲湘水之曉行展長沙千里之平替襦自得鎖洞庭九州之險舟楫無虞蕞然獠蠻胥于冣宄勝之不武雖多殺以奚爲

綏之斯來宜胥從而罔治帝嘉成績詔錫隆名東壁圖書姑暫煩於寓直南邦藩翰會趣用以遄歸某自媿望秋未遑賀夏徒以在前之隸粃荷不鄙夷其如莫報以瓊瑤止深感戢

代回徐安撫邦憲

陛華法從作尹神皋疇昔子工有渥貳卿之命徒得君重庭寧千里之畿浚號既揚師虞允穆恭惟某官靖共而正直肅括而弘深中外久於踐揚上下孚其名實大宗正之盤礴公豈曰淹少常伯之超騰人不謂早當日畿之謀帥勸天陛之掄材特

陞獻納之班俾任浩穰之寄欲粟賤追李峴少尉閭閻録因歸問不㝵更光史册某自聞先庚之令亟展同寅之恭材俊滿前欲譽盛德而不敢珠玉在側始媿先拖之未能

代回潼川劉閣學甲

出綸比闕賜獲東川旦作股肱宜職五言之納王之喉舌併勤四國之藩西顧既寬南圖益大恭惟某官清標拔俗厚德鎮浮二十四郡之無人已見眞卿之節一千餘家之失火何勤長孺之行然使玉帳之輕孰借銅官之重元戎小隊聊復班石谷

之春方國細書恐趣侍雲臺之下某久燕居息倦
鵠僝功憑飛廉以寄聲若爲厚報望嶮巇而勿迫
猶佇遄歸

代回揚州崔安撫與之

建纛假藩方欲馳於慶牘濫巾分閫何遽辱於朋
緘一謙之光三復以愧恭惟某官氣涵天粹材稱
時需德性得南方之強文字喧西都之價仁勇充
然於六館獨何蕃敦言行考之而一人如清何者
鞏飛方鋭勇退尤高甫跡郎舍之華即領帥垣之
寄堰橫古埭尚如召伯之棠地對長江曾擊祖生

之揖惟良刺史尚友古人使功名配於前聞則富
貴乃其餘事某何功洎楚又守句吳捲兩西山良
有愧閤公之望覩梅東閣恨莫窺何遜之詩

代董侍郎回夔路丁安撫黼

疇庸靈石政牧夔藩晝舫青簾昔固識灩澦之馬
碧油紅旆今重認常山之蛇建牙云初滿目交慶
恭惟某官風華俊茂天猷崇弦正色立朝有嘉猷
則告于后抗章請外取膏澤而下諸民廣信之政
既成承明之召宜亟適茲魚復重在麟符出幕十
年去思未遠賜書一札易鎮攸宜盧矢彤弓新元

戎之號令白鹽赤甲壯全蜀之藩垣不俟笑黔郎
牌詔紫某守邊弗績受代得歸已問檣烏頓有身
輕之喜尚陪厦燕獲伸面賀之誠

代回畢安撫再遇

疇庸邊閫進秩內徽宣化承流將視儀於三事定
功保大仍作鎮於十連成涣載揚在師允吉恭惟
某官果毅而有守沉鷙而善謀心潛濟北之一編
材駕山西之諸將屬當敵壘屢挫虜鋒鶴唳風声
走符堅於淝水雞鳴雪夜擒元濟於蔡城公將策
大漠之功上已棄單于之過戢干戈橐弓矢既放

桃林之牛安邊境立功名真跨揚州之鶴鼎來恩
綍晉錫師麾英節麟符勉徇借留之請神旗豹尾
佇聞入衛之榮某拘以綴班闕於馳慶十部從事
慚無瓊玖之酬千里折衝願體冕旒之眷

二十一卷終

總領

賀牛都大除總領 大年 知榮州作

結知宸衷改領餉臺千里餽糧有飢孰堪將指六計以廉爲本疇可易公成命風馳驛聲雷動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忠肅而篤誠爲淮海維揚之俊人得伊洛入河之宗泒仁爲己任此心即禹稷之心謹厥身修所學皆孔周之學安行塗轍動中和鑾名既震于京師才合居於給諫行行且止避御史已播流聞皇皇者華遣使臣乃煩咨度茗駿之登既羨槐龍之對可占留肅相於關中且專餉事任武侯於渭上式敏戎公然劍閣雖曰崢嶸而摧嵬而益州實窘疲敝之危急紙糠何止於及米旋手寧恤於傷痍人知罷歲之徒然天遣福星之臨止序諸侯之上暫借重於王人折千里之衝即遄歸於政地某比緣井改益窘困窮雖飲氷食蘖以自將然求牧與芻之未獲置郵傳命喜聞君子之得輿升斗踈恩庶免波臣之涸轍其爲忻懌罔既敷宣

賀黃運使除總領 申

内躋郎省外總餉臺西蜀出幕之十年遂專主席東漕下車之三月盡總賦輿人歆錫命之蕃上恨用公之晚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業履端温言行夙擇乎中庸名實久孚於上下頃歲紅巾之變折衝白刃之間數進忠規刈葵惟恐其放手縱無恩澤從新豈下於焦頭共推江夏之無雙再試潁川之第一維駒維騏維駱暫紆芭栩之飛如熊如羆如貔孰飽樵蘇之爨帝咨衆望僉曰公宜王人下視於諸侯有嚴天節郎官上應於列宿肯歷土山政令先庚而已孚軍民旁午以相賀田里愁恨嘆息久已周知財貨本末源流尤皆宿講皮不存則毛將安傅脣既亡則齒得無寒欲兵食兼足之沛然在制閫同心而已爾既無間越秦之肥瘠何難閫韓范之功名某百無一能償或屢中頃進總領甚稱之語蓋在咨諏周爰之初茲聆除目之頒豈勝頓足之喜惟榮之歲租無五千斛而使所月解近七萬緡恥賴嘗煎抱貰之羸用補大科帶補之欠近困井仙之後難施箕斂之苛在小郡官兵既多空腸而大司符移尚理虛額巧但施於有藝窮莫甚於無錐與物爲春望公如歲今夕飲者恩明日

按者法正累故人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願哀
老子

賀楊總領 九鼎

升賢九列總賦兩川無踰老臣又望甲寅之報厥
有成命是寬庚癸之憂除目一傳蒲口交慶恭惟
某官資弘且毅器博而周解十二牛而有餘才固
高於一世繫千駟馬而并視氣亦蓋於諸公天使
之爲入蜀之星人以此卜擒胡之月知彼知己漢
中方務於養民擒賊擒王許下幾爲之避地徙緣
食之遂致師還皇欲我公身任此事爰峻上卿之
拜俾專討相之權金掌月升光無不燭玉關夜閉
守或有餘聊寬西顧之憂即聽東歸之命某聳聞
出綍竊喜得輿敢問遲之遲長恐遭羣吠之怪可
以速則速幸即遄四牡之驅

通四川王總領 鉉 代董制師

企郎宿之周天夙瞻昇耀望使星於蜀野行挹餘
光同是天涯莫非王事欲捺方寸之悃可無咫尺
之書恭惟 某官器度宗盛典刑炳蔚江左風流之
後代不乏人襄陽耆舊之家世濟其美恬於再轉
翩若一麾日近長安謂即登於金馬天通蜀道又
出護於木牛惟關中餽餉之功實海內安危之本
樵蘇後爨今多宿飽之師努矢前驅古有晝行之
美行詠勞還之四牡佇觀趣侍於六飛 某起家單
平蒙恩優渥立朝已溢光塵六典之卿試郎猶勳
輒冒十連之帥躊躇四顧冒昧一來惟方國奉十
行之書妄希宣布諒王人序諸侯之上亦願將明

代回趙總領 不俛

餉師天塹晉秩月卿峙乃糗糧式給列屯之衆廣
以爵祿宜登九州之命恭惟 某官育德忱恂揆材
膚敏方公私之積可哀痛孰與卑通顧財貨之出
有源流當加斟酌者年而變千里無飢載疇流馬
之功宜進執羔之寵某阻陪賀旅先辱撝謙卿不
同乎巳升華於元冕公歸無所會加昇於纁裳

代董師回楊總卿交割

榮駕駟車遄開犀印卿士惟月班通河海之間軍
聲如雷驩溢關山之外恭惟 某官材弘且毅器博
而周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策轡奔電洗凡馬
而一空皇洛分閫之勳命亞執珪之位合東西而
瞻使節共稱總賦之有人分南北而立王庭何患
擒胡之無日亟觀合爵佇即歸班某有幸爲容文

將儌福百里九十正倚同舟共濟之功一日三秋
願叱負弩前驅之效
代回趙總領 不愧
祥刑訓夏深愧曠官事典司冬猥令率屬冒恩有
靦竊比知歸恭惟某官給餽上流簡知中扆樵蘇
宿飽知調度之賢勞袞繡書行佇詔書之趣覲有
華餘潤且及陳人某度其夕陽宜於野服猶曳鄭
崇之屨小立斯須行市元亮之車又奚惆悵
代回四川陳總卿 咸
陛卿九農給餉四蜀專權增重光弩矢之前驅氣
色益明飽樵蘇之後舉恭惟某官學宗洙泗秀稟
岷峨介然忠勤屹立江流之砥見於調度傍流地
上之錢致詳慮於講解之餘定經制於裁節之内
粟寒其更已成末乃取關之功印弄於庭宜有無
以易弃之命肅進執羔之寵以彰流馬之勞正觀
游刃之若新何慮強弩之已末某傒功愒日得謝
爲期取御史於九卿之中行觀更迭序主人於諸
侯之上願立斯須
代回湖廣趙總領 彥械
疇庸外府進位上卿禮樂光華既茂明於調度貨

財平準茲益重於事權除目一朌輿言胥穆恭惟
某官持心信厚臨事浚明恭懿篤誠繼高陽之六
子切磋磨琢蹈衛國之武公揚歷彌深聲華甚茂
茲肅將於使指俾總視於軍儲曾不淹時已聞奏
最爰進四大夫之祿仍斡半天下之贏是亦平遷
行有峻擢某未辭旅賀例辱與牋卿不同乎已陞
華於元晃公歸無所會加寵於繡裳
代回湖北錢總領 文子
自違貝闕寖遠珠庭迹雖違於行藏心實馳於賢
德恭惟某官材全而業鉅學廣而聞多鞭霆駕風
已上蓬萊之島捫參歷井遂登蜀道之天飛芻遍
給於列屯叱馭不辭於九折成功者去盍歸乎來
惟是洞庭彭蠡之間實接夜郎牂牁之徼少須澄
按庶免繹騷當飢饉師旅之餘民亦勞止在諮諏
詢度之事公優爲之頷恐詔温不容席煖某腰黃
無補頭白思歸嬉笑文章良感雙魚之遺光華禮
樂願遄四牡之驅遷召新榮眷委肅敬不敢煩瀆
併幸照知
代回淮西趙總卿 不愧
陛卿九邑給餽列屯人自日邊恩榮畫錦之遺錢

流地上師有佰飽之期下車云初載路相慶恭惟
某官直温而肅括明敏而疏通早練達於民庸洞
講明於邦計懋轉輸之績飛不盡輸持經濟之材
翔而後集屬邊防之小定惟糧道之孔艱爰與前
席之思乂不見賈復念弄印而投無以易堯庸疏
執羔之榮俾專流馬之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姑
驅馳數月之間求宰相於宗室之中會凌厲九人
之後某託交惟舊話別方新闊何眡繩正欲致蕪
雀之賀動渠專騎乃先辱鯉魚之書徒華巾笥之
藏莫遂禱褕之報

一九一　七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二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三

都大[illegible]秦茶馬魏戶部 汲

[illegible]政文昌六部地官見謂之劇曹
武騎萬營天府復專於隆委禄因德詔材與事宜
恭惟某官心平而氣和人今而學古[illegible]後世孫之
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之難欺實[illegible]瑩
不雕而自貴鶴和隨動而有聲屹立[illegible]雜
何翅晉陽之保障儉以足用節而愛人[illegible]轄上閫
首膺表選擢爾秩鳥之位內陪從於太微摘茗市
駿之司外分節於少府職任昔分而今合事權滋
重以不輕一洗空萬古之凡會如雲錦六經濟三
尺之法歸近天顏輕破睡正濃之詩小試思無邪
之夆某苦憊駑骨復飲蠶頭王良後造父先亦有
馳驅之志汲黯贛寬饒猛恐非採擷之材

代通制帥通四川趙茶馬 彥鎔

分巴跡之旌旗濫膺守土占益州之分野知有使
星欣竊庇之自今愧修辭之已晚恭惟某官風猷
凝遠天韻宏深博極羣書太乙之藜相照文焰萬
丈長庚之夢不虛藉未陳周召之詩書亦宜獻間

平之禮樂恬爲丞之再轉甘出守之一麾刻銅虎之符洊揚美最護木牛之餉益茂膚公謂宜運海以摶鵬又使摘山而市駿周原之茶膴膴包以緗奩魯坰之馬駉駉爛如雲錦豈容黔突行有紫泥某頑頓之資踈鹵於事將掐以出濫持天子之節旄無功而還不得月氏之要領敢意冒升於荷橐且令假守於銅梁有如凌兢何以全度東西之瞻使節儻未賦於旋歸前後之間清塵尚有餘於同味

代回張茶馬子震　緫用茶馬事

奏最蕃宣易司推牧卧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恭惟某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出乘兩腋之清風已覩汰駑勸回中道之奔電歸扞渴羌茲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驅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羨包以緗奩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鳳奇趣扈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秣耳玉浣過秦之論徒抱渴塵爾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代錢塘趙縣丞通史都大彥的

佐赤縣於京畿曾微善狀望繡衣於霄漢輙贊空函誠知使者之輶軒竊顧丞哉之廳壁恃仁人之在上篋善類之焉依敢瀝寸丹敬裁尺素伏念某地寒無挾天賦甚慳濫綴族盟既愧宗英之卓爾僅憑門蔭又慙舉首之㷔然粗謹守於廉勤亦徒勞於州縣每發辛勤三十年之嘆若爲扶搖九萬里之程頃贊武夷之六條及識文昌之八座青冥強箭妄希一發以五兕綠水寒波竟少九門之兩翼茲贊日畿之邑輙爲露刻之謀冒於一來茫然四顧盡柟去牙角豈無對立之松楒託根借恩光

誰念無言之桃李茲聞皇華之使實司造化之爐遂忘蹤治之嫌輙控問鈞之請恭惟某官清涵流瀣峻稟扶輿若伊陟若咸賢合繼相門之相有封胡有羯末乃安常調之常五馬不受於二毛八駿又馳於四牡良弓良治廣開橐籥之權鑄金鑄人總出陰陽之炭團法令行而禁止方兄昔歎而今豐點鐵成金實在一陶之巧匠鎔銅合頴即成百尺之浮屠

代回史都大定之

光奉宸綸員持使節蕩方千里而賦政久欽惠於一

州園九府以通財遂賽華於數路恭惟某官人門有偉風調不凡番君得江湖之心不但番宣之績史公引漳鄴之利更高城築之功暫司坯冶之權洞識貨財之本恩隆正任使以大名地上流錢會當裕子母之積階前生玉行將繼叔父之風某忝託隣光遠依夏庇六轡如組未遑瞻原隰之華[illegible]物爲銅願益椕陶鑄之業

代回肇都大[illegible]

杓攜龍角星躔騰勢氣轉鴻鈞天休滋至恭惟某官司存圜法贍足方今坯冶一陶財不期而豐美陰陽爲炭道已長於泰交撫于五辰斂是百福某空糜囊俸猶綴案班誤出山林聚鐵已難於鑄錯頌成椒柏屢錙聊具於報章

代回肇都大

恭惟某官總攝三官阜通九府錢流地上知鞭筭之奏功人自日邊佇軺封之趣覲

代回肇都大

持槖無功蒙誤恩之起廢飛箋爲惠勤妙語之嘘枯有味其言不知所謝恭惟某官器資彝遠材諝深長時方多艱政有藉貨財之本公雖少屈亦足試陶冶之權行觀地上之錢流即聽日邊之璽召某投閑暮境蹤貳秋卿煒然尺牘之臨甚矣蒼顏之愧藏之十襲感厚意以無忘雖則七襄覺報章之弗稱

提舶

代回市舶聶提舉 周臣

肅駕星軺總司海舶舳艫千里有無得以懋遷胡越一家內外服其平準是爲廣使允屬通材恭惟某官世濟象賢早騰燕譽青氊舊物蓋旋北斗之樞畫戟凝香晚試南交之宅不嚴而化所去見思惟是嶺陬久資碇稅扶胥黃木習康介之具孚銀甕白環紛貢珍之並入貪泉酌水已知吳隱之心祥飈送颿佇膺孔戣之召某卜鄰有幸賀厦已稽六秬五羊難續遊仙之夢尺書雙鯉空敷寄驛之情

代回趙市舶 怡風

奏課分符秉軺司舶候風入貢固常聚蠻越之珍酌水獻箴要當試夷齊之飲聞君廉甚職此宜哉恭惟某官蔚若宗英濟之世美再試弦歌之政所去見思一陶孺袴之功不嚴而治惟時嶺外交貨海中然商賈算至舟車漢非得已若犀珠賄及僕隸唐已病之今大夫不務富其家則行旅必願出於市得人如此通國稱之某雖縻於茲行引而去露螢不暖安得照十二乘之車檣燕語留聊復答咫尺書之便

漕使

賀新潼川黃運使 申 知榮州作

疏恩北關將漕東州炇公之最既殊宜登丞弼叔度之挽不濁暫借澄清和氣褰帷仁聲載路恭惟某官負材瓌碩迪德恍恂怡然不辭小官之時恢乎可以大受之量盤根利器無四顧之全牛大輅鳴鑾洗萬古之凡馬茲收三近古之郡賓昔再轉丞之邦田里無愁嘆之声所居民富原隰有光華之遺眾若人言惟益部之使星俱高而潼漕之門地尤峻建臺移治蓋田諫議之言持節策名有趙清獻之烈惟公濟美與古匹休使臣得咨訪之周上意知總領之稱某偶乘一障獲託萬間蹊田方窘於奪牛斗水誰哀於涸鮒即日褰裳而求去闔公攬轡而少留有刺史之榮無刺史之難是在使者欽故人者恩按故人者法惟所命之贊慶攸初乞怜是愧

賀黃運使交割 申 知榮州作

攬轡撫封褰帷問俗漕卞冰解傒原隰之載馳財阜風薰與軺軒而偕至民無罪歲帝有德星恭惟

某官簡要而恢通優游而昭晰萬頃不濁何能撓
淑度之清四國于宣所去思次公之政暫別峨眉
之月來觀涪右之風豈徒粲練鵲之袍察二千石
蓋將倚木牛之運出五丈原列城暫倚於澄清衆
職恐煩於總領某冒乘斗壘幸隸井封君子憂道
不憂貧餅之罄矣國人望公如望歲雨以潤之

賀呂提刑徐運使

詳刑奏最轉漕升華統部不移令已孚於先甲事
權益進命不待於重申六轡借留百城胥抃恭惟
某官負材鴻碩蓄德駿庬家學淵源擅箕裘之弓

治世臣閥閱屹鼎鼐之棲臺盖徑歸清切之班顧
游嵓皇華之寄一節三節俾詳察於風謡特書屢
書已茂登於歲績茲峻登於延閣俾專制於計臺
地上錢流欲暫煩於鞭箠日邊人至即遄上於槖
班某幸甚受容復茲竊蔭三熏三沐僅能寓致於
雙魚載馳載驅行賦勞還之四牡

賀龔路徐運使 瑄

叱馭及疆褰帷問俗察二千石知遠有於光華登
百八盤亦備嘗於險阻神明所相忠厚為周恭惟
某官德配春華氣涵秋杳平生仁義所學皆本於

孔周單辭明清致君亦欲其堯舜出滕縣最入重
郎潛謂拾級以升高忽抗章而引外汶川郎水今
為湖北之偏州漢廣江沱久矣召南之美化夔旌
來止五袴騰歡諒思檢校於杜詩遂賦馳驅之周
雅瞿唐五六月自昔畏聞之天巫山十二峯何
況濟朝朝之雨遂勞六轡峻陟萬山蛇退猿愁人
何堪而至此猿啼鼪嘯公所過以晏然聞蜀道分
八使之權以夔漕為諸司之冠家有鹽井固足操
用度之嬴民無錢爐似亦困征輸之役一賢既入
百姓何憂遠而使之觀其忠可窺上意使者尊焉

得其道寧有遐心功名留久遠之看富貴乃緒餘
之事如某者尤用於世所敬惟賢頃聞武城之弦
雖肝慕藺近載益州之舫邂逅識荊便蒙許載之
後車且復指迷於前路稱曰知己知己未也更容
受察於六條待以國士國士報之寧敢貢諛於尺
牘

賀李運使 鼎

起家將漕揭節濟湘舊令尹之雙鳬甫去十五年
之近部刺史之四牡今察二千石而來民距躍以
爭迎公馳驅其何憚恭惟某官篤誠而明允簡要

而清通言行擇君子之中庸德業得賢人之久大十年出幕孰居行營司馬之前萬里封侯乃在諸妾校尉之後勇樸望郎之被出塞膚使之帷爰從綠波青草之間尽覽赤甲白鹽之勝金掌甫升於鄉月玉鈐又屬之將星与其食武昌之魚又看種柳不若蟻永嘉之殘少待成瓜有懷清絕之大招復賦皇華之小雅暮捲西山之雨曉行湘水之春洞庭無波聊護木牛之運牂牁為徼皆知竹馬之迎有功見知不遠伊邇某殖顏佐郡傴指終更非有海沂之功可歌別駕豈謂瀟湘之地又逢故人偶聞報之不先慚奏記之已晚傷怜秋水長天之共且善助之庶安清風明月之分會且歸矣

通張運使 嗣古

飲水西江未及贍舍人之棣披雲南嶽行當參都漕之臺欲提華承上累膚使寸冊炯若尺素布之恭惟某官心契九秋眼高四海周情孔思探鳳髓以調膠宋艷班香拔鯨牙於剌手早司存於雨露既感會於風雲厭承明之廬人共期於三入嶠靈光之殿天實相其獨存聊歌小雅之皇華來領大招之清絕上原下隰拓長沙千里之平重江複湖護洞庭九州之大齒髮未凋於計相腹心當屬於留侯豈舍王哉今召君矣伏念某蟬聯成紀免從臨川家故一寒無蚍蜉蟻子之援官仍獨冷有驊騮狗曲之嘲婦尋黃獨之苗甘老青精之飯猥蒙文石之陛俾讀武岡之銘自非使者之汝容轉恐丞哉之余負鄉人見孺子之入諒亦惻於仁心長史無宰相之才詎敢干於薦口

通湖南黄運使 榯

秉軺將漕攬轡澄湘光粲璧奎卿月謂升於金掌祥開翼軫魁星顧聚於玉衡四海歡然重湖幸甚

恭惟某官果達而藝直大以方文武兩科蚤占羣英之冠冕忠信一念允為百世之楷模恬要路之在前甘急流之勇退東觀聿踏於蓬頂南風遂愴於棘心既釋素冠盍持紫橐顧賦皇華之雅來尋清絕之騷開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澄洞庭青草之水地險弥堅杜陵何裨於曉行賈傅即觀於夜對某一寒寡与三暑投閑頃者誨館下之生不能教胄今茲補黔中之佐定是負丞所幸綴曲江之題或可逃直指之斧貴賤位矣雖有一龍一豬之分左右采之固在四牡四驕之下

通潼川程運使 遇孫

度劍閣之險戍月凄然望玉臺之遥使星明甚久欲布仰高之悃玆併修賀上之恭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人今而學古彯纓諸仕大夫爭羅而致之澤筯造朝廷臣無出其右者捨萬里九霄之騰踏甘五年一節之回翔不辭載馳載驅之勞玆見可久可大之業碩果何嫌於不食包瓜自得於含章皇皇者華昔固重周原之寄混混其泚今况屯渭上之師願筞木牛流馬之功却振金辟觚稜之步某學未能信年不後人直為文翁留再剖之符遂使

石洪弃一盂之飯舟經灔澦贊巳覓其雙蓬路入褒斜命巳危於破竹徒覔長安之咫尺竟慚洮水之八千河内願借留恂豈但任轉輸之委潢中無所事信倘或辱薦引之知

代通成都梁運使 綸　代董制帥

隨八月之槎遂躡漢關望一星之分巳次蜀都瞻之在前瞠若乎後敢伺下車之始輒修上記之恭恭惟某官器宇弘深風猷凝茂學有家法肯甘州縣之徒勞政作吏師自合公侯之必復勇撲潜郎之被高褰膺使之帷古來夫府之腴莫如益部今使雪山之重是在我公諒由四牡之華即有九年之積不勞黔突亟下紫泥某久汙班行獲聯事契豈謂半符之剖又依六轡之馳江路市橋想巳遂碧雞之訪天梯石棧得无憐黃鶴之飛

上兩浙丘運使 壽儁

索米待公車之命僅志抱閑轉粟給中都之官攫容入幕賓有得賢主人之賀未知事大君子之方斐然修辭滂若下汗伏念某寸勇尺懦一拙百罷學不知方徒嗣疲精神於寠淺仕未能信尚何計班資之崇痺然半生脫進士之場巳三仕作諸侯

之客碧雞坊裏側身猶望於早還白鹿坡前戰胃自甘於速朽偶獲返耆年之役乃猶罹秕糠之悲五削猶溫一簣正須於補考百念既冷連年不果於到銓親故閑陳勉強抵此公卿推轂伺候久之敢期得闕於日轂乃可託身於氷漕使者持斧實總陝東陝西之權賓之初筵宜得洛北洛南之彥詎應庸謭可備諮諏伏遇某官李本家傳材周世濟四顧千牛之立解一鳴萬馬以皆瘖人懷召虎之來宣日望伯禽之拜後導夙夜宥密之命亦既許時縣朝夕論思之班自應平步頓以翼翼四方

之極託之皇皇六轡之華碑其臬猥了不容於掩耳壯哉雀鼠必從是以華心六條觀風萬物吐氣孝者善繼人志是以似之欽哉時亮天功自此升矣尚念某一無操挾全蹈闊踈鵲繞月以何依幸二天之獨有魚泳川而相得或尺地之可通尚從吏師稍勉政李大事則從其長倘甚藏拙於小官先達者爲之前諒亦垂情於後輩

上湖南曾運使 槩

主俗吏之簿書蠹方夜祭瞻華使之禮樂槎自天來半生忍渴於見賢一旦奉身而受察喜而不寐

文以足言恭惟某官得春委和与秋爭潔接江西之正派克肖茶山抱河南之遺書久窺禹穴根柢學問緒餘功名平生惡巧宦之園握蘭儲耳所至成循吏之傳騎竹雖然游蔽芾於甘棠始遂迤於苞栩謂子環而趣侍又濡轡以載馳去江入湖彼善此蓋有之矣轉倉將漕唯与阿相去幾何人疑王事之獨賢公未帝城之顧入洞庭九州之大近困轉輸衡山千里而遥正須廉訪撣王志慮摩俗痛愁續判潭唱和之詩不妨幽眇對宣室鬼神之問會即超遷某承學諸生就官一列寒窓事業私

知對白以抽黄犊犀官曹今使出朱而入墨懐哉君子之易事樂只小官而不舜向來一瓣香之詩南豐固在下有千歲苓之句東坡謂何

通權運司牛都大 大年

承流飛績亦思歸味於尊鱸轉漕非才敢取充餘之竹馬負史難於超乘倭已見於循墻盡以寸高布之尺牘恭惟某官洙泗正李淮海俊人言行一擇乎中庸名實兩孚於上下清標雅操立獨鶴於人間遠韻遐心送孤鴻於天末頃厭獅子鵾雞之命來爲蚕叢取魚鳧之遊天子十二閑爛如雲錦月

圖三百片美若金莖廉不近名儉皆中礼脂膏自潤昔者人謂斯何圖史疑塵去之日如始至王覲爲可帝念在茲正須清獻之一琴往裁汾陽之半樂某游從二紀奔走百罹惟方甘弄月於眉山敢望占星於益部已騰兔牘冀奉俞音萬一不已於馳驅再三尚求於教誨汝張汝弓汝鼓當飽顏行我任我輦我車悉希指示

代回夔路王漕 韻問

[illegible]庸司庾易節將輸激江西之波旣蘇涸轍之鮒踏巴東之磧更觀常山之蛇使乎賢勞王所簡在

恭惟某官德浮於位材裕其官熟路輕車固有長驅之地急流巨艦獨高難進之風一麾江海之行千里湖山之得既田里之無愁恨亘原隰之有光華或謂斂散之權未展澄清之志木牛轉漕何妨籌策之紆金馬著書行見詔除之渥某緬惟新治恍憶舊遊福星所臨遥想疲民之樂業豐年可慶幸爲老守而寄聲

代回夔路王運判 宗孟

洊歷麾符榮將節傳彤襜繡斧新礼樂之光華赤甲白塩壯江山之彈壓既均六轡坐斡千艘恭惟

某官抱負甚奇踐揚茲久屢登一鶚之表綽著能聲四分五馬之符居多善政有華將指不遠觀風認常山之蛇默識木牛之運跨灩澦之象佇觀晝鷁之來某漫浪之期差池其羽走長安之日又陪上雍之祠占蜀道之星還作高唐之想

代回潼川張運判 師夔 代董制置

傾蓋相驩夙承雅契驅車見顧敬佩高情更勤四六之貽弥認再三之眷恭惟某官材猷膚敏器諳端凝使節皇皇夙抱靡依之感吉事總總行膺不次之除某其感珍投莫知瓊報藏之十襲足爲篋笥之光雖則七襄不稱襜褕之贈

代回楊國博

冊筆祥刑幸依光於冀軫繡衣轉漕忽改次於斗牛甚慰徊翔之初有歉褰帷之慶高情厚甚下問爛然恭惟某官獨抱古心力行正道太宰晨入士皆樂於有師湘水曉行民蓋幾於无訟自天出綍易地乘軺莫非王民何此界彼疆之隔徒得君重助春生秋殺之仁尤恐紫涅不容黔突某罔功閫歲撫事懷人有所不通方將考德而問業何去之速遂使離羣而索居所幸鄰壁之輝尚借滎河之

潤交泰孚而君子長惟此爲然有德進則朝廷尊遐不謂矣

代董制置回利路楊運判 九鼎

升班延閣易漕价藩煥乎有文章上亘堯言之祕送之以礼樂再華周道之驅就擁雙旌榮開疊組恭惟某官掞材膚敏稟德浚明湘水兒童能說輶軒之風采峴山父老尚懷裘帶之功名暫從神閫之遊賓簡明庭之眷駕言龍節將指夔藩當媼孕靈坐溢牢盆之利姦胥落膽盡空訟鋸之冤帝念葭萌地鄰嶓冢木牛轉粟路即達於褒斜銅虎剖

符師可臨於秦隴有嚴三命欲集兩長東壁圖書自它有耀北門管鑰無競惟人某辱託爲寮尤深賛慶聞之道路恐又啓十乘之行修其簡書尚當爲九遷之賀

代回湖南鄭漕肇之

曉行湘水遠知礼樂之華老入明光近抱簡書之畏因遺我雙魚之繾綣知駕彼四牡之舂容恭惟某官奥李長材英声茂實勸足奔電洗凡馬而一空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入朝甫爾出牧翩然撫字勞心香未安於燕寢澄清有志恩已賜於鵠

袍拓長沙千里之平既均六轡護洞庭九州之險坐輸萬艘行奏計於甘泉即立班於丈石某蒲柳之質糠粃在前芻狗已陳不意復蒙於文繡槐龍對舞所期及識於衣冠

代回淮南徐運判禪

榮驅漢節給饋淮壖礼樂遠而光華著聞于古師旅加之飢饉聚見于今欲息隱雷之聲正藉福星之照恭惟某官李爲可用才蘗不宜素所蘊藏皆及物之志久於斂退無希世之心旣交章於北臺迄來歸於東海夜前席而入對畫衣繡以亟行牟

螻蟻烏鳶之遺黎使肉骨之再活捕螟螽蟊賊之餘孽無翅股之復揺苟可救民諒深體國盤根之別利器歲計有餘乘槎而歷天津風斯在下某過勤巽謝仰認謙撝寒日荒荒詎宜貪帝所之夢春郊廄廄猶將覩使者之功

代回福建趙運判善宣

起家越上將漕閩中送禮樂而有光華古莫重乎膺使一道德而同風俗今又在於廉車公無遐心民可吐氣恭惟某官持操甚厚揚歷深至今京兆之歌曰前有趙宜入承明之直無以易尭不應

七聚落之間復勸單軺傳之出惟西北風塵之已息而東南雨露之猶慳問俗及豚羔山谷之詩云爾羨君超鸞鶴玻仙所詠非耶少觀荔子之冊即拜芝函之紫某未由旅賀例辱損箋分民病之憂顧謹衣篝之護後天下而樂佇榮衮繡之歸

代回江東莊運使夏

奏功司庾將漕陪京一道服於教條不勤易地六轡熟於原隰益足觀風中衮眷隆上流勢重恭惟某官材全業鉅學廣聞多高義之薄雲天早奮何蕃之勇道山之鄰日月晚儲劉向之書輟從著作

之庭出任皇華之寄聚萬民於荒政驅四牡以賢勞如此人才盍來歸於金馬柰何天塹方仰給於木牛風景不殊星言夙駕師旅因之飢饉正藉筭鞭氣色益以晶明佇頒召璽某冒焉浪出未以汰歸訪斗牛邊巳後君平之問以春秋對佇觀莊助之來

代回江西李運使珏

起家秉傳將漕餽軍瀏河以東之民去思未遠大江而西之地來莫巳歌有志澄清何憂盤錯恭惟某官名隨日起材應時需近使之煩使之殆無施

而不可善人也信人也似未足以相名方人物之眇然而江濤之如此天子有詔固將大任於陸君皇帝曰嘻猶有未平之劉闢樵蘇後爨弩矢前驅繭絲乎保障乎公必本根之急濡需者卷婁者彼何鼎鑊之逃紅旗破賊黃紙除書直相先後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寧久回旋某側聞下車方規上記受一廛於仁政亟欲謀歸勞四牡之使臣別遅賛喜

代回成都林漕大仲

將輸沔北易節劒南斜谷列屯方仰木牛之運少城一道巳先牡馬之迎下車云初載路相慶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迎風寒露之玉壺潔其清矣暖日生煙之錦瑟和亦温然自奏郡庸出司漕計秉槎直上天巳界於漢中叱馭疾驅星忽臨於益部聞數萬人通千里之役須十餘鍾致一石之粮弩矢前驅樵蘇後爨諒賢勞之无憚在聖眷則甚深某借潤德鄰升華工正錦城雖樂期公乃在於早還金門少留即日會覲於暮召

代回湖南曹漕彥約

按刑湖右轉漕湘中六轡如絲雖賢勞於原隰三軍挾纊亦流潤於京師恭惟某官儒學醇明吏材

膚敏自策扞城之績亟膺持斧之榮告舍人趣治裝適當寇警見大夫無可使誰給軍儲徑煩行李之來以成破竹之捷民亦勞止因之師旅以柰何我儀圖之殲厥渠魁而巳矣小醜著定即見勞還某麼職雖官馳神燕厦歲月如代空驚揚粃之在前造化為工行見積薪之居上

代回湖北王漕允初

起曹悄日甚懟清切之司信使觀風有湼皇華之遣先勤下問良佩高情恭惟某官望實飛騰典刑炳蔚一俞一咈當入陪賡夏之韻載馳載驅還復

勳陽春之𦓡有華清撫蒞及洞蒲某曳履胡頹投
簪甚力老驥真老寧復戀立仗之芻孤山不孤行
當逕在原之樂

代回淮西傅漕誠

虎符奏最龍節疇庸礼樂遠而光華遐心何有師
旅因之飢饉敏手是資恭惟某官機量醇明材猷
敏劭駒在彼谷巳空北馬之羣魚躍于淵盍展南
鵬之翼甫班天上復守雲中帖四境之繹騷集萬
民之離散茲由畫戟就易繡衣雖合符得節若平
進之常然疊組重珪非他道之比少煩咨度會即
勳歸某顧交多闊獨欠一識整六師而截淮浦正藉
來宣使百工而求傅岩猶堪共役

代回趙漕彥俊

毀藩江介轉漕湘流袁得賢侯州乃无於一事衡
爲巨鎮食何有於九年宜煩单車以餉千里恭惟
某官傑韜國器表立宗英出而專城璽書勉屬之
有效入焉繕器工匠技巧之咸精修兮南賓婦止
西陌自起家而子郡巳知國之得人田里既無於
嘆愁原隰遂華於礼樂四郊如靖一節以趍某引
分投簪蒙恩分組景臍驕以將入所欣瞻衡宇而

載奔芳菲菲其弥章更願折瓊枝而継佩

代回江西胡漕槻

奪情許國將指觀軍移孝則忠蓋古所謂大臣者
知遠之近故今用之鄉人焉恭惟某官挺有祖風
蔚爲世德中外踐敭之久聖明簡注之深素韡三
年方枕曾參之塊綠林一日忽干通德之鄉觀察
使急於賦焉見大夫无可使者惟閔子甞要絰而
服事至伯禽亦卒哭而御戎帝曰汝諧公爲民起
樵蘇後發政觀韓信之奇弩矢前驅豈耀長卿之
貴某相識雖晚所聞巳多山林飈颷之兹何遽至
是京觀鯨鯢之績願早圖之

代回黃漕犖

典獄參聯久虞疾曠共工闕長忽冒攝承退自揣
於頭顱難上司於喉舌露章控免天聽莫回諒四
牡之光寶分隣壁致五鳩之正躡代危人方伺過
歸亟圖侯謝忽鳴謙之先辱寧裁復之敢稽

代回湖南徐運判輝

四牡之勞使臣久稽王覲五雉之爲工正謬竊君
恩曾巽謝之未遑巳謙光之先辱恭惟某官王之
膚使古之謀人雖駕单車身實兼於數器故繫四

印勞不嘆於獨賢淮海无波京師知潤兹使雲司之
白与分水佩之蒼某聽穫可慰投簪其切集于苞栩
遥瞻星言夙駕之光收之桑榆巳畏日暮倒行之戒

代回廣西楊漕 方

起家子節將漕宅南高明有融及物之心未了選
擇而使重遠之意可知恭惟某官明善成身爲仁
由己三仕无喜色三巳无愠色養之浩然兩喜多
美辯兩怒多悪辭聽其自爾及兹更化復此立朝
遽爲襆被之行遄有褰帷之寵莫非王土寧辭五
嶺之炎無有遐心行歌四牡之勞某閑功曳履有

請投簪我營小山之居將委身而就老公作太元
之草願載酒以相從

代董侍郎回辛運使 充求

帖荆報政浙峽觀風原隰之事孔殷玊煩咨度疆
埸之虞未靖尤藉轉輸賢者之來民所攸賴恭惟
某官天資凝遠風韵浚明魏我千佛之姓名早宜
臺閣屈折三神之步武晚落江湖兹煩漢節之華
來假夔藩之重跨灃瀕之衆不辭王事之艱難俯
常山之蚍要識老臣之閑濟飛騰自此翹企侯之
某別德恍然爲倖幸甚尚憐往日聽夜雨於巴山

安能爲舟拔朝雲於巫峽

代回淮南林運使 拱

陞班中秘將漕邊陲礼樂遠而光華遐心何有師
旅因之飢饉敏手爲宜天不違顏星言夙駕恭惟
某官巽資膚敏德履弘深[illegible]於日幾益舒翹
於歲最屬淮人之離散求牧与芻志漢德之寬仁
帶牛佩犢徒得君重無俾民憂峻奎璧圖書之職
兼錢穀刑獄之任餽千金之日費正賴通材護數
處之風寒更觀奇績某末遑望履甚慶得輿遺我
雙魚愧莫酬於繾綣駕彼四牡願加意於馳驅

代回湖北范漕 子長

南將[illegible]麾一道觀風足展澄清之志專
城宣化文[illegible]之材重湖无憂四海相慶恭惟
某官[illegible]分素高久矣踐揚名實孚於上
[illegible]擇乎中庸公道方申薦章旁午
宜絲綸之一札畀符節以並驅夏口武[illegible]
[illegible]舊江沱漢廣諸侯之風化一新[illegible]
即[illegible]環召某摧頹暮齒塵綴朝紳只[illegible]
岷外無榮望期公五月之報政別致賀忱

二十四卷終

憲使

賀李提刑除潼川提刑

冊檢□□□□俗故國非喬木之謂世選爾勞奕葉芳猷□□之光汝陳時泉星言雙節風聳列城恭惟某官器傳而通材弘以毅卓犖□□□□焉矣談並解於千牛謂之檮杌謂之春秋□□□□學有若伊陟有若巨邑宜襲世官與其□□□□番宜不若奉六條而廉察公私之積可□□□□遍輕重諸罰有權尤質閱實昔者繩趨而獨立今茲虎拜以揚休載馳載驅共說西平之有子善繼善述更觀東府之象賢某濫守憇棠復依蔭撼作鹹作辛作苦幾不容一日之安惟內惟貨惟來詎敢違二天之按其爲歸倚罔既編摩

賀潼川李提刑除夔路提刑

自天出綍易地褰帷家人有嚴君焉舊臂此選皇華遣使目也今世其官雖曰因避親之嫌亦見善繼人之志夔藩華其粹部驟然恭惟某官器重以周材弘且毅與人忠而執事敬見善明而用心剛四國于蕃茂甘棠之蔽芾六轡如組誇芭栩之俊遲雷未暇席之間倏有改轅之命惟四蜀之門戶倚三峽爲咽吭昔先正保衡於此展澄清之志今命汝大正庶乎體欽恤之心遥知叱馭而驅之會有解印而去者忠信缺矣蓄積缺矣暫勞雙節之馳錢穀幾何斷獄幾何佇對九宸之問某方依雲覆忽報星移雖嚮當有腳之陽春然尚冀雖顔於廣廈送我而入楚澤固猶根遠水之遊思君而下渝州會問訊清溪之發其爲忻懌罔既編摩

賀新潼川王提刑

奏最觀風詳刑易地天旋夔峽垂光來近於蔚藍星入益都載驟復歌於芭栩仁聲籍甚封部驩然恭惟某官從容以和絢美且直自爲名進士之日蔚有古君子之風既嘘庸磊落之州合入從通明之殿頷頻雙節往控三巴蜂腰鶴膝之飢旺復盈膚革雀角鼠牙之滯訟洞燭肺肝古井無波陽春有腳還濡牲轡來顧鶴林禮樂言遠而有光況接鄉閭之近刑罰不中則無措吏兼倉使之平雖則勛勞又復馳驅於原隰周爰咨度便當獻納於軒墀某乘障非材奉身受察五書重拜忻聞君子之得與百拙一勤儀許小人之全璧其爲頌詠未易

編摩

通劉提刑 垕

冊墀賜對綸斧詳刑君遣使臣固光華於在遠獄為司命必明謹而不留一賢觀風萬物吐氣恭惟某官器函方重識抱浚明胷中風月之無邊一塵不染筆下源泉之不擇萬斛而龠頃獻承明出將英盪以九畿施邦政天不遴顏墇百川回狂瀾海為縮足頓退須於棨戟復出駕於輶軒司長沙千里之平惟良折獄瀅洞庭九州之大何擇非人從知察小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周爰咨度即開衡嶽之雲慨然澄清何愧滄浪之水所恐思賢於宣室還當問路於脩門某起家一寒去國三暑強顏倚篰昔慚洛下之生箝尾對墻今補黔中之佐雖云貳郡正隸六條廉不掩聲敢嘆永哉之余負贛憨今成癖亦惟使者之攸容

通成都周提刑 居信

捫參歷井再為油幔之趨把斗揚箕掬隸綉衣之察欲徹畤孤之名氏倒須耦儷之簡書斐然抽毫滂若下汗伏念某學未聞道年不後人亦知富貴之浮雲不如貧賤豈無名教之樂地何必事功直

以飢軀為此祿仕西望太白巖峽水之倒流東訪蓬萊值海風而引去不謂詩書之元帥尚憐鄉里之小兒表之鷄書隨以馬幣遂冒瞿唐五六月之險來訪巫山十二峯之高揫材地以闕然託使天而近只恭惟某官人今而心古行峻而氣平少年公瑾之綸巾豈甘寂寂他日伯仁之金印徑可纍纍居然盤旋州縣之間無乃培養廊廟之業勇訪半輪之月徑登九折之塗載酒凌雲頓釋里閭之愁嘆埋輪當路欲周原隰之咨諏何敢非刑惟明克允歛此大惠亦既洽魚凫之民詎其外庸即歸接夔龍之武尚念某不遠萬里來奉六條安於小官而不辭亦惟君子之易事昔在嚴公幙閫俱為蜀使之知難甘原憲貧或竊效貢公之喜

通潼川丁提刑 必旂

登蜀猶天橅塵躡而自嘆仰韓如斗瞻熒熒以非遥敢裁小子之斐然敬告大夫之賢者伏念某才跡而力僘少賤而長窮託疲荼於山林未能辟穀繫飢愚於簪笏却媿伐檀居然四十之頭顱孰是尺寸之竹帛須自湘濱之憔悴誤為錦里之逢迎半路逆還竟勤回於俗駕二年飄忽難重入於禮

羅不謂再剖符之文翁未廢三折肱之韓子撰書詞而具幣又委重焉偪岫幌而掩關既無及矣惟是居攸之偉允之任却愧乏儀之群愽之材治法征謀逼人已甚臺評懷辯忤物亦多未論雞犬之求仙誰許龜魚之託蔭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材具寬宏畫棟朱簾屈乎鑾之籌策淸江碧嶂蔚治郡之功名謂宜進之淸朝庶可行其素學居然龍節安止藝叢禮樂言遠而有光斯言信矣刑罰不中則無措自古謹之有如使者之賢足寄欽哉之恤綉衣持斧寧久滯銅官之山鞾筆荷囊行入侍玉皇之案尚念某藐無所挾誰適與容燕谷自寒敢望春風之披拂扁舡未辦尚依夏屋之帡幪

通湖南楊提刑 楫

長入太學之下曾識明師曉行湘水之春今倖賡使禮有嚴於事大書敢廢於恭先恭惟某官守道眞儒庇民正學自其驅馳於外不辭小官固知磅礴於中而可大受由子男之百里游賓客於諸侯廩給百司簿正九邑人皆疑其婉晩公何有於都夷國橋僑萬人甫知矜式起家二千石忽有薦揚上憐皖伯之邦久欽桐君之政徙得君重無俾民憂一札細書朝聞命而夕引道三年成聚今有袴而昔無襦孰期淸絕之鄉又欽是華之使爰將隆指出總祥刑德星臨翼軫之間楚氛已靖仙槎來雲漢之表衡獄頓開遙知登車之慨然必有解印而去者周爰咨度胡不均弘某副墨謏聞勾朱末僞聲諸川澤之下獨何蓄嶽不知鄒縣之前有賈生否適是褰帷之始欣然忝龜之榮簿領中有是人耶非敢望也夫子嘗爲委吏矣能勿誨乎

代回夔路李憲 巠

夔最浩江按刑巫峽于蕃而歷四國所去見思祭州而奉六條其有所試恭惟某官分輝井絡擅秀岷峨名父子之天資璵璠之器難弟兄之家學金玉其相環轍久之褰帷晩矣惟良折獄何擇非人送以禮樂而有光既深簡在編之詩書而無愧願益周爰某跋遠莫前賀成已後三巴跧鑿雖莫瞻繡斧之持六轡驅馳猶願謹衣篝之護

代回浙東譙提刑 令憲

晝戟奏功繡衣駐寵專城作牧既優撫字之材一道觀風更展澄淸之志有嚴星駕增重日纖恭惟某官蓄德彌深植身肅括郎潛甚久不矯世以爲

中都列彌高忽抗章而請外寄陞名於壁府欽大惠於金華民欲借君於一年公已報政於五月進之旬服寄以獄平遂有光華況近長安之日周爰咨度已接蓬萊之雲某甚慶得輿未遑前牘儻無雀角可使圜扉之空似是馬曹亦竊廣廈之芘

代回陳提刑

守藩弗續帡舟欲問於吳江改組有嚴輿轎俾踰於閩嶺方露章而請兇倏雲翰之寵貽愧非所蒙願竊有復恭惟某官抱材厲碩蓄學崇謐右城左平獻納盡司於清切上原下隰咨諏久屈於皇華既借消佩劍之風又客移珥筆之俗日月之貴名方起乾坤之新渥必蕃諒九吾味之同皆借君波之及其深入其阻兆足以行共欲玻瓈之江已有倚蒹之幸或入鳴珂之里尚希拔薤之規

代回提刑樂郎中

繡衣平糴久勤周道之馳驅冊筆祥刑更奉漢條之寬大民非改聚官不易方雖四海之望未饜然重湖之幸何厚恭惟某官器資凝遠德蘊直方摩蜀道之青天對虎莫投其距歌郢中之白雪犬羊難肆其腥名大震於京師材合居於給諫惟是山海之征推難損一難欲其財貨之懋遷是貧四牡遂煩英節來按蒸湘望皇原隰之華民無遺便暴慕丘山之積居有積倉公若違之他邦民必爭於境上惟良折獄何擇非人既無得而易遷信莫如於借寇衡雲改觀頓令山嶽之自搖湘水澄波便覺江河之易游貰慶詔紫不佚突黔某厚託比肩每蒙合志勞來還定安集欲慰疲甿同寅協恭和衷正資益友所敷尺牘有歎朋簪魚相忘於江湖諒不貴腹中之素鳳又繼之日夜尚同歌肘後之驗

代回江東提刑譙寶文 令憲

寶篋寫直玉節按刑江淮草木之威名豐孚有衆河洛圖書之經緯爰寵此行恭惟某官輿閑剸天倫名按地智吞雲夢何小者之足言冊近蓬萊又悠然而引去萬牛莫挽四牡載馳禮樂有光公不負澄清之志哀矜勿喜吏何敢輕重其心有功見知不遠伊邇某民瘼索寞歸夢飛騰望南浦之朝雲未能捲雨懷江東之暮日正阻論文

代回福建詹提刑 儆之

跳恩中禁持憲外臺寰帷風動於列城洗印日新於衆聽湖山自得原隰有光恭惟某官早抱通材

徧儀華貫游刃有餘矣經肯綮之未嘗書刀而藏
之得躊躇之滿志屬時更化加意審刑徑疇咨問
之賢往任皇華之寄維閩七聚不勝鱗介之勞奉
漢六條爭止狐狸之問必有澄清之志乃無愁恨
之民其審克之行且召矣某未遑燕賀先辱魚書
君乘使者車固可想雲煙之風采詔書行在所或
少尉塵土之心期

代回湖南胡提刑 澥

還節荆襄按刑湘楚父老迎嘆見百年之故家叔
姪交承後一門之盛事賢勞何憚聖眷方深恭惟
某官擇乎中庸好是正直一經教子韶機穿闢於
屏風萬里隨翁直氣早鋤於門限忠無不報孝可
以移何周道之驅馳志漢閣之補拾天高蜀道甫
休捫歷之嗟地徧長沙又作回旋之舞蓋今褰帷
之所自昔稅駕其間嶺北長蛇無復元城之迎侍
遼東孤鶴足榮華表之來歸某視螺川爲近隣挽
蓋門之遠別殘燈斷復吐寧有可借之光可人期
不來徒抱相違之恨蒲期召璽猶可盍簪

代回江西李提刑 珏

予環將漕持斧按刑一道三司公殆踐揚之徧兼
句並命上應簡注之深前賀方馳後緘狎至恭惟
某官鎮浮雅量撥劇長材左馮翊右扶風居多善
政朝天津夕西極未究遠猷當戎狄講解之餘有
溪洞猖披之醜見大夫無可使者明天子選而用
之知效一官笑他人之刼刼身兼數器覺餘地之
恢恢民爲上所不爲本原安在我往寇亦能往保
障奚先頗繼周使臣之光華豈徒漢刺史之風采
某見賢忍渴得報忘飢不辭丗俗書謾瓊瑤之效
報贊爲天下賀頓金玉之盡珍

代回湖南胡憲 澥

老形已具又白分於投簪成命莫回猶圖功而曳
履焯然下問厚甚高情恭惟某官政爲吏師行有
家法皇華原隰之上又職咨諏清切雨露之邊合
班獻納頓令衰白亦復佩蒼得非隣壁之光密借
榮河之潤某負二宜去已三上章行或使之即返
晉乎之肆頗有復也遥瞻回鴈之峯

代回成都林憲 絜已

盡戟疇庸繡衣疏寵田里之無愁恨歷試茂哉原
隰之有光華載驅棨甚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天分
仍高我塞時流窘邊幅者多矣公抱國器頓繰藉

以須之久於典州方此將指川合東西而瞻使豈
不足數王畧左右而輔台恐未免耳既均牲嚮益
煥龍光某年以衰侵心爲形役已屢章而告老兆
足以行望三節之鼎來每懷靡及

代回江東葉憲 質

嶽麟雲司將謀退而飲山綠便蕃天寵使無功而
佩水蒼徒嘖人言誰佛于美恭惟某官好是正直
多所平反江以東之瘡痍各安饘粥汁維北之喉
舌難挹酒漿猶賜以言欲華其老然持總衆職而
相望恐難備百工之所爲某鳩僝非長狐疑已决

薦尚書不煩以政終非孔殘之宜白丞相去歸其
鄉當希疏廣之老

代回江西李憲 丑

制五刑以即天已懃占筆居四民而時地閖使代
庖諒皆皇華之光寀有蔽芾之蔭恭惟某官徧持
三節游歷諸司方赤子之弄兵金堅壺牆賴繡衣
之持斧風動草披仁遠及於一壓官蹤升於八座
某水焉得北日已薄西總余轡於扶桑安知飭化
集王事於苞栩願凡勞還

代回廣西郭提刑 斌

隨而薦栢酒遠莫致之得書而已麥秋報之何
以恭惟某官馳心拱北將指宅南漢節梅花已弄
青黃之實周原苞栩既成蒼翠之陰諒惟平秩之
功如在始和之吉某雲司玩歲水部踰閑三月不
違仁勞飛鴞之遠到五嶺皆炎熱願秣馬以遄歸

代回利路鮮于提刑 申之

虎符遲次龍節載驅禮樂遠而先華遐心何有師
旅因之飢饉敏手是資恭惟某官籍甚人門煒然
地望吏民相告方懷季子之章郡縣未谿宜攬孟
博之轡劍閣今爲平地鮮于世號福星公有埋輪

之心民何懸釜之慮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
之刑獄幾何錢穀幾何行且召矣某老而狼出冗
未汰歸五雉爲工徒積汗顏之媿四牡勞使願收
直指之功

代回江西陳提刑 天宜

自天中命易地詳刑南海之陬既濡無復跕鳶之
困西江之水方涸更爲活鮒之謀恭惟某官奧學
名家通材資世恢乎餘刃孰嬰桀電之鋒飛不盡
翰斜取青雲之勢頃分半竹惠滿三楓尋專剌舉
之六條迄用澄清於五管惟是畫冠之化未孚珥

珥筆之民欲銷赤子之弄兵必假繡衣之持斧周
爰咨度行將勞星駕之還遠有光華何況接日畿
之近某濫玆聯事幸甚依仁所望使者之車疾驅
沃壤庶假忠焉之誨叶濟疲甿
代回廣東潘提刑 湝
分符奏最持節祥刑田里之無嘆愁選諸所表原
隰之周咨度遠乃有光恭惟某官器宇浚明風猷
屢碩頎儀六館實倡諸儒玉石一區時方負隴西
之娓湝滬異味何至空冀北之群迄著顯庸蔚爲
循吏一麾出守方幸同寅六轡載馳復聞後甲片

言可折必能體欽恤之心五嶺皆炎正足展澄清
之志星言夙駕天不違顏某十國爲連再鼓愈淡
落霞孤鶩不能奪蓴菜之思尺素雙魚須無廢梅
花之寄
代回江東葉憲 賓
斜日投閑冒誤恩而入侍朶雲借潤儷好語以相
先有味其言不知所報恭惟某官恢然抱負久矣
踐敭榮分刺史之符勇撲郎官之被甫陞華於卿
月又趣駕於使星獄弄明珠自是驚人之寶追隨
瑣闥會歸容地之班某起家一寒去國十暑頭顱

如此難遮西崦之光陰膂力既衰又跡東華之塵
土會且歸矣焉用文之
代回曹提刑 叔遠
顯奉郡庸肅將使指凝香畫戟政成數月之間直
指繡衣象應一星之入用賢如此載路驩然恭惟
某官天韻崇深風猷峻潔三年博士誰韓愈之見
治六館諸生留陽城而不果徘徊南浦檢校東屯
却念枳城實産伊川之易因尋涪水欲昌山谷之
詩孔席未温曹裝又趣刑罰不中則無措自昔欽
哉禮樂言遠而有光是在使者佇從四牡歸侍六

飛某方樊賀緘已蒙謝牘我留綿谷正方深通漢
之防君把繡衣未可動思吳之輿
代回新最路李提刑 埜
凝畫戟之香久分漢竹持繡衣之斧式慰甘棠燕
賀厦之未能鴈寄書而何速恭惟某官氣鍾井絡
秀出岷峨真難兄之弟難弟之兄信名父之子名
子之父人生五馬貫四出守而無嫌權門九牛毛
屢拄頭而不顧乃今直指猶是斜飛持衡秉鈞此
言何爲至我明刑種德所有更以贈君某日既薄
山雲猶出岫惠文柱後殆非佚老之詼神武門中

行進乞身之請

代回方提刑 信孺 已下代衛參作

觀風嶺外公遠有於光華易地江湄我俱懸於玩惕鼎來下問益仞高情恭惟某官學與古稽美全世濟江濤如此誰知戮力於神州人物眇然士頗傾心於執事久於直指無乃糾飛然小大之獄既得其情則澄清之志亦足以展風雲之會朝夕以須其分閫何功投林是幸叔夜不便於書疏遂緩報章莊周無宗其形骸尚祈終惠

代回方提刑 信孺

報政九疑觀風五嶺萬物吐氣正須結華之賢六轡周咨何慮越人之瘠恭惟某官風猷強濟業[illegible]俊明學權之有異聞蚤駿萬夫之望誦詩而能專對卒鳩二國之民九重念功再命作牧與其田里之無嘆息賀其見鳳之鳴何如原隰之有光華惠爾點鳶之外星言雙節山鎮百城刑獄幾何錢穀幾何不嫌纍印功德如是祥祉如是佇即乎環某方欲修辭遠勤委重雙鳧尺素何言衛公綠竹之詩兩驂四黃請繼方叔歎珩之詠

回蕢路李提刑 鏘

二年和義之郡粗護熊業再命通德之邦獲依仙李不謂我入而公出真成室邇而人遐辱寄朵雲如對落月恭惟某官名材鯁亮蓄德淵深雲檜霜松凜凜祖風之似公槐御棘英英家學之傳四奏郡庸兩將使指巖巖漢污帳下之甲多奔往往巴渝舟中之指可掬去孔伋君誰與守見王導吾援何憂其歌四牡之有功行趣八鑾之入覲某獲通族譜且託交盟勿勞乎勿誨乎尚希忠告同姓也同業也宜不遐遺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五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六

倉使

通王提舉 與權

抗章引外揭節司平正士去朝四海之疑未釋望郎問俗三湘之幸則多況以部刺史之天來臨舊令尹之地民信之矣帝念在茲恭惟某官天韻崇敍風猷膚碩學問廣大日光玉潔而蛟翔志氣清明燭照數計而龜卜早捐邑最入踐朝行徧儀清選而人許其遲立登要路而公不之領古之君子寧可禄數而氣豐今之謀人渠恤身進而德退拂衣勇其攬轡慨然載歌小雅之皇華復領大招之清絕我聞在昔三異具見於一同民到于今五善固怀於重拜所虞駟召群俟鳫回某去國三年起家貳郡瞻霄漢之佳士昔蒙或輗以或推逢清湘之故人今乃受容而受察偶甫至丞哉之璧末由望使者之車文儒中中旣喜迎柳公之不速武岡矯矯亦幾見王導而無憂

通湖南樂提舉 章

人一天而我二未遑樂霧之披戒七日而齋三將展衡雲之拜持不腆之上轄膿莫達平中消削櫝斐然負圭悚其恭惟某官器資顯允德履碩膚亞御之呼吸智謀雲仍固在正子之充實善信風烈猶存魏科摘髭要路策足洛筆坐奔於万馬善刃立解於千牛縣膚蔚乎浮湘郡最卓於守郢不但別盤根之利器要已知勁草於疾風盡歸清切之班朝夕獻納勉副皇華之遣原隰馳驅甫湘水之曉行巡蔡城之夜縛鄰縣有酒洞庭無波六轡旣均復戍清絕之地一節以走恐登碧落之天某不肖至愚無聞甚陋二科鹿鹿遂謀三釜以養親千里魚魚誰以四方而供薄然尊令朱出而墨入怏不敢黃放而白催有先達者爲之前此六或遂居下位不獲於上茲道難行受察去初願忠敢隱移慈竹而栽率土定未志故里之情賦梅花而獻編衣敢妄冀聞人之目

通新江西提舉兼知撫州徐監丞 瑑

榮驅龍節兼綰魚符內府轉丞方表循良之最外臺選使更疇牧御之庸一道驩然六條秩若恭惟某官器資膚敏業履淑均無紛義理之文夙高朱賈有功平反之德遠邁于張峻名冑之遥く知餘風之挺挺君山出牧屹隆維屛之藩汝水竊鄉巳

沐餘波之淵帝念西江之涸民多南畝之離肆咨
六轡之良并任双旌之重安其田里而無恨有蔽
芾之甘棠送以礼樂而有光寧逶遲於芭栩諒耻
納溝之失所必已攬轡而慨然式遄其歸不諫亦
入某淹回蜀道企想滕仁畏此簡書之流馬木牛
之智某然疲役知奔蜂蠆蠋之雖何由回北斗之
槎尚異下南州之榻其爲頌僕罔既鋪棻

代回胡提舉 棨

新合守符載馳使節田里之無愁恨已茂民庸原
隰之有光華宜雁旨君選恭推某官器資凝遠德履

端深迎寒露置玉壺撓而不濁懷連城佩實璐卽
之也温有華左轄詳試右蛁斂巖瀨釣竿之手將
賦歸來適武夷粟粒之芽猶煩料理龍光甚渥牡
轡如濡君乘使者車民知免矣詔語行在所子日
望之方欲通咫尺之書乃先勤四六之惠某老未
得謝命作納言不善辭而汗顏稍麾卽去望持斧
之直指更勉其驅

代回淮東秀倉 昉

新合守符肅將使指田里之無愁恨綏續茂焉礼
樂之有光華此行寵矣恭惟某官人門具美風調

不羣温恭維德之基於文無害平易近民之政所
去見思眷是榆邊欝然棠蔭兹自天而出綍不易
地而褰帷淮水湯湯式展澄清之志周原膴膴行
覲勞來之功某屢迹於朝莫面以賀五雉之爲工
正又已懷歸四牡之勞使臣別遅賛喜

代回湖南揚倉 九鼎

顯陞簿正政貴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上民
尤望賜故實原隰之驅畫繡分光宵衣寬顧恭惟
某官性資寬栗材具碩庸觀其不辭州縣之勞固
知必爲廊廟之器兩著扞城之績去則見思一麾

枕塊之悲毅然執礼既畢祥琴之御爰膺戎器之
除適其重湖年饑而用不足加之諸峒地大而孽
易牙欲其澄清知所斂散非轂寬閑通敏之士雖
課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万物吐氣突不黔席
不煖了無偷安避事之情居有倉行有粮會見節
用愛人之李某賀我選厥逢人説斯暮見吳山有
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願功名留久遠之看

代回浙東孟提舉 植

肅將星駕分察日畿遠而光華況去天之尺五近
在旦夕行轂水之三千曾旅進之末由何謙撝之

先孚恭惟某官器資凝重德宇俊明方公少年嘗栖棘於獨秀之下維時老子偶從蓮於鬱孤之傍屢獲過從不勝傾倒凄其三紀存若幾人細思一夢之回何翅千帆之過天子有詔選公卿於西漢之循太守謂誰疑姓名必東家之故顧取斜飛之勢又爲直指之行登蓬萊宮問百万蒼生之辛苦探會稽穴添一部史記之雄深舉頭即在於長安濯足會登於雲漢某鷄豚共社虎鼠同宮方欲寫賛喜之情乃先沐過情之謝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無以公歸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豈惟我賀

代回江西王提舉 師陽

簪筆何功蒙誤恩之起廢函牋爲惠感妙語之噓枯有味其言不知所賀恭惟某官王之盧使古之謀人慷慨登車覺范滂之不遠勤渠下榻延徐穉以來前故當駕彼四牡之勤不廢遺我双魚之寵某老將及耄生也有涯雖則荷寵還本來之面目其如蓬鬢當自揣於頭顱髯月還歸定相從於杖屨因風占謝愧莫報於瓊琚

代回湖南葉提舉 宗魯

起自家林肅將庚節民以財爲本當加培埴之功君秉使者車必有阜通之政得人如此通國驩然恭惟某官風調不群天材甚茂郎潛既久忽爲樸棫之謀邊隙方開亟進從薪之計身謀雖左物望益高玆膺礼樂之光華復仕貨財之平準政恐公車之暮召不容湘水之曉行某嘗具一箋未敢多賀駕彼四牡諒有功而見知雖則七襄愧成章之匪報

代回孟提舉 挺 生日

庭帝門孤方切衰義之感函牋臺餽仰勤桑梓之情郤之不恭用是下拜恭惟某官高誼絕俗厚意噓枯記孟陬之庚寅撫其遲暮憐緋人之甲子混在泥塗華以緹緘加之飲饌某丁年託契亥字過期鵝鴨之烑比鄰某華登俎雞豚之同保社敢不舉觴

代回章提舉 良能

郡符許合更節光華昔湘南之一州歛此大惠今江西之列郡汔可小康演而申之自此升矣恭惟某官器資凝遠學行淵深領著鮮中豈固薄蓬萊之島抗章請外必欲開祝融之雲人言衡山千里而遥孰知周公朞年而变玆從書戟易畀繡衣載

馳載驅民已安於四境受容受察吏知服於六條
將由厲使之功又趣面君之詔燕人爲函粤人爲
鎛奏技闕然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均茵幸甚某自
聞除目尤切歡顔託諸侯以寓公自今以始受一
廛於仁政曷月于歸

代回文思趙提舉 希倉

疇庸百里進轄五工礼儀知皇帝之尊所開甚重
臺閣須子弟之習未占已孚恭惟某官礼樂宗英
典刑家法兩試一同之地並騰三異之声所去見
思顧留借冦後來居上無以易堯夏氏上匠虞氏

上陶小煩媯偉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會即象賢某
天幸同曹早勤委贄名父子之壓塊俯仰爲倦老
詩書之斷輪始終知免

代回孟提舉 植

憲曹賛治自揆罔功起部虛貪遽叨攝長官國恩
而有靦託鄰芘以知歸恭惟某官密邇王畿久將
使蕩有功則說行當務四牡之來位事惟能必進
皂六飛之御何旁觀之巧匠猶不廢於拙工特枉
双魚見華五雉某憤三不告負四宜休某水某立
乃童子所鈞遊也彼鍔彼斧惟梓人之進退焉

代回浙東王倉 遇

右玥合符左畿易節田里之無愁恨畫地共談原
隰之有光華去天一握恭惟某官學爲儒倡政号
吏師出守晋陵適楚氛之甚惡獨明召救周民
於子遺茲由書戟之香進席綉衣之寵公方念越
人之瘠加戚于心上將思王某之文最宜爲誥某
比方謁入復辱書來四牡之勞使臣行且召矣五
雉之爲工正猶幸見之

代回廣東孟提舉 植

避直郎闈服勤使節番陽之召來朝何錫予之藉

嶠于行言遠而光華也恭惟某官受才膚敏賦政
中和不俟駕固將朝陳前其敬將入門奔而殿敢
後則非駈駱馬之嘽嘽妥飛鳶之跕跕梅花雪片
洗空五嶺之炎茶焙塩帆贍足九年之食使乎不
辱王所謂何某有幸卜鄰謂當聯事北山頭膽巳
移猿鶴之文東野回頭猶有駏蛩之願

代回湖北趙提舉 師石

虎符新合牡轡光華卧護重湖材素雄於辦治身
兼數印權益重於按臨恭惟某官德秉忱恂識全
膚敏一路大計惟錢穀幾何刑獄幾何連年多虞

蓋蕃積缺矣忠信缺矣黼斧茲煩於直指綠衣尤
樂於平反載馳載驅想星言之夙駕是穪是褒將
天道之好還其闕然儔功偶此攝長送之以礼樂
愧賀幅之已稽是以有衮衣顧德音之是懋

代回淮東陳倉孔碩

抗辭請外將指臨送明啓刑書末覺丞哉之貢式
遏寇虐正觀使者之功恭惟某官表嚴而裏寬人
今而學古孔懷同氣蟬軟歎於有綾折獄片言雀
難欺於無角適淮民之飢饉勤周道之倭遲側聞
褰帷良多貢檻要塞其庾斯成末乃取闕之勳印
弄於朝行有無以易堯之命某濫司飭化莫賛其光
華遺我双魚豈止加餐之字駕彼四駱請歌靡盬
之詩

代回江西章提舉良肱

五雉工正之職承人之乏四牡使臣之重博我以
文得非所蒙顧切有復恭惟某官内外揚歷表裏
融明開南嶽之雲厥功已茂激西江之水所東滋
多穌民氣於崇朝斧盜吭於未晚皇華原隰之上
願益咨諏清切雨露之逢會觀獻納其強頻曳履
決意投簪觀風而問高年想攜其出畫地而數住

政亦足以歸

代回浙西林提舉拱辰

簪筆何功蒙誤恩之起廢函牋爲惠感妙語之嘘
枯或承之羞不知所賀恭惟某官高誼絕俗厚德
鎮浮宜顗頎於飛霞猶戲弄於明月駕彼四牡名
大震于京師遺我双魚光自生於庭户某拜命之
厚有味其言咫尺不違頻雖少華於末路八十猶
行腳諒見笑於大方

代回淮東劉提舉[illegible]

斜日投閑冒誤恩而入侍朵雲借潤儷好語以相
先自惟闒然何以得此恭惟某官早飛隽望寖踐
夷塗忽持漢節之光華出問淮人之飢饉民爲國
之本不應壹付之烏蔫君乘使者車乃可再安於
鴻鴈行且召矣顧少需之某生也有涯身其餘幾
意行迷路又涉赤墀之塗與尺回舡終尋黃石之
約

代回淮東趙提舉希道

甸侯厎績庾節遄驅十二政之聚民可觀近效六
百石之察郡益究遠圖迭而得賢上心倚重恭惟
某官禀資信厚毓德直温項結綬於王畿即分符

於輔郡適時艱食極力救荒能活数十万人之飢
何必二十四考之政有華出綍亟命褰帷財貨本
末源流諒皆素習勞來還定安集自有成規六轡
既均二節以走某欽聞視篆未果韱牋遺我双魚
良感從遠方之惠駕彼四牡何幸勞使臣之來

代回湖北曹提舉 彦約

短衣疋馬又塵菜彙之班長跪双魚如見繡衣之
面雖無以報敢誦所聞恭惟某官學本遺經用周
當世一種陶潜之秫再依王倹之蓮扜索膚於淮
瀆屹長城於漢水慨然游刃經肯綮之未甞快哉

此風摶扶揺而在下屬重湖之瘡痏煩一節之咨
諏因而訪桃源之桃不妨假舘恐未熟橘洲之橘
已見趣裝某久於離群茲焉還緩老夫耄矣更数
旬金馬之門我公歸兮或一笑銅駝之陌

代回趙提舉 汝讜 代衛参

分閫図功顧歸吳下改轅有命俾牧閩中業已控
辭期於得請欲謝吹噓之送已成皐緩之衡恭惟
某官屈漢宗英將周使節江湖表裏動四牡之載
驅山嶽動揺覺千牛之立解飢者欲令其得食慨
然已見於登車諒必由洪都新府而來猶可陪異

州故人之飲行止非人能也得無恋恋之情解后
適我願兮宜有諄諄之誨第恐一節之走能回六
轡之馳某正爾思蓴又蒙分竹采入其阻足覩海
上之禽魚不已于行只負山中之猿鶴

回王提舉 遇 代月湖

右姻合符左纛坊節田里之無愁嘆畫地共談原
隰之有光華去天一握恭惟某官學爲儒倡政作
吏師出守晉陵適楚氛之甚惡獨明召教救周民
於孑遺兹由畫戟之香進席繡衣之寵公方念越
人之瘠加戚于心上將思王某之文最宜爲詁某

比方謁入復辱書來四牡之勞使臣行且召矣五
雉之爲工正猶幸見之

回尤提舉 棐

去國奉祠久抱伐檀之媿起家進戰忽叨分竹之
榮曾巽謝之未皇何謙撝之甚寵恭惟某官見聞
殫洽議論崇欲尚書之履有声典刑是似部使之
斧直指風采凜然皇華宜久於咨詢清切即覲於
献納某同爲吳客共落楚鄉德必有鄰倚輔車而
增重服之無斁藏簡牘以爲榮

宗正

代回西外趙知宗 不愿

小宰立班塊星辰之曳履大宗維翰貽月露之連編雖過乎清良感比意恭惟某官恂恂有守信厚不浮 天揖同姓之聯肅然糾合尽日宣三德之敬莫不浚明雖云爲善之居家尤樂推賢而報國有華新渥猥及陳人某司臬亡庸共工甚忝虎拜稽首願覩蕃錫之榮龍作納言已擢賦官之厚

代回西外趙知宗 不愿

疏詔東平展親西外王曰叔父立愛始于家邦汝作秩宗受祉施于孫子棣華韡韡瓜瓞綿綿恭惟某官[illegible]爲善最樂箴規磨琢蹈衛武之流風[illegible]劉向之封事庸事糾合之任助成睦族[illegible]宗盟誰若滕侯之長唐之宰相豈遺[illegible]側聽渙揚未遑族賀召伯分治諒信如麟趾之詩長卿倦遊塊莫續兕觥之賦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六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七

[illegible]趙尚書知平江府 汝述

通[illegible]吳門厭承明之勞出領黃堂之寄游姑蘇之勝詩吟畫戟之詩和氣先庚而已孚雖聲芳午以交慶恭惟某官 飄然無敵[illegible]祿勸親亦既曳星辰之履大宗維翰[illegible]之慶尺一之留甚堅再三之請彌力[illegible]于內寧煩更尹於東郊召公[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分於西陝登以瀛洲之秩試之馮翊之邦月滿輪虧丘幸甚河潤九里鳳闕賴之無以我公歸兮恐須袞繡有安社稷臣者宜在廟堂某全抱迂疎獨蒙賞識燕巢于幕正有望於捲簾鴻漸于般兮若爲而導諸然感恩正在於知己則受德豈待於成身使相國賜之相國禮之則韓愈亦人耳此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蘇洵何有哉

賀李參政知遂寧府 壁

升班書殿宅牧价藩入爲帝王師難戀佃霄之香火出補父兄颺重尋川路之風煙民說無涯公歸有漸恭惟某官材全而業鉅學廣而聞多伯夷待

天下之清一星終矣伊尹得聖人之任四海信之
若爲聽丈德之麻尚使分武信之竹周公主陝曷
嘗瑕公孫之碩膚山甫徂齊殆欲續祖考之明哲
然有撫四夷之急能無先一州之疑向參耐官或
謂恐任宣威之寄寇公暫撫不如歸園否膺之勳
所謂眞儒無敵之功豈容匹夫不被其澤某聞報
失喜捲書欲狂眉山之見端明不但頼出陳黄之
泒洛社之起司馬庶幾卒成遂夏之盟

賀寶慶李知府到任 大謙

錫命覓符開藩龍邸鄰侯出守衔若李之盤根召

伯來宣新甘棠之美蔭雖勝千里喜溢四隣恭惟
某官 筆橐世臣箕裘家學禀衡嶽之淑氣眞磅礴
而扶輿沆瀣溪之 光風聊逍遥兮容與旣賛星
軺之畫又司天塹之粮所去見思厥臨孔惠自合
歸軒擁之供奉頤猶試田里之循良惟此三湘壯
哉二邵考姚合之句奏五雲才子之除參韓翃之
詩詫萬里滄波之勝矧今新府密邇故鄉汛掃松
楸宿春粮而可至綿聯桑梓晝衣綉以何殊暫擁
戟香亟遄圭覲某漫爲佐貳正託附膺向忻一識
於荊州今幸再依於劉表偶欲叱卬峽之馭難隣燭

之久分尚或濯滄浪之纓叙宗盟而後去

賀廣漢州 公著 代月湖

渙奉恩綸復紆郡組紫樞黄閣蓋舊物之青氊紅
旆碧油又凝香於晝戟豐爲斂惠會即疇庸恭惟
某官 父教之忠仕優則學識其小者指爲東閣之
郎君見而知之始信西州之奇士勞心兩郡袖手
四年玆奉板輿之親仍分竹符之使維今廣漢實
古雒城登橋而訪君平探河漢之遠泒臨池而憶
諸葛懷宇宙之大名無疑牛鼎之烹雖政使蟻封
而試馬佇策勲於召杜歸接武於龔平某舊及同
僚新聞報政老驥眞老空歌挽士不能寸之詩冥
鴻未冥猶見治平爲第一之召

賀太平宇文守 紹彭

恭審覲賢中臺作牧上郡引嫌得請舜兄弟並相
之棠斂惠承流新父母斯民之政雙旌戾止五袴
煖然恭惟某官 氣禀岷峨家傳莘渭抗旃出使勇
登老上之庭持節來歸亟荷甘泉之奏惟時重鎮
孰若當塗爰分半竹之符小慰甘棠之蔭朱轓皂
蓋暫凝晝戟之香黄閣紫樞自是青氊之舊某取
違未久遣賀猶稽方國一札之成寧須符合刺史

三公之入即佇衮歸

代羅司法有閑上撫州林守呂

一官待戍頗安塵土之卑千里懷賢未快雲天之覩忘越國過都之遠失攀登躡蹻之勞宋之滕而趣門若爲藉手何與韓之同業庸可潔身不然疑清兵衛之香視此卑陬法曹之掾無謂而謁匪狂則諂恭惟某官德宇浚明性資凝遠深造自得獨扛百斛之龍文幼學壯行連舉八科之麟角諸老未能言者天子居然器之影組西崑不受人間之風日總書東壁漸摩天上之星辰六藝忽戴於瀛洲五馬遄驅於汝水穿天出月續康樂之詩章貫日凌霜備平原之氣節無多借寇會即詔黃功名剩跨於數公史冊相期於千載某地寒無挾天稟甚慳童而習之偶成蠅於誤筆齒已長矣僅得雉於鳴盧欲留久遠之看恐未遺餘之補渠其繞樹何所託根拄笏而看西山幸逢瓜代挂席而上南斗徑造棠陰初非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貲之崇庳止欲觀道德於前後聽議論於左右特恐驢鳴之止一難希馬價之倍三見刺史即周孔之初無他望與童子慕回路也請在下風

通撫州林知府澤之

隨鵷鷺之行昔陪朝綴投雞豚之社茲隸坻編未修有贄之恭敢緩馳牋之敬恭惟某官心爲凝粹德宇恢通杞梓廊廟之材宜其隆棟璵璠瑚璉之器而乃潤山粤課民庸入司簿正居然難進而易退可見特立而獨行厭承明之廬抗嚴助之素志照臨川之筆尋靈運之舊遊維此偏城雖云凋郡登瀛平地了無三島之風波擬峴高臺盡領五峯之煙雨均洪十萬户之福企望二千石之良亟聽璽褒式遄圭覲某強名半刺實受一廛挾瑟而擊強宗諒無待任棠之諷索囊而夸新尹但切吟杜甫之詩

通武岡呂知府祖烈

典午非材偶躐踐更之次涓辰衹戍式嚴事長之恭半生傾耳以懷賢一旦奉身而佐治斐裁四六聊具萬分恭惟某官才應時需美兼世濟冊青霖雨家傳三相之畫圖朱紫風流人敬千鍾之名字道統聿新於南渡文盟實主於東萊今人莫棠棣之如蓋優家學故國非喬木之謂正倚世臣乃再轉而爲丞始一麾而出守由也果賜也達從政裕如

黔之墳巫之嶓斯民幸甚然稽近比詎許久留式
觀一節之趍入侍九乘之闈某學未能信祿以代
耕入誨諸生非敢絕吟而停手出延五鬼眞成觸
諱於轉喉甘心睽簪日之温豈意趣弃星之代今
何如昔寧敢為李膺之大言我不為公抑豈冀呂
虔之嘉贈所幸處治中之任而假其足固有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風清月明秖望平分於別乘露
繁天豁或容款奉於清談

上知贛州胡尚書啓

聽尚書之履無以公歸分刺史之符從得君重地

便過家之計天知體國之忠宜奉十行遂倡九牧
恭惟某官篤誠而明允肅括而弘深雲岫無心自
然萬物之吐氣秋竿有節豈以四時而改柯萬人
仰星辰之班六合無風塵之警誰因五單于爭立
之釁遂主十萬衆橫行之謀非上智必英豪談何
容易厭承明勞侍從兆足以行尚煩西清學士之
眞俾為南國諸侯之長牙旗鐵馬虎頭素重於百
城寶帶金魚龍尾仍通於八座納獨峯於胷次攬
八境於毫端富貴歸鄉人知從太守之樂其樂謀
猷告后誰其先天下之憂而憂無疾其驅不諫亦

入某一違約纔五見衿絺從軍無分寸之功失勢
有千丈之落路經灔澦髮已雙蓬身出瘴鄉命危
一葉謫甘滿百黜不待三北宮之挫一毫纖無膚
撓東野之失連產轉覺心寒惟是頌者之誤傳或
聞舉之以自代士固伸於知己吾不足以累公巨
源之表嵇康良非素望昌黎之薦侯喜亦足自奇
憂東未由奏記於門墻道逢千騎之上頭喜甚六
鼇之抃足輒裁賀語併控謝悰名在惡子之中敢
廢南豐辦香之敬門無行媒之迹亦甘師道三徑
之荒

通武岡廣知軍啓

仁侯出牧和氣先驅黔之墳巫之磻地稱樂土軫
之旁鶉之尾天假德星謹藉雙魚候迎千騎恭惟
某官人門具美風調不羣利器盤根縣最茂朝歌
之長清談敎養家聲稱秘監之孫從容再轉之丞
恬退一麾之守惟武岡之矯矯晉數茂洪若文儒
之申申唐推公綽考之近比尤不久留昊公治平
之勳甫簪筆而持橐呂侯詳刑之命又攬轡以登
車我公來合於左符此事即探於右契湘水如舞

暫迎五袴之來獄雲既開又趣雙旌之入某項因退鷁及識匿犀何幸宣州主人之來將有黔中上佐之託惟是㮋尾以涉筆偶然越俎而代庖玆借條副貳之恭非強附交承之好除道路而迎太守願亟驅車隼之旟封府庫以待將軍庶早反屠牟之肆

謝綿州虞知府 普

將指非材連需章而析免陳情未達勤巽命之重申力不足以回天錢何從而流地洊蒙問勞祗重悚慚恭惟某官才應時需美全世濟連擁雙旌之駕喜騰五袴之歌紫闥黃麻自合傳登庸之鉢朱甍碧甃且暫分磊落之州有伶芻狗之陳非具木牛之智蕭然疲役畏此簡書猶加從吏之詞乃相親重之道某冒申傴僂冀免驅馳澤國龍節土國人竟莫回於先甲大家牛車小家擔尚有望於同寅

代回開州張守 晋

榮分漢竹少慰召棠絕冀北驥騏麟真成歷塊出巴東屬朐腮審已開藩恭惟某官文學浚明器資膚敏談笑千牛之解游刃有餘超騰一鶚之飛揷翽甚勁言從浯水易守固陵編元子之珠璣多傳詩賦奏韋侯之金石又妙辭章卧而治之行且召矣某固功矸獄蹟長雉工無論思朝夕之才謾誇文石有追迎雲月之交邀在盤山

代回融州沈守 琿

出綸西掖宅牧南交惟帝念功不泄邇而忘遠建侯植屏寧崇德而象賢恭惟某官風調不羣人門俱美製百里之錦游刃有餘題別駕之輿建轓甚速朝陽之鳴已近夜郎之徼方虛君無避心民有吐氣某無由旅賀猥辱謙㧑五馬不受一毛此可慶耳雙魚中有尺素何以報之

代回江州吳殿撰中書 紹

叢棘藏癈改司平之常伯五花委重勤解事之舍人敢祓謝牋并捺賀牘恭惟某官多士冠冕九牧羽儀要路在前獨有韓稚圭之識榮進素定了無張師德之譏忠結人主之知文鼓天下之動乃從右掖而綰左符鞭鳳咎鸞宜有燕閑之樂帶牛佩犢反勤禽制之威姑升祕殿之華就易大邦之翰九江虎渡交騰來暮之謡十年鳳池恐有見晚之召某老當謝事獲復即工君薄淮南那計登庸之

不遠吾在汶上矣恐邂逅之無期

代回方韶州 信

五難分工何補雞翹之末雙魚尺素又勤驛使之來藏去為榮不知所賀恭惟 某官 器資膚敏政術融明以專對之學專城裕乎不裕用平戎之策平盜難豈其難轂從三章之溪使鎮九韶之石顯允方叔佇獲醜以言歸執競武王豈忘遠而泄邇 某 罔功雲部撫長水曹勞侍從厭承明會且歸矣遲賢良安劬海跂予望之

代回譙沅州 得遇

棨分竹使出牧杏城安邊境立功名維其時矣崇詩書閱禮樂盍少試焉恭惟 某官 濟美勳門 蜚英學省班超投筆當加萬里之封韓信登壇可決千里之勝得州如斗游刃成風沅芷公子之思聊逍遙兮容與楚茅王祭之入應糾合而彌縫豈舍王哉今召君矣 某 雖嘗請別猶闕賀成選用賢良欲安之願祭舉龔之意備足文武可使也更疇借寇之功

代回張澧州 忠恕

夏后之辟三千罔功亞旅冬官其屬六十謬玷上御五馬高情雙魚下問恭惟 某官 受材膚敏涖事靖共挺挺魏謩無祖烈昂昂嵇紹宜有父風聊分漢竹之符出結澧蘭之佩 某 罔功曳履有味投簪荒元亮之菊籬竟成何事想浮丘之松塢空送此心

代回尤衡州 梁

棨分漢竹言趣召棠崇德象賢共謂錫山之有後牧人御衆從知衡嶽之無虞恭惟 某官 業積粹明聲華茂麗喬木非謂故國文獻固存茁蘭稱其家兒典刑是似茲紆魚佩作牧熊湘平庶民愁恨之心去其螟螣還中州清淑之氣懷彼鶚梟佇增秩以賜金復鳴履而曳玉 某 無由旅賀猥沐謙撝用賢良固欲安之既深簡在畀京師并蒙福也更乞勉旃

代回富和州 嘉謀

趣之家林分以符竹用忠良慈惠之帥慰愁恨嘆息之民邊圉底寧前旒寬領恭惟 某官 名門濟美儁軌翁翹方事之殷能運糧而排泗相時而動復得計於觀濠何小智之自私疑大勇之若怯忠無不報事久益明茲從珍臺遂殿藩服惟是烏江之

重鎮實係垣墉非貧青社之餘規難安田里民之瘼矣君必勉之某雖忻除目之須猶鈌建牙之賀綠琴委贈莫辨貂襜之酬畫戟凝香願謹燕寢之衛

代回趙饒州 師岩

取材右戚亭節左符南土跕鳶風俗昔譜於瀧吏東方擁騎江湖今樂於番君恭惟某官麟趾清標鴻寶奧學文章賀白決科俊造之聲政事龔黃接武循良之傳梅花萬里麥穟兩岐盍歸乎來爲王卿士然宅乃牧亦福京師訪九賢之風流安庚民

二十六 五·九七 十二

於田里亟其璽賜當以衮歸某猶鈌賀成乃勤委重雙魚中有尺素已尊君子之謙五馬不受二毛更覺王孫之貴

代回林撫州 巴

右虎留符左龜拂印以柳易播君何改剌之嫌自宋之勝我得受廛之幸恭惟某官材全業鉅學廣聞多七歲而賦方圓靜若得意連年而取科第易於摘髭教胄西宗抗旃北漠旋被南衙之薦入讎東觀之書輟從第一之秘丞進陪十五之郎位願試馮翊勇下蓬萊今轉爲汝水之行殆亦是吾州之慶寔薤一本未能獻郡人之規歌麥兩岐已略聞太守之政所願召參之使少寬借冦之民某方欲賀成先勤委重唱父老曰陽公賢也行亦謀歸有子弟而子産誨之別遵善頌

代回方連州 福

跳恩北闕宅牧南交唐陽山之都雖云窮僻漢桂陽之守蓋有聞人恭惟某官抱負雄深踐揚詳熟爲丞再轉人歌別駕之功出守一麾上念專城之重看華銀嶺遠畀銅符無疾其驅恐有天子之詔起視汝穴更觀刺史之謠某遥想雘封無由祇賀

二十四 宴·九七 十三

望千騎上頭之去應有光華因雙魚中素之來就中寫送

代回錢漳州 霖

縈剖漢符既臨漳浦人生五馬勝收及物之功山有九龍豈少専城之樂恭惟某官飛騰声實明習憲章近使之遠使之皆駕韶鈞之韻汝器也何器也瓦爲廊廟之珍惟其脩著於民庸是以復煩於郄寄雙旌畫戟無辭遵海而南一札綠絲會即自天而下某持荷惟舊視蔭無多憑熊兩轓愧莫陪於賀厦寄魚尺素聊復具於報章

代回唐光化 華

考工弗績人慚五雉之司宅牧惟良遠致雙魚之問洗此執熱儼如即温恭惟某官宜在中朝頋乘邊障九夷通道既歸馬于華山之陽千里專城姑擊牛享雲中之士今召君矣豈舍王哉某忠履胡顏投簪其力人生五馬貴願森衛之有加天高數鴻鳴愧報章之不腆

代回趙袁州 彥枚

起自家林分之符竹庶民安其里是在二千石之良刺史得其人茲為十萬户之福恭惟某官蜚英屬籍擢秀宗標瑣闈弦歌之聲已高物表不謂肯綮之拔久縮袖閒茲由視聽始復出牧袁雖小郡古號名邦江山勝遊謝靈運之風流猶在閭里無事韓昌黎之政術可師卧而治之行且召矣某違離滋久企仰良深聞去騎之遂雙旌喜而不寐因烹魚之有尺素寸以足言

代回處州趙守 伯澥

分竹南衙煩紫東輔庶民安其里是在二千石之良刺史得其人何止十萬户之福恭惟某官凝資信厚蓄德惠和大雅不羣信其來之有自小邦擴

德宜所去之見思茲屈高陽子之才出為縉雲山之牧民庸益懋王覲不遥某側聞建牙未由削櫝雙魚中有尺素先承君子之謙五馬不受二毛祇覺王孫之貴

代回葉廣德 延年

分命竹符承流桐汭安庶民於田里是在刺史之良潤千里之京師尤借近畿之重恭惟某官識宏且敏材裕而通錯百里之絃歌紛諸臺之剡薦明庭擢儁方通振鷺之班神囿視聽遽抗冥鴻之志起家而得二千石去天而在咫尺間勉葉民庸佇遄王覲某未馳賀幅猥辱謝緘豈自知雲中哉固行藏之難料吾必在汶上矣恐邂逅之無期

回趙全州賀權軍 及愿

比蒙省劄暫攝郡章退惟涉筆之丈丞詎久攀旌之假守秖衝越畔無敢告鄰然在五日京兆之間亦竊千里滎河之潤輙憑咫尺借布萬分

代回信州李守 昌

振職司均抗章請外治粟方資於内史傳聲俄典於信州周南之滯有之江東之幸多矣恭惟某官茂騰聲實蔚有典刑仙李盤根三百年之閥閱秋

蘭流馥四十載之才名方陞九邑之司忽念五馬
之貴詔書催發難漱石以枕流德政甫臨已反風
而滅火爲繭絲爲保障豈無素定之規有社稷有
民人足展平生之學某未諧旅賀猥沐損箋耄矣
綴班將何逃於司敗歸歟假道猶有謁於館人

代回林嘉興 良

輟丞外府作牧内畿羞昆崙薄蓬萊欽窺雅意右
扶風左馮翊欲展通材卧而治之行且召矣恭惟
某官持操甚正揚歷彌深武城之愛播於弦歌海
沂之康流於頌詠藹然譽處服在班行甫更再轉

之餘遽請一麾之去言從攜李少憩甘棠舉頭即
在於長安濯足會登於雲漢某未遑燕賀先辱魚
書儻未挂洪景之冠猶願見黃霸之璽

代回晁南康 百談

訪靈谷之煙雲既擁千騎懷廬山之風月忽寄雙
魚忻然發函喜至折展恭惟某官清門秀望名世
真材即之温然不減天球之器嶺識其小者漫知
月斧之精神方群飛之剌天寧一麾而出守兵衛
森畫戟豈特昌華應物之詩山水含清暉政欲考
謝康樂之句徒得君重行以公歸某寄託桑陰既

溷蒲質腰黃何補愧山靈之移文頭白早歸煩謫
仙之寄語

代回眞州閻宗簿 一德

持槖無功忝青氈之舊物飛牋爲惠辱黃絹之好
辭有味其言不知所謝恭惟某官踐敭茲久望實
具孚既朝躋之居多亦民庸之荐著以恢然十二
牛之刃宜快哉九万里之風屬淮甸兵甲之餘民
亦勞止惟閫公傑戟之雅帝曰俞哉不待席温行
膺璽召某久安芰製又玷荷衣斜日銜山所謂聊
復尔耳浮雲出岫未妨歸去來兮徒佩先施莫諧

厚報

代回魏湖州 大中

陞華簿正得請州麾既建高牙屹隆方面曾未遑
於馳慶猥先辱於飛牋恭惟某官早煥英躔寖儀
膴仕神皐治劇久風月之平分匠監參聯去雲霄
而一握惟古馮翊乃今吳興帝掄輔郡之材僉曰
明公之可承流方尔歸荅翕然潤九里而及京師
君有餘矣先一州而後天下人謂斯何某自笑龍
鍾阻陪燕賀天時向熱望少留水晶之宮氣候稍
凉却歸侍玉皇之案

代回和州李守大東
上車強顔又綴甘泉之法從開緘見面重逢来石
之謫仙妙語爛然高情厚甚恭惟某官名門勝士
昭代通材自其不卑於小官固已可卜其遠器婉
娩幕謀之贊煌煌簿正之光胡然把麾爲此歛惠
意淮民之離散已數萬人寬漢詔之嘆愁惟二千
石徒得君重無俾民憂鄉黨宗族稱盛焉何朱輪
之陸續父子兄弟相継也會紫橐之聯翩某幸託
南鄰已投西崦聊復尒耳便當挂神武之冠行或
使之猶見賜潁川之璽

代回太平王左史居安
諫大夫之去國公議謂何良刺史之爲邦疲民幸
甚愧頁書之已後辱垂問之相先恭惟某官粹學
淵回英姿山立識其小者巍巍拾芥之科誰其似
之挺挺伏蒲之節交懽將相按去兕邪此非淺之
爲丈夫所謂上不負天子捫中無愧補外亦榮載
酒龍山尋孟嘉之風味泛舟牛渚問公瑾之功名
雖未均弘亦不落寞某年運而往日昃之離猶冒
恩除聊復持甘泉之橐不須與盡行當挂神武之冠

代回鄒汀州非熊
黄帽青鞋又踏東華之塵士朱轓書戟未忘北社
之比鄰有來緘縢良慰離索恭惟某官温然國器
厚甚交情自頃杜門寂寞雀羅之設猥蒙枉駕從
容雖忝之期求今人中有此客否自榮駈於五馬
已屡寄於双魚平生所聞陳汀州流風未遠丞相
皆本龍渤海即日當迁孰知厚祿之故人敢尒頗
哀於老子某持荷仍舊視蔭轉斜骯髒伊優拋不
若挂冠而去嬰蹣勃窣或猶及召璽之來此心所
期須面以既

代回錢漳州夔
晚景投閑叨承賜召秋官庀屬竊玷貳卿靖循僥
忝之由寧匪游揚之助未遑控謝先辱飛牋千騎
上頭悵莫陪於祖送双魚尺素害不尽於報酬

代回筠州王守拒
停驚起敬長懷東閣之郎君某鯉得書知在西江
之道院飛文璀璨荷意勤渠恭惟某官早著英猷
寖蹐膴仕淵然韋元成之李問濟以伯禽父之諫
恭簿正寨華人已疑於姚晚民庸得請君何有於
鄙夷風行水波少爲高安之父老璽耻日獻月納
行見王家之子弟超人郎選方虛公來則重某不

量衰白猶踏軟紅山翁愛山行乞身而去矣相門有相望進德以須之

代回前建昌羅知軍 勲　已下並代衛參師

及瓜受代分竹過家適聞千騎之還未遑賀下游辱双魚之遺有媿積中恭惟某官從容以和柔嘉維則日奉平反之笑五馬甚榮人无愁嘆之声衆狙亦喜去之日如始至昔者人謂斯何引綬還鄉端足見買臣之貴昔繻今棨恐已歌叔度之來某正尓蒙成又承解替知賢當奎慶无吝於高明所去見思會亟登於華要

代回新南劒朱守

疇庸監郡疏寵專城別駕之功澤既溥於彭蠡三刀之夢劒終合於延平銅魚初分竹馬交慶恭惟某官世科舄奕政事練詳屬尓立朝名實既孚於上下翩然引外動静不失其光明夂題溢浦之輿遂擁演山之戟竹由明試亟用遄歸某辱託同寅良深賛喜引會稽之綬足紹光榮聽臨淮之歌更覩強直

代回興國趙知軍

引嫌抗疏改命作州共此大江尤倚上流之重均之維屏是資公族之英恭惟某官濯秀銀潢舒翹玉榦持平棘寺獄勿誤於有司敷惠竹符民甫誇於新尹倦游廬阜爽與印山初非求喬木之迁姑欲賡甘棠之甜恐未煖席又有温綸某倡牧亡庸爲賚有幸千里湖山之自得此豈力能庶民田里之相安尚希愛助

代回建昌趙知軍 時遹　已下代衛參

抗章請外得郡來南兩科禮樂之英宜居表著千里循良之寄寔頼藩維恭惟某官大雅軼群清標映世七略百家之浩浩既策雋蹕十事九律之巖

巖更游餘刃方觀再轉遽取一麾金盤玉枉考顔碑之遺蹟銅陵石㵎尋謝屐之舊游特恐未煖席之間又有不俟駕之召某濫竽聯事行且蒙成我思古人雖有媿户庭之令民曰太守尚相圖田里之安

代回鄂州趙監丞 彦綰

借材武監作鎮价藩皇華以遣使臣有嚴並命他人不如同姓是壯上流恭惟某官卓爾不群淵乎似道翔而後集刺天不羡於羣飛用之則行奔電何難於千里甫從再轉亟領一麾種柳西門人固

望陶公之政想棠南國公盍明召伯之風會於文昭武穆之英復此漢廣江沱之化富貴乃其自有治行當以上聞某襆被歸田分符易地東連吳會馬牛非不及之風西望武昌烏鵲有可依之月

代回南安趙知軍 伯鳳

解佩治巾分符嶺下疇庸外服知吏試之已詳就任除書見用賢之不次伏惟某官天資廉靖政術寬明惟其有之美不忘於世濟潔其清矣畏猶在於人知存分界國之封緯有子民之惠與其半吉陽之剌何如專橫浦之城要綦而循惟良共理報政無遲於五月飛車即下於九天某政爾藏痾濫茲聯事胡越同舟而濟尚無可異之心魯邾擊柝之聞幸假相扶之力

代回沈與化 紡

諸公奉詔共騰薦士之章老子綴班亦切挂名之寵徒得君重實獲我心恭惟某官實德蜚英名門濟美閩有山川之勝在昔已然莆為文物之邦惟良共此頒閩賢明慈惠之政寂無愁恨嘆息之民輒以名聞是為衆選未見升遷之報又何巽謝之為某陳力不能奉身而退亦有專城之命似可卜鄰已無叱馭之心何因假館

代回何巴州 友諒

符分銅虎將尋粟里之歸輿在驪駒獨奉巴州之寄勤渠遠問感戢深情恭惟某官井絡聞家坤維秀望南賓出守是爲四十而專城北闕上書且有九重之知己謂式遄於王覲乃復撫於民庸他日有殊恩計不遠矣十年爲同姓與有榮焉某納履星辰把麾江海歸鴻遵渚難隨鳥翼之過浮鵜朝天猶覬鴈行之附

代回建寧李守 訦 已下代衛參政

贈琴兮桂林知將行於湘水發軔兮元圃復出守於价藩愧迎賀之未遑感勞謙之見及恭惟某官典刑炳蔚器采端深靈光殿之獨存是關衆目承明廬之三入又把一麾五年憩南國之棠再命典西清之橐謂歸班於文石還分閫於武夷無疾其驅即有詔追之寵不聞亦式況深猷告之知某承惠長沙懷歸茂苑雙魚中素莫殫報施之情千騎上頭尚佇臨存之惠

代回臨江丁知軍 必稱

得覲楓宸分華竹使朱轓皂蓋豈但人生五馬之

棨碧嶂清江盡在都城百雉之内恭惟某官耆明山立廉潤春温才名四十年久於許國刺史二千石甫此起家伊誰云從何見之晚吳城舊井袁水蕭灘與嫌如斗之州正藉成風之刃不容席煖行有輪迎某聯事方新懷歸已切叙度何暮定閑禰褵之有無令尹重來試問人民之非是

代回建昌趙守

訪洪崖之井漸欲東還問歐冶之地又令南徙上章自列中詔未俞欲馳話別之牋已辱騎章之寵恭惟某官身兼数器氣蓋諸公暫爲清香畫戟之吟益增碧澗紅泉之勝二千石之有効宜莫如君一再鼓而已衰何以教我某又隨旋蘇特畀簡書閩越地肥聞亦有鮝魚之樂吳江水冷何當逐鷗鷺之吟

代回姚開州 自舜

題慈恩之姓久遂託交傳盛山之詩始知出守遠勤委翰更賁屬辭某官續三世科爲諸儒唱頡頏飛霞之佩宜在漢庭簸弄明月之珠久留蜀道會膺表選亟有褒除某洊守銅魚甚思尊爵同年千里恍如琴上之星何日一罇共聽簾間之雨

代回林饒州 紫巳

驪膺帝綍榮領价藩番君得江湖之心定酬民望雷令候牛斗之氣乃借鄰光恭惟某官籍甚才名蔚爲壽俊道赤水而容与揚歷已深上青天之峥嶸咨諏有頼居然蠖屈始此雄飛惟是餘干控于粤服遠考劉長卿之舊政近師范文正之餘規御屏記名天子有詔某留連洪府密迩大邦飛及棣之雲既勤郇汗酌青湾之水尚頼晉波

代回徐濠州 前　已下代何月湖作

拔尤蓮幕分寄竹符當從軍四五年之餘有起家二千石之寵可知才美超出等夷恭惟某官蒲腹甲兵摘騐科第小試東南之尉勇隨西北之師賛畫碧幢息烏紫塞側聞鴻鴈之離散淮甸皆然重罹犬羊之腥羶濠梁爲甚帝咨誰守僉曰公宜非常之任待非常之材斯言益信不次之除有不次之報指日可期某偶綴公朝倒蒙私謝竊威顔咫尺天之意寔有遐心誦良吏拊循時之詩即覩奏最

代回畀化張知府 声道

畫戟清香有闕恭先之問明珠繡段倒承委貺之

勤情文燦然衆遲媿甚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材具端方久朝績之踐敭思民庸之展布選侯千里出守一麾閩爲保障之雄莆乃衣冠之會徒得君重无俾民憂某偶綴近班過勤私謝乞爲寒水玉方无計以滌煩贈我金錯刀諒不深於責報

代回王歸州 茹

塵埃伺候甚恩何氏之山林翰墨淋漓似見王家之子弟玩之終日洒如清風恭惟某官材地寬餘人門秀整瓌意琦行真淮海之俊人玉文金昆皆正元之朝士未空羣於冀北姑斂惠於巴東方千里而封諸侯豈不足以爲政先一州而後天下特有感於斯文某自笑衰蒲更爲小草送途未遠已令童僕之迎俗駕當回何待逋客之謝

代回金黃州 傾

百舍思賢屢過黃泥之坂一書委貺坐來赤壁之風讀之洒然何以得此恭惟某官彩纓聯仕脫穎奇材屢風月之平分盡雲霄之獨步屬當冠至能與城存遂就昇於麾符俾益堅於保障綸巾羽扇訪故壘於西邊登戟清香歌大江之東去何以累君子猶有十萬之羸進而彊本朝行膺天一之詔某既乘下澤又忝屬車遵揪一鴈聲漸起江湖之興人生五馬貴願精茵鼎之調

代回太平州王左史 居安

迎五馬問專城已嘗上記烹雙魚有尺素始報下車厚賜騑蕃旅酬篝湓恭惟某官眼高四海氣蓋諸公惟儀其位而行不得其言則去今之君子遑恤位隆而道汚賢哉大夫可使頑廉而懦立故於去國一二年之近遄有起家二千石之榮報政匪朝歸班有日某久睽顏采未隔心期君薄淮陽耶願早還於禁闥吾在汶上矣會猶見於留書

代回饒州滕知府 安

入膺顓命出殿雄藩餘干乃番之故都有華作牧遠方聞滕之仁政必願受廛眡鎰之賀未遑烹鯉之書何腆恭惟某官砥身肅括操行淑均獨扛百斛之龍文恢然抱負達中兩科之麟角儁甚聲華歷試民庸率登政最再持平於廷讞旋入直於郎闈妻兮織文翩若襆被水清石見雲散月明故從二千石以起家且使十萬戶之蒙福考古文翁之宅題詩柳惲之樓拜顏魯公於堂已見心期之磊落繼范文正之轍會看步武之騫騰某方此違離

悒然馳傃傾蓋如故何幸兵衛之凝香游刃若新亦使皷旗之旁譟

代回林處州 孔昭

起自家林出守輔郡以賢明慈惠之帥寬愁恨嘆息之民上意甚隆下情惟允恭惟某官螢英儁軌策步華塗表裏瑩乎純明中外久於揚歷屬當赤白囊之警出分赭黃繖之憂未明李廣之功遽得樂羊之謗忠無不報事久益明徑畀竹符往臨括郡抱濟北老人之石何必知勇之功名訪江南處士之星會有太平之官府某猥塵班綴過辱緘縢砮矢前驅雖少稽於賀厦皷旗旁譟猶有待於賜環

代回劉袁州 蜀忠

光膺漢詔出牧江城穀旦于差瓜期而往所謂十萬户之福其惟二千石之良恭惟某官望實高華典刑秀整自頻割雞之政交騰薦鶚之章服在班行藹然譽處恬爲丞於再轉甘出守之一麾布新渥勸耕桑請驗韓昌黎之表得賢君游庠序自有李泰伯之文洗空珥筆之聲即聽璽書之召某偶塵槀綴倒辱緹緘當太守入境之初雖稽燕雀之賀夏頌聖主得賢之美猶期蟋蟀之吟秋

代回慶元程知府 準

榮駐節傳易㦸价藩凝燕寢之清香護龍潛之舊邸寬條一布和氣四騰恭惟某官器宇端凝才猷敏劭盤根利器游刃有餘野水橫舟乘流則逝一襆潛郎之被蚤褰華使之帷宣室不見賈生方議以公卿之任潁川必得黃霸始慰其父老之心瀚海滄波京師蒙潤近長安之日豈舍王哉望蓬萊之雲今召君矣某比方蒙教復辱損箋陪進旅退旅之餘雖已遲於賀夏拜特書屢書之況亦自足以生春

代回姜道州 楷

起從珍館出綰銅符板輿迎養之榮竹馬歡呼之切教條一布喜氣四馳恭惟某官夙抱通材蚤儀華貫西風便面厭隨京洛之塵東海邊頭歸望蓬萊之氣雖某水某丘方便於幽討然吾山吾溪正賴於主盟考陽城之勞心知所從矣得元結而吐氣竊有待焉安知良刺史之歸不應吾太公之望某未遑旅賀先辱謙箋欲往從之湘水深莫致綺琴之報歸去來兮山酒熟亦吟書戟之香

代回光化唐知軍 翀

蘭芷可佩頗懷瀟湘之故人草木知名似是江淮之刺史徒得君重實獲我心恭惟某官文史蟠胸精神滿腹觀牛刀之游刃已犬足之生毫自爲入幕之賓彌露囊之穎果從交辟徑把一麾邊城蹂躙之餘野馬也塵埃也郡守經理之始繭絲乎保障乎無有遐心政觀遠業某恭承嘉惠甚覺故情況乎不繫舟漸爲興盡之討賞此無瑕璧但歌棄鑑之詩

代回傅贛州 伯召

奉詔舉賢詘公充賦貽書陳誼期我過情言及而言謝非所謝恭惟某官器資宏毅識量浚明四顧而解金牛號霹靂手一洗而空凡馬眞腰裹蹄卧汲黯於淮陽固許召還於禁闥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即置之本朝日君有命於庭星郎多虛其戶凡在班列許以名聞雖不勝匹雛固爲無力人矣然有如一鶚敢不表而出之露請頗勤天高未動不度德不量力雖見笑於大方非要譽非納交亦粗賢於流俗不優手畢却重背芒回首丘山何害四十圍之溜雨濯足雲漢曾看九萬里之搏風某渡落無容盤跚未去迷邦故令晩方微吟黃太史之詩可人期不來亦太息陳後山之句

代回嘉定林守 粥巳

對月半輪好在漢嘉之太守披雲五朵乃是瀟湘之故人問者閱焉得此足矣恭惟某官玲瓏俊識卓犖通材和荊潭之詩氣已吞於餘子蹟巴蜀之檄名益震於諸公兵衛森畫戟之香談笑入青油之幕聊將入詠還受一錢載酒訪揚雄之居登樓歌李白之句亦職有利盍歸乎來某久欲挂冠又還持槖庚星之配殘月寧容到曉之不收丙穴之有嘉魚所願得賢之與共

二十七卷終

太守

代回新建寧府李大諫 大巽 代月 明

蒼王青旂趣元侯之北覲清香畫戟轉仁氣以南驅誕對端辰衷時蕃祉恭惟 某官 蜚英騰茂聽履即温肆夏升歌擬宣麻於文德陽春有脚還擁茗於武夷芳歲維新叢休滋至某龍鍾甚矣燕賀缺然剡炬盍簪願逐同朝之喜晉鄉上齒便爲告老之謀

代回翟峽州 峻

象刑贊治自媿罔功雉正共工猥令攝長愧未申於巽謝遽先辱於謙撝恭惟 某官 燕譽甚休騶除不遠聞香山之白傅歲月已深起東海之蕭生風雲胥會有如衰朽諒借吹噓 某 自揣頭顱不堪指目聊復爾耳少陪鳴履之班行或使之即控挂冠之請

代回程慶元 準

制五刑即天論贊曹無補居四民時地利攝長可慙既拜謨恩亦懷厚芘恭惟 某官 賢勞于外聖眷已深怜草木之味同假之聲氣惜桑榆之景晚借以寵光挽回神武之冠躐視文昌之座 某 餘年無幾取數已多司喉舌之納言濫巾甚愧借齒牙之餘論納履爲期

代回孫衢州 子直

憲曹贊治徒玩歲以罔功起部虛員遽誤恩而率屬有漼枌榆之芘密葵蒲柳之凋恭惟 某官 作牧近畿肇基王業有功則說行須一札之書位事惟能會振六官之譽曲怜衰朽巧借吹噓 某 久欲投簪聳堪鳴履司納言之喉舌恐之告猷借餘論於齒牙早期歸老

代回張澧州 忠恕

分符竹使出牧蘭江諒棨戟之初臨已袴襦之交詠恭惟 某官 人門具美仕學皆優粵從幕水之依攀空冀野尋駕昴星之寵歌蒲海沂茲斂惠於一州行報政於五月 某 語離方爾賀上闕然遭吾道兮洞庭相從已晚遺余褋兮澧浦藏去爲榮

代回潘真州 友文

象刑贊貳自媿罔功雉正攝丞猥令率屬非餘波之遠竊何誤渥之驟加恭惟 某官 朝蹟方華民庸甚茂駕輕就熟不忘推轂之言噓枯吹生巧借託

根之地故令尸素亦獲佩蒼某餘年無多休日已
晚惟是識鄭崇之履莫報君恩止當挂弘景之冠
歸歌聖德

代回安慶楊國博 揖

元帥辟賢名儒出牧傳道解惑大學固教化之原
謹身帥先郡守亦吏民之本恭惟某官器資端亮
學術粹美論不詭於聖人皆師友乎孔孟達可行
於天下真妾婦於儀秦自服班行益隆譽處人有
矜式甚慰橋門億萬計之心民無嘆愁却須刺史
二千石之力用召父杜母之政慰桐君皖伯之邦一

郡得才萬物吐氣某未由削牘先辱飛緘君豈薄
淮陽耶當還禁闥吾必在汶上矣猶見璽書

代回周建昌 魁

入覲天陛出牧江城地小而民實殷無謂附庸之
陋政平則訟自理蔚為保障之雄恭惟某官濟美
象賢蜚英燕譽須為別乘既邦國之不空今則專
城諒湖山之自得眷盱江之小壘接閩嶠之要衝
欲寬愁恨嘆息之民是在賢良慈惠之帥銅陵石
磴尋謝袞之風流金盤玉杯識顏碑之氣骨是不
落莫何有鄙夷某方此違離悒然馳係揮三萬軸

堂顧託於主盟奉咫尺書敢再溫於前請

代回趙肇慶

鬢毛霜白甚便烏角之巾腰佩水蒼仍玷紫荷之
橐何勤妙墨更示徽言恭惟某官大雅不群在宗
載考騶翩翩芳長駕早空冀北之群騫跆跆芳卑
飛猶落嶠南之遠佇策龔黃之績歸圖兕峴之功
某有七不堪負四宜去會且歸矣頭為聖人之氓
愛莫助之請續循吏之傳

代回王楚州 益祥

入紆漢組出牧淮壖銅虎分符資循良之共理石

麟設險喜牧御之得人恭惟某官材具覽詳器資
敏劭循循善誘立美教於鱣堂諤諤以昌振直聲
於烏府屈伸以道出處何心茲屈搏風九萬里之
程姑來起家二千石之寵山陽古郡江北要衝師
旅飢饉之餘民亦勞止勞來還定之政公優為之
某別日猶新俯辰未當雙魚中素猥勤先施之光
千騎上頭莫贊前驅之慶

代回趙江陰 彥适

入對文石出牧澄江天近帝畿已覺王孫之貴地
名道院諒無刺史之難恭惟某官卓然宗標發也

國器大功二十之一舉才子以爲宜同姓五十有
三妄邦君而亦衆眷制河之輿壞在中浦之名邦
舳艫相銜如枕席之上湖山自得歸庭户之中使
細民而負肩在天宗之維輪某儀圖賀履後迫歸田
入座前銜恍已成於芻狗又書厚意聊附報於歸鴻

代回趙南雄 某侯

懷組新與改轅舊部昔爲半刺猶未究於全材玆
既專城諒不孤於共理恭惟某官飛英爲籍擢秀
儒科楚令尹之清已之無慍漢良吏之盛去則見
思乂於飛鳧曉而建瑕刷藪欲擒於劉關吸羨不
媿於樂羊玆從三楓就領半竹吏民𡧖午共忻別
駕之重留號令先庚不待賢侯之再命紅旗破賊
書戟凝香某側聞下車未由上記種柳而歌刺史
願早成陰折梅而憶故人無忘寄驛

代回黄岳州 侯

入對楓宸出分竹使京洛雲山外方佇來儀乾坤
日夜浮又煩坐鎮恭惟某官 慨然抱負多所踐歷
攜龍枕參蚤冠南宫之進士馮熊接軫歷試東方
之諸侯豈表盎直諫乃不居中抑望之雅意固求
補外屈伸以道出處何心今奉建武之細書坐覽

岳陽之大觀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不在玆乎
有刺史之榮無刺史之難亦足試矣某負二宜去
有兆足行我欲破何山之葷且甘藿食公當增黄
霸之秩而入爵班

代回張潮州 鎬

出綸西掖作牧東陽魚佩虎符香自凝於燕寢鳳
城龍首患何有於鱷溪恭惟某官喬木閒家芭蘭
秀質高山流水早收出宰之榮明月清風尋取平
分之寵民懷五袴君夢三刀眷是潮陽雄於廣郡
善以聞惡以見雖嶺海如織甸之間守此土治此
民乃貢賦供宗廟之壤惟能誕布韓昌黎之政自
可細和蘇餘慶之詩某從雙魚中聞千騎上文軫
之薄桂海無有遐心姓名之在御屏願恢遠業

代回章象州 時言

夏辟三千貳卿弗續冬官六十攝長奚功過辱高
情遠垂下問恭惟某官 材猷膚敏政術融明竹使
虎符豈謂人生之貴桂林象郡諒增地望之雄猶
狂摧雙魚見華五雉某去天雖近來日無多竹馬交
迎公當厚南土之惠蓴鱸既熟我欲御西風而行

代回施溫州 拭

西曹叢棘之御躐升五雉南國甘棠之伯遂寄雙
魚須而不規榮亦爲媿恭惟某官身兼數器惠斂
一州雅志在乎本朝行召君矣好善優於天下豈
欺我哉故令陳人復被新渥某亦聿既耄豈不懷
歸天子以孔戣爲尚書三留甚媿丞相舉龔遂於
太守一見即行

代回王寧國補之

制五刑以即天參聯無補居四民而時地率屬可
慚簡拔非宜侈揚有自恭惟某官久分符竹行及
戍瓜國人曰賢當拾遺於禁闥天子有詔衍奏計
於甘泉倘狂魚書見華雉正某日之夕矣人謂斯
何綱言喉舌之司濫竽何益餘論齒牙之借納履
爲期

代回建寧傅侍郎伯成

象刑贊治自媿罔功雉正分工猥令率屬誤恩有
自餘芘焉依恭惟某官王之藎臣國之元氣元戎
小隊又須千里之春方國細書行趣九重之覲曲
憐襄朽寄借品題故躐長於中臺使少華於末路
某身其餘幾欲着不多慮行道之猶非倚門歡辯
憎休日之已晚搔首踟躕

代回新平江趙待制希懌

弭節江城建牙輔郡鸞鳴賡閣久雅望之遥臨燕
寢蘇州暫凝香之森衛恭惟偃藩明德咊士大勲
袞衣繡裳宜拜左周公之命彤戈皁蓋又分右馮
翊之符卧而治之行且召矣某罔功犴獄攝長雉
工昔受一廛事其大夫賢者今爲三輔無以我公
歸兮

代回陳撫州當孫

牧夫庶獄之司躐陞五雉邦君諸侯之寵遠寄雙
魚受之赧然感亦厚甚恭惟某官器資敏劭治術
寬明師出於陳鄭之間孰共猱獶人樂其龍黃之
教謂有璽書似聞棠陰之成已迫菱丘之代民雖
借寇使盍召參諒敬老之近覲不撫壯而弃獄某
偶然曳履行矣投簪君數父執於慈恩誰其存者
我得壓耶於仁政顧不幸哉

代回常德趙守師秉

輟持宗郎作牧价藩全楚故邦義陵雄郡既有賢
明慈惠之帥當無愁恨歎息之民恭惟某官玉狐
流芳金門賜第雲霄一握盍陪護於屬車風月平
分久徊翔於別乘茲分符竹趣及戍瓜三間大夫

何至斯濯纓想樂武陵太守好事者進棹尤宜洞
庭無波宣室有詔某未遑上記候問下車客遺雙
魚聊作不遠之復人生五馬願覩白養之頤
代回湖北范漕子長兼鄂州
四牡之勞使臣父稽王覲五雉之爲工正謬忝國
恩手畢鼎來旨益重恭惟某官岷峨儁特江漢
經營方言利者析秋毫民力竭矣得明公而守更
口使指裕如式遄其歸不遠伊邇某負二宜去有
七不堪詠南朝之數諸何恍非其舊歌西賊之閒
一范願疾其驅

代回新吉州汪守應
祥刑訓夏莫輸贊貳之功事典司冬勿被攝承之
命誤恩有靦餘芘焉依恭惟某官游著民庸還分
藩閫起家二千石佇看黄紙之除書連牆一萬艘
豈戀紅粧之執樂行且召矣願少須之某久覺龍
鍾難司鳩僝已屢責挂冠之請兆足以行雖速勤
削牘之褒祭式爲愧
代回胡峽州
紀白雲之司已慚弗績分蒼玉之佩更愧罔功良
馬五之京魚雙只恭惟某官賦姿凝遠布政疏明

居然一塵之臨邈在三峽之遠詰曲羊腸之路王
尊願爲忠臣崔嵬虎牙之山吳漢隱若敵國願望
此府無媿昔人某司臬無庸共工尤忝讀西陵至
喜之記恍若夢游咸北山勤移之文虔其歸晚
代回柳州趙守師懿
老夫耄矣蹤分五雉之工公子何如遠致雙魚之
素感藏甚厚報答莫宣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
威鳳榮分符竹行吟種柳之詩少俟戍瓜即布甘
棠之化有華下問遠及陳人某氍毹雲司超騰水
部曳鄭崇之履小立斯須挂弘景之冠止慙遲暮

代回孟嚴州昪
分竹近畿及瓜代戍舉頭見日治行易於上閣運
斤成風德澤亟其下究恭惟某官抱負甚偉揚歷
寀詳恪持三尺法之平以長王國忽請二千石之
祿而課民庸維今嚴陵視古馮翊詫文正之風流
未泯想清獻之矩範具存舉而措之斯亦奇矣某
繄於聽履關若盍簪去騎之遂雙旌賀成已後某
魚而有尺素先挺其慚
代回李崇慶垕
優詔起家分符于郡蜀更多故有愁恨歎息之民

公勉一行真賢明啟惠之帥雙旌矣止五袴雖然
恭惟某官德履直方器資凝遠夕長蛇朝猛虎去
而違之乘赤豹從文貍潔其清矣末走三節聊把
一麾導玻瓈萬頃之江委諸汶井駐我眉半輪之
月照此唐安田里得以底寧公御選諸所表某游
從已舊俯仰成陳斂大惠于一州徒得君重賜細
書於方國無以公歸

代回臨江洪守 伋

敬爾攸獄慚貳職之亡庸咨汝共工遽叨恩而率
屬高情下問外覗內慙恭惟某官業履粹明政聲
充實傳家萬卷洞先秦古史之書出守一麾續兩
漢循吏之傳排閶風而直上歷吉日兮將行猶貽
雙魚之緘見華五雉之正某強顏曳履有味投簪
輪人為輪愧罔功於鳩僝相門有相願崇德以象賢

代回晁南康 百談

參華陳臬玩歲亡庸率屬共工自天有命遠動五
馬特枉雙魚恭惟某官當世淳儒為時循吏得州
如斗少低刺史之天遵渚有星行應郎官之宿交
章已入趣覲不遐某自覺龍鍾寧堪鳩僝司納言
之喉舌深愧濫巾借餘論於齒牙早期納履

代回興國楊知軍 迪

抗章引外得請專城六館諸生方有範模之地長
江千里可無保障之人伏惟某官能賦摩空明經
飾吏頃者一同之政諷然三異之稱鴻羽來儀鵷
行增重四方之供綽正兆豈足行九里之潤京師
賢然後用闔閭故壘鼓桑蠶上游累年無露積之藏
數處有風寒之護上為民計中遣公來能安田里
之嘆愁必記御舜之姓字某濫茲作牧政爾為僚
屬州得陽公之賢亦云幸矣便道因勝閣而至為
我賦之

代回安慶陳知府 貴謙

望郎引外不孤銅虎之分倦客得遷只動蓴鱸之
想未遑泚記遽辱鳴謙恭惟某官奧學淵回清標
山峙氣俎金石豈徒黃絹之好辭世掌絲綸宜得
青氈之舊物亦既累年於東觀非惟百日於南宮
乃懷棠棣之碑徑賦桐鄉之政朱光嘗為皖守非
此地耶汲黯不薄淮陽今召君矣某久荒三徑又
長十連望吳會於雲間恨無飛羽借潁川之河潤
但切馳心

代回羅建昌 勲

陳情便養疏寵歿塵顯升二千石之真龍光有渥
榮逮九十親之侍燕喜尤多恭惟某官左學英游
西樞貴介抱持醇固言行擇乎中庸揚歷詳深名
實孚於上下輟從卒寺出綰竹符建牙麾遹於故
鄉蛮畠服雄誇於新尹報政紅泉之澗從番白石之
汀側聞昕江舊隸撫境不離梓里游奉板輿豈惟
有刺史之榮蓋亦全天下之樂第處遷表卻合處
中某幸甚爲寮愛焉莫助開專城之五馬方欲修
書得尺素於雙魚惟深抱愧

代回安慶林知府 仲虎

簪筆何功叨誤恩之起廢戰兢甚寵屢妙語之噓枯
藏去爲榮不知所謝恭惟某官心期到古勝略過
人一從右學以策名三綰左符而出守竊窺近奏具
見遠圖應憐老驥之服輿根塵猶在故因飛鴻之
送目書問先之某髮白奚爲腰黃弗稱見此古壁
洗當龍攢以儲藏報之英瓊强愧探囊之羞澁

代回常州 建

斜日投閑冒誤恩而入侍朶雲借潤儷好語以相
先有味其言莫知所謝恭惟某官早飛儁軌寢踐
夷塗忽持江海之一麾出領湖山之千里冊丘按

堵書戢凝香行有詔追即歸禁近某髮蒼種種心
已休休咫尺不違顏雖少光於末路八十猶行脚
祗見笑於大方

代回陳撫州 蕃孫

別書戢之凝香倏焉兩月讀烏絲之妙語燦若五
雲未能先施良負不敏恭惟某官粹資玉立厚德
春溫來臨父母之邦居多昆弟之政民胥然矣皆
願受一廛而爲氓我儀圖之又私喜同年之有後
比因造朝之役過勤下榻之情曾謝悃之未遑已
慶緘之先及某去矣雖近來日無多騎馬聽雞聯

續邯鄲之夢踞龜食蛤終尋汗漫之期僅未疾驅
猶容嗣見

代回孫衢州 洵

鄉里有賢者久矣傾心出入相從然失於交臂鼎
來手畢益重襄月芒恭惟某官抱負不凡踐揚茲久
甫安朝躋豈少民庸屬錢楮之重輕生閭閻之愁
嘆衢故大末也今寶輔藩君薄淮陽耶即歸禁闥
日扁舟之東上時千騎之西來所至賈胡以俟明
府或恐銅駞陌上會相見故徑下嚴陵之灘豈料
金鯽池邊不見君遂直過定山之路何長頭之垂

問搔短髮以懷撤某不安田廬又趍殿陛以年亦
當廢矣難借吹噓曷月予還歸哉恐勤將送

代回魏知府 紛燁

別去仍增倏焉兩月有來尺素爛若五雲既媿先
施又慙厚報恭惟某官棲遲盛福邂逅初心欣著
筆於承明久挂冠於神武願恐踏鞍之雙鐵猶堪
奮袖以低昂盍歸乎來何見之晚某不安西崦又
踏東華惟有當歸已決焉於去計入為遠志徒仰
止於高風

代回建寧傅侍郎 伯成

諫大夫之去國誰解引裾賢刺史之還鄉真成衣
錦既幸邂逅適我願矣猶恨出入如相避然恭惟
某官性稟直方氣全剛大難進易退溫溫維德之
基遇事直前蹇蹇匪躬之故方此告嘉猷于后蓋
將下膏澤於民無三諫之不從遽一麾而出守拾
遺補過寧忘汲黯之忠納誨輔台行聽商宗之命
某不安西崦又踏東華戴惠文之冠身其餘幾挂
神武之服秋以為期

代回常德呂守 昭淡

歌滄浪之水猶記獨清望赤城之雲忽分五朵恭

承嘉惠益仍故肯恭惟某早策名瀛壖躋膴仕瑚
璉清廟之器卒久在山杞梓明堂之材誰將作室
游仙夢斷公定憶秦人之桃吊古愁多我亦念靈
均之恵有華妙語肯寄舊交某蹇步蹣跚斜陽寂
屢縈東華之夢又聽朝雞讀北山之移只慚夜鶴
挂冠有日望履無階

代曾漕回趙致州 善下

宗邸賢勞旬侯均佚赫奕廉車之重焜煌郡紱之
光既合虎符足疑熊寢恭惟某官直溫而寬栗明
允而篤誠早入對乎三雍近於大雅晚更條於七

略博以群書兼左右之賦賢乎上下之名實糾合
周盟而肅若欲分陝服而主之適啓牧於金華爰
取材於玉葉高牙大纛屹隆爭翰之維人誇昔孺
諒借京師之潤某驅馳其職飛輓何功轉數十萬
給中都實日虞於司敗良二千石有治理是天幸
以蒙成

代回趙南安 師傳

合符桂海之北易鎮梅關之南以忠肅恭懿之材
慰愁恨嘆息之俗銅魚既合竹馬交馳恭惟某官
風派天潢早掃月窟衆尹何之錦愈出愈奇題仲

舉之輿再進再勇遂厭飛鳶之影懶移豸鑑之文謂即入於直廬猶于潘於橫舖陽和有脚姑行大庾之春咫尺違顏即近長安之日某謬塵班綴倒屣緘縢逢驛使一枝之來喜承見寄跂織女七襄之報愧不成章

代回洪筠州 楊

解龜庸蜀分虎勾吳惟筠為州號西江之道院與鄱接境得比道之主人民起來暮之歌公有衣晝之寵恭惟某官流芳名閥騰茂通材鳴單父之琴全牛自解入河陽之幕凡馬皆空方夢賢以朝天

遽押參而歷并惟良依牧所去見思乃若高安之城亦出錦江之水舉頭見日知漸近之使然有脚行春計無遠之弗屆某重游碧落轉覺黃昏十部從事之來敢無酬於記室三公刺史之入願益大於相門

代回章象州 時言

綵紆郡組誕布詔條象郡自秦既入中州之籍虎符分漢是資循吏之功雙旌飛來五袴咸喜恭惟某官人門具美風調不群惟服襲於典刑故飛騰於聲實屢敷尹何之錦技敏奏刀截題仲舉之輿歌騰別乘宜森畫戟出擁朱轓跕跕飛鳶公蔑鄙夷之意嗷嗷鳴鴈民有安集之期某例辱異眷備知謙德龔遂良二千石必能致渤海之安申公年七十餘聊復議明堂而去

代回興國葉知軍 代衛參攻

縈分漢竹言慰召棠二千石之起家上恩甚寵十萬戶之受福民望已深恭惟某官文獻名家典刑勝士盤旋州縣既不嘆於徒勞容與班行亦自安於平進凄其在疚甫此御梓適擇牧於山城爰借材於家食川名曰富人實多貧荒政十二聚萬民

正煩料理長江千里護數處庶免流離某濫守帥藩幸同寮案察郡國之政寧敢自私安刺史之民更期忠告

代回吉州薛守 璟

杜陵老大父便白木之鑾漢殿論思又綴紫荷之橐此皆左右先爲容也所恨出入如相避然恭惟某官名閥甚華歷仕皆膴自分郢城之月即行閩嶺之春聲實交流班聯孔邇又森畫戟出訪青原連檣一萬艘不廢撫摩之政起家二千石會看華發之除某見謂甚遲過勤比數雙魚中有尺素良

感故情五馬不受二毛相期早貴

代回建昌黃知軍

迎五馬閈專城甚慚不敏焉雙魚有尺素乃辱相先雖感高情能無下汗恭惟某官器資凝厚材具寬餘鼓琴一再行誰識高山之志作詩三百首可默咸池之音晝戟朱轓新户庭之號令紅泉碧澗添溪谷之精明不俟合符會膺召節某崎嶇日薄江海天游老入明光踏舊班固已戒來迎之僮僕歸來輦路聞好語又將選所表之公卿儻即疾驅猶容晤語

代回傅贛州 伯召

趣齊國之裝方圖迎候展山谷之啓乃辱先施鏘多溢辭亦感厚意恭惟某官精明玉立芳潤春温翩翩者雛一洗而空凡馬骙骙其刃四顧而解全牛游持江海之麾始駕山澤之節夜郎爲儗彭蠡無波乃今易鎮之除其殆過家之訃虎頭城下雖爭爲竹馬之迎豹尾班中恐催看槐龍之鼻某不甚視蔭又復綴班無以公歸少辦朝廷之事豈惟我賀是蓋邦家之光

代回胡峽州 坦

蒼顔華髮不堪東華之塵埃晝戟清香好在西陵之門户飛旌璀璨佩意勤渠恭惟某官德性靖共器資肅括蒼皮溜兩此非樸樕之材高浪駕天抑豈坳泓之水由轄而院既三四稔以身去國已七八年居然一麾猶在千里自公言之誠屈爲民計則甚良商旅願出於塗何憂郡計公卿選諸所表會有鄭音某久矣地寒加之日薄勞承明侍從之事豈不懷歸及潁川太守之來願安承教

代回臨江洪守 朋

五馬專城未遑先問雙魚尺素良佩高情自顧闒

然何以得此恭惟某官器資閎敏材具寬餘孟子有言故國非謂喬木魏謩最諫此物乃今甘棠有如杞梓何足游刃頃今近咫尺天之選皆自良二千石而來勉分黃屋之憂會取青氊之舊某景響賢而將入技斷斷以無他乘興而來聊復續東華之夢乞身以去行將上北闕之書

代回薛漳州 勘祖

百舍思賢寢闕承顏之便尺書妥況具知存念之勤退惟眾逢良深感戢恭惟某官持心靜重臨事敏明中外揚歷之詳聲實飛騰之盛猥辭簿正出

領州麾諒因報政之來即見歸班之寵某桑榆短景撑擽散材簪筆甘泉姑對揚於休命挂冠神武會邂逅於初心

代回趙徽州 希進

千騎上頭未遑賛廖雖爲尺素猥辱謙勤靜言思之爲禮過矣恭惟某官神明帝胄禮樂宗英早詳七略之書宜應三雍之對翱翔半刺俺爲全材惟古郡之新安乃先正之舊治流風善政崇德象賢召杜龔黃勉策名於今日毛原周召會配德於古人某雖綴近班已謀歸計暗中摸索頗有似曾相識之疑送上吹噓不勝無能爲役之嘆所願召還之下或在挂冠之前

代回筠州施守 㧑

起家得郡便道開藩雙旌兩轓頓覺偏城之重一襦五袴想回寒谷之温恭惟某官器釆端華典刑炳蔚爲博士爲太尉茂譽處於前聞有喬木有世臣盍蹐登於要路淬分漢竹出慰召棠惟筠爲州風號江西之道院貫蜀之水實爲錦里之主人一郡得賢萬物吐氣某濫兹分閫幸甚爲僚修豫章庭户之間正兹懷愧雪高安父老之耻當遂家成

代回王楚州 柟

入紆漢組出牧淮壖銅虎分符資循良之共理石龜設險喜守禦之得人恭惟某官才具寬詳器資敏劭循循善誘立美教於鱣堂諤諤以昌振直聲於烏府屈伸以道出處何心兹留摶風九萬里之程姑承起家二千石之寵山陽古郡江北要衝師旅飢饉之餘民亦勞止勞來還定之政公優爲之其別日猶新消辰未審雙魚中素猥勤先施之光千騎上頭敢廢前驅之慶

代回高郵汪守 綱

掌故民部已覺厚顏首善賢關更叨附尾三省僥逾之自一由拔拂之功恭惟某官厚德嘘枯深仁蘇涸拔茅連茹引黨類以同升自葉流根先京師而蒙潤曲振孤寒之跡亦聯獨伶之官某倚席非材濫巾有靦子厚齒牙之不少獨欠爲師少陵爾汝之肯忘無多酌我

代回桂陽張知軍 國

郷東家之槖尚欠即溫慰南國之棠猥蒙假蔭寶未知千騎之上遂有稽一介之書鳴謙先之自訟悚甚恭惟某官美髙世濟才應時須以持槖三世

之家守取履一編之學盤根錯節不辭州縣之勞茂實英聲共擬公侯之復既奏絃歌之最俯甘管籥之司俛直上於星辰游平分於風月茲膺竹使來抚桂封竊稽漢史之傳不但衛颯之政茨充之代此郡俗始農桑許荊之繼是邦民知教化惟公善政與古匹休豈久淹畫戟之香亟歸取青氊之舊某不堪位置何足控摶既難封不龜之侯聊爾監無蟹之郡已作紅泉石磴之夢更數月則可歸然在紫蓋天柱之旁希五雲之見庇

代回冨順楊知監 伯雨

花嶼讀書敢作三刀之夢角巾還里頗開兩埒之祥孰分隣壁之光寔倚大邦之屛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業履端方孳斟酌乎六經真越諸子家清白者累世仍畏四知頃從幕府之游茂著賦輿之最既樵蘇之宿飽合斧綉以晝行游刃成風技飽經於肯綮得州如斗袖何足以回旋然既車輕而馭良何嫌舟大而水淺誰如仲卿者曾有裹言君傳淮陽耶即膺中召某十年出幕一障乘邊白恰無味以可憎況聞不修而已壞焚餘波之及晉憸沐垂情滕小國之間亦庶幾逃責

代回眉州趙守 希清

武穆文昭又甘棠而出守召父杜母愧揚秕之在前比己修執訊之誠茲又辱巽牘之寵恭惟某官飄然無敵卓爾不羣于政文章何止十二篇之頌辟彊識論頃爲二千石之儀甫移篤於龍泓又偃藩於蔡嶺光聲岸止和氣藹然江酌玻瓈暫領一盂之水袍分宮錦即衔七寶之盃某契託交龜情深賀燕袴歌今五已欣逢廉叔之來樓近古三安得有黎侯之愛

代回劉知府 光

十年出幕已迷蜀道之津兩埒生巾又在鄭公之里天幸事大夫之賢者日可就有道而正焉恭惟某官風擅三長兼該七略尉中壘鄉宗正雖榮壯副前江陵後弘農已多美最顧戀三堂之竹洞懶尋千樹之桃栽行當解五斗之酲即日奉三雍之對某一寒寡與獨吟多時盤盤再辱於青泥愧愧三紫之皂蓋方闔設榻而延孺子仍合避堂以舍蓋公爱勿勞乎忠勿誨乎正頒拜任棠之外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詎庸避安石之墩擁篲不遑操觚罔既

代回雅州費守 謐
千騎迂臨已詣望履雙魚寵賁尤佩鳴謙徙欽博
我之文亦耻過情之譽恭惟某官清涵江漢秀擢
岷峨萬字千鍾暫試文章之守十行一札行登獻
納之班觀剪裁綵錦之工知潤色龍絲之學所恨
黃金之虛擲真成白璧之暗投某分竹階功飛芻
何力見君子云胡不喜既窺善者之機敎使臣必
咨於周顧受忠焉之誨
代回簡州楊知府 故爲
載酒子雲之宅方欲款門着鞭季休之州已聞開

府換故關修於耦犢念舊壓畀之朋歲一謙之光
三復以愧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業發清通大音農
瑟而羲琴正學周情而孔思其言明其行粹鄉譽
夙高所居富所去思民庸甚茂早深册衰之眷已
奉綠綈之招君不行兮夷猶羌難得而覼縷玆從
便郡如用起家朝廷深知弱翁行賚峻擢兒童爭
迎郭伋安得久留某㳺領銅符獲依珂里重幾兩
馬幾駟未敢希揚侯之歸璡一本水一盂所願受
任棠之敎
代回嘉定高知府 泰叔

去歲盍辰共對孤罴之傲兀當肴之日獲迎五馬
之逶迤辱棨戟之遥臨感珠璣之委貺惟深十襲
敢廢七襄恭惟某官業履粹夷風猷高潔季問龔
石室之富鑒裁姚金鏡之清安行鳴大輅之鑾詭
遇謝小人之乘鴻陸有漸鵬路自高得百姓之心
以廉爲本道千乘之國所去見思自奏最於三嵎
盍躋班於兩禁若爲能賦又泣龍藩太白對影成
三人更弄平羌之明月東坡不願侯萬户只尋古
佛於凌雲嘉州不負於此身漢殿即嗟於見晚某
獲依鄰壁正竊餘光田里愁嘆之聲每拊心而知

愧原隰光華之雅方拜手以固辭尚祈吾味之同
不吝君波之及
代回新崇慶蔡知府柚啓 伯登
恭承㳺驅熊軾改牧龍藩奏二十七最之優宜歸
漢殿連六千石重之寄更守唐安民曰幸哉公爲
儋矣維昔交雙鯚之賀乃今瞻千騎之光恭惟某
官李問淵停器資山立早結冕旒之眷入爲臺閣
之珍從直承明復歸蜀道東藩兩郡所去見思西
掖九迁最宜爲誥頌動觀梅之興又煩分竹之行
不俟突黔即膺泥紫某同升有幸懷德滋深燕雀

賀大夏之成幸諧而慶龜魚切美鄉之蔭尚慰心
期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八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九

宋　宮城李劉　撰

啓

通潭州馬通判　赴卑卿傳

棨戟藩鎮參藉千里展長沙之平古稱清絕別駕居刺史之半今得仁賢先驅有嚴和氣已溢恭惟某官材猷凝遠識度閎肅動[illegible]波雲仍固在方略何如於討虜風烈[illegible]倖声宜躋華貫尚屛星之借重使湘水[illegible]風明月之平分折瓊枝而繼佩高蓋華軒[illegible]齊玉軑而並馳邦國不空公侯必復某失身副墨食志勾朱綴簿上而趨閣前緩拔已久釆水中而搴木末託蔭方新尚微風雨之怏憐庶免塵埃之箕斐

通潭州張通判　發信

書生漫仕抗塵容龜之畢卜史消期隸役題輿之下昉去民而就吏持不肖以事賢共承攝龜尤顧前馬恭惟某官器資凝遠德宇洪深紅蓮幕下之娛謀青草湖邊之美製所立皆偉其他可知天道好還共擬公侯之必復王事靡盬胥舜州縣之徒勞駕言屛星來止湘水平分風月已歌邦國之不空暫建鼓旗更覺湖山之自得會趣長沙之召徑

登文石之班某副墨陋儒勾朱冗職無蚍蜉之援
柰何與上大夫言非鸞鳳所棲此豈爲我等輩設
惟倚帡幪於夏屋庶寛箠楚於塵埃

通潭州吳通判 鏜

歌海沂之別駕無路事賢詠臨邑之卑棲消辰效
役敢以尺書之敬徼於再拜之先恭惟某官地望
穹華人門峻特冠切雲帶長鋏夙超四姓之侯佩
明月懷連城要是萬人之敵舒翹綠水展足赤城
盍歸乎來何去之速峻温洛滎河之直分清風明
月之平邦國不空足表監州之績公侯必復益光

著今之忠卧而治之行且召矣某崎嶇白戰漫浪
朱勾不卑小官寍免塵埃之箠楚當詣大府尚希
風雨之帡幪

代回衡州謝通判

曳革履之聲足容縮縮擁緹屏之駕手舉渠渠敢
因謝緘并致賀牘恭惟某官人今而學古齒宿而
意新徘徊金馬之門何相見晚璀粲銀魚之佩曾
不逾時泛綠水之芙蓉栽赤縣之桃李茲展驥足
乃在熊湘王祥垂年別駕之功始立東之錐老宰
相之器固存某見謂龍鍾猶供嫣傍追壬戌赤壁
之夢恍已九齡同甲子絳縣之人幸成二老

代回婺州高倅 禾

鳳凰下千仞頗疑遥增擊而去之鯉魚中尺書乃
有長相憶而遺我形骸更遠臭味已同恭惟某官
賦料凌雲文成斷水排空直上合盛之白玉之堂
取勢斜飛亦宜在青藜之館居然雞肋屈此牛刀
宜未折彭澤之腰已先盡剡溪之興空願一壓於
仁政竟遠十乘於他邦何許飛鳧乃今展驥聞及
瓜之不遠知行李之鼎來某已薄暮齒宜收朝蹟
聞有長麈尾固願再欵於名談何當大刀頭却恐

寝跡於良覿

代回肇慶方倅 信孺

託先世之游從妻其一夢見通家之姓字燦若尺
書似聞逸氣之無前尤喜故人之有後恭惟某官
褆身慮敏發聞芳馨頃冒甚危之機肯使不測之
虜迄從權變復合和親柰何衆口之難調責以一
言之相應忠無不報事久益明果復舊遷遄紆新
組治中展驥足才即應於時須他上有鳳毛美更
覩於世濟某偶然浪出頗以倒行綠槐十二街此
非佚我老之計白髮三千丈行當致爲臣而歸

代回撫州魏倅 峴
伏勤專介見畀舊辭試乞巧於天女孫則爲宜耳
顧求福於木居士不亦左乎得非所蒙願竊有復
恭惟某官世濟其美材稱乎官一同甚敏於割雞
半剌即觀於展驥有渥題輿之寵何待推轂之功
不即人而人即之行且召矣其求士甚士求我蓋
亦有焉某既受一廛當迎別駕比何武之薦龔舍
則恐過情期魏喜之繼鄭公所當拭目

代回處州董通判 居誼
一官藏拙焉知賢材而舉之三載陟明不如鄉人

之善者冒焉剡去何以謝爲恭惟某官斂手決科
絜身從政君門不可以徑寧緩其驅公事之了雖
癡姑行所學事常出乎名上材益展於治中足應
時須敢孤歲舉需章比入異牘鼎來顧恐將去齊
之情莫酬復望蜀之意某余髮如此歸志浩然儀
圖之莫助之浪將短綆匪報也爲好也聊實空函

代回韋通判 端己
識中散於未仙知音者寡患元賓而不見訪別其
孤報謂良芳贈言未龍恭惟某官槐根之芷蘭茁
其芽題別駕之輿少紆轍迹聽文昌之履會振家
聲疑只在於山中遂徑造其竹下亦既見止萬金
之産不虛何以贈之兼乘之珠相比某愧無瓊報
徒辱珍投書門前之一死一生客則陋矣坐足下
而三熏三沐愛莫助之

代回臨江鄭通判 元鼎
春詔舉賢幸不負公車之牘開緘見面乃猶題別
駕之輿揣力則綿揣文何綺恭惟某官才猷膚敏
器度俊明君子學道愛人己之無協廉吏謹身率
下去則見思意一鶚之可言忘匹雛之無力此亦
公舉殆非私謝之求所愧外除無復裏言之助猥

勤泝軾更枉緹函某歸老杜門味言推轂治中展
驥足豈徒風月之平分池上有鳳毛即看雲霄之
獨步

代施倅 嵩 回邵州王倅 祖嘉
果緹命駕引綬露章湖南二郡之豪雄今稱第一
江右諸王之奇俊頭角平分下車之初載路相慶
恭惟某官典刑炳蔚才譜俊明楩柟大夏之材久
於發硎瑚璉清廟之器何乃潤山滿期留中還又
補外厭爲資水尚存漁父之滄浪匪直海沂可養
公台之度量飛騰由此翹企竢之某再轉無庸同

寅有幸託交承於備政不但爲瀟湘之故人話契闊於期年渾未隔京華之舊夢問兩鳩鵲諒歸詔之鼎來遺雙鯉魚覺報章之不腆

代回紹興史倅

策驥足於治中方開軌轍棲燕巢於幕下正託帡幪曾望履之未皇乃鳴謙之先辱藏固深於十襲報敢廢於七襄恭惟某官天分素高人門具美焜煌相業接王家三樹之槐爛熳世科擅竇氏五枝之桂宜自庭階之秀徑躋臺閣之崇要津頗厭於立登佳境不辭於漸入鳴琴單父已昭利器之功

別駕海沂更養佩刀之望有來易地益近去天萬壑千巖暫煩應接清風明月眞足平分長史有宰相之材寧無識者群從繼叔父之烈行即見之某一拙百罹十趨九蹶未了癡兒之事復蒙華使之洛一水相望悵有同於蓬蒻五雲借潤幸不弃於菅茅

代回道州宋倅蒙

司臬閱功躐升雄正發函得教似是馬曹歸斯受之告者過也恭惟某官抱負甚偉楊歷益深酌別駕一杯之清試春陵二三之策佇觀驥展會即雄飛某久覺龍鍾又共雞傳甲兵之問不至乃所願聞山林之味更長奚其不去

代回黃通判舉

題別駕之坐君子宜之戀屬車之塵老夫耄矣兼來郵問益認鄉光恭惟某官早葉名躍後儀華路文章爾雅猶存元祐之故家風采老成不減正元之朝士小淹驥展佇即雄飛某契託枌榆既凋蒲柳策勳天之一餉歸夢無多及崦日之半規告歸已決小須驛召猶或郊迎

代回李通判鉦

嘆峨峯之客子舊嘗綴於金臺懷石林之主人今獲依於王樹所願拜一盃之水乃先飛五朶之雲恭惟某官世載其英學優則仕繩其祖武合薰班馬之香裕乃父功宜踵韋平之武况是一門叔父之貴新領三軍元帥之權雪夜擁鳴亦識西平之有子風聲鶴唳倚須幼度之平戎詎容全材更淹半刺式觀挺挺之風烈克稱衮衮之公侯時來爲之風斯下矣某竭來通義正幸依仁所恨五色之迷有負六王之畢同姓同業也底勞叙元礼之通家三熏　三沐之尚擬迎盖公而避舍

代回綿州程通判 植

化闊禮闈不隔云堂之霧廉泉遜水久睽緹屏之星伻來以書僕感且悚恭惟某官器資冲遠業德碩膚嶇然岷峨之高皜乎江漢之濯發硎游刃已知立解於千牛投縷徐驅亦覺坐空於萬馬不謂九垓之汗漫尚從半刺之翱翔然富樂之山固有富樂之賓佐磊落之府正須磊落之人豈有不龜之封侯而忘無蟹之監郡某罔功龍邸游試蘂津無以我公歸兮試問蕭朱之好事其大夫賢者尚修程李之騅

代回吳通判 昌裔

對月半輪荷不厭平分之礉觀風一道乃遽叨進寸之除感屯履以見臨且鳴謙而加貫共惟某官清標山立奥學淵停濮陽朱弦之桐洗盡人間之箏笛豫章白羽之扇留為世上之舟航詎容蓋頭以淹驥足頗哀老子夙託年家壎箎吹生絡繹寄聲於圓嶠駕輕就熟馳驅俾躔於方舟某已控需章兮還節傳集于苞栩集于苞杞但切懷歸投以木瓜投以木桃抵慚匪報

代回叙州通判楊承議 德輔

楊舲監郡懷寶駐鄉秋月兩章真有風人之託春雲多態不為時世之粧載味落英踐實之言足窺結根孤生之節水色異諸水安能為清紺之塵君家更贈君無忘厚培埴之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二十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

諸司屬官

代回丁制機啓

某恭審進通閨籍出運幃籌閑道旋出蜀之龜侯誰在矣今麾跨歸遼之鶴而子和之恭惟某官孝裕家傳才優時用一經受業固無羨黃金之籯萬里隨翁欲重吟青玉之案宜輕蒲璧樂近蘭陔暫主畫於中權即舒翹於表選乃今王謝之子弟率多信布之功名佇奏膚公亟觀趾美某八年于外一節以趨欲贈丁儀愧乏子建之好句得見嵇紹益知中散之有人

代回楊制幹異

桂林勞從事之賢講聞高誼久矣草堂就參謀之辟邂逅適我願兮況聞在楊侯之鄉己嘗識李邕之面偶志撰案重感記憐共惟某官姱節紉蘭妙齡拾芥章指之義數萬志在春秋縱橫之對三千文之禮樂畫諾肥越人之瘠笑談易蜀道之難北山有楊想君子樂與賢者西方曰棘嗟遠道胡為來哉行矣章交亟其王覲某昔遲去魯今倦游梁忻聞瀟湘之故人來作臨邛之重客譚府淳古亦

嘗倚席於麓山錦里逢迎更覺驚心於石鏡

代回耿制屬

重客及隍鈇於遠肅高文銜袖厚甚先施恭惟某官山立清標淵回懿季暫試三語之掾迄無一夫之冤茲被制閫之知俯按荒城之陋某幸諧再覲仍拜屬辭徒深巾衍之藏莫效襘褕之報

代回陳制幹會

青天轉粟之難漸欲歸雞豚之社綠水紅蓮之麗鼎來見鵷鴻之賓與汝為鄰於余同業何幸萬里似人之喜然非九垓若士之期伏惟某官孝行醇明詞章炳蔚頃嘗識老人大父之勵已知異吾黨小子之狂入韻之薦試官果妙年而中鵠三仕而為令尹宜即日以飛鳧顧從嶺表之炎來依劍外之冷孔明用蜀府中實委之費禕嚴武鎮川幕下固謀之杜甫所謂有為之亦若安知來者之不如某戍雪無庸濯冰欲解十乘久違於丈子至於它邦尺書如見於孟公為之擊坐

代回史機宜

識嵇父於末仙知敬人中之鶴見徐卿之有子真成地上之麟辱貽秋月之兩章尤服春雲之多態

恭惟某人材為國瑞李有家傳手敏入义亦欲吹
噓而送上眼迷五色竟難摸索於暗中不妨利吾
器以俟時行即溉其根而食實斯文如女有正色
安用自怜我相夫子非癯仙即騰善價某方謀下
榻閒偶稅郊茲勤連璧之臨咸有聯珠之贈寸田
耕不盡益信任忠敏之詩二李對相望誰有歐陽
子之識

代回成機宜 晉

疏寵承家拜恩諾仕男兒慷慨不難自致於一科
母氏劬勞且合亟營於三釜固為親屈難與俗言

伏惟某人茂實英聲瑰意琦行象賢崇德豈惟聞
禮以聞詩續問成宗是在難兄而難弟姑紆綠綬
用當綵衣佇觀名第之摛疑即步要津而策足某
未皇賛慶猥辱貽箋識野鶴於未仙但深感愧期
名駒之越國會見騫騰

代回劉撫幹 孟虎

先庚有命焉知賢才而舉之高甲為郎何見公等
之晚也冒然刻入無以謝為恭惟某官李超人羣
詞窺天巧一第直閣子政有貴於晚成屢薦不入
官亦何慊於同隊假以歲月矯焉雲霄某得於所

聞言之不作燭之武老矣無能為矣一力告休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萬祈自重

代回胡帥機 絪

諸公獻納其騰薦士之章老子婆娑亦竊挂名之
籠徒得君車何以謝為恭惟某官父教之忠世濟
其美故國非謂喬木意風烈之猶存此笏乃今甘
棠況天章之固在黃閣門闌之喜青油談笑之長
推轂有言蒲坐稱善聊附蒼蠅之尾何補黃鵠之
毛然未嘗得承顏而接辭則非所謂納交而要譽
後聲來止巽謝何哉某無與提衡亦勤街袖贈投

珠於道路何以相酬朝發軔乎梁津李其自愛

代回楊撫屬 紹雲

老形已具濫塵喉舌之司賀績鼎來遠借齒牙之
論恭惟某官文獻博雅機量疏明為入幕之賓諒
多裨替與莞庫之士會即騫騰某歸與雲飛官情
冰冷推賢揚善亦有味其言哉度力量時懼無補
於賢者

代回蒲撫機 仲乙

聯名接武憶共尋皇子之陂畀事同僚喜來入烏
公之幕情親有素謝貺何居伏惟某官遠抱淵深

倩標沖粹二十而作文賦早捨科名八百之除吏
負偶非親故然大車檻檻每難銳進而餘刃恢恢
正覺研新杜老參謀正不出浣花之里晉公贊畫
固可參古栢之碑況今連鑣向闕之人莫非講劍
摛文之客北多良馬暫入禮羅南有嘉魚即登賢
舉某託交年拜起敬月評風動帳中亦欲更親於
談笑氷解漕下自玆恐備於行藏

代回李總屬 鑄

懷中散之野鶴夙荷心知見少傅之得繪今能趾
美未遑賛慶很辱陳箋恭惟某官李有家傳才為

國許金閨天上夙尋瑤草之期玉樹風前善繼石
林之志佇膺世選不俟民庸某家寓峨峯族出成
紀重來訪鴈湖之鴈已備煙霄何幸見龍津之龍
早騰雲漢其爲頌詠曷既敷陳

代回朱總屬喻講書

久於睽離辱此臨貴頻解塵埃之渴更勤月露之
文退而復白圭之三何翅得黃金之百駕彼四牡
量材未敢以載驅遺我雙魚拜賜惟知於長跪

代回鄧總幹 剛

共州備邑偶萬里之盍簪異事同寮借一章而推
轂所嘶假盖何用陳牋恭惟某官才器鴟尾詞章
犀銳倦乘箕而騎尾甘歷井以捫參北風既亟只
且獨何爲乎愁苦南鄭多道亡者頓不行艿夷猶
天寶生之人爲矒若去國朞年見似者喜矣嗟尔
遠道胡爲乎來哉引鼎不程乞鄰非直偉鄉以一
身從我安敢蔽賢伯道之五鼓不來忽聆執許某
久於戍雪行矣解氷當百里半九十之時敢辭賤
役有一石三十鍾之窘更頼仁言

代回陳檢察 鑄

仰仲子之世家積百聞於一見得孟公之手牘將

異事而同寮所愧先施之未能乃蒙下問而不耻
恭惟某官李有家法材應時須登賢能之書合竟
舟揮之對作神僊之尉未志丈石之忠尋小試於
幕謀謂徑通於閨籍居然斂板復此曳裾百斛千
鍾來察聖賢之實一石五斗肯聽婦兒之言無嫌
從事之獨勞行應司徒之討佁某燕巢旣舊蝗粟
知慙明珠暗投固已覺我之形穢寒氷烱立尚或
使人之眼明

通湖南韓運管

望桐韓之闕閣夙仰泰山恃苦李之姓名敢通北

海眇然縣椽之賤望之使莞之尊以言自鳴於分甚僭恭惟某官材猷孔碩文獻甚都東萊其師驥固宜於汗血南澗之嫡鳳何有於凡毛君遣使之皇皇莛得賓而秩秩坐紆三組卧護重湖使胷呑雲夢而恢然則背負天風也必矣某卑棲矮屋仰席崇臺安得自高攻有資於引重能令公怒寧無望於包荒

代回胡運管 極

回首祝融之峯前父無鴻鴈濯足淸江之窻下忽送鯉魚既感故情又斬褒語恭惟某官士林翹楚

宵海㲚齊騰身方脫於選堦斂手又償於邑債頼割鷄之敏甚卒劇雉以靡然觀其不辭州縣之勞終焉必爲臺閣之器聊依綠水即致靑雲某不安田廬又塵班列老矣無能爲也行即告歸忠焉能勿誨乎毋忘嗣訊

代回胡運管 極

西淸擧賢爭劉霈頭之薦南郭濫吹與題箱尾之名討效則無何謝之有恭惟某官抱致遠之度無欲速之心才名四十年始償邑債扶搖九萬里猶作幕賓歸張迭嗟崔李交説射雉而用一矢縣力可虲烹魚而得尺書雄文何腆某士能爲役有味其言末路再得朋喜而不寐吾負二宜夫人謂斯何

代回添差吳運莞 綸

戚侯四姓既聯中秋之華部使六條願倚上賓之重方欲展大僚之敬乃先勤小牘之恭一謙尊光三復愧感恭惟某官器函天粹材軼人群大姒徽音雖不聞而亦式少君高節豈以貴而自驕榮通東壁之圖書暗接西廂之筆橐碩肯參聯於氷淸不辭主諾於日繼世選爾勞聊復褒脩門之望徒

得君重臣員煩細務之親無王事鞅掌之勤有皇華咨諏之任銅龍甲觀生民又望於茇嫁路馬乘車褒賞誰如於申伯某凄其翁白復此依紅蛙以墟拘豈是綠靑冥之脚魚於川泳尚或同白水之心

代回許運幹 儀

枉駕臨存屬聲貫重今作禁門鍵敢當百年幾見之稱君如雙井荼會赴衆口一甞之願恭惟某官氣壚海岱文耀虹霓羅致幕中信一第之直涸子實橫道側乃琴鳶而不入官今歸張之迭嗟又崔

李之交説敢愛其力而隱於言惟是日夕之牛羊會且歸矣瞻彼月明之烏鵲愛莫助之某有味推賢無能爲役然前驅弩矢固余力之不任儻旁諜鼓旗或此心之可效

代回奚運幹 祝

題鴈塔之名夙有同升之幸依驪駕之漕茲叨聯事之榮愧削牘之未遑感飛箋之先辱恭惟某官蹻然地望雋甚天資手决出科不用懷綳之簪笏力行家孝固求竹帛之功名便當正奚仲之車何用主李悝之糴湟中四百萬石暫倚經營廣内一百三家即煩校理某偶攀末甲復託同寅自揣頭顱猶是五侯之賓客視如手足亦惟四海之弟兄

代衛内機回新任趙運幹 師秀

内幕主書濫竊機謀之祿外臺賛畫鼎來禮樂之英盍修同寅之恭適坐旁午之冗高情厚甚下問煒然恭惟某官傑立宗標焯爲儒倡麟振振而一角鳳翽翽以九苞太乙吹灯豈特傳五行之李長庚吐焰固宜光萬丈之文吾道非耶公等安在既低飛於枳棘又屢泛於芙蓉輟天塹之元僚佐星軺之計吏棟簾雲雨似聞曾駐於襜帷庭户湖山復見重來之賓佐聊副皇華之咨度即登清切之司存其濩落東書參差一第不符不獵豈能談笑於青油爲箕爲裘聊戲斕斑之綵服藹然薄陋安所依歸異事同寮儻吟草木之吾味百聞一見當爲珠玉之脩容

代回曾運幹 隼

射雉而用一矢縣力可尠烹魚而得尺書雄文甚寵初無足謝何過乎恭恭惟某官殖學精深摛辭鉅麗一讀阿房之賦信九馬之皆空再歌泮水之詩知祝頌之速肖聊賛星軺之畫盍歸天綱之收某老矣綴班闕然報國徒得君重輙刻牘於公車何以文爲更歸恩於私室不辦七襄之報姑容十襲之藏

代回新成都趙帳幹 益

計幕借材鼎來主畫郵筒聞報方欲貢書攦勤下問之先殊感高情之厚恭惟某官世濟其美父教之忠材刃有餘解全牛而不頻智囊無底洗凡馬而可空是宜即復於青氊不謂尚淹於墨綬惟茲漕軿正重賓筵惠然肯來協賛皇華之轡出其所

孝行豐纍纍之財不俟章交會應召用其胃焉行險甬此依仁及同君子之察亶爲幸會所媿小夫之牘不盡傾期

代回唐提幹 元齡

夏辟三千參聯無補冬官六十攝長可慚何勤執訊之來更辱徽言之寵恭惟某官摘疑名第策足英游暮拔其尤久幕中之羅致歲計其入知地上之錢流行交公車之章當爲清廟之器某不能者止乃分之宜方鳩僝功忘以年之當廢我龜既厭知局月之還歸

代回陳提幹 伯震

明詔選賢爭抗需頭之薦老夫涉筆但深避尾之慙幸而得君可以報國恭惟某官摘疑名第策足俊游人嘆老而嗟卑急於速化士任重而道遠貴在晚成欲功名留久遠之看信溫飽非平生之志日諸公之暗摸露尺檟以明揚今猶待詔於公車底用謝恩於私室某隨人作許爲役無能感北山之移文逝將命駕覩東閣之奇士更幸改轍

代回夔路馬提幹 巳榮

二年蒲戌鷁回首以東歸再命觸藩蠢枲顛而西顧本欲潛深而伏嘆頑使出幽而迁喬欲罷未能不知所賀恭惟提幹岷峨耀秀江漢褒源崢嶸犀之鋒馳騁不難於萬里賦射熊之館吹噓亦在於九天若爲二紀之塵埃良負兩科之冠劍方江濤之如此覺人物之眇然勲業終伏波之歸囹書勉凌煙之繼某濫竽榜下曳屖泥中推轂有味其言心乎愛矣引鼎不程其力人謂斯何

代回新班李茶幹 鏜

曰縣強顏游叨乘障黃犀眯目未暇見賢敢圖宗家之英辱貽記室之牘恭惟某官人門第一才氣無雙蔚然丹山之羽毛展也青雲之步武麒麟地上已通籍於煙霄龍鶴山中難窺班於霧雨切聞六經三史之李欲追一翁二季之蹤行贋綸綍之招何待弦歌之試某夙同鮮譜近倚龍門所恨室邇而人遐未由展覿敢謂禮踰而情過更費屬辭感鍥惟深鏽篆曷既

代回提幹監鎮楊修職 埴

問一得三夙服名駒之興騁四儷六兹窺汗馬之功得非所蒙頓竊有獲恭惟某官岷峨毓秀江漢耀英擬有祖風固合聞於兩社裕乃父烈寧當久

於諸侯茲耿耿以發硎已纍纍其緌組之蘭庭下
子弟正欲自佳槐棘班中公侯必復其始某辱崇
世契見頓邦交老欲荷鋤歸問南山而種豆古來
和鼎相期東閣之觀梅

代回許知縣馮祖虞判院提幹琎袖賀

從履迎門獲解塵埃之渴文書衙袖辱貽月露之
篇所慙先施之未能又覺成章之匪報惟感千金
之贈當深十襲之藏

代回夔路常平馬提幹己榮

偏城守士曾微牧御之庸一道觀風猥被將輸之
命亟控循墻之避但期接淅而行敢意鳴謙秪深
自訟恭惟某官銅柱氣槩絳帳文章早收楊葉之
功尋擢杞梓之第全材孔碩迅步何稽羅而致幕
中足占穎脫爭令出門下行即章交佇軒著以書
然知乘除之必爾某濫叨小節甚愧同升兩科文
武之英幸獲陪於年拜三川人物之論亦竊服於
旦評所愧匹雛無力之人莫旅萬牛回首之送區
區之悃續續以言

代回詹書監淵

庶獄哀矜參聯弗績八材飭化率屬罔功過辱高

情更勤下問恭惟某官有志於世用力斯文儼素
韡之倚竇耿丹心之戀闕范希文之守服必通時
相之書富彥國之從權宜有天子之詔不然暮召
當在朝祥某久玷憲曹又共事與會且歸矣所願
爲聖人之氓愛莫助之猶幸惜天下之寶

代回詹書監淵

八年一別睠若可驚千里尺書逴然有喜只慙善
頌未免過情恭惟某官乂手成章摘髭取第民曹
補掾已小試十二牛之刀詞學問律又將垂五十
牿之餌不虞銜恤猶欝交章必須彈琴之成聲會
見積新之居上某強顏于此視蔭幾何尋有味推
轂之言老夫耄矣特受羹反錦之意執事亮之

代回饒殿幹將身

武職祥刑罔功圩獄誤恩率屬遂長雄工視蔭幾
何取数多矣恭惟某官素材孔碩清德不脉醉面
春風之和良多行樂宦情秋光之薄還動出機有
赫賓儲行覲幹裕某宜燕居息而鳩僝功某水某
丘所釣遊會且歸矣在阡在陌可來往亦有意歟

代回饒殿幹將身

頭顱如此甚慚朝夕之論思足音跫然眞成親戚

之謦欬輒因陳謝併賀新除恭惟某官家食甚鄙官情未慭里門養望久倦遊紫樞之庭冊府辨蒙將司存白玉之牒不妨遊戲會有薦揚其宜在挂冠又此時秦聊復彈耳姑出應於俗緣歸去來兮猶可尋於情話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一

教官

通武岡陳教授 零

造謁兩階已就碧油之幙延緣巫水乃聞還絳帳之紗槐執訊之已稽盡通名而告至恭惟某官學探千載文擅一家聲華殿前皆三捷阿房之賦禮嚴幙下領載歌泮水之詩茲聞交育樹郡陟覲紫皇好學正爾恢天網之收黃閣招賢會應薦露門之講州縣徒勞人耳將相寧有種乎其垂老無聞甚愚不肖向者誨諸生於館下要是牛溲茲焉試別駕之治中亦非驥足不曰丞哉之余貧亦惟善者之吾師儻諧半面之期亦勝交臂之失監州無蠏恐非直杯水之官廣文有氈幸或作數句之客

回武岡連教授 嵘

補黔中之上佐問字茫然闕稷下之諸生迎師幸甚未皇執訊先辱鳴謙恭惟某官正學純明懿文炳蔚一門三秀聯翩千佛之題六館十年卓犖諸儒之冠頭接纓於矮屋又繫馬於堂階君子所樂三在得英材而教育天下達道五正須師席之琢磨佇令巫水之磻咸識沂風之詠遄班玉筍遂講

金華某典午非材同寅何幸若來重帶宸袞客
之無饋水未全聾尚聽講經之有訂

回武岡何教授 换

老邪既具又欲挂神武之冠孩姓未寒幸不冷廣
文之席有來雙鯉如對三鱣恭惟某官挺特令名
飛騰茂質國橋策足振髯先登芳策蟠節摘髭獨
晚避泮林之集頭頑蓬島之游某坐冥淵年閒
官窘步閉蓄於六館之學舍其亦有施乎識竪也
十年爲故人將賀其鳴已

回白教授 丙申

舉斯所知期不疑賢材之實與我共理亦惟頼庠
序之申何勤謙撝史加黜謝恭惟某官器能虚敏
學問純明問一得三子職早深於學禮鳴五作六
甲科共僕於爲郎兹暫旅於冷氊合亟騰於溫綍
某愛莫之助情見乎辭繫爲睹前切勿羨諸公之
袞袞循蠙堂上正須效夫子之循循

回白教授

法從舉賢真誠知人矣覓丈道謝何爲至我哉靖
惟暗中摸索之明何待送上吹噓之助恭惟某官
器中瑚璉行存宮庭蒙求我而我匪求蒙識其大
者學優仕而仕則優學人自郎之是宜四牡之章
不待雙魚之請某初無寸力過辱尺牋上臣事君
以人斯爲可賀貪天之功爲己則不敢知

回白教授

下車聞庠序之教亟欲引賢積閥限銓選之文甫
能剡奏是亦公舉何費稱辭恭惟某官行無玼瑕
學有源委繫堂下之馬安能鬱鬱以久居釣海上
之鰲行即飄飄而高舉聊助鼓旗之譟何勤珠璧
之投某愛莫助之顏之厚矣引鼎不程其力聊復
露章推轂有味其言更祈強學

回白教授

二毛五馬詎知千騎之榮尺素雙魚倏拜三鱣之
辱未能先施敢缺報章恭惟某官武安故家文公
宿學于年出使使入對天子之庭甲科爲郎何至
落諸侯之客行由芹水徑上蓬山某濫領斗州又
捫井絡壯陵十暑復重尋流汗之炎范叔一寒行
可件無氊之冷其爲欣幸曷既鋪𦯬

代回王教授 同

入公同辰推薦賢之轂一第涸子寒坐客之氊輒
用名聞何勤私謝恭惟某官學省佳士詞場傷人

何蕃貌不任其心而行焯焯仲舒言有補於世其對洋洋鶚既集於泮林鳳當巢於阿閣平昌足信况有李翱之言翁歸不私何害山陽之託吾徒得君重耳子亦來見我乎某過辱臨存更勤貢况邑甘泉之八十一乘殊愧所蒙登凌煙者二十四人更期自勉

回漢州劉教授大川 生日

鴈塔聯名料有感昇中之鶴鯉庭寡鑽何足惠堂下之鱣或承之羞不忘所賀恭惟某官世家政駿鄉友卿雲舊憶杏園同走馬看花之賞近懷蘭省共饕蟲爆竹之吟揆余度之余名俾爾耆而爾壽君子之言信有證既正而施我生之初尚無爲其何能穀某恭承嘉惠倍感故情避蓋公之堂願安承教推鄭莊之轂但懼罔功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一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二

州官

通宋簽判億 赴寧鄉簿作

一官走俗拍囊粟以媚飢千里懷賢望岳領梅而傾渴將爲半面之張本請先三枝以修辭恭惟某官天韻淩明風華膺敏不自多其閥閱必身致於功名鳳覽德輝下之則宜巢閣麟爲聖人出也而乃在郊自古多才莫若湖南之賓客得公爲重兄空冀北之士夫無以紅蓮之依恐有青蘂之聘某偶逃飲墨遂得勾朱仕有時乎爲貧惟會計當而巳矣學然後知不足願教誨式穀似之

通臨安趙簽判崇寔

天府元僚亦既入芙蓉之幕水臺末屬何幸託桃李之場謂巳納交遂忘執贄敢圖衔袖之禮適重斂衽之勲恭惟某官卓爾宗英濟之世美平氏之與韋氏僅聞閥閱之傳周公之謂魯公宜襲勲勞之舊俯試一同之治迄騰三異之聲故國蓋有世臣藉未取苴茅之賞他人不如同姓自應聯棠棣之輝願甘斂含之勞來借神皐之潤雲飛川泳是爲近咫尺之天海運風摶行即擊三千之水某濫

塵吏底鈇鉞共先倒着臼接離所愧反躬之未稱
報之靑王案更慚出吻之無奇

回費僉判

易地借材詰朝入幕遷于喬木可見主人之相知
陟彼高岡良勞君子之于役恭惟某官典刑勝士
文獻故家子弟欲其自佳不顧亦世公侯必復其
始無競維人暫茲泛綠以依紅行矣紆靑而拖紫
某濫乘一障正窘百罹忻聞主畫之良將有蒙成
之託集思廣益何幸承賢者之來同寅協恭所望
有忠焉之誨

回史僉判 文舒 謝饋遺

某辱講歲饋見貺風宜口腹之奉累人難鯉盤之
牢拒綵繡之光翻坐盍蘇錦之卷還未寓投桃報
李之誠且舉受殘返璧之義願無再遣必亮寸忱

回史僉判 文舒

一麾出守遠從戍於安南同官爲贇幸留良於冀
北有勤下問尤佩高情伏惟某官業茂家傳美專
世濟人人宗眉山之學維其有之字字出史籀之
餘由來久矣茲屈糟丘之隱且兼氷幕之游衆皆
醉而我獨醒是亦爲政人有酒而身無事定不廢

書某一障之乘再鼓甚淡思元賓而不見良忻子
弟之自佳待推轝以相親尚幸友朋之責善

回權僉判李司法 申子

被命帥連屈參郡畫聞風已久幸分鄰壁之光易
地此來良覺賓筵之重恭惟某官蟠根奕葉騰茂
飛英古錦爲囊非尾柏之奇詭飛霞有佩足金莖
之光芒胡爲繡節之家猶屈墨曹之掾取靑媲白
諒必工進取之文沉綠依紅何足留軒騰之步此
州壯絕每事氷寒茲乃得君子之寮必能圖仁人
之利某強顏乘障東手面墻倒屣相迎何幸一賢

之入幕同舟共濟庶與百姓之塡溝

回權僉判李司法 申子

比沐袖牋已感再三之意茲承被縮又貽四六之
文良感勞謙亦幾迷復恭惟某官臨邛重客成紀故
家仲元在吏惠之間席珍審矣太白落羌渝之上
抱錦謂何如聞飽曲禮之三千人今復採直筆之數
萬大廷奉天人之問固利春秋廣殿對日月之明
令條禮樂拾芥不難於取紫泛蓮寧久於依紅肯
爲某來徒得君重其濫茲主畫正爾蒙成三熏三
沐之初何俟於三語同姓同業也固有望於同寅

回郭僉判 仲洪

偏城假守凛虞末路之難貳郡得賢忻託初筵之重未皇祉記先辱飛牋恭惟某官學富家傳美優世濟林宗砥礪之節壯若山淵子儀金石之忠貫於日月其在遥遥之胄詠餘挺挺之風四國于蕃寀上三令尹而無喜五年須暇頋方半刺史而同流惟時三榮强號一鄣蠡小有悔无咎尚可爬梳井居其所而遷竟難回斡求牧與芻而不得無麵造餅之滋難何幸別駕之來將賴同舟之助相勉以忠義宜兩家子弟之通知衆望爲神仙詎千載風流之敢繼第恐飛黄之服㒵誰能泛緑以依紅某昔未借交今欣聯事瓊瑶匪報永以爲好也敬飭魚緘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惟占驕氣

回郭僉判 仲洪

函牘相先巳佩再三之意袖牋爲況更勤四六之文損惠稠重訟衡發積恭惟某官西岷秀望東郭故家宰松桂之林良多美最況芙蓉之幕似欝壯圖佇自民庸式遄王覲某幸茲聯事甫此識賢娲郡蕭然正有望忠焉之誨佳賓戾止或可容拙者之歸

回趙僉判 高

行吟憔悴忽玷竹符坐嘯從容將依蓮幕方圖注記遽辱鳴謙恭惟某官學富家傳材優時措成季之勳有後夙載英聲廣漢之政甚高宜躋膴仕頋紆僉賛良欝師言鴻漸于磐聊復爾耳鵬怒而翼其孰禦之某出暮星終得州斗大於焉嘉客定非圖利於大夫及爾同寮尚冀頗哀於老子

通潭州于節推 晋

數淮右之衣冠髙門以世謁湖南之賓客上幕其人眇焉枳棘之棲仰止芙蓉之幕不容禮後請以書先恭惟某官服襲典刑飛騰聲實奔西北三邊之警及東南一尉之危誠死君上誠死封疆言之易耳今爲妻子今爲窮乏去者紛然能障狂瀾可知勁草英姿甚盛召擢宜優猶出依緑水之光殆斜取青雲之勢天地亦大矣會當録德而計功人物方眇然顧思任重而致遠某因貧螳粟爲養蠡官今兩府之髙士不爲乃甘爲此後五日之孺子可教幸卒教之

回吳節推 代月湖作

蓮緑水之風流於焉嘉客瓜青門之瓠落似是昔

人藻翰惠然故情厚甚恭惟某官浚明其質膚敏
於才雖之勵囊中久於見穎羅而致幕下信矣拔
尤聊扶初筵即騰爽路某罔功于國歸老是邦寵
公入城或奉笑談之適揚儀在幕正觀聲實之流

回李節推欽

十年別德謂已溯遊紫而凌清一榻延賢今顧依紅
而泛綠有勤委贄良愧過情恭惟某官學有家傳
才宜時措仙李盤根猗蘭奕葉夙高通德之門擬
蘭 息芙蓉爲棠宜待承明之詔顧勞主畫暫屈
賓僚川泳雲飛此豈容於燧席幕開風動佇即拜
於溫綸某冉守竹符獲依梓里同姓也故人也惟
是焉依儀圖之愛助之尚祈無隱

通潭州趙察推汝礪

下邑椽曹之卑謬茲叅竄上府元僚之重正爾秩
筵妄欲託桃李之場盍起敬芙蓉之幕恭惟某官
身端行治學廣聞多禮樂宗英其賢城也遠矣詩
書元帥以禮羅而致之湖南之客多賢姑紉蘭芷
天祿之書當按行溥蓬萊某弄筆得官代耕求祿
輕舟主簿柰何凌萬頃之茫茫叢桂王孫或者哀衆
芳之穢

回新武岡王判官之經

駕冊桂之梯夙聞香譽依紅蓮之幕茲屈英游先
辱朋箋良髙僚誼恭惟某官負才膚碩蓄學淵法
早收名第於摘髭盡徑要津而策足頓由倉庚欲
試弦歌會外臺重黜巫之邪以一賢任溫石之責
使者持斧既已加桑梓之恭賓之初筵必首入蘋
蘩之薦某一寒寡與獨冷多畸涉筆負丞已慙記
壁舉瓶假守更使捫參猶幸勝士之肯來或望餘
光而後去百聞不如見面未易立談同寮敢不盡
心尚希愛助

回榮州羅推官

聞琳琅之譽愧未盍簪賓玳瑁之筵幸聞命駕鼎
來儷語益仞高情恭惟某官子貢名門公遠仙裔
扶揺三萬里謂立致於要津才名四十年胡尚淹
於選舉暫此依紅而泛綠亟其拖紫以紆朱某濫
守麾符正資幕畫戒行李載書冊幸疾其驅廣忠
益集衆思無孤此意

回羅推官

萬里試郡叨分和義之塵聯事爲寮正藉友仁之
益未皇涖記先沐華牋恭惟某官世德蟬聯器能

駿發明經而拾地芥早題千佛之名舉瓢而酌天
漿合上三神之㠀頻未吟於芍藥尚小泛於芙蓉
煖席未幾溫綸即下某重捫井絡濫領斗州同寅
協恭和衷哉正須賢者罔利征商自始矣能勿誨
乎詹晤非遥敷陳罔既

回新本州蘭推官尊祖

慕蘭相如風服題橋之志從李虞部暫為入幕之
賓一介未先雙鱗甚厚伏惟某官美優世濟才應
時須智囊褒衮以生風才刃恢恢而餘地初試神
仙之隱五采宣威繼為法令之師片言平獄便合

紆朱而拖紫乃猶泛綠以依紅蓮爾三學躋於九
頃事頻異於昔者公胡為乎來哉廣忠益集衆思
國無陋矣戒行李載書冊予日望之某秉障非材
觸藩無計求牧與芻而不得尊俟罪歸襆被東檐
而未行或容晤語

回武岡彭知録昭

共江西之水昔嘗附纓纓之題名分黔東之風今
乃際紏曹而聯寮事未皇涖記已沐飛箋恭惟某官
學裕家傳才優世用考三世登科之記安侯金龍
續一門叔父之芳正須玉樹頎挖銓曹之限不辭

郡掾之卑竊聞文李之穰穰足贊武岡之嬌嬌操
持綱紀自來喜見於朱絲明習憲章詎得久淹於
冊筆不容煖席即對溫綸某教冑非材佐州何取
督郵地忍僅未逐重聽之聾丞録事夭通固甘作
折威之司馬

代回新嚴州郭知録伯長

對比臺之馬耳自昔通家問南山之鳳雛乃今補
掾貽書勤甚嘆晝淒然恭惟某官詩禮磨礱典刑
服襲飲氷食蘗不忘先訓之勤斂板折腰猶待紏
曹之次三語之機相契五章之刺何難某星且拱

辰日將入酉伏波床下敢當盛意之勤渠子陵臺
邊或恐歸舟之邂逅

代回李知録

短綆汲深聊備一人之數長牋委重何啻三語之
多受之赧然無可謝者恭惟某官持心近厚克敬
惟刑京兆浩穰小大之獄難祭參軍俊逸輕重諸
罰有權冒騰一鶚之章自笑四雛之力譬之推轂
信當遵平陸之塗然而盤根豈宜後朽株之木某
儀圖莫助欲與同升惜露螢無自煖之光莫分鄰
壁願天馬有長驅之足早入帝閑

回司理司法 擬　林木

蒙恩佐郡慚非典午之材聯事爲僚將有同寅之契方圖往記已沐飛箋恭惟某官業覆直溫風猷明浚補三語之掾暫屈通材培萬里之程盍蹄要路佇由鶚表徑造鴛班某倚席圖功題輿非據別乘分月愧初無倡和之能同舟遇風幸不靳維持之助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回江陰趙司法

柔揄嬈晚又塵紫橐之聯竹素勤渠良感墨曹之意慚無好語莫報故人恭惟某官清出璇源粹藏玉質頃者勾稽之試藹然廉直之聲藹謂頡頏身結飛霞之珮不震戲弄胎寔明月之珠佇積平反入儀華要勉爲國許已振家聲某壯不如人老當佚我聊復爾耳更穿振鷺之行姑少遲之徑返羣羊之肆

代回全州劉司法

西巖餘齡冒誤恩而還綴東鄰厚意飭儷語以分光情溢乎文愧浮于感恭惟某官簪裳冑望衣被典刑斕斑綵服之華趨庭有得爲促墨曹之試游刃不難諒積平反之功即登華要之路某枌榆相託蒲柳既凋迷觚稜關角之雲煙誤爲出計懷江上山間之風月已卜歸期

代回江陰趙司法 崇价

冬官率屬誤拜上恩春藻摛辭猥勤下問恭惟某官提身廉靖臨政疏明行矣瓜期又作墨曹之試豈其茅茹長爲白璧之投顧少須之自此升矣某未能免俗豈不懷歸猶戀君軒小曳鄭崇之履行秣余馬言歸疏廣之廬

回新任李司法 公滰

題千佛之名夙欽雋望補三語之掾茲屈英游望發不先鳴謙何厚恭惟某官挾材肅括蓄學碩膚五千言之修身盤根有種三萬軸之貫腹奕葉彌芳蚤擷頷於廣廷甘攙頭於矮屋盍騰華貫又領決曹昔狄梁公之於并門韓昌黎之在荊渚皆居此職能大其官景行行之執事事也某負丞將蒲聯事亦榮惟內惟貨惟來知片言之可折同姓同業同道或一見而後行

代回唐司理

惟良折獄何擇非人恤功于民不聞亦式鼎來良掾式慰疲甿恭惟某官有偉儒宗蔚爲壽俊稟江

陽之秀清德可知觀雲嶺之奇雄材斯展不煩三語行剡五章某晞夢飛騰　亦已買江西之舫行即解維或可識劒南之英當圖望履

回羅司理

十年出幕濫叨一障之乘同官爲寮頼有三語之掾方規請益先辱鳴謙伏惟某官學有家傳材優世用撥煩剸劇共知從事之賢勞登明選公將在參軍之俊逸騫騰近只翹企俟之某又入坤垠叨分斗壘同舟共濟諒無有於遐心縮袖旁觀亦恐孤於大手厥惟期僕莫旣編摩

通潭州曾司户 應甫

操觚學步敢論臭味之同舍墁代庖強附交承之契揆材名而藐甚接步武以幸然恭惟某官胄出魯洙秀鍾閩嶺鏗爾舍瑟學傳先聖之不傳向來瓣香文到古人之未到事業已其土苴科名真是遺餘居然三語之除淹此八年之久爭先捷徑君不行兮夷猶獨抱古心羌難得而覼縷寧有圖書之彦可留版籍之司深霧雨而澤之望雲霄而近只某狙狙有志鹿鹿無奇棲枳棘於叢中甚安斯寢搴芙蓉於木末敢襲其裳重違大府約束之嚴

姑俟前驅弩矢之至鳳凰尚遥於千仞鯉魚盍貢於尺書榡批在前令公怒之未免珠玉將至覺我穢以何疑

代回邵武曾司户 復

老子婆娑濫紆蒼佩參軍俊逸遠寄素書恭惟某官植德潤身揆材資世用計然之半策已足豪雄試揆之之一官會觀霹靂有憐西崦之景猶庀北斗之司某曳履罔功投簪孔武吾車吾馬漸爲膏秣之謀某水某丘或遂釣遊之願

回段司户

干木之廬必式尚阻面承子松之歲當更反勤言贈撝謙寵甚内訟悚然伏惟某官毓秀岷峨炳靈江漢秀實仁勇之節風烈固存文昌翰墨之聲雲仍是似草淩雲而入奏芥拾地以決科小試掾曹未展霹靂之手固爲擻屈忽纏悽愴之心素冠已畢於三年冊檢會膺於一札制禮弗敢過也俯就朝祥任官然後爵之亟觀暮召其避堂不敏下揖已稽將軍乃肯幸臨既不以服而爲解進士於吾同業是因將賀其善鳴

回綿州家司户 機翁 家將仕 坤翁

鸞停鵲峙舊聞英物之不凡鴈後鴻前今見故人之有子未呈修贄先辱贈言恭惟某官丗載其英學造乎道取青拾芥誇映秀士之羣泛綠依蓮卓犖掾曹之表恭惟將仕學有家傳美由世濟術拾地芥不靳一律之壎篪小試天葩便入三銓之衡尺佇遄王覲亟躋世官某自嘆孤蓬復分半竹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幸其在邦域之中愛勿勞乎忠勿誨乎特有學文辭之表

通潭州叚支使

齒下士而望光明漫爲委吏詢大府而受約束將見元僚或有三年之託報可無一紙以張本恭惟某官恢然材諝籍甚典刑故芴猶存可落蠹雄之膽新硎既發孰嬰肯綮之芒茲依綠水之華暫費畀油之畫湖山自得皆春生秋殺之仁賓主相驩有川泳雲飛之樂得文武於幕下已空冀北之士夫流聲實於天朝是必湖南之支使某一科不補三銓是謀使我有二頃田肯爭雞鶩敢公爲數句客幸蔭龜魚

武官

代回林御帶嶼

十年去國恍然孤鶴之歸千里故人厚其雙魚之遺所慚善頌未免過情恭惟某官鈐略通材璇魁名第朱華尼職早通二閤之班晝戟凝香屢作三刀之夢頃因微恙力請真祠尊足者存蓋何怜於跬蹞奉身而退龍豈困於騰驤既兩踵之生褌宜單車之從覲君王神武雖已謝單于而閉玉關男子功名正當殺賊奴以取金印某無能爲役非所納交天子欲誅羌酋未覺營平之老丞相必舉龔遂佇觀渤海之安

謝戴將使

解后適頹已幸識荊倥偬裝懷未遑訪戴既感輕身先匹夫之意復有一紙賢十部之榮恭惟某官天分軼羣人門濟美翼扶九萬里決應海運於南溟腹笥五十家暫隱天樞之北落勇早聞於六館坤獨掃於千軍會當定一覇於鳌弧何難連入科之麟角衮明日月更看黄牓之新履上星辰始是青氊之舊某舊交羣從今識清標聞元方季方之雍名亦既見止從延君少君而受禮更幸進之

回成副將

懷章試郡叨分棨邸之麾訓旅將屯知有和門之副遠勤一介見畀雙鱗開緘粲然佩意厚甚恭惟某官共武之服克壯其猷稟山西六郡之良性賛鷙勇應婁比一星之象世胄蟬聯茲頒分二之良來貳第三之拍爲王爪士足增劒閣之天高歸衛圻林寧侯玉關之人老某濫秉一障將幸同寮共惟帝臣正爾賴熊羆之士能以衆整尚願聞龍豹之韜占叙惟勤數陳罔既

寄居官

代董制帥通許侍郎奕 劉閣學光祖

石坳和墨蹤升獻納之班玉璽分符更冒番宣之寄巋然地重最爾人微實惟隣竇之依敢廢書函之敬恭惟某官清時碩德名世真儒惟其特立而獨行造道自得故能難進而易退經德不回至今猶侍臣之冠歷年賜方伯之履在外則植旗旄羅弓矢公豈此榮其功之銘鼎彝被弦歌士誠有望佇起几安之舄亟馳介大之圭某見謂疎庸謬蒙簡注願秉一障豈能堪十乘之行縱駕兩轓何敢作三刀之夢冒爲叱馭願在執鞭嗟遠道胡爲來哉孰寬晉自居是邦事其賢者載慰心期

代通貴參政 壬寅

分小隊於少城將安問政倚鉅人之長德行可庇身請裁吾黨之斐然來事是邦之賢者恭惟某官賦資肅括蹈行中庸長卿吞雲夢之胸豈以八九而芥蒂大白空岷峨之眼尚餘千萬之琳琅簡上帝心爲公室輔固已重清廟九九之鼎謂當應泰階兩兩之符乃甘松菊之主人暫作園林之勝事道之將行也命天將降任是人佇一馬二童之來

增六蟄三極之重公有無窮之閭民無不獲之夫某蔚然褒皆重以木訥蹤冒清華之選遂塵碧落之班所期乞一障之乘詎敢作三刀之夢惟是夙仰翹材之館乃今得依通德之鄉避正堂而舍蓋公定難虽致置盂水以教任守尚幸告忠

回寄居官 揚南平 牟洺州 萬運管 侯茂州

再命專城甚媿惕口六條察郡謬玷觀風所幸依長者之墻用是攬慨然之轡曾修辭之不敏尽委贄之相先恭惟揚南平牟洺州文武兼資循良可紀云侯守器博而周才弘以毅萬運管云洵美且仁柔嘉維則回兄泉官云筆力挾岷詞源倒峽作爲黼黻御雲河漢之亡窮粲然琳琅李杜光艶之囿在有怜弄峨眉之月詎能應益部之星財匪鬼輸安得有錢而使鬼粟非天雨若爲轉粟以上天匪籍大家之牛車難沃小雅之牡轡某自知負乘更愧贈刀大夫儼然造焉既知感矣是邦事其賢者能勿誨乎

回寄居官賀除漕

依君子之鄉正虞滿蒲獻使臣之雅忽冒恩除亟以籲天期於易地敢意絨縢之賜過形黼黻之詞恭惟某官厚德嘘枯英詞發藻通經學古用西漢以爲宗援筆賦詞鑒東坡之太晚崇金蘭之氣類致水蕹之箴規送以禮樂而有光恐孤煩使編之詩書而無愧曷稱微言某攬轡安能循墻知懼是邦大夫之賢者知久敬以善交五品黨小子之斐然愧成章而匪報

回鄉官未相識

守鄭公之鄉方規問政辱子雲之扎有味贈言愧先施之未能感高情之見厚藏惟深於篋笥報莫辦於瓊琚

回鮮于將仕 珏

五月渡瀘嘗奉青油之談笑十年去蜀未瞻丹穴之羽毛敢圖伻來辱篤世好恭惟某官學優而仕文教之忠德星出壷危本南隆衣冠之望高論已河漢信東坡眼目之長窺開墳荒不替弓冶章矣是以擬夔矣正須子弟之自佳咀兮終不可諼兮倘見公侯之後始某未皇望後先原隅謙識寓鶴於[illegible]將有後期戲駒之越國所[illegible]無[illegible]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二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三

宰

通寧鄉周知縣 狀

紘歇[illegible]縣公之役會計試吏冒于簿正之供是[illegible]之記根請栽四六而張本恭惟某官人間其美天分素高家聲早著於黜三世德不專於爵一安劉必勃破操在瑜學配前[illegible]胄[illegible]於蝸蚓律設大法謂徑制於鯨鯢居然[illegible]安[illegible]此盤礴得非堅車大艦利用遠遊寧有巨棟脩梁[illegible]轉致頗聞三異具見一同非百里杖姑緩蟻封而試耳為萬乘器會扛龍鼎以函牛長沙令之讀五車綴班雖晚洛陽生之對半夜趣召可期某學不踰人飢來驅我舌乏長裾之飛遐姑從矮屋以立身先達者為之前定包荒於後輩大事則從其長足藏拙於小官冒然而來恃此不恐人果不可無勢豈矜駕御之能士安得獨自高尚假比隣之庇

通崇仁曾宰 穎秀

曉行湘水我方歸欸乃之歌春靜巴山君來賦蔦于之曲非鈞勅之厚味漫致鯉於長鬚恭惟某官忠恕家傳倫魁世業恢恢遊刃如錐之處囊中在影纓皆羅而致幞下適通玉籍岳綰銅章頎避譁公之維私不云贛水之可厲維寶唐之褊邑固麻谷之舊邦錦製此來綉行甚寵改邑不改井易地則然有土此有財得人焉耳奉潘輿其孔邇馳魏闕以非遥某兩鬢白紛隻身墨隱昨班文石不能誨館下之諸生今戍武岡幸不失黔中之上佐出書尚遲於三日受牒頗訖於一壓操韓子赤縣之攉晉妄于於傳少荒鄭虔蒼苔之屋尚見莊其歸來

代回常寧曹宰 捕出

不稼取禾我謾持於漢索及瓜代戍公已趣於曹裝一介惠然雙鱗厚甚恭惟某官百里爲令三年有成不求赫赫之名見思所去雖聽聲𡖞之鼓有挽無推交章僉然增秩近只佇公侯之必復豈州縣之徒勞某骪髀雲司超騰水部會且歸矣不當戀仗馬之芻行或使之猶復見飛凫之舄

回武岡許縣令 大用

強顏貳郡慙非典午之材鐘尾爲僚喜有同寅之幸曾修辭之未暇辱垂問之相先恭惟某官精神五兵肝膽一劍積月書於右序已播英聲奉天對

於左廬更聳峻級方西北二邊之末靖何東南一
尉之足淹行矣章交亟其王覲其無能教胄頑使
轉丞雙鯉得尺素書良勤垂念從一騎踔五百里
即遂承顏

回武岡薛縣令 仲衡

聞三鳳之聲未皇識面聽雙鳧之舄良喜足音尺
書惠然三復感甚恭惟某官材優世用學貽家傳
蚤安枳棘之棲簿爲之兆繼領桁楊之寄民自不
冤亟爲製錦之謀可見鳴弦之志惟此黔巫之鄙
界乎江浙之間下若牛馬上若熊羆從昔少人而
多石大不鯨鯢小不虺蜮乃可宣化而承流公行
勿遲民望攸屬某淒凉半刺僥倖同寮欸乃一聲
定樂薛存義之至就如五鼓幸遇鄧伯道之來折
幸良多敷宣罔旣

回綏寧野令 竹

榮離霧隱出宰雷封維今巫水之瑞雖云嶽邑在
昔夷之長固有聞人恭惟某官關里故家良弓
宿學三仕爲令從知學製之精萬里封侯行見弃
繻之勇茲來蒔竹已及戍瓜下若牛馬上若熊羆
飽看奇壯大不鯨鯢小不虺蜮正藉撫摩其典午

非材同寅有幸許丞重聽猶能聞欸乃之一聲鄧
侯肯來諒不俟就如之五鼓

回武岡許令

教胄本朝久歸來於茅屋貳丞支郡偶及代於瓜
期夙聞戍削之標將托寅恭之契未皇注記先辱
撝謙伏惟某官氣稟沉雄性資果毅對擒胡之月
盍策勳名戴作孫之星頓勞撫字佇民庸之入奏
承天寵以遄歸某倚席不材題輿非據貳郡長縣
罔答齒之桐依體國愛民傾腹心之無隱

代回冊徙姚知縣

宰山水之縣知在近郊聞弦歌之聲未聽遠器敢
劇淮記施及沈貞恭惟某官籍甚人門歸然地望
善刀出匣其執嬰紫電之鋒結綬登鐵頭斜取青
雲之勢多爭誰如於北固擷香爭舍於南豐職一云
茲操權於赤縣姑歛惠於黔氓繭絲乎保障乎定
知緩急魴魚也陽橋也決有後先雙鳧之舄翩然
五鳳之酬近止某畫墁無補巢幕寔爲望金堂石
室之間無因而至感綉段瓊英之贈藏去爲榮

代回江陰何宰 翀博

送紙上之軒昂皆我輩語就暗中而摸索乃台

家有味其言不知所賀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天分仍高日食萬錢盡追隨於伯父地方百里何局促於子男聊勝益昌之功名即見中年之除寵某日之夕矣人謂斯何乘興而來漸有回舡之意同姓爲近空餘推轂之情

回成都呂知縣 大全

箝尾青油之幕那暇笑談傾心赤縣之官鼎來材傑聞爲邑之近只得書鯉而躍然恭惟某官渭釣名家蜀珍粹望恢乎遊刃豈難解盤錯之根飛不盡翰殆欲培扶搖之翼盍班玉筍頓擁璧蒲士元非百里之材便應別駕成都有萬事之好是在長官錦製奏功絳緘入覲某全提迂拙冒涉險艱舍篙印一室之書無能爲役投成華兩縣之間何處有詩

代回新昌詹宰 繼

孤鶴重來恍難尋於舊侶雙凫西去猶未廢於故情捐贈以言足華其老恭惟某官早持舊望見謂通材學道愛人固自不妨割雞之用治中別駕亦何足爲展驥之謀種桃李於春風接蓬萊之雲氣去天尺五孰云多而不揚擊水三千願少安之無躁某崦嵫日薄嶰谷地寒簪筆甘泉聊爲還往而尋夢挂冠神武豈須叢桂之移文

代回趙萍鄉 存道

名駒千里夙聞佳公子之聲具鯉尺書未忘舊令尹之好方當執熱如對調氷恭惟某官遠派天潢早梯月窟皐比千萬人之敵足允磐石之宗低回三十載之間始入金閨之籍楚萍如斗陶柳皆春不惟吏四而民咷料亦庭空而旅實爾袁得游庠序又見賢君大使亦好官貪恐成故事某自慚揚粃安有甜棠老鶴乘軒可笑翅翎之短飛鴻踏雪空驚指爪之留

代月湖回吳宰 涵

振覆光臨屬辭寵賁靖共正直得之眉宇之間雅健雄深粲然毫楮之上君言雖過我心則降恭惟某官敵手決科洗心從政盤根而別利器游刃書然從往則少和聲鳴絃自若頗聞鑊湯茗椀之句仍見髯翁稚子之詩已窺一班復尋尺素六察六院本以待邑最之來三沐三熏決不在時材之下某過勤委重莫可報嘉逢人而說項斯當無回隱作書而見子布徒取嘲嗤

回鹽官林知縣申三

懷赤縣之章聞將引綬依綠水之幕行或望塵未遑名姓之通猥休絨滕之寵恭惟某官風猷甫敏業履端溫杞梓之材異材是宜作室瑚璉之器何器而使在山披輿欲覽於王畿蒲壁故來於京邑切聞潮浪頻蝕邑封必欲種河陽之花不若樹淇園之竹行觀驅鰐亟遂飛凫某贊畫非材昼衰有幸癡公事未了也正懼瘝官新令尹仁矣乎當期儆誨

回李知縣

庭可雀羅屢再三之相遇門無鳳字有四六之見貽委重良多報嘉不腆恭惟某官器資肅括才具頎膺參形方果於鉏姦即畢蘧從而造毀令尹無慍色亟歌歸去之詞童子有仁心迄動巡行之歎再試巖邑四達通衢人疑故步之迷君若新硎之發吏才如此難逃六察六院之除公論則然何假一話一言之贊某緬懷先德幸接後塵力足爲器足施非所求於我也問則告疑則辯敢有吝於公哉

代回俞知縣

剡升陟之章眞成備數鳴謙撝之德更費鐫辭受之過情謝若爲語恭惟某官槐根之芷蘭茁其芽窮武陵之源吾爲尔宰歌滄浪之水清畏人知意有雉馴可無鷄薦某過勤四六嘉歎再三雖則七襄覺成章之匪報倫於百里願賦政之又新

代回弋陽曾知縣燠

剌手拔鯨欠丁官之下取長鬚致鯉與甲蕙以偕來不謂垂橐而歸將有埒國之富恭惟某官吸古得綆績文有機夜雨聽阿房之篇英詞偉甚春風接曲江之席舊夢翛然謂巳方駕於蓬萊乃猶讀書於松桂古風一覽恍今日之未聞大冊載觀尤小生之所畏贈我綉段多矣期君蟠挑可乎其何與斯文亦聿既老角巾東路諒無煩關尹之迎辦香南豐請歸爲宗派之賀

代回餘姚趙知縣希祐

聞武城之弦居多遠韻剡公車之牘輒及通材嘗試言之無可謝者恭惟某官月題千里風翮九霄鯉趍過庭早有聞於夫子虎拜稽首將是似於召公觀其製錦之操刀足可衣綉而持斧參諸衆見僣以名聞蓋欲倫良師帥之儲非止託賢父兄之契某重蒙四六熟復再三舉之愛莫助之更期進

德老矣無能爲矣何敢獻諛

代回長沙楊宰 宜中

不鄙雀門見迂鳧舄特枉咫尺書之教仍惠二百篇之詩拜賜便蕃滿心銜戢恭惟其官清材汲古奧識洞今作賦摩空阿房之搢笏已晚聞弦莞笑長沙之短袖難旋禹稷用心固已失薛邰蘇郭之輩孔顏素學猶不發房杜王魏之流至於佳句之耽更覺良工之苦取數多矣受言藏之此士落江湖宜爲時出諸公登臺者會以名聞其何與斯文亦事既耄龍鍾韓子低頭負東野之慚刻畫無鹽捧心謾西施之學

代回當陽林宰 鎰

老夫耄矣曳履可慚令尹何如飛舄見問恭惟其官名父之子克世其家學裘之功已深寧能無譜製錦之技既敏會即策勳其自笑龍鍾寧堪鳩僝空憐往日識野鶴於未仙猶幸殘年見名駒之汗血

代回麗水張宰 元渙

西崦投閑冒諉恩之起廢南鄰借潤騈好語以噓枯返璧未能報瓊何有恭惟其官人門秀整地望高華鳧未來京花已開於蒲縣蝗不入境麥自熟於兩岐行用最聞即膺丗選其髮真種種心已休休懼方命之見誅聊強顏而入侍不能者止更數月以乞歸倘疾其驅或一面而後去

代回常寧曹宰 輔丗

老夫耄矣誤隨弓旌之招令尹何如更加錦綉之贈實慚無所懷感有之恭惟其官抱挾長材踐揚膴仕展驥足於百里料亦賢勞歌鹿鳴之三章猶稽改秩權勢逼迫無患有司不公政化流聞惟善能舉其類蠖伸於屈鵬怒則飛姑安種秫之期以俟及瓜之代其儀圖莫助有味薦賢借聽於聾求道於盲莫報勤渠之意加膏而光養根而實更伸頌禱之私

代回興寧廖宰 揆

飛鴻踏雪談舊事以無人烹鯉得書喜故人之有子因之喚夢何以報嘉恭惟其官父教之忠世濟其美早回翔於簿領似屈鸞棲稍剸決於糾曹諒多鶚薦頋動鳴絃之興欲明製錦之材會觀棠陰之成亟騰善最雖在梅花之外必有賞音其夕陽在山浮雲出岫咫尺之間乃蒙篋笥之不遺千里所期願以民社而日愛

回家知縣 午仲 妻生日

某不腆糟糠值此瓦磚之旦何勤翰墨燁然黼黻之詞調固仰於弥高歌亦慙於不類同我婦而饁南畝但切懷歸跂彼女之織七襄竟成匪報

回新西水勾龍知縣

僮僕來迎知已返柴桑之里舍館未定無敢過于木之閭敢圖將進趑趄之間竟蒙先垂特達之頋恭惟某官蜀都秀望漢殿巍科跨躡犍牂良鬱薫莊之驥步鞭笞鸞鳳久棲官舍之燕巢茲聞西水之鳴琴行趍東風之叱馭劍門天下壯諒皆收攬於胸中閬州城南勝更合包羅於筆下藉未召阜茂於密令會有言苟変於衛侯某茲戍雪邊在公宇下置漢陽之雄方當求聽於輭言種河陽之花又恐亟飛於鳬舄

回新榮德王知縣 子勉

倦甚衰翁已作歸歟之計賢哉令尹甫聞至止之音有勤齎辭良高陳誼恭惟某官才優世濟學富家傳須聖主之得賢遥遥風烈移忠臣而爲孝挺挺雲仍若爲牛刀之割雞更欲蟻封而試馬三榮之強名郡縣并有仁焉兩年之括利錙銖泉之竭

矣或恐一雞之損尚俟雙鳬之來幸疾華鑣以別利器其崎嶇一障坎壈兩朞秋水落霞已決尋盟於鷗鷺春雷奮地尚覩運化之魚龍

回王知縣 應酉

求士爲國輙剡牘於公車博我以文敢收恩於私室一謙孚甚三復慄然恭惟某官學問淵深器能凝遠揚雄有河東之賦吹噓宜上於九天温造空冀北之羣羅致敢違於三月茲表一鶚聊助雙鳬何勤四六之貽更致再三之謝某推轂有味引鼎不程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安敢自必於天子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所祈自拔於衆人

回遂寧青石席知縣

伏以十年一別謂已造於荀班萬里重來胡尚淹於花縣逡勤一介見畀雙鱗恭惟某官政地名家祖風餘韻故國之非喬木將在閫孫大厦之無弃材寧遺杞梓頋限七階之選復疇百里之庸會由晉興徑登魏闕某去此十暑依然一寒不虞再辱於陶甄俾守三榮之保障紙書賢於十部過勤聯璧綵之貺雖則七襄終愧雙金之報

回盤石李知縣

一麾假守獲託鄭鄉十部貽書過勤郇翰愧先施之不敏仰厚意以安窮恭惟某官唐太白之家蜀仲元之孤麟爲聖人出也亦旣在郊鳳覽德輝下之是宜巢閣頎屈一同之尹式騰三異之聲君子學道愛人亮牛刀之立解縣令承流宣化佇梟舃之橫飛某濫號專城適逢渴澤是邦大夫之賢者何以教之吾黨小子之斐然願有請也

回劒門王知縣

分榮德之麾濫秉一障閭湛恩之腆寶冠四封未逐盍簪猥勤貽翰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天分夙高此物乃今甘棠式光龜組故國非謂喬木盡在象賢籍甚奇忠信之才守崢嶸崔嵬之險佇交鶚薦徑作梟飛某濫剖銅符獲依珂里未見顏色願聞技癢之規聊欲弦歌尚近伐柯之則

回新淦靈趙知縣 與佩

瞻五僙之泒知敬清流懷百里之章將迎新尹有勤一介先畀雙鱗恭惟某官大雅不羣小宗繼別精石渠五經之學豈必秘鴻寶之藏的玻璨七寶之盃自合受龍巾之寵乃肯宰山水之縣殆欲聞絃歌之聲一同雖然三異近只某濫茲試郡幸甚得朋似聞製錦之刀旣有所試更冀發硎之刃早疾其驅

回三縣知縣

出幕閱功一星周矣分符非據二火燁然賴有同官之良或可聯事而治伏惟某官掞才膚敏迪德俊明學古入官小試子男之國凝民以政共知父母之心佇交一鶚之章即趣雙鳬之覲某濫茲假守幸其爲僚共惟帝臣正賴同心之協濟頗哀老子諒無袖手以旁觀

回資官文知縣

無嚴諸侯必反之君方養勇與老人期後何也僕欲踐言比立青紫囊以馳欲易黃皂衣之揆不虞返旆便自寒盟同僚敢不盡心特閑大躰未信以爲厲己姑示小懲茲望白圭之磨且聽青氈之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更寬期會之程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幸無詫催科之拙

回新宜賓黃知縣

恭審榮分浦璧入覲蘭陵牛刀割雞更遡團流之三峽鳳簫駕鶴來宰未老之雙親喜氣先驅歡聲夾道恭惟某官器資膚敏業宋覆崇綜頭江夏未見

之書盍登東觀講延平相傳之學宜侍西廂若爲出郭子之城還又宰棘侯之國烏殆思於反哺燕亦急於歸巢種蒲縣之花聊復尒耳采行潦之藻其順矣乎付談笑於青油養聲名於丹闕鴻漸于陸不素飽也正佇來儀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何辭好爵某蹣跚老矣踸踔依然但深吾愛吾廬之思濫叨我任我輩之役所幸依闌升之制且獲聞庭下之趍悵銅駝陌上之十年獲金馬坊中之再見莫懷漫刺驚㝵儷箋數函成親況嘗綴葭莩之契論心道舊所願聞藥石之言忻幸惟深數棻罔旣

回崇仁趙知縣

鄰枌榆之社聞飛禮樂之英宰松桂之林知報詩書之政萬里偶馳於蜀道一麾實受於滕仁未皇馳箋猥辱委翰恭惟某官不羣卓尒無敵飄然熏南豐之香文章有種樂東平之善性行無瑕摘髭俯拾於巍科策足宜騰於要路留連栖鳳邂逅飛凫當師旅飢饉之餘得賢明慈惠之長佇交鶚表徑上鴛行某弱念易盈老形已具我任我輩誤令直指以觀風吾愛吾廬但願曲肱而飲水惟是玉川之破屋仰依蒲邑之茂林易地則然行亦返曾

子之室得人焉耳會當聞言偃之弦

回丹稜范知縣 乙孫　眉州苗監酒 辯之　眉州李監稅 諶甫

山壘終更已上投閒之請江鄉攺牧莫知誤渥之由方露悃以控辭荷雲牋之委貺恭惟知縣人門具美天分素高暫紆臺閣之登屈試絃歌之政監酒典刑茂著學問深醇差池宦路之老成主當糟丘之醲郁監稅器質凝粹學業端深巍我名第之英淹郵征商之榷恢恢才刃足立解於千牛整整華鑣可坐空於萬馬佇公車之交剡即要路之疾驅某五技已窮再鼓愈淡已乞歸銅陵之磻或許告還倘共飲玻瓈之江尚希愛助

回青神權縣嚴縣丞 酉

聞蜀莊之珍幸於旣見見韋郁之牘得所未聞報不成章還若爲贄恭惟某官岷峨峙秀江漢濯靈貢鄉英門率出下風之請以春秋對亟膺上計之招居然全材蚤此贊府有來寄牋於紫袷知旣攝宰於青衣佇奏一同之庸亟登三異之最躡故跡破崖岸端使然哉馳闤闠入凌兢自此升矣某濫更治將遂爲僚昌黎接後輩之名何爲至我藍田

愁羣山之望行又見君

回新神泉史知縣 大川

依美蓉之幕嘗辱贈言宰松桂之林未皇執訊茲守鳴珂之里過蒙投璧之光恭惟其官器宇宏深丰神峻整陽休山立克世金魁之家玉潤氷清近續符溪之學暫牛刀之小試即鷄表之交飛論坡頴歐蘇之交旣聞耳矣嗣嚴楊陳李之響尚寓目焉某未果避堂先蒙枉駕拜關雎五章之貺真盈耳以洋洋歌白駒一束之詩無遐心而皎皎

回新都史知縣 李溫

聞武城之歌未窺半面讀阿房之賦敢靳一言粗欲無患其不公敢冀有文以相接恭惟其官玉壘名閥金魁故家文勝質質勝文不難百勝學優仕仕優學信是兩優戰青袍白紵之中鏗綠綺黃鍾之韻比見天地人之策本本元元可知果達藝之材恢恢焯焯漫尔吹河東之賦俾之空冀北之羣某叨領竹符獲依枌社於我本無怨而無德詎敢收私室之恩贈行不以頌而以規更願直大庭之對

丞

通寧鄉陳縣丞 愷

武功之丞簡靖久矣沐芳臨邑之簿卑棲茲焉假蔭敢以尺書之敬進於再拜之先恭惟其官遠抱甚都壯猷孔碩清明志氣胸中風月之無邊沉浸文章筆下源泉之不擇盍徑要津之立顧淹贊邑之留鳳凰自下而升高聊復爾耳鷹鸇鉗左而摘右端使然哉雙陸之勢無休九萬之程斯下某崎嶇副墨漫浪勾朱士安得自高妄欲比鄰之託余方有公事願聞掃廡之吟

回桐廬朱丞 中肖

短啓代庖已忘西施之唐突長牋倒廪尚憐東野之龍鍾一謙之光三復以愧恭惟其官人門濟美風調軼羣觀東閣之奇詎當相吏歌南陽之直真足自強試窺千萬琳琅之毫芒豈以八九雲夢而芥帶對藍田千挺之竹肯負丞哉續桐江一絲之風今召君矣某見賢不敏拜賜何居士廉未識挑椎丞當進謁永叔強差韓愈願勿失言

回華陽李丞 挺

題曲江之名風骨託契贊武功之理茲幸爲賚方有俟於中消乃先勤於下問恭惟某官行無瑕纇李有本原充長吉錦囊之文命騷可僕飽鄴侯牙籤之讀継別爲宗胡爲再命之材淹此一同之貳鴈鶩錯左而摘右端使然哉鳳凰自下而升高將在此矣某冒嘗險阻全蹈𨅝踈數同年琴上之星感舊游之如夢共萬里橋邊之月幸末路之得朋

代回武進陳縣丞 貴成

名家勝士自有公言助國舉賢古無私謝杜長牋之委重搔短髮以寘慚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威鳳大科異等一翁二季之相望茂實英聲七略羣書之兼總謂即登瀛洲而給札猶欲破崖岸而爲文余不負丞丞負余誰其知者李而優仕仕優李似是兼之無謂我豈要子隣始爲人識亦知吾徒得君重少應時須所愧明陟之章適引暗投之惠某三復墨妙十襲珍藏儀圖之莫助之更期進德匪報也爲好也聊復成章

回樂安趙縣丞 彥杉

老驥盤跚猶戀天山之秣名駒奇俊適追電影之鞭幸許論交過勤執訊恭惟某官近於大雅博以羣書太白詞章宜有六丁之取更生經術豈無太乙之知不應賜茅之餘復作贅公之試鴈鶩平立未妨破崖岸以爲文鸞鳳高翔會即決雲霄而布武某忝賚有舊辱附相先揣弘景之頭顱歸已晚矣書嚴丞之手版猶願見之

代回樂安趙縣丞 彥杉

推士轂而及丞味言何有旁使卑而從子哦句已來一謙之光三復以愧恭惟某官諸劉族爲漢宗英馳閣闌入凌兢則爲宜耳去角牙破崖岸端使然哉剡三載之陟明愧一言之不知然無華乃安廟之吏則所甘豈槃悅之文有望於君不孤此意某已成歸計更辱贈言布襪青行纏吾已從此逝矣珠宮紫貝闕子盍歸而求之

代回樂安趙縣丞 彥杉

題藍田之壁君受代以不遥厭承明之廬我治任兮更追何勤委翰仍費稱辭恭惟某官以貴子孫爲名進士巖邑更刃之後非復昔時長公游刃其間疑有餘地及瓜近只按茹誰敢偷陟明之章少寓愛助之意某投替不力曳履胡顏以一身而備百工恭可已矣總羣書而奏七略子必勉之

回錢塘趙縣丞 彥昀

余方有公事鼎來赤縣之官曹我未免鄉人益愧白頭之幕府有勤執訊敢闕報章恭惟某官卓爾不羣飄然無敵尋玉清洞中之字已書含詡之功展錢塘江上之圖更勤吟哦之興手版暫煩於畫地瓢稜何遠於去天某轍鮒孤蹤磬牛陳迹喜似人於千里況辱託於枌榆雖異事而同寮尚不遺於葑菲

回富陽趙縣丞 光祖

倚使者之車笑癡兒之未了題丞哉之壁聞公子之鼎來未果修辭先勤執訊恭惟某官五潢龍種千里駒材早宣秉棒之威坐獲綠林之賞鶚薦藉行而平五端使然哉鳳凰自下而升高恐不免耳某強名入幕正愧面墻赤縣官曹喜依仁之有幸黃塵衣帽或分廕之自今

回益陽李縣丞

江西之有宗派昔已論交湘水之逢故人今將聯事尺紙良勞於貴遠白頭何至於如新恭惟某官翰墨勝流典刑前輩人言短李鈞竿已負於珊瑚天遣長庚霞佩正垂於金薤謂進參於諸老顧退貳於一邦藉尾無辭需頭有篤某東春秋於五傳訪離騷之一經士安得自高政欲比鄰之請余方有公事願聞掃溉之吟

代回麗水童知丞 埴

考陟明之績輒剡需章偽比事之辭遽鳴謙德於禮為過此意則勤恭惟某官文獻故家詩書循好彼不即汝而汝即彼既執蝘蜓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寧問鴻鶩烏何閑於屋上黔固詠於邑中時而颺之聊復爾耳某有二宜去以兆足行牽能其官亦有無窮之闕仕優則孝願取可大之功

代回宣仁張縣丞 夢德

升陟一章何能借重謙勤尺牘又復拜嘉其文固是粲然此禮略之可也恭惟某官清餘家法敏有吏材翠竹深林久已觀於停峙老槐古縣茲良費於吟哦無俟書來亦當剡入未見分毫之補又勤四六之貽某辭璧未能報瓊又乏樓臺近水奈何秋月之闌干桃李成蹊佇見春風之披拂

代回宣城張縣丞 崇禮

猥承明之虛我勤鄰繳之興題藍田之壁公傳至止之期四六鼎來再三復熟恭惟某官纍纓華秩

簪筆名家再轉爲丞坐閲十年之久一鼓作氣會
摶万里之程願為龍文虎脊之精神静聽蟲臂鼠
肝之造化某自知日薄豈可夜行疲馬之恋君軒
已將告老騎驢之到京國猶及語離

代回海盐梁丞 成章

五雉分工近承誤渥雙魚尺素遠認故情恭惟某
官拾芥有年哦松何晚剪伐誰能送只令志士之
嗟精悍無所闘正自可人之意猶借齒牙之餘論
見華喉舌之納言某似是水曹已承天寵告者過
也想以爲司馬之官行或使之惟當返屠羊之肆

回崇仁朱丞 晃

文昌之座高華偶然序進武功之官簡請亦以書
來所愧陳人有慚善頌恭惟某官天葩吐藻地芥
決科鸞鳳高翔時來則爲之耳鷹鸇平立丞豈端
使然哉似閩臺府之見知又欲弦歌而相試解牛
既效薦鶚何疑某司臬無庸備功有命老夫耄矣
恐孤喉舌之納言曷月歸哉猶借齒牙之餘論

回彰明黄縣丞 亘

老我蹣跚甘一麾之出守故人騰踏甫再轉而爲
丞駝情室迩而人遐不問禮踰而情過恭惟某官

金華一泒玉井雙流煎瀘川之茶豈酸寒之異味
賦棘道之笋尚冠冕於兩川獨怜曾以書傳之香
方從此中文字之樂鵰鶚箱在而摘右端使然哉
鳳凰自下而升高恐不免耳某凄其一别瞠若百
羅立館下招諸生嘆蘿盐之古味坐堂上稱太守
驚把翁之已疲方欲求拔擢之規乃聞對哦松之
壁桃李春風一盃酒尚佇來歸風霆廟談九河翻
願安承教

回江原郭縣丞 允升

發屨迎門未皇執贄文書街袖猥沐贈言仰佩鳴
謙之光俯深盱豫之悔恭惟某官見聞彈洽意氣
醇明發而中節謂之和見於眉睫粲然有文以相
接示以肺肝所勉先施之未能更竟微言之難受
某欲還鮮錦懼損爾緘鏘則七襄終乏襦褕之報
臧之十襲永爲篋笥之珍

回新津孫縣丞 庭傑

吟哦公事藍田丞端使然哉觀采風謠益州分故
知之耳有勤迂額更帶篇辭恭惟某官齊子武之
家犍叔敖之背枕流漱石尚有典刑擲地作金聲
然文采淹回貳令之壁鏗鏘千室之弦有怜井州

之迎巳孤竹馬安得祁山之出能辨木牛或錫之鞶願還此筯十鍾一石自昔固病於西南三令五申須君更教其左右若爲委翰頗似過情某已控需章鈞還節傳承風駕之命弗敢與聞補晚賦之章願安承教

内閣文庫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五

簿

通寧鄉蔡主簿 做說 交代

望僕躔於淮海知敬儒先問遭道於洞庭偶從誤後貂不足而狗續鴻高舉而燕來及未洽任可無執訊恭惟某官負材鴻碩蓄學駿厖中郎典刑曉亦宜於東觀客卿富貴久盍見於西秦吾道非耶公等安在跨揚州之鶴安得自高壓湘水之蛟能令公喜方今漢庭之老用矣敢問吳會之意何如某志大心勞材疏意拙一科不補欲釣鰲而未能五技易窮覺屠龍之無用所賴鸞鳳之先戒棲枳何如無謂牛羊之下來求芻而止尚托子孫之契欲窮師友之源向來一瓣曾南豐苦難並世安知四海習鑿齒不勝讀書

代回上高劉簿 呂詩

衆賢雖還共騰薦士之章老子婆娑切與挂名之寵無可謝者安用文之恭惟某官節抱秋竿詞擒春藻諸公評論謂當策足於要津何物簿書欲使擡頭於矮屋人爭送上我亦謙旁引重鼎兮不程問大鈞而未答某挽士不寸宜休者三遺我雙鯉

魚以虛取動渠之辱漸階搴振鷺頒無忘酬正之歸

回江夏范主簿 之損

蚤就棘棲榮趨瓜戍漢之廣江之求古稱夏口之雄簿如絲訟如麋今敢秋毫之隱方閻賛喜巳休飛牋恭惟某官翰墨功名墳莊學問一門叔父慨然孟博之登車十萬甲兵喜為幼度而折援頓就銓曹之調俯從簿正之供雖為米難為兄正觀競秀能令喜能令怒行即蜚英會躡翻鵷鷺之洲見倚頼巨鰲之釣其一寒寡與三碁投閑頃者綴文石之班不堪教胄今兹佐武岡之治正恐負丞所忻楚服之同尚切晉波之及修西門種柳之課君必勉之尋南嶽煨芋之禪我之懷矣

回綏寧譚簿尉 戊子

老驥垂頭有愧治中之展名駒策足不孤簿正之供幸游從諸父之間有綢疊同僚之好恭惟某官奕由世濟仕本學優乃翁知國如知兵手板無奢黄之失它日聞詩又聞禮心印得清白之傳寧嫌矮屋之卑會即高門之亢某再叨半刺不羨棲飛士安得自高儻可諸比鄰而與恭余方有公事亦

當破崖岸而為文

回武岡黄主簿 海

深叢見孤羆曾聽阿房之讀遠方遺僕鯉來司臨邑之曹可謂聞音而發然抑訝何見之晚也恭惟某官源委深厚波瀾老成穎川第一之功固起甚廉之簿江夏無雙之學盍觀未見之書暫須矮屋以擡頭即快要津之策足某因功教冑承乏佐州龔丞尚可送迎儻或免督郵之逐短簿能令喜怒何幸同君子之僚

回蔣主簿 時懋

雖伏郡丞自笑廣文之何用鶯棲簿領渠云高士之不為閒須及瓜之期尚請拔薤之教恭惟某官掞材有裕善學不貲黔山之嶺夙負權奇之質湘水如舞聊攄會計之材行即飛騰翩儀華膴某卧雲巳幸分月何為靡有他長友其士之仁者能令公喜忠焉能勿誨乎

代回廬陵嚴簿 卅明

老夫耄矣不堪再鼓之衰主簿何如猶致一牋之賀恐孤厚意聊具報章恭惟某官瓜分鈞瀨之清文似漆園之壯驊騮開道會即秣天山之禾鸞鳳

冲霄姑少棲人間之枳交章載路增秩匪朝贈我
明月珠可見多時之歎弄乞君飛霞珮會看萬里
之頡頏某高卧北窻却遮西日軟紅可厭敢長戀
屬車之塵堅白爭鳴惟欲擬楇梧而瞑謀歸決矣
因謝及之

代回吳主簿盥

昭誣辨謗方欲賀君比事屬辭何爲至我恭惟某
官居官能大遇事直前象有齒以焚身古今如此
鼠無牙而速訟事理固然幸疑似之既明將功名
之自致暫蹶霜蹄未爲失何必尤人勿謼涅坑乃

良規預觀進德

代回永豐洪簿偕

尋陶潛之丘壑方此息交托孫寶之比隣惠然執
訊頃有復也何以報之恭惟某官地望穹華人門
炳蔚故國非喬木信有典刑用人如積薪寧分先
後暫勾朱之遊戲佇薦墨之飛騰某已乞垂車殆
難推轂儻有可乘之間詎敢蔽賢設或未同而言
則懼辱命

代回崇仁黄簿元

告移文之猿鶴方此投林訪奉詔之鳳凰居然棲

枳先勸下問良殷高情恭惟某官家學深純天才
霄敏誦詩三百已多識草木之名下筆五行遂得
雋蓬萊之殿乃屈丹鉛之點暫爲朱墨之勾聊復
培鵬行且展驥某抗章納稼望寵剖符賦張衡之
歸田便堪税駕聞孫寶之祭竈尤幸卜鄰

回范主簿

君子實爲我心未遑走謁主簿能令公喜猥辱飛
牋既勞十部之臨敢廢七襄之報恭惟某官器姿
瓌碩學問醇明胷中十萬之甲兵吐爲筆陣硯重
三千之禮樂俯拾儒科便應策足於要津底用擡

頭於矮屋兩府以孫寶爲可如彼斯何百里非伉
覽所棲自此升矣某偶集燕幕例拜魚書遺我瑤
織成欲卷還而不敢報之青玉案愧管度之無奇

代回上饒趙簿汝棣

老夫耄矣陸華玉堆之工鄉人好之委重雙魚之
素伏惟某官學優而仕業稱其家邑大民殷無憚勾
朱之冗政成事舉會觀薦墨之飛有隣龍鍾之共
鳩僝某偶然叟屢甚矣濫巾已再具致休之章期
於得請行重尋邂逅之願茲不瀆辭

回武岡何簿尉

強顏貳郡慚非典午之材箝尾爲僚喜有同寅之幸曾修辭之末敏辱垂問之相先恭惟某官精神五兵肝膽一劍積月書於右序已播英聲奏天對於左廬更登峻級方西北二邊之未靖何東南一尉之足淹行矣章交亟其王覲某無能教胄願使轉承自雙魚得尺素書良動垂念從一騎踔五百里即遂承頫忻幸良深敷宣罔旣

回靈泉李主簿

君子之居是邦未皇進謁它人不如同姓先辱陳牋旣感臨存亦深訟愧恭惟某官隆山望族隴右名家飛將軍之功名寧論妄校謫仙人之苗裔願落夜郎進士論定而官之公等何見之晚也暫且出朱而入墨猶堪紆紫以懷黄某有幸識賢特勤委贄置一盂之水正有望於吾宗麥三刀於梁初何關於我輩

回長沙蕭主簿

歌鹿鳴而勸駕叨預旁觀聞鵬化之回程已違旅賀有高陳誼猶念故侯恭惟某官挺秀楚材效珍嶽貢頃觀與義洞明呂辟之三千固擬大庭當權蕭何於第一龜果登於前列鸞暫栖於卑棲長沙不足回旋會計而已短簿能令喜怒騰踏在茲惟是資水之淵源寥乎曲江之姓字閱卅三紀闕郡一人進士業於進士同若爲愛助天下寶爲天下惜當自激昂某叨守三榮將書一考已進南嶽香火之請或可言旋儻過東園山水之亭更希勿毁

回新威遠蕭主簿 與櫺

鳳凰千仞不辭棲棘之卑鯉魚尺書見報成瓜之及良高陳誼復娓過情伏准某官卓爾不羣飄然無敵心潛寶兆富金淵玉海之藏句滿錦囊多篆鼎風檣之作旣儒科之峻擢何簿領之足淹綾臺擡頭聊復爾耳要津策足由是而之某久於知名行矣聯事取青嬿白愧修報之弗工入墨出朱惟疾驅之是望

回新盤石曹主簿

開驊騮之道萬馬皆瘖飛鸞鳳之驂一夔亦足未皇候氣先辱修辭恭惟某官履行醇明風猷凝遠吐天葩而技俗拾地芥以決科齒清如冰豈羨景宗之茹鼓學至於海方觀子建之波瀾俯從簿正之供寄近里仁之美能令公喜公怒直爲假館之謀爾有嘉謀嘉猷又恐趣裝之入某欣聞還舍未

遑欵門諸侯不臣寓公無曰一壓之頗受進士於
吾同業尚須尊酒以細論

回趙主簿

伏蒙拄顧見昇屬辭備知家學之淵源仍見詞場之根柢繼沈侯之八詠詠有祖風吟趙嘏之一聯肯孤宗派但深藏感曷既報酬

回任主簿 三場

欲見組纓取琴尚疑於將命非來綠綺彈琴足想於成聲望發未先鳴謙何厚恭惟某官諸任望族四蜀名家鄉老使興賢能久應定爵主簿能令喜怒曉乃栖鸞為屬聞纓風木之悲未敢于水蕹之教祿蒙扶葺饗之餓乃學協心推纓冠被髮之仁可占用世朝祥既御暮召何疑某方欲欵門已勸命駕發榮殆不可復敢更希馮婦之下車治齊問所以安或可延盍公而避舍

回榮德馬主簿 奇之 應靈趙主簿 綸

一麾出守慚非牧御之才同官為僚正藉老成之助有來下問稔切高情伏惟某官腹溢儒書氣吞晚輩倚賴臣鰲之釣時來為之低回祥鳳之棲公等安在諒奏勾朱之最即遄薦墨之飛某自笑倦

游何堪共理友其士之仁者行即盍簪忠焉能勿誨乎更希倒廩其為傾後罔既數宣

回汶川文主簿

聞覲省之歸未遑一詣辱臨存之寵仍昇屬辭得非所蒙顏竊有後恭惟某官學優而仕德世其家賁不華之學顏雖淹衆論龍其好古而篤論自有祖風少屈鸞栖行看鶚化某濫膺郡寄幸托士鄉將因其嫌乎將諱其姓乎固非所望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愧莫之酬

回長江李主簿

出幕圖功詎堪再辱分符非據恐負三榮所幸在賢者之邦或可冀忠焉之誨恭惟某官學探聖處學窮明時灶史五千言潛心有素鄴侯三萬軸載腹不遺顧薄蓬萊暫栖枳棘王珣能令公喜不足為欣孫寶安得自高聊復爾耳某濫守和義蓋擇里仁無以我公歸方便解疑塵之搨事其大夫賢者惠之止水之盂

曾回簿尉監當已下

不願封侯已快盍簪之胭既見君子又勸銜袖之文感煖於布帛之言之報以禮諭之語徒知十襲

莫效七襄

回趙主簿

頂戴登科記知一日之成名跪讀尺素書喜同年之有子既高陳誼又恥過情恭惟某官賦擅凌雲文成翻水能吟青玉案學素裕於鯉庭甫縱黃金羈名果聯於鴈塔暫棲枳棘即上蓬萊某辱託通家過勤委贄憶曲江杏花之會陪野鶴於末仙尋平羌江水之流幸海鯨之有種

回崇仁趙主簿

閩公子之翩翩受廛良幸遂使臣之靡靡返室有期將遂識賢預深引領恭惟某官負材開敏迪德恍恂名千里之駒早騰燕譽振九苞之鳳迄對龍光便當遡紫以凌青顧毋出朱而入墨會膺勢表逕遷鴛行某將指雲墀傾心日下一萷習主簿合應勝於讀書獨羨鄭廣文尚從容於歸賦其爲欣幸罔既編摩

尉

通寧鄉李縣尉 尚

一行作吏忝竊鬼以媚飢同官爲僚禱尉仙而徼福可無箋記先布姓名恭惟某官機量浚明風猷膚敏千里之馬騏驥顧伏鹽車九罭之魚鱒魴合登廟鼎纖纖赤墀之志匆匆采棒之行茅舍之聽雞聲孰非王事花村之無犬吠即是民庸人憐横水之孤舟誰識倚天之長劍秉除必爾翹跂俟之某不自力田輙謀耕祿家貧親老誠有待於斗升官小職輕亦欲伸其尺寸然平生之短朱墨須寮友之助册青儻念卑棲難倚制鼇之鈎猶能拍浪請陪射鴨之弓

通寧鄉陳縣尉 愷

我爲祭竈之謀惟鄰是卜公有折腰之役及爾同寮聞五緎之鼎來盍尺箋之預附恭惟某官潛心畜李斂手決科文石陛高定抱南昌之憤青宮翁送暫爲東野之酸孤定歷於草中蛟何爲乎水裔某效蠜白戰失步朱勾所至賈胡額早酬於一識不知仙吏竟尚隔於幾塵

回武岡東尉

東膠退士合佐黔中北部英游宜留洛下頠訪湘纍之悴不弊溧尉之酸恭惟某官材調崇弦器資果毅久游雙字夙閑龍豹之韜李敵萬人足奪貔貅之氣宜策勳於榆塞頠試步於竹弓繞黃山穿昆明會當奏揚雄之賦涉赤墀登文石不徒上梅福之書某自分駑庸甘心雌伏別駕始可展足豈其然乎同寮敢不盡心乃所望耳

代回湘潭游尉 林

青鞋左計又迷京洛之塵繡段右牋可認瀟湘之故誰能執熱此不聽氷恭惟某官胄出清門源流正李單傳伊洛寧志厥祖之典刑平視莊騷盍勉乃翁之文字得解牛於肯綮失射鴨之酸寒行矣交章從而增秩某重尋故步真是陳人懷鉛天一餉之榮且然聊爾追汗漫九垓之約行或使之

代回崇仁舒尉 君拙

識中散於雞羣夙有通家之好懷少傅之鵠峙未諳識面之期飛牋惠然佩意厚甚恭惟某官冠裳閥閱詩禮典刑無忌即劉牢之甥風流是似鄭公乃魏暮之祖氣象如存綵棒所臨綠林其遁佇公侯之必復豈州縣之徒勞某正爾借交偶然浪出北山馳驛儻無俗駕之勤移東野回頭猶及射堂之着句

回舒縣尉

再書美最陪賀孫以未能十部華牋感鳴謙之先辱榮於藏去愧在暗投恭惟某官疏通之才屑斂於李南昌小隱自當登文石之塗東野壯圖誰可任通家之禮顧少安之無謀孰云多而不揚某芻狗已陳露螢不暖交其士之仁者敢隱於言今者人謂斯何恐孤此意更容見可續得表微

回通山廖尉 士通

逢矢之生厚甚臨存之寵爪期而往先之謙茹之光似顛倒於衣裳亦輪囷於肝膽恭惟某官美由世濟才應時須抱璧中科斗之文人無能識對殿上龍蛇之影日獨未斜顧爲東野之酸小作南昌之隱顒俟時乎將刈正安結綠之委虵既識路又疾驅忽報飛黃之騰踏勉爲親屈剩了兒癡某已拜散人足休餘日或出或處漸爲儁軌之踈惟孝惟忠敢置祝規之敬

回錢唐張尉

屢薦入官明公淹矣一官禦寇前輩願之愧執訊之不先辱屬辭之見及恭惟某官珪璋之質藻火其文誦三篋之亡書深於汲古授一編之秘略盡以濟時顧尋東野之酸來主西湖之勝弓刀閑暇聊暫爲平地之僊文字芳鮮行即入明經之佛某濫巾幾幕投袂吏塵雙魚書之臨極承厚意九牛毛之冗聊具報章

代回武進黄尉 大中

曳履罔功我二宜去飛牋見問君獨賢勞恭惟某官早決儒科晚游吏役願登文石豈無梅福之書

猶抱竹弓小著孟郊之句有勤魚素見勞雄工某自揣頭顱難司喉舌已控挂冠之請閒命即行敢因授簡之歸占辭奉報

回善化黄尉

習委吏之會計正爾卑棲聞飛仙之遨遊超然高隱方圖執訊先辱飛牋恭惟某官文獻名流典刑勝士爲公室輔家夙近於魁三有伯父風學諒求於已百顧紆塗轍小試弓刀河西之尉淒涼不常厥邑湖南之地清絶幸疾其驅行即交章亟膺剡辟某冥心祭竈迫命代厨短主簿髯參軍總無關

於喜怒殞落英飲墜露願同廣於離騷

回新威遠王縣尉 癸之

題千佛之經夙聞秀望試五采之棒似屈長材有來委翰之勤良動得朋之喜恭惟某官天葩摛藻地芥拾科頌聖主之得賢定是雲仍之派移忠臣而爲孝固諳風土之宜若爲翰墨之材肯就弓刀之役月明靜夜應無犬吠之聲雲入古廳小寓燕巢之舍東野寧淹於射鴨南昌會見於參鸞某濫守郡符幸聯王事瓊玖匪報永以爲好也聊飭魚緘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惟占騎氣

回新榮德鄂縣尉 光昨

效官錦里昔未識賢乘障斗州今將聯事鳴謙委況擊節拜嘉伏惟某官摛藻天葩決科地芥待公車之詔誰明東鄂之賢涉文石之途還作南昌之隱顧慙陋邑恐負英躔然代公實發軔於通泉至尚父亦奮身於長史繼其風烈將在雲仍無嫌射鴨之弓即引穿鵰之箭某出幕十暑試郡一寒同傢敢不盡心必蒙愛助一官願爲禦寇更幸疾驅

回新應靈趙縣尉 与櫶

一門父子謂皆分唐叔之珪五色神仙顧少屈趙

家之玉有來委翰知可得朋恭惟某官千里名駒九苞威鳳宗室隨二千石飽聞議論之高文章長萬丈光坐想垠崖之谿況已摩空而奏賦不難趾美以決科何爲渭北清新之材乃屈河西凄涼之職吟竹弓之射姑呂東野之詩登文石之塗即上南昌之蹤某舊交中壘今見休侯正望弓刀帖鼠竊狗偷之警却從筆硯窺蛇神牛鬼之奇

回新資陽曹縣尉

趣曹裝而東上莫企風帆試梅隱以西還未聆星表方規賀謁已沐贄牋伏惟某官學有家傳文爲

國緯偉然九尺之幹輔以八斗之材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久宜脫穎公等安在何見晚也今始奪袍折腰暫就於河西入幕即空於冀北某濫玆假守幸可借交以公歸兮正望發棠之惠無吾以也更希拔薤之規

回新遂寧長江張縣尉

瞻海上之槎恨差池於八月取圯下之履望傳授之一編袖牋臨之展卷愧甚恭惟某官負材孔碩蓄學不貲英英脩月之文飄飄凌雲之賦朝華本高於夕秀夙知乃墜於暮成入對大庭良負誦書之三篋出次遠關尚賢不調之十年況長江素委之詩人豈市門可淹於仙吏暫返輕舟於吳會即歸大老於周家某甫欲款門先蒙命駕以霸陵李將軍之老儻不見呵則天上張公子之賢敢忘加敬

回王縣尉呂大

訪南榮之隱曾懷太守之章宣北部之威正藉少公之捧有來委翰良切愜情恭惟某官科級高華器能磨敏試竹弓之射不辭東野之酸寒登文石之塗行繼南昌之譏直功名之會磨礪以須某出幕星終得州斗大耳鮮勿撓固當謹庭戶之脩吠

大不驚是則藉弓刀之助

回秦縣尉謝差校正九韶

善繼人志當爲黃素之校讎肯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勘表微愧甚蒼巧可乎恭惟某官心夷而志崇齒新而意宿試劒馳馬早欲範王良之驅游刃解牛今將進庖丁之道綵捧行施於北部青氈會憶於西崑今開萬卷餘義理在文辭之表端能幾字正始終有條理之科所望遠來之朋共成相觀之善卿自用卿法在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人患爲人師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七

監官

監鄂州大軍向士芳

五[illegible]誤凝儀魚尺素良認故情恭惟某官貴出高華才猷秀整所謂故國世舊不盡有與刑不知公子是監倉誰相料理無[illegible]培風某冈功雲司攝長水部血氣既衰[illegible]敢志耶田園將蕪胡不歸兆足行矣

回向監倉

老我吾閑盤分丈二之組故人委重遠貽咫尺之書尚擔報之搖毫染黃恭惟某官象賢爲奕葉之飛騰大耐官職之餘暫司倉粟小試山林之父遂及戍瓜駕賢業而心馳佇薦書之交上某更勤來問仍貴騎辭腐於力弱於才無能爲役問則告疑則辨敢愛乎言

回宣城劉監稅

趣識征之期仕未能信講交承之好禮辱相先既登受之未安欲捲還而不敢藏惟深於七襲報敢廢於十襄恭惟某官學本家傳美由世濟漸漬更生之志節博以羣書英英夢得之詞章雄於一代顧從三語之掾復甘再轉之丞勇冠葛井之神仙遂作宣州之宿客左右望而罔市爲政在人化貨賄掌其征廛生財有道迄參幕畫之贊藩條馬也守閭雖少淹於歲月鳳焉集閣即徑上於雲霄某聞詩於庭千祿以門抱關非恥方浪爲鐵棘之謀得闕正貽敢蹴冀及瓜之代藉使承竹馬之棄亦未得蕉鹿之真敢圖墓隸之臨許論子孫之契去之日如始至知來者之蒙成舊之政必告新敢因之而請益

回郴縣侯監稅

無隴西李博之材濫荷某薦寔有夷門侯嬴之智亦羈抱關忝贊相先報章敢後恭惟某官學卑衆楚家近三蘇衣裳袖荷難冀希覓之氣筆摘玄章漫爲拓落之官暫屈閑散聊從吏隱行漢庭之用老從吳市以登仙某未洗袴褶辱枉車轍載拔鄙翰有言何至於失人儻擾郵筒無酒或苦於酤我

回高監稅李廵檢

區區薦士盡採公言疊疊陳戚何勤私謝所賴徼昂於事業庶無孤負於品題報不成章言不盡意

回江監酒

名門諸彦夙祈投分之多計幕一時茲有爲賓之幸欲脩辭而不敏愧執訊之相先恭惟某官材本家傳美由世濟英辭何馬秀子弟芝蘭之階喜邑乘龍隱王孫芙蓉之裕尚何事麴蘖之託居然營糟粕之餘郎君可是管庫人聊復爾耳碧香竊比主家釀將有望焉苟無平原督郵之嘲會博涼州刺史之任某自安飲水敢望吸醽交公瑾如醉醇將從今始爲穆生設醴酒幸勿我忘

回李監酒 景初

元辛之號重光天回西顧剛卯之稱單閼日麗東

迎亨在泰通祥因稽考恭惟某官清材茂達敏識規圓吞聲絕瑕彌登旦評之望書旗疾伎行登元會昱之班諒對於黃頷兜之交益介食蛤蟆龜之壽某尚稽賀牘過辱頌言尚可歸田正有望土生之送不堪立仗詎肯希攊馬之喧

回新滎州史監酒 李俛

鳳凰千仞昔聞將下而復飛鯉魚尺書今見肯來之甚裏有勤委贄敢廢報章伏惟某官胄出典刑家傳忠烈振振公姓不肯附黃閣之家挺挺祖風殆欲伏青蒲之節謂立登於膴仕顧小隱於步兵惟是三榮之陋哉詎堪再辱於賢者改邑不改井竟困井邊有民此有財不勝財竭所謂蝟頭之入全仰犢鼻之酤郎君可是管庫人聊復爾耳先生未出莊酒國幸疾驅之某尚耳強顏真成厲尾一郡之政守與酒因利利之衆人皆醉我獨醒執事事也

回史監酒 文舒

同官爲寮轍剡公車之牘薦賢報國豈收私室之恩一謙之揚三復以愧恭惟某官美由世濟材應時須舉瓢而酌天㧞更觀遠業明經而拾地芥行

決魏科將猶錐之處囊中何止羅而致幕下某每勤婉畫良覺賢勞推轂有味其言式稽于衆引鼎不程其力姑見此心

回新滎州家監酒 民獻

某乏蒲甸之博郎既竭吾才累糟粕以發其蒙徒得君重顧念步兵隱嗣宗之職何勤天王使宋父之來恭惟某官業精于勤學優則仕族庖之刀有餘刃爭自致於功名良弓之子必爲箕諒夙精於詩禮少時嘗讀醉鄉記郎君可是管庫人惟此三榮之窮仰於一醉之富盲且多多且盲嘗辨聖賢私

勝公公勝私在權子毋惟尊不空而客常滿則人
皆醉而我獨醒引勝地於一盃趣朝天於三斗某
啜醨何有罰酎是憂爾來三月寔無盞不堪寡勸
破除萬事何過酒切幸疾驅

回周監酒 孝變

叨恩試郡正懼曠瘝聯事爲寮幸逢名勝愧陳箋
之不敏辱垂問之相先伏惟某官抱負恢宏典刑
廬碩暫屈糟丘之隱小試清醇諒知酒誥之篇益
加醲郁佇階騰踏即踐高華某老矣倦游冒焉遠
戍對此海而挺私釀免俗未能交公瑾如飲醇醪

同寅是望其爲傾倒既敷陳

回榮州呂監酒 逢年

守榮懃之徼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游叨詳試有
勤下問益仞高情恭惟某官學有家傳材高世濟
故國非喬木之謂蓋有箕裘惠風沁崇蘭之光有
華階厚會即登於玉筍式並美於金屏某前者爲
僚茲焉改戍猶冢獎借及於芻狗之陳要是飄流
念在尊罏之熟

回監叙州茶帛庫張 世彔

海上八月之仙槎昔幸逢於博望山下十年之老
石今再遇於穀城淒其一夢之驚愧此尺箋之既
恭惟某官風標靖重器識端溫近世名卿疇若乃
翁之清介當家學定存是以之典刑紆餘入幕
之賓協相摘山之畫春風嘗草承燕喜之慈顏秋
露蘭芽已蟬聯於官牒佇觀濟美還入旁招某叨
領暮願獲迎鶴首見名駒之汗血良慰故情懷野
鶴於未仙還恭往事

回趙舡場 必孚

巨川作楫夙知家學之高野水橫舟謾借時材之
重袖長袂而見昇搔短髮以懷慚恭惟某官籍甚

宗英蔚然相種若射有志已穿鵰鶚於西風其釣
維何行制鯨魚於東海顧屈其裘之學暫司芻菽
之工當斧斤閒暇之時聊聽數聲之鶴唳收文字
芳鮮之績即看萬斛之龍驤某以異恭非材濫巾有
覷登天而攀蜀道昔逢峽水之倒流航海而溯斗
門今覺村槎之逆上幸古聞之一見及異事而同
寮胡越協心何況不殊於臭味匙台齊色尚期勉
繼於芳馨

回新添差趙監押

懦緩無庸濫分郡符戎昭且整將符宗英貽書粲

然陳誼厚其文有勤於四六感益倍於尋常恭惟某官胄出文昭學深武略振振麟定凰高趾角之仁肅肅兔罝合任腹心之選以斗州之甚褊辱天族之肯來枹鼓不驚藩維自壯某獲叨聯事將幸分憂衆閭里之姦邪願無犬吠冠宗室之議論庶數無談

回龍監嶽 良臣

懷湘西之清來隱城邑之上聞楚龍之潔實在邦域之中方圖抵箋已沐汪記恭惟某官器資膚敏業擅端方清派炳衡嶽之靈忠信挺巫峰之秀學

歐陽子端是百年能幾見之人師昌黎公頗有四舉乃一得之歎謂高登於雲路乃勇退於急流游奉真祠益敦雅操寧與騏驥將與雞鶩爭從考澗之槃小不飛蛾大不鯨鯢可見在山之潤紅藥猶堪於傍砌青蒲會報於果輪某拙不痛人猶弁諸生誨諸生於館下以冗見治試別駕於治中何卑敢憚正擬編蒲之暇敬求掞筵之規居是邦事其大夫願依賢者舉進士吾爲同業能勿誨乎

回史監廟 龜

十年出宰濫分和義之麾千室鳴絃將觸依仁之益未皇汪記先沐藂牋恭惟某官行無瑕玼學有源委儒林發藻不難地芥之收簿領擇棲行踐天衢之直某立朝無補采障非材火兩船之生巾真成妖夢水一盂而窺户更望忠規謂非遐占謝惟略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七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八

學職

謝永州鄭學諭

一聽跫聲已喜似人之見戴拔手畢更欽傳我之文得非所蒙願竊有後恭惟某官學探聖賢秀出愚溪窮司農之經諒皆殫洽客廣文之舍大似淹回佇郎摘髭亟其奮翼某不能教胄有負轉丞儒簿書獄訟之餘其交以道則道德性命之理當誦所聞

謝張學諭 元之

吟墻竹之公事自分龍丞閻泮林之好音還成伎癢亟裁四六就謝萬分恭惟某人氣韻淑均風猷清敏尋西塞桃花之鱖豈其河鯉之遠思東吳蓴菜之鱸行矣溟鯤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贅即觀鄉賦之接尤某聊爾治中奚勞賀上癯何如昔已無可取之楷模籍也拋能尚可相從於閭里

回唐學録 淵

題輿非據豬紙尾以何心街袖見貽羨筆頭之有口一謙厚甚三復悚然恭惟某官清挹眺蘭秀分緋藻家開蜀道訪餘擬又之風勤讀楚詞定出選遥之胄佇帝庭之大對豈鄉校之久淹某教胄無庸負丞有覥露繫天將有欺南嶽之鳳鳴澗愧林慚但覺北山之鶴怨

回吳學正 廣龍

洸塵土之袍未皇請益拔月露之牘良佩鳴謙藏以爲榮報於何有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天韻淑均炳扶輿磅礴之靈富詰屈聱牙之學生九辯九歌之地豈自隔於脩門挾八克之能將能將差強於敵國四六且工於駢儷三千足想於縱横某有辛依仁過勤秀贊故將軍之雌伏難言李廣之無雙新進士之龍飛惟視吳公之第一

回卓學諭 道

聞凌雲之作方幸友仁拜明月之投更高陳義不知所報藏去爲榮恭惟某官秀出閩中僑游鄒横經重席方依夫子之宮墻問舍求田豈爲王孫之僮客佇摘髭於名第即策足於要律某教胄無庸有丞何筭揚脩有智但欽絶妙之受辛韓子非才頗覺長慙於典午

回寧鄉魏學賓

抗塵縣掾眞成拓落之官引領黌庠知有者明之

彦禾瞻文席先沐尺書恭惟某官漢相雲仍鄭公風烈北多良馬老伏櫪之駿尾南有嘉魚秩賓筵之燕衎正爾廩人之繼粟何如天子之執幾行纍蒲輪即空蕙帳某盍請鄰而祭竈顧越俎以代庖禮貌衰則去之友其士之仁者會討當而已矣忠焉能勿誨乎

回魏教諭 得一

旅進接辭未皇款曲謙撝委贄備仞勤渠所慙揭然之贄有孤厚甚之意恭惟某官故家古汴久客都梁渾渾無涯窮虞夏商周之奧義挺挺有烈願皐夔稷契之良臣聯膺氷漕之計偕盍對天堦之親策暫留鷄泮行奮鵬溟某教冑非材負丞知愧友其士之仁者蓋有望於名邦忠焉能勿誨乎詎敢當於溢美

回彭學賓 居仁

觀國之賓顧忍習鄉之齒愛人以德何勤博我之文一謙惠然三復感甚恭惟某官夙充嶽貢見謂楚材子佩明經詎肯受安昌之薦鶚鏗好古祗欲為孔子之徒行將拾芥之科寧久采芹之客某自慚衰落更愧名浮憂則違之賴不失黔中之上佐士之仁者當或憐澤畔之大夫

回朱齋長

茲蒙謙巽又復賁臨退而歌鹿鳴之三何止重車渠之百蟾枝鵬路所有更以贈君燕夏鶯喬此言何為至我

回趙省元 易學諭

茲承纏穫寵臨鳴謙垂賁柳子之業甚淺未見可師李翺之問何恭恐孤求益伏惟某官器函趙璧學貫義圖家人則有嚴君觀復不遠主器莫若長子幹蠱奚先惟精研三聖之書且博究九師之傳鴻漸之為儀可必鶴鳴之好爵何逃某屯蹇餘生乾坤長物相從講朋友之兌不亦悅乎然有非頰舌之咸所能宣者

回宋直學 學諭 侯貢士 友德 史掌儀 建

楊贊講 大介

宗西漢之文詞未皇請益祖東坡之翰墨猥辱鳴謙所願就有道而正焉敢恨何相見之晚也恭惟某官岷峨山立江漢淵澄晏如揚雄固已度越於諸子飄然李白詎容流落於六丁無志澤豹以培鵬會即騰蛟而起鳳某再鼓愈淡五技已窮嘗聞

蜀都蓋亦兆基於上世思樂泮水尚期克廣於德
心

回泉學職

濯太白之冰壺知卧月花之影磨文饒之璞玉願
聞水雍之規辱秀贄之寵先愧識賢之緩後恭惟
某人炳靈世載文獻老成蚤聞高軒過之吟羅曾
有耀詎意古戰場之讀過眼還迷是宜不見於諸
侯猶辱觀過於吾黨九萬里風斯下願培鵬路之
程三千字日未斜即對龍墀之影某茲蒙投璧始
悟遺珠有司以公不以情且相同於采藻於我無
德亦無怨願更草於凌雲

進士

回李校正

息肩篤爾未遂見賢摳履蹵然猥勤委贄退而展
玩悚若感慚恭惟某官作賦摩空成文翻水飄然
太白空望眼於岷峨藉甚仲元輩將名於東惠若
爲將仕之諸當淹行秋之書暫客諸侯無謂道旁
之苦行賓王國即爲席上之珍某得姓偶同卜隣
不敢事其賢者友其仁者足慰遠游愛勿勞乎忠
勿誨乎尚希餘論

代回曾教 炳 世契

故人有子昂然野鶴之標妙語及門副以家雞之
帖恍如喚夢殆不勝情恭惟某人自出清門不爲
俗李接茶山先生之派信有委而有源繼掷陽從
事之賢諒肯堂而肯播有懷父黨見惠客卿共阿
戎談自肯見後生之可畏薦祢衡表孰知餘力之不
任姑記丸苞鳳之祥徐思千里馬之報

代回陳宣教 植 世契

紅蓮綠水談舊事以無人翠竹碧梧喜故人之有
子投文爲惠陳義甚高恭惟某官閥閱芳華典刑
炳蔚塤箎伯仲皆斬然之秀金玉氣質疑小者之

佳早騰吐鳳之詞夙記鳴蟬之賦雖偶遺於世祿會自奮於儒科觀其紙上之辭此豈池中之物柳宗元之記先友牘有人焉山巨源之念遺孤焉知來者某有棣世契幸及英游思不忘久要之言既聞耳矣有可相料理之處願盡心焉

代回廖宣義 慶成

共阿戎談獨未見其父耳作靈光賦果有異於人乎中之雄箋展也厚意恭惟某官清門有奕素孝甚都安在何見晩耶小淹賢業幸哉有子如此足表義方頗聞及瓜已戒行李願念江湖之賜號亦

勤煙霧之勤移想象朝雲已竟鋪張之巧扶持夜燎更勞騎儷之工某無以報瓊重於辟壁靈椿一而仙桂五跂予望之胡琴四而鹿鳴三聊相復也

回章省元

患在為師濫綴虞庠之屬惠而好我獲窺唐律之工恭惟某人詩解人頤句穿月脇金籯一經之季信有家傳蒲帆百尺之風勉為國許某有勤投璧所乏報瓊鄉人之善好之玄遂志其尚白後生焉知來者青正望於出藍

代回孫祕校 暄

薄宦走何邕躐升五雉故人有孫幸忽寄雙魚恭惟某官學業甚均交情未熱重憐瓠落壯不如人矧復蒲凋老當佚我與其佩水蒼而徒爾不如歃山綠而終焉某自揣頭顱難司喉舌未能免俗復叨曳履之榮豈不懷歸已動挂冠之興

代回辛宣教 穰 辨誘

惠以朋箋中之儷語辨先正之誣勁氣凜然叙通家之情高懷厚甚恭惟某人象賢濟美燕譽蜚英李師中之讀書不難擢第王文正之有子猶未沾恩是非以久而明公侯必復其始一生一死詎敢

為翟公之交三沐三熏所望聽韓子之說某緬懷契闊倍有蠱傷吾言之聽者誰歟法當小待子歸而求有餘也願益自強

代回曾祕校 三益

共千里之月猶近半面之期寄五朶之雲仍負隔年之債雖迷於復實感所蒙恭惟某人咳唾成珠弟兄連璧素所蓄積捲湖海之波瀾作為文章繫朝廷之翰墨公等安在吾道非耶某日既薄西星猶拱北邯鄲借枕雖重游廣樂之天神武挂冠行將老菟裘之地如君善頌非我敢知

回蹇叔校

玆家盛服見責長箋吾政何及公言耶深慙溢美是耶友其士仁者尚賴告忠至如社廪之儲尤賴里仁之唱并此叙謝兼布願言

回袁進士

此君將無是乎愧識賢之不早公等何見晚也辱委贄以甚恭景星負先覩之懷明月重暗投之恨恭惟某人器資凝遠業履端温文章藹家有瞻天葩之吐俊又觀國何難地芥之收始疑泄柳之閉門今感任棠之出戶某濫分小壘久避正堂聞高論傾枚鄒何嫌末至見刺史即周孔則不敢知

回景省元

所求乎友未能方深訟愧不見諸侯何義始辱臨存有勤委贄之華寧恨盍簪之晚恭惟某人胷蟠義氣腹溢儒書春登孟子之門固妾婦儀秦之學差入子貢之室定奴僕屈宋之騷其在雲仍諒有風烈況已入地官之廐佇亟膺天綱之收某假守非材識賢不早當戶而見龐守既俎豆子避堂而舍盍公無金玉爾

回尋進士

某問隱遯之肥見賢不早採流離之瘠借助良多方圖草具以盍簪遽辱英詞之衒袖伏惟某官才高時輩譽藹月評不見諸侯若小然方踰垣而閉戶爲食於路待餓者乃被髮以纓冠思飢諒切於已飢獨樂孰如於衆樂彼或以鄭國而爲壑此獨恥匹夫之納溝相友助相扶持得人焉耳無衆寡無小大易地則然某假守蒙成強顔逃責既見君子已忻慰趯趯之螽爰及矜人要共念嗷嗷之鴈

回蘇叔校 榮祖

九州四海知有百年幾見之家五兩半通偶在一翁二季之里世濟其美吾見其孫恭惟某人規矩高曾淵源師友黃樓一河水親承宗派之傳青松三萬栽更覺孫枝之茂佇用元祐之學入對蓬萊之宮某爲長於斯得人焉耳誇歌今五詎能及廉叔之暮來樓近古三儻肯爲黎侯而晚賦

回蘇叔校 烝

孤雲落照敢言歌樂職之聲名山大川疑尚有英靈之氣在賢者識其大者惟有之是以似之恭惟某人學有家傳文必已出不作人間煙火之語宜在天上雲霧之窻遥遥賈誼之有嘉挺挺魏謩之

似諸子弟何須人事兒郎自有家風力行所知不
聞亦式某竭來假守獲識真儒松聲聞十里之風
幸同臭味蓮本置一盂之水更望箴規

回蘇貢士 辰之 下第

童而挾策莫非誦眉山之書老矣懷章乃獲守通
德之里未皇下揭先辱踵門恭惟某人學有宮庭
詞爲枝葉承老翁青松之植擅幼婦黄絹之才平
時設說古戰場豈料還迷於五色歸家但草凌雲
賦會將拔出於一頭某正愧遺賢頗勤委贄貧家
見珠貝真成貿眩晃之羞使君洗樽罍行欲致荒
唐之謝

回孫省元 和之

吟風弄月之歸未皇請益裁霧縫雲之作猥辱擊
蒙嘉獨賞音仍拜手畢恭惟某人學行之上世載
其英古稱閉户之先生豈其苗裔近耻呈身之御
史殆有典刑久江湖魏闕之遊識伯傳之泒
知其主信其客必窮游夏之淵源加其高言其光
詎止御雲之黼黻某未皇避舍摳辱踵門之頌薰
南豐之香願觀卒業幅巾援東坡之冑歸得之言

賀正

賀嗣秀王 師揆 正

斗柄龍角又當羲仲之春雲浦兔園請賦梁王之
壽恭惟某官宗藩明德政路崇班慶發璿源默膺
璿璣之運寶分玉帶益調玉燭之和宜台鼎尊之
辰某介椿松之祉某愧無善頌可祝長椿慕鄰陽
之裾方規旅進授司馬之簡更佩綸

賀史丞相正 代董制置

鳳紀更端復對戊寅之曆龍躔司次又新甲乙之
司時維元勳坐席胥純嘏恭惟某官勳熙高宗定冊忠簡
帝心以道德而位三公應千載明良之運理陰陽
而遂萬物成十年生聚之功宜誕受於春祺用永
扶於皇極某一違鈞範五見歲華身在西陲阻效
椒觴之祝神馳東閣輒輸竹簡之誠

賀鄭參政 曾樞密正 代董制置

三陽交泰驗正月之始和五福照臨瞻輔星而有
耀宜介簡褒之慶用彰弼亮之功恭惟某官德協
春溫氣排冬凛參贊陶鈞之化增一分照機之柄允釐百工
沉潛帷幄之謀折衝千里宜對青規之旦亟登黄

閣之榮某一自西來五逢朔易旦當萬里未由稱
壽於椒觴蒲曹同心所願垂光於竹帛

賀制置安撫正辛卯

太歳在辛令豫孚於三甲吉日維戊春先撫於五
辰相維玉帳之篝對越璇璣之運恭惟某官川流
厚化山立陽休仁行而春爲青規而闔萬物剛養
其氣轉洪鈞以壽八荒聊賦頑兎追龍蛇之詩更
均蕃蘇叢及魚鳧之福問訊梅邊之味巫催花底之
朝某辱芘陳人尚棲故壘千林有喜同忻捲賀燕
之簾三徑就荒已願返屠羊之肆

賀黄制置正

送赴壑之鱗喜避蛇於劒閣振治兵之甲行歸馬
於華陽啓演車之勞還回午門而愷奏恭惟某官
盛心懿識惠氣威風橫腰下之黄朱作眉間之色
推腹中之赤立爲城上之祥噓師律而泰生播民
和於參寳紅塵書靖不妨圍夜觀之棊紫禁春回
會歸押曉班之仗某又看新曆真是陳人騎火照
山紅遥想元功之壘壯賞瑩嶺界天句何時尊酒以
重論

賀諸司正庚寅　知榮州作

庚寅孟陬六十齡之復見甲子朔旦四五紀之罕
逢其在皇皇之華宜膺簡簡之福恭惟某官德潛
天粹政播民和圓萬物以青規之仁職臨孔惠轉
八荒於洪鈞之氣其泰大來盤既頌於椒花户益
蟠於桃實某得州斗絶觸緒氷寒多且官旨且多
不敢貢茹柴之釀熾而昌昌而熾但知祝椿柏之
祺頌傒惟深數陳罔既

賀曾安撫從龍正

三統肇子運開豐楙之辰萬物出寅律應棣通之
會維時重德茂擁嘏祺恭惟某官得天委和行地
載厚望公如歳使當晝對於延英與物爲春可但
曉行於湘水南人不復反矣東山以公歸兮某投
老黄塵佐州黔鄙願開壽域使無不達之勾萌尚
念荒莊俾預向陽之花木

賀監司正

日月初躔星紀復回於赤奮地天交泰雲墀益播
於青陽時惟六轡之華茂輯百嘉之慶恭惟某官
德諧剛克道配陽休繡斧淑旂暫勸楚鄉之農事
瑶車玉軑還逢湘水之孟陬仁風轉蕙以汎蘭書
類拔茅而連茹某一年黔佐萬斛緇塵破崖岸而

爲文丞詎復敢喧於攊馬瞻原隰之有華使尚祈
出送於土牛

賀總領運使正

歲在元辛承以長生之兎日維吉戊臨于正旦之雞載維四牡之有功定促八鑾之入覲恭惟某官陽休山立大德川流福星臨癸井之墟民無遺便御月代房心之次帝有恩言三陽茅拔以茹連百禄竹苞而松茂某尚樓舊蔭又見新年兩鬢霜濃難望東風之解凍一犂雨足願從南畝以歸耕

賀總領正

陽春肇始是生萬物之輝王人載馳冝序諸侯之上宜介穰穰之福以稱皇皇之華恭惟某官清徹冰壺和鍾玉律錦衣諭蜀傑誓矢之前驅綉斧控荆慰樵蘇之後燮發端於始何福不臻某濫守竹符阻持椒斝木牛坐運送寒寧假於土牛攊馬交喧召見即登於金馬

賀王總領正 鉎

陽春生萬物之輝維其時矣王人序諸侯之上何以予之宜對三陽茂綏百福恭惟某官清標氷峙和氣緩溫給餽江流聊總木牛之運揚鑣天路即

符攊馬之喧某濫守竹符良蒙樾陰太元八十一首又覩須朔之新廣成千二百年請致脩身之祝

賀林總領正 祖洽 代何尚書作

歲統開端茂歲始和之吉王人共命肇迎滋至之休恭惟某官望重持荷功高戰栗三陽謹始時巳進於泰交一札端歸寵益新於渙渥某又看新曆真是陳人道阻且長鈌致椒觴之慶儀圖莫助載馳竿牘之恭

賀安總領正 癸仲

國典待來歲之宜元正啓祚王人序諸侯之上壽

考維祺況峙嶜侯之糗糧均吹安期之瓜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融寒送土牛坐斡木牛之運飽喧攊馬行觀銅馬之降梅放柳舒竹苞松茂總領甚稱上意式副師征朋亡得尚中行共扶泰道某尚蒙戍雪未解漕氷羅穀湟中所願丘山之恭某轉粟天上更宣原隰之皇皇

賀李提刑正 綱

重光單閼載新一歲之元五善六條誕布九重之意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德配春融氣排冬凜儞儀兵衛之書戟出當實漢之繡衣皇皇者

華遣使臣喚起曲肱之夢行且止避御史驄觀直捐之威仁風梅放以柳舒和氣竹苞而松茂某自怜苦李獲棲甘棠我有二天正託故人之庇士更三日尚希舊雨之恩

賀周提刑正 代董侍郎

青帝執規驗三陽之引逹繡衣持斧新六轡之光華諒對端辰益褒純嘏恭惟某官氣鍾溫厚德尚和同苞栩逶遲又逢梅於嶺驛甘棠蔽芾還鞠草於圜犴行有召除亟登要近某周功分閫有幸爲寮對天地交泰之時當馳書頌體官師相規之義正賴協恭

賀提刑正

六螭廻轄日又出於嵎夷四牡載馳春偏行於湘水端陽既逹純嘏其裒恭惟某官稟氣中和與時消息皇華原隰之上暫借平反清切雨露之邊即司獻納某濫陪結綬莫獲稱觴霆聲發榮某髯洲之宿莽星言夙駕願攀纓於扶桑

賀游提刑正 代

九十春光稱霄漢繡衣之立三千夏碎補日月黄道之明時哉泰內之亨天以咸中之慶恭惟某官

皐陶明允世叔討論發白獸之樽尚存諫紙拜碧雞之使暫擁節旄對六龍回日之標奏四牡觀風之最脩麟赴鳌已知久避於長虵召駟追鋒即作朝來之走馬某一寒成雪獨冷漕氷傍有一株儻庇無言之苦李用兼庶獄惟依所茇之甘棠

賀林提舉正 行知 代衛參

六螭御日曆正羲嵎四牡觀風春回楚澤其在皇皇之轡宜聽喤喤之祺恭惟某官政得陽和氣排冬凛周爰咨度使星已驗於回天胡不均弘卿月無勞於閱歲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某濫守竹符阻持椒年斝周一甲極知媿見於葦桃盤薦五辛尚託味同之草木

賀趙提舉正 攺歲 乙酉

春王三朝元加于歲使臣五善帝降之祥諒當道長之辰即副公歸之望恭惟某官小宗繼別大雅不羣氣貫斗牛久欝長庚之焰星回奎壁即吹太乙之燈行將繫麟趾之風詎止詠兎園之雪某忝依擨陰又見桃符喧馬春替固已甘立仗之斥畫雞貼户部更思失旦之鳴

賀薛知府正 師旦 乙酉

乞漿得酒之占歲仍在酉轉璣窺衡之驗斗又建
寅幸惠仁侯水惟多福恭惟某官氣鍾温厚政布
中和有脚陽春早人生五馬之貴細氈擁坐竹河
東三鳳之來暫凝畫戟之香即簇青旗之使某陳
人何用新尹焉依舊綴筍班固已借天街之潤玆
鋤菜把詎敢忘地主之恩

賀趙婺州正 善下

玉律導和氣已諧於葭莩璇源襲慶祿益厚於瓜
綿與國同休哀時多祉恭惟某官飛英宗邸賦政
价藩近尺五之天旂旆有爛方千里之地襦袴已

温其濫綴棗班阻趨戟衛二朝受四海之籍肇歲
上儀八荒轉一氣之鈞竹觀歸袞

賀永州陳守正 晴

戊巳日月之樞氣交離坎子丑天地之紀喜溢乾
坤兇行湘水之春宜有魯人之頌恭惟某官令修
王正政播民和奉寬大書盡解東風之凍反離騷
賦遂開南嶽之雲攝提既正於孟陬耆老爭祈於
萬石某一來黔郡再見青陽德不孤必有鄰願終
垂於擲陰壽維祺介以福愧莫捧於椒花

賀史通判正 偍

歲臨亦奮日月初臨律動青陽地天交泰式對宇
環之慶亟催鳴玉之班恭惟某官和與春融剛排
冬凛大君有命復從司隸寺之平天下無冤行即
報草藥之鞫不但簇青旗之仗又將開白獸之尊
某方竊隣光忽聞召節舉頭而見白日喜君即近
於長安側身而上青天笑我方趨於昧谷

賀黃制機正 憶

天地泰交乘少陽而出震雷霆振旅利長子之師
師外健蓋內順之乎後勁亦中權之助恭惟某官
氣排冬凛德媲春融借召伯以來旬瓊流秬鬯共

阿戎而守歲盤頌椒花人知江夏之無雙我羨西
平之有子某漕臺冰下身在雲邊聲聞于天請以
勉在陰之鶴孫豐於野庶或免我茁之牛

代回畢安撫 再明 正

天運璇璣又屆復端之始春生玉帳載迎善政之
祥恭惟某官豹略沉深虎符靜謐麥苗綠漲挽回
幾千萬户之和柳葉青歸喚起二十四橋之夢三
陽為泰百祿交并某方欲具箋猥勤委翰椒盤啓
節莫賡頌禱之私樺燭朝天願保功名之重

代回程監丞 準卜 正

重來及芳菲笑逢春之白傳誰能更拘束羨守歲
之杜陵三壽作朋百祿是緫恭惟某官以道怡性
未老得閑歷馬盍簪看破塞翁之馬畫雞貼户望
成渚子之雞宜對新年益衰盛福某過勤尺犢更
枉五詩負三宜休悇歸日之已晚况四多懼何善
頌之敢當

代回淮西趙總領不愧正

轉洪鈞之一氣正月始和序王人於諸侯百禄是
總恭惟某官德儀震動道協泰交峙乃樸根坐給
和門之衆分之寳玉行蹤中詔之温駱馬遄歸簪

嶽始振某已投西崦又見東風學舊桃符漸恐門
墻之遠築新沙路莫覩衮綉之來

代回福建趙運使善宣正

行夏之時撫辰熙績孟春之月視履考祥宜有休
祺以勞華使恭惟某官德儀震動道協泰交律轉
東風添旌旗之和氣杓回北斗聽綸綍之新除某
濫綴荷班阻稱椒觴雲鴻江鯉聊紓削犢之私歷
馬林鷄會遂盍簪之願

代回大理趙少卿師石正

發端於始茂迎新至之祥同官爲僚不對咸中之
慶恭惟某官邦之司直民以不冤凍解勾萌漸鞠
圜扉之草日遲棘木益清訟舍之棠宜有天休相
時星聚某濫同秋紀又見春朝有振其馨未遂稱
觴之慶如松之茂敢輸削犢之私

代回趙節使正

曆起丁丑數合太初之元陬正庚寅慶在高陽之
裔裔雍整暇戢穀駢臻恭惟某官大雅不羣在宗
載考詠梁園之雪客至如雲鑿蠡國之氷公歸有
日振振公子嘽嘽春祺某自笑陳人又逢新歲酌
九霞之醑莫陪璚瑒之賓對列仙之圖願介松喬
之壽

代回趙開府師垂正

玉曆授時日始和於象闕金支胙土天益厚於龍
光恭惟某官揆路崇勲宗藩令德棣華韡韡增光
伯仲之聯瓜瓞綿綿纘慶神明之胄宜從穀旦益
衍蕃祥某濫綴荷班阻稱椒觴夏正人統已孚草
木之和周以宗強願介椿松之壽

代回周馬帥虎正

正月始和光轉崇蘭之畹元戎小隊暖生細柳之
營恭惟某官克壯其猶共武之服東風解凍知挾

纘於雲屯北斗回杓即出綸於天陛某濫持荷橐
莫捧椒觴玉漏聲長行或聯於朝著金印斗大願
益懋於勳名

代回建康莊都統松正

歲開端月頓回寒谷之温春入和門益壯長江之
重恭惟某官或昭果毅剛克沈潛千里運籌令肅
蟠花之甲三軍挾纊暖生細柳之營交泰大來在
師中吉某無由叙賀掇辱貽箋草木知其咸名諒
深自愛羣桃攘夫惡氣頓對殊休

代回浙東譙提刑令憲正

青帝執規屆始和之吉繡衣持斧裒滋至之休恭
惟某官澄按日鍛振揚風采刑若俯也以待猾夏
之姦欲並生哉乃見先春之意君侯如此福祿綏
之某濫司白雲猶趨紫禁稱端於始未諧杜老之
壽簪式遄其歸敢後皐陶之拜首

代回江東葉提刑寘正

青帝執規兆三陽之泰繡衣持斧賓百祿之升恭
惟某官德體中和氣鍾温厚勾萌畢出想茂翰於
闓犴揚柳方華應勞旋於牡轡一和所開多祉是
宜某濫綴朝行阻陪賀列雲鴻江鯉輒瀆削牘之

恭攊馬林鷄尤切盍簪之願

代回福建陳提舉鑄正

成晷於午輦新玉曆之頒物蕤平寅賓驗銅儀之
轉維時肯使不對茅奉恭惟某官德稟東和政先
仁恕六條奉漢文司廉察之權七聚維閩咸服清
平之教泰來既驗節召不遐某進旅莫陪鳴謙先
辱送壬午之寒氣願護衣籌喧攊馬之盍簪即迎
詔綍

代回福建張提舉聲遠正

陽春有脚驗正月之始和肆夏升歌甫使臣之拜

善單車所到百祿是遒恭惟某官氣稟沖和詔行
寬大黃堂整暇新美陰於甘棠繡節光華佟新榮
於苞栩有開燕喜會即當遷某廢身於朝莫面以
賀杓攜龍角審占星駕之旋氣轉鴻鈞會看天機
之運

代回常州王宫教遇正

日出嵎夷曆紀孟陬之月春回陽羨祥開刺史之
天恭惟某官德體震方道隨泰長將明振貸之議
猶已飢民奉行寬大之書自今有歲鴻鈞一轉駟
召載馳某久矣凋年見此芳歲變則通通則久願

體君子之四時仁者生生著園茂享太平之五福

代回史安豐 天埸 正

候一氣於葭莩曰爲政歲望八公之草木更與頒春恭惟某官 世濟壯猶躬行仁政地控壽陽之阻莫重安豐天錫固陰之凝已成交泰宜屬始和之吉益臻諸福之祥某 欽承矱端䟽陪旅賀上林鴈過先勤繫帛之書下蔡馬肥頫趂扞城之績

代回魏湖州 大中 正

羲仲授時日已賓於暘谷甸侯宣化春自蒲於苕溪恭惟某官奉寬大之書布中和之政水晶宮冷何資桃梗之禳鸚鵡盃深滿介椿松之祉某已投西崦又見東風皂蓋晝行莫遂稱觴之賀白蘋日莫會覩賜璽之來

代回王寧國 補之 正

三陽底日肇新正月之和五馬須春茂介自天之祐恭惟某官中和布政豈弟宜民椒盤已頌花歲今始有澄江淨如練福莫不增某竊承矱端阻陪旅賀信宣州主人之賢若益傳新榮太翰林客卿之轄然敢伸善禱

代回常台州 建 正

日在營室肇新太史之迎霞起天台茂介元侯之祉恭惟某官布中和之政行寬大之書維斗攜龍表少陽之用事俾民觀象驗正月之始和君子履之天休萃止某退然危閭見此芳辰道阻且長愧長稱於椒頌年年運而往只擬學於桃符

代回林嘉興 正

揆三微於人統既屆始和牧千里之日畿宜褒多祉恭惟某官道符泰長德體震亨賓暘谷之春湖山日得作嘉禾之命朝夕以須某竊承履端莫陪旅賀雙魚中有尺素猥勤桃李之投五馬不受二毛請致椿松之祝

代回史蘄州 正

日賓暘谷曆敬授於堯時天惠仁侯和先驅於楚澤恭惟某官榮分半竹言甜甘棠淮水湯湯扇條風而解凍周原膴膴生麥氣以供晴宜在凝香益褒流祉某濫持荷橐莫捧椒觴邅逪之有歸鴻請馳善頌嘉賡而喧櫪馬佇慶遄歸

代回趙徽州 希遠 正

王正謹始肇新人統之頌侯度承休始自日畿之近恭惟某官奉行寬大宣布中和凍解東風共詠

袴襦之煖杓回北斗茂迎綸綍之温某仰辱先施
未由候賀有椒有飶願備滋至之休如竹如松益
介方來之慶

代回張建昌 嵩 正

正月始和少陽用事諒魯侯之燕喜受周祉之鴻
厖恭惟某官宣布中和奉行寛大東風解凍暫勤
南國之藩宣北斗回杓即接西樞之步武某未由
削牘先修壚祜有椒其馨莫遂飛觴之慶如松之
茂願陪隆棟之休

代回建寧傅大諫 伯成 正

王正紀月肇頌衆魏之和侯度觀時不對龍光之
渥宜褒百禄以應三陽恭惟某官早伏諫蒲出分
符竹陽春布德已行寛大之書肆夏升歌即賡論
思之藴仁賢來止福履綏之某落日在簾浮雲出
岫憶斕柯之邂逅又見東風及焙茗之後先願歸
北闕

代回施温州 棫 正

挾日觀治肇頌正月之和受地視侯不介自天之
祐恭惟某官良二千石福十万家將明寛大之書
昔無今有参酌陰陽之運小往大來與物爲春摶

風斯下某羈拘朝綴莫旅賀基擁馬林烏但切盍
簪之願雲鴻江鯉聊傾削牘之私

代回施温州 棫 正

魯觀占雲周正紀月驗陽律鳳鳴之應符凝香燕
寢之祥恭惟某官政爲吏師學有家法召棠所舍
迎化日之舒長燕黍既回揚仁風於黎庶宜裒多
祉以對休辰某濫綴朝行阻陪賓謁碧油紅旆願
加意於頌春紫詔緑綍猶傾心於賀夏

代回程夔元 準 正

夏正建寅三陽孩逹東風拆甲萬物光輝時惟哲
人天錫純嘏恭惟某官氣鍾温厚德禀中和化洽
甘棠接京師而家潤威行若木環瀚海以無波當
羲仲之授時宜魯侯之燕祉某叉觀新曆莫赴陳
人有椒其馨莫遂稱觴之捧如松之茂姑伸竿牘
之恭

代回王廬州 柟 正

天回北斗新太史之授時地重南巢慶元侯之受
祉恭惟某官三槐襲組半竹分符虎豹之皮和戎
既寧諸夏鴻鴈之民安宅咸與爲春一氣始和三
靈錫羡某無由捧爵遂復具魚分北杲之甘芳又

勤賓龍愧東華之塵土僅有空函

代回臨江洪寺簿 伋正

夏正建寅三陽蔟達春風拆甲萬物光輝天惠仁侯日綏景福恭惟某官世濟其美政敲以和擁朱轓二千石之榮令行庭户環清江十萬户之衆家有袴襦宜畱始和益衷多祉某濫班朝綴莫旅賀恭佩犢帶牛願懋循良之績林鷄攊馬式諧會合之期

代回史吉州 定之正

陽春有脚又新象魏之頒函夏無塵正倚螺江之重恭惟某官氣全温厚政協中和息潢池之干戈自温襦袴厚晉陽之保障豈盡繭絲時惟泰亨坐膺鼎吉某備員朝綴莫遂賀恭佩犢帶牛願挽河而洗甲林鷄攊馬會刻炬以壽觴

代回李封州 煥正

分符北闕宅牧南交騎竹交迎不問瀧岡之吏驛梅遠寄已知嶺表之春恭惟某官服襲典刑發舒政術自爲單父技已敏於割雞及試海沂才益新於展驥茲宣覔札出領臨封諒因報政之來即遂立朝之願某凋零歲月點綴星辰遠方雙魚不盡

相酬之意人生五馬願收自養之功

代回孫衢州 子直正

頒象魏之法仗簇春祺凝燕寢之香服先夏甸時惟竹使天錫炎禧恭惟某官躬綰左符化行右瑚朞年而變莫不頌而歌之諸侯之風未有速於此者有開鳳曆會出鸞喬某束縕力微盡簪願切建牙開府阻斟勺於椒花上齒習鄉猶經從於棠蔭

代回紹興黃尚書 由正

條風應節和生元帥之幢椎燭朝天光映尚書之履恭惟某官德儀震動道協泰亨與物爲春久騰歌於襦袴發端於始行促覲於冕旒某擬李桃符阻稱椒斝杓攜龍角已旋北斗之魁身到鳳池即解東風之凍

代回趙湖州正

歲行在午布号方新斗指於寅棣通伊始是惟君子之道長實維諸侯之化行恭惟某官材應時須美全世濟水晶宮冷已回襦袴之温金鑾殿高即奉冕旒之對某濫竽幕掾竊蔭甸侯一紙十部之肯臨已慚倒置四方六客之併至更尉饑空

代回鄭州守倅

龍杓回次協豐茂之嘉辰鳳曆紀元叶隆平之美號其在温温之德宜膺喈喈之祺恭惟某官剛體震亨道偕泰長召棠蔽芾拓函夏以無塵湘芷芳菲散陽春而有脚佇簇青旗之仗趨歸紫禁之朝某賦分朱愚負丞黔鄙東風解凍不能消華髮之霜南嶽焉依安得聽清談之露

代回敖宗簿賀正

歲躔協洽仰參長烈之常月旅孟陬俯應大來之泰恭惟某官温温秉德喈喈受祺九閽已騐於氣衝三殿伺求於風引佇對蒼龍之殿亟開白獸之樽某甫欲修容已蒙惠翰

代回南康章僉判賀正

春回青陸正月之吉始和水泛紅蓮諸福之物畢至恭惟某官器質温厚政術融明晝諾雍容行趨癸丘之戍笑談辨治飽尋廬阜之游當此復端宜其鼎盛某未由削牘偎俟貽緘列炬盍簪又見歲華之換染雲翦水莫酬頌語之工

回史鄒僉賀正　文舒

庚寅孟陬協建寅之夏正甲子昧爽轉拆甲之春風仁賢履之吉祥萃止伏惟某官德潛剛克和酖

陽休正其所爲王道之端云爾惠而不費仁言之利博哉官師無廢於相規福祿適觀於來亨某幸同聯事良感贈言兩鬢霜濃難望東風之解凍一犁雨足願歸南畝以躬耕

回見任官賀正

羲和之賓春日俊出嵎夷甘石之占歲星適臨益部有如百祿之總是在同官之良恭惟某官德叶陽休氣排冬凜笑於莬絕維之去迎玉兎以長生對橙馬盍簪之喧依金鵶而高翥共餞梅邊之臘亟催花底之朝某自顧陳人又看新曆但希壽類聯翩茅茹之征庶遂寒蹤退托桃符之換

回寄居鄉官正

太歲在辛令既先於三甲吉日維戊春豫撫於五辰有如鄉大夫之賢宜介王正月之慶恭惟某官氣鍾温厚德備中和衷紋懷章暫養旦評之望彰纓澤芴行催元會之朝三陽茅拔以茹連百祿竹苞而松茂某自慚政拙竊席里仁一榻延徐孺子之來又勤銜袖五鼓推謝令尹之去所願歸田

回衆官袖啓賀正

庚寅孟陬度適符於皇覽甲子朔旦壽將邁於絳

人惟言行得雷風之常則吉亨應地天之泰伏惟某官氣排冬凛仁叶春融從容以和體東風之解凍洵美且貞契北斗之回杓宜襄嘏嘏之祺式對温温之德某幸同僚寀過夲須言老我陳陳但願學挑符之退諸公袞袞幸早從禅燭之朝

代回諸縣賀正

歲躔協洽曆稽長烈之常月旅孟陬卦應大來之泰時維茂宰坐擁嘏祺恭惟某官德並陽休氣排冬凛藹然政書續花縣之風流籍甚除音漏柳條之消息亟飛鳧舄進陪鴛行某自是陳人又逢新曆尺書寄鯉愧淮記之不先列炬散鴉尚餘光之見及

回外縣官賀正

葦桃倚户正月之吉始和椒柏浮觴賢人之德可久凡吾同志即日異除恭惟某官氣協陽休功多陰騭培温植厚夙存有孚惠之心噓枯吹生共勉不忍人之政撫辰凝績視履考祥某辱託爲僚又逢改歲所使承流宣化也尤謹復端同寅協恭和衷哉當蒙終惠

回學職士人賀正

杓攜龍角魁枕参維氣轉鴻鈞歲躔益部某在藻芹之秀幸覩茅茹之連恭惟某人文艷春葩香浮秋桂百步揚葉不難鵰鶚之穿三月桃花即看鯤鵬之化不負旦評之望即先天老之題某方欲修辭先勤委贄習鄉上齒何幸陪庠序之中重席説經尚幾見賢能之獻

回學職賀正

庚寅孟陬適合靈均之初度甲子朔旦共希絳縣之老人未被賀牋已勤慶語伏惟某官陽休山立陰騭天通列炬盡替不但習鄉而上齒鳴佩澤勿行當重席以講經亟看紫禁之鴛花何羨元都之燕麥某又看新曆真是陳人聽擁馬之喧真難立仗覩上牛之送但願歸拱

回李秘校 叔璋

元日之至人日未果修爵新年之勝故年反勤某頌味雙鱗之佳甚抽獨繭而報之伏惟某官胄出兩河僑游四蜀誦仙椒佩飄然春樹之天大古錦囊亂若桃花之雨琢句且傚於帖子袖牋猶及於裒翁某閲歲人新守藩士狀同姓也同業也何必勤五朵之雲勿勞乎勿誨乎所願拜一盃之水

謝寒校正賀正

伏以卌鉛點勘借重良多朱墨縱橫遣書未暇有勤謙施見賀履端八千歲之爲春何敢當嘘枯之意止沗水之活涸所祈廣貸粟之仁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十九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十

賀冬

賀楊尚書冬 汝明

貢禹舉冬式敬人時之授伯趙司至肇迎天統之長相維王帳之壽歸斜旋璣之柄恭惟某官望隆星履清湛氷壺仁風舒柳以放梅和氣生芸而挺荔侯伯以七爲節教民旣闕於七年天下有三達尊論道丞登於三事某寸材線短一障灰寒困窮井還要匪井還而射鮒剝爛復反但希復反於暑羊尚怜九地之微芒曲借五雲之終陰

賀桂制置冬 如淵 演演

舉貢禹之冬人時敬授司伯趙之至天正踐長有如元帥之詩書庸介宜民之福祿恭惟某官德潛剛克道配陽休前茅中權威已肅武功之草采薇遣戍人期聽文德之麻諒由於兎頑兎之交遂趣孔雀麒麟之覲椿齡彌永槐蔭益高某竊比五雲苟容再歲井㓞幕於元吉在上猶冀有孚復閉關而商旅不行尚何祗悔

賀黄制置冬 伯固

暢月建子觀復見兩儀之心至日得壬帥師應三

錫之命時維玉帳妙合璇璣恭惟某官濟北一編
汝南千頃和門晝靜士知挾纊之温候柝宵沉民
謝閉關之樂願恐六日四分之鳳律將催五更三
點之鶩行獻履徑上於星辰合壁長依於日月某
身依雲芘心實灰寒雷在地中想魏博三軍之喜
氷解漕下乏管平一線之功

賀曾安撫冬 從龍　任武岡倅作

長至之逢辛日允符雲觀之書南極之次丁躔正
應星沙之壽維時玉帳昭對璇璣恭惟某官德配
陽休道偕剛長地中雷復豈容小袖之回旋陛下
台明即播大鈞之块圠仁等沅湘之永福齊翼軫
之高某半剩灰寒寸材綫短碧油元帥繡歸即相
於西周白脚門生襪貢尚吟於東郭

賀安撫提刑都大

壽考維祺介以福福豈待祈至朔同日謂之章章
必有慶輙修魚繭仰頌鴻厖恭惟某官德合陽休
氣排冬凛五雉五工之正帝有綠絢一龜一琴之
回民皆襦袴茲對五雲之瑞密回九地之春某竊
伏蓬瓶阻瞻龍節天隅把繡自知無一線之長月
琯吹葭更頻假重緹之庇

都大

恭惟某官德合陽休氣排冬凛萬馬並馳而獨立
恪秉素絲四牡有功而端歸亟登紫槖茲對五雲
之瑞密回九地之春 首末同前

提刑

恭惟某官德合陽休氣排冬凛合東西而瞻使節
載駕星軺審簡孚以嚴天威益揚風采茲對五雲
之瑞密回九地之春 首末同前

賀黃總領冬 中

律諧鳳應日迎天統之長士飽馬騰雷動雲屯之
喜王人序諸侯之上小人腓君子之依恭惟某官
道配陽休德存陰騭總領甚稱豈惟足戊巳之漕
留屯並行諒已得甲寅之報茂對丈三之景亟膺
尺一之褒某自分灰寒仍逢澤竭所見者今我也
無有一線之長非吾之故人耶更望垂五雲之庇

賀王總領冬

天復一陽滋萌帝澤星連五緯密應使躔恭惟某
官望重握蘭功高輓粟樵蘇宿飽煖生細柳之營
繡斧晝行歸近瑞霙之陛自今以始何福不臻某
限以守符阻陪賀履餞流地上須坐運於木牛人

自日邊即召還於金馬

賀某總領冬 奎

占七日之來道漸通於君子亭諸侯之上權莫重於王人與時偕行何福不至恭惟某官氣排冬凛德配陽和灰動重緹撫三軍於挾纊日長一綫總六轡以如絲諒從獻襪之辰行拜子環之命某甚慚玩歲又見書雲泗轍西江愧難𨁂青雀之舸挹撥北斗何因挺黃鶴之樓

賀安總領冬 癸仲

雷在地復君子占七日之來雲應年豐王人序諸侯之上自今以始何福不臻恭惟某官德並春融氣排冬凛耀星中之粟未易斗量流地上之錢端如雲湧伯趙聿司於短至安期遠遂於長年某百念灰寒單車冰冷蘭絲已竭何由沃六轡之絲襪線非長更願寛五雲之綫

賀牛茶馬冬 大年

端策拂龜地雷之復攸往摘茗市駿山澤之節遄歸與時偕行有秩斯祜恭惟某官陽休山立神動天隨獨鶴整江海之毛雲程駿步萬牛立丘山之首風節自高諒當伯趙司至之辰益對顏氏燕錢之吉某真成浪出久侯太歸紛紜蒲服趨走傷心良厭看於新曆風物相親形容獨老僅尚念於故人

賀黃運使冬 桂

斗北中而建子曆肇應於周郊日南至而逢辛書允符於魯觀維時英節茂擁嘉祺恭惟某官德配陽剛氣排冬凛冰解漕下既曉行湘水之春雷復地中即夜對宣室之席諒應四分之午晷坐齊七政於龍魁某材乏綫長分甘車副僅恰紫陌看花曾綴於馬蹄雖在黔山吹黍固希於鳳律

賀李運使冬 鼎

化日舒長共紀魯臺之至鄉雲紛郁重行湘水之春況兼熊旂龍節之華宜介羔酒兕觥之壽恭惟某官仁排冬凛德配陽休物換星移又復濯滄浪之水漕下冰解便當登碧落之天仁風梅放以柳舒和氣竹苞而松茂某寸材綫短半刺冰寒飲蔬飲水而曲肱將歸尋於舊物衣繡觀風之直指諒未接於故人

賀呂提刑冬 祖烈

六雄召律觀象見天地之心四牡周咨用龍在山

澤之節矧佩纍纍之重宜膺簡簡之祥恭惟某官
道與時偕德隨剛長二節三節之趨走詎鬱鬱於
岷峨八命九命之朝宗即浮浮於江漢諒對一陽
之復益臻百祿之遒某席庇雲深效官氷冷嘆至
日之長爲客但切懷歸因風物而暗相親敢伸善
頌

賀樂提刑冬　代胡參政

緹陽蘖莞綫晷延圭明謹用刑克廣好生之德靖
共介福諒衮滋至之休恭惟某官清徹氷壺和鍾
玉律棠陰晝永訟已息於楚氛葭室灰浮暖自回

於嶰谷某偶叨分閫正阻造門端策拂雞七日已
占於不遠聽簫鳴鳳九成更佇於來儀

賀陳提刑冬　天宜

黃鍾協律可推復見之心繡斧詳刑茂對咸中之
慶惟明克允何福不臻恭惟某官德配陽休氣排
冬凛周原苞栩以勞六轡之驅馳漢節梅花已報
一枝之消息風雲之會日月以需某有幸同寮惟
深善頌百且多多且百莫遂稱觴昌而熾熾而昌
願加視履

賀劉提刑　座　冬

鳳簫回律肇倡應於六雄龍節詳刑方驅馳於四
牡勞行邁之靡靡宜降福之穰穰恭惟某官德本
剛潛道偕陽長綉衣持斧曉行湘水之春縞帶隨
車暮對江天之雪所虞馹召靡俟驂回其佐此斗
州微哉星屏託刺史二天之庇聊復編茅占夫子
七日之爻敢希拔茹

賀游提刑冬　侶

雷在地而復吉賓開泰內之亨天違水而訟靖宜
介咸中之慶矧壬公之司至趣辰告之遠猶恭惟某
官德與氣游道偕剛長昔時諫草懶看省砌之花

今日判花聊鞠圜扉之草柳舒梅放松茂竹苞知
幾其神何福不除某身依雲庇心實灰寒乃積乃
倉吹鳳尚希於生黍我任我輦牽牛何補於服箱

賀提刑提舉冬

律動黃鍾倡六雄而叶氣風生畫戟歌四牡之有
功其在皇皇之華宜膺簡簡之福恭惟某官德潜
剛克功播民和星駕回天又見一陽之復雲書占
歲載忻五穀之豐諒策持斧綉衣之庸即詠鳴玉
紫宸之句某心如灰冷材之線長使者汝容固足
回春於黍谷丞哉余負行歸曝日於茅簷

賀趙提舉冬 甲申

魯雲書至寶呈紛郁之祥趙日御冬益顯光華之遠錫公純嘏乂我烝民恭惟某官德配陽休氣排霜凜舊游天祿飽看芸草之生今使江南尚作梅花之奇驗刺綉五紋之永知衮衣九罭之歸某材乏綫長心尤灰冷負暄炙背詎敢輸畎畝之忠安性掩身尚或備輶軒之訪

賀林提舉冬

清臺課曆肇新三統之元綉節觀風順應一陽之動恭惟某官剛大養氣豈弟近民歛散得宜粟若原泉之混中和誕布黍回寒谷之温諒對休辰益裒純嘏某適拘分闕良阻造門視履考祥願觀不遠之復仁民愛物無忘自養之頤

賀趙提舉冬 汝諧

按緹候氣律已兆於六雄衣綉觀風功益高於四牡道隨剛長德與福崇恭惟某官清湛氷壺和鍾玉琯趙日可愛既開南岳之雲甦雨其濛更徼西江之水慨然攬轡行矣賜環某濫長十連又逢亞歲江湖兩地幸再同君子之寮原隰五章請重拜使臣之喜

賀王提舉冬 與權

身為國史自當書辛日之雲君遣使臣顧使餐千年之雪有功則悦何福不臻恭惟某官致孝卧氷移忠叱馭生芸挺荔厭夜直於承明舒柳放梅甘曉行於湘水花甲方周於六十椿齡正衍於八千某雌伏負丞鳳鳴倚岳綉衣持斧儻怜同三點之鴛行黃鍾為宫尚或收一聲之牛鐸

賀薛知府冬 師旦 甲申

歲籥在申驗乞撰之踰願斗柄挿子盡把酒以迎年時維二千石之良敷錫十萬户之福恭惟某官功參陰騭德配陽休襦袴温然適應重緹之暖絲綸近只適隨一線之添諒經伯趙司至之餘即有薛侯來朝之命某身棲荒陰心委葭灰陪五更三點之鴛行敢論交於結綬依一寸四分之牛晷或委照於受壓

賀趙全州冬 必愿

魯雲必書暮映衡山之月趙日可愛曉行湘水之春時惟大雅之英茂對細書之札恭惟某官道隨剛長德配陽休字民之仁温若重緹之律噓物以氣煖然五袴之歌諒觀荔挺以芸生益慶竹苞而

松茂某樸材綫短泥軾氷寒三壽作朋請效魯頌
萬千之祝七日來復幸觀義爻六二之辭

賀竇慶趙知府冬 書樞

魯雲必書將召和於嶰竹趙日可愛兒小鮏於甘
棠維時循良茂介福祿恭惟某官以佳公子繼古
諸侯報政龍潴驗龍杓之回次潛心鴻寶佇鴻羽
之來儀復芸生荔挺之辰萃松茂竹苞之慶即歸
北闕遂冠南班某半剌灰寒寸材線短空睎牽牛
之景了無展驥之能棨波有餘自足回春於燕谷
魯酒甚薄不堪賦雪於梁園

賀胡通判冬 衙 甲申

歲在申而得酒已回葭室之温斗建子以抱教正
作菊觶之壽星舜所含雲氣可占恭惟某官德與
時偕道隨剛長千里分風月之半邦國不空六爻
見天地之心公侯必復諒裒純嘏即上清班某百
念灰寒寸材綫短窮簷日短不堪輸炙背之忠別
駕氷清詎敢作持杯之祝

賀史通判冬 湜

葭律浮灰候臨小至棘評佐獄慶叶大來遠莫捧
於兕觥誠敢輸於魚素恭惟某官氣鍾温厚德迪
中和傑然驥展之材監此龍潴之郡鸚鵡盃鸕鷀
杓滿介壽祺孔雀扇麒麟爐即儀禁甬某樸材綫
短泥軾氷寒乃分之宜詎敢恥狐貉之側惟鄰是
卜尚祈分燈燭之光

代回大理少卿 師石 冬

緹陽龔筦綫景延圭候六律而合八能既滋孳動
敬五刑以成三德宜介百祥恭惟某官同寅協恭
分職寀屬各抱黃鍾之器韻共司丹筆之簡書佇
積平反入儀華要某濫因聯事獲慶踐長一道氷
銜猥辱先施之寵五色雲物願迎方至之休

代回程監丞 卑 冬

灰浮緹縵新北臺太史之占雲卧衣裳添南極老
人之壽恭惟某官襟懷霜潔談笑春温未老得閑
飽味桑榆之暖久靜思動佇儀槐棘之班某莫捧
兕觥過勤魚素蒲萄一斛知公不爲於涼州嶰竹
數聲在我頓忘其寒谷

代回王寺丞 庭之 冬

陽德由子而孳地氣上騰售類觀復之亨天休滋
至恭惟某官沉潛剛克消息時偕手縮袖閒復添
補袞之線春回井底已驗浮緹之灰對此令辰宜

其遐福某適拘於瑣莫綴賀某鳴鳳聽宵用應九天
之詔下拂龜端策驗七日之朋來

代回江東李制帥大東冬

七日來復可知天地之心千里折衝實賴詩書之
帥道隨剛長政與和俱恭惟某官德配陽休氣排
冬凛名播江淮之草木識通河洛之圖書緩帶輕
裘方靜觀於雲祲獻履貢襪佇直上於星辰會由
五更三點之行益近一寸四分之景某材如綫短
心亦灰寒倚棠棣之華猶書紙尾賜茅簷之煖但
夢刀頭

代回楊州崔安撫与之冬

三微肇始萬彙滋萌集康寧富壽之疇在禮樂詩
書之帥恭惟某官克壯其猶久勞于外斗牛有耀
坐觀推策之長淮海無波自適觀梅之興卦已占
於七日班即近於五雲某託契惟深修辞不敢拜
長牋之委重播短髮以寘慚報不成章永以為好

代回淮西王安撫楠冬

一陽來復既見天地之心十國為連共戴詩書之
帥宜從穀旦茂介叢休恭惟某官肅括弘深靖共
正直圖書中秘星連五緯之光樽俎邊城雷動三
軍之喜佇應霞亭之動歸儀棣棘之班某猥辱手
書無由面賀維藩維翰願歸調理之功如阜如岡
共享國家之福

代回淮東畢安撫冉遇冬

緹灰候氣一新太史之占壽燕宜風載重元戎之
寄宜從亞歲茂擁百祺恭惟某官識遠且明材沉
而毅輕裘緩帶備觀雲祲之祥堅甲利兵孰測霜
威之劲佇寧邊鎬入掞中樞徑從胥觀之登即見
漢壇之築某屬紆朝組莫捧賀觴玉律和聲既留
朋來之慶金印如斗願迎方至之休

代回宋總領鈞冬

日穀回輈舒永五紋之線星軺給餉光華六轡之
絲諒對剛辰益綏純嘏恭惟某官盛名夤永清德
冰明登笑前驅見流錢於地上撫蘇後甦如挾纊
於軍中底績戡哉歸班近只某濫聯筆橐阻奉椒
觴君子占一陽之來當體復亨之動王人序諸侯
之上即贊晉錫之蕃

代回林總領祖洽冬

陽月終更慶一陽之亨復福星出使符五福之照
臨宜對令辰茂膺純嘏恭惟某官剛隨天運和本

時中養九德於黃鍾鳳鳴解谷持貳卿之紫案虎
閈長江衮繡晝行撫蘇宿飽牽牛極斝既占候於
漢臺驅馬攖歸寧僂遲於周道某濫塵朝綴莫蔡
賀春身鯉衍書先返于五雲之陛捧龜占易惟期七
日之來

代回趙總領 不悛 冬

化日迎長烟雲紀瑞諸侯之上序莫重於王人一
陽之來道益亨於君子茂綏福履請致頌言恭惟
某官秉德沈恂猶姿信厚峙粮天塹星夙駕以載
驅給餽雲屯雷動聲而四起暫司留鑰坐鎮陪京
宜對南至之書即後東歸之詠某材如線短心亦
灰寒剌繡吹葭空覺杜陵之老大獻襪賀機但觀
曹植之文章

代回龔都大 冬

天復一陽滋爾帝澤星連五緯照映使華維時也
立之休翁受川增之祉恭惟某官和鍾玉律清徹
氷壺方今之務孔殷孰握經濟國法之司尤急政
藉阜通會當錢流地上之餘即有人自日邊之召
某心隨灰冷拔茂線長賦閑大鈞將為天下而賀
賀詩成小至亦驚人事之相催

代回喬運使 行簡 冬

短日舒長益永六蟈之馭長淮清晏遥知四牡之
功對此令辰宜其遐福恭惟某官和鍾玉律清徹
氷壺聚人曰財坐斡流泉之運蠱物以氣潛回寒
谷之温式遄其歸可拱而俟某濫持荷橐阻捧栢
觴占卦六日七分是為道長修身千二百歲請致
祝規

代回淮西徐運使 煇 冬

緹灰幾候肇基來復之祥繡節臨邊茂介踐長之
慶恭惟某官身兼數器夙駕單車招來鴻鴈之民
衆如雲集餽給貔貅之旅令若霜嚴宜對天統之
辰歪擁日來之福某偽拘朝綴莫舔賀約鳴鳳律
和知已宣於九德牽牛晷遠聊具報以七襄

回永州知府陳提刑 諭 冬

竊韻川之河潤亦飽聞新尹之詩陽巫水之山嶺
未果賀中丞之迎家以義交之七日貢然郵翰之
五雲遂今寒灰頻有生氣恭惟某官仁排冬凜義
配陽剛英蕩繡衣固已淹五色之線朱轓阜蓋聊
復壯萬石之亭重緹回襦袴之温一札趣然綸之
召某覘先未快禮後知慙陳遵之尺牘可藏詛止

榮從事之十部李膺之別駕非昔正足爭大學之
諸生惟依湘水之深當借楚波之及

代回浙東諶提刑 令憲 冬

清臺占候肇推三統之元黼斧馳驅茂應一陽之
動恭惟某官清標範俗雅度鎮浮望蓬萊之雲已
書五色吹孤竹之管即遂九階某濫綴朝紳阻陪
賀履驗丈三尺餘之日影既麗牽牛列五六百炬
之火城更觀仗馬

代回江東葉提刑 籫 冬

魯雲紀瑞堯日迎長黃鍾倡應於六雄黼斧光華

於四牡恭惟某官氣養剛大德合中和慷慨澄清
節凜冰霜之操將明欽恤復見天地之心茂對令
辰宜裒蕃祉某才如線短心亦灰寒對五更三點
之御床無由陪賀布一札十行於方國佇見端歸

代回浙西王提舉 芽 冬

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儀圖道長之慶允屬陽休之
賢伏惟某官清徹冰壺和鍾玉琯送之禮樂不離
尺五之天任以公卿即近丈三之日某無由面賀
倒屣手箋真得書雲報五雲之體拱偏端策但
占七日之交

代回福建陳提舉 錡 冬

日官候氣書嚴啓閉之登星使觀風福等閩山之
厚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業種端宏平雜有方粟若
源泉之混廉車所部泰回寒谷之温宜對亨辰茂
綏純嘏某贅員雞簪屏賜函牋視履考祥願觀不
遠之復裕民足國無忘自養之頤

代回周馬帥 虎 冬

星轉璇璣一陽既復霜嚴玉帳百福交升恭惟某
官肅振戎昭恪共武服馬騰士飽力奪洪鼎之扛
鳳應律嶽氣協黃鍾之動佇寵邊綸入總中權某

謀慶踐長先勤委重仰觀雲祲既符登觀之書歸
邑日營即見登壇之拜

代回全州趙守 必愿

懷五更三點之駕行舊同班於吳下驗一寸四分
之晷又今假陰於黔中方圖修獻復之辭已先拜
鳴謙之寵故情未熟弱念易盈恭惟某官禮樂宗
英侯王相種決科唐殿肯吟畫日之煌煌宅牧湘
源聊和舞風之涓涓對此重綏之候翕然五袴之
歌魯雲氣書翻手足看冗短至趨日可愛舉頭即
近於長安某比德微老甘心半刺地爐煨芋已慚

參南岳之禪山意放梅僊尚憶西湖之飲
代回王發州 琳之 冬
鳳篇俟氣律中黃鍾燕寢凝香衛森畫戟缶新陽之漸進知純嘏之鼎來恭惟某官平易近民中和布政溫其五袴不惟田里之安清在一盂可作京師之潤領長之後晉接何疑某濫綴周行又逢道至百且多多且百莫捧蒲萄之觴昌而熾熾而昌請祝喬松之壽
代回韓慶元 元禮 冬
堯曆正冬魯臺書至其在惟良之牧宜膺洊至之休恭惟某官明水其相愛日之政民無遺使已歌襦袴之功帝有恩言即布絲綸之命諒對復來之慶即膺晉接之榮某濫次近班無從旅賀很勸謙德特昇問緘 餘同前回王提幹啓
代回鄭吉州 寅 冬
天復一陽氣陶萬彙其在惟良之牧宜膺可致之祥恭惟某官清德猶水盛名如晝旨將書是原之山水暫屈外庸黃龍五鳳之詔書即膺表選會從亞歲入覲書雲某濫綴荣裳阻趨畫戟先厚飛緘之況惟深藏襲之深

代回趙信陽 書張 冬
周圭測日魯觀書雲諒惟牧御之賢宜介康寧之福恭惟某官秉姿剛大賦政中和洞明囹圄之方茂著扞城之績若時道長行有詔追某濫綴荷囊阻持椒斝謹憑手畢略布衷忱
代回諸州賀冬
璿杓建子觀仍驗於五雲綺甸選侯復聿來於七日仁賢所芟茀祿其穰恭惟某官德與時偕道隨剛長絲綸邇只祥催宮線之添襦袴煖然聲協律緹之應諒對四分之鳳曆趣歸三點之鴛行某百念灰寒寸材襪短歸吾視諸故府優見新陽塞誰留兮中洲願膺表選
代回紹興黃尚書 由 冬
陽生於子曆嚴伯趙之司星拱乎辰光燦文昌之座宜從亞歲茂介新祺恭惟某官德稟中和氣全剛大給符鳴履早儀喉舌之司均佚偃藩暫鎮股肱之郡南至既書於魯史東歸宜詠於周詩某才無線長心亦灰冷紫宸朝散空驚獨老之形容畫戟書森願謹凝香之寢衛
代回廣德余守 嘽 冬

緹灰應律圭綫迎長諒晝戟之凝香叶黄鍾而宣
德恭惟某官温恭爲政平易近民善須洋溢於内
纖和氣周流於寒谷兹一陽之既復諒百祿之交
升某偶綴朝參莫陪賀旅五雲下墜如瞻魯觀之
書七日朋來會見潁川之璽

代回台州常守建冬

斗柄北攜日躔南至驗侯伯化行之美應君子道
長之休恭惟某官江海把麾京師蒙澗擁碧油之
旆斂惠一州標赤城之雲載書五色宜從穀旦即
覲楓宸某偶綴顏行無從面慶須魯侯之受祉益
熾而昌問顏子之爲邦不遠而復

代回平江李大諫大異冬

黄鍾律應地回燕谷之春晝戟凝香人詠蘇州之
守宜從亞歲益介繁禧恭惟某官以獻承明而試
馮翊獻後貢璣益深旒扆之思今矜昔襦聊借京
師之潤布緹寀驗召綍顯頒某縻身於朝莫面以
賀靈臺獻竹巳默應於殿中山意放梅更相期於
鼎實

代回處州林守孔昭冬

化日迎長卿雲紀瑞黄鍾動地叶陽律六鳳之鳴
紅旆行春驗人生五馬之貴恭惟某官剛全天運
和協時中言從古括之邦暫布甘棠之教三重緹
縵既覲葭律之浮一扎絲綸即趣楓宸之侍某無
由旅賀猥辱謙施問顏子之爲邦不遠而復願魯
侯之受祉俾熾而昌

代回常州王守遇冬

氣動黄鍾諧應一陽之復香凝晝戟孰如千里之
常宜對休辰茂膺蕃祉恭惟某官心焉禹稷政則
龔黄似聞十萬户之民各安汝止咸頌二千石之
福以莫不增緹縵灰浮絲綸鼎至某未由望履莫
獲稱觴山意放梅試問和羹之信靈臺獻竹盡回
寒谷之温

代回建寧傅大諫伯成冬

魯臺觀象肇新五物之書漢殿陳儀爰合八能之
奏惟良作牧均國同休恭惟某官節稟冰霜氣塞
天地一麾出守績巳茂於循良千里見王道豈忘
於仁義當陽復算進之始非君子道長而何宜對
熙辰茂綏純嘏某無由稱慶輒致頌言攜角斗杓
曆巳開於周正植鰭箕尾夢即兆於商巖

代回慶元程守準冬

籥寸全中黄鐘之律虎符分握凝晝戟之香覆
休辰宜其遐福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德稟中和
卧治於潜藩迄坐寧於瀚海六宫一線添樂国
之棠陰五緯連珠接故家之樞柄何天之寵不日
而還某濫司秋雲莫捧春酒叚添六琯足知君子
之亨麥熟兩岐請副輿人之禱

代回湖州魏守 大中 冬

杓攜龍而建子象自天旋篇吹鳳以及辰陽從地
復諸侯之應百祿是宜恭惟某官坐分左符卧治
若翊三微統正知頻渚之春回一線影舒晝長安

之日近道隨剛長福与時升某茲厚朋緘無回旅
賀葭孚六琯是為神策朔復朔之祥麥熟兩岐莫
陪太守樂其樂之宴

代回林嘉興 良 冬

鳳曆起黄鐘之籥地氣上騰燕寢凝晝戟之香天
休滋至恭惟某官謹身帥下善政致和魯觀雲開
接吳王之攜李周織日永想召伯之甘棠綏氣既
温綸音必渙某濫塵豹尾莫捧兕觥諧秬黍之和
既知谷暖作嘉禾之命即聽庭揚

代回李通州 直養 冬

初陽見天地之心三微既兆太守為吏民之本百
禄是遒恭惟某官和而不流剛而无虐森凝晝戟
共稱二千石之良顏瞻白雲遥上九十親之壽勞
謙有吉視履考祥某方具賀緘先承慶牘五袴既
戢共瞻刺史之天一線已添請近長安之日

代回胡嚴州 策 冬

叚管灰浮肇正三微之統棠陰日永况覲千里之
纖百禄是遒諸侯之應恭惟某官敷華緯國欽惠
竽城懈谷冬寒既協鳳鳴之律桐江春滿足凝燕
寢之香雲物一新天休滋至某未由旅賀撮屏謙

危氣有推移願體璇璣之運民無愁嘆佇調玉燭
之和

代回趙婺州 蕃卿 冬

月臨周正肇書雲觀之雲天聨漢宗佇賦梁園之
雪宜衷佇福以厚桐封恭惟某官德稟忱恂才兼
驕名天子有命俾司玉葉之盟价人維藩暫試金
華之牧不遠之復未占巳孚某濫綴秋官阻陪夏
賀獻履貢襪既書南至之祥衮衣繡裳願副東歸
之詠

代回邵武周知軍 章 冬

維斗建子既復一陽受地視侯撫綏百祿恭惟某
官中和布政撫字勞心今五袴之載歌紛迎騎竹
[illegible]線之挺葆聊復甜棠諒當凝燕之香丕介厖
之祉某未遑旅賀先辱謙施鳴鳳召和想二天
之獨有掛龜端策驗七日之朋來

代回無爲趙知軍善湘 冬

魯雷既復星昴初臨州牧之政惟和君子之道斯
祉恭惟某官名駒千里分雉列城雒水湯湯遠借
[illegible]維之重周原膴膴近觀還定之功宜對剛辰茂
紀嘏某無由陪賀茲辱飛緘甜甘棠之陰益舒

樂音奏孤竹之管即聽鈞天

代回寧國王知府補之 冬

會觀臺而書雲物載叶剛辰頌宣州之賢主人宜
褎景貺恭惟某官氣鍾高厚德備中和昔華貫之
邇儀今大邦之爲殿何天之寵如日之升某莫棒
兕觥過勤魚素反復其道公宜歸槐棘之班支離
其形我欲息桑榆之影

代回池州陳知府奕 冬

鳳律浮葭既迎日至虎符分竹茂擁天休恭惟某
官克壯其猷共武之服甘棠教洽樂晝晷之移陰

細柳營堅新岸容之持牒宜褒多祉以對休期某
監綴朝行阻陪賀恭攀旌風動熟觀雲緩之祥六
轟霜威佇聽霆聲之震

代回安豐史知軍天錫 冬

魯臺南至卦占七日之來淮水東馳人詠二天之
可宜褒多祉以錫諸侯恭惟某官風調不羣器資
甚茂承師旅飢饉之後力撫瘡痍收愁恨嘆息之
聲復堅保障屬當茘挺宜介椿祺某莫獲飛觴偎
勸桑榆惟君子之道既長如川之增額方伯之政
惟和何天之寵

代回信州李寺丞昌 冬

律中黃鍾日運躔於斗北香凝畫戟雲紀瑞於江
東肇對剛辰宜褒蕃祉恭惟某官器資冰潔德政
川流盤仙李之根豈假葭莩之援甜甘棠之蔭茂
騰桑麥之歌來復之爻既占視履之祥可考某濫
班朝綴莫參賀觴問微陽之回未回誰及無波之
井知太守之樂其樂腈盼有腳之春

代回濠州何都統伋霖 冬

新陽浮琯寅賓化日之長元帥開藩茂介自天之
佑恭惟某官深沉而能勇果毅而善謀鶴唳淮淝

草立鼓鼙之績魚游潦上今宜保障之勞茂對休
辰宜裒多祉某未遑馳賀猥辱貽箋登覯書雲密
巳覯於道長築壇擇日佇益振於戎昭
代回趙無為書湘冬
密縷布室地氣上騰緩帶專城天休滋至恭惟某
官飛英屬籍敷奧价藩草木知名威肅江淮之遠
蔑至候律春回嶰谷之溫燕喜惟新龍光有渥某
無由稱慶過辱齎梅放柳舒既密回於一氣竹
苞松茂願益對於百祺
代回孫衢州子直冬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律諧冬至太末之城姑蔑之
里和共春回時惟甸侯棣綏晴祉恭惟某官異資
冰絜政術泉流叅蓍在庭認甘棠之勿翦春生于
盛奐刻楮之不成佇即從日邊而來斯可後天下
而樂某漫聯枌社阻捧栢觴書戩香凝已不殊於
雲物紫宸朗散猶及見於風標
代回南安趙知軍師傅冬
嘗雲既書陽從地復趙日可愛福與時升恭惟某
官信厚存心中和布政灰浮綫室民知襦袴之溫
線永編文公豈爾然之急佇息黃池之盜益凝畫

戟之香某未果馳箋猥勤飛翰軍聲破竹曾清洞
口之塵埃山意放梅試問嶺頭之消息
代回史吉州定之冬
律中黃鍾謹書雲於太史香凝畫戟歌湛露之諸
侯茂對休辰宜膺純嘏恭惟某官學分漢竹式慰
召棠執樂三千俯就專城之樂提兵數萬更書擊
賊之功福與時升道隨剛長某未由敘賀猥辱馳
箋敢因勤復之間輒致鳴謙之謝
代回江州陳守卓冬
七日來復聖人見天地之心九江孔殷太守宅生

靈之命致和以政均福于民恭惟某官喜氣排冬
盛名如晝日長一線賦豈急於爾絲氣煖重緩香
自凝於燕寢佇盼褒璽遂棄覲圭某辱託爲寮過
勤示問修戶庭之令有愧頌言寬田里之愁無忘
愛助
代回新順慶李知府鐙冬
書雲登觀願而慶於考祥至日閉關辱手箋之却
謁敢憑尺牘就布寸忱恭惟某官心與氣游德隨
剛長出守數已六遠過鄭侯之行年近古俗有三
喜見坡仙之歸里既新鳳律宜邃鴛行至朔同日

謂之章章有慶矣壽考維祺介以福福後綏之某
欲旅賓綦先䃥旅拒靜以待陰陽之定願致頌言
復其見天地之心即觀征吉

代回前權萬州趙守

昴星正冬式應堯時之授辛日書至允符魯觀之
占維時元帥之詩書茂介宜民之福祿恭惟某官
德濟剛克道配陽休雷在地中吉既亨於七日風
行水上身即近於五雲押鴛行三點之班轉鴻鈞
八荒之氣某寸材線短一障氷寒牽牛之景丈三
寶窮蹊田之奪鳴鳳之角七寸誰回嶰谷之溫

回寶慶陳通判 沖冬

請氷出鑿未皇瞻仲舉之輿至日閉關乃倏領孟
公之牘既先施之不敏復倒置之可慙感君子之
鳴謙增小人之自訟恭惟某官德星維夏喜氣排
冬汗漫九垓共行舊鑪之後翱翔半刺暫增新府
之雄召棠之蔭既成漢竹之符孔邇將恐合入能
於鸞鷟殺徑當歸三點之鵷行某未遂披雲已深蒙
霧無聲徒名於監郡不龜敢望於封侯蒙篤二郡
三武岡之情特有一紙十從事之況公歸無所亟
觀孔雀翎影之還遂德必有鄰尚憶狐貉縕袍之立

代回嘉興楊倅 祖堯冬

圭日舒長頓覺牽牛之遠昇星絢彩益知展驥之
長諒當來後之辰丕擁疇離之祉伏惟某官稟姿
溫厚賦政和明題別駕之輿流聲籍甚懷刺史之
綬闔境安之幸爲嘉禾之民益廣甘棠之蔭某無
由面賀猥辱手書感佩高情藏但深於十襲噓呵
凍筆報有愧於七襄

代回華亭錢守 德謙冬

律中黃鍾之宮是名天統身爲赤縣之令蓋近日
畿動惟厥時利有攸往恭惟某官用儒飭吏以政

凝民一線初長技可伸於刀錦重緹方暖政肯急
於繭絲亟諧六鳳之篇遂振雙鳧之舄某濫紆朝
紱特辱賀緘身魚得書莫報五雲之體拂龜端策
但占七日之交

代回黃巖楊宰 圭冬

曾臺紀瑞肇新太史之占𡙇縣分封亶爲令尹之
喜恭惟某官天朝儀羽巖邑絃歌地氣浮葭新漢
庭之律呂岸容舒柳認陶令之風流留此令辰宜
其遐福某寵勤下問愧未先施紅蠟塗金良照形
容之獨老黃柑噀玉仍慙口腹之累人

代回趙知縣冬

天運回壬萬物以之姙育斗柄揷子一陽於是孳生時維宇民之官坐膺善治之福恭惟某官仁風破臘喜氣排冬舒柳放梅散作河陽之㬉吹竹生黍薰爲嶰谷之和趙日之愛既深堯雲之就何遠某寸材綫短百念灰寒　壚固已重拜其細更得三復之藏

回外縣賀冬

復其見天地之心小人恐矣誠者合內外之道君子觀焉宜有陰隲之祥式介陽休之德伏惟某官氣排冬凛政體春和坎維心亨既生芸而挺荔泰交征吉將連茹以拔茅對柳舒梅放之辰擁松茂竹苞之慶某幸叨職事辱畀屬辭於我如浮雲臺空登於魯觀其志在流水琴孰聽於園丘

普回州縣官賀冬

視朔登觀又逢十九歲之章測日候圭可愛一丈三之日因微芒之陽德賀方穀之正人伏惟某官毓秀昴躔垂光井絡噓物以氣既挺荔以生芸贈人以言亦連珠而合璧某考六日四分之鳳曆入陪五更三點之鴛行某睆彼牽牛盻焉負鵻天隅

把綉自知無一線之長漢女支機聊復效七襄之報

謝寄居鄉官賀冬

杓攜龍角天正肇新律轉鳳簫人時敬授有如是邦大夫之賢者宜曰予攸好德而錫之恭惟某官和氣融冰脩名揭日放梅舒柳不妨佐栢以浮椒挺荔生芸行即拔茅而連茹七日來復百祿是遒某假守鄭鄉又登魯觀按箇旅不行之封敬巳閉關味形容獨老之時更思專壑徒拜嘉於錦綉莫效報於瓊瑜

謝同官賀冬

杓躔建子又屆新陽斗壘同寅有勤善頌惠而好我更以贈君恭惟某官明冰其相愛日之政靜以待陰陽之定盈則有孚復其見天地之心受之無妄式衷庬祉丕對龍光某獲託爲寮又逢亞歲十年之闊濶謝詎更思三點之朝萬物之隨開張惟當勉一箱之讀

回鄉官學職賀冬

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鴛行已迷舊夢茲勤善頌但愧過情恭惟某官語染

芸香氣薰良瑄登觀以望自堪織雲漢之章閉關而居亦足驗地雷之卦某寸材綫短百念氷寒井底之陽未回若爲觀復江上之容獨老良感相親

回學職賀冬

杓綱建子歷新五鳳之書魁首枕參祥應六龍之邸對時道長即日言揚伏惟某人心醉六經志在千里文史三冬之用既足三餘雲霄一握之程亟觀一躍天龍既茂地芥坐收某一障灰寒百懷氷冷不遠之復願歸飲顏子之瓢論秀而升尚或勸漢人之駕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十

文庫 文庫

戴東埜詩集五卷

（宋）戴昺撰

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刻宋元詩四十二種本

東野農歌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戴昺撰。昺字景明，東野其自號也。天台人。石屏居士復古之從孫。嘉定十二年登進士第，授贛州法曹參軍。其自序有效官秋浦之語，則寶祐中又嘗為池州幕僚。不知其終於何職也。其詩世有二本，一為兩淮所進，題曰戴東野詩祇一卷，卷首又題曰石屏詩集附錄，蓋本綴復古詩後以行者。一為浙江所進，分為五卷，其編次稍有條理，而詩視兩淮本較少數篇。今以浙江本為主，據兩淮本增入詩十一首，又據宋詩鈔增入詩三首，凡百有餘篇。考卷內有寶祐改元癸丑修禊日昺自跋曰：抖擻破囊，凡百篇錄之，則昺所自編不過此數，可以稱足本矣。昺少工吟咏，為復古所稱，有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之句。今觀所作五言，如眼明千樹底，春入數花中。秋牀梧葉雨，曉袂竹林風。滿池涵竹色，老樹蝕藤陰。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動，海雲平壓雁行低。颭柳輕風寒忽暖，催花小雨溼還晴。格雖不高，而皆清婉可誦，亦頗具石屏家法也。

戴東埜詩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莫悲秋　次黃叔粲

夏肯甫曉山亭　春日偕兄弟侍屏翁

唐李涉　青陽梅仙舒侑虞

壬子立夏日　桃頭自嘆

上立齋先生 十首　雜言

侍屏翁遊屏山　秋日過屏山菴

第二卷　[illegible]

七言古詩

孤桐行　逐瘧鬼

五禽言

第三卷

五言律詩

書初考　辛亥九日

納涼即事　侍屏翁領客遊雪山

偕兄侍屏翁探梅　豈潛弟平遠圖

謝趙山臺見訪　臘前見蘭花

安居　次韻屏翁詠梅

次韻屏翁觀梅　項宜父涉趣園

小酌含芳　玉峯登眺得初字

小樓扇山海圖　次韻屏翁新秋

巳亥十月梅　次韻屏翁冬日

自武林還家　次韻屏翁新元聚拜

次韻君玉弟　次韻晚春 二首

春晚即事　次韻屏翁初夏

初夏郊行　僻居

亦龍弟饗賓　秋晚

屏翁領諸孫　鄭安道終歲相聚

夏曼卿作新樓　江濱晚霽

十日取野菊泛酒　山家小憩

從板橋買舟　池州

有永嘉薛君　有方叔材

立春前五日得雪

第四卷

七言律詩
金陵懷古　幽棲
此生　自況
書房　移古梅
再得古梅　初遊方巖山
觀敗棋者戲作　牧丹
喜有秋　次君玉弟賦新鴈
次韻東渠兄觀梅　閒居幽事
苦窮　送彭希聖姊夫
己亥九日　如京至西興阻風
七夕感興二首　抵池陽
次劉叔子總幹　代簡約諸同官
燒燈夕宋明府　秋暮出郊即事
有妄論宋唐詩

第五卷

七言絶句
賞茶　夜過鑑湖
喜小兒學步　效宮詞體

讀陳元龍傳　嚴子陵
竹林避暑　夏晝小雨
里中小漁舟　天台道上早行
歸途過麻姑山　五松山太白祠堂
歸途過銅官山

戴東埜詩集

宋戴　昺　景明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五言古詩

莫悲秋

傷春非貞女悲秋非烈士時運自循環我心如止
水剝困復之機榮乃悴之始未識天地妙胡爲浪
悲喜竊蓬或數仞鵬海或萬里大小何必齊蒙莊
未窮理

次黄叔粲茶隱倡酬之什

美人隱於茶性與茶不異苦澀知餘甘淡薄見眞
嗜肯隨世俱皆寧隨衆所棄靈雨滋山腴迅雷起
龍睡草野未敢花春芽早呈瑞鬪水須占一焙火
不落二魏深同誰參雋永時自試蒠蕰勿容瀾瓜
蘆定非類標名寓玄思微吟寫清致成我君子交
從彼俗客恚嚼芳憩泉石包貢免郵置遴遴玉川
翁千載共風味

夏肯甫曉山亭

開牖納晨光隱几挹寒翠以我胷中眞會彼景外
意孰因夜息存孰使晝梏累念慮方清明體認貴
切至栽栽成九仞進進基一簣勗哉亭中人涵養
玉其粹卷書意何如顏回坐忘地

春日偕兄弟侍屏翁遊晉原分得外字因集
句而成

春雨晴亦佳適與賞心會初日照高林幽泥化輕
塏步屧隨春風始覺天宇大牽懷到空山逍遥白
雲外青松夾路生童童狀車蓋清川帶華薄陰靄

生虛籟雅性達形迹悠然脫冠帶薄暮方來歸月
光搖淺瀨

唐李涉有山中五無可奈何詩戲用其體作
秋日四章

無奈秋風何怒號震林木着我井上桐一夜失寒
綠莫作搖落悲妙理在觀復
無奈秋月何鍊魄金氣精炯炯一輪滿天地冰壺
淸照我方寸表裏同光明
無奈秋山何萬疊淺深碧起來樓上看朝爽浮几

席稜稜政自高更養靜壽德
無奈秋水何悠悠盪輕槳上下天一碧顛倒涵萬
象願從雙白鷗生涯寄浩蕩

青陽梅仙舒伯庾為其尊人索靜開軒詩

人心元至虛天下本無事舉世役於形擾擾誰暫
置先生自超俗涵養老逾粹妙契無名翁深造靜
開味壺中貯日月胸次納天地婆娑閱四序物物
見春意林花高下紅庭草淺深翠一笑扶瘦節行
吟散微醉

壬子立夏日同郡博士黃次夔游江祖太白
釣臺因成古詩併呈偕行諸丈

翰林天酒星謫墮人間世豪氣眇乾坤浪迹[illegible]
海岌岌江祖山片石峙西溢醉狂御風來踞坐高
傲睨一絲聊戲垂意得在魚外青天畫屏句妙幾
無塵界至今五百年春虹絢晴彩我來訪遺蹤躡
屐捫薜荔錦苔剝冰霜髣髴題字在屬時春夏交
微雨弄輕霏同遊俱嘉朋笑語洽傾蓋雲木團書
陰松風奏天籟勝踐忘已懸酣歌意獨快欲招臺

上魂舉爵酹清泚今昔白髮時欣感詠一契詩處
寫蒼壁存否非所計長嘯下歸舟驚孫送飛棹

梳頭自歎

短髮如冬霜一朝白一朝又如深秋柳槁葉迎風
凋白者不再黑白者不復光羲娥疾馳驟乾坤虛
懸瓢人生寄其間泛泛波上藻百歲一大夢倏忽
已隔宵胡不適所適而乃隨滔滔富貴撤眼電紫
華過耳飆木散故得壽龜靈徒取焦甘拙自安吉
役智滋勞切所以柴桑人不肯折此腰

上立齋先生十首以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
臺為韻

形弱能使強脉病能使壽脩和附後方袖手若無
有緣野歸晉公洛社閑迂叟此意誰得知可以久
則久
羸牛指為驥鳴梟認為鸞彼欲欺一世自亂耳目
官吾直不能枉吾方竟誰刑何妨寄楚澤餐菊紉
秋蘭
蔚蔚空明山古號仙人居神秀發虹氣瑞孕真璠

與潔白外難染堅剛中不枯勿遜鼠璞價韞匱媒
藏諸
支廈貧寸莛涉江寄孤艇弗顧勝弗勝乃蕺幸不
幸舜華朝暮期蒼松歲年迴從渠寶康瓠我自有
岑鼎
君子如真金真金剛不改小人如浮雲瞬目多變
態隨世良獨難殉道乃無悔近日崔荊披堅卧鼯
鼎鼐
薰蕕不同性涇渭不同趨由來區以別強使強合

浮老聃守道德韓非事刑法二人共一傳能信否
古無
多金建華屋一堂容百客立齋有隱事不覺旋馬
窄歸於蕭相居臨甚晏子宅鬼神瞰高明吉祥止
虚白
靈岩一片雲曾為作雨起風吹還故山松筠澹相
倚秋高霜露寒酒熱鱸魚美少寬憂世懷微醉有
妙理
否泰關世運進退非人謀尼父雖皇皇不為無孫

留用則巨川楫舍則野渡舟行藏兩付之獨倚百
尺樓
小草有遠志埋沒同蒿萊風霜坐相欺冉冉成枯
芰我公下白屋意重黃金臺價借伯樂顧未信終
駑駘
雜言
眾芳以春榮萬葉以秋肅造物持其權兒戲恣翻
覆亭亭山上松蕭蕭爾邊竹超然榮肅中正色閱
寒燠

提壺勸我飲布谷催我耕我酒餅已罄我田草正
生荷鋤理荒穢及時新雨晴秋來刈吾秫庶得醉
遂情
逸翮凌丹霄潛鱗縱深壑天分安所適翔泳同一
樂短吟五七字薄酒三四酌浩氣與春風相從滿
寥廓
侍屏翁遊屏山分得木字
攜琴入空山脩竹翠相倚一曲千古心泠泠寄流
水拂雲卧白石冥搜契玄理有時采薪人歌聲斷

林起

秋日過屏山菴

凄切抱葉蟬喞關棲樹禽入山本避喧復愛聆此音微飂動夕爽薄雲散秋陰衆籟閒以靜片月生東林

山泉清且甘漱之冷侵骨拂苔坐石上松風更蕭瑟悠悠行空雲何心自出沒六鑿忽玲瓏吾詩良未失

戴東埜詩集

宋戴昺景明甫　著
明潘是仁訒叔甫輯校

七言古詩

孤桐行

孤桐結根倚崖石俯瞰清溪照虛碧夜葉挾疎奏夏寒上有翔鸞舊棲迹風霜冉冉歲月深老柯半朽苔皮蝕其中素抱金玉聲以暗投人人不識人不識多苦心樵夫斤斧莫相尋寧敎枯枿倒澗壑不復爨下求知音

逐瘧鬼

咄哉瘧鬼何其愚沉魄猶滯江流居孰云曾出高陽氏而乃不肖如此歟爲妖常闖秋令動作威又竊炎官餘今年恣睢逞暴虐千戶九室聞嗟吁人生一歲一寒暑自有大造纏其軀翻手爲涼覆手暖笑爾禍福纔須臾癡兒騃女或汝怖那能嚇我烈丈夫汝不記少陵詩句有神語子璋髑髏血模糊昌黎譴逐更多術灌毒灶艾揮靈符今來古往

芙憎疾奈何長惡終不渝胡不學鮫人細織冰綃
製雲裾胡不從湘君緩移桂櫂搴芙蕖乃甘早潔
貿衆怨厭褻唾罵無時無爾來經旬瞰吾室再三
謝避猶踟躕吾詩吾酒既不廢汝窮汝技將何如
大江秋色正瀟灑明月皎皎風疎疎便須悟悔速
歸去嚙傍呼侶相嬉娛夜闌吟徹欲就睡燈花照
眼圓如珠夢回病思去然散颯颯風籟生庭梧

五禽言

提葫蘆沽美酒人世光陰春電走一日得醉一日

醉綠鬢幾曾俱白首沽酒沽酒有酒沽生前不飲
眞愚夫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千山萬水家鄉路今年又負
故園花來歲花開定歸否歸去歸去須早歸[illegible]
江湖非舊時

泥滑滑泥滑滑客路迢迢雨不歇我僕十步九步
蹶我馬躐（力涉反）蹋（吐盍反）如蹴籠泥滑泥滑君莫愁
秧爛麥損尤堪憂

脫却破袴脫却破袴蠶熟繰成霜雪簇小姑織絹
未落機縣家火急催官賦輸了官賦無零落破袴
破袴還更着

麥熟鍜磨麥熟鍜磨村南村北聲相和大男小女
總欣欣煮餅蒸糜任渠做鍜磨鍜磨莫等閑去年
穅秕無得餐

戴東埜詩集

宋戴　昺　景明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五言律詩

書初考

得考雖多幸無功秪自嫌但求官速滿不道老同添早拙㒂遂嬾艱辛上竹竿黃花寒更好三嗅憶陶潛

辛亥九日被檄覛澇遂爽同官飲菊之約夜

宿荒驛風雨達曙

孤負重陽菊愁懷不肯寬郵亭一夜雨客枕五更寒脚使從渠老心低到處安獨行誰可語時把古詩看

納涼即事

炎蒸欣傍晚掃地坐覓涼入竹風逾冷生荷水亦香蟻行緣食几螢照落書牀聽得農人語今年稻穗長

侍屏翁領客遊雪山分得生字

雪峯峯頂寺來此定詩盟山瀑分雲影松風亂雨聲眼明春樹綠心惺曉鐘清未好言歸去塵中事又生

偕兄侍屏翁探梅屏山分得空字

踏破登山屐來尋傍水叢眼明千樹底春在數花中格瘦詩難寫香寒酒易空狂歌歸秉燭驚惟走兒童

登潛弟平遠圃

卜築占寬閒脩篁老樹間八窗開宇宙一室貯雲

山野曠行人少天遥去鳥還悠然會心處妙語徹玄關

謝趙山臺見訪

寂寞海東頭殷勤貴客舟如何經歲約秪作數宵留清玩分行態高吟壓小樓更須謀再會同醉菊花秋

臘前見蘭花

蘭叢纔一幹獨向臘前開托陰偏宜竹先春不讓梅韻從幽處見香自靜中來便欲紉芳佩靈均喚

不回

安居

安居元自好春晝更遲遲雪涌煎茶鼎雲生浴硯
池栽荷塡廢沼移竹補疎籬猶有閑充景歗賦瘦
舊詩

次韻屛翁詠梅

芳信基花事東君恩亦奇横枝疎蓓蕾半樹老丰
姿心艾寒霜苦香惟夜月知最憐清夢覺疎影竹
窻時

次韻屛翁觀梅

曉寒籬落外一見一番新喚覺羣芳夢先鍾萬古
春冷香宜醉寂貞色任煙隣更喜連朝雪飛花爲
碎塵

項宜乂涉趣園

四面山廻合中開百畝畦入門惟見竹遶屋半栽
梅果熟霜前樹魚肥雨後溪秋來饒景物堪酌賞
詩材

小酌會芳分得陰字

暇日頻相顧淸風舊竹林功名春後夢吟咏老來
心世事隨流水年芳付綠陰悠然千古意閑理斷
紋琴

玉峯登眺得初字

玉峯奇絶處短策步崎嶇海近潮聲壯山空樹影
疎吟情危眺外飮興薄寒初數點新來鴈高飛不
羨渠

小樓扁山海圖鄭安道酒邉有詩因次韻

等閑成小集危眺爵幽情四面畵圖出一襟天地
清曉雲山晻窻夜月海空明自有茲樓景輸君第

一評

次韻屛翁新秋

檢點新秋事天公賜已豐秋牀梧葉雨曉枕竹林
風閱世心先老傷時酒易中誰將和戰議細與問
元戎

已亥十月晦大雷雨

外令頻年見變時百慮灰入冬常若雨昨夜又轟
雷土爛麥難種蟲傷菜失栽兒童不解事喜報海

棠開

次韻屏翁冬日

曉起衝寒出霜明日未睎麥豈來歲本梅漏早春機水涸魚深隱蜜成蜂倦飛靜中參物理十一見精微

自武林還家道由剡中

一笻雙不借役役又東還野渡淺深水夕陽高下山光陰虛我老造物新人間高爵恩吾廬鳴琴有閑關

次韻屏翁新元聚拜

履端來聚拜和氣洽吕辰蕃衍如今日栽培豈一人詩書延澤潤忠厚續長春相覘無多語年新德又新

次韻君玉弟春事

海棠紅未了又近牡丹時送日多忺事酬春欠好詩暖風催麥早晴日轉花遲不盡清遊興重爲上巳期

次韻晚春二首

一襟塵欲滿剛暇得新詩風絮遺春恨烟花隔歲期筍抽蟲半蝕櫻熟鳥先窺光景渾如此心閑即好時

田園深有趣已分隱柴扃老去情多感春來夢少靈游絲捲晴日飛絮入空庭預識今年好啼鵑枕上聽

春晚即事

春郊農務急野岸水痕高蒲渚鳴姑惡桑林轉百勞整欄收芍藥搴網護櫻桃不改窮居樂何妨鬢見二毛

次韻屏翁初夏會芳小集

一觴還一詠竟日醉難成坐石驚雲濕臨池愛水平審林宜午蔭啼鳥尚春聲更有櫻桃約明朝且傾晴

夏初郊行

晴雨天難測寒暄氣未齊連村多綠樹終日轉黃鸝田水衝隄斷山雲着地低偶隨農叟語不覺過橋西

僻居

地僻塵囂遠身閑趣味深清池涵竹色老樹帶藤陰引鶴隨閑步招蟬伴醉吟有時燃古鼎隱几自觀心

亦龍弟覆簣累石作亭其陰屏翁名曰野亭索詩設賦二首

幽棲得真趣隙地巧經營花竹有和氣林園無俗情帶經休樹影抱甕俯池清我亦甘肥遯相從樂此生

高懷抗塵外林杪着三間緑遶村邊樹青浮海上山目窮天變化心靜地寬閑鷗鳥知人樂悠棲亦往還

秋晩

西風澄曉氣凝觀愜幽情草潤蛩聲滑松凉鶴夢清吟懷更水靜病怳得秋輕怨憶登高近循籬看菊英

屏翁領諸孫小集亦龍弟野亭君玉卽席有詩次韻

結屋新亭好登臨雅興長心融八窓白塵隔九衢黃泛菊金英碎嘗粳玉顆香更期梅着蘂來賞小春光

鄭安道終歲相聚臨別以詩見貽次韻爲謝

解把詩言別那無計可留梅花兩心事寒鴈五更愁我亦高懸榻君須獨卧樓後回相憶處莫返雪中舟

夏曼卿作新樓扁曰瀟湘片景來求拙畫且索詩

有此一樓足悠然萬慮忘拓開風月地壓斷水雲鄉四野留春色千峯明夕陽眼前無限景何處認瀟湘

江濱曉霧

十里平沙路人行曉霧間水光涵遠樹雲影度空山吹浪江豚怒摩霄野鶴閑漁翁醉吹笛小艇溯前灣

十日取野菊泛酒

野徑菊仍好村壚酒亦嘉未應今日蘂便是昔時

花心在家千里身猶客九華官程難久駐風雨[illegible]
山斜

山家小憇即景效藥名體

柴門通草徑茅屋桂枝間脩竹連翹木高[illegible][illegible]斷
山仰空青蔭密掃石綠花斑傍澗牽牛飲白頭翁[illegible]
自閑

從板橋買舟上青陽

御馬板橋西扁舟逆上溪水鏤岩骨斷烟截樹頭
鶄野鴨驚人起村雞上樹啼老農頭雪白猶自起
鋤犁

池州

一拳方九里宛在水中坻額揭顏公字碑傳杜牧
詩昔年稱上郡今日遍邊陲莫望長江北天寒風
正悲

有永嘉薛君自號雲屋來池陽以詩見貽因
韻荅之

清晨聞剝啄喜得薛能詩風月一囊錦江湖兩鬢
絲寒城吹角夜孤館擁衾時誰會吟心苦梅花是
舊知

有方叔材用余和薛雲屋歌見貽次韻奉酬

江湖前輩盡何敢易言詩鼠璞元非玉蛛羅不是
絲池塘生草處風雪跨驢時此是眞吟境從來幾
箇知

立春前五日得雪

雪作春前瑞銀城擁萬家太婆頭欲白九子頂先
華壓麥嘉培本封梅惜損花家童解人意燒鼎問
烹茶

戴東埜詩集卷之四

宋戴昺　景明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七言律詩

金陵懷古

尚問深巷語烏衣無復高臺彩鳳儀棟宇半欹元帝廟香煙爭奉謝公祠六朝興廢千年夢獨客登臨萬感悲莫上鍾山望淮北西風禾黍更離離

幽棲

幽棲頻喜隔囂喧無客柴門晝日關汲水灌花私雨露臨池疊石幻溪山四時有景常能好一世無人放得閑清坐小亭觀衆妙數聲黃鳥綠陰間

此生

此生畢竟已蹉跎有酒何妨醉且歌人世盡緣愁得老春花偏被雨相魔草欺蘭瘦能香否杏笑梅殘奈俗何試上東樓看春景海山無數列青螺

自況

多貲徒作守錢奴伏臘無憂便有餘世路本夷休自險人情太密反成疎非圖報施方爲善豈爲功名始讀書門外良田堪種秫自牽黃犢試犁鉏

書房

書房清曉焚香坐轉覺幽棲趣味眞惟石一根雲態度早梅半樹雪精神池魚自樂誰知我林鳥相忘不避人得喪由來天自定莫將閑慮惱閑身

移古梅植于貯清之側已有生意喜而賦之

剝盡皮毛眞實在幾年孤立小溪濱人來人去誰青眼花落花開自若心不是野夫同臭味難教君

子出山林邀寒日日窺生意一朶先春直萬金

再得古梅小而益佳首蒙屏翁品題因次韻

愛采惟恨復奇奇冒雪遥憑健步移竹外池邊栽恰好山巔水際夢多時百年秋質餘生意一片孤標帶好枝寄語花神勤守護品題莫負老僊詩

初遊方巖山

閩志舊嘗看紀載杖藜今得徧經行漁翁化石幾年釣仙客有田何世耕千尺枯崖蛻龍骨一簾飛瀑撼雷聲相傳遊少曾來此惜不鐫巖記姓名

觀歐恭者戲作

看人出着笑人低及至當枰却自迷角子僅全輸了殷東邊纔活喪於西欲裝劫去多難補待算征來恰又提天下未應無妙手勸君莫愛墨後覷

牡丹

萬巧千奇費剪裁瓊瑤錦繡簇成堆世間妖女輸回魄天上仙姬降謫胎笑臉倚風嬌欲語醉顏酣日困難擡東君若使先春放羞殺羣花不敢開

喜有秋

去年已作塡溝計誰料今年見有秋天意乘除社自定人生伏臘漫多憂滿盆漸玉休論價成斛量全不計籌最是野夫慳喜處春風百甕遶牀頭

次君玉弟聞新鴈

霜風颯颯荻花洲避北趨南巧自謀倦翮飛殘千里月寒聲催老一天秋乍教騷客驚詩夢莫爲征夫寄別愁汝度塞垣應未久新來烟樾已洗不

次韻東溪兄觀梅

詩眼非悔不可遮三葩五蕊便堪嘉瘦如飯顆逢工部老似醱溪邸子牙水影月香參衆妙弟詶兄倡自成家快筋新醞同淸賞莫待枝頭爛熳花

閑居幽事

閑居幽事爲田園何必山林始避喧足水早禾分母子多年脩竹見翁孫欣然勝敗無心奕兀爾醉醒隨意樽昨夜一番雷雨過綠波微漲曲池塘

甘窮

自甘窮處更何疑坎止流行信所之不學昌黎驅五鬼肯隨子厚罵三尸堂堂白髮欺人出耿耿靑

燈對已知細嚼黃花香滿齒猶將居乎古共東籬賞

送彭希聖姊夫赴三山民事

槐笏綠衫初作吏要須立脚自廉勤閭閻疾苦宜加意厥府奇贏莫與聞少挨䈥枝防美疢多栽茉莉把淸芬公餘覽徧佳山水倘有詩篇寄海雲

己亥九日屛翁約諸孫登高西嶼阻風舟舩不前遂會於吾家山海圖之上酒邊翁有詩雷趣因次韻

良辰樂事兩相關喜我樓臺便往還不用移舟艤

酉輿只消把酒對南山風於破帽如先約菊為新
粉欲笑顏留作千年佳話處詩翁醉墨照稽間

如京至西興阻風雨

月將圓夜出鄉關纔到西興月又殘老去問名先
已懶近來行路覺尤難雲烟漠漠吳山暗風雨瀟
瀟浙水寒識破人生真逆旅此身何處不堪安

七夕感興二首

家家懽笑近星期我輩相邀只酒卮婚俗何須標
犢鼻甘愚不解侯絲絲新秋充彩月來庭半夜清

涼風起時一曲玉簫盧外意此音除是鶴仙知
相傳牛女起何時無奈人間事轉癡青鳥婚拋方
士信金釵鈿合逆胡基一杯記節圖成醉萬感因
秋却易悲遺恨古今流不盡銀潢耿耿掛天池

抵池陽未入關泊于齊山數日因窮搜巖壑之
勝址補葺牧之登臨處

瘦策相扶上翠微眼驚奇惟足忘疲三十六洞
昔者四百餘年無牧之溪水淼瀰春雨後遊山黃
壁夕陽時幾多江北江南樹著沙鷗總不知

次劉叔子總幹夜坐感秋韻

秋風遠客歎飄零滿鏡吳霜故故明酒盞論心疎
舊約詩筒到眼快新評短檠伴我夜深靜長笛何
人月下橫步遶空庭吟未竟隔林鶻鵠又傳更

代倘約諸同官探梅

信是攜沙放手閒為心空想細論杯等閒不見便
逾月如此相從能幾回舊雨已孤重九菊新詩宜
探小春梅騎驢索句真顏面要向清溪洗出來

燒燈夕宋明府自置酒見招席上復賦詩因

次韻定詩盟併致別意

苦用吟心續祖燈得君卻證愈分明一聆此日難
逢話盡洗前時蚓竅聲颺柳輕風寒忽暖催花小
雨濕還晴眼前總是詩光景可惜明朝又遠行

秋暮出關即事

俗塵汨汨負清遊重出城來已暮秋水洗柳根敧
斷岸霜摧蘆葉擁荒洲鄉音不到愁來雁野性無
拘羨去鷗可惜一堤明月好隔關難作夜深留

戴東埜詩集卷之五

宋戴　昺　景明甫　著

明潘是仁　訒叔甫輯校

七言絶句

賞茶

自汲香泉帶落花漫燒石鼎試新茶綠陰天氣閒庭院卧聽黄蜂報晩衙

夜過鑑湖

推篷四望水連空一片蒲帆正飽風山際白雲雲際月子規聲在白雲中

喜小兒學步

對周尚有六十日舉足已能三五移世路只今巇險甚須教步步着平夷

效宮詞體

楊柳萬絲堆怨緒丁香百結鎖愁腸小桃先得東皇寵莫妬東風過海棠

讀陳元龍傳

九州四海沸如湯問舍求田策最良豪氣到頭成底事未容欺客卧高牀

嚴子陵

赤伏君王訪舊遊富春男子只羊裘一竿本爲逃名去何意虛名上釣鉤

竹林避暑

自抱桃笙過竹林濃陰一片直千金清眠盡晩無人喚時有風鳴石上琴

夏日小雨

小林斷葦展琉璃窻外新篁一尺圍正午雲蟠蘇雨過冬青花上蜜蜂歸

里中小漁舟被差防江有感而賦

着身平地吏多變一棹思爲泛宅謀昨夜西風邊報急防池也要釣魚舟

天台道上早行

筍輿軋軋過清溪溪上梅花壓水低月影漸收天半曉兩山相對竹雞啼

歸途過麻姑山

山行十里少人家客子貪程怕日斜倦坐松根霜

足力輕風滿面落藤花

方岩山有仙人田頃宜父家其下於屋之西偏築亭疏沼雜蒔花木為娛奉壽母之地節以名之自著懷仙雜詠百有一首名勝留題亦多未免皆泥乎神仙之說來徵余吟余謂神仙之事深言之則似誕今諸賢所賦無復餘蘊使余更下注脚不愈誕乎且人生一世苟能超然達觀惟適之安斯人中之仙已豈必十洲三島間之謂哉因即此意賦十章

築亭疏沼隔塵埃白白朱朱次第栽人両春風偏不老恆與日日看花來

綠蘿翳翳結高林烟吐霞吞一徑深半夜松涼鶴先睡滿山明月自橫琴

一澗寒泉九節菖釀泉為酒洌仍香玉卮捧處慈顏喜眉壽方岩共久長

有時山洞拾荊薪應遇真仙對奕春多少局中高著處盡教饒盡世間人

秋池清曉濯玄雲鶴眼輝涵紫玉文細字黃庭應寫就莫將容易博鵝羣

桑竹森森遶屋邊美池清沚浸良田桃源只在嵩溪上不信壺中別有天

晚菘早韭各隨時霜韭青青間露葵甘脆日堪供小摘不須他覓養神芝

紫錦囊緘五嶽形白書黑紙秘黃庭何如琴几焚香坐細讀包犧一卷經

自傍青牛種早秔炊來玉雪滿盆香休論服日餐霞事只此延年第一方

阡陌縱橫尚宛然知他耕耨是何年果然絕粒輕能舉底事仙人亦有田

五松山太白祠堂 太白讀書之地詩有要須長舞袖盡拂五松山即此山也

艤舟來訪寶雲寺快上山頭尋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間老屋戰西風

歸途過銅官山

山徑崎嶇落果黃青松疎處漏斜陽鳴禽無數聲相應一陣微風野菊香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六卷

（宋）徐鹿卿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鑒刻二徐公存稿本

清正存稿六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徐鹿卿撰。鹿卿字德夫，號泉谷，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卒諡清正。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議、鹽楮議政、歷官對越集諸書。今俱散佚。此本乃明萬歷中其十二世孫鑑巡按福建，於家乘中蒐輯刊行者也。鹿卿博通經史，居官廉約清峻，多惠政。凡所建白，皆忠悃激發，不少隱諱。今觀是集，如都城火則上封事言恐變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遷國子監主簿入對，則陳洗凡陋昭勸懲等六事。為太府少卿入對，則言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諸事。大抵貞摯懇切，深中當時積弊。劉克莊以董子之醇、賈生之通許之，雖標榜之詞，不無稍過。要其純忠亮節，無愧古人，固非矯激以取名者所得而比擬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藁序
言以載道曰文故六經孔子
之文燦如日星雖秦訓不同
其執諸道術則較若畫一自
道術支离文章茅靡脩辭之
家沿昔代巳遞變率矜氣鬪
豔詹詹然徒繡其聲悅此編
簡汗牛總於大道無當也迨
胄宋濂洛諸儒蔚起始慨然
以賢聖統緒為巳任毋借語
言文字以闡明理奧而余遂
祖清正公亦嘗有功於紹繹

初舉嘉定進士出調南安軍
即申周程之教於學宮尋改
閩安撫皆眞西山氏並官閩
土益相與切劘共匡名教嗣
後踐歷中外復與劉潙諸賢
保保砥柱末造凡屬政家時
籍輒攄忠愛論列今讀其奏
牘尚凜凜有生氣迺定所譔
結亦鬱鬱訏謨求當于纖簷
蔡毋取雕繢為工間叶諸聲
歌尤洋洋正始胄裨風雅匪
徒拊瓦缶為鏗鍧大龐於央

原缺

經史子中咀其精華而已迺
說者謂非品格始公固不能
有斯文蓋言為心聲自昔如
虞卿文靡子雲文僻靈運文
傲明遠文激當以心術未醕
隨寫諸文爲詬病緊公生平
本末紀諸宋史實粹然全瑜
劉並言大業自是躋濂洛之
奧而登闕里之堂彼區區虞
卿數子惡足儗其藩籬也耶
公所著作史載亦詳惜多散
逸即在閩時有請雨一記勒

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
史十二世孫鑒琴手謹譔

宋樞密使豐城男徐泉谷公文
集序
按宋史理宗朝吾家盖有击名
卿云一為泉谷公鹿卿以樞密使
封豐城男一為矩山公經孫以學
士封豐城伯二公當宋祚垂亡之
秋遭權奸柄國之際均不得有為
于時然矩山公乃理宗末季武勸
于勤故不得盡其言而泉谷公正
當其壯季勵精之日其言猶得以
自盡登嘗從家乘中見公年譜
蚤自嘉定登第以後諸凡所瀾

職守與國家大計無事而不言無
言而不盡其最著者若疏都城災
而歸咎積陰之蠱刺其君之惑寵
嬖溺燕安觸犯忌諱既言人之所
不敢言其斡辨澗事也時山寇日
熾所與當事往還書論動中機宜
以書生而談軍旅之事又言人之
所不能言至積强之虜積輕之楮
二者當時急務而人緊諉之無可為
公獨奏之未已又白之廟堂必欲起
衰救弊于萬一又言人之所不及
言乃輪對二劄言尤激切至謂以越

王句踐之規模用今日東南之天下庶乎其可使人主詠歎動色則人之所不可言者而亦言之其忠悃何篤摯也公之疏札固不止此而此其大者當時不免見忌至罷乞祠而歸西山真先生與之契合其舉脩獻納也則曰學術精深節操方正其辟知南安也則曰寸識不羣強毅有主至謂求以答民望而寬時憂則亦以吾黨道同志合之意語云道不同不相為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公于西山儻非其道之相為謀而何聲

應氣求之若是哉蓋公之從事于學也壯年嘗立青雲社約友朋輔仁于會文之外及仕而教授南安訓諸弟子由濂洛以遡洙泗之源故公之立朝寧與逐客俱退而不與謟子同進其守制寧違審察之旨而不肯冒起復之名此其平日之所得于學問者深故其所發合于西山必有出于言語行事之上者在也世多嘗儒者迂腐不達于用以公之儒而其言鑿鑿可用若此劉克莊稱其有董子之醇賈生之通信不誣矣嘗

讀西山大學衍義見儒者經世之
實用則其所取于公者豈徒迂腐云
爾哉此公文字之可傳兆區區子弟之
私蓋于儒先之言信之也
時觀洲以按閩過家命錄出年譜中
諸疏札將與矩山公集並刻以傳夫

泉谷公歎為于猶可為之日故其言
詳矩山公欲為于不可為之時故其
言略此前人一時之雙美也其並傳
也固宜登忝遠裔竊碩蠅附故述
梗槩以引其端云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
察使前奉
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
儀制司郎中十三世孫即登拜
手謹撰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劄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第二劄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覆正檢

正官名劄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

內引奏劄

第二劄

第三劄

第四劄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上殿奏事第一劄

第二劄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奏己見劄子

第二劄

第二卷

奏劄

經筵奏己見

經筵奏己見

己巳進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己卯進故事

壬寅進故事

丁酉進故事

丙辰進故事

己亥進故事

同日進故事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九月政知贛州申省狀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
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孟夏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乙巳乞祠不允狀
己酉再乞祠不允狀
丙午三乞祠不允狀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
辭免狀四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三月再乞歸田里狀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第二狀
第三狀
乞給告歸里狀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第二狀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再辭狀
六月乞補外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辭免狀
辭免并乞休致狀

第三卷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十二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

表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五日到任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
發運副使謝表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辯謝表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

衆謝表
遺表
第四卷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尚書項九朝通畧通鑑綱目
十二月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己未進講

冬十月壬戌進講
乙丑進講
乙酉進講
十一月乙未進講
癸卯進講
戊申進講
甲寅進講
甲子進講
戊辰進講

癸未進講
戊寅進講
辛酉進講
癸巳進講
丁卯進講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己亥進講
戊辰進講
十二月乙亥進講

第五卷

文

復齋記

種德堂記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雙碧柱記

重建六齋記

福州請雨記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論待虜敉楮二劄上樞密院

第二劄

上廟堂論楮鹽書

青雲謀社序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祠貞文公祝文

橫江雜稿序

趙戎詩集序

贈相者王仲父序

陳太庚公餘集序

己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跋無垢借米帖

跋杜子野小山詩

李監稅子以其祖肯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書其後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并序

梯雲義約

跋黃瀛父適意集

送造墨堂生序

跋趙簿覺庵槀稿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第六卷

頌詩

明堂慶成頌并序

明堂慶成詩并序

五言

湛泉送客二絕句

護法寺勸農呈秘丞
贈曾司戶
詠蘭
酬正錄直學
酬衆士友
次曾司戶見郎之韻併餞其行
和黎丞梅關嶺
判府羅郎中舉以快閣佳篇輒次嚴韻
輓陳太庚
再遊梅關書呈黃幹
次黃幹梅關韻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快閣書呈吳宰
丙戌年新春偶成
感興
春日
小英石峰
送太庚黎丞 二首

次濂父詩
林判府和前韻見示且約暇日論茗次韻爲
謝
府判再示極字韻詩再和之
出灘賦灘石
雜興
月夜赴郡會歸鞭轉不成寐觸事感懷
賀判府生子

七言

之官過嶺灘 三首
雨霽報謁兒一鷺得魚群鷺爭食之 二首
壽曾僉判 二首
和杜子野潛泉詩來詩有塵事分清事之句
子野又以詩來言不畫倍翁畫李翁再和之
聞鴉有感
讀楊妃傳
曾氏清江亭
杜子野寄雲山蘭石四畫且以近詩來和韻

酬之二首
和杜宰送茶韻
又韻
杜子野惠來禽內碧桃謝以一絕
予野悉竹颸有感而賦二絕
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十絕句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梅花
觀釣

府判杜日招飲蔣園座中索賦詩三絕句
再續前韻
依前韻呈府判
月香亭主人送似牡丹座客作芍藥品題
其二
愛山堂七絕句
贈琴士翁明遠弃簡幹教二黄丈
章貢三詠
上判府陳秘丞

酬溫戶見和首篇
酬陳太庚
酬何學賓
酬曾學錄王掌祠
酬張錄南老
酬張直學
酬吳直學
酬朱學
酬楊學

贈太和曾機宜
壽陳太庚
去年脩禊後三日得南宮捷報於家今年是
日與同年趙簿同事泮宮感而賦詩
趙簿見和復次韻
酬黎丞見和
酬曾教正
酬正錄直學
酬何學賓

去歲王監嶽以詩餞行且求無垢語錄次韻
送之
和張直學送新茶韻
壽提舉陳秘丞
再用前韻送地圖
至梅關書呈僚友
士友見和七月七日曝書依元韻謝之
送周幹

郭府判書友于堂榜謝之以詩
廬陵曾省元求書見杜宰和韻餞其行
三山周省元索詩依杜宰韻賦二章
林府判錄示近製依韻和呈二首
用羊字韻呈史君
侍林府判齋宿舉似頃在海陽縣齋丁祭詩
依郎席和呈
府判和答依韻上呈
護法寺勸農呈史君
史君寵和復依韻上呈

同日依齋宫韻呈府判
寄題胡叔輔香山樓詩并引
史君贈所臨蜀本三蘇入京圖詩以謝之
黎丞傳示史宰聲字詩走筆和之
再和聲字韻詩一謝史宰一呈黎丞
林府判和前三蘇圖詩再依韻為謝
張法示詩集為題其後
次韻史宰賀受薦
送何生龔生歸曲江

和南康趙簿贈詩
次史君喜雨韻并呈府判
次史君喜雨偶韻
追挽監簿李公
送袁伯朱丞尉
黎丞命飲辭之以詩
為曾僉喜雨
史宰見和依韻為謝
依韻戲呈諸丈

再呈會僉
諸公約會縣中觀燈不克赴既又見趣座中
賦一章
即席次府判韻
與教寺勸農呈史君
挽安人陳氏
別倅車
餞羅史君
命佐約登息梅嶺不克赴次來韻

喜雨上史君馮宮講
湛泉酌餞黎有詩壁間遂次其韻
壽馮宮教
送游同年赴增城征官
再用韻
次宮教六齋慶成韻
宮教再以詩來復次韻
陳府判邀遊梅閣
勸農上宮教
中秋對月有懷
溪泉命客
獨坐
春補搨榜史君爲詩以農論學次韻爲謝
詞調
快閣上繡使蕭大着
元夕上秘丞酹江月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賀新郎餞郭府判趙朝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酹之

再次韻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酹江月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重和
滿江紅餞林府判
附錄

年譜

誥詔

九年己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誥
辭免禮部侍郎不允詔
再辭免不允詔
秋九月疾亟乞謝事肯特轉一官進華文閣待制致仕誥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誥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江西通志名宦傳
豐城縣志
浙江通志官師志
八閩通志方面名宦傳
八閩通志郡邑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福州府志名宦傳
閩大記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泉州府志名宦傳
紹興府志名宦傳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味書閣記爲徐德夫右司作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目錄畢

奏劄

裔孫[illegible] 校梓

四年丁酉六月輪對第一劄

臣寒遠孤蹤材能謭薄遭逢明聖擢寘班聯襮縡至情每恨無因借玉陛方寸地一吐之茲因賜對獲望清光不敢摭拾細微以應故事請以關於理亂之大者爲陛下告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夫天人相因疑怒相生察諸近而遠者明求諸顯而幽者驗惟有真實一心可以對越可以感動而毫髮之人爲不預焉乃五月辛未星文見異壬申回祿延災兩日之間京城煨燼者十之七矣陛下居至尊操勢利莫愛於宗戚而邸第焚莫急於財貨而帑藏竭莫大於都邑而生聚空以其至親至近者猶不能庇而全之則夫疎且遠者將何恃矣方其煙炎張空浩如怒濤疾風之不可禦陛下曾目擊之乎斯人倉皇駭竄斃於熏灼斃於顛躋斃於饑餓者不可勝數其幸而存者呼號之聲憔悴之色可憫可痛陛下曾得所聞乎蒼蒼者天不可俄測所可知者人心而已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而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上及宗廟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也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焉三京之敗流毒至今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也顧乃委曲諱護越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又警之以震雷之威焉明禋之異上下失色人以爲燮理非人之咎也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譴攸之警至於再矣天之仁愛國家何其至哉本朝以火德王今一陰方生而有此大異正由陰盛陽微而火失其性故也懷疑者衆陛下亦知乎恭惟寧宗皇帝以恭儉仁厚之德祈天永命享國久長薄海內外皆得蒙被安靜和平之福火之作也迫於開元陽德之宮而獨不燬豈非天以此彰我寧考之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者此也陛下之大寶位得之於天而受之於寧

考天資孝友豈有他哉一宗藩之無祀豈必謂其真能爲伯有之厲然故宮遺址火實始焉衆心之所疑者此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當四郊多壘之時節越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重疑者此也近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其有其無陛下知之臣不知也然火之自西而東越兩河而徑趨之若有所鄉導然衆心之所以愈疑者此也雖然是亦姑舉其迹之最著者爾非獨四疑又有三謗群臣熟言之陛下熟聞之矣徒以爲能

行論建必出外廷未嘗謀之私昵也進退除授必出宰揆未嘗決之他人也機務親覽宵旰忘勞經史講論寒暑不輟未嘗過佚於深宮內廷也是三謗者非獨陛下之心臣則知之而天下未之知也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臣請畧言其疑似之跡而陛下試察之政令出於外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出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煩節帖此所以來天下之謗也又聞市巷之言往時權勢子弟置局行都內以結左右之

僥揚外以覘朝廷之動息然猶不過典以輿皂給以私錢今則方面效尤率多置局而以其徒主之名曰通中外之情實以行囑託之計朝廷每有科降不復津發率椿留以供費陛下捐生民膏血以予之所望謂何而恐如此用之乎毋謂已去而無是事也至如飲食藥餌之物出於虜地者相銜而至輦轂陛下以爲此安從而得之以吾寶貨易彼糞壤而藉手以行其私更化以來宰執不受餽矣臺諫不受餽矣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出而彼已知之

每一議論意未決而彼已聞之向使有賂而無效則雖賂亦將不再其應如影響是以方來而無窮況蹊徑一開則他時因微而入緣形以出有不勝其慮者此皆非陛下本意而謗者謂陛下實容之不知何苦爲此曹受謗哉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郎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將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批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件

食故臣生無錙銖之益歿乃論定策之功先皇與予孰敢貪天私家譔述豈能傳信是果出於聖意乎抑有為之地乎潛邸外姻他豈不可以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強敵在境此為何時風寒迫身此為何地是果以才選乎抑姑為人擇官乎利在他人而謗歸君父乃重於絕私謁而輕於受謗讟也願聞聖意亦厭其煩以杜衍不可告之者正自不少然臣以為不盡杜僥倖之門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自有識言之蓋

曰陛下不知濡首之可戒則無旨酒之箴矣不知女德之無極則不復日近儒生矣自小人言之但見遊風孔棘而增置妃嬪之閣錫宴雖罷而未輟排當之常一二舉動未免有以實人言一實足以證百虛是以觀聽懷疑群議交集夫操網罟而謂之非漁不如捐網罟而使人自信然則豈無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以啓天下之疑者乎臣以為不絕逸慾之媒則天下之謗不解此天之所以怒也夫因疑生謗因謗生怒天之怒即民之怒也姬旦之告成王曰小

人或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群言之所止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必痛自刻厲痛自奮發由自本自根之地以至於宮掖朝廷凡可以絕夫人之疑謗者首圖而速改之而又以發強濟寬容之德以篤實充輝光之美以懇惻應文貌之勝尊天命而抑私恩務力行而簡議論論事剴切者必召封駁不回者必留緘默苟容者必汰闒茸不才者必斥支傾補弊之策必講權宜救急之術必行天下方以此望陛下苟一旦奮然斷自聖志而力行之則孰

不歌舞聖德而忘其憂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不然避殿減膳之虛文不足以信天下之心捐金予粟之小惠不足以釋都民之怨賢者相與引去而持祿固位者皆臨事不可倚仗之人也臣觀火勢熾烈之時官吏軍民幾於束手而坐視萬一天怒未息其禍更有甚於此者亦將若是而已臣既憂斯民之無所恃復憂陛下之無所恃矣興言及此疾首痛心惟陛下哀其忠赦其愚而曲留聖心焉不勝四海生民之幸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難得者機易失者時轉移天下之大勢者在乎善應之而已陛下即位以來機之至者屢矣權相之淪謝是一機也而不能應明堂之罷相亦一機也而不能應今又一機矣謂宜不終日之間必有大黜陟以謝天戒大更革以慰人心大悔悟以來直言顧乃不能無遲回黽勉之意何哉豈其謂高高者真不足畏耶夫機會之來斯民莫不傾耳注目以從作新之政感乎之速惟此時爲然一德意之美可使淄青軍士投戈而效順一詔旨之布可使武夫健將蛛動而感泣一舉措之宜可使王承宗斂手而割地一任用之當可使遼人不敢生事而開邊應之少緩則頹墮委靡無復振起之理矣辰去速而求遲機一往而不返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取進止

第二劄

臣既以天人相因之理控露於前矣而其切於時事者有六請條列而繼言之一曰洗凡陋以起事功大抵危急之證非平緩之藥所可救疾敗壞之局非尋常之着所能扶持粵自殘金傾危疆埸熾熖烕國者十數稱兵者幾年中原遺黎殆無噍類而後韃騎及我蜀敗襄失荊危淮孤而內憂近患又捷出而乘之臣意此一氣數自北而南非大有以回天心而繫民志是乃禍亂之始也柰之何規模不立於朝廷威命不行於邊閫志氣不一於中外號令不信於軍民處蹙國百里之時而襲累朝全盛之儀文當禍至無日之機而守承平無事之程度以文法相蒙蔽以空言示作新費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平時失於經畫遇事必至張皇臣以爲陛下當講求軍國之大政而專意於委任責成大臣當清中書之務而專意於變邊思職必有以長駕遠撫而收豪傑之用防微杜漸而絕禍亂之原毋以旁出之門戶廢紀綱毋以和戰之矛盾妨實政置節用一司以少紓目前之急通救楮之權而勿泥書生之談王畿瓦礫之場若之何而鎮安上流脊膂之地若之何而葺理皇皇汲汲盡心力而爲之用草創之規爲救急之術則人心改觀而事功可集矣二曰昭勸懲以收主柄夫人之所以奔走天下者惟賞與罰耳大權在己而不能用何以

使天下之聽命哉日者入洛之師縱未忍誅王恢而戮馬護亦宜投之荒裔俟經赦宥然後議功使過庶幾名正言順未至全廢勸懲今乃一切不問是司寇始失刑也京襄之失亦宜重加竄殛而容諭其手足之親責令勉立功名然後抗章自贖猶可少塞公論今乃肯從薄罰無故放還是司寇再失刑也去歲韃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其覗攻鄆而弗救取薛陵而弗知者果何以異縱欲宥過而責後効豈應無功而受厚賞今則例皆增秩進職矣是司勳復濫賞也萬

一更舉淮而棄之亦將以是待之乎豈有擅作威作福之權乃惴惴焉待其臣如驕子而可以用吾國也臣願陛下以齊威王之振厲者自勉而毋以唐德宗之姑息自安也三曰清班者以儲實才夫鵷行鷺序世之所甚重也以臣觀之州縣一命之微其才否無不立見至於登朝則閑曹居半悠悠唯唯皆可累日而序遷其初本欲以儲才其弊亦足以藏拙臣之不肖亦拙者之一也故欲作興人才必自班行始昔太宗皇帝嘗謂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持運使三司判

官者了不可得今平居進用則常患於無闕及臨事任使則又苦於乏才非其人而強使之適足以敗吾事臣以爲宜於班行中常留若干闕而以堪將帥練邊事理繁劇通財計專立四科命內外之臣公舉所知條其已試之効各以名聞中書置籍登載併記舉主姓名隨其資歷淺深以所留之闕取所舉最多者充之其已立朝而可備此選者亦預焉遇有事任則取因薦而拔擢者遣之功過之大者舉主同其賞罰前者既去後者復來取之不窮而用之無盡陛下萬

機之暇時一索籍以觀其進退則所儲皆可用之才矣四曰重輔郡以蔽都邑夫千金之家猶知重門復壁以自衛況都邑乎兩浙諸郡都邑之門壁也而兵備單弱春秋教閱操弊竹以爲弓揭腐繒以爲旗老弱雜陳真同兒戲加之財計空乏莫能疏通臣試以所知者言之閩之大農嘉禾一郡歲輸之數爲緡錢二十五萬既以匱告而寬減三萬矣又請止輸一十九萬使此數登足猶之可也而兩年之間凡虧一十五萬則一歲之輸不及元額之半今復以塵壘寵舊

臣之子不知其能辨集否也縱不爲一郡計獨不爲都邑計乎頃年盜起三衢常山之豪頗嘗効力功賞既濫又或不均甚至以土人住本里之闕彼是相形近遂交鬬州郡苟幸平靜豈暇更爲遠圖疽根伏藏久且潰決萬一邊隱警而肘腋之變復生何以待之凡如此類臣以爲當妙選賢牧整葺敗壞調伏姦萌庶幾手足可以扞頭目而內憂不作矣五曰因閩越之舟師以防海絡興逆亮之入寇也分兵爲三而一由海道然先一歲已諜知之而命李寶屯江陰矣今

賊婦久於海上其爲俔詗商簡者甚衆安知不出於亮之故智乎紹興諜而知之知而備之故能先其未發而伐其謀今既不能知亦不能備萬一虜以重兵綴江淮以舟師趨兩浙本根震則枝葉不能自立矣竊見福建浙東歲調番船分戍顧逕吳江等八處而總之許浦都統司以防海也其錢糧則朝廷科降下平江支散近年糧降不時人不堪命於是調發之始船戶率非正名多用小船展拓以應只度而水手亦皆浮浪之徒非逃即潰問其舟則閣淺矣沒水矣其部轄將校與都統司軍吏通同爲欺一遇點集則旋僱民船篙手以充之點名甫罷旋復星散而軍吏與游手之應名而未去者因得竊錢糧而辰分之戎帥昏庸蔽而不察徒有供億之費而無備禦之功今宜作急行下兩路應今歲當次番船並要正身管押如敢承襲僱替守令重行鐫降吏胥並從軍法仍先科降合支之數候兵船之至委本州倅貳按月支散而以郡守察之都統司任總轄之責而錢糧不預焉比之旋行創置者力省而功倍矣又聞紹興樞臣葉義

問建言沿海土豪諳海道之險仰海食之利皆能役使船戶請於沿海要處置寨以土豪爲寨主而自統之與官軍相犄角若假以名目激犒而使之亦可行之一策也六曰合東南之全力以守江夫上流重地既已破壞則江面闊遠節節皆合關防牟祐有言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智者不能爲謀矣況闔襄江船筏如織邊帥之力豈能一一分布宜思有以助之臣以爲當委江廣湖南福建帥臣於內郡禁軍額內十選其三就帥司一處團結訓

練委憲臣於郡弓手土兵額內十選其三諭憲司一
處團結訓練各擇將以統之其月糧生券皆各州各
縣自行措置逐月解發以八月召集至二月散遣警
急則從容院調遣以為扞衛之助時事方殷非內外
併力而為之使盜闖門庭則堂室無獨全之理矣臣
前篇之說其本也後篇所條其事也本立則事立矣
夫積薪將焚而顏色不變者孔斌之所以深憂於火
未燃而安寢自如者賈誼之所以痛哭臣之過計竊
比二臣儻沐採其一得之愚天下幸甚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竊覩回祿煽災上延宗廟中外臣子莫不痛心臣螻
蟻微生至為猥賤然有懷不吐實負明時臣聞最易
回者天之心最易感者民之心最不可欺者己之心
人主欲自知其過惟求諸己心而已己心無愧則天
心之怒一旦可回人心之怨一息可解不然徇虛文
應故事心可欺乎天人可欺乎臣恭惟皇帝陛下臨
御宇內于今八年踐祚之初天下習聞仁聖之德翹
首企足以為太平之期期月可致信能日加兢惕不
移初心則積而至於今日縱未大治亦宜小康曾未
幾時而群妖衆異層見疊出是果何自而來哉以臣
觀之大抵皆陰氣之應星殞地震疾風甚雨是陰類
也丁亥浙西之水己丑浙東之水今歲江湖兩淮之
水城邑為墊生理一空無辜之民葬魚腹者幾千十
百是陰類也寇發江西延及邵閩湖廣刀鋸之慘原
野為腥流離之苦過者掩泣環數千里莽為丘墟饑
疫乘之幾無噍類甚至畿輔之近一夫唱亂至煩王
旅曠日未平豈所以令衆庶見哉是陰類也綱常名

分日以凌遲監司守臣可戕可逐借曰撫馭乖方悉
其自取然習慣為常後患未已是無紀綱矣是無朝
廷威令矣篳門圭竇之人皆凌其上而為長者常稟
焉有不可一朝居之意狂者妄作以速禍謬者沽恩
以求全甚至姦盜之徒敢干禁衛果何等氣象乎是
陰類也去歲之秋隕霜殺粟而甌粵之民饑今歲之
夏水潦騰溢而江湖淮浙之民饑來歲饑莩之多已
可預見是陰類也山東逆酋本為向者匱吾國力以
豢養之失既在前不必深論至乃揚聲鼓衆侵犯王

畧幸其送死所損已多而任事之臣功未就而釁已啓方來之憂伏於意外是陰類也四蜀關隘目為天險虵虜突如其來猶踐平地守土者寡執制閫者倉皇人情恟恟未知所底是陰類也陰既極矣火不勝矣於是鬱攸之警所至多然至於輦轂其禍尤熾累朝文物化為灰埃官府民居空存瓦礫固已甚可駭矣矧乃廟祏之尊四海所託聽其自燬責必有歸宮庭目擊陛下能自安乎潭府獨存大臣能自安乎百官見之能自安乎士民過之能自安乎臣以為此亦

陰氣之致也竊惟本朝盛德在火今柔陰之氣積鬱散漫火失其性奔迸四出正如虛憊之人元氣不充手足厥冷臟腑宮泄而浮陽上攻氣血妄行庸醫不察復投冷劑則危亡之至將不旋踵可不懼哉人有常言不知其形視其影今自影而觀天妖地妖陰也叛兵悍將陰也夷狄盜賊陰也積陰之沴其極至此臣不敢厚誣君父以為不知所以用心然竊意剛不勝柔理不勝情必有以陰召陰者宮闈之隱風化所關后妾之分同於冠屨邇日所進舉國譁然並后之端有識過慮使其素無他議猶之可也既嘗有意選求而中止矣揆之人情寧無怏怏今長秋正位命出慈闈播告四方大分已定而素懷怏怏之人乃已黜而復進寵命之驟聖意可占驟驟得志能無求快所欲乎事一至此雖陛下聰明特出亦或難處矣古者內庭之選多良家女蓋有深意竊聆日者里巷之賤亦或備數宮掖此等何知禮訓徒務爭妍溺志蕩心無所不至臣是以疑此乃召陰之本也出入起居在於必欲飲食燕樂期於有節道路之言多以為陛下

聽覽之勤奪於閒逸之樂道義之味移於遊燕之娛闕庭萬里無由盡知一有似之此亦召陰之本也陛下一念之陰或不自覺而凡陰之屬以類而應臺諫之職取其能犯不避而効鷹犬之役世無賢不肖舉以凶德目之陛下亦槩乎有聞矣然將去復留欲進復退不害其為得志也將帥之臣取其柔懦易與而可以頤指使令盜賊縱橫而出者無功邊鄙聳動而戰者無功京邑煨燼而守者無功然以敗為勝者反得美官見焚不救者歸過其下不害其為進身也內

而公卿侍從外而秉麾持節則大半取其能供苞苴
以快耳目之欲一小人之根不去而衆小人之枝葉
實繁散布於州縣者多戕賊基本之人黨連於要路
者多斲削元氣之輩清議所擊如罔聞知不害其爲
固位也向使陛下以陽剛爲德以正徙爲心則不應
變故之生一至於此今積陰之證徧滿宇内姦雄敵
國陰窺潛伺抵掌跳梁幸我之弗儆弗悟以爲得志
乃復悠悠泛泛不思所以塞其幸禍之心此非投以
苦劑乎雖然是可憂也亦不足憂也天下之事非陰

卽陽一念之失陰之端也轉而善則陽矣一事之非
陰之萌也轉而是則陽矣是故處變故之極而悔心
生乃修身進德之機乘憂危之至而勉心生乃轉禍
爲福之機陛下如求有以勝陰氣素服哭廟未足言
也減膳避殿未足言也施舍已責未足言也如其止
於此也揆之於心能無歉乎儻以是爲未足則當自
一心始當自一身始當自一家始天下之所以過疑
陛下者謂其惑於寵嬖也謂其溺於燕私也謂其知
小人而不去也陛下内省於心果有是乎有而弗改

是未悔也是未勉也陛下試靜觀默察今之時果何
如時邪天之仁愛國家昭昭示告者可謂至矣民之
危於下以爲可相者舉之取其能負荷艱危而毋取
其具員充位陛下不欺於心大臣不欺於君臣荷美
名君都顯號此又轉陰爲陽之大機亦天之所甚望
也不然策免三公徒從漢制營求肖象未契天心則
彼進此退政未足爲輕重耳臣狂瞽妄言罪當萬坐
使臣言用而身危則利在天下罪在一身無所尤怨
不然天下皆未知所以託身之所於臣何有哉

五月視朝轉對劄子

臣聞二三大臣之心叶於一而後百官萬民之心定
于一上下之心不一而求以濟事無是理也陛下憂
時望治並用二相而命元老大臣總其綱豈不以大
廈非一木之支涇舟賴柔徒之楫相之嚴不可無吉
之寬房之謀不可無杜之斷瘵患證扶敗局法當如
是也然同寅叶恭則雖十六相而不害其衆召奭徽
不悅則周公旦深病之何則此心苟叶則守一等規
模行一等議論立一等政事用一等人才事之合乎

理者無往而不獲其志也事之乖于理者無往而得遂其私也人心其有不定乎否則乖離睽隔不合不公弗得逞於東者必趨于西無所投於甲者必赴于乙彼罷而此行之彼用而此舍之彼信而此疑之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秪見其紛紛爾今大臣皆天下之選必將同心同德以仰副陛下責望之意而臣於是時顧以非才冒兼宰旅愛助之切其能已于言乎臣之所欲言者三一曰定意嚮以立規摹今世之患莫大乎疲精力于無益之常程而不明

軍國之大計壞紀綱於因循之弊例而不守祖宗之成法無不測之賞罰以聳動衆聽無堅凝之力量以消沮群疑隨事酬應而已未聞思所以待事變之來數日支持而已未嘗思所以惜日力之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稷契皐陶竝生於世臣知其不能轉危而安也今莫若昭示意嚮改易塗轍去繁重而就簡便破拘攣而事軒豁叶心一力取其大且急者汲汲而共圖之兵胡爲而可強財胡爲而可裕民胡爲而可安進而討謨者此一心退而推行者亦此一心

如推車焉志于車之可行足矣如和羹焉志於鹽梅相成足矣曹椽當房之事毋使互有侵越而後可以責始末已經判決之事毋得轉而之他而後可以免異同揆而行之國事其有濟乎二曰明好惡以備才望夫時事艱危非人莫濟而今之人物耿然矣宿老者儒星稀雲散僅有一袁甫而天復奪之昔張商英卒陳瓘歎傷以爲人望已絶以今揆昔能勿懼乎邇日以來班者蕭索稍負清望者多納屨引去之意名爲有志者無彈冠願仕之心中外之情睽異若此外

夷敵國其謂何哉夫端臣良士譬諸麒麟鳳凰雖若不切于用一旦出而鳴朝陽遊郊藪則藹然爲太平之嘉瑞不然則狐狸夜號鴟梟晝舞果何等景象乎臣嘗以爲班行之額當以其半待清修忠讜之彥以強吾國之精神而勿疑其迂僻以其半處卓犖才智之士以效奔走之筋力而毋責其細公權度去町畦苟賢矣不必以爲某之黨與而疏之苟不才矣不必以爲己之親故而私之如此則真才聚於本朝而緩急無乏使之憂矣三曰謹操柄以尊朝廷夫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人主之所以鼓舞天下者特有此爾故
豆區釜鍾之衆惡其市恩于私室禮樂征伐之權病
其軼出于諸侯而近時太阿倒持朝綱不振舉高官
美職以予人而方且摇手而不顧特鹽鈔茶引以爲
命而奪於私販之盛行臣不敢縷瀆姑舉辟差一事
言之上自臺閣下至偏州不拘可辟之地不問合辟
之闕例多選辟有諸郡守倅前政未上而已辟後政
者矣有本無員額而請置添差以充辟闕者矣銓曹
之差注多遠次而受辟者率先期而赴朝廷之除擢

多終滿而得辟者止歲月之間從仕四方之人但見
其長之足以軒輊乎我也往往皆有輕視王朝之心
非所以安衆志而隆主威也陛下嘗思周末陪臣所
以效死于私家者乎嘗思六國豪傑所以聚食于四
公子之門者乎威權下移浸不可長而其從違可否
之權則在上而不在下臣請除三邊外其餘州郡宜
下吏部刷其合辟之闕上之中書凡以辟書來上者
先與批注係與不係辟闕方可爲之啓擬共近年創
闕而辟者俟見任人滿並行罷廢大臣同守公法毋

徇私情則名器重而王室尊矣夫規模不立則無以
爲依據之地人才不富則無以備緩急之用朝廷不
尊則無以成運掉之勢此三者真中書之務也古語
有之同舟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如左右手今之風
濤惡矣輔弼大臣之心一而後天下之心莫敢不一
理亂存亡之機視此而已可不共思所以體承君父
之意乎不然一國三公詩人所刺政出多門君子所
譏豈陛下之望哉亦豈四海臣民之望哉惟陛下深
詔大臣而亟圖之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饑民劄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
爲牧也大矣恐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爲負
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爲負國臣職守所在
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
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于建康凡歷四郡
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

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踴爲大苦歲入既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羸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戶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充員宰旅備知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勿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

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會子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租已責變糶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無不爲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旦焉粟粥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而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畧恩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財計窘束之日猶未忍塡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北之米既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多豈無尚可通融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睿旨下封樁庫科撥十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爲糴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鄉之合濟者幾戶其早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候到減原價三分之一專一分場糶與下戶將來

除豁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即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壬子聚講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幷乞釐正檢正官名劄

臣恭覩皇帝陛下宵旰圖回奎璧絢爛特以兵財二
事分委執事專任其責王言惟作命始而絲纖而綸
繼而綍其孰敢以爲不然哉然事未有全利而無害
者惟當公聽並觀去非取是求歸於至當而力行之
何至似作似輟似疑似信日復一日而徒浮議之郵
哉兵者臣之所未學固不敢言至於財用臣雖不知
幹旋變通之術若夫成憲所存大體所關則考之經
史得之師友亦嘗聞其略矣請試言之而明主擇焉
祖宗盛時掌財特有司之事曰鹽鐵曰戶部曰度支

是爲三司爲三司使有聲績然後登之政府今之版
曹蓋三司之職也特茶鹽隸之尚省而已建炎雖嘗
以副樞兼領戶部財賦乾道亦以執政同知國用事
然體統之在宰臣自若也今以版曹提領亦三司之
遺法然以戶掌財其來已久源流於周之六典分列
於今之六部總而爲省之六房嚴而爲台之六察而
戶房所掌特科撥和糴及拘覈出入之事於生財乎
無預以爲奪都司之權者非也昔者以三司總國計
則戶房自屬於尚省今若併尚戶而入專局則尚省

止存於五房撥之舊制彼有牴牾臣愚以爲封樁庫
如激賞庫如安邊庫如豐儲倉如務場如鹽案皆可
以總其事而歸專局惟戶房不當出省此妄議之一
也不置局是也然既增參詳又增檢閱三省清嚴之
地而輿卒皁隸紛雜其間恐非所以重朝著故不置
局則責任不專置局而不公於朝堂則體統不順且
法有改更利有取予若議論區處於本局而後請筆
於宰臣萬一宰臣以爲不可而又議焉成鄭重臣愚
以爲欲其專一則置局以處官吏亦未爲害凡拘催

財賦常行文書自從各司各局分治其目擬審請筆
一如執政之所條奏至於更革廢置則提領官時一
至都省白其所以然而宰臣執政公議之蓋宰相不
當屑預者其繁而無不當問者其要如是而後體統
不分事宜適當此妄議之二也乃若官屬一事則版
曹自有版曹之屬庫務自有庫務之官而宰司則惟
書擬戶房之屬一員爾因版曹郎官五員以掌版曹
之財因書擬戶房之官一員以掌朝廷之財去其不
善言利者而擇善言利者易置之各立限界不相侵

越提領通治之執政審處之而宰相裁其當如是足矣惟茶鹽一窠當命專檢閱之員更合增置無可疑者此妄議之三也大抵臣之為說初不悖於執政之說特欲大議公於都省而不徒請筆於專局擬審置之后置局以專行移而不使人徒雜處於朝廷之間困省部之官屬以分治省部之財賦而不必多增員數提舉官通領三司之事而不害時至都省戶房還歸左右司而吏不入專局茶鹽別委專官而宰掾不必兼領朝廷戶房各任其事而財賦毋得交混三者

其綱領而七者其條目也如是則體統合職任專然後以出入之大數較每歲之盈虧以為各司之殿最而賞罰行焉聖君有命雷動風行夬無反汗之理彼泛然之議何足問哉臣猥以非才忝恩兼組右選雖不當自附於論思獻納之列然使有懷不盡非臣所以忠於君父之意也書生之見何足仰裨聰明可則行之否則舍之是關國體臣何形迹之嫌哉冒瀆天威惟聖明裁赦

貼黃臣又聞中書造命之地熈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員欲以檢柅稽違糾正闕失審重於出令之初而無待乎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也至於近年不行本職凡中書之事自勑庫斷案稽考奏鈔之外餘皆不得而問問其官則曰中書后省之屬也問其職則曰書擬尚戶財賦也名與實乖官與事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甚於此竊嘗深求其故良由中間猾臣志在獨運自任胸臆不使掾屬得議其是非檢正既無職守因分尚戶以寄之然名在中書門下而職在尚省可乎且尚省有六房所以絜六部之綱也移

其一而他屬可乎今左右司共為三員分領諸房臣竊以為戶上房書擬亦當併歸尚省却於左右司中擇通於財計者一人領之而檢正專總中書六房之事以正命令之源以考違滞之失與給舍相為表裏叶神祖建官之初意正名責實於體為順兼臣待罪宰掾又攝銓曹不幸而有犬馬之疾自揆一身不足兼兩劇欲乞睿慈先正檢正之名使行檢正之職別擇材俊共扶紀綱仍令臣免兼檢正職事庶得專意銓衡以報陛下拔擢任使之恩伏乞睿照

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國門是日内

引奏劄

臣瘵質不靈天分素薄頃由班綴出守吳門病不敢前控辭再四忽蒙陛下親灑宸翰命宰臣諭旨勉督使行臣感激異恩期以死報踰年支拄幸勉曠瘝聖度如天復加召擢丐歸不遂再得入覲清光臣之幸也粵自言路宏開一時忠臣良士鏘然競振朝陽之響昇平氣象指日可俟臣尚何言謹摭其關於大計之最切者爲陛下告臣聞天下有睽心人主當主之以一天下有動勢人主當鎭之以靜蓋人心國勢相爲表裏睽則必動動則愈睽凡欲動人之國者必先有以睽其心而搖之使上下疑焉不盡然後吾之計行而徐制于其後此安危之幾不可忽也古之聖王所以先萬物而立於獨斡千變而執其樞者惟靜惟一而已故能因其未睽而使之合察其將動而使之定事變之紛來者無窮而吾心之靜一者自若此通變使民之妙窮神知化之本也不然天下有睽心吾又從而挻之天下有動勢吾又從而激之以睽心而

乘動勢國其殆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高出古昔道德問學比隆帝王臨御二十四年事之幾微無不燭人之情僞無不知靜一之天存於中者遠矣然臣不知隱諸聖心以今爲何如時邪人常言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譬今天下之心睽已久矣陛下所當競惕而恐懼者矣古人立國之道非徒旦旦焉號于人曰吾以此爲局面而已譬諸一枰之上有是局必有是着路路有生殺着着有成敗苟專執成敗之虛言而忽政務要凡無定筭大綱小紀務詳法畧則凡古人所以竭其心思而爲不搖不拔之本者皆廢不講又取已成之法而壞之幾於蕩蕩無綱紀文章矣空枰僅存實莫知所以下着之處乃指此爲可以久而不變之道無是理也是必以靜一立基本以着數實局面使睽者自合動者自定則斡旋世變之用在我矣端緒以前不必深論試以淳祐數年間觀之甲辰改紀之初陛下獨觀昭曠與神爲謀振起墜地之綱常散壞盤固之黨與積二十年靜一之功而見諸用上對天心下符人望此所謂動以天而無妄者也

夫是以人無睽心國無動勢精神奮發脉絡翕合曾
未一年生事之徒迎其睽而挺之動陛下苟有以主
而鎮之則睽者合動者息矣而陛下之心似亦不免
與之而俱動是以紛紛至於此也且宰執臺諫乃人
主所與綱維世道以共成凝合鎮定之功者也一旦
變宗祖成制創為二府分主兵財之説以奪宰相之
權而速其睽衆君子不察亦合從而和之不思宰相
動則局面搖此不過為傾宰相計非為公家忠計也
今其效可覩矣使宰相當是時納履而去豈不偉然

大臣之體哉宜去不去卒至於逐一動不已以至屢
動動則生睽於是二三大臣之心衆睽同堂之濟濟
之風衆朝有黨比之疑甲辰乙巳之局至是幾散此
固旁窺竊覬者之所甚幸也愈睽愈動至於今而未
已苟有猝然之慮則將有起而乘之者是誰誤陛下
使致然哉此聖心所當容察也且作威作福乃人主
不測之神非可以嘗試而褻用齊威王屏然不動者
幾年一烹一封而天下服未聞今日未烹一人明日
又封一人也自臣鍾罷未一年同日而逐兩臺諫雖

其幾論大激不以為過然亦豈無激而成之者乎此
又聖心之所當容察也今年四月宰臣罷二府出七
月樞臣又罷陛下廢置大臣之手似亦太滑矣天下
之勢本易動當局者又從而動之能無傷靜一之體
乎不獨此也自創例行泛免之恩而多士之心動自
違禮修道宮之祠而都民之心動自無故受西夷之
誘而邊民之心動自赤旱千里而居民之心動是舉
內外之心胥動矣聖人繫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
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甚矣動之可畏也天下之

患無不始于睽而成於動閩左之戍不發則秦不亡
高麗之役不興則隋不亡彼動人之國者其端甚微
然至於動而不可止則彼亦末如之何矣初豈料其
至此哉勢始然也今强敵在境姦邪生心豈無乘時
投隙者之可慮哉夫睽不足以合睽而合之者一動
不足以制動而制之者靜世變雖百睽百動而聖人
之心常靜常一何者鎮靜之道當如是也臣竊窺陛
下靜一之天未嘗不卓然於酬酢世故之頃近年之
失雖不免於屢動而隨動隨復不終日而失者還凡

前之怒且逐者今彬彬然而起矣忠賢之路榛塞者盡通弓旌之禮聘召者交至大聖人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甲辰之局得不遂散豈非天哉然與其頻動頻復要不若不待復之爲善也繼今以往惟陛下謹之重之使靜一者常存可也雖然臣之所謂靜一豈泊然無所營弛然無所立之謂哉前所謂以着數實局面是也今人心疑而國本久未正軍心驕而武備多不立供億繁而糴本無從辦見緡空而虛楮將不行此皆今日必至之大患也然則國手所以合勝制

動之第一着其將奚先曰釋群疑鎮群動必自國本始而其餘當下之着如急政要務如紀綱法則莫不次第而行之則滿枰皆實着是乃萬世開太平之局非前日久不下着之虛局也臣學識踈智慮淺昔者局已立而臣始來中間將勝而臣已病區區之愚每以有局無着爲深恨今局再整而臣適再來不勝忠憤冒昧一吐之謹以甲辰丁未列爲二局蓋先後同以用君子去小人爲局面但自甲辰之秋至丙午之秋則局面雖立而着未下自丙午之冬至丁未之夏則局面已搖而勢漸傾今局面復正矣苟能下着便滿盤皆實則斯爲萬世開太平之局矣安危所關不同常事惟陛下重留聖慮焉

○第二劄

臣前記以安危大計爲陛下獻矣竊自念臣出使無狀守郡無功其有關於職事之當言者敢併以聞夫金玉珠貝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惟儲粟爲最急古之制國用者必以三十年之通計其餘然後爲足世無賢不肖皆知之矣然朝廷方窘於糴本而今歲又苦

於旱乾豐儲百萬之積似不爲少則權宜通變亦體國愛民者之所當講也蓋多糴於歛歲則民食必艱糴價必踴民食艱則流離愈衆糴價踴則本錢不克國與民交病矣臣頃待罪宰屬私嘗會計豐儲之積約五百萬石多爲備荒之用而大農每歲廪給止合用米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五年其大農合催之額歲爲一百三十萬石除三十萬石以爲拋江落河之數則一歲之入自足當一歲之支假令凶荒不齊兩浙州郡更亂五十萬石以惠百姓則朝廷不過貼支此

五十萬以助大農而已其餘尚可以支四年有半天
下豈有年年荒歉處處不熟者哉百萬倉之積約二
百萬石專爲淮郡軍餉之用而淮浙發運司遞年所
糴率不下一百萬石通計可支二年此儲蓄之大凡
也夫倉庾之弊紛如蝟毛糴愈多則弊愈甚年辰貧
次之間旣不可易此曹逆料支發之期尚賒他日之
責未必在我于是肆爲姦蠹而無所憚當此凶險之
餘糴本未有所措若權與輟糴一年或姑糴一半旣
可以爲民食之助亦可以寬糴本之憂却嚴責有司

照免糴之數而椿辦本錢以待來年如元糴一百萬石則所時價椿一百萬石本錢設遇歲豐則於常數之外增數而糴如去歲充額一百萬石則今歲增糴作一百五十萬石如此則上下可以共寬一分此
歉歲免糴之說也浙西號爲畿內沃壤每歲豐儲及
百萬倉所糴似不啻三數百萬石若以諸總司計之
在吳門者已不下二百萬石而私販滲漏者不與焉
則吳門實爲吾國儲蓄之根本所當愛護培養不可
一毫傷動之也然自古和糴本有二說方今邊事不
解兩浙軍儲自不容闕豐歲易糴則百姓可以泛招

歉歲難糴則巨室可以略敷然浙右之俗大家率聽
命於強幹雖積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寧傾貲以求勝
於官府勸之不可令之不從自淸冊之令罷頃年雖
曰招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禮勸糴官苟無擾民亦
安之臣昨在朝已嘗建減糴之議故去年之秋初止
糴五十萬石臣之意不在希賞止欲相安故亦止爲
五十萬之規模糴數旣減其半凡舊招於巨家之數
亦減其半施行已定忽準朝旨增糴五十萬石時節
已晚米直已窮而本錢過歲方下臣逆料不可遂於

發運司平江府借撥諸邑官錢別委官屬招糴一毫
不敢敷及上戶然後得以及事今兌支過運司平江
府錢共二十三萬貫累申未蒙科還故去年之糴比
常年不同每年是同時拋數同時降本同時定價故
價數亦止一等去年先糴五十萬石循例於百萬倉
交納後增糴五十萬石令運至轉般倉交納是兩次
拋數兩次降本故定價亦分兩等此皆臣以意權宜
行之非可爲定例也無值秋冬亢旱勞費倍難而本
錢不科何以爲日後之地臣切謂糴事大要專在降

本抛數之早若秋成便糴民田有米自易辦集才一交冬則非獨價踴而大家藏粟不出數無由登如臣前說則今歲免糴一年未爲不可若猶不免於糴則乞裁糴數之半日下降發本錢選委官吏限在冬前了足價既溫平結局亦早官與民不至交弊矣此降本在早之說也凡此二條臣非敢獨爲異說但身歷其事志在體國便民不容守循常襲故之見其餘利害尚衆未能盡言惟聖慈申諭大臣速賜裁酌而審行之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劄

臣聞古人爲邦自有常法如曰可使足民可使有勇知方之類規畫井井猶畫宮於堵課功計日必底於成非泛然率意而爲之也凡用財所入多則祭少則務有餘不足猶相通融不足則思爲補助之圖有餘則以待不測之備何嘗於定法之外別有巧計不取於民而能辦集者哉所謂承流宣化所謂奉法循理自然默寓於其中矣數十年來法度盡廢苟有尺寸之權者皆可以人自爲政不恤者至於哺民從欲好名者至於違道干譽其用意雖不同其爲他日之弊則一也吳門爲三輔大郡萬家之聚日食幾何縱不能爲一年三年之蓄然使歲計之外略有寬餘亦古人爲邦之意也今乃盻盻然有不足之憂脫値凶荒直立而視斯民之死爾姑以本郡苗米言之所催之數常不及而所支之數常溢額頃年每石之耗多至七八斗又或過之中間定爲四斗之耗比之他郡不爲加多所取得中僅免窘急然猶逐日趲樁錢楮補糴軍糧淳祐三年始裁耗一斗爲一石三斗四年又

裁一斗爲一石二斗內有一斗係運司耗米及義倉米定止一碩一斗前是縣自催苗而許補軍糧亦縣自給縣取贏斛而以供乏用而水軍之糧遞疊積壓軍人詞訴無日無之守臣病焉遂令民戸之苗縣催郡納自行給餉仍舊石取耗四斗民戸得一分之寬水軍得按月之請無不便之而諸縣皆謂自苗歸郡縣不可爲向使縣自受苗縣自供軍不致欠闕則縱取贏斛面勿問可也今苛取於縣不足於軍其勢不得不變變之善矣然舊來抛下水軍之糧問之郡則

曰各縣積壓非郡責也問之縣則曰苗已歸郡無可
償也軍帥挾勢徑申密院臣時辭行不可遂白樞臣
容臣至官措置帶補已許諾矣而監司徑責樞郡併
月支給又添軍額七百餘人蓋守臣將去之時已是
指定一年米數其餘以示再減一斗之寬矣交割之
日尚計米一十三萬餘石猶可支至秋成比臣之至
止隔三十五日爾乃止交割米七萬餘石是年六月
即欠軍糧問之有司僅有平糴倉米可以借支至十
月新苗起催共借過三萬七千餘石此虧欠之由也

然前守初年尚是取耗四斗次年方減為三斗臨去
半年方減為二斗通融乘除猶可補助臣在任一年
四月皆是取耗之時臣不言利亦不求贏前政既受
寬減之名而臣增之臣之耻也止得苦節儉用以補
不足無前時雖曰減耗然每石斛面猶帶二升當取
者以減言而不當取者增暗耗是欺百姓以為名爾
臣親下倉較定自五年開場每斛並削耗二升總二
十萬石言之又虧失僅一萬石矣臣非好名不敢欺
心故也今約至催新東移西補粗可支吾但朝廷有

當科還之數累申未下來年處荒旱之後必復欠闕
實為可憂臣已于交承數外將本任樽節到錢照平
糴倉糴米元價共為九十四萬三千有餘貫發下平
江府俾候秋成糴米仍舊樁管抵還平糴倉元數已
申朝廷照會然以輔郡繁庶之區而積貯乃如此可
謂寒心臣既不敢循舊取耗於在職之時又豈敢更
請通便於去官之後區區愚忠正須九重之上周知
郡縣利病而凡不守經常之利收名于一時而貽害
于久遠者皆不可以為法及其窮匱方且醫瘡剜肉

以為奇策恐非仁人之所忍為也儻沐聖慈申飭州
郡恪守成憲庶幾軍儲民食稍有所仰不至于覆出
病民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劄

臣不度狂妄謹三薰三沐起敬起愛僭瀝愚悃上瀆
天威惟聖明垂聽臣昨得心疾身幾不保歸心飛動
他不敢知解印將還忽闕參政臣別之傑除命一下
物論譁然且謂與臣有隙臣自念進退未決之間萬
一因臣之來諸臣進退適有邂逅人言可畏恐難自

明敢恃寬仁略陳本末臣頃將漕江左時之傑爲制
閫適值荒歉道殣相望臣方 心壯氣銳不量幺麽強
欲舉職意謂百姓可以手援貪贓可以法繩施行之
間或失回護然皆爲公事耳臣何心哉時城外十餘
里間有凶徒嘯聚巖谷客旅行人單弱即擄殺爲攗
訛言相驚道路洶洶臣實痛之嘗面告制臣請行禁
戢退聽連日久未施行臣不能少忍峻責巡尉督以
收捕一夕捕到徒黨器具肝臟血肉色色俱全臣寘
之獄一問具服臣既書判移文制司照條處斷遂將

各人梟戮仍加警邏此風遂息臣職在糾風不爲越
職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救民命也夫何嫌未幾陛
下命臣兼提領江東茶鹽給降黃牓嚴戢私鹽臣奉
詔惟謹有趙彥滿者載鹽六巨艘越宋石徑過津吏
方欲詰何彥滿即以竹鎗截傷軍人幾死臣督官吏
追逐明日捕到彥滿恃制司沿途並免收稅之文以
劫臣臣書判云制司號令不大於朝廷彥滿明月之
舟何用乎六艘遂行按劾鐫降罷其攻官旨俾臣職
爲提領竊度制臣必不罪臣之舉職也又何嫌臣平

生素心不樂言利再三乞去久之始蒙易節浙東臣
反覆以思除二事外別無纖芥有失及臣既被新命
或謂以計傾臣臣笑語人曰能節得節何傾之有處
之泰然時總臣在病親見之後臣至越自以和詩獲
罪嘗引范純仁之說謂子弟曰此亦幸厚爲之耶自
是退處山林者三年巳甘老死甲辰更化臣首被收
召再掾都曹之傑適帥湘南書問往來相與如故此
衆所知也臣去春扶病守郡方開居臣於交舊例不
能書非獨于之傑爲然及其進登政府臣以將去之

守事新執政禮有故當例致一書以此觀之亦必諒
臣之心矣又何嫌臣之所言者皆不在是竊自嘆恨
此爲何時而舉朝洶洶費有限之光陰角紛紛之議
論是非得失自當明白以釋衆疑陛下務兼容大臣
不即贊決非獨賤隸小夫侮訕朝論之含糊而外夷
敵國且覘吾國之無人矣陛下既以論思之職命臣
臣何敢不以論思之職事陛下夫之傑之事臣不能
知徒以不俟成命而安坐政事堂此所以適重人言
之紛紛也或謂邊庭事重無人可任奈何臣應之曰

但使江淮草木皆知威名而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居之則一舉而天下服矣今浮論不根有若上誣聖德者吾君可與爲堯舜臣亦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請獻一言仰助英斷蓋事體明白然後謗議自息臣不歷邊任不能深知之傑本末陛下待之傑如此其重任之傑如此其專其戰功邊籌最大且著者簡在聖心久矣欲乞出自聖裁明詔二三大臣取其顯然而天下信服者明示內外然後宣諭給舍詞臣曰功臣如此口語難憑卿等合速與書行即其功實著之

訓詞以曉天下庶幾諸臣無疑使可安職不然稜稜不決則是朝廷以疑似之迹壞一叅政又以不得其職之故壞給舍詞臣矣況同時遷除本出聖意苟使之失職而強受或者又將以調停之謗重誣君父矣官爵易得名節難保國有四維不容廢一可不謹哉臣職在論思初沐恩榮竭忠報國無大於是臣非獨愛吾君亦所以愛諸臣也若以微賢廢公議則是臣亦不知自愛以負陛下矣如或功狀未顯群情不孚則乞且勉諭別付要侍以俟後效然後入叅大政夫誰得而議之臣愚直無他腸罪當萬死屏息以俟誅斥

丁丑上殿奏事第一劄

臣嘗觀滕之文公恐懼於齊人之築薛而求策於孟軻軻之對不過曰強爲善而已矣夫滕之勢甚急而軻之說甚緩甚矣其迂也然若緩而切若無策而實策之至可以回天心可以感人心可以服夷虜盜賊之心未有過於此今者堂堂天朝非可以滕爲比而事勢之危迫則有甚於滕何則薛滕之鄰而蜀吾境

也金虜之亡薛已築矣今又犯蜀是將築滕也其何恃不恐且滕之患者齊耳若今日則虜一患流民一患楮又一患滕之大患一而吾之大患三又何恃而不恐然靜而察之則統體渙散法令垢玩牽制文義循習姑息專國柄者未有出力負荷之勇操尺寸者動有畏視朝廷之心名曰任中書而未免多門名曰開正塗而尚多蹊隧古人以競業保至治而今日以偷惰濟艱危火已然矣而安寢如故是未恐也雖然不可以不恐亦不可以徒恐惟有強於爲善有可容

吾力爾楮輕之弊群臣講之悉矣臣不敢輕言
虜與流民之故東南立國倚蜀為重而今之蜀則僅
存其名而已日者上流一警夔峽以東蕩無限隔湖
湘之間為之震動始焉小入以開道路終必大至而
闖門戶此必至之理也吾之所恃者清野爾使韃得
而終據之因蜀之資耕田積粟練兵造艦一旦截兵
與糧順流而下則吾之策窮矣而施黔開道未暇問
也臣書生不知邊事妄謂欲保蜀者必須得一大項
軍馬少亦萬人而又得一大將如張韓劉岳者統之

以雄據要會然後驕兵可御州縣可復竊覩近日宣
闖之除廟算當亦出此使其慷慨任責容可少寬憂
顧萬一未然則宜除夔門一路外餘悉倣古者分封
之制使之世襲傣屬許其辟置賦入聽其自專庶家
自為謀人自為戰俟韃患可戢然後徐議區處不猶
愈于棄之戎虜以貽無涯之憂乎不務出此而漫焉
寄之非所當寄之人逆知其必敗必竄而付之無可
奈何之域此非棄蜀乃棄東南也或謂昇當城築不而
倉憲守臣中參用一武臣知兵者外以聯施黔之脉

絡內以植湘潭之屏蔽疑亦可行之策也流民之患
其類不一有自天而產禍者有因人而產禍者內地
之民偶因旱歉而逐食于粒米狼戾之地者此值時
之艱未有怨也江閩之間頃因旋擾曠土尚多若誘
勸上戶資之使耕給以閒田許之自耕俵倖一稔尚
有歸期至若湖外之民則于軍須科夫之擾剝床及
膚膏血且盡下戶空矣而中戶去中戶散矣而上戶
亦不得而不去此出于不獲已而已雖不能無怨怨
猶淺也邊淮之民則無論貧富無問強弱自清野之

策行屋廬燬矣生業空矣雖有懷土之情已無託跡
之所其怨入骨髓矣甚者帶刀挾矢在在布滿賣妻
鬻子以苟目前所至跳梁官司不過隨宜賑給名曰
撫定然賑給有限而來日無窮此去青黃未接粒食
愈難迫之以虛腹激之以怨心發之以長技意外之
憂其有既乎加以江閩湖廣曩時通誅之寇盤據充
斥渦竿負挺習以為常猶幸其無馳射之長無攻城
之具使與此輩附和為一所憂不愈大乎謂宜行下
諸路密與稽考見在流寓之數多方區處今在外諸

屯虛額不少耗費衣糧無從考核陛下胡不札諭制
闈爲國分憂招刺強壯以補虛籍其內郡廂禁寨卒
亦豈無逃死之數且以元額十人收刺一人爲率則
有千人之額者可以刺百人矣縱未闕有額亦且依
此施行俟闕却別補若闕額多者即令照額塡刺等
而上之爲數不少將來沿江諸軍有闕却又漸次移
之近外仍立考察之法招刺數多及區處有方者必
賞否者必罰但見強壯有歸大勢稍殺其餘亦可以
內地饑民之法處之纔有不逞爲禍必輕其在沿江

者若貧之過江耕墾俟復來是亦一說此非獨可以
寬朝家之憂亦所以寬監司州縣之憂也嗟夫祖宗
金甌無闕之基業付之陛下而半爲丘墟百姓以赤
子乳哺之望屬之陛下而淪爲魚肉危機至此得不
恐懼而強于爲善乎何謂善曰善衆矣而其大者畏
天愛民聽言求賢而已邇者上天垂戒變異洊臻京
都何地而潮迫之霜降水落是理勢之常未可以左
道爲驗者日君象而妖氛貫之分野之限是星史之
諛未容以衛弁爲解也彗有除舊布新之占津橋不

通是遷就之說未容以犯王良自恕也天難諶斯何
以至斯極邪蘇軾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崇
寧以後彗竟天日有背而大水犯都城實在己亥之
夏當時姦臣飾詞誤國言之痛心臣願陛下奮勵精
神深鑑徃轍內朝與外朝同一致斯須與悠久同一
心毋使文貌勝而篤實不孚毋使議論多而施行不
力盡捐拘攣之見亟爲支柱之圖此爲善之一也陛
下臨御十有七年民之死於兵死於饑疫者不知其
幾逋負非不蠲放而詔旨爲虛文水旱非不賑䘏而

州縣無餘蓄因之以數糴重之以横征粟如玉而指
瘠多棰如土而民旅病蓋不獨流離道路者爲然也
今無他策惟有痛自節抑嚴戢貪暴猶庶幾一分之
寬此亦爲善之一也陛下虛心無我未嘗以言罪人
然登對祖宗之良法而閤門至爲說以限之台諫紀
綱之所寄而布章至昌言以撼之此必有所窺測而
後動也今之言者未必皆無一得之慮然見之施行
者幾條行而見效者幾事雖有張良之智臣恐不能
立決于借箸躡足之頃也臣願說而必繹從而必改

當行者應時而付出宜去者毋費于調停此亦爲善之一也臣頃因輪對妄論儲才之法仰蒙玉音嘉獎許其可行今三年矣所儲宜不勝用矣然從橐如晨星藩方同傳舍邊風洶洞而樞屬無知兵之士國事搶攘而省闥少練習之人如臣等輩碌碌州縣之常流瑣瑣文墨之儒夫爾何益于成敗之數加之士風淪靡氣節衰頹近臣以涕泣而乞留言路以交通而被劾陛下所儲人才止于如此寧不啓外夷敵國說弘若發蒙之誚乎此國之耻亦士之耻也吳蕞爾國

然瑜之後有肅肅之後有蒙蒙之後有遜人才如此其富也豈盛於昔而嗇於今乎宜深詔二三大臣亟將班行之彥彙而分之某可守邊某可平寇某可理財某可治劇江淮荊湘某可爲閫越之副禁衛邊屯某可當帥將之儲疏其姓名寘之夾袋而又博采賢俊及在外之已試者以增益之經綸之暇則登進而審之察其所言探其所蘊因事而用如取諸懷毋徒使入閤者媒進銜袖者乞憐弃印徘徊每憂之使此亦爲善之一也如是則兵可強財可裕三患猶有可彊之理不然憂患之來在旦夕矣陛下誰與共濟此乎臣伏念頃歲水災求言臣適當對陛下容之而言者不容臣之分也今星變求言臣又當對陛下許之而臣黙不言臣之罪也食芹思獻臣之本心懲羹遠害臣則不敢惟聖裁赦取進止

第二劄

臣覩今天下之勢類圮壞爛幾於不可振起所恃者祖宗三百年忠厚之意未遂墜地如人之身五脉俱病而命脉僅存是以國勢雖危而人心猶未可動柰之何旦旦焉斲而伐之今命脉又病矣豈不殆哉且

財用之窘上下之通患也而今世所謂理財者多戕吾命脉者爾夫君民本一體朝廷監司州縣本一家不知奉上之義不足以爲人臣不知取民之義不足以爲人長臣庶無收叨恩入奏豈非陛下欲知遠民疾苦而無間於踈賤乎臣所領郡在江西窮處屬邑凡四而三隣贛汀邵之境山深谷險莽爲盜區餘習熏烝深入骨髓外邑之版籍燬於寇火軍城附邑之版籍燬於兵火財計失陷利孔湮塞端平以前方籍

朝廷科降而何有於綱解其後稍稍盜輒則官自鬻
鹽以給之解發之多少版曹未暇問諸司不敢追今
荒墟未復而官鹽又罷矣本年之解發不敢違而積
年之久欠又復出諸邑皆行預借豈有餘賦在民交
承數目可考豈有餘積在官所謂催欠非催欠也會
官猾吏假上令而追之縣縣假郡令而追之民民納
賄于縣胥縣胥納賄于郡胥郡胥又納之以上官府
之胥賄不至則專人矣差官矣以赦書蠲放爲空言
以祖宗成法爲文具然則積欠之督非徒惠姦乃戕

命脉之最大者夫諸邑諸郡自有當催之數各官各
任自有當解之數朝廷諸司宜責之以力之可爲郡
縣宜盡其職之當爲毋論催數之多少而論到數之
多寡少則利不在胥而在官民受一分之賜矣臣從
事州縣稍見本末請爲陛下言其畧謂如某郡合解
錢十萬兩絹一十萬匹錢一十萬貫此正額也某項
常歲及數則依正額催解某項從來不得及數則須
與之通融姑以三年解錢爲率有解九萬貫者高數
也有八萬貫者中數也有七萬貫者低數也過高則

病民過少則虧官吾惟責之以九萬貫之中數不必
過取亦不許不及分上下半年與之稽考以解到數之
多少爲期限之緩急若錢若絹莫不如之如此則一
絲一孔實歸公上矣不然但喜催數之多而不知入
數之少是乃胥吏之所欲而非公家之實利建昌小
壘除月樁上供折帛錢係總解所外其解朝廷者每
歲　聖節銀二千兩内代提刑司解一千兩福衣銀
一千九百兩係用寶慶二年高數爲額紬絹一萬九
千五百九十匹遇大禮年分則又增解銀一千二百

兩内一千兩代提刑司解絹二百匹其總所之錢左
帑之紬絹大抵未嘗有欠惟銀一項數最多而價日
踴常年合解四千九百兩大禮年分則合解六千一
百兩今以要法言之不必論年分不必論新舊但通
計每年到庫之數不虧於本額可也設使本年不能
無欠而新舊相爲乘除已足當一年合解之數矣何
則使居官者人人所解之數及則州郡無緣更有欠
籍國計無復更有不足惟其不及數也是以前後相
承不能無欠今不問所解之多少動以欠言將積年

之虧數同行下蓋所虧數不多則賄賂之蹊塞矣其積未嘗分毫有益於官假令解得舊錢二百緡則必虧欠新錢三百緡移東補西展轉為欺而已當官者識不足以及此此財計所以不裕而命脉所以受病也臣比試郡適當大禮年分除紬絹依額解足外以本年銀額言之合解六千六百兩而去年通新舊發六千五百七十六兩內有臣任內已支解四年提刑司聖節銀一千兩本軍五百兩取會尚未到庫合行催促非獨足以當本年之正額又溢數矣己丑庚寅以來寇盜方擾不足為比姑以近三年解發之數較之

其最高者不過二千九百餘兩而止端平三年共解二千九百八十五兩嘉熙元年共解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二年共解二千六百六十六兩未有能及額者臣所解不翅過倍矣而有司不論赦放不復通比今日移牒明日專人臣雖欲奉寬大之令不可得已陛下如以臣言為可採請自建昌一郡始然古人立制務在適中臣之所為不足為法無以一胥交通縣吏失催銀錢臣簿錄其貲可得銀一千兩一毫以上悉

歸公家是以比之常年猶能增解若以此額為則民窮至骨將來必不可繼欲乞下之省部更與點勘逐項元額及逐年解到之數將已經赦放者盡與蠲免自嘉熙四年為始每歲紬絹一萬九千六百匹聖節銀三千兩三年一次大禮銀一千二百兩絹二百匹並依正額外其諸色銀一項每年與裁減三百兩給曆行下但取及數毋問新舊于一年內分限解發守臣書考則載之批書去官則繳納元曆版曹得以稽考之申諸朝而議其功過如此則常年合解四千六百兩大禮年分共合解五千八百兩雖不及臣所解

之數然比之前政遞年止解及二千九百餘兩者亦過倍矣使一郡有定式然後推之諸郡總天下所入計之其數幾何此皆到庫實數而非用積欠為催頭以欺上下而取賂者比使臣所言有虧公上則勿行可也所取過刻而難於奉承則勿行亦可也今不過與之洗滌積欠而專意以辦本任合解之數而已朝廷諸司不以此撓諸郡則郡不得以撓諸縣縣亦不至重困吾民矣扶持命脉莫急於此惟陛下留神取

進止

上殿奏事第一劄

恭惟皇帝陛下獨奮乾剛再立人極並建宰輔收攬
威權弓旌幣帛之禮紛若四馳毛髮絲粟之才翕然
並起一時氣象凜凜乎元祐之盛矣臣寒遠蹤跡最
無足數不圖瑣瑣名姓猶軫淵衷寵至陛離首加收
召溫綸渙發繼被節麾臣少年苦力燭窓不幸而有
目眚暈時度力分老丘園感激聖恩强顔祗役仰承
三命復汗班聯寵數便蕃若爲稱塞惟有罄竭愚慮
上報萬分臣嘗測蠡管窺竊謂陛下有帝王之德四
天性仁恕視民如傷未嘗行一暴政出一虐令可謂
有帝王之仁大昕視朝聽覽不倦無日不講論經理
無時不親近儒生可謂有帝王之勤開納直言假以
詞色廷臣奏對未嘗不示優容草茅抗論未嘗少加
譴責可謂有帝王之度內外臣子才否無不周知四
方利病纖悉無不洞照可謂有帝王之明自古人君
於是數者苟得其一皆足致治今陛下兼而有之蓋
矣美矣然望治如此之勤而成效如此之邈何哉無

乃志氣不強乍銳乍沮是以大計不預定紀綱不素
正規模不先立虛擲歲月坐失事機臣竊爲陛下惜
之夫東南金甌之業傳之四聖無一傷缺而十餘年
間京襄蜀漢淩淫以及于湖之北淮之東西丘墟者
幾縣寄治者幾州境外有蠶食之憂境內有病瘇之
勢譬諸一枰之上半爲敗局一着少誤全局欲歉夫
春秋戰國之人至不足道猶毅然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今陛下英明如此以東南猶可爲之天下
顧乃已壞者不修已失者未復天下後世其謂何哉
陛下一旦奮發睿明轉移闔闢有如反掌風飛雷厲
群聽一新克是以往非大有爲之機乎然所謂更化
者非徒轉換局面易置人才之謂也非徒苟悅人情
取便一時之謂也蓋先克厲奮發而自強其志如句
踐之必報吳不報不出也如光武之披輿地不復不
止也志既立矣而後大計可定紀綱可正規模可立
苟無其志雖屢試屢更終于無成而已今天下之事
關係安危之最大者果安在哉當內外多事之時宗
廟神靈之所屬望薄海臣民之所係心惟國本而已

此更化第一事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值流金爍石之災不竭也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而皇嗣未立號曰更化而於最大且急者且遲焉而不決乃瑣瑣於事爲之纖悉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而聳戎夷臣庶之觀聽乎昔文王十五年有聖子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耆順之福而成王猶在襁褓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觀之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若遲無害也陛下聖德當天子孫千億斷可預卜要思所以順天心人心顒顒耳比聞育宗子于宮中天下固仰知聖慮之及此矣仁宗高宗皆用此道一則決可否于慧與不慧之間一則觀器識于有過無過之頃陛下皇明昭徹豈無有得于靜觀默察之久乎明詔在近臣願斷自聖心預正名號若他時皇儲錫慶則退歸藩邸先朝自有故事使累年未斷之大事赫然定於不言之頃則近者改觀遠者聳聞根本既強窺覦自杜凡有所爲沛然如建瓴高屋矣如是而鬼神不顧歆休祉不降格中外不順服臣請伏妄言之誅臣所謂定大計者此也古先帝王

之爲治未有不自端本澄源始漢唐以來事權散逸不在同姓則在外戚不在宮闈則在宦寺我朝深鑑前弊大權悉歸中書旁蹊曲徑一切杜絕故三百年間無同姓外戚之禍無宮闈宦寺之禍朝廷尊安國勢鞏固凡以此耳陛下懲臣下之專收大權而自攬之是也然權病乎專亦病乎分善攬權者非必萬事萬物盡出於我而後謂之攬權也權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則聰明必有所遺威福必有所寄將以攬權而權愈散能防之於外庭而不能不失之於旁出祖宗未嘗不以事權付中書而能使臣下無專制之私者以有臺諫封駁之司也彼以天子耳目之寄而甚爲宰相私人其罪固滔天矣陛下嚴親擢罷黜引真我宋家法也然使其所謂親擢者果皆得於平時審察之精而一出于聖心之獨見夫豈不善若猶未免採聽一二人之毀譽則權之移于冥冥之中者將又有甚于大臣之專矣是故事權必盡出于中書臺諫給舍之權必真出于聖意而後人主專朝廷尊而無散逸之弊願陛下審之重之

臣所謂正紀綱者此也前宰臣以憂去位同時疏屏相繼罷去陛下注意老臣眷留再三處立而置諸左右起碩望於散地即家而拜使驛相銜于道幾有見晩之恨揚庭之月人以爲復見文富並命之時也今更化數月矣改視易聽惟此時爲然一失其機則日入頹弛而愈難扶植矣蘇軾有言曰天下之事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無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端乎更化之初衆賢聚朝聲生氣長當時議論施行豈無一是邊事既開一廢百廢于是而有嘉熙事變紛如

撑拄度日方臣之始立朝也國用猶以歲計及臣之再立朝也國用以月計矣日降日下于是而有淳祐雖把握運用之機深而明白正大之味淺然事無全是亦無全非是者因之非者革之而已今更化至於三矣前者正以持論不堅用心不一故屢更而屢不效如將爲必效之計可復從倦泛泛而已乎其植立有本原其施行有次第廟堂之上要當先爲定畫如梓人之畫宮於堵俾群工百職奉而行之以血誠自許而不梏於形迹之私以天下自任而不域於彼已之異人才可用用之不必問其出于誰之門也議令可行行之不必問其出於誰之意也凡軍國重事慮而後動審而後發其有未盡適宜者則必相與往復而求其當至若常程細故常調差除苟大體之無關毋日力之徒費推慶曆之車志于行而已操元祐之毋勿使偏而已豈必銖銖計較屑屑遜避而後謂之同心同德哉臣所謂立規模者此也夫志者爲治之本所以定大計者此志也所以正綱紀立規模者亦此志也苟外爲振起之形而內無發強之實則進者

益退銳者益消日復一日臣恐非惟天下厭之陛下亦且厭之矣乘既厭之心而屢爲嘗試之舉將有甚於今之視昔者事會無常時機易失天下之化堪幾弊而幾更哉臣來自遠方不識朝廷事體獨有食芹炙背之心不敢不爲君父盡位卑言高退甘鈇鉞惟聖明裁幸

第二劄

臣前篇所陳爲治之綱領也其事之最急者一曰和糴二曰鹽運三曰楮弊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

一而已臣請得而申言之陛下甫更大化知糴事之
病民御札丁寧首罷數糴而行官糴知鹽鈔之不售
而斯民有食淡之苦將糴本鹽名色罷去又從而殺
其價一念惻怛上通於天農願耕於野商願出於塗
莫不以懽以呼以舞以抃謳快活條貫作感恩道場
總總如也嗚呼仁矣哉臣既喜之亦有憂焉何者邇
事少息而陛下切切然與念及此孰不知前日之爲
數糴爲糴本鹽者非得已也以國用之所仰也然而
糴也楮也皆視鹽以爲重輕者一二年之糴本粗足

者以鹽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鹽也其失也在
乎壅滯不售私價日窮而不能弛已張之弓爾今所
椿未賣之數尚多秋防糴本之費意猶足以支吾而
後來之計又何如哉雖曰糴本鹽既罷則正額必羡
客販必通然正額雖羡而視今所賣見椿之價損矣
客販雖通而知吾後日之鹽未必能繼亦有時而不
通矣況又有病吾法者諸閫諸郡爭爲苛征臣姑以
所親見者言之近年客鹽之至江西者大約爲錢一
千貫而又有長江之盜賊又有場務之淹留幸而至

于任賣之郡則居官者又令之曰朝廷鹽未賣客鹽
不許發也如是者又積日累月而後可是以所在苛
征不能禁長江盜賊不能戢朝廷縱無官賣而諸司
抑價于州縣者不能遏臣恐客販終未大通此商賈
之病也抑又有甚焉者臣居山林痛之久矣鹽價既
高官司無從發泄於是分之屬官各若干袋官屬又
派之牙儈散之市井鄉村無賴之徒鹽一入手則若
吏若牙儈若包賣之家醉醲飽鮮乘肥衣輕者大抵
皆鹽也有一人領攬而父子兄弟十數其名者有僞

爲善良姓名而給鹽入己者有第相保識而莫知其
爲何顏面者其始也朝廷鹽價當償則或移制司和
糴錢以應之今官鹽住賣遂成窠底大抵牙儈領攬
之家皆破矣以至第相保識之徒絡繹于鄉村無辜
被攤之人魚貫于縲絏而平民之家又破矣終始受
其利者惟胥吏爾九重深遠何由得知此民間之病
也臣欲爲當官者言之察其用意勇于奉權勢而不
知有朝廷敢於犯民怨而不敢於犯諸司惟在取足
官錢而已臣亦未免自同寒蟬噤不敢發臣愚欲乞

聖慈以臣此章下之江東西湖南北監司之有風力者令督所部州郡各任責嚴捕江湖刼掠之盜應過鹽船經過場務不許苛征州郡不許苛留給以行程明注經過月日仍不得輙受諸司官鹽抑配人户阻遏客鹽稍有違戾許客人經朝省陳訴將官吏一等重罰以便商旅凡有朝廷見樁鹽去處並照今來已減之價置場變賣毋得夾雜沙土減尅斤兩仍不許分配牙攬終貽攤賴之害以安平民糴本鹽既罷諸司之買浮鹽亦罷則淮淛諸場之鹽各當大增令責提舉司究心措置必復舊額至歲終比較增羨者必賞虧減者必罰以裕國用如徒以寬弛為惠而止萬一邊事未息糧運不繼糴本不充而乃欲以倚辦于造楮則天下事槩乎其危矣臣故曰目雖有三而所以權衡之者一也臣煩瀆天聽當萬坐取進止

貼黃臣既論鹽事之病民矣抑又有未盡者竊聞近委官體訪淮東糴鹽見得以歲額拘樁四分合為二十六萬袋而先來官運止計一十七萬七千餘袋亦有發賣未盡而散樁諸處者自搭賣之令行全年對搭所發僅四萬袋則是鹽非不足而商販不通朝廷既減價矣宜通而復不通何哉正鹽私鹽勢不兩立今有軍中之販私有大家之販私有達官之販私縱停罷糴鹽而私鹽之舳艫相銜者莫之禁商販豈能勝之哉以淮東推之兩淛可見矣以糴本鹽推之正鹽可知矣非獨威權下移利權亦且下移人主所得專者惟進退黜陟之權爾臣謂宜嚴責江東提領所考覈浮正鹽毋得留滯浮鹽悉行拘沒庶稍有限制利權威權事有相關臣之所慮豈在錐刀之末哉

願陛下深思之亟圖之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之

正月丙寅直前奏事劄子

臣庸識薄才起於華門圭竇之賤無宗黨朋翼之助無姻戚梯級之媒廁身班朝獨恃明主以為知己恭蒙陛下擢之列卿任之宰旅進之者惟乃正月元日宸奎煥垂復命臣兼攝銓部臣之榮遇可謂侈矣臣伏覩陛下慨懷時事之艱分寄兵財之重臣不學軍旅既不能披堅執銳以守邊不通貨財又不能鞭箠

芴計以富國陛下何賴於臣而臣亦將何以上報聖
恩哉惟有一寸孤忠對越天日天下之事不可勝言
臣姑即其顯然易知易行者借玉階一吐之臣聞孟
軻有言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
亡非謂夫敵國外患不能亡人之國也以其操心危
而慮患深則能生於憂患而敵無足畏也亦既知有
敵國外患矣操心危而不見於行慮患深而不達於
政其視無敵國外患也何異此臣之所深懼夫自古
及今事無兩立此有所損則彼有所益此有所不爲

則彼有所可爲故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亦惟先其
所當先焉可也既欲前羅八珍又欲祭祀盡禮既欲
楚楚衣裳又欲隆飾冕服既欲丹楹刻桷又欲決川
濬畝則雖重熙累洽之世不能給也戰國之君本無
足道然處強鄰勁敵之間亦皆能權緩急而爲之所
故安於布衣帛冠之陋者衛人將以富革車也捐不
急之官者楚人將以養戰士也奪無任之祿者魏人
將以賜有功也我藝祖皇帝嘗謂朕雖減後宮之數

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借仁宗皇帝罷綾錦羅
綺之貢易爲紬絹以供軍需皆欲以緩其所可緩而
爲不可緩之備也今強敵之爲患昭昭矣乃一切襲
用安平無事之軌轍以爲是當然而不可損益者革
車不得不備而文爲之費不減戰士不得不補而不
急之官尚衆有功不得不賞而無任之祿愈多利入
之源不增而內外之用並起較其支費大抵一年多
於一年以今歲終之數言之其加多至於六七千萬
緡矣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國力將何以堪之况其增

且未已乎臣是以疑其與無敵國外患者無以異也
前世人君享國日久百費交作而無限極者惟漢武
帝唐玄宗而已內則窮奢極侈以自娛樂陛下有之
乎外則開邊啓釁以自夸耀陛下有之乎彼窮天下
之力以自奉而陛下推寬大之恩以及人彼以好勝
之心而加兵而陛下以不得已之心而應敵國史書
之人心記之不可誣也然陛下所遇之時則不容以
漢唐混一全盛之世而例論國家取民有制則不容
以漢唐掊尅聚斂之政而並言邊費不容縮矣內之

浮費可不縮乎戰士不容廢矣內之官爵可不重乎臣妄意竊測竊以爲陛下聖德溥博如天凡天下之所謂好事惟恐其行之不力凡群心之所願欲惟恐其愛之不徧故事寧寬毋窄賞寧重無輕賜予寧過毋不及雖非有泥沙之妄用而終不免隙穴之漸開此所以內外之費日增而日廣也陛下盛德若此臣豈願陛下之爲薄且陋哉蓋君德以仁爲本而所以節適而歸於中則有祖宗之法度在焉故郊祀遷轉不可廢而有孫何之裁抑禁中恩倖不能絕而有杜衍之不可奉宸庫之珠可宣索而有范祖禹之論陳乘輿宮掖之費不可裁而有韓琦之論列始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於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寬厚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三數年來粉飾太平之禮可已而不已者至再至三矣有常之支賜既增而復增者漸爲永例矣官爵之重當留以待有功者或曲爲之說而輕借以予人矣良田沃壤稍藉以紓國用者時以私恩而撥賜矣忠賢滿朝豈不知此然每有涉於私悖於法者必曰此上意也否則上意不可回也臣下不知果嘗言之爭之而陛下必不見聽乎抑恐上拂隆旨而姑假是以自恕乎且所賴乎忠臣良士者正謂其有回天之力責難之恭也今若此何哉雖未必逢君而已啓逢君之漸雖未必阿意而實有阿君之形至使道路相傳以爲論事者揣摩指意以爲作止任事者觀望顏色以爲進退苦言不入於耳而軟語浸熟於心積而不已必有衛臣附和如出一口之風矣此今日諸臣所當自任而陛下亦當少抑厚恩而曲從法制也臣區區之念豈獨爲財計哉自今以始願陛下念狄難之方殷毋憂慮之徒過奮發英斷申命二三大臣截然爲縮內補外之規模凡近年創行之例必釐正凡前此所無之例必勿開邊功不可以不賞而非泛錫賚必不行軍額不可以不補而高官厚爵勿輕予城池不可以不脩而不急之營繕必當罷備禦不可以不預而非時之燕樂必當絕省於宮掖而用於備邊省於朝廷而用於強兵省於王侯邸第而用於待敵既以日計之又以月計之又以歲會之要使浮泛之支漸損於前

時而積其羸以備疆埸之需開官之祿漸減於承平而重其名以待折衝之士其有不然者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救止大臣得以執奏使恩常出於陛下而法不廢於有司庶乎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不至淪於虛也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竊聞驅狼牧羊豈聖主所期於法從如鷹逐雀非微臣敢傲於大藩與其流毒千生靈孰若盡言其梗槩茲緣周虔敢以上聞某竊見通議大夫兼知太平州

岳珂生自名門負其才具以滂沛之筆力而商市道以豪俠之習氣而詭事功公私交惡而莫支朝廷姑試可而乃已出專使領兼畀州符顧乃日飲無何乃奪其魄立視斯民之死不通厚下之情放利而行惟貨其急以逢迎爲稱意以乾沒爲生財六七少年之經營三四徂公之筭計大抵爭錐刀之末無非戕根本之謀去歲旱傷當塗差稔稍加區處自可流通而荒政不行勸分無策廣開告訐專事網羅薄有儲藏盡行封閉不獨匹夫有懷璧之罪遂使百姓窘炊玉之艱家無宿舂米不入市某近因行部目擊珂方偶以學校錢糧支用浮泛遂奪廩之羸撥一千石及於本祠那五百石減價出糶有開元吉李大賢等十戶稱米皆係本州封樁惟元吉有閭門之訟餘皆以單辭羅致有自去秋枷禁至今者夫產稅之家既有朝廷之糴又有總所之糴又有稻屯田種之糴本州又自有一項科糴供官之外亦欲賤給起耕接濟鄰里如李大賢者雖有稻二千餘石其家却有八十餘口二十二房封籍無餘日食不給某因令人將一半

平糴一半給還雖勉強奉承復以雄江軍口券爲解且軍人糧米自合多方預期計置豈應肆行不恤之令動萌扼奪之心況非真出於此耶妖民夏令覺託言神姦率斂民財若果出於正則引法鋤治未爲不可乃因一人而破一族凡牽聯而多貲無不歸於一網其見於案牘者爲錢五萬緡物議喧騰謂其數倍名爲賑郵淮民實則歸於爲有蹊田奪牛一何其忍酒醪靡穀之禁歉歲所當申嚴方且盡假制司之名大興榷酤之政悍卒黠吏皆爲措置提督水軍寨卒

並預促辦追呼斗增其錢月倍其額於是敷納糯米麴糵抑買茶瓮柴薪勒脩坊場屋宇沿門海行鮮有獲免有據拍户舊坊併酒料醞具而擒之者有全不給酒而日納乾酒錢者有細民因年節娶婦兩次拍酒并兵吏取乞通計一百二十六千者酒息之入盡責中半而掌庫者乃以舊會低價折納見錢訴詞紛然具有實狀當餓莩載塗之日復於國中為此機穽未必盡岳尚書之本意恐亦官吏有以誤之也加之狴犴充斥犴獄縲紛某為見天久不雨遂照條規親到三獄審問閱某之來除逐旋知責出院司理院并當塗縣獄尚各五六十人州院亦二十餘人某擇其事狀明白者量與决遣過四十三人自餘責獄官速與勘結夫以督察之聯任務牧之寄不惟不能全活之又從而摧殘之臨遣初心夫豈若此載惟漢刺史以六百石察州正欲使千里宅生萬物吐氣某職所當為惟在守臣謹撫其治郡無狀之大者為一州生靈請命若夫茶鹽之置司有非么麽之所敢議某近雖承命考核不過以禮行移尚慮國計所關無與領此欲乞朝廷特賜敷奏姑令專意使事以責其成別選循良以重郡寄

○奏己見劄子

臣聞國家之患兵為大有大規模而後可以弭天下之大患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兵革不休鮮有不耗竭根本者以文景累世富庶之餘武帝一開兵端户口為之减半至於告緡錢算舟車猶不足以當之今外有遊魂之虜邊無解甲之期民力竭於養兵國計空於科降而吾國所以為規模者略無足恃不過虜哨未至則清野退塵才動則閉關此二說者固兵法之所不廢然古之所以為此者將有為也蓋客軍遠來利於速戰則堅壁以挫之俟其氣衰而去則邀擊隨之矣乘軍深入糧道不計則清野以困之俟其不得進而退則追躡繼之矣非如今日公奪民利規坐孤城以為上策使吾列城之中偶被攻圍亦立而觀之而已使吾人民牛馬偶被驅虜亦縱其從容出境而已推是以往則雖飲馬長江亦無有能齟齬之者守淮所以守江也曾是可以守淮乎淮既不

守江於何有窮事力以養坐食之兵使深入之寇如蹈無人之境今日暫退明日復來以有限之力當無窮之憂坐與行費等俯費而無益孰與有益而費乎臣是以妄疑邊境之規模不立也或謂韃騎飄忽非吾步騎所可當輕出嘗試此以肉餧虎也是固然矣臣觀晉太元間符堅大舉入寇騎兵二十八萬戍卒又不與焉而劉牢之以五千之兵猶能渡洛澗急擊之謝玄亦毅然請渡水決勝負曷嘗以步不足以當騎而束手坐待邪雖曰一麾之頃適有天幸然方其

奮然起而與之角堅已有此亦勍敵之驚當是時魏先虢矣何待風聲鶴唳而後爲敗哉今韃雖强而授拜烏合其不及符堅亦明矣而邊閫之規模若此何哉且彼能擾我養種我獨不思擾彼養種邪彼能掠我人畜我獨不思取彼人畜邪閒之道路三汉河已築四城近又築三城矣且迫吾境而築正陽矣對境田疇皆收拾流離而耕之矣又多造舟揖以抗吾之長技矣而吾境有民不得歸有田不得種彼之謀日深而吾之計日窘是猶可謂規模乎臣書生不閑軍

旅非謂戰之可以易言也竊以爲縱未能與之爭雄兩陳之間亦須帥閫密爲運掉使諸屯脉絡貫通爲一各留守城之卒而盡括其餘以爲上下遊擊之師精間諜明斥候凡哨騎之人察其衆寡伺其進退稍有機便則或邀其前或擊其後一城受敵則叶力而應援之必使之有所懲創不至於倀倀然縱橫馳騖肆無忌憚則養兵不爲徒費而閉關清野者固所以爲固圉之計而徐圖其後也禦犬之噬人愈退而愈悍一童子橫尺箠而叱之犬亦爲之辟易誰謂三邊

介冑之士而慮不及於童子乎他如方田之說似亦限制戎馬之良策也凡若是之類皆當講求而漸行之故相臣範嘗畫策謂當於淮東西分置兩閫而於金陵置大閫以統之庶乎體統歸一易於斡旋若就範之規模而商確之江淮臂指之勢尚可圖也陛下收召威望之臣萃在朝廷非徒以華國而已蓋將長慮遠謀以共圖安邊固圉之策秋防事畢卽是大作規模之時時不可失願陛下虛心博訪預定大計天下幸甚

第二劄

臣聞國之有財用猶人之有氣血氣血耗竭何以保身財用空匱何以立國版曹大計臣不得而知也以其關於朝廷者言之一歲之出常多於所入善理財者理其入必理其出今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和糴最為重費而連年所糴大抵以行賞為結有而錢米之收支未有見底者以臣所見上江所貯固有朽腐而不及運者矣近畿所糴固有越三數年而猶未足者矣省司截撥農寺之米以餉邊米之至邊州者其數常虧而農寺之取償於朝廷者其數常溢行在諸倉之收糴官吏牙儈每為虛入之數取其直而瓜分之諸庫之入納吏胥有全綱掩匿者有竊取大項綱解而移別項續到之錢流水湊補者有以已支之干照而影射盜用者其數多者或一二百萬少者亦十數萬臣固曰入固未易言而出亦未嘗理也入多而出多已病其不可繼而除消潛蠹於冥冥之中者復若此尾閭之泄疇能當之今大利之入惟鹽筴耳挾商賈之術以籠利既以傷仁害義而不忍行操公上之權以通利又以無人責任而不能行利源其遂窒乎淮浙鹽額一歲合九十萬袋而今才及六十萬袋使以六十萬袋之收而盡泄之夫豈無補柰致近年支發之數率不過數十萬袋而止然則雖能辦及租額亦未有支發之策也其故何哉一則境土日縮食鹽者少二則淮浙之人家有私鹽三則場務苛征客旅困滯而其為害之尤大者莫甚於諸司軍人之私販臣引見之初嘗請申嚴江東茶鹽所檢視私鹽之法朝廷亦既從之矣軍將護私鬻于而弛拘船之卒非細事也而藏匿覆護迄不得問誰復知有法哉繼有以其事併委之制臣然諸閫事體相關難欲奉行朝廷之令有不可得則是禁私之令終為文具而已鹽何自而通哉今上流前日久積未發之官鹽才萬餘袋亦既撥其直而變通之諸場之價殺之又殺其為招來商賈計道亦至矣然數者之弊不盡去則積滯之鹽不盡通其勢然也向也備三邊今又增廣西一路矣向也餉舊軍今又增新軍數萬矣出者日廣而入者日狹臣直為此廩廩也然則如之何

日省嗇浮費自宮掖始檢柅滲漏自朝廷始擇强毅有力者提領江淮茶鹽以禁苛征以戢私販而行法自强有力者始庶幾氣血流通猶可扶維可辦而均節出入之道得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一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二

裔孫 鑾 校梓

奏劄

經筵奏已見

恭覩皇帝陛下收召耆英登庸儒俊海內外觀聽一新甚盛舉也如臣迂愚最爲無用適値瑣闥虛員誤蒙聖恩承乏兼攝懇祈寢免竟閼俞旨臣不敢稽留威命已於十五日赴省供職然責任重大晨夕憂危入仕三十年無他才能學術亦不識所謂傍蹊曲經惟有不流不倚一說平生聞於師友者終始自信

此臣立身居官事君之本也天光下照請畧陳之夫天下方事如雲如輪登進人才自有宜稱或加之寵光以示優禮或責其望實以重本朝故先儒之論每以隨時取中爲準的蓋中卽禮也合於中與否惟視理之可與否一失其中則不合於理矣固有行之今日則可而明日則不可者因事度宜一聽於理而止人主何容心哉封駁者何容心焉臣非敢藉是說以爲姦夫憸人出入可否之媒而假之以舞文弄法之

貧也不流不倚權度先定於此心而可否輕重終始
對越於天理合是則爲僥利違負天子犯公議無忌
憚之小人矣臣非爲今日慮乃爲他日慮故因入謝
之次先陳梗槩願陛下凡他日之必不可者每深思
而謹守之則善矣臣愚直天賦儻陛下察臣必不勝
任則願妙選端士代臣之職容臣退守儀曹盡獨其
他職任使得清心省事以俟進退臣之願也聖君之
賜也

經筵奏已見

臣聞自古爲國家者夷狄強盛不足患貨財空匱不
足患惟人才衰少爲最大患今人才衰少極矣每一
授任往往相視嘆息求諸朝曰無人求諸野曰無人
陛下亦當深思其故乎成周盛時所以長養培植以
爲他日不窮之用者果何如哉豐芑之仁臺萊之澤
非偶然也慶元以前姑不必論近世以來不惟無復
長育之志且旦旦而伐之者衆矣始以上下交賄斵
喪中以邊閫交結賈譽斵喪繼以權任專制軒輊斵
喪及其久也又以議論過激希名立異斵喪天之生

才止於如此極力保養之猶恐不繼斵喪之餘不入
於此則入於彼一墮其中即不復爲全人矣無怪人
才之少也夫世固有下愚不移者然遷善遠罪趨利
避害亦人之常今歷時累月向之少而壯者首且皓
矣而凡涉纖芥之疑則動以前事爲口實無怪乎人
才之益少也齊威王列國之君爾其夸示隣國者曰
吾臣有若檀子有若盼子有若黔夫有若種首皆可
以照千里而制強敵是固非空言以爲大者豈陛下
以萬乘之主乃無一人可以稱於天下乎蓋人才不

能無所偏執偏以議偏則其衰少也奚怪孔丘之門
有好勇者有貨殖者有好方人者有無而病於貧者
有愿而至於懦者聖人以一身造化爲大爐鞴均調
消息成小成大使之囿於無迹之中而人人皆可用
之才故周雖不競而猶足以扶持於千百年而不墜
者聖人之力也陛下以天下之大用天下其可以天
下無才自諉而已乎孟軻有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病亟而艾不蓄顧目旦
然號於人曰天下無良馬臣恐徒以發韓愈之笑也

天地生生之理熄則指爲無才可也今於執政中求執政於侍從中求侍從於卿監中求卿監於大夫中求大夫於有偏有過之中而疑其偏且過正恐吾之量未大爾豈誠人才之果少哉臣今春薦士已嘗略陳此意惟陛下以造化之心大其量而翕受之則衰少將爲衆多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黃云臣備員胄監竊覩今世非獨周行人物希少雖學校之士求其文學俱稱端實有守者亦不多得敢併以爲君父告太學上舍生黄時若家世積學祖

孫昆弟累世以科第發身號稱儒家嘉定尚書疇若亦其堂兄時若讀書窮理居鄉處學未嘗有一毫過行前後所試程文諸生至今傳誦以爲楷式累經恩霈朋儕莫不由是進身入仕時若志在世科獨不肯俛首就恩臣去冬供職之後訪求德履可爲表率者衆合辭致書舉充直學再三勉諭始肯俯就緣時若係是登極以前住學之人住學已四十一年今年踰六十幾絕榮望更無一人似此可以援例者臣職教養而不以名聞是臣責也陽城何人哉欲望聖慈憫其固滯最甚特賜恭旨令時若赴淳祐十年殿試留之監學以勸多士其與徒採一旦偶然之文以希榮寵者萬萬有間取進止

己巳進故事

進通鑑唐正元五年李泌告德宗君相不言命故事云臣聞造化之妙在人主之一心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卽祥也不善卽殃也非善不善之外復有所謂祥與殃也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一卽吉也二三卽凶也非是德之外

復有所謂吉與凶也夫是之謂造命舍是而言數在君子則有警懼之心在小人則有危疑之心不知造命於我而一切聽命於天豈所以安人心而息邪說哉唐德宗之世禍亂紛紜其有以致之乎使其無之則必脩禮樂必明政刑必不猜忌必不聚歛必不黜忠良而任姦邪而命在我矣不知出此而委之命此李泌之所以爲諄諄也今夫日月之薄蝕期運之屯否數也而聖人不曰數而曰德故雖值變異而人心不搖我宋南渡甲子再周歲辰適至於丙午丁未而

嗣歲三朝太史有日蝕之占臣子之愛君者曰是不可不戒也而愚夫小人誕謾和附倂爲一說曰是循環之數不可易者日食爲之兆矣吁民言之可畏如此哉蓋國家不幸而有靖康之事溺奇好異者牽合附會以爲某丙午丁未有某事爲應似矣然非丙午丁未而有是事者豈少哉至於景德淳熙皆我朝極盛之際亦從而爲之說是皆不根之論也自非聖明卓然奮發致謹於靈明虛一之境自作元命何以破千載之惑哉且自建隆而至嘉康一百八十八年日

食於正月者四其三在仁祖之時（皇祐元年至和元年嘉祐四年）自建炎而至淳熙六十有三年日食於正月者三皆在高宗之時（紹興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然無損於太平中興之盛者以德勝也乃若政和以後姦臣竊柄今日日陰雲不見明日曰當食不虧亦何救於危亡之數也是知在天者不必問在人者所當勉苟以天變爲可懼人言爲可畏則必自今伊始兢兢業業對越在天夕而思曰國本虛歟宮室營歟女謁行歟燕飲數歟朝而省曰忠賢伏歟流離衆歟浮費夥歟備禦疎歟凡一事之善無不爲凡一念之非無不戒是乃李泌所謂造命也天意一回群疑盡釋景德淳熙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三月壬辰進故事

進杜衍抑內降故事云臣聞至厚者人主之恩至公者朝廷之法仁祖之治天下不以恩而勝義不屈法以徇情公法旣明恩意亦著眞可以爲子孫萬世之龜鑑矣夫君德以寬大爲本匹夫庶人猶不忘親故之愛矧人主富有天下獨無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之

情乎是所謂恩也然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豈一人之私哉吾之心未嘗不欲厚於其厚也蹈湯赴火者有望焉懷材抱藝者有待焉苟私以予人則彼將曰盡瘁事國不如息偃而在牀儒冠誤身不如豢養於儒衿使凡皆若是其誰將與共功乎是故禁中之請祈不能絕而審覆終歸之有司內降之恩澤不能無而可否悉付之公論是所謂法也我仁祖痛塞倖門屈意公論自常情觀之疑於狹矣而天下後世終不敢以爲少恩者蓋仁祖之用心未嘗不篤親愛之誼而

朝廷之守法終不能掩仁祖之心臣故曰公法既明而恩意亦著也昔唐景龍間不勝宮掖之私始有斜封墨勑之濫朝紳之無耻者往往因之以求進逵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以爲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歸乎可謂至忠至切至直至當之論陛下聖恩寬厚不愧仁祖而守法㝡廢頗類有唐近日以來橫恩捷出宗姻雜遝於班聯私昵幾叨於僕御或換授之際一旦而超數十載之辛勞或遷調之微躐進而欲取京官之職任禁掖索無名之封告星史干非分之陞差比乎浸淫如川方來凡陛下前之所欲未遂者亦小快矣然今時果何時哉激昻人心惟有名器上不愛重人將有辭執奏不力是大臣不以杜衍自期也切諫不聞是廷臣不以辛替否自勉也若謂貴爲天子不得自由此乃小人誤國欺君之說幾於一言喪邦者豈足上惑聖聽哉書曰天命有德又曰天工人其代之臣惓惓寸衷不敢望陛下求諸法尚願陛下求諸天法天即法仁祖也臣言

雖狂愚意主忠愛君徒以故事應故事則又非臣事君之意亦非陛下用臣意也

己卯進故事

進賈誼積貯故事云臣觀賈誼可謂通達國體之才矣當干戈甫息之餘他未暇及而首以天下大命係於積貯既憂水旱之無以招恤又慮邊境之無以供餽食一不繼則姦雄盜賊將環而起何其憂之深慮之遠邪今世事變方殷積貯尤當加意然事力有限就其先後論之則二總論之則淮西爲急今近甸之積約可支數五年乃累年之所不及縱有豐凶之不齊未足深慮所當區處者邊儲而已糴本之降撥之事例今惟其時雖歲事高下未可預定以臣愚計爲以爲宜緩在京之糴而移其費以糴諸江浙蓋去歲諸路皆糴而江東西以發糴之數解失不明遂行住糴其日前所糴支撥悉已盡矣而地多旱田收成不出六七月故臣謂江東西當糴浙西素號饒沃比年告稔而京口金陵近江而舟便不徒可省漕運之重費亦可以見舊儲之虛實故臣謂浙西當廣糴若湖

之南北亦各隨宜而行之夫江湖之糴既辦則湖廣西淮不至於匱浙西之糴既富則京口東淮不至於匱而又可使畿內之積無陳陳紅腐之虞近京之地無糴本交急之患一舉而數利無特在乎審先後緩急之宜爾天下大命既有所係則兵旱相乘之憂可以無恐至於召和氣以格豐年則又在聖明一念間爾臣敢因賈誼之所已言而推其未言惟陛下留神裁擇

壬寅進故事

進漢書李尋對災異故事云臣聞事有安於尋常之玩忽而關於世道之消長者不可不察也夫天一生水而木火土金由是相生而不窮此造化之妙常與理亂相為流通觀於水則可以知王道矣夫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水曰潤下又曰水無有不下此勢之順理之正也否則反常矣昔在帝堯雖有洚水之災然特以亦未有所歸之故爾一疏導之則其勢未嘗不順也今浙江之水由衢嚴婺杭而下至於湖秀吳門以達於海朝宗之勢滔滔汩汩不知其千百年矣六飛南渡駐蹕錢塘雄據百川之會比者畿甸旱暵赤地千里不惟河流斷絕而井泉且枯矣考之五行志如伊洛竭川竭河竭皆大變也得無有類此者乎是可懼也不特此爾黃河之濁黑水之黑乃其本也若江水則清矣今都城積水汙穢壅滯以不雨之故而變亦大矣又大可懼也今秋之杪清龍江而上海水忽漸漲溢由吳松江以溢於太湖由霅川以溢於行都宜下而高其勢未已其反常尤甚焉百川之不得其理則王道之不能公正修明從可知矣夫無

一念之私然後謂之公無一毫之偽然後謂之正無一物之不理然後謂之修無一事之不顯然後謂之明是故以君道臨下者常也而僭游牽制則反常矣以君子勝小人者常也而薰蕕雜處則反常矣以中國制夷狄者常也而分限不嚴則反常矣以府中統宮中者常也而因緣窺伺則反常矣一事反常則事事失其常一事不理則事事非其理水者生物之始水失其性則生生之道幾乎熄矣使桑田不至易處陵谷不至變遷斡旋造化整飭經常特在明聖警懼

一念間爾惟陛下留神

丁酉進故事

進朱熹論君子小人故事臣聞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小人而已然本以辨之而卒至於不能辨者多矣正以疑於所不當疑而真可疑者或不察故也陛下天性高明聖學淵粹乃者親御翰墨製忠邪辨以示群臣首致嚴於形似之際凡爲臣子者惟當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安能復贊一詞然臣尚因先儒朱熹之論而有感焉夫忠邪之不兩立久矣熹乃謂君子不

難知小人則難測蓋君子爲陽陽則光明正大疏通洞達望而知其爲忠也小人爲陰陰則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雖極意精察猶或不悟其爲邪也疑似之間乃忠邪之界限人主所當辨者辨此而已一或不明則似賢似佞似直似枉似有才似頑頓或至因小人而疑君子矣此臣熹之所以深懼也臣敢推其微意而即其大且顯者證之夫忠肅恭懿明允篤純者元凱也勤勞王家赤舄几几者周公也田野辟人民治者即墨大夫也精忠自許同心救正者劉向蕭望之也事無巨細奮言力爭者張九齡也論諫數百炳炳如丹者陸贄也是乃光明正大疏通洞達陽則君子易知而不足疑者也頑嚚比周庸回傲狠者四凶也流言四國惑衆欺世者管蔡也善事左右以求譽者阿大夫也智慧習事能得人主微指者恭顯也柔佞多狡深結近倖候上動靜無不知者李林甫也以服讒爲盡節以詭妄爲深謀者裴延齡也是乃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陰柔狙詐而深不可測者也如此則爲忠如彼則爲邪其理不可易也陛下臨御二十有四

年事之精微無不察人之情僞無不知其閱群臣衆矣隱之聖心昔者所進得無諒其忠如元凱諸臣之易知者乎得無有嘗意其邪如四凶諸臣之不可測者乎苟易知矣則信之任之可也又何疑明辨之道無大於此不然意向不明真僞不分衆以爲賢者容之衆以爲否者亦容之意其爲不肖者受之意其爲賢者亦受之爲含糊爲模稜爲包荒爲無所可否蓋猶同器涇渭同流兹可以爲辯乎辯則忠邪各安其分而不相亂否則忠邪雜揉而其終必至於不可辯

矣黨錮之禍足以危漢牛李之禍足以亡唐非獨辯之不早亦以辯之不得其道故也傳有之君人者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此又明辯之本也臣願陛下採慕之言以致其辯取左傳之言以正其本臣不佞敢以此推明聖製以效忠愛之萬一惟陛下裁赦

丙辰進故事

進孝宗宣諭水旱故事臣觀孝宗皇帝之用心可謂不以天位為樂而常以天下為憂者矣方淳乾之間

天下盛强國勢盤固宜無足慮者而一念勤懇切切以水乾為憂用心如此則必不致奪民時必不致妨民事必不致窮民力必不致拂民心此念所存豐穰自致有年之瑞不在天而在此心矣故誠齋楊萬里詩之曰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平光陰愁裡過嗚呼此心之憂乃天下之樂乎必大可謂善識孝宗之心萬里可謂善發明孝宗之心矣今兵不加强財不加裕土地不加闢回視孝宗不可同年而語矣加以去歲常暘為沴陂池燥而不濫水脈閉而不通泉枯川竭乃百年父老之所未見陛下瀝忱精禱甘霖隨應感通之機如響斯答然真心病其不續忱意患其易移即孝宗皇帝之心觀之仲春農事方興即憂水旱則未畢事之前無非可憂之時也米穀上倉然後放心則未上倉之前皆不容放心之日也今歲之憂既寛來歲之憂復始是為人主者無一日可以自娛樂無一時可以自暇逸也况近歲以來民饑而流軍貧而怨輦轂之下氣象蕭條畿甸之間寇攘充斥近傳邊風又沸斂戍無期亂根禍本觸目寒心公家無餘帑巨室無宿藏招糴不可復行勸分不可復議一綫命

脉全在歲事陛下體孝宗之心為心要當以厄運方來為懼未宜以厄運將消自賀也憂之如何惟力行好事以格天心以召和氣而已夫生育長養天之心也人事盡處即是天理自今以往以禮制心毋以物慾累天德以義制事毋以權倖廢紀綱一政本以杜旁出之蹊愛國力以絕浮淫之蠹任賢去邪之界限必明白而堅決興滯補弊之光陰必咸厲而奮發破諱護之私以來忠言宣惻怛之意以蘇愁嘆一念轉

移天必鑑之有淳乾之心則有淳乾之治將見一登再登三登之盛上迴淳祐而至於千百年亦未艾也

己亥進故事

臣聞天下無偶然幸成之功人主有必當自盡之責舍己責而萌幸心此喜功生事者嘗試之淺謀非聖君良臣持重之忠計也晉自穆宗以來政令不綱下形已具內則羌胡鮮氏種類蜂起外則强臣悍將恣睢難令回視却顧此爲何時不此之慮乃欲恃虛名

無實之殷浩以抗反覆不臣之桓溫豈不殆哉古之聖人惟思在我所當自任之實而未嘗萌一毫僥覬之心者正將以立其本也今晉之爲晉勢已可占其間事會捷出豈無可乘之機而大勢傾欹實無自固之策蜀漢雖亡蜀漢自亡爾石虎雖敗石虎自敗爾於晉之興亡得喪曾何毫末之加損哉乃方輕舉妄動以求非分之福家國至重詎容輕付於一擲乎此北伐之舉羲之所以懇懇言之而不置也其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則所憂反重於所喜蓋實論也始溫將經營北方褚裒亦請伐趙蔡謨特以度德量力爲言且謂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其言始與羲之同意故自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者觀之則蔡謨羲之爲怯懦爲無勇自河北遺民二十餘萬口不能自拔者觀之則雖廢徙殷浩尚何益哉是非利害之間可以觀矣近年以來韃爲不道其禍烈矣京襄形勢之區荊棘可痛河南膏沃之野降附屬

心天意悔禍醜類殲夷累年久鬱之氣數一旦漸回淮襄塗炭之生靈浸安生聚忠臣義士誓不戴天惟天惟祖宗所以畀付我後人者庶其在此寧忍棄之如土梗乎此稍知大義者所當惕然動心也然亦嘗反思羲之所謂自立果何如哉或謂彼已殺其徒黨自拔而歸其勢不容中止或謂至者無幾固可藉其强勇收以爲用夫醜類相戕其俗固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內夏外夷界限截不可越使來者希少則不足爲吾輕重自當痛絕儻或招之入室及其蔓而

後圖之則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矣容有着手之地乎雖道路傳言莫測虛實邊防機密難以臆知然軍國所關最當精審使無而過慮不失爲憂深思遠之至懷苟有而不言正恐非嫠不恤緯之本意誠以晉事而揆之今日則蔡謨義之之憂有不容不上關聖慮者况今楮賤如土而上下皆委於忘言羅本未克而議論尚歸於悠泛閫門之內所當自盡其責者往往類此而暇及經畧宇外之討乎古人有言寧悔不往不可悔不止伏惟聖明遐觀遠覽謹之重之於其微且隱之際亟留深長之思爲實宗社之福神人之幸也

同日進故事

進長編建隆二年上擢用臣下故事云臣聞人主有收拾人才之心斯可以盡任使人才之道蓋將以用之必先聚之良醫之治疾也有參朮焉有桂苓焉一旦探囊而施皆奇藥也工師之作室也有梁棟焉有桷榱焉一旦運斤而取皆良材也群材之在天下常視人主之意向爲盛衰苟平時不廣於蒐羅則臨事

必至於乏使善用天下者果如是乎五代之季士之有聞者亦太寂歷矣及藝祖一出則能興雲翔虎嘯風烈南征北伐莫非才也建制立度莫非賢也豈有他哉亦惟兼收並蓄有籍記之法而已因其才器品列業分一有任使則披籍輙得如取諸懷故能用無遺才功烈炳煥今士之登名銓選者員日增而闕日不足矣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才之憂則以求才之太過而儲蓄之不素也夫惟極天下之全者乃能愛天下之偏若公清若才幹若文學若政事某可以重朝廷某可以任牧守某可以分閫寄某可以理邦財某可以平寇盜某可以剸繁劇短長小大各有宜施謂宜倣建隆之制廣詢博訪精擇其人置籍中禁類而記之班行有闕則隨其才之所宜與其資歷之淺深進而儲之凡有事任則因其能而試用之有功有過各疏其下徐考其實而賞罰之前者既用後者復進隨用隨補第第不窮毋責不疵毋記細過積以歲月人才將不勝其用矣蓋有堯舜則必有禹稷皋夔有成康則必有周召毛畢收拾之素至而後曰有君無

臣不信也孟軻有言苟惟不蓄終身不得故臣願以藝祖爲法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臣聞人主之職論一相論相之道非取諸一臣之智決於一人之私也蘇軾有言民自擇相我與受之厥後楊萬里推演其說曰人主不能爲天下擇宰相能爲天下受宰相蓋天下以爲可相者吾相之而已不與焉謝安之在東山王導之在江左裴度之在綠野文彥博富弼司馬光之在洛世無賢不肖皆信其爲

可相也故未相而人望之既相而人服之其爲治易矣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往往當饋嘆息恨無蕭曹而天下亦且以爲無相之可擇嗚呼符秦何世猶有王猛石晉何時猶有桑維翰祖宗三百年涵養之天下而人物凋喪若此陛下亦嘗思其故乎士大夫德望之偉特非一日而成而氣節之衰頹亦非一日而壞端平之初天下以爲可相者在真德秀德秀之得此聲於天下也豈偶然哉其脩身其立言其爲政積數十年然後實立而名隨之陛下起而受之且鄉用

矣不幸而天弗假之年則是聖意之一孤也其後行簡宗勉相繼淪謝陛下嘗自以爲得相矣而天下疑焉化絃更張在列者衆陛下與神爲謀獨注意於臣鍾臣範當是時天下以爲可相者未有出於二臣之右也亦必其素獲有以大信乎人矣曾未三月而範又止此則是聖意之再孤也今老臣當國志行正潔戶庭肅清名器無私授法度無輕易持心本忠厚遇事有權衡陛下真能爲天下受宰相矣而又以疾告事變如雲方來未已諸葛亮食少事多識者過爲之

慮是非特臣私憂之天下實共憂之大臣亦自憂之陛下縱不輕於並相亦安可以不儲相而或者竊窺聖情疑無定主天下妄以爲無相可擇而陛下亦且以爲無相可受是非一日之敝矣夫侍從者執政之儲也執政者宰相之儲也苟平日之侍從不取其可以爲執政平日之執政不取其可以爲宰相一旦揆席偶虛方乃彷徨四顧而厚誣天下之無相是固陛下之所當回思而深省者自開禧嘉定斲喪之餘士氣之不振久矣三數年間以文待清修志行之士而

實用從諛承意之人凡積而至於政府至於禁從者多非國人之所可而清脩志行之士始進而終退暫內而久外士之不自愛重者又未免舍所學而從彼天下以為無相之可擇是固無怪也雖然取人於夢卜今不容以驟行矣則凡嘗預鈞樞之選居禁近之地者其德量才器已在淵鑒之中察於眾望之所同而決於宸斷之所獨固不害其為儲相之地也豈必借皐伊周召於古昔而後用之哉自古論相之法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心力而福力又不預焉學欲

其正而通才欲其弘而毅心欲其公而大既然矣又於其力量觀之投之以轇轕而不亂試之以事變臨之以利害而不奪夫是之謂力昔魏文侯一問李克之言以為吾之相定矣陛下苟致察於此將曰吾之相定矣然知所以儲今日之相又必知所以儲他日之相文昌侍從稀若曉星兩省樞下率多並組都曹樞掾去如飛鴻今日艱於得可用之才則他日艱於得可相之才亦其勢之必至也儲才之道無他在養之而已養之所以儲之也試之職任養其才也示之

容獎養其氣也責之事功養其望也養而儲之則相才出乎其中將不勝其用矣雖然此儲相之道也又有為相之道焉陛下更化以來登用俊良未嘗自決於一己而每每取信於國人無一不當其選矣然使大臣每日一入政事堂如此圜回言語侍從之臣間日至清禁如此獻納儒生學士時一趨經幄如此講論臣等百執事逐日一入局如此分治謂之不為不善可也以之扶衰救敗則未也何則志氣不強而規模不立也然則如之何曰盡屏私意盡掃弊例盡任

官而不任吏宮中府中為一體通國上下同一志今日之志氣規模斷斷乎當出諸此也苟得如臣前所謂三力之全者而負荷之則陛下之能事畢矣臣蟻虱小臣共二宰屬宰府有大議而不敢及乃顧而言他臣之恥也惟聖神財赦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某叨恩隆渥聞命震驚伏念某奮自孤寒本無才伎三官州縣粗守拙勤四轉班行曾何稱塞俄起家而守郡偶緣戎以之官施重報輕心勞政拙值强獷披

猖之際幸就調娛承凋殘蠹弊之餘僅供常賦毎恐貽九重之憂顧莫能辨一切之征需愧已溢於面頹病更纏于肺腑量時度力料疏祈閑期少遂於便安乃反叨乎收召固知小臣無辭免之理當體大造不遐遺之心實緣病憊之餘難任驅馳之役兄求退而進不情將啓乎僞風兼未滿而遷數易復避于近制眷知雖厚觀聽謂何伏望特賜敷奏速回成渙暫俾退休或供散職以祝釐或畀小州而需次事君義重非無戀闕之懷圖報日長嗣畢捐軀之願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省曰江東發斡剗印日久寧虛位而未有所授蓋艱其選也爾頃待民庸言歸班列郎曹寧旅更踐幾何時遽以言去祝釐眞館恬靜自如大臣惜其抱器能而未得施也面以節傳畀汝大江之東辱齒淮甸雲屯萬竈供時匪輕剡歲大歉流冗四集撫綏保惠得明决者以臨之郡縣吏知敎條之不可忽而民隱有所訴矣嗚呼其懋敬之

某奮由寒素本乏才能爲縣爲州粗逃瘝曠若昆若士未忍推擠寸長毎荷於甄收五載兩塵於瑣列一簪莫展百謫易盈甫沙汰以使歸忽恩除之亟下自念出身從仕本期尺寸之垂名委質爲臣敢不[illegible]之惟命然邊計正嚴於飛輓時艱猶急於驅馳[illegible]素履未明易任觀風之寄微軀久病俯虞盡瘁之[illegible]苟徒知冒寵而前必重累知人之鑒豈堪再辱[illegible]投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回成命仍畀祠官儻濟竪之未塡尚涓埃之自效伏候指揮

九月改知贛州申省狀

一麾起廢方切循墻再命洊加又叨易地敢貪榮而忘懼輙冒死以投忱伏念某自幼讀書粗嘗有志然受才之不穎毎遇事以乖方自合投閑遽膺起廢感君恩而至泣揆愚分以難安實緣多病以早衰非敢飾詞而僞遜心猶可勉目以浸昏使尚能少效于驅馳則受任何拘于遠近雖便家之可樂柰陳力之不能辭州予州官豈爲人而擇刻印銷印令無反汗之嫌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或改畀待次小壘或姑令仍舊祠官別選通敏之才以重藩宣之寄稍寬歲月誓

答鴻私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肯曰朕欲省刑甚而歲報重辟數益以夥豈法網尚密使民難避而易犯歟抑吏或不良猶有苛威富而舞文者歟故臨遣使臣至詳且謹爾練達世故志不苟同將漕江左朕方賴之然念東浙七州屢當無年吏又有撓法黷貨以害吾民者一節平反特以命汝惟不忍殘虐之傷民生故能簡節疏目惟備見貪縱之耗國脉故能激濁揚清使吏無苛征而民知遠罪朕省刑之意其殆庶幾、

臣叨恩隆渥聞命震驚某竊惟人臣之事君有實而無偽力所不能者則辭之力所可為者則為之某濟毓非才已虞非據昨者誤蒙使令驅磨文帳交割錢物朝聞命而夕就道者此某之所能也繼而洊膺隆委俾之攝州又兼領茶鹽事凡四閱月偶無曠敗然某私自揆度亦有所不然者矣蓋州可能也而軍旅之事則未之學財賦可能也而回斡之術則甚疏是以累嘗祈懇改畀時髦不圖上恩寬大未加斥逐更寵以辭刑之寄以事而論則民命為尤重以地而言則近輔為不輕然體欽恤之懷盡明允之義某雖至愚極陋猶或可免而至焉豈當稽違上命再有控辭實緣中間一病危甚雖幸遂更生而目視昏花心力凋敝恐將且遂為廢人於世用敢不避煩瀆披露情實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恩命改畀祠祿差遣一次使稍得養痾年歲圖報恩紀尚在他時伏候旨揮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 時公以郎官膺御札召

叨恩隆重聞命震驚伏念某學問空疏才識庸陋由白屋竊取科第歷仕州縣惟盡拙勤雖一毫無補於事功而亦未嘗一毫得罪於百姓公朝取長棄短內則為掾二府備數郎官外則分憂千里濫持庾節反自揆度可謂倖踰頃在東畿觸事妄發違忤當路一斥奚辭三載山林分將終老既不能為忝恥乞憐之態尚何敢為干時媒進之圖敢意天日清明洞燭微隱以退閑疏遠之臣乃上汙御札之召遭逢特異感激涕零粉骨碎身惟當自勉第緣某早歲燈窓耗損精力近緣左目不疾而昏方英俊盈朝之時如某等

輩詎宜厠列雖小臣報國其志念靡有終窮而造物
賦分其限量固有所止是敢敷露情實控告朝廷欲
乞特賜敷奏速與收回遹成湔令某仍前祠祿倘他
時目力全復應有差使誓當勉竭仰報萬分

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誥云江左大州比年賦籍混淆郡以匱告吏苟
且歲月而志不立歟抑其才不逮歟何公私之交
病也以爾介特通練屢更麾節輒從命召徃殿此
邦晉直奎章兼榮使事重茲行也其為吾民利圖
之毋但曰溪山之郡可以訪古而已

再命洊加下情皇灼伏念某至愚極陋何補明時忝
遇舜日當天無微不燭尺長寸朽悉被甄收五日之
間恩言疊至宸奎進直麾節兼榮自顧疎遠孤蹤將
何稱塞東西惟命尚復奚辭第某愚朴自許不敢誑
欺比遭罷斥所以昇然退聽者非獨以違忤時賢長
罪逬謗實緣生平信天任分一無過望凡所居官自
公事之外他無所為若使見姓書名養安自便則非
惟上負朝廷亦負此心聖人有云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此某素服膺而不敢違背者也今左目之明已損
其半委是不任治郡俾之兼領尤所不堪一身之寵
榮則多而千里之休戚誰任區區之情槩具前申欲
乞公朝併賜檢照令某仍前奉祠倘或未忍棄捐即
乞賜敷奏收回直寶章閣恩命改畀某便家一等差
遣誓當自勉以答鴻私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誥詞云都司天下之劇曹非明敏練達之士不輕
畀爾抱負偉達才識疎通麾節賢勞羽儀班著孚
于衆望久矣見幾而作養高裕如朕既曲成爾志
今當改絃易聽盍歸乎來宰旅舊臣日參廟論豈
特吏刑戶版疎滌其弊而已尚服厥職勉贊經綸
欽哉其無斁

恩命洊頒危衷驚惕伏念某人品凡陋學術荒疎遭
際特殊洊膺任使平生不敢干進惟懼才力之不勝
所至未嘗生財惟取公家之粗足天日在上僅有此
心而比年招致人言何所不至因念區區才力既不
足以為時損益加之少年燈窗用力過苦左目日益

昏眩于是屏焉退處絕意驅馳不圖泰道宏開顧以
疎賤微悰上汙御札繼叨恩命併畀節麾控勉弗俞
黽勉祗拜離家甫爾又忝恩除寵光便蕃踰溢涯分
方大化更新之日群才畢奮之秋某雖至愚極陋豈
不願鞭策駑鈍少效分毫然病憊餘生自度如外方
小節職專事省猶可奉宣寬大牧養小民若省闥紀
綱之地正當博求英異裨贊新化豈容已試罔功之
人克員其闕非惟自速顛隮亦恐有累造化所有上
件省劄某未敢祗受除已權封寄所居豐城縣庫外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時髦别與某餬鑄便家一
等差遣庶幾愚分稍安

孟夏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肯曰外府爲邦計出納之司卿士惟月長貳一也
歷代之制莫非高選故吏不畏侯杖而畏尹筆謹
簡儒臣以畀之宜矣爾通達古今敭歷中外所至
以才德稱省闥彌綸方藉婉畫茲擢卿亞而領三
尚見謂得其人焉往欽厥官嗣有褒寵
宰司列屬躐處至三外府陞卿詎堪爲貳叨恩隆渥
聞命戰兢伏念某學術荒疎才猷謭薄起家爲郡吏
無禮樂之華有詔予環復綴班聯之舊俯循涯分允
謂倖覬任省闥之彌綸曾微薄效掌邦布之出入敢
冒榮除愛時雖切于寸心度力難勝夫兩劇匪獨寵
光之太過亦緣疾病之交攻是敢敷瀝愚悰仰干大
造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俾某且專一職少竭萬分倘
他時敗闕之偶逃則别命陞遷而未晚所有上件恩
命某未敢祇拜伏候旨揮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綸綍初傳淵氷是懼某仰惟聖祖神宗以尊儒重道
爲家法既置講讀之官又置說書之員自侍從兩省
臺諫卿監郎曹館職凡有經術行義者必預焉而隱
逸之賢者亦預焉厥後宰掾亦預焉所以備顧問訪
民情其選至不輕也聖上天臨經幄親擢儒臣率循
十三聖之軌則宜得英俊寄侍燕閒某寒遠陋儒學
殖荒落化絃改紀再玷班聯大懼無以稱塞一札自
天復令執經入侍此非書生之至榮乎然某反自揆
量不敢冒昧者其說有三某自從仕以來所至徒以

區區職事自見前之所學半已遺忘空中之質決不足以仰承清問一也某非才共二牢士其職視都曹爲最劇必不能潛思積慮以感動聖意二也又某少而苦心於場屋無用之文壯而疲精於簿書期會之冗比年左目昏眩深恐閲視之間或致疎失雖萬死不足塞責三也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涣改畀時髦庶幾上有以助聖學之高明下有以安小臣之職分所有前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旨揮

乙巳乞祠不允狀

山林枯槁之姿於世寡與屬家天朝收采疊被恩除薦歷聯兼省闥攝選部侍經帷凡所居官皆溢其分自揆薄才陋識不足使令竭力劇心勤不勝拙受恩未報焉敢遽陳邇今月四日方與同僚詣政事堂白事忽覺精神恍惚志意怔忡口呿而不能言心悸而不自定亟稟白而退驟成奇疾遇事徙忘輒不記省意象憒憒旬日方覺稍定良由僥踰太甚福過災生見蒙予告將理自覺疾證異甚必非湯液針砭所能攻治久茲廢職罪戾愈深上孤聖主之恩下負公朝之舒惟當攄瀝情實控于造化欲乞特賜敷奏令亟畀祠庭使得歸安林樊專意醫藥儻未塡於溝壑尚圖報於乾坤仍乞日下令交管印記職事

乙酉再乞祠不允狀

竊惟朝廷之待士有優假之恩臣子之事君有進退之節某昨因暴病嘗蒙給告繼因病勢未痊乞畀祠廪以便醫藥上恩寬大未賜允俞螻蟻至情生死銜荷但念某已成奇疾决非朝夕所能遽瘳既難以叅

河而自便亦豈容僥倖以求安欲乞公朝特賜敷奏使某早伸前請速返丘園儻他時未塡溝壑尚當勉竭仰答生成之造三月二十一日依已降旨揮不允

丙子三乞祠不允狀

昨因久病二十餘日仰蒙給告至於再三兩乞畀以祠祿使安山林未蒙特賜俞允上恩如天感深至骨仰測公朝之意非徒使之委曲以全進退之義亦庶幾萬一尚有可生之理或責其少效分寸之報也但念某病證已深臨事徙忘幾如隔世臣子之義豈容虛時曠日自知未必可愈乃頑然覥其一旦之或安

以貪君上之施哉且朝廷所以附存小臣之意甚恩禮亦已極矣某疾不愈而乞去豈其情哉亦甚不得已也雙鳧乘鴈本不係於去留用敢盡布其腹心乞照某今係第三次乞祠賜敕奏早降指揮放歸田里但得舊疾稍甦他日應有使令惟命是聽毋敢不力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辭免狀四章

詔詞云天下萬幾之務彌綸允賴於宰司王畿千里之間宅牧尤嚴於侯社中外之勢雖異委任之

意則均謂演明緒式彰殊眷以爾刻志尚行學古通今信已而不疑臨事而有守敭歷既久風望深高頃者化紘之更張起之家食之容與贊治省闥肅清紀綱以外府卿執銓吏之權擢少常伯有為真之漸胡求去之甚勇而秉宜之不回朕審知爲可用之才恐曲徇其胸間之志惟姑蘇之共理兼淮浙之轉輸虛席而艱於得人列印而無以易汝衍沃爲今樂土屏翰猶古右扶爾其撫我嘉師有同赤子條教簡而嚴則人自不敢犯期會寬而信則吏亦何忍違苟能以平易而策勲尚可俟簡求於他日

絲綸一播榮懼交懷伏念某少賤且貧才能譾薄自更麾節復玷班行歷宰旅而登列卿侍經幄而攝銓選遭逢特異可謂至榮尨職逾年了無絲髪可以效報近因卧病連月力乞投閑上命弗俞且蒙憐其衰朽不堪任劇許令免兼省闥以示優假方欲嗣陳懇悃懼成煩瀆未敢驟進忽覩除目涣頒自天衆目駭觀群情爭羨夫吳門要地密拱畿甸淮浙發斡兵餉

所關其任至重素不輕付矧書殿論譔之職尤號高華之選顧某何人可稱掄拔然竊自揆量生平他無所解惟於民事粗嘗究心若使之講求民隱奉行綱事使田里得以相安官民不至相病某雖至愚極陋猶可自勉但實緣一病之後心志彫落形體支離雖勉強支持而苶然困憊今經五十餘日醫不出門藥不離口自度非假年歲休養之暇决無十全之望使其不揣病力冒承恩寵徒費將迎既累其身亦且誤國是皆衆所共見毫髪不敢欺隱不然大藩要職人

所願爲且聞前守臣凡事整辦具有成畫某自當聞
命就道何苦爲是不情之辭自取罪戾哉欲望公朝
察某不得已之情亟賜敷奏收回成命別選賢德以
壯藩屏令某尋盟香火專意醫藥若他日舊疾頓除
應有一切任使不敢辭避伏候旨揮 三臺

第二章

竊聽未回愚衷愈迫某竊惟人臣之事君度其力之
不足而不敢爲者謂之違命知其力之不能而冒爲
之者謂之盜恩違命之罪輕盜恩之罪重照得某昨
以久病祈閑未敢再瀆忽蒙誤恩假以麾節寵以職

名在某愚分可謂榮矣除目之下一時應酬過當日
午未食天氣驟寒忽覺半體不仁急命醫問藥連日
未效方神氣苶然之餘一證未除一證忽起骨寒命
薄無以仰稱上意雖違命有罪實非本心重念某兩
絕從仕三歷班行無組都曹周旋軒陛者復踰一載
大恩未報豈無螻蟻之情而疾勢纏綿不容强勉若
使不度事勢貪榮冒寵非惟必不勝任深恐自速譏
誚重爲晚節之羞是敢再瀝寸悃上告君父儻有一

毫欺僞甘從誅斥欲望公朝察某區區至情檢會元
申速賜敷奏令某歸安田里退奉祠庭圖報生成尚
在他日伏惟旨揮

第三章

某竊聞無故而敢於違君命當誅有故而不能承君
命當察某近以病廢餘生丐歸未獲一旦自天有命
職名麾節聯翩而下榮恩備至出於望外已嘗再具
辭免未拜俞音然某區區之情終于未能自已者緣
某中間一病兩月氣體未復精神未全聞命之初適

因天寒又得麻木之證投以雄附等藥七日不愈心
實懼焉支離如此一身且不理豈能更當郡事使某
明知力不能任而冒寵以爲榮邪將姑試之官俟其
不可而後求去邪或且遲回數月必俟痊愈而後拜
命邪抑欲別希更有美郡而懇祈易闕耶是數者無
一而可則惟有上告公朝察某實是久病他無絲髮
嫌疑慨然與念放還故山庶幾沉痾之疾可痊進退
之義可明且某此行決意歸老若使日復展轉或有
不察其情而議其後某一歸固不暇恤而平生心事

無以自明必且重孫公朝愛念之意情迫辭切懇之
察之悉在造化某下情無任震惕俟命之至

第四章

照得某平生別無寸長惟有樸實一念不敢自昧某
衰恩于郡控辭至三自知罪在不赦無以自容然與
門既非難爲之地又非他有難任之責苟非病力摧
頹甚不得已何敢不敬恭上命緣某春夏以來病而
復病稍輟和平之劑易以瞑眩之藥遂覺元氣復敗
目視昏花非不貪榮情實不敢若使承命之後支吾

不前方有陳瀆則爲罪愈大欲望公朝痛察其真實
之悃卽非他有規避特賜敷奏令某歸安林壑休養
年歲若稍有生全之望則別有一等任使悉惟朝廷
之命萬死不辭伏候台揮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照會某庸謬非才待罪省闥今春忽得奇疾踰月之
後甫能支持復叨誤恩出守吳門仍兼發斡命下之
日適爲寒氣所中半體不仁瀝情控避至於再四緣
病力不勝任非姑爲是辭避之虛文而已忽蒙廟堂

傳奉御札宣諭遣行退自惟念君命如天螻蟻微生
偶未卽死敢違天乎扶曳病軀强顏祗役竭學之始
幾至顛仆及至六月當暑被風雨足爲之不隨兼旬
乃愈今雖强勉奉職然神不守舍力不稱心自視前
日已如二人舉東則遺西記前則遺後久欲陳情懼
孤聖恩未敢驟發近者羅事一與應酬日夥沈痾滋
深思慮稍過卽覺心痛最是左目既昏右目復翳尋
丈之外便如煙霧中某自量衰朽如此已爲聖世棄
人是敢忘其冒昧控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掛

冠納祿歸老丘園別選賢才以重庬節實拜生成之
造伏候台揮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準省劄爲某去年因病乞掛冠納祿十二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懇祈至再天
聽愈高良由某詞旨未明精悃未白用敢不懼煩瀆
至於再三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乃人臣進退之
大節也夫策名委質愛國忘身凡職分之當爲必鞠
躬而盡力一毫未至是謂不忠某雖至蠢愚粗嘗知

勉至若持是心而才不逮有其志而力不隨乃猶竊
祿貪榮不知奉身而退既虧晚節必速官箴伏念某
去歲之春驟攖危疾累章乞去力竭詞殫倘蒙朝廷
於此時放歸山林使得問醫養疾年歲之內或可圖
全未幾應節並須恭奉宣諭勉趣天威咫尺不敢固
辭扶曳之官實出勉強日復一日疾證滋深雖起居
無異于尋常而心日愈加乎耗憊緣某官年雖止四
十有九實年乃五十有九早衰多病健忘乘之遂至
人事書牘悉皆曠廢至此而不以實告則素餐誤國

罪孰甚焉且朝廷設官爵以厲世惟患臣子之不好
進爾第力不勝任而冒進則不可也近年以來纔一
語及閑退即例以希進疑之於是下以陳請為虛言
上以不允為故事雖實至沉痼者往往非罷不退非
死不退矣若某之心本非無意榮進亦非以退為高
不過為病而已雖君恩未報抱愧則深然一念不欺
情亦可諒凡人之情疾痛則呼父母大君父母也子
有疾父母恐聞其大呼而不省乎真切之情已盡於
此欲乞公朝察某委實久病檢照前後所陳特賜敷
奏容某退休林壑亟選賢才以重藩輔免致曠實不
已庶幾真病者皆思量力而當退求退者不敢文具
而為欺非獨病軀之可全實亦士風之一助伏候肯
揮

三月再乞歸田里狀

臣昨以抱病期年恐孤隆委自冬入春凡三具奏申
乞賜放歸田里天聽未回適以邊警交馳淮浙相望
僅隔一水臣職在守土只得隨力防托未敢再瀆今
幸皇靈震耀四鄙肅清若不於此時上告君父則非
獨臣身不保亦恐國事有妨空臆披陳仰祈淵鑑伏

念臣之所患已非一日自去春得健忘之證怔忡驚
悸幾不能自為主宰扶持畧定復苦風痺半體不仁
踰月乃愈雖天憐奇蹇偶未顛隮而庸醫不察投以
瞑眩元氣所以自固而根本傷動騷然不寧手足所
以運掉而脉絡不通幾成扞格外邪當逐乃浸淫而
入榮衛風寒當護反散漫而徧四支九竅百骸處處
受病人見其衣冠飲食無異常人而不知此心之失
其守久矣臣顧影彷徨深恐螻蟻微生將無足恃若

非辭榮安分歸訪醫藥將無更生之望此臣之所以不容不去也況吳門爲今輔郡上下恭養習爲恬嬉此去秋風不遠正當厲兵秣馬日討諸國人而申儆之爲固圉計臣素不習兵使平時無疾猶懼不足勝任今衰朽薾然而乃叨竊寵榮玩愒歲月上誤大計使至此而後有言雖萬死不足贖罪此臣所以不敢不去也欲望聖慈察臣真切特令歸老休養病軀亟擇賢才以壯畿甸夫聖君視臣本同一體微臣憂國寧有遐心某與言及此非獨爲一身計正所以爲國家計也儻沐垂憐死且不朽伏候旨揮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臣叨恩至渥聞命若驚臣嘗觀韓琦論爲臣之義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嘗服膺斯言未敢不慨然與感也伏念臣疎遠寒蹤崛起于蓬戶甕牖之下非有親戚朋友之助以相梯級第自竊料二十有五年仕緣任分隨寓而安凡所歷官一無足紀惟有區區進退之節粗能自信少在場屋去秋試纔十日適罹外艱或囑臣假手試臣不敢也後爲邑泉南蒙恩審察繼丁內艱公朝不以其微瑣許其奪情趣其稟議臣不敢也臣於是時實無毫髮分外之想不自意遭逢明聖忝竊踰涯中罹寵斥已絕榮望淳祐改紀辟賢棄征如見元祐之盛而臣以不肖之身首被收召感激而起庶幾三黜餘生因此得以心事自白然後歸見先臣於地下此臣之本志也而去歲春夏忽嬰奇疾遇事健忘有如隔世僅克支持風痺復作期年麾節偶未顛隮然臣於此愈知其無能爲役矣懇祈至四悉出真忱未拜允俞誤膺召命宜退而進人其謂何或冒寵貪榮是僅有平生自信之小節至衰晚而併失之乃韓琦之罪人也有臣若斯其將焉用是敢披心瀝膽仰瀆皇明欲望聖慈曲垂軫惻察臣聰明不逮膂力既愆檢照前後所陳收回成命令臣納祿歸老丘園則臣之始終猶可表見亦使量分知退者知所風勵實拜生成之造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勑曰天生五材固無去兵之理國有六職亦重貳卿之官肆擇名流俾明政典某籍甚時望蕭然儒

紳依山結廬樂在味書之閣拂袖徑去耻登僊月之堂逮予改絃爰出召節旣奏技從官之內且峩冠廣夏之中俄自詭於民庸乃往臨于藩輔循良之最久矣徹聞間退之言屢焉來諗豈有遐心于虛谷而無雅意于本朝趣還持橐之班來慰側席之想邊方多事宜留意于簡稽朕亦虛懷尚竭忠而論納勉攄素蘊丕對寵光中書舍人應繇行

抱病踰年難當劇任丐歸累疏諆玷恩除聞命若驚拊躬知懼伏念某寒蹤孤遠學殖荒疏方少年時不

過欲僥倖一第爲竊祿養親計旣壓仕版懵不識榮進爲何事一時諸老詡其拙勤更相延舉遂由宰縣進登朝列出則洊叨麾節入則三捻宰司人力不至於此項踵皆君賜也去歲之春偶膺奇疾心爲身之主宰方寸不守何以爲人此固臣之所懼也君命有嚴扶憊而起意謂苟及年歲便當乞身人見其勉強支撑未盡廢曠舉動飲食粗如常時往往過疑謂臣無疾而不知臣之志荒矣自冬至今四申前請適值邊塵澒洞未欲洊陳恭覩聖治一新群賢並奮臣于此時首蒙召擢可謂榮矣然臣區區之心欲言者一蓋臣自抉心目俱耗已成洸涸本退而進人其謂何苟忘在得之戒徒有貪榮之心晚節一虧公義難掩一也况法從華途非謭材所當濫廁夏官要選非病力所可謬承一旦處非其據則顧問之頃必無以上稱明旨議論之際必不能殫竭寸忠將以爲榮適以爲罪二也臣所領郡頗爲劇繁期年之間幸無闕悞百萬之糴幸以登足雖未能大有益於公家亦未至重得罪於百姓此正臣保病軀全終始之日也欲望

聖慈矜臣恍切特賜睿旨收回成渙容臣退安丘園恪守初志

第二狀

丐歸正切誤膺持橐之除久病難任式謹循墻之禮未回淵聽愈惕危衷伏念臣才業俱荒癃軀忝竊勉行有詔敢違咫尺之威扶憊居官幾蔑絲毫之裨持論率平平之策所至乏赫赫之名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恪守象先之見吾徒得卿卧治耳慚非汲黯之賢本期年歲之間卽決山林之計幸湟中之糴已足

且海瀕之盜不驚忘三黌之爲嫌冀一辭而遂退廷河東之召豈迸毀譽之公近甘泉之班尚稱論思之選不能者止乃分之宜苟求去而返遷是貪榮而冒進既乖素守徒玷親除欲乞睿慈俯矜悃收回涣汗殁畀時髦大節難全願保桑榆之晚聖恩未報但傾葵藿之心

第三狀

準省劄爲某再辭免新除權兵部侍郎恩命事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旨揮不得再有陳請

仰見聖朝寬大寸長片善不忍遺棄然某竊聞之進退存分辭受有義某自去春得心志之疾蒙恩守吳累辭不敢受者豈獨無寸進之望哉安於分也君命下臨扶憊而起雖明知其必不勝任而有不得而遂已者畏於義也在官踰期偶未顛越然心不統形神不守舍一值事劇則恍然不知所主故於職事之外人事書問一切盡廢不知者以爲某爲此不近人情之事而不知某身且不保奚暇乎他自冬入春丏歸至於再四天日在上實無絲髮僥冀之心且召且除揆分過矣叅華餘榮豈不甚榮然見得思義決難冒昧且昔疾而今愈是欺也求退而復進是欺也名去而實留是欺也幸一進而成三欺安分而守義者肯爲之乎用是不避煩瀆盡布其忠欲望公朝俯垂矜察使某此心此意得以自白其求退也非以爲高其辭榮也非以立異凡以爲病而已朝廷厚祿不可畀衰憊無用之人廉耻大端不必奪人臣當守之節特賜敷奏曲回造化毋以尋常備禮辭免者例觀或令歸休以全晚節或姑畀祠廩以遂休養或假之待次州郡以就醫藥庶幾上有以示聖朝優養臣子之厚恩下有以遂微臣貪冒忘耻之淸議則凡在王官者莫不知分義之不可違矣伏候旨揮

乞給告歸里狀

某洊有惘恍仰干鈞聽昨蒙恩除權兵部侍郎二具辭未拜俞旨遂乞給告五月以便醫又未蒙開允退深蹴踖某竊惟臣子事君東西惟命某雖甚不肖然亦嘗聞其義于師友矣某白屋寒晚仰祿代耕初非以不仕爲高者今學而仕仕而至於賛員從臣亦已

榮矣但緣去春偶得心疾守吳之命宛不敢拜懼辱
命也忽蒙聖恩親灑宸翰俾宰臣諭旨責以必行某
奉詔感泣以爲此身未隕則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忘
扶憊而前以九月而後已到官以來惟職事勉強支
持毀譽不暇計禮文不暇講自始至終獨招籍數月
間不敢求退餘皆乞閑所去之日蓋嘗恭䟦宸翰刻
之堅珉階以淮陽守自況以爲某不以黜所以治民
者治民則爲負其民不以黜所以事君者事君則爲
負吾君每自爲念未去之前少有曠敗則將何以對

越前日勉行之訓而歸見吳中父老哉凡一年閱四
月方獲受代憑籍國靈風俗雖獷似亦相安賦斂雖
寬似亦粗足群境雖旱似亦粗收則聖主所以眷顧
之殊恩庶無甚愧至於爭訟未盡革漕運未盡通軍
政未盡肅則是守臣之不職無所逃罪不能且止古
有格言若蒙朝廷察其至情姑與賜告使稍得休養
某亦何敢爲遺世絕俗之舉哉近緣交承事殷精神
愈耗目力愈昏告諸君父而天高不聞告諸朋友而
情隔不信使某冒昧而去則有無君之誅匿疾而進

則有欺君之罪彷徨道途進退維谷無君之與欺君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公朝不念保全臣子之節欲使
之自虧其節乎忠厚之朝詎忍至是某每謂士大夫
惟不能堅白一意以告君故朝廷亦不免回互其說
以待下若某之愚情乞歸則真願放歸乞告則真願
予告用敢刳心爲紙瀝膽書詞盡布其私乞檢照某
前申亟賜朝假五月容某暫得歸省丘園訪問醫藥
即使前來供職干犯嚴誅某下情無任皇恐俟命之
至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某叨恩稠疊聞命驚震伏念某才品凡庸學識膚陋
自頃扶病出守吳門地大事繁異於他郡日虞曠敗
上負隆知勉強支持雖幸無罷而精力衰耗日視多
昏加以心志怔忡遇事健忘量時度力不敢貪冒寵
榮前後乞歸乞祠至於六七中叨召除控免不獲嘗
乞給告暫歸訪問醫藥俞音既閟且蒙恩先賜內引
旣得吐露愚忠意謂遂可從欲忽又沐攝長成均之
命夫帝學清選師儒清職非德望卓偉不足以表儀

多士非學問該洽不足以啓廸群心某旣非其人又本以鄉舉進身素不諳知學館事體此固人共知其爲不可者也然以塵埃汨沒之踪夢寐不到之地一旦脫塵役而入淸流超然遂起登僊之想第某久病餘生實是不堪從仕徒以君恩至重朝命難違道出皇畿祇畏簡書不敢不俟命而遂去今連日未敢供職者正欲力申謁告之請以爲醫藥之地若又令兼攝委實難任除已一面擇初十日供兵部職事外所有兼國子祭酒恩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改畀名儒以副聖主樂育人才之盛心容某且專本職少遂休養庶幾病軀可全或徑與檢會元申改畀祠廪及待闕州郡差遣實出更生之造上件省劄某未敢祇拜除已封國子監庫外伏候旨揮

第二狀

照會某昨蒙恩兼國子祭酒尋具辭免回準省劄九月十日奉聖旨不允伏念某心目俱病自解郡組以來只願歸老山林昨叨召除屢辭不獲不敢固違上命今請告未遂又令兼長成均是乃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豈不甚榮第某自量病力衰憊學殖荒落委實不堪任使朝廷旣未有可差之官某豈敢固執方命除已一面謝恩祇受外欲乞公朝察某病根深痼委難承乏速賜妙選名儒以充大小司成之任容某早歸故山庶幾多士得師微軀獲全不勝望賜之至伏候旨揮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旨曰虞朝之命秩宗復繼以教冑子之事周官之掌邦禮實嚴乎建學政之規幸古意之猶存匪儒宗其誰屬具官某抱氣節而特立得文章之正傳入從甘泉嘗殫乎忠告出守甌閩備極乎賢勞賜朝京師攝戎部卿爲尚遲其行也朕益思所以處之以大司成之席虛爰有兼官之命以小宗伯之職稱乃陞換部之華重我斯文淸哉此選噫皇極建而彝倫序其丕關于天常師道立則善人多尚力扶於世教以副朕意則惟汝能

擢貳五兵已踰涯分易司三禮駭聽綸音興渥洊頒危衷增惕伏念臣守藩無狀誤寵造朝當諸臣去就

之交正公論是非之決時難於進而易進懼干儌上之誅兆足以行而未行姑欲俟時之定群疑甫釋再命遽加雖均列於亞卿乃躐居於高選載念寅清之寄最爲華要之途熈朝有如必大之博洽盛世亦推虔直之老成皆居小宗伯之班蔚爲名侍從之選而臣踰年抱病累疏乞歸自笑支離難固筋骸之束雖懷恭敬豈徒玉帛之云强留非所以全身貪進亦幾於辱國矧令兼組猶覺厚顔伏望聖慈特垂淵鑒速回成渙改畀時髦罔俾妄庸久汙論思之地稍全進

退以張廉恥之維是謂禮經請從臣始

一再辭狀

竊惟上命有嚴豈應再瀆然臣子之義莫大於事君盡禮公朝將畀某以典禮之職而辭受不審先自違禮其能奉職而無愧乎伏念某久病告歸人皆知之矣旣叨召除控辭不獲亦庶幾一覲淸光敷陳愚悃而後退休林壑俾進退之間從容合禮此區區之本心也今成均禮樂之司相繼被命凡世之鴻儒碩學願居是官而不遂者乃俾學問荒落意氣衰颯之人倖得之其爲身計榮矣如禮何且難進易退禮也某辭郡甫兼旬而共二事謂之難進可乎辭尊居卑禮也由夏官而易春官謂之辭尊可乎緣某實是沉痾未瘳若非蒙寬恩許令歸訪醫藥則决無十全之望此身未隕猶有報國之期性命不全將無效忠之日其爲利害昭然甚明是敢披露情悰上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別選時望以典春官仍乞檢會累陳與某給告三月暫歸鄉里略加休養俟告滿別畀一等差遣容某前來供職决不敢稽違上命自取譴訶伏候

旨揮

一六月乞補外

白屋書生遭值明時外則叨榮麾節內則躐處淸華平生所望殆不及此昨自吳門以病久不痊乞歸累疏聖恩深厚復命歸班武部儀曹繼蒙拔擢成均妙選仍許兼攀行且期年了無補報重以今春再嬰危病心志愈荒揆分量才若不亟自引退非獨貪榮冒寵自負初心亦恐福過災生必有奇禍今幸時序叶調一稔可卜廟謨深遠邊鄙不聳豈容衰憊之人久

汙班列兼內外更迭彝制可稽竊見建寧府守臣尚未除人某雖無能為役然向在三山帥幕往來兩司首末三載稍知事體若使牧養小民扶持國脉猶或可以自圖勉竭是用控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充上件差遣伏候旨揮

秋七月除無權給事中辭免狀

渙渥自天措躬無地臣竊惟國家命令之出實關天下理亂之原施行之間偶未允愜則中書得以封還門下得以審駁臺諫得以論奏三者權任之尊非他

官比皆所以振肅朝綱扶持公論而相與致君於無過之地也必識慮平允而後可以公批勅之權必議論正大而後可以抗回天之力苟非其選是謂曠官伏念臣本寒賤書生素無榮望身自端平初政淳祐改紀十五年間時事更易故有不同而朴實一心終始惟一任分信緣罔敢容心誤蒙陛下察其無他前後三次收召出之冗散置之清華遭逢之異可謂極矣而臣分量易盈疾疢屢作進不足為明時之輕重退不能決一身之去留反自省循實深愧惕比方請

循更迭以便醫藥聖恩寬大未忍棄捐執經金華清秩重畀攝承夕拜明綍亟頒浹辰之間異數狎至非獨求退而進甚非素心而度力不任尤難冒寵兼儀曹冑監皆號清選凡老師宿儒而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臣顧得之可謂逾分若更無熊魚之取將益重鵜梁之譏况久病支離豈足以振揚風采精力衰耗豈容以檢核稽違臣自知甚明決難虛受一言涉僞斯謂欺君欲乞睿慈察臣悉出真悰憐臣委實衰憊別選剛明之彥以司糾駁之權姑俾臣儀曹專守使

得清心省事續圖報稱萬一况痾頓愈則自今以往無非微臣碎身粉骨効忠君父之日誓不敢辭

辭免并乞休致狀

某昨者累上封章乞守本官致仕十一月一日准省劄十月四日備奉聖旨徐某別與州郡差遣者臣辭已竭淵聽必回某聞咸平近臣未五十而致仕國初舊制皆再請而即從若歐文忠六十已謂衰年若趙康靖三請已為曠典某之疏固多於康靖某之年不下於文忠雖蒙別畀於州麾尚冀早還於官政無嫌

聒聒庶動高高伏念某夙蒙特達之知亦有驅驅之志中年以後多病所傷戊戌病於私家辛丑復病於姑熟两年病於京國丁未又病於吳門彼時日力昏花心志凋落而元氣尚未衰竭遇事猶可支吾蓋自戊申至于己酉凡所感疾悉非前日加之抵家感冒風證纏綿心欲言而口瘖身欲動而足蹇跬步之內非人不能俯仰之間隔世無異朝廷若欲待之以事任則某之力有不能朝廷若欲假之以寵榮則某之分爲已過食非其力則某叨其祉福過其分則某任其災是用再瀝愚衷仰干大造欲望公朝察其詞情懇惻念其疾病顛隮毋煩易地之除徑遂乞身之請戀軒之馬空懷死報之心曳尾之龜亦有生全之望

臣今乞守本官致仕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二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三

裔孫　鑾　校梓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伏以投閒雲壑空懷畎畝之忠錫命天庭忽冒麾符之寄縮五六年而成近次越三百里而爲使家被上旨以促行進邦民而布令臣某中謝伏念臣某資材愚下學術空疎忝竊甲科初乏洋洋之對驅馳外服了無赫赫之名爲端平更化之初察小吏勤身之故過推邑最獲玷朝紳一從陛列院之班冊轉備西樞之屬衆論已疑其超躐宰司更預于謀謨感造化之曲成恨涓埃之莫報嘗因登對冒貢狂愚聖度有容頗是齊賢之四說他人不省過尤蘇軾之多言荷泰道之包荒領祠官而遠引丹心日皎榮念灰寒敢圖寸朽之不遺特許方城之自效載瞻封域實介江閩疇昔瘡痍未加鍼砭秖今疥癬復費爬搔正憂疆場之多虞可使蕭墻之易動況利盡而恐加挾摘兼楮輕而無策稱提共知局面之難扶安得盤根之立剖

自慚膚謭誤入選掄玆盖伏遇皇帝陛下坤轉乾旋海涵春育兼收並蓄無材不入于甄陶一視同仁雖遠亦如于畿甸厚根本之培植閔田里之歎愁謂臣近在鄉關必稍諳于土俗知臣奮由寒畯或粗達于人情乃棄短而取長俾承流而宣化臣敢不俯殫駑力仰荅鴻私憑仗國靈弭勿海帶刀之習奉承詔旨慰山東扶杖之思免求一分之寛以蘇千里之急

十一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近日長安甫祝釐而西去觀風江浒誤將指以東來循墻莫遂於懇祈入境具宣於寛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伏念臣空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場屋志一第以為榮壯踐仕途蔑寸功之自見當路過為之汲引明時曲示於收羅由獨邑以登朝起祠庭而尹郡因未嘗違道干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得罪於斯民安有隨車之老稚殆饑渴易為於飲食非涓埃可盖於海山入玷郎闈躐陞省闥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言世論險巇必欲索瘢而洗垢絲毫無此天日臨之置散投閑正尋盟于鷗鷺取長捨短忽促裝於闕

驅固辭非所以效忠冒進又幾於鮮耻莫回淵聽祇拜温綸饑歉頻年曷給馬牛之運流離滿野孰安鴻鴈之居曾是么麼可供任使玆盖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意在愛君忍絶加於棄絶察臣才非經世尚粗竭於拙勤畀以皇華責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為民一江數千里風寒凉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滄澤之周流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非才謭漕職有愧于兼三改命詳刑恩許令於共二仍通班于中秘示增重於外臺祗拜寵光首宣寛大臣某伏念臣孤踪寒遠質陋迂疎文不足以為國之華勇不足以敵王所愾其言皆平平之策非過激而難行所至無赫赫之名期相安于弗擾比司飛輓適值饑荒勠莫能求祗負距心之罪廩微可發空懷汲黯之忠况復攝官尤虞非據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自顧何裨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信非得已猶念公家之久價恪遵涣汗而不移雖粗寛於一分常懼盈于百論安能鞭箕徒有管窺必先足正額之鹽乃可通浮

盬之運果能禁上流之税亦何害免税之征欲求斡旋通變之方當職本末重輕之理方顧天而丐免忽易地以周諏由漕而刑均號觀風之選自江入浙益增近日之榮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無求備于一夫每哀矜于庶戮謂毫芒祈利毋庸責效于書生而囚圄未空姑俾盡心于臬事失之於前者將收之於後尺有所短者或寸有所長察樽櫨杗桷之殊施忍毛髮粟絲之輕棄臣敢不仰承欽恤俯念佣成山獄震搖可但令行于屬部乾坤生育終期德洽于民心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書帷夕說閱日未幾易晝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于潤澤御茅倍長于聲光目盡駭于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恭以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游戲于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尤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賁詞臣之第或茂功旌勳舊之門藏在名山具存彝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太祖表焦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么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奇長而無述短檠二尺妄窺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于以藏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賤庸玉女于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遣之安英華自咀于窮年夢寐不忘于清夜淡而弗厭樂以忘憂此微臣飭己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閑燕乞假寵靈方虞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麗南斗奪奎軫之光芒勢聳乾龍煥雨廉之晶彩增春山泉之重賁豐城干莫之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梅宇舉閬風而起玆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廈細氈之論毫端造化回氷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研精磨鏡之帖憐臣嘗躬耕隴之勞爰頒肆筆之書下飾窮山之陋臣敢不祗承帝賜仰對天章工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壽百金產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于子孫庶酬恩于君父

五月到任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謝表

伏以班著罔功已斷驅馳之夢麾軺假寵蹤升論譔之聯荷帝力之無私感臣生之易老假臨封境祗布寬條臣中謝竊以行都歷百年以來扶風為三輔之勝內拱京邑固根本以為先外飭長淮峙樸權而尤急實為表裏之重寄必得文武之兼才伏念臣寡過未能早衰多病曾微片善可為蟠木之容徒有樸忠願效來芹之獻適逢盛際親簡睿知客司省闥之彌綸進侍細氊之講論而臣才非穎脫識陋管窺大不足以扶植紀綱小不足以變通財計要其本意惟自弗欺未殫螻蟻之誠俄嬰狗馬之疾祈閑累疏誤渥自天廣內疑嚴除職客聯于書殿吳門咫尺勉行昭布於奎宸生蒼顏白髮之光煥畫敦清香之色是非當制允為殊恩祈鎮撫之無難且轉輸之未絕必民與官樂為市乃不孤招糴之名必州視縣如一家乃克全厚下之實惟寬足以革暴惟靜足以彈紛退歟苟能易稱隆委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陶成庶類器使群工知臣薦試外庸熟田里艱難之務謂臣曾污中禁識冕旒憂顧之心責以新榮責之後效臣敢不俯殫駑力仰答鴻私黃霸務在安民誓將自託汲黯不能任郡終願歸休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輔郡承流慚罔功于下考銓曹會課誤增秩于中行僥踰六品之階優渥九重之賜祗膺渙汗凜極臨淵中謝伏念臣徒守孤忠曾微顯績日塵班綴病軀久倦於驅馳恩畀麾軺詔旨弗容於避免蒙潤于京郎九重之地繫心於吳門咫尺之天每畢力以支持僅與民而安靜抗疏累祈于閑散于環賜被於褒嘉十一等為大夫開唐戟戶二千石有治效忝漢璽書揆積歲以奚勞適逢辰而加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庶政磨勵群工獨總權綱內外任分於種蠡公行信賞循良庶得於龔黃綫長每務于甄收綿薄亦叨于明陟臣敢不誓堅素履虔答鴻私名器不假人欲辭榮而未遂謀猷則告后雖歸老以無忘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輔居出守已愧罔功禁籞論兵忽叨誤渥宜退而進荷寵若驚中謝竊惟歷代之建官莫重六曹之

分職屬時立武尤急司戎調補簡稽總尺籍伍符之
衆論愚獻納扈屬車華蓋之間必得通才始堪妙選
如臣者地寒無挾材竊非長人之有善心好之庶幾
寡過少不如人今老矣自揆何能三載嚴栖寸心灰
冷值改調于化瑟乃首被于招旌由省闥而陞列卿
侍經帷而攝銓選簡知深厚報稱蔑聞疾久苦於釆
薪符遽膺於分竹強顏扶憊累疏援關望之非雅意
於本朝汲黯自不任於治郡予環屬爾聲筆隨之禮
方謹於循墻召弗容於俟駕神武之德廣運固上稟
於明謨軍旅之事未聞終難勝於任責或者攸司之
清簡正昭大度之優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乘
時威靈及物修車備器將恢內修外攘之功連茹拔
茅聿致小往大來之慶故雖不閒司馬之法亦許攝
登祈父之聯臣敢不興起懦衷對揚休命知軍容葸
畏歎有忝於儒生舞干羽兩階庶助成于聖化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典三有命訏汗法從之班共二非才更忝成均
之寄承恩激烈揣分凌兢竊嘗考有虞載籍之傳遡
盛帝疇咨之意以禮化最關於治本故選掄特重於
他官伯作秩宗所以重寅清之任夔教胄子所以隆
溫栗之風苟非其人曷稱茲舉如臣者受才不韻涉
世多艱早嘗備省闥之彌綸晚乃侍金華之講論寸
長蔑有一念不欺久病支離僅囿筋骸之束故書忘
廢始知口耳之非守藩疲丐於歸休造闕莫違於威
命吹竽戎部疊組儒官涓埃何補於高深負乘祗慚
於玩愒周官六卿分職率屬均參禁密之司禮儀三
百待人後行益峻清華之職寵踰其分人謂斯何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群工手提妙造地蟠天際儀
文昭煥於兩間魚躍鳶飛德化陶成於萬有不求其
備善用其中謂臣粗謹司存姑俾攝承於邦典知臣
斷無他技或能勉率於諸生是使妄庸亦叨簡記臣
敢不對揚殊渥激勵壯懷屬車華蓋之間誓攄忠之
自効稽古禮文之事庶盛際之親逢儻少答於鴻私
仰願歸於農畝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辯謝表

類別薰猶正人心之趨向訓垂琬琰覩聖意之宣明

回斜窮復反之機導否極泰來之運雲章敷錫風化聿新竊聞忠邪本不相謀是非斷無兩立知人則哲在帝堯猶以爲難觀行聽言雖孔子未之能信然疑似之多謫易惑而虛靈之方寸莫欺果使清明之在躬何憂黑白之易位欲其論定惟以事觀阿意苟容者必禹光犯顏敢諫者郎王魏附伍文則寧復念閔忤恭顯則決非爲身弘也詐而舒也純陸以忠而裴以佞至若和同周比之相悖泰驕義利之不侔氣類各從肺肝如見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如尺寸權衡

付之至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陶鈞更調琴瑟青天白日灼知三宅三俊之心履霜堅冰早置一陰一陽之辨懋緝熙於間燕取鑒戒於元龜聖謨昭黼黻之光才品惡紫朱之亂儆於有位精以承休昔紹興敬戒石之碑諄諄厲節乾道製用人之論稟稟明邪復見祖風大關世道臣敢不益嚴三畏堅守四維大哉言一哉心若常近威顏之側有諸中形諸外毋少萌毫髮之欺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舉

謝表

言曰昔姚崇之告元宗謂能擇十道按察使則天下不勞而理朕嘗三復斯言以爲有國之未大治政繇吏民之不相習使部使者得人則異於是故每出節臨遣必謹之重之非師論允穆者不以授爾挺姿有堅持之操賦政多豈弟之規將漕江東稟有風績肆疇爾庸命爾易節於浙左夫王良造父之鳴和鑾逐水曲罔不中節者人馬相習也爾於使事其知習矣郎所以驗於遠者施於近於爲政乎何有往哉尚趣時命無違

長安日近甫易節於外臺璧府天低復游班於中秘捧溫綸而有耀覺凡骨之頓輕載惟五星聚奎之祥實啓列聖尊儒之治自端拱崇文之置院逮元豐延閣之錫名寶訓森羅隔人間之風日道山嚴邃矗海上之煙雲入館者榮於登僊寓直者謂之貼職必有淹該之彥始膺殊異之褒伏念臣愚不識時志徒嗜古場屋舉子之作姑以決科瀛洲學士之聯何嘗入夢自驅馳於官鞅愈汨沒於吏塵鶩行抱成案而前

駟固辭非所以效忠只進又幾於鮮耻莫回淵聽祗
拜温綸俄歎頻年爲給馬牛之運流離滿野孰安鴻
鴈之居曾是幺麽可供任使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與
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意在愛君忍終加
於棄絶察臣才非經世尚粗竭於拙勤畀以皇華責
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爲民一江數千里風
寒諳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膏澤之周流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非才謾濟職有愧于兼三叨命詳刑恩許令於共二
仍通班于中秘示增重於外臺祗拜寵光首宣寬大
臣某伏念臣孤踪寒遠質陋迂疎文不足以爲國之
華勇不足以敵王所愾其言皆平平之策非過激而
難行所至無赫赫之名期相安于弗擾比司飛輓適
值饑荒弱莫能求祗負距心之罪靡微可發空懷汲
黯之忠況復攝官尤虞非據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自
顧何裨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信非得已猶念公家之
久匱恪遵涣汗而不移雖粗寬於一分常懼盈于百
謫安能鞭箠徒有管窺必先足正額之盈乃可通浮

臣某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臣禀資戇直奮跡羈
單幼學壯行粗有聞於師友臣忠子孝期無負於君
親先皇帝擢之甲進士之科聖天子寘之百執事之
列弗稱天朝之儀羽敢陪省闥之彌綸建長策遇明
時莫裨國論有嘉猷告我后屢觸宸嚴凛冰履之自
危揭天光而下照險夷萬變精白一心將指外臺爲
彼皇華之臨遣守藩右輔更勤細札之趣行討籌未
上於甘泉旌旛已前於宣室追趨瑣闥寄勿經帷夙
夜寅清何補禮文之闕日月獻納曷殫侍從之勞而
臣禍過災生老將疾至精神因之恍惚形骸寖以支
離危衷未動於矜憐孤迹迄煩於全護要藩華職有
光出藍之行閒館珍臺徐賦祝穰之祿冀專精於藥
石或收效於桑榆去國兩年扣閽累疏骸骨之乞弗
遂膏肓之疾已深非敢私螻蟻之微所愧乏犬鷄之
報心勦形瘵知無路以更生血瀝肝披願有言於將
死伏願皇帝陛下清心寡慾明目達聰昭德以照百
官益嚴紀律撫辰而凝庶績罔忽幾微定國本以建
久安之基肅朝綱以杜旁落之徑使聖治謹終而猶

始則大邦雖舊旼維新臣語短意長形留神往感顏
蓋遠持荷空想於前塵王癘未忘結草尚希於後效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三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四

裔孫　鑾　校梓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尚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

禹貢梁州一段云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異非區區從事於章句訓詁而已讀禹貢一書當知古人所以爲民除患者如此其勞疆理天下者如此其廣立法取民者如此其審尊所聞行所知不至於古不止也載惟我宋以仁得天下版圖之舊無九州而盡有之南渡至今所存者獨楊荊梁三州至徐則僅存一二昔漢光武披輿地圖喟然歎曰天下郡邑如是今始得其一陛下聖學高明能無興念及此乎且古之梁今之蜀也乾德下蜀之初天戈一麾列城按堵數十年間三關爲夷塗劍閣爲平地生靈爲魚肉文物爲灰埃士無歸宿之鄉民無安集之所犬羊之患慘於洪水感時思古撫卷長歎安知無如鄧艾裹氊之謀乎安知無如逆曦猖狂之計乎惟能以光武之心爲心則雖盡復禹績有不難者而於保蜀乎何有

十二月戊辰進講

卷子論五子之歌其一曰至雖悔可追云 臣觀此歌五章文義首尾相續一章二章雖止於詠述皇祖之訓而太康之失不可掩矣三章四章若曰累朝都邑之盛如此前人典章治具之懿如此今以不守先訓之故皆不能保是誰之罪歟五章則叙其顛沛無依之狀若其過在己而無所自容者一何溫厚感惻之深邪因是論之三聖相承先後一意曰可畏非民曰非衆罔與守邦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欽哉一語乃其傳心之密旨禹之所以訓子孫即堯之所以告舜舜之所以告禹者也大凡敬心肆心不能兩立此長則彼消此入則彼出治亂之端於是分焉惟其敬故真見民之可與守邦真見民之爲邦本真見民之可畏可近真見民之不可虐真見民之能勝予雖兢兢業業猶懼不莊矧敢自暇逸以縱其欲乎惟其肆故以聲色遊田爲可樂而民之勞擾不恤也以飲食宮室爲可侈而民之寒餓不顧也方其未見也民之怨氣滿腹而不知圖及其既見也覆宗絕祀而悔無及夫以累聖久安之天下太康一溺逸遊之好其禍且如此况事變膠轕人情憂危之時乎噫爲人上者柰何不敬臣請爲明主再三誦之

癸未進講

卷子論湯誓止罔有攸赦云 臣聞聖人之心天而已矣故觀聖人處天下之變不于其迹而于其心升陑之師何以見湯之心哉方其起伊尹於畎畝之中聘幣三往而不憚豈無故而然邪尹之幡然而改也亦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則君臣之意固有在矣湯之拳拳於尹如此及其至也乃使之就桀蓋謂桀之惡念已極惟尹庶幾能回之想其適夏之際所以開陳堯舜之道敷繹皇祖之訓者無所不至必將曰德不可滅威不可作也民不可勞財不可聚也一往而不可則至于再再往而不可則至于三四五湯之所以望桀者何如哉及其五反而卒不悟則天意可占矣然後伐夏之謀定豈湯之得已乎商之民日涵泳乎湯之仁而夏之民不得以同其仁非天意乎商民之所見者私於一國湯之所見者公乎

天下此湯之所以無間於天也雖然動以天矣而猶曰有慚何哉蓋君臣天地之大義不可犯也一有小異則其心自有不安焉者矣善乎先儒之言曰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臣既明湯之心復援此以曉天下之為人臣者

手記云讀通畧開寶二年六月止十月至段思恭知靈州奏曰古人皆以事業進身自科舉法行寒士舍此無以自進自成童而上即弊心力於場屋不切之文遂至臨事輒敗焉繼業守邊自謂非已不可太祖一用段思恭果能稱職自此邊將豈復敢肆其驕哉今邊方為繼業者多矣惟陛下稍革科舉之弊以事功責天下士亦何患無思恭哉

己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雍州一段云臣　聞開闢以來洪水為天地間最大患天生神禹出而當之非於大綱領所在卓然有見足以御夫滔天方來之勢則雖殫智慮窮心力彼湯湯浩浩者將不勝其治矣禹蓋深察乎此者故其言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所謂大綱領故自雍一州而觀則渭為大既導渭以入河則涇可使屬于渭漆沮可使從于渭灃水可使同于渭大有所入則小有所歸用力省而成功博矣合九州而觀則海為大川次之能決九川以達于海則濬畎澮而至于川亦易矣聖人所以禦大菑扞大患者其所識者大也人主之治天下亦然當衆弊轇轕之餘而聖明適當其會轉移闔闢果將奚先任洪頴以總機務而大臣舉四方萬里之治屬之於監司郡守擇威望以專閫寄而帥閫以扞敵禦侮之功責之於列屯守將選通才以主邦計而版曹以理財正辭之事分之於司農外總綱牽羅聯領挈裘順是亦使畎澮達川九川至海之智也不然役役於常程細務之間而綱領所在不深致意則自處者小矣何以障大勢之趨乎臣　敢於九州之末備論禹所以治水之道而終之以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

冬十月壬戌進講

卷子論禹貢導山四條云臣　觀禹貢一書載禹治水曲折既以九州之山川各附其境又總導山導水而

蔡見於其後互相發明而施工之次第畢見矣王肅則有三條之說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爲南條鄭元則有四列之說岍爲正陰列西傾次陰列嶓爲次陽列岷爲正陽列而先儒朱熹以爲不然蔡沉祖其意以兩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導岍以下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以下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導嶓以下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以下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其說最爲坦明今參合而觀則導岍以至大岳即冀州壺口至岳陽之役也底柱以至太行即冀州覃懷衡漳之役也西傾以至太華即雍州終南至鳥鼠之役也熊耳以至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導淮之役也導嶓至大別即梁州導漢之役也岷山至敷淺原即梁州導江之役也禹之治水其條理秩秩如此人主之治天下其可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哉

乙丑進講

春子論禹貢導水尤條云 臣 聞中國山水皆來自西北故隨山始於岍岐濬川始於弱水隨山所以觀其勢濬川所以導其歸其實先隨山而後可以濬川也疏導之功既於各州見之至此又隨其流派而條列之所以互相發也其間山川地理之名非親見目擊不過誦師傳按傳註非可臆斷至其大義之可以爲法爲則者 臣 請得而詳言之夫百川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源又皆在塞外禹隨其勢而先導之欲西者西欲南者南然後併力於冀兗諸州之水自導河以下大抵皆東流矣人主觀此則知爲治之道亦惟行其所無事而已也礙者鑿之壅者決之當因者修之當止者瀦之當分者播之當合者同之而一無容心焉人主觀此則知隨時弛張之道有不容以執一也川流浩渺若不勝其用力然或入于南海或東入于海或入河以至于海其得所歸則一爾人主觀此則知爲善不必同而歸于治則一也雖然是有本焉程頤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臣 亦曰有大禹思由己之心而後可以考禹貢之法度

乙酉進講

卷子論禹貢九州攸同止至成賦中邦云臣聞禹貢
紀禹治水之書也而以貢名何哉夫以四海九州之
廣而戴一人焉以爲君爲其能興利除害而生育乎
我也其尊君親上之心每因貢賦而見方洪水之初
斯民自保之不暇又安知所謂奉上之禮哉及水患
既平六府既修於是而制田賦於是而獻方物在上
者盡其仁在下者致其敬蓋必如是始可以言功成
治定之懿矣此名篇之本旨也然聖人之心惟恐一
毫之屬乎民以庶土交相正則知所產之不可以槩
同以三壤相準則則知所賦之不可以偏重而成賦
止於中邦則知貢獻之在夷狄者不可以或強其致
謹一意乃所以爲制貢之本使人易供而樂輸也後
之取民者其鑒于玆

手詔云讀通略乾德六年至張洎能伺國主顏色奉
云臣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而惟邇言是聽惟邇言
是乎詩人以爲戒說者謂邇言爲近習之言變知凡
親密者之言皆是天下惟親密之言最難察其衆是
人也不直致其毀之之詞必委曲以助之其毀是人
也不直致其毀之之詞必浸潤以入之人主不察而
墮其術中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張洎善伺候國主
顏色所以自誦其一門榮寵之盛而翻然引退者是
必陰覺唐主有厭之之意而假是以固其寵也至於
薦湯悅爲相亦必其私相朋比之人未幾復召未必
非悅爲之助而唐主已入其中而不寤也

十一月乙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錫土姓止告厥成功云臣聞聖人一身
天地民物之宗主也一事之未理一害之未除一物
之未遂皆聖人責也方堯之時洪水橫流天不得其
所以成下民其咨昏墊而不得其所以安其爲患何
如哉禹以身任胼胝之勞大而山川鬼神莫不寧小
而鳥獸魚鼈莫不若水土平矣貢賦定矣五服建矣
道化行矣八九年間建如此大功業去如此大蠹患
定如此大經制闢如此大風教禹豈自以爲有餘哉
僅足以塞宗主天地民物之責而已陛下聖德高明
不下大禹然臨御二十二年視禹告成之時不翅過
倍而國本未建邊境繹騷財計空虛人民離散盜賊

禍發幾無一事卓然植立者是必有其故也讀聖人之書當以聖人為法 臣願陛下謹思之勉圖之

手記云讀綱目晉安帝隆安三年至燕主盛遣李旱討李郎旱既行急召而復遣之郎聞旱還謂有内變不復設備奏云急召復遣此乃兵機所以疑李郎也旣中其計故至於敗至帝即位以來内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廣陵相高雅之及劉牢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巳及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奏云此一節 臣願陛下反覆玩繹因再讀一過奏云陛下試觀今日大勢得無有類此者乎尾大不掉已有其象不審陛下與二三大臣曾圖慮及此否

癸卯進講

卷子論甘誓至孥戮汝云 臣聞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古者於其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以戰言也周威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春秋猶書曰王伐鄭今序書既曰與之戰而史之所書又曰與之大戰則扈之不臣亦甚矣啓繼承之初驟當大變乃能親帥六師以討犯分之諸侯其誓師之辭雍容整暇峻發明厲而天冠地屨之義昭然若揭日月此可以見啓之賢真能繼禹之道矣然方是時綱常素正朝廷素尊猶有如扈之負固者後世人主其於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漢至文帝七國之禍萌象已著使用賈誼分王子弟之說亦可以潛殺其勢而養癰護疽至景帝而大決猶幸當時元臣宿將遺烈尚存南北軍與郡國之兵皆百戰之餘尚有可恃不然殆矣若唐天寶以後藩方跋扈賞罰自專官屬自置貢賦自私而天子之尊至於無人無兵無財憲宗宣宗威令甫振而復弛積而不已遂以亡唐又豈特君臣交戰之比哉由辨之不早辨也恭惟藝祖皇帝風雪之夜君臣從容盃酒之頃神領意會一語之契消除五季之禍根扶植萬世之綱常此我宋家法也聖子神孫所以斡旋宇宙闔闢萬變而消患於未形者可不於此致深長之思

戊申進講

卷子論五子之歌至以作歌云 臣聞國之興衰在民

民之離合在德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甚可畏也蓋君民之心同一德爾君以愛勤爲心則其德日彰而有以感動乎民心故聚而成國君以佚豫爲心則其德日亡而反以拂戾乎人心故散而爲仇天位之艱如此太康常一念及此乎皇祖之所以畀付者何如而乃尸其位四海之所以屬望者何如而乃安于逸太康有是德而自滅之民心安得而不貳哉不此之懼方且盤遊無度其遠至於有洛之表其久至於十旬弗反此固羿之所爲窺伺也大抵姦臣賊子雖有不肖之心未有無因而動者漢文帝仁孝恭儉人心愛戴如父母七國雖强何名而敢爲亂唐玄宗驕奢淫泆不恤國事安祿山遂得投隙而稱兵是知離天下之心生姦雄之心皆自人主之失其本心始逸遊之樂所得幾何而敗亡之禍貽笑萬世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君國子民者謹毋快耳目之欲而爲姦雄之所因哉

復奏乞宸翰云臣生長寒士誤蒙陛下許侍經幄恭覩陛下多能天縱肆筆成書昭回之光丁飾萬物凡臣子祈恩望賜者無不滿意而去臣於誦說諸臣最爲末至本不當冒昧有請然臣有自省度不能久事陛下失今不言恐如入寶山空手回也伏念臣一廛四世僅庇風雨有閣曰味書有堂曰遺安欲望睿慈賜臣一二扁使得藉手歸見松菊實拜天地之賜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甲寅進講

卷子論仲虺之誥止奮哉云臣觀堯舜揖遜之風去夏商未遠也而湯反之當其初時桀之凶德熾矣斯民陷溺於塗炭不容一朝居也湯使伊尹五反五就亦庶乎桀之能覺矣桀旣不悛民怨益甚湯不得不爲應天順人之舉其心蓋有所甚不忍也旣已爲之矣然唐虞之事如彼今日之事如此後世必將曰湯至聖也而猶爲之則是啓姦盜之門紊君臣之綱自我始也於是忸怩媿耻無以自容然天下之所望湯者豈徒曰勝夏而已其康四海而垂萬世者植基培址正在此時使湯而不以爲慙也何以爲湯使湯累於慙而不能自廣也亦何以慰天下之望故仲虺所

以開釋其意一則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二則曰商見惡於夏不容已也三則曰湯德在民不可辭也四則曰民望所歸不可遏也天人之責在湯湯豈必留此慙於胸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政哉凡此皆所以消釋湯不自安之意也然仲虺終不敢以爲無慙者亦足以見天冠地履之義凜乎不可犯矣此仲虺言外之意

甲子進講

卷子論仲虺後段云臣竊觀此篇前五節皆釋湯自慙之心後三節皆勉湯當爲之事蓋人主一心萬事之根本也此心如明鏡如止水則虛靈湛湛軒豁恢廣以之運量酬酢無事不可爲一有繫累則芥蔕凝滯如鏡之塵如水之波安能有所立哉湯旣勝夏凡所以昌其國懷萬邦裕後昆保天命者皆在此時皆在此心任責重大有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恤今乃留一點慙恧於胸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治始旣不謹終無可觀此正虺之所深懼故先有以釋其慙後有以勉其進自佑賢以下皆其事也至於一篇之要旨則全在德日新之一辭蓋是德運而不息則其用久而不窮不然則慙已化矣而滿心乘之慙則此心慊而有所累當爲者不及爲滿則此心泰而有所止可爲者不復進以湯之聖固非自滿者然臣子責難之言備精粗該本末不得不如是也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湯因所得於虺者而推廣之也能自得師者王諒哉後之明主其可不以湯爲師

戊辰進講

卷子論伊訓前一段云臣聞人主之繼述莫嚴於初成湯所以貽謀創始者其德至矣由之則治違之則亂太甲卽位之始乃宗廟神靈之所顧歆群臣萬民之所觀聽能嗣厥德在此時不能嗣厥德亦在此時欲占他日之治亂惟觀太甲之能嗣與不能耳人心同此愛也吾能盡吾事親之孝以立其愛人心同此敬也吾能盡吾事長之禮以立其敬卽此一念充而廣之自今日至於後日益廣益大益遠益著則始於家而刑於國以極於四海莫不知所愛敬而湯德爲不墜矣不然有諸己而欲求諸人不能謹其始而欲

責其終是已且不立而欲立人乎哉故謹初者嗣德之要也立愛立敬者謹初之要也雖然始之不善未有能善其終者矣而善始而不克終者亦豈少哉漢武帝唐玄宗是也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臣請繼之曰今王全厥德罔不在終

講畢奏云善始固難克終尤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漢武帝唐玄宗晉武帝之流初年非不可觀一念少差貽害天下貽笑千古惟本朝仁宗高宗孝宗在位最久終始一心度越前代陛下春秋鼎盛加之世道艱屯丙午丁未人多疑爲厄運臣願陛下日新又新日謹一日上畏天命下畏民嵓則治平之懿當與三聖齊休而儷美矣

癸未進講

卷子論伊訓後一段云臣謹按伊訓之書始言桀失天下之易次言湯得天下之難次言前人之垂憲者爲必當守終言天命之難保者爲必當畏而又咨嗟歎息喚醒太甲而告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此正一篇之要旨喫緊用力處也蓋雖有如是之良法如是之謨訓而吾身本原之地一不加敬又安能御於家邦而對於前人哉想是時太甲雖煢煢在疚而縱欲之端尹固有以密察之故思有以遏其萌而杜其微此大人格心之學也雖然太甲中才之君伊尹所以望之者猶不敢恕若夫臣子遭值聖明則責難之義又當何如哉臣嘗節惟德罔小惟不德罔大之言而推廣之曰舞不必常歌不待酣但逸樂之間微有失節非祗也不必孜孜貨色不必旦旦遊畋但苞苴之蹊一線未絕燕安之鴆一息不微非祗也聖言雖不侮而亦未達於用忠直雖不逆而亦未見於行耆德雖不遠而私議或在於王宮頑童雖不比而異服或汗於宮禁皆非所謂祗也災祥之判治亂之分不在天而在身不在著而在微嗚呼敬之哉敬之哉

戊寅進講

卷子論咸有一德前一段云臣按自伊訓至咸有一德皆伊尹訓太甲之辭而時有先後語有淺深其節凡四奉嗣王祗見厥祖明言烈祖成德以正其初其辭雍容不迫此一時也至於王惟庸罔念聞則戒以

無忝厥祖戒以無越厥命以自覆戒以無俾世迷辭愈切此又一時也及其悔艾深至始告以升高自下陟遐自近蓋直告以用功下手處此又一時也洎復政告歸然後以精微傳心之蘊空臆而盡言之而名之曰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涵揉切磨具有次第而其大要則不出此一而已何謂一曰運行而無息純粹而無雜貫通而無間莫非一也而有常則大體焉合而觀之則德在初者此一之基也謹乃儉德者此一之移也允德協於下者此一之克也至於此篇曰常德又曰庸德則知其不容息也曰德惟一又曰德二三則知其不容雜也曰天佑民歸曰吉凶災祥則知其不容間也諄諄懇到愈精愈密其意蓋以嗣王克終允德固萬世無疆之休然師保既歸而寒之者至則有時而不常矣不常則前日之功間斷而不續不可以言一矣是善始易謹終難作聖作狂一念間爾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辛酉進講

臣聞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執經入侍者必有以發明正理開啓上心然後可以無愧所學訓詁云乎哉誦說云乎哉四牡一詩為勞使臣作也生民休戚係所遣之是非官吏臧否觀於使者之得失不難於勞而難於遣周人於此何其謹重之至而不敢苟哉方其行也則寵以禮樂之華勉以咨諏之寄及其還也則又述其勞勤不遑暇之勤而念其思親思家之意歡欣悅懌常浮於言意之外臣子奔走於原隰阪險之間而微勞片善畢見於黼座蝸蜎之邃何其盡人之情記人之功纖悉至到若此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臣子寧有見知而不說以忘勞者哉王澤既微古意漸盡遣者既苟勞者亦廢往往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纔有尺寸之權可以藉手則無非毒民厲衆之事既不知所以遣之借曰勞之亦徒以為欺而不足以為惠矣今宜追倣古意嚴於遣而勞行焉我朝盛時鮮于侁嘗使京東既又再使司馬光歎曰一道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由今而言一遣已病況再乎一人已多況百乎張詠守金陵范延貴一殿直爾詠問天使沿路曾見好

官員否延賁曰昨過袁州萍鄉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問其故曰驛舍橋道全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肆無賭博市易無喧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是知其必善政也詠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古道既薄上下往往交相爲瘉有採訪人物於二殿直如詠者乎有天使過邑而縣宰不識者乎是可歎也雖然臣豈敢謂今世遂無其人哉精遣而後勞之是在陛下一轉移間爾

癸巳進講

臣觀遣勞使臣之詩二篇相爲首尾臣於前篇言當遣而後勞蓋以遣重於勞也夫使臣之職惟以詢訪爲先務人主以求賢自輔爲心則可以自廣其聰明人臣以訪善報君爲心則可以輔成人主之德意將命而行靡不周徧四方萬里皆如在畿甸之間斯謂爲不辱君命矣然嘗觀春秋傳穆叔之言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雖各有意然皆欲其訪求善道同歸于正而已夫苟正直恭儉不以言則非咨善矣人倫天倫不以明則非咨親矣孝弟忠信不以白則非咨禮矣因思愁歎不以聞則非咨事矣水旱盜賊不以達則非咨難矣志不在於善道而以摘發隱伏爲能以浮言單辭爲信以欲誑生事爲心則臣恐壅上德賊生民將自遺使始豈周人詢謀之本旨哉惟明主重之

丁卯進講

卷子講常棣止烝也無戎云臣觀此詩八章說者皆知其欲篤於兄弟固也然不察詩人起興之本旨則猶未足以言詩也夫一篇之中所興者二以常棣興則見其衆多相輔一氣同枝自相親倚非有假於外者天性也以脊令興則見其飛鳴搖動出於至情不能自舍非有所待於人者亦天性也知二章之所以興則其餘六章之義可識矣蓋兄弟天倫也天理不可泯則兄弟不可離是皆自然而然動於中而不容已者周公閔二叔而誨之使非本諸固然之天以感發其至性則雖欲强爲糾合焉可得乎若餘章不過反覆鋪陳使知是理之不可不深體而有以見凡今之人皆莫有過於兄弟者也何以明其然哉死亡之

可為惻然傷思而致其情者兄弟也急難之不暇樂於吁力盡其助者兄弟也外侮之侵陵相與扞禦而不敢避者亦兄弟也皆所以深言兄弟之不可及也至於他人則雖有矜閔之情遂勢力稍不及則有相視長歎息而已矣利害稍相涉則有避遠不敢近而無復致其力者矣天眞所存其可誣哉臣故首及之以發詩人之本旨云

口奏云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言亡慨然形於傷嘆如此必其心大有所感動者然則天理人心之際凡有似此者豈得不惻然興懷哉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卷子講常棣止末章云臣觀上五章皆反覆展轉以致其情言兄弟至親不可暫離而終可托可恃者以其為天屬故也所謂出於天之本然者也至此則又及其言辭世俗既降方喪亂則思兄弟及安寧則懷友生是謂於所厚者薄而失其本心矣因是心而糾合之誰能不自反乎既又為之旁蹊曲諭以盡其義飲燕樂矣然非兄弟皆至則其樂不足恭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樂矣然非兄弟翕合則其樂不能深久樂至於可恭可久皆由兄弟而後致則知兄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然自二叔之變雖以至親且日以衰薄推而至於九族則薄益甚矣其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是乃失其本心糾合之道若止以言辭諭之末必信其然也又謂宜室家樂妻孥而後兄弟之情可久試究竟而深圖之其道豈不信然哉周公親親之心於此可謂至矣然有不幸而遇天理人倫之變者宜如何哉象之於舜是自絕於天者也孟軻乃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臣以為親愛之迹或有所不能及而親愛之理則不可一日忘此念一存則一家仁一國興仁矣此舜之所以與天合也惟聖明念之

己亥進講

卷子講伐木一篇云臣切觀周之盛時所以治安千百歲而不可拔者正以大綱小紀詳法略則足以為後世憑藉扶持之計故也其後小雅盡廢至於蕩蕩

無綱紀文章卒至於徒擁虛名而國非其國矣今聖祖神宗精神心術之所建置櫛風沐雨之所經營者至於近年百度淩已廢墜不舉所恃以爲安者僅有累世仁厚一脉而四牡之君臣常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故舊所謂建三綱以爲綱立五常以爲常猶幸無恙爾若鹿鳴皇華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莪之類或荒弗而不修或廢壞而不復而上安下恬視爲不切慮不動於耳目幾何而不至於小雅盡廢哉扶持修飭要當汲汲而圖之臣以爲當自君臣朋友兄弟凡有關於綱常之大者先致意以明其本而以忠信孝弟廉耻禮義諸詩相與修輔而維持之則小雅庶幾可以漸復矣此乃緩而實急者惟聖明深念之

戊辰進講

巻子講天保一篇云臣觀此詩自三章以前皆以天保定爾爲首蓋言天之所以保安于君者無一不至且進進而未已山川之高深岡陵之廣大日月之光明松栢之茂密皆不足以形容其福之盛至若四時豐潔酒醴以事其先王先公者神亦降之福而神之來格者皆詒爾以福斯民質實無爲但日用飲食而已言群黎百姓皆助爾而爲福也至此則天地兩間山川鬼神莫不錫之福此固天之所保定於我君之本旨也雖然天之錫福於君者如此則君之所以受福於天者固無窮矣然臣竊謂君之所以自求多福者猶有在焉仰體列聖仁厚之意則生不傷厚不困者一念不可忘也深察內外是非之分則進忠厚退浮薄者一事不可忽也天下之事固衆矣是二者尤爲集福之本臣請得終言之

十二月乙亥進講

巻子講采薇一篇云臣竊謂興兵動衆人情之所甚難也苟無其道尚安能强之必我從哉易之兌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然後知古人使民輕於犯難者以明夫說之道也故遣使之詩必先使天下曉然知用兵非我之本意又爲備述其勞勤困苦之狀如親履其地而親見

其事雖曰託諸戎役之自言而實則以明我之深察其情也其有不悅以犯難而忘其死者哉此可以觀詩人體物之心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四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五

裔孫 鑒 校梓

文

復齋記

士莫病於過莫善於復非過之病過而不能復者病也何謂復人欲去而天理還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理耳彼其旦晝之梏亡是五陰之剥也平旦之清明是一陽之復也復而固之其爲臨爲泰也孰禦復之者甚微而梏之者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其得爲人矣乎人而欲充其所以爲

人之理則毋耻於過毋吝於改過無過則無復復者過之反者也非必曰一言之差一行之失而後爲過也理即心也心即天也使吾胸中所存揆之於理微有一毫之不相似則過矣過則必知知則必復復則必固固則與天爲一矣是故一念之悖于理者皆過也一念之還於理者皆復也復非自外至也惟能不失其初而已子路之復有過喜聞子張之復篤敬書紳曾子之復日三省吾身顏子之復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方其過時鏡昏于塵及其既復塵開鏡明然而諸子之復復於既愆顏子之復復於未形莫非復也而遲速之間又有間焉此諸子之所以爲諸子而顏之所以爲顏也耶若夫小人之爲不善動於心形於色發於聲音未有不自知其所由然者過而曰不知與夫知而不能復者是欺心也欺心即欺天也天可欺乎是故君子貴復天地復萬物生人心復萬物明士而志於德其必自復始矣嘗復而速復既復而固復其顏之徒乎西昌倪公孺粹而和清

而文以復名其齋而屬余記之故余樂與之言復之理公孺儻有意焉是則復齋記矣嘉定甲申季秋既望

種德堂記

南安置郡幾三百載其間鴻儒碩師以德著者有六先生焉明道伊川則以侍太中公攝倅事而至焉者也東坡則經從而憩焉者也元城無垢則遷徙而寓焉者也唯濂溪以辨分寧獄事用當路薦來爲郡司理受之於太中開理學之原見諸行事尤爲顯著故郡雖偏而是職賦諸曹特重方先生在官時與部使者爭重囚不獲則置手版欲去曰吾不殺人以媚人竟免囚於死自是繼武者畏必以濂溪望之故地望雖重而稱職爲難非難於稱職難於爲濂溪也金華徐泉明仲繇賢關職科第再轉爲郡理官政成課最上有日矣扁其堂曰種德詩以自見而委鹿卿記之其有濂溪之心而泝其原於皋陶者乎夫兩賢相望經歷幾世而以德爲刑其心一也善種德者必先定吾所以種德之地皋陶之欽恤濂溪之中正地也

地立矣凡而偏怒奇觸蠹吾種者也猾胥騏吏稂莠吾種者也有一于此皆德之累去其累深其種明以求之恕以釋之廉以培之剛以耨之學以豐之則德盛仁熟而難者易矣雖然是不可以朝種而莫穫也昔禹稱皋陶之德而稱其邁言遠也漢于公爲決曹乃修大其門以蘄陰德之報夫處獄平允決曹職耳而其言如此則公之種不既鹵莽矣乎皋陶之意濂溪得之以爲濂溪而于公或未之知也明仲莅官有能聲又即德名堂以詒其後于公幸子孫之貴而明

仰求免子孫之憂可謂善學濂溪者矣今理厖象先生而祠之凡在此位者暗室屋漏彼有懐於吾心則入而居於堂出而拜於祠必有不安焉者矣此明仲名堂之深意吾故表而出之寶慶初元六月七日記

雲封禪寺重脩造記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横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廻繚曲躋于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為梅關關南寺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𧻓也自漢元鼎庚將軍戍關而嶺始名自唐開元張曲江公刋

山嶔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得法而寺始刱青山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絶處也世言大鑒傳衣法於黄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上追者莫能舉及卓錫地間泉湧出後人即其地為寺大宋祥符庚戌始賜今額中間寺宇興廢紀載失其傳莫可考詰至於今老屋暗腐住持永清勇猛精進必欲自我一新之以誠徧當路問者傾施則鳩工庀徒踰越險阻輦材於三百里外中為祖師殿東為霹靂泉亭南為靈官殿西為西關又西跨山兩崖梁空為僧堂與殿之右隅岐道面東為官廨扁以駐節高明軒豁固不猶華刻擬蓊翳幻出金碧役始於嘉定癸未成於寶慶乙酉縻緡錢二千有奇唯法堂方丈尚仍固陋亦且鋭意經度凛凛向就矣清自武其功走南安城謁記於郡文學南昌徐鹿卿以紀歳月余嘗試語清曰昔祖師樵採負薪以足衣食比其服勤碓下密契無上菩提言下了了本無一物當是時萬境皆空室廬改復安在一向從末法中作佛事於祖師意云何清曰妙莊供誠非我事然自我之居是山數

十寒暑矣車之入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車之出乎關者不知其幾千兩也我從其後而問之其人勉於職者勤於政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者也其或養蠹敝偷歳月媒身而職之跎甘利而政之荒則行路非之呰隷伍之夫吾教本於無為而或以有所為見謗子教職於有為而或以無所為見疾孰知道無精粗無人我無内外無為而不為有為而未嘗為孔與佛不相悖也子亦觀諸嶺上之梅乎如是而生如是而華如是而實如是而落謂

亦有所爲可也謂之無所爲亦可也能具知識於其有無之外則道在是矣余於是悚然驚豁然悟因嘆曰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水清善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敘其說使歸刻之以詒後之出入是關者俾無媿於嶺上以貽清之笑云落成之歲六月望日記

雙碧柱記

教官廳之東有樓三間曰尊月嘉泰壬戌曾侯準建廳北堂五間嘉定辛亥方君李仁建樓後堂之左爲屋三間面東兩峰扁曰雙碧寶慶丙戌徐鹿卿建屋前築臺從十有五尺衡倍之扁曰月觀觀之前爲閣中累土尺歷四尋植以雜花木既就而鹿卿去唯廳事創於慶元丁巳歷且敝材當具矣而役弗及繼來者圖之丁亥朔日記

重建六齋記

寶慶二年秋七月宮教泉陽馮公特卿守南安始至環四封之內扁月以聽令公百未暇問俛祇
先師則進諸之顧視齋廡卑敝喟然太息以

之道有所未稱即捐錢廿萬繼之以粟俾儀更造鹿卿與命而退以事聞于繡衣戶部永嘉陳公畏公亦曰此宣風化者事也況吾故治其可無助乎錢如郡之數時左史攝太師三山鄭公性之攝漕事聞之亦助十萬度費浸具則經營鳩工掄材給直與民間等委職生分董其事悉撤故而新之不足則益以學糧錢七十萬有奇米石百又不足郡帑再益錢十萬而鹿卿亦稍出俸廩以佐費對列六齋齋建爐亭爲位廿四總一百六十楹百爾器具罔不飭齋之扁曰進學近思篤道尚德時升上達以九月經始越四月告成已乃外飾櫺星門內葺養賢堂庖廩向背各易其所規模雄偉視昔加倍士喜且吞請爲記鹿卿不得辭惟昔周程先生講道是邦軌範森然可敬可仰而養士之宮因循日入于壞頹簷老屋弗支雨風講明切磋之功爲希闊其責宜有在也維時良二千石以學校爲重部使者又與相出力主張之豈直爲觀美哉古者上自天子之國都以達於術於黨於家莫不有學使之群居族處相觀而善會異而同之故士之

爲善者衆也王教不行人自爲説家自爲學無師友以講會其文義開廣其心胸下者爲儀秦高者爲楊墨波蕩流溢泯泯棼棼其間居窮守獨以自力於善者宜若有人然亦有安之而不變者緣有司無以興起之耳今六齋既建廊廡靚深牖户明敞硯席之味閑於塵坌饔飱之供忽於簞瓢傳道有師考古有籍於是藏脩於是遊息一叩擘間有員揆焉一領悟間有神化焉夫亦可以自勉矣學者其毋負朝家作成之賜與夫伊洛開端肇始之意與時卓然自立如古

人以經義治事名齋而勲名節行與齋俱傳是則士之職也亦三君子之望也明年春正望記

福州請雨記

紹定壬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徧走群祀未效大帥番陽李公以石鼓閩重鎮其下衆水所滙必出雲爲風雨乃命屬吏南昌徐鹿卿致禱丙申詣寺齋宿丁酉黎明登山巓禮畢而雨是夕大雨戊戌又大雨巳亥雨止槁者獲涸者流刻而識之侈神之休右記刻于鼓山大頂峯隷書在朱文公天風海濤四大字之傍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淑民心非難變民習爲難西蜀在漢以前有蠻夷風不齒於中土文翁爲守及修起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高者補吏次者孝弟力田每行縣益從諸生與俱又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時邛筰不通遂遣司馬相如乘傳往使竟能略定西南夷以歸自後如王褒楊雄嚴君平彬彬繼出而蜀郡安治者累年至先主遂倚之以抗吳魏是知民之習變則民之心始可恃也橫浦三縣惟南

安最爲僻遠民居深山窮谷間與溪峒雜揉賢士大夫足跡之所不到其民非因詞訟不至州郡所見者獷戾之風爭競之習耳雖有秀民亦往往淪沒於其中每歲本縣不過春秋二季差官往大傳寨招爲士者而試之以場屋之文一日而散如此而欲變其習誘之爲善莫若倣文翁之意今本縣每歲縣庠及大傳寨春秋補試務寛其選喻其樂於從學者不限員數倣秋闈勸駕之禮集縣官飲餞之而給其道里之費遣詣郡學受業其成人者則隨經分隷學諭教導

童子則處之小學而委教諭職之校官時進而誨之以禮義之大端彝常之大訓如有所學優異及月書季攷入等之人則州郡亦稍加旌別其登第者則與之陞甲而兩預鄉舉年至四十以上者得比廣郡請廣之漕司銓量權攝在廣州縣官其正奏特奏人欲於廣定差者皆得比二廣例使之知儒學之為榮而漸銷其豪橫之氣一旦或有暴戾之事則令其鄉人請舉入仕者化諭之如相如之於蜀庶乎其情易孚而坐得其要領如是則禮義之習成而可以為不叛

之地矣

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

竊惟今天下事夥矣其尤重大者非寒遠疎賤所敢僭言而通國指為急證者有二曰積強之虜也積輕之楮也而虜之視楮尤急請先言之夫韃非能為吾禍吾實自禍耳竭事力以挑犬豕之怒導蟊賊以養背脅之疽遂使變起蕭墻憂關宗社而君臣上下未聞有斷斷一定不易之謀前有一誤而莫之懲後有二病而莫之救將何以為自立之地哉何謂一誤聞之道路朝廷陽雖諱和之名陰有向和之實廟算弘深必自有說豈非以邊城已破器械已空兵糧已竭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舉彼其盤據京襄者為虜為盜本可知也使韃誠欲講解果虜邪必能引而去之果盜邪必能掃而清之還我舊疆受我歲幣而吾因得假歲月之暇為葺理之圖藉令它日不免寒盟而吾之家計立矣邊臣之所以主和朝廷之所以向和意或出此而國人之論則不然謂以為當中原雲擾之時韃去我凡幾何里沙漠邊絕歲幣當於何而交道

里梗塞使介當於何而進是以未論和之不可保已憂和之不可成而主議之臣曾不察此所遣間使更往互來交攜之數動至盈萬歲月隋於渺茫之計幣藏耗於非泛之供今其效亦可覩矣萬一虜盛兵以臨我假和以紿我我不能戰而復紐於和則是甘蹈亡金之轍也可不懼哉何謂二病一曰規摹不立昔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以不支之勢一舉而盡復之惟其無一念不在於復城故卒無一城不可以必復及今立國東南以荊襄淮蜀為屏蔽棄襄者棄荊之

漸窠荊者窠淮蜀之漸也方城漢水我所必爭縱未能收功於目前亦豈宜遽置之度外而在邊在庭志氣消索襄閫一跌則以墮甑目之邊城一失則以土梗視之荊州之孤注甚微兩淮之風寒孔棘至蜀則又甚矣蹙日蹙百里之聽而悠悠舒舒不異平日雖不顯然爲畫江之言而已隱然成畫江之勢識者之憂不在荊襄而在淮蜀矣二曰謀慮不孚越人之謀吳也睪越國同一報復之心吳之謀日益睽而越之心日益叶勝負之機於此而决今強韃之衆中原之盜逆全武仙之餘孽勉敵王旻之叛卒皆叶口一力求以快意於我而回視吾國則上無句踐卧薪嘗膽之志下無種蠡分治內外之忠朝廷之意不白於天下邊帥之意不孚於同列江淮之閫各自爲謀上下人調娛委曲惟恐咈之其何以當百勝之虜哉爲今日計謂宜懲一誤去二病大作規畫以守易和容我收復京襄之圖申寓聯絡吳蜀之勢北兵吾雖敵之一入一騎不可復引而置諸大江之南邊民吾根本也虐征重斂不可復橫出以竭其生生之理練兵選

將備器峙糧盡心力而爲之事會之來豈有終窮一州可取則復一州一邑可圖則復一邑然後遴選邊豪以爲守令又擇嘗仕於邊諳練事體者與之參錯假以便宜俾其事力而舉前日所儲之兵糧器甲以資之俾得糾集兵民且耕且戰爲效死勿去計是則所謂守者將以守吾祖宗疆圉之限非畫江而守之謂而戰在其中矣政使虜情無厭則將移吾之所以守備者與之戰戰勝而後和則和可久而後禍不作矣夫七年之病雖已錮而三年之艾猶可求不求則終其身而不可得某愚不知兵然蒙恩宣議宥府故敢陳其管窺之陋如此惟廟堂賜省幸甚

第二劄

某既陳待虜之說矣請繼言救楮之說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吾既無見緡可以用官價而大收之則當有權宜之術以救其窮而拘常之論必欲以一換一曰吾不可以先自輕楮而失信也不思以一換一則猶多之數略無減損不過易舊爲新改換界分而已何以能使新界之必重哉且楮之始行非不以稽

為錢以楮飛爾其官價七百七十未嘗一日變也自
輕楮以來民間隨其低昂入以此直則出以此直初
不爲病受其弊者獨朝廷爾二稅之數無增也祠牒
官告之直無增也征商牙契之入無增也及其出也
市物之直增矣戍兵之生券增矣諸軍衣糧雖如故
而非時之給犒增矣官吏正俸雖如故而添給之暗
增者亦不少矣利權通塞命脉繫焉而上之人曾不
察楮多之由思所以省嗇而澄其原方且揚湯止沸
日益滋甚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然猶曰是特一時

之費也兵息則費息矣若至守城禦軍犒轉資給一
歲增添支賜爲數浩瀚蓋將終其身而後已兵事不
解則資給愈多其將何以爲繼然猶曰是非吾之得
已也蓋有得已而不已者矣如添差員額一二年間
增剏凡幾州郡有三數除授而未定者送迎憧憧縻
耗甚廣且它冗費難以徧舉既不能節其出又不思
革其弊問之則曰是無策也可乎夫所謂權宜之策
者使百姓以高價受而吾以低價取不可也無害於
民而有傷於國亦不可也苟無二者之病則就短而

求長宜亦可爲矣今外方楮價率止二百二十金近
畿雖有三百之名然皆虛增物價以當之實與外方
等爾竊謂十六十七兩界斷無復昂之理宜有以殺
其大勢別造新界而準時價之實以一爲三權與舊
楮並行所以然者恐新楮印造未多爾凡官司支遣
新楮則一千當七百七十舊楮則三千當七百七十
民間二稅入納除一半見錢外其一半官會並須參
用新舊新楮則自如常數舊楮則以三爲一謂如納
稅二百千其一百千見錢自無增損一百千官會合

用新界五十貫用舊界一百五十貫通準一百貫願
全用新楮者聽惟折絹折麥之價似聞以舊楮之低
頗有增數却許分明具申別與裁損其它入納準此
所納舊楮盡以解發若有出於合解數目之外者則
用新楮償之亦以一而當三如此則楮之數三分殺
其二矣有一分新幷楮行止是殺得一半用後說收
減則是三分殺二矣然造新須降恐其數未廣又當
用救急之策以漸發令之監司州郡凡有樁積支承
常平等錢去處不問名色不限多寡各出其半以收

舊楮每貫以二百四十足為定價合三貫計之為錢
七百二十足是亦以一收三之異名也用實價則官吏
不至牟利而為貪有常價則官吏無所增損而為姦
每路委有風力監司一人主其事先考覈一路之錢
共可以收會若干既已收兌則旬一具數申聞朝省
而以兌到舊會分限解發焚毀務在必行俟新楮之
價增計各處兌過錢數撥楮發下填償元來窠名而
又有說以終之收楮之令既下凡祠牒官告之在官
者皆止而未售見錢將既然後出令曰舊楮之須凡
若干數今已收及七分矣[illegible]三分無從盡得見錢
收買從其月日為始民間應有十六十七界會盡用
以買祠牒官告舊來祠牒每道八百貫今準實直合
用二千四百貫官告亦如之並未用新楮此令一出
則有舊楮雖欲不準祠牒官告之求不可得已兩策
並用相為扶持數日減而價已增豈不愈於束手坐
視乎其間條目猶可細議其大要在於減數爾雖然
權宜之策亦非可以終恃苟不知塞楮出之原則多
止十數年少或三四年弊復如前矣繼今以往凡可

以耗吾財計者謹之重之是又救楮本原之論

上廟堂論楮鹽書

其按閱窮及合外事無所預知其得于耳目所接有可
以上聞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
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
盡然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
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
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
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于何而減曰當取
十七界腐爛甚者揀而為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
會遲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即新之增
也第有利必有害害于食淡者江西湖南為甚然救
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
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
郡夾襍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
謗是也其前所議浮鹽以為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
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遞禁者魚貫于路
深有望朝廷思所以為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

矣嘗蒙下賜鈞汗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知何若二事已定則自大丞相行之自大丞相施之使天下曉然知實盤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悵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斡旋者亦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青雲課社序

己卯之春其月建寅其日己亥青雲課會十有七人集于里之崇元觀以文會也酒才數行殺核具而已舉飲相顧言曰朋友之會尚矣蘭亭之集以脩禊會別墅之遊以圍碁會竹林七賢以放達會酒中八僊以沉酔會朋友之會尚矣而以文會者寡也惟吾鄉里之士平時過從聚合言論纚纚如藥石刻當天子詔興賢能郡諸侯勸駕之秋蓄鋭待敵正其時矣可不益圖切磋之功乎此課會之舉吾徒所以相長而求益也凡與此會者不以技過者必知所裁而未及者必知所勉也不以齒長者毋至於亢而少者毋至於憚也不以分師生得以相正親戚得以相規而兄弟子侄得以相指摘也言而失則約之中行而失則返之善其所以輔仁者又有在於會文之外也奚直曰綴緝之工而絺繪之巧邪噫嘻尚敬之哉尚勉之哉於是同辭而歌曰彼澤相滋兮流長彼蘭相襲兮幽香維朋友之好兮亦澤麗而蘭芳而賡載歌曰諱過兮不樂之膏肓專固兮自伐之斧斤維朋友之益兮尚瘉疾而起傷又歌曰青雲坦其路平桂窟藹其風清維朋友之慶兮當携手而同升歌畢乃命徐某次而叙之以爲識且條列事目而附諸其后云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竊惟上自朝廷下至郡國設官分職大意畧同天子之尊不親細微則其代王言者有翰苑有中舍諸侯之重不躬細務則其代翰墨之勞者有館客或以委屬吏之能者等級雖殊其體一也夫今朝廷之出命其事大體重若則有鎖宿若其小事則許退而撰述未嘗律之於期會之間也是非私於代言之職以朝

廷之體當然耳郡文學之視幕職等為屬吏而崇任
差省則夫嚴之期限責之遵可亦未為過然州府平
時所以優假之者每事稍異諸府而許之外卑貴為
而許之前座非私於文學也以州郡之體當然也且
均是人耳今日為中令則不律之以文法上而為文
學為侍御則簿書期會豈能盡廢今日為郡文學則
不限之以常程再任而為幕職為縣令丞則簿書期
會夫又何辭由是言之其所以稍加優待者直以在
上之體當然而不為下者設明矣有如軍府之尊嚴

責一屬吏為至易之事苟其力之可為一願指之奚
敢不力非如宅官則賦之不可必辦獄訟之不可驟
決而至於臨期誤事者比也今邑宰不照與簿書吏
事一例行移在其么麼之蹤非敢驕蹇慢令但所在
少有此例恐後來承襲不改繼至者以為破例非體
自其始自判府始區區之意竊為承命而行即是遵
禀不必先次具禀然後為稱所有勸農文謹已撰述
隨劄繳申欲望明諭所司此後或有使令遲速唯命
不必如簿書獄訟之例況善政毋成步武日尚左右

趨風之日尚多儼累於為郡文學之時而嚴期會於
宅時奔走之日則始終無非效報之地區區尚不
任悚仄

祠貞文公祝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偉然泰山喬岳之氣象灑然光
風霽月之襟期即微言與理而深察處暗室屋漏而
不欺以同胞同體視民物之衆以至公至誠結旒冕
之知其操履如金石其議論如蓍龜蓋類所倚以為
宗主權門所不得而招麾清明見信于奴隸姓名至

誦於童兒蓋親接乎考亭之緒又將沿伊洛而泝洙
泗使天假之年則必措世於唐虞之雍熙推昔駕周
原之駱適值江左之饑非特獨道己責以為患而又
捐金貸粟而繼之非特殫寸心之懇惻以挈其綱領
而又羅九州之俊以効其驅馳慮於己者無一毫之
弗盡切於民者無一事之不為請於朝廷者為五十
餘萬之廪粟脫乎溝壑者不知幾千萬戶之黔黎視
后稷之由己飢可以對越若汲直之開倉又特其細
微其偶以弱質承之討司仰先生之高蹈今雁門生

之敢余別嘉熙之歎乞甚乎嘉定之時官無可發之
廪國無可捐之貲人倫天理且乏此所幾憶菜色雷
腹徒坐視其顛隮亦嘗以乎關係何補於毫釐於
此而後知仁人之盛德浩乎淡體而淪肌至今父老
尚言之而感泣名筆紀載偶於是而獨遺昔有不言
使虜之績獨自喜乎活青州之饑先生蓋嘗使漢廷
之節諒此心與前哲而同歸謹做祀忠宣之遺意用
敢摭遺蹤而並祠其適有共二之役行解授代之匙
命屬妥靈矢心致詞庶幾來吏筆者之有採柳以慰

昔棠無窮之思

橫江雜稿序

歸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後
五六十為之與其寡過乎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亦
終老未可以著況未五十六十乎自來橫浦三年於
見之一二諸文大抵出於應酬之追非著書傳遠也
士友不予鄙請刻梓以傳益屢請而屢辭焉辭之力
則梓之私甚矣愛而忘其醜也既成以示予予曰盍
毀諸或者輾然曰工不工才也得不傳理也過而刻
之是蠖市人之鞭也過而毀之是碎佹池之石也數
不可蠖石不必梓子姑求如退之者而折衷焉予曰
諾因書以識

趙司戎詩集序

昔余讀六一先生送東陽徐先生序其詞典以正其
意閎以深未嘗不歎君子之愛人以德也及來橫浦
司戎趙君時舉一見如舊交聞誦其為文沛然如決
川東下雖龍門砥柱橫抵其衝而不為避噫亦銳矣
千後交益深情益洽每察友會輯則論人物短長賦

詩歌談江浙嶺海間奇勝事可駭可愕無能發一矢
以當其鋒者雖郤縠之明經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羊
叔子之輕裘緩帶時舉蓋不多遜也久乃出其詩四
帙示余余熟之復之於是盡得時舉之為人今將銜
秋風東行過六一之鄉試持盃酒酹先生味其言而
想見其風其必有得矣他日一笑相逢幸為余道之
嘉定甲申季夏

贈相者王仲父序

永嘉王仲父以風鑑游士夫間携版曹曾君書來過

余亟見之其容泊如其論辯如誠有如曾君所云者余方欲觀賢者於世頻仲父助余訪之或端扁朝而胸中自有丘壑或退然而不勝衣而智慮足以羅落宇宙或其外介然而標度粹夷呑吐雲夢而畧不芥蔕或野服草屨一歌一簞而軒冕之貴不足以動其心若是者皆余之所願師且願交焉者也仲父足跡半天下閱人多矣今又將踰梅關觀南海所至亦遠所見當益高蓋於是有得焉還以告余余將許仲父其一隻眼嘉定甲申季夏

陳大庾公餘集序

古今官職號爲繁劇者甚多而邑爲甚處繁如處約處劇如處閒可以觀政矣不齊之琴子游之絃歌其胸中浩然與造物者爲游於八極之表曾是繁且劇者得以累其天哉三山陳君國華來宰大庾踰年而余適到值君方攝學事每爲交承郎之而溫叩之而不窮而尤樂寓意於詩語一出口則士流輒爭取傳誦以爲楷將益久作益富則又爲之鋟梓以傳余得而觀之其詞淸而不癯腴而不汗而意態更自閑適蓋喟然而嘆曰琴於單父絃歌於武城詩於大庾殆異世而同轍者歟方其詞系絃發吟肩聲出金石筆落風雨翛然而萬象呈悠然而百慮消豈知有所謂箠之楚之之勞簿書期會之迫哉至於詩出而人誦之既誦而梓之士民相安之情亦可槩見夫惟爲政而不得罪於士民斯可矣然余之所欲言者外與內一理也身與政一本也君之體方有所底滯而未得其平繁劇既不能爲吾政累則底滯當亦不能爲吾身累矣噫養身之法詩法是也君盍反求之

己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御筆云聞徐某疾已痊安念其賢而有才決不可聽其歸吳門咫尺宜諭此意勉其之任其至平江刻御筆於郡治恭跋云恭惟皇帝陛下仁恕根於天性忠厚得以家傳涵養寓宇壹以中庸之道爲本群臣則體之眞如腹心手足之視也庶民則子之眞如痒痾疾痛之切也視三五聖人之用心蓋同一揆臣孤蹤寔遠久分投閑淳祐更化之明年上誤眷知復塵班列踰歲被疾滿三月告終不瘳勢憊甚乞去弗獲復

蒙恩予麾節力辭又弗獲進退彷徨惕焉懼得罪迺閏四月十有七日相臣以傳旨宣諭賜臣御札勉令之官臣端簡捧誦龍翔鳳翥星輝日麗恍然溫綸之挾纊灑然病骨之欲仙臣亟百拜稽首欽承天子威命甫旬日即扶曳就道紬繹聖訓夢寐不敢忘夫臣有疾陛下念之臣乞歸陛下留之臣未行陛下勉之非體之深乎然仰窺如天之仁豈直爲臣一身計哉扶風於今爲股肱郡自朝廷視之則臣身爲近自淮浙視之則吳門爲近由是而推以及於四方萬里之廣愈遠愈近愈疏愈切所以體群臣乃所以子庶民也天章昭回寔與中庸之旨相表裏凡爲臣子者疇不感厲激發殫死力以報萬分哉恩昔汲黯守淮陽自以病力不能任郡事武帝勉之曰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爾臣之才不足望黯而陛下之恩過於武帝使臣不以淮陽治吳門則爲負其民不以汲黯事陛下則爲負其君用敢勒諸堅珉以紀聖恩以明臣志

跋無垢借米帖

軍食遂絕糧九成室戢十三年未嘗見也白米借十石糯米二石以濟其目下艱窘公如納秋苗郤可就取也九成干兇日升學諭宅上萬福

右無垢先生寓橫浦時借米於曾君日升帖也先生遺墨在郡者多矣聞人達士皆嘗表而出之獨此帖湮晦不傳其從曾孫國良借觀之三復以還宛然而超下風承磬欬也嗟夫士固不免於窮窮然後見君子曾公之乞米先生之借米其困阨無聊甚矣而倈然之氣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抑於是竊有感焉古人固有三旬而九食甑塵而釜魚者矣而二公不能以無求何哉蓋道無常在在時而已當其不可則不食不受不害其爲高當其可則或乞焉或借焉不失其爲潔愚因先生之節又以知曾君之賢所謂十三年蓋紹興乙亥歲也後七十年中秋南昌徐其敬題

跋杜子野小山詩

言天下之美至於同而止五穀天下之正味其美不待贊也至於水草之蘋陸海之產亦得以擅美焉何也以夫人所同嗜也十年前聞子野有能詩聲今於

梅花嶺下得其槀亟揮俗吏去披卷讀之雖未暇歷觀而佳句已領略矣及觀諸老題跋則凡所當識處往往與愚意合信知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苟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要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試與子野商之嘉定甲申閏八月哉生明

李監稅子以其祖肖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書其後

魏鄭公以忠亮聞於唐世實其笏至孫謩挺挺有祖風於是家益大忠益著笏益重人主至以比甘棠噫是可觀已爲肖堂之孫者尚勉之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并序

西昌曾肅溫夫嘉祐進士山谷宰邑以清高處士目之有子四人長安辭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閭室以居繪古逸士十人於壁而徜徉其間號十一居士次安上移忠熙寍中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居龍君嘗著禾譜東坡所爲作秧馬歌者次時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清川丞號青城山人次安南夫第元和三年一科仕至湖南常平使者號秀溪居士是爲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孫待聘繪爲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問胡爲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歲晚松檜獨不我踈父子一家榘矱千古勗哉雲仍祖乃厥祖

梯雲義約

橫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試秋闈薦名第一試南宮又第一對集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則伊洛可詣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跋黃瀛父適意集

余幼讀少陵詩知其辭而未知其義少長知其義而未知其味迨今則畧知其味矣大抵義到則辭到辭

義俱到味到而體製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余固樂於易而瀛叟實以易得之是與余同味者故書

送造墨堂生序

予來横江兩載有以硯岡文集惠教者讀之累日不厭於是始知有硯岡越明年唐君携墨卿來訪問其世則固硯岡之裔也予已心知其墨之善矣呼陶泓

毛穎楮先生面試之皆曰可於是又知有唐君大抵人之於書於畫於琴棋筆墨均名一藝使庸俗輩爲之非不具形模也非不存節奏也非不備體勢也然形完而神敝聲宣而韻淺外澤而中枯作者一出意爲之則相去往往懸絶是豈可以智巧索哉孫丹若神運斤成風必有進乎技者矣唐君誠有以似硯岡之傳則墨其餘事也

跋趙簿覺庵稾

先儒以手足痿痺喩不仁而以覺言仁方其不仁也吾之心腹手足百骸九竅藩籬横生封畛角立無自而能一及其覺也則萬事一事耳萬物一物耳萬理一理耳無往而不一是故覺爲難誠覺矣其於言於行於已於人於家於國有二理乎無也覺庵趙君與僕爲同年友仕南安爲同寮其文老徒雄放發於學力之所到不與後生抽黃媲白者馳騖爲高其遇事敏而銳其子弟秀僕固知其非偶然者及觀所著稾擧而養志一說實先焉詞旨之深有以推明內則之所已言而發揮吾孟子之所未言者而後知覺庵之

悟門在此也夫覺則爲仁而仁之實在於尊親推此而立言垂教則千條萬緒其有外於此覺者乎伊尹曰予將以覺斯民也覺庵尚勉之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山分巖巖而藴于地至高能下乃謙之義是心之微出入無時一失其養矜夸敗之大言欺世盛氣凌物求名而亡爲德之賊衆山雖高猶有嵩衡嵩衡極矣天在其先君子人與卑以自牧若無若虛雖足弗足追羊羊亡飯牛牛肥凡牧之道推此可知

五峯 終

裔孫畧校梓

頌詩

明堂慶成頌并序

洪惟聖宋十有四葉皇帝御極之二十二年所以培高浚深襲休垂鴻以對于神祇祖考者蓋已厖矣乃季秋之月將有事于明堂遠惟成周嚴配之文近稽皇祐一王之典蔽自聖心奉寧考並配鉅麗偉特熀煌翕赫臣民咸曰休哉先三日列辟造廷奏啓齋宿有語于門者曰上自朔旦茹蔬止酒矣既入有衛士相告曰上親禱于天章閣矣及時將祭冠佩咸集侍班南廡下有閤門老院舉手加額忻然詫于衆曰上明禋凡七然景氣澄晏無若今夕可謂與天地合德矣聞者莫不動色相慶臣因伏惟念微之顯幾之不可揜如此皇帝端居法禁一念所發而天地鬼神臨之都民走卒論之迄禮之成百休昭貺臣於是知流離盜賊不足憂外夷敵國不足平乖氣可消和氣可格特在終始此一心爾臣幸得以職事周旋俎豆間與觀盛典而又叨侍經幄許得以文墨自見謹撰成明堂慶成頌一首凡二十四章章四句胃昧繕寫以聞雖詞理淺薄不足摹繪日月之光然精意所在亦微臣拳拳忠愛之義云其詞曰

穆穆聖皇出震乘乾二十二載如日中天大祀有奕親享凡七嚴父配天昉自今日遠稽前載其在成周皇皇宗祀奕奕垂休近參家法有若皇祐一祖二宗於焉並侑時維秋季涓吉中辛本以恍敬秩以儀文皇在原廟推迹本始錫慶儲祥仙源濬迤皇入太室祼獻必躬列聖在天時降于宗皇升玉輅齋莊中御一塵不驚六飛如舞皇登陽館幣玉交陳伍位時序徧于群神相維辟公耆俊布列珩璜鏘鳴籩豆豐絜樂既具奏佾舞工歌八音克諧兩間浹和秋空無滓萬里一碧璧月珠星瑞光浮溢胥焉低垂非雲非煙若降若接郁郁紛紛肹蠁潛通受胙飲福移班紫宸萬呼三祝祭澤下流肆眚端門雷雨既作草木皆春人曰吾君兼旬蔬食孰知陟降常在帝側人曰吾君精禱天章孰知明德日薦馨香凡皆可爲天不容僞

祗此休嘉豈其力致一念之誠神人具懽朝野傳夸
中外鎮安流民可綏夷狄可滅天且弗違人誰敢越
前星必耀年穀必豐人所同欲天寧弗從俾德周成
儷美仁祖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若古有訓明命難諶
雖休勿休惟單厥心我將不作臣竊其義請誦末章
夙夜祗畏

明堂慶成詩并序

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大寶至于淳祐八年禋祀凡八
方詔旨初下靡日不積忱致欽申飭攸司期以對越

是歲秋仲將有事于明堂而霖雨其濛累日未止上
憂形玉色弗解益虔先事歷吉祗告原廟起視霽色
澄湛景象清穆既謁太室泉以煥潤故疑懼旦而玉
輅徐驅揚鑾鏘鳴成禮之夕碧空無雲明月在地儀
節叶度樂舞交奏神靈顧歆內外懽悅上心怡愉下
至奉璋執俎之臣以至三軍萬姓之觀禮望幸者塡
溢充塞翕然同辭莫不忻然相告曰丕休哉我皇懿
德純敬上對天心下符人心亨運重開昉自今始將
至于萬萬年無斁臣幸得備數法從目擊盛典不勝

踊躍贊歎謹拜手稽首綴成慶成七言長詩一首凡
二十韻仰効歸美之意且以寓箴警之萬一云塵瀆
太清臣下情皇懼戰灼之至詩曰
聖皇歷服萬斯年今攝精禋第八番配合二儀嚴太
報侑無三后有常尊純心實德期先盡縟典繁儀匪
設繁淳祐本因皇祐制民心所欲聖心存季秋肇上
中辛吉旦氣深愛宿霧昏黑月齋居忘肉味寸丹靡
日不天閽俶臨原廟清風穆既駕鸞蒼輿曉日瞰明德
馨香非黍稷貞機軒豁露乾坤高空不夜天澄湛大

樂同和景晏溫福祿穰穰綿帝錫本支奕奕慶文孫
誕敷解澤傳雞赦環列臣工肅駿奔河海晏清成鉅
典神祇安樂衍璿源無前休美方揚厲持敬工夫重
討論武帝中年悟內慾明皇晚歲異開元願將英斷
充剛健早正皇儲立本根駿骨廣求來冀馬烏巢不
毀集庭鵷長存鯁亮為元氣痛絕陰柔杜倖門肅正
紀綱強國勢細分臂指鎮侯藩微臣何幸逢熙事奏
雅終慚磬聲言執戟從官今老矣華封祝壽報君恩

五言

澄泉送客二絕句

吾生如寄耳顏亞又三年政自歸心碎那堪送客船

其二

中年懷易惡更聽斷腸聲多謝兩株樹逢人管送迎

護法寺勸農呈秘丞

出郭囂塵遠邵農德意宣旌旗清賞地蓑笠嫩晴天犬吠柴門曉牛肥草徑鮮殷勤觴父老和氣釀豐年

贈曾司戶

君家螺江頭我家劍江邊千載會相望飲水同一川揭來古梅關相識春風前高義軋層漢清譚響幽泉努力效往哲勿為時俗牽

詠蘭

叢蘭抱幽姿結根託山壤所據良孤高其下俯深廣雲氣接清潤雨露從資養雖然翳深林未肯厓衆莽輪蹄紛紫陌誰此事幽賞幽賞縱不及香風自來往

酬正錄直學 二首

我生愿幽尋訪古梅花邊道原渺無際滄海滙群川仰之歎彌高立則參於前為山始覆簣掘井當及泉躋期令真意可但竊陳編再拜禮雙趺清風生誦絃

其二

劍水望梅關山川接鄰壤前哲餘典刑多士德心廣曾子重而厚朱張妙存養吳子粹而雅筆耕懲鹵莽有友五人焉亦足共清賞斕然玉韞櫝持此將安往

酬泉士友 二首

行歌有妙趣聲滿滄浪邊岱嶽宗衆山渤澥傾百川今人悉闇投無因難至前古人貴漸進有本如原泉周程不可作三歎撫遺編正音渺難聽蛛絲罥鳴絃

其二

大鵬息天地丘蚓潔槁壤吾儒尚自適心與天地廣愛之不為泰鍾鼎備榮養挽之或不留林野歌浪莽令譽妙文繡片言榮爵賞物理有乘除大來斯小往

次曾司戶見貽之韻併餞其行

問道常苦遲生世何用早洛學此開端文義當論討高山勞景仰內境幾回照此心同古今一理該衆妙

和黎水梅關嶺

峭壁接高天開雲淡橫嶺稍便僧房靜未覺官曹冷
風月兩閑人山川一佳境誰歟共茲樂老仙白垂領

判府羅郎中舉以快閣佳篇輙次嚴韻

此庵湖海士心學富家傳德量擎天柱功名下瀨船
風流今尚爾頭角已嶄然蚕晚分淸切輸忠雨露邊

輓陳太庚 二首

前身簡齋老今世令河陽眼底功名小胷中書傳香
淸談了公事餘力到詩章皃履今安在淸都侍紫皇

其二

一病成疎隔琴堂入見時形癯已非昔客至尚談詩
手墨松烟濕聲歌薤露悲春風誰管領 前賀生日詩語 梅月
重相思

再遊梅關書呈黃幹

雲邊大庚嶺嶺上一叢林送往迎來路升高望遠心
年華今復古人事古猶今唯有關門石相看歲月深

次黃幹梅關韻

老盧行法地千載復抽關崖石橫雙翠禪機漏一斑
兩泉涵定慧半榻卧雲閑看我談風月眞成出世間

其二

相逢白蓮社失脚過前溪野興雲橫浦禪心絮着泥
梅花大庚嶺鉢石古招提擾擾仕途夢從前幾箇迷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西風下黃葉客裏上新愁許我聯舟渡從君借箸籌
坐席三月久寬作兩旬留聚散一場夢邯鄲鼻息齁

快閣書呈吳宰

千里江章路登臨獨此樓淸波長夜月落木又秋風
浪蓋浮花外盟鷗翔鷺中詩魂蘇醒在千載豫章公

丙戌年新春偶成

新年才許日才有一篇詩鄉思風中亂春心雨裏知
病緣衰槩至懶與睡相宜暗想泉溪上杜鵑啼故枝

感興 二首

吹竽媚所好乞墦厭其餘邇來效尤者往往拾芥如

其二

浮名豈不榮遺道亦安恐君看趙孟徒千古同一盡

春日

地今春無力對晴天有功芝蘭傲幽谷蓬藋長東風

政以身為患非關詩得窮且求吾道意敢擬衆人同
小英石峯
舊作英巖隱今為庾嶠行雖然一拳許有此數峯青
嶠崪鬱兀目堅關悖世情塁鄉相指似只尺是蓬瀛
送太庾黎丞 二首
老矣黎夫子拳拳只此書萬緣俱淺澹一字不遺餘
庾嶺風烟句石溪雲水居無人知此味說似子非魚
其二
客懷秋易惡送客更當秋薄宦相從久孤征肯暫留

酒輕離思重日短大江流黃菊聊持贈寒香晚不羞
次瀛叟詩
青山闔門戶綠竹窺詹楹翛然一亭石境界迥幽清
季條昔經始扁以橫浦名亭前兩泓泉吞吐寒蟾明
方員中規矩曲水相紆縈汲溉當飬觀覽駢簪纓
黃君靜者徒 道號靜寄 磊落千人英猲來梅花邊一見眼
為清官居廉泉上復此逢清冷詩豪寫銀漢與逸凌
紫京回首聲潺潺恍如醉翁亭
林判府和前韻見示且約暇日論茗次韻為謝
昔我觀西湖碧花陰丹楹冷泉一泓玉占斷錢塘清
南來浙西江灘以十八名出石訪廉泉醉眼增雙明
平生山水性不着塵俗縈住處輒留憩竟日陪衿纓
薄宦落橫浦師友皆豪英尋勝得湛泉古甃苔莓青
上有石崖峻下有沙水冷 韓沙水光冷也 近可俯貢川 謂廉泉也
遠可企吳京 謂冷泉也 為公飲春茶日日來新亭
府判再示楹字韻詩再和之
別駕實橫道冷官耦代楹誰令塵土姿近映氷壺清
君家閩山陽泉以家著名 家有蒙泉 平生養正功炯炯心

地明我家古泉溪四顧嚴巒縈 蜀道難百步九折縈縈 日延長
者轍來往紛振纓湛泉偶趁風漱液咀流英 張衡思玄賦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古榕憩陰陰綠竹映青青泉鳴似嗔
客盈耳清音冷 陸機文賦音冷冷而盈耳 歎謠動海隅溫詔來宸
京只今遊覽地回首真郵亭
出灘賦灘石
嵳峩聶都山豫水玆發原始者才濫觴其流細涓涓
東行介南埜章水西入焉又東漸雄張有州故名虔
貢水遠來赴融合為贛川當其初合時泓渟匯為淵

中通尺五流玉虹卧蜿蜒群山來左右萬石㮙後前
矜疑牧群羊忽訝墮飛鳶伏犀狀魁桀浮鴈影接聯
阿河陣敢死赴浴池連錢下者宛蹲踞上者將騰騫
或矯首欲鬭或宛留安眠或退然深伏露尖大如掌
或竦然特起儼立高齊肩或兩兩爲偶或伍伍相連
此有一席平彼有萬竅穿齒齒漱寒冽眼眼開青圓
形模互馳騁氣勢相吐吞平坦十數丈變怪紛百千
顧眄不暇給算數疇能殫天公轟震霆力士推雷門
上下相舂撞對語不得聞衆灘角巇嶮四灘獨稱尊

其一曰天柱竪立如登天幽深下無際渦盤盡廻旋
其下爲舞索風索飛翩翩絶流遆而東蜿蜒相縈牽
大了與惶恐殆見伯仲間輕駛疾於箭號怒沸若煎
下此得安流衽席過舟船我生苦萍梗薄宦遊梅關
三載兩經過每過心爲寒酹酒問長江胚胎始何年
胡不事夷易而樂從嶮難江神信靈異恍惚若有言
吾來卜居此肇自闢混元清兮伏塵滓介如抱剛堅
一片朝宗心萬折無變遷所樂在兼濟未始間愚賢
征人鬧憧憧鷁首浮翩翩吾力所能任登岸常相先

雖然有觸齧自取非吾愆清獻昔疏劾不露斧鑿痕
至今虎城下滚滚流遺恩拔仙逐海南爲世所棄捐
風帆一葉身詩句萬口傳灘石本非嶮人自以嶮看
委蛇曲折間道徑自平平子行但由中坎窞居其邊
子舟要適平輕重防其偏乘流亦良便避礙須達權
五湖瑩如鏡瞬息風濤掀嬉笑或藏怒至愛存笞鞭
灘石信非嶮嶮處却萬全我聞說是義心思俱豁然
一笑過灘去落照銜山前

雜興六首

荒凉橫浦郡頗稱冷官居爲甚更清睡冬來不讀書

其二

梅花亦何奇偏使幽人愛清寒風雪夜一枝靜相對

其三

竹枝雙翡翠縮頸照寒水驀見渡溪人一聲忽飛起

其四

庭蘭尚牢落庭草已勾萌草與蘭何似東風亦世情

其五

豈不謀數椽吾力苦未足破屋儻支撐尚堪燈火讀

其六

學詩不能神得句常卓卓儻可寄吾懷豈必人稱好

月夜赴郡會歸鞭轉不成寐觸事感懷（口占四古句）

庚山高入雲章水清見骨山高曉宜梅水清寒浸月

美人天一方雲烟妙空濶帶月簪梅花獨起舞殘雪

其二

槎牙雨㮇木偃蹇江之濱雖緣擁腫廢幸免尋斧斤

東家不鳴鴈暗黙存其神事固不一槩鴈烹木長春

其三

連雲崎華屋東隅滿荊棘延緣耗地利很藉窺空壁

一朝火燎原根枝蕩無迹蔓除亦可喜火烈愛轉劇

其四

騎獵似爲業養鷹如養兒人言鷹玩兎主翁非鞬之

玩兎信不忠九兎固其宜萬一疑似間群鷹驚欲飛

賀判府生子

西江最上流南安古名城庚山蔚然秀章水瀏其清

異代得偉人分此風月平往者程伯温闊決煒有聲

煌煌方金產烱烱雙珠明四海名父子一門佳弟兄

造詣極洙泗叩擊鏗英瑩流風已百載今日後一程

提屏東方來覓令孚群吡名門衍餘慶蘭玉添新榮

山川萃神秀宮屋儲精英仲律青陽熙五夜壁月盈

天上雙麒麟剛欲逐隊行抱送者釋氏協夢兮長庚

肯爲程氏子但以斯道鳴今爲陳家兒岐嶷由天成

覓公洗兒錢我不學世情期公愛子深視厥程先生

器質待涵養門戶須支撐會看三世間接踵當拒衡

七言

之官過贑灘二首（以下詩初官南安軍衆作）

玉局詩中皇恐灘聞之已爲骨毛寒那知彝索并天柱（一灘亢嶮）更向前頭作怒瀾

灘聲嘈雜怒轟雷頑石參差撥不開行客盡言灘路嶮誰教君向嶮中來

雨霽報謁見一鷺得魚群鷺爭食之二首

一鷺翩翩傍釣磯隔汀群鷺已知機空將辛苦供群吻畢竟貪魚罪有歸

嶷嶮窺魚得幾何傍來攫取較多多爭如歛翼殘餘粱猶在人間潔白科

壽曾僉判 二首 正月十四

漸報星橋鐵鎖開遊仙失腳下蓬萊一番春色歸桃杏半吐歌唇獻壽杯

陸地新開萬朶蓮絲雲擁出幔中仙傳嚴已入春宵漏火急排雲叶九天

和杜子野湛泉詩來詩有塵事分清事之句

榕陰漠漠俯清泉泉溜涓涓不計年未必塵紛敗佳思凭欄得句却天然

子野又以詩來言不盡倍翁畫李翁再和之

太守一時留惠愛詩仙萬古自清風尋常藻繪初何記終是人心記此翁

聞鴉有感

鵲群饒舌本何功鴉陣狂言却似忠聞鵲忻然鴉輒唾甘諛易售古來同容齋續筆口此人以烏喜而鵲爲凶

讀楊妃傳

六宮粉黛濫三千一箇中間寵愛專自此世情生妄想推排妃子作神仙世俗見明皇溺愛貴妃遂指爲神仙中人妃因此不美而未必真冠於後以六宮之衆無一當意獨妃得以專寵故想像其不可及把門事如此者何限寧止一妃耶

哉

曾氏清江亭

想得當年月夜荷諸公翰墨此縱橫亭荒久矣詩亡恙一道長江萬古清有無垢濟菴真蹟

杜子野寄雲山蘭石四畫且以近詩來和韻酬之 二首

石瘦蘭馨入骨寒峯巒往往帶儒酸河陽桃李春風滿此段煩君更畫看

愛君標格碧峯清爲輟床頭竹葉罇想得醉餘鋒穎

健群髭端欲博黃庭

和杜宰送茶韻

誰遣持書直打門茶魁有句牧之孫牧之云茶爲草魁煎調還我西江手水茗相投自不渾

又韻

月團不遣負衡門却寄書癡閉戶孫若把蕉坑分品第濡功端合遜王渾

杜子野惠來禽內碧桃謝以一絶

五色雲騰到洽曹更將菓實飽詩饕使應講入來禽

內青李刊除着碧桃

子野惠竹䶉有感而賦二絶形如虎大極肥

玉局詩中曾識面小山書後忽題名鴟夷混沌俱慙遜更勝河豚大瘦生坡仙云鴟夷囊貝滑混沌瘦夷

食根爲䶉肥腰腹食竹根鼠也食實爲凰長羽毛同是此君供廩餼居然地位判卑高

七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十絶句

嶠嶠雄張虎欲奔低低蹲伏鴈成群丁寧莫礙行舟過喚作長生萬古君

其二

初疑萬馬立沙汀又似臨流簇戍兵激怒灘聲能許劣終宵長泄不平鳴

其三

漱崖齧石出奇功落月涵風淡蕩中過者千帆閑如織會心知有幾人同

其四

乘車山徑苦崎傾舟涉飛湍石膽驚等是危除休計較此心無礙盡堪行

其五

北來快順一篙駛南去間關百丈牽世事從來且如許下灘船看上灘船

其六

嶺海脂膏自古傳至今來往共長川靈靈有眼還知道幾箇歸人月滿船

其七

江清嶠可樂朝饑嶮處行人盡得知平陸波濤良叵測嶮中却自是平夷

其八

聞道春江瀲灔時灘平如掌棹如飛何時滿却葵丘戍流水桃花送客歸

其九

十八灘頭一葉身山川曾識舊詞臣詩魂百載猶蘇醒應笑風波解戲人

其十

儲潭初發未朝餐一日經行十八灘不似來時搖櫓進吟詩把酒傲驚湍

廬陵試院次陳明叔韻
曉看窗影過飛鴉短髮蓬鬆一半斜兩月不遨直瘦
却夢尋庾嶺訪梅花
梅花
舊傳庾嶺梅花好及到梅開少見梅唯有一般差可
信南枝長占小春開
觀釣
熱猶造請蓑衣稚子老未知休矍鑠翁立懦廉頑今幾
見桐江夢想一絲風

府判社日招飲蔣園座中索賦詩三絶句
玉妃閬坐簇娉婷勾引陽和媚德星洗盡凡花脂粉
氣月香亭是雪香亭
城西好事主人家走送天香國色花嶺阯三年才見
此便應奴婢命山茶
椰絲搖曳春風裏山色空濛社雨中領畧韶華拚一
醉巴歌聊爾效南翁
再續前韻
鶯谷聲喧雨乍晴邦人引領望屏星陽和一氣元無
際小為尋花到野亭
荷蕢清白舊傳家來看溶溶月下花不似尋常殺風
景也宜飲酒也宜茶
筆端鸞鳳詩千首社下鷄豚酒一鍾九十日春今強
半典衣還憶少陵翁
依前韻呈府判
城南烟雨趁春耕遥指屏星是福星肯學晋人耽燕
樂只因修禊會蘭亭
占籍蓬萊第一家勸農蒔稻莫蒔花時和不但歌華

黍墻有桑桑焙有茶
發舒生意烟花外醖釀豐年雨意中闔決郡條知有
助故應千里化文翁
月香亭主人送似牡丹座客作芍藥品題登癸知共六誤二詩謝花勿怪也
素粧芍藥萬花王葉未全舒滿國香醉眼夢騰渾不
醒虎賁却以蔡中郎
其二
玉容當配水仙王壓盡群花不敢香晝困未甦酣痛

雨也疑湯餅試何郎

愛山堂七絕句 并引

愛山堂大廈之西館也始名裕民樂起然近世浚儀趙君為令始易今扁南安居嶺北環城大抵皆山而盂勢局隘以偏惟此堂對五侯峯太平山圍繞於後如簾幙中坐達觀疎林前橫溪流映帶一佳處也自有堂以來幾世幾年而未為山着語蓋囿乎形氣者有遇不遇山之與人固無以異乎抑造物者秘此奇觀將有待而發之與今令君史子東不鄙謂余盍賦之因綴七絕句呈似余詩安足以發越造物之奇觀亦姑以慰此山之寂寥耳寶慶丙戌夏季二十日

橫江江上四山環少得當前面勢寬試上此堂舒遠

目蘇林盡處見峯巒

其二

大峯舒肆小峯嶮簾幙中間坐五侯立斷斜陽吟不透一聲牧笛滿林秋

其三

竹籬茅店野人家門外清流一帶斜小隱桃溪端的是更須水上覓胡麻

其四

比屋桑麻三月雨夾溪桃李四時春誰歟幻出山前景指似堂中覓句人

其五

自有堂來三換扁官居賢否只山知除嫌嫵媚今何許山色青妍宛舊時 堂志云勝民堂茶廉成深

其六

客問主人今暇否主人心與水雲閑庭空吏散文書靜名椀熏爐上愛山

其七

坡谷經行久品題顧余迂拙強撩詩雖然何世無坡谷山立孤高好自持

贈琴士翁明遠併簡幹教二黃丈

鍾期不作伯牙死琴墮雲烟莽蒼中翠玉樓前幾識子山風吹散又西東 去歲遊翠玉翁琴未至予先去

莫恨吾琴難入俗俗人不聽韻方高纂箏耳畔休拈出韶石亭前走一遭 詩自曲江來

靜寄琴中適意吟會盧句裏自然琴琴詩苦要清如許千古寥寥覓賞音

我亦能琴妙不傳無琴無譜併無絃客來問訊琴安

在指似孤鴻落日邊

章貢三詠 并引

寶慶乙酉仲冬既望鹿𨚗歸自螺州解纜于
人黃處父捻法黃丈司理李丈捻法趙丈鈐
幹吳丈祀約遊鬱孤訪濂溪天入瑤源道院觴
客于衮衣尊壽室酉半登紫翠玉樓用覽山
川之勝處父不鄙謂余不可無以記之因成
三小詩呈似且以志諸君子春禧之遲云

群山湧浪翠周遭中峙層臺氣象豪萬里闕庭長在
望定應天眼照孤高

右鬱孤臺

崇山脩竹小闌亭人在雲烟深處行環立千竿了清

絶中盤一徑巧紆縈紛紛鴈鶩庭堆案擾擾蠅蚋市
有聲洞裏道人忘底事小橋西畔句初成

右鬱孤洞天

夢跨長虹海上遊寒生肌骨一壺秋好風吹得詩魂
醒自寄雲間翠玉樓

右翠玉樓

上判府陳秘丞 一首

斗大山州桃上流逢山仙客此邀遊讀書竹屋公多
暇樂業江郊民有秋泮藻叢邊深長育篇梅香裏費

賡酬有人來問和羮味太守忘言一笑休
向來一榻下南州此事無傳閱幾秋領我風流非孺
子乃今天幸事王侯須波甚矣誰能返砥柱蔚然好
鎖浮嗅起東湖風月夢請爲楨榦備兼收

酬溫户見和首篇

南來冠蓋總名流契合全忘是宦遊清甚夜寒金井
露瑩於霜曉玉壺秋梅關景物詩陶寫蓮模風流酒
勸酬只恐烏羅留不住灤庭山立看揚休

酬陳太庚 二首

從來令尹職承流君亦牛刀領此遊和氣滿城桃醉
雨仁風四野麥先秋陳玄譜在交逾固毛穎功多賞
未酬撫字勞心古如此不須爲米便歸休
英聲嶷嶷滿山州翠刻飛來鶚在秋父母覷民非俗
吏子男分土列諸侯篇詩捲送驪珠爛杯酒相從蟻
味浮不必卽人人卽我定知瑚璉合當收

酬何學賓 二首

商山黃綺信清流白合相從鶴禁遊郡架爛觀三萬
軸莊椿行老八千秋高懷莫遣群兒覺佳句那無半

語酬我亦諸侯老賓客更將弢守問何休
昔聞鼻祖在楊州詩句清於露玉秋奕世相承忻有
後在家還復勝封侯觀頤義熟靈龜兒祝壽杯深緣
蟻浮丹鳳休斷丹詔下黃冠已懶待黃收

酬曾學錄王掌祠 二首

夫君砥柱屹中流也肯來為泮水遊好句上摩周雅
頌褒詞榮過魯春秋高山忽奏音逾古美玉深藏價
未酬接過枯腸難論報江淹聊欲擬楊休

去年射策古杭州來到梅關歲已秋䆉薄豈堪儀衆
俊貧軀聊復客諸侯一窓燈火味清苦四座風流酒
拍浮弟子無非樑棟用先生未必副先收

酬張錄南老 二首

詞源傾寫峽江流曾蹋槐花月裏遊梅嶺詩篇一既
雪芹宮書冊四山秋明珠小借枯崖潤美玉那無善
價酬再戰定穿三汲浪絲鞭席帽拜新休
生長西江帝子州蟪蛄強欲語春秋溉根正喜逢張
籍拾芥寧堪擬夏侯冷淡工夫千兎秃飄零蹤跡一
萍浮自量只合山林住烏幞如何也見收

酬張直學 二首

章水元通劍水流蹋來庠序得同遊自從快蹋梅花
雪一洗從前鄙嗇秋官況我今忘獨冷吃聲君合起
相酬龍光自有張華識句不驚人未遽休
平生久願識荊州落落參辰幾度秋下榻有誰知孺
子運籌端合屬留侯吟成春草多非夢跡漾風萍浮
自浮見說桂枝消息近廣寒清徹片雲收

酬吳直學 二首

滾滾詞源峽倒流飄飄擬上廣寒遊一編芹泮挑燈

夜兩捷槐花得意秋贖喜文盟堪共結忽驚詩債未
曾酬數能相過徵奇事肯學淵明遣客休
衙無徙筆敵蘇州蝸蚓聯鳴子夜秋問樂定應從季
子尋盟自許長滕侯佇看騰踏飛黃去小共倘佯大
白浮會有鷄林識風雅一詩端把百金收

酬朱學 二首

儒官領袖得名流予佩應無在闕遊只要松筠禁霜
雪須知蘭菊自春秋年齡五十當榮顯風月三千足
唱酬揚善推能需叶贊有容心地儘休休

南來草木半炎州喜見氷壺一段秋所學有原乃父子自前無種是王侯傳家肯羨金籯滿用世還知玉璞酬人事盡時天理見但勤耕耨候豐收

酬楊學二首

人生遇坎與乘流入則藏脩出則遊風順鵬鵬須擊海時來蟋蟀自吟秋教經已勝金籯贈遺錦慚無玉案酬着脚蘭臺自今始懸知下筆不能休

四海聲名揚道州亭亭心幹粟高秋耳孫自是千人傑骨相當爲萬里侯春入草堂清夢透名登桂籍瑞香浮錦囊正恨新詩少說與奚奴取次收

贈大和曾機宜

故家名姓塞乾坤曾上歐蘇涑水門似此高風寧幾箇至今流澤到諸孫譚詩江上風烟圃訪我梅邊竹石村尚有典刑堪世守會看溟海化鵬鵾

壽陳太度

壽山輝彩照湖山曾領春光又一番動地名侔太丘長傳家詩派簡齋孫梅關訊息奚問非桃縣風流酒滿尊里社逢時公事在好施奇計復中原

去年脩禊後三日得南宮捷報於家今年是日與同年趙簿同宴泮宮感而賦詩

淡烟疎雨杏花天回首春光又一年月桂香中方拙雋領梅陰裏競揚鞭覺來始悟他人夢老罷傍觀國手先一動靜間知造化吟情渾寄柳絲邊

趙簿見和復次韻

一昨瞻依尺五天青衫槐簡是同年飛騰影裏尋芳躅警蹕聲中響靜鞭夷路已看騰驥駃競風須遜畫蛇先宗臣底事猶棲棘有策籌邊不在邊

酬黎丞見和

極目龍門跋接天仕塗傾蓋便忘年太平官府閒吟竹勝處園林笑舉鞭松栢凌霜知獨後樓臺得月會居先老臣憂國誰能識飛雪飄飄上鬢邊

酬曾教正

襟懷瀟洒洛沂天家學相傳幾百年外物莫貪蒼玉佩真才肯買蠟黃鞭不平未用鳴東野懶賞難爲謫孝先頼有濂溪衣鉢在滿庭風月浩無邊

酬正錄直學

橫浦雖然一角天周程濡化幾經年從前步武堪同
轍近裏工夫好着鞭自笑已居王勃後相期常恐祖
生先地靈自此務佳識冠宿聯輝庾嶺邊

酬何學賓

笑傲壺中別一天德人歸合享耆年鳴鳩不栩堪供
杖老驥馳思濯假鞭儀表特居終貫上名聲突出勝
黃先能彰已入佳占未明月清風渭水邊

去歲王監嶽以詩餞行且求無垢語錄次韻送
之

我來橫浦訪遺言無垢先生有正傳雙跡宴京城下
寺二書泄露性中天向來富貴俱荒草今日風流尚
湛泉東谷有人知此意平生恥售蠟黃鞭

和張直學送新茶韻

夢繞康王酌水簾不知身世宦東南蘇仙忽餉蕉坑
品千尚渾凝曉露甘便過鼻雷醒睡思仍澆舌本發
清譚捺枯破悶功神速數到盧仝椀兩三

壽提舉陳秘丞 二首 戊寅六月初九日生

南極星高月一弓天將好事慶仙翁朝中詔遣辭千

仗境上民爭正獻公葵藿傾陽清瘴霧旗幢蓋海風
薰風梅關南北俱和氣祝壽歡聲兩處同
昔在興隆歲甲申文恭當軸秉鳴鈞 陳文恭公隆興甲申再相 如
今休運重開宋指日清朝再相陳會有勳名償小戊
肯將官職怨屯辰百年盛事看循見請頌中興嶽降
神

再用前韻送地圖 九成校輿地圖正甲申歲

炎運中天歲甲申誰令漢鼎重千鈞故家輿地傷瓜
裂真主城樓細指陳今古一時如合券明良千載慶
逢辰來年竹帛功名就圖繪雲臺筆有神

至梅關書呈僚友

梱迹梅花嶺下州梅關未到已神遊右江左廣山分
水薄霧輕烟雨作秋物是人非一今古南來北往幾
公侯就中認得禪機者非錫非泉是道不

士友見和七月七日曝書依元韻謝之

宋儒家世派南州天遣芹宮並俊遊劍水章江千里
月天孫河鼓一番秋曬書舊事聯同郡隊句新篇惹
伏階歲粉黃頻入夢曾知山角已生不

送周幹

送客章江度嶺邊試將行止問蒼天雖然刖足終全璞尚有知音莫斷絃仕路偶來雲出岫歸裝何有月隨船嚴肝蟲臂寘心久一笑掀髯對湛泉

郭府判書友于堂榜謝之以詩

鳥篆開端不路鋒錐紗成書體造工中間三到屋漏雨此後仍傳壁坼風義獻以來名絕學徽華之外更明公朝天此去承清問一片丹心筆陣中

堂凝雲霄扁友于黑蛟光射斗牛墟細筋入骨藏稜外妙手師心灑墨初只為忠誠珍挪筆多因節義重顏題知君清德光前古發露毫端直緒餘

廬陵曾省元求書見杜宰和韻餞其行

夫君漸是買臣年恥眩虛名賈蠛蠓斗酒新豐無飲伴宮袍釆石詫詩仙寒花傲節休嬿晚蟠木為容不假先更上詩壇叅杜甫清譚相對紙生烟

三山周省元索詩依杜宰韻賦二章一以謝杜之貺一以贐周之行

清夢遽遽楚峽陽來書頗有思家之興鎔成句法味悠長裁桃小試經綸手泛蓊瓜流餘繡腸逆使已堪凌賀白高懷羸得傲羲皇此中真趣知人麼愛酒陶潛不是狂

其二

鬧呼斗酒醉斜陽欲說還休此話長笑我平生窮到骨羨君萬卷富撐腸向來一見梅初白別後重逢菊正黃潘縣主人如下問篤言不減向來狂

林府判錄示近製依韻和呈二首

奇寶豈容棄道傍名藩賛理合飛霜冀都便覺群空馬瓚府應無詐飲羊僨阯雲烟新入詠天邊日月趣依光吾民疾痛誰醫得好試家傳已效方

吟宦趣承木向陽窺斑良覺愧真長摩挲千里紅塵脚浣滌十年新學腸小節自期氷蘖潔高吟滿聽月昏黃青蠅附驥從茲始底用行歌效楚狂

用羊字韻呈史君

曾揩醒眼奕棋傍松柏孤高耐雪霜西蜀搜奇到金馬南邦頌德繼羔羊梅邊生意傳春信筆底新詩粲夜光運動樞衡當接踵小煩千騎上東方

侍林府判齋宿寨似頃在海陽縣齋丁祭詩依

韻卽席和呈

文星今夕照儒宫多士青雲路已通沾溉有原芹泮水吹噓無際杏壇風溫醇德意覃千里教養規模一同疇昔周程鳴道處鳶飛魚躍化鈞中

府判和答依韻上呈

芹藻生春水繞宫吉蠲祠祀意潛通燈花飛舞肴蒸兩詞藻清新繼國風貳政坐令千里化論文賸喜一樽同彬彬執俎鳴鸞者盡在明公和氣中

護法寺勸農呈史君

半載分符江水西幾曾一日事遊嬉忽聞千騎傳呼曉正是三春勸相時父老倚鋤聽號令兒童騎竹望旌麾東風歸路歡聲滿野草閑花索賦詩

史君寵和復依韻上呈

禾生隴畝自東西父老怡然市井嬉列郡幾人知此意五風十雨盡如時買牛已解田間劍分虎難淹領下麾一任吏人來報事不妨遊戲作春詩

同日依齋宫韻呈府判

屛星小駐梵王宫草碧泉清一徑通細細秧針抽夜雨盈盈麥浪泛東風登臨不爲溪山勝守助嬉期井里同此去豐穰知有兆百年父老笑聲中

寄題胡叔軒香山樓詩并引

景定年二十三歲得忠簡公并邦議書讀之慨然起敬詩姓名貫於長上員曰此宜後濃庵先生也忠簡爲南渡冠冕出處公生平出處之詳與夫頤齋至今嘉定十七分教備浦乃獲敬讀公詩文而觀其遺墨大參公之孫叔軒榮赴經從遂得歸藏於家典刑宛然是似起明年北歸欵語益密出示名香山樓詩與歸載惟胡氏香山之名今祖孫拜呈曰而白傳洛中之香山已久湮殁可歎也永輸伯仲方有大名于時必將成忠簡之志使洛都後人識方千兩香山與白霞同垂不朽可也幾約成白紙景慕忠簡之心綴續其詞輸又嘆其後裔之賢皆容以樂爲壽歡賦唐律一章聊寫其意非敢言詩也

笑問香山似舊邪風流宛是更詞華由江距洛路千驛諸公詩多引香山故云以宋繼唐詩一家今日重簷窺手柄向來遺趾面湖沙莫忘先世規恢策纔取芳名並冠霞忠簡樓名

史君贈所臨蜀本三蘇入京圖詩以謝之

至和嘉祐正塗開綵鳳將雛出蜀來父子名聲天宇小弟兄筆力海潮迴嵯峨一氣鍾三傑歐富諸公識異材後百餘年拜遺像凛然高節尚崔嵬

黎丞傳示史宰聾字詩走筆和之

毛穎翻成一禿翁文章苦欲詭盲聾從前結實無非妄勝處生涯好用工天上高深關守虎馬前奔走背生蟲榮枯數定何須問了却公家是奉公

再和聾字韻詩一謝史宰一呈黎丞

化感兒嬉七十翁波餘猶足活瘠聾背安恬退淡中味大覺催科拙處工及物坐看馴乳雉蘇民更欲罵尸蟲恢恢游刃渾餘地麤得賡酬伴贊公唐人呼丞相爲贊公見太伯傳

脩齡閬苑一仙翁拜跪無妨豈是聾松栢耐寒宜歲晩池塘入夢泄春工群趨摘尾渾行鷺一見降心賦草蟲莫謂田園動歸興渭濱垂老尚三公

林府判和前三蘇圖詩再依韻爲謝

蜀道山川鬼斲開文星屢摘北中來凌雲賦客邀難住捉月仙人喚不廻坡穎與泉同一姓漢唐比宋孰多材公詩狀出眉州盡元眉州本不學香山詠馬嵬

張法示詩集爲題其後

聞名每恨不相識相識梅關眼帶青雪幹氷姿披宿霧銀鈎玉唾麗繁星君降山谷傳宗派系出燕公有典刑陶寫風光吟咏了更培勳業照青冥

次韻史宰賀受薦

玉立青規照眼新封侯端合踵平津公車久滿三千牘屬國猶淹十九春秦書自序第十九春一覩雉馴知善政雙飛鴉鳶媿陳人焦桐會有知音在未必終爲爨下新

送何生奠生歸曲江

肯爲從師出嶺來三千子亦可人哉文章要似風騷

體學問非爲利祿媒泥迹尚留鴻爪在雲程已報鶚書催儀刑只在鄉關近前有張余後有往

和南康趙簿贈詩

瑞世詞章響佩琚過人學力更充餘盤空紫氣難藏劍照坐青藜趣校書已脫塵埃辭矮屋還將清泚映污渠雲霄此去功名遂詩酒生涯莫作疎

次史君喜雨韻併呈府判

明公閔雨志平民祈禱無他只一眞萬里天高隨感應半空雷震忽雲屯挽回庚癸生生意化作商霖處

虔均歸幹正功調玉燭從今三過續絲綸

次史君喜雨偶韻 并序

未雨而禱雨此心之敬也既雨而喜雨此心之愛也躬行者愛敬之實也政事者愛敬之推也祠祀者愛敬之寓也詩歌者愛敬之發也因敬與家大人之報備矣此豈諸之微而鹿卿之欽崇焉者道繼嚴柳而啟之所以寓其欽慕之意焉猶之弗著耳特有宋近所爲在也

朱幡臨莅甫經秋已報民庸總若疇賸有心思關患養更無毫末事誅求操存對越神明久應禱旋銷旱魃憂天意念功殊未别且將甘露畧相酬

田里權傳歲有秋已古休證叶龜疇連朝雲靄甫忻從欲一念通神只反求暫向嶺邊宜主澤每先天下爲民憂藩方久袖爲霖手百萬蒼生願未酬

追挽監簿李公

誰將僞學宼忠良滿眼脂韋時樣粧敢斥弘羊蘇歲旱始驚鳴鳳見朝陽生前運蹇官三品死後流傳紙一張前輩遺風今寂莫狂歌聊復弔清湘

送表伯朱丞尉

瘴嵐窟裏抱琴歸鬢髮青青只舊時人道器之真鐵漢我疑方朔到瑶池從前日月忙中過此去山林分外宜晚歲栽培無别計萬金良産在孫枝

十年蹤跡兩相望邂逅睉瞯喜欲狂見説橋成鞭巨石恐將水駛舞歸艎面無慚色言何郵民有遺思味最長故國蓴鱸勞夢想從公鷗浦弄斜陽

黎丞命飲辭之以詩

湛泉閒訊十分春安得猜節隨後塵不是稽山無賀老定應坐客畏陳遵島飛渤島姑容我馬繫棠堦解笑人重約蕉坑新茗熟一甌相對話情親

爲曾僉喜雨

隔年亢旱到初春才掛征帆雨浥塵諒得靖共神所介更留約束後來遵今朝南浦悲行子明日陽關憶故人老我滯留歸未得斗升全爲白頭親

史宰見和依韻爲謝

巧釀河陽滿縣春居然盡洗簿書塵桑間馴雉誠爲異渚畔飛鷗秪漸遵良玉自應求即我明珠寧肯暗投人冷官竊笑詩情淺無計能令子建親

依韻戲呈諸丈

雲萍邂逅總青春意氣飄飄足絶塵酒有盈罇聊共
醉食無重味恐難遵（是日有不許用豬羊肉之令）浮生百歲風和
月官路連年我送人自此彈冠知有喜莫言非故亦
非親

再呈曾僉

去去榮觀上國春幾人竚立望車塵如星於北常懷
拱自海而南不必遵（初欲去南海避）詹雨挑燈三益友錦帆
載酒一詩人勳名自致男兒事莫倚金張肺腑親

諸公約會縣中觀燈不克赴既又見趣座中賦
一章

上元花市明如晝良會應知臭味同自笑無能似坡
老豈能載酒過楊雄（是夜不及携具）寒盟如我顏生赤燒燭
輪君坐照紅莫憶遼禁聲未斷且將詩酒謝春風

郎席大府判韻

梨園勝日問春光細細飄來滿院香色綺半空天與
潔花翻六出雪呈祥月華巧幻溶溶景風韻偏宜淡
淡粧深夜霓裳欲飛舉萬燈何惜共徜徉

與教寺勸農呈史君

自從幽雅無傳後漢有龔黄宋有羅鳳駕朱轓勸勸
相奉宣黄紙放催科一犂烟雨郊原曉千里春風嶺
嶠和看取便民橋下水滿江濃綠漲恩波

挽安人陳氏

節義千年一緹縈後因緩急見高情風霜凜凜欺行
役天地昭昭監此誠羞藻敬恭宗祀重空花了悟世
緣輕歸時認得來時路暗想蓬萊是故程

別倅車

聖朝疎網示寬平鞫獄煩公六月行穿屋可嗟囂訟

險持衡只在此心明蘇究去釋五原旱了事歸看快
閤晴檢點舊遊章世美甘棠蔽芾滿江城

餞羅史君　二首

聖朝選表作公卿如此才猷合要津上亦知公能體
國心平濟物不媒身梅花嶺下忽千里荷橐班中添
一人民願借留留不得多應留與十分春

西郊有女出深閨十二樓中奉盥匜大德愛憐知有
造小心莊肅但無欺請爲公祝千年壽耻學人填半
額眉舊著衣裳今好在芳心暗逐錦帆移

令佐約登息梅嶺不克赴次來韻

撐空一嶺鎮東隅未遂登臨且按圖城雉崢嶸歸眼界徑蜒盤屈透雲衢句中風月天無盡物外亭臺山不孤令佐才高當辨此稍容拙者自嬉娛救云才者不用拙者娛

喜雨上史使君馮宮講

平田秋水高潺湲大府寬條假布宣不旱猶應言有旱省譽敢自謂無譽倒翻雲外菩提水幻出人間擺椰天阡陌曉來傳好語作霖人在嶺梅邊

湛泉酌餞黎有詩壁間遂次其韻

幾人林下賦歸休公獨翻然汗漫遊味道不妨寒似水入時須用曲如鉤從來鄰父邀皆去底事官曹挽不留後夜相從那復得月明千里故山秋

壽馮宮教 二首 己卯十二月初六日丑時

子月陽從律管回剛明鍾聚濟時材出當聖世千齡會小為橫江百姓來生意無窮倉有粟春工不擇地宜梅從今拈出經綸手吾道輝光壽域開

文星照耀大江濱春色無邊上藻芹千載魯宮單美化百年洛學嗣清芬但同南國歌中作敢效東坡壽邦君子由己卯生誰謂廣文官舍冷眼前突兀廈連雲

公占金華寶婺纏我生劍氣斗牛邊雲山渺遠一千里歲紀參差三十年初度設言同日月榮枯相去異天淵香山不鄙兼耆少名節當參九老傳

送游同年赴增城徵官

蹋雪南征靡憚勞此公端不為錐刀能行所學官無小苟利於民祭自高鞭箠何須窮孔穴荊班且共說風騷吏姦民蠹渾閑事臨政先教立腳牢

再用韻

君行嶺海獨賢勞我念鄉關折大刀心事有如江水白誼風端共庾山高理財只合從周禮飲酒何妨讀楚騷客至無氊相諒得請將詩句當共牢

次宮教六齋慶成韻 二首

魯侯修泮幾千年盛事相符易地然夏屋渠渠高捧斗誨言歷歷綴於遺簡編有味芸香細風月無邊草色鮮樂道簞瓢亦人耳安居何憚士希賢

邪傾枝柱費三年葺故圖新有待然淩雨千間嶄紫

佩瀨溪一派寶青氈韶鳴已覺俱忘味鼎養何妨更
擊鮮師帥作成真有道詵詵弟子信皆賢

宮教再以詩來復次韻

蚤負才名四十年胷中成室總天然承流且建偏州
學談道終分廣廈氈椽筆發揮春藻麗鶯旂照映雪
花鮮幾人魚躍鳶飛下黃卷生涯對聖賢

陳府判邀遊梅關

庾嶺蒼蒼古復今公餘杖屨愜幽尋兩崖峭壁風霜
骨一片清泉佛祖心靜浣世緣揮酒椀更添春色上
梅林冥搜翻覺詩情拙滿眼皆詩祗用吟

勸農上宮教

竹馬兒童喜欲狂循良太守似龔黃倉庚百囀催蠶桑
啓布谷一聲穫稻香耕饁盡陶豳國化遊嬉已遍舜
民鄉文書使合登高閣爲說東郊入務忙 時改此屋鄉爲舜民
鄉

中秋對月有懷

前年今日文闈裹鏖戰紛紛酣萬蟻去年歸去浙江
頭塵滿征衫未曾洗今年又對梅花嶺日味虀鹽[illegible]
故紙乾坤一季雨中秋 閏八月 兄弟三人各千里 南安至豐城一千里豐城至江夏一千里 伯兄恍作期年別夏口武昌幾山水
季弟秋初辭母去去日不堪重倒指孔懷一念我既
然伯季念吾亦如此天涯海角渺相望蓬轉萍浮無
定止古言秋月只愁人人自關心何預此陰晴圓缺
歲復歲離合悲歡固其理何時當有二頃田歸卧雲
山激清光烹茶爨栗對秋輝老稚團欒相爾汝此心
烱烱明月知一醉狂吟聊復爾詩成鄉夢透泉溪人
物山川亦良是殷勤多謝桂花風忽遣清香喚人起

溪泉命客 并引

五月二日錢萬使于郊道遇史黎二丈言盧
丈有湛泉新詩而未見因口占溪泉客一篇
邀逢曾飲于小溪邊示
詩本凡十一韻併因和之

湛泉泉水鏡椳明清溪溪水玉似清是中風物俱可
人一塵不到世累輕詩家者流脩水裔筆頭春工不
擇地川君水靈聖得知爭遣酒兵互招致泉聲似喜
嘉客到號號琴鳴除弄櫟兩榕偃僂巧逢迎萬竹敲
鏗當呵導清溪忽走閒使來言傳號潢驅風雷鼻祖
校文遊覽舊對壘 [illegible]人姓鄉[illegible]山谷考試南安有贈詩數詩是夜處凝丈

亦爲停車邀去滴溪閣不及覔滴泉之席故云百年遺事儘可徵今夕尋盟
一盃酒客聞斯言但唯唯熊掌固奇魚亦美賞心樂
事古難并到此如何決行止凭欄會意夢非夢止者
靜兮流者動嗟嗟此水真吾師去流皆可隨所之揮
手謝泉歸路晚風雨瀟瀟溪上館明朝收拾入新詩
兩處溪泉皆意滿

獨坐

長江釀碧山滴藍書堂枕北戶啓南無人與言暑爲
二邀月對影聊成三澄清萬慮了無撼魚躍百氏幾
如食觀蘭玩石亦何好平生耆好有所耽沉烟紛郁
醒宿醉松風清趣供幽談及觀靜默默有契森然衆
理俱包涵羈窮紛紛歎荼苦真味往往如飴甘客來
問訊主人處春風軒下榻睡酣

春補揭勝史君爲詩以農諭學次韻爲謝

東郊前日勸農民泮宮今日勸諸生勸農直欲使家
給勸士詎止隆鼎烹新詩隨寓有規益筆勢滚滚令
長庚芹藻生春鵠袍蘭聽說筆耕同鐵耕情田鋤治
付編簡儒藻溉灌須陶泓善根深培恐未固惡念痛
絕猶潛萌因農諭學良切至一理通貫昭然明下民
蚩蚩每難悟不勸安得千倉盈讀書爲士豈待勸勸
且弗勉真眩名本然之天我固有踐履須躡實地行
要知爲仁在乎熟本無內外無將迎歲猶有歉道常
富士實爲重農爲輕賢侯之文菽粟味雖出遊戲皆
真情居窮勿但作魚蠹官達還戒專蠅營信能行此
乃有獲不負魯泮鳴鑾聲

詞調

快閣上和使蕭大着長短句

廊廟補袞手夷夏想威名上前張膽明目傾倒漢公
卿二百年來章貢前趙後蕭相今古兩豪英四海望
霖雨可但總蒞刑○自兒時文字裏已心傾廻躔邁
在霄漢薄宦偶趨承山見崆峒秀麗水見玉虹清絕
猶願見先生寄語二三子洙泗在江城

元夕上秘丞酹江月 并引

判府秘丞郎中永嘉陳公鎮横浦之明年紀
洽政成民集札瘥歲無荒饑冬無寒雨雪春
方交而郡民德之乃因民所欲而導其知
正月之望張燈公廨以旁逮於亭也令民遊
觀無禁前乎此也陰雲晦暝連日不開膏火
既舉霾雲掃青萬象軒豁城之中邊士女闐

嚶以遊以嬉以歌以舞穹壤之間周一和氣
官民之際周一至樂於乎休哉屬吏徐鹿卿
偶得周旋其間思有以寫父老之所欲言而
不能言者以爲公壽顧其詞語淺薄不足發
越乃雜取東坡先生上元諸詩槩
括成酹江月一闋與邦民共歌之

其詞曰

雪銷平野正雲開天宇燈煇花市明滅吐吞無盡藏巧鬬飛橋激水鐵馬響冰牙旗穿夜簫鼓聲歌沸豐年歡笑釀成千里和氣

相歡交遊嬉賣薪買酒歌舞昇平裏記得前年隨玉輦吹下天香撲鼻璧月騰煇仙毬穩縋歸有傳柑遺來年此夜通明仍許歸侍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嶺嶠轉和氣英蕩挾新京登車攬轡慷慨風采肅臺綱第一澄清官府次第吞詢民瘼餘事到囷倉謹勿養稂莠莠盛稻苗傷○金芝秀蒲潤碧荔枝香此中風味不惡暫借使星光毋薄炎荒瘴海曾著廣平李勉歸去廣平章喚起昔賢夢千載續遺芳

一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解組輕千里趁朝來風高氣爽波平如砥試問餘恩深幾許江闊秋清無底看雨徑棠陰犇翠明月歸艎輕似葉只梅花香裏詩千紙端不愧西江水謫仙才氣蘭亭字更清姿雅度修竹長松標致官職幾人曾此過當草春風誰似任絲服蹁躚娛戲此去雲霄真一握算令公勳業渾餘事中書考從今始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酬之

狂吟江浦不食人間烟火語韋曲名家也試河陽一縣花群仙推去暫寄嶺梅清絕處笑俯清溪只有清風明月知

再次韻

雲横遠浦一段秋光煩着語月下誰家丹桂迎風一兩花雙鳬來去不踏人間風日處纔入雲溪問我來時總不知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酹江月

薰風有意還年年吹下九天綸綍庾嶺高哉知幾仞不隔清名突兀明月扁舟圖書之外所載無南物裏公往矣遼遼直到今日

南來北地開蕃甘棠好在一夜春光入父老歡迎相

告語依舊朱顏綠鬢四海無波西江無訟是先生清德嶺梅迎笑和羹消息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五剡乃朊選通籍入金閨祖宗立法初意正欲獵英奇近世流風薄矣強者立躋霄漢弱者困塵泥流水伯牙操底處有鍾期○公為政民不擾吏無欺春風桃李滿縣當路幾人知五馬弘開公道一鶚首旌治最退乃速之基不枉受人薦更看薦人時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別駕聯旋軫父老繞稱觥西風夜底事手役造物豈無情知道神生嵩嶽大庾倚邊和氣未足助歡聲小試活人手詳讞命公行○贛灘石青原雨快閩晴西江一帶風物盡把祝長生福與此江無盡壽與此江俱遠名與此江清江水直到海公亦上蓬瀛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庾嶺梅花到江空歲晚始放南枝豈徒冰雪蹊徑不受侵欺孤高自負儘炎涼變態無期便瘴雨蠻烟如許淡粧也不隨時未肯移根上苑且竹邊院落月下風雛除却西湖句子此後無詩向紅紫要十分嫵媚因誰好只有天憐清苦紛紛蜂蝶爭知

重和

吏隱南昌問盤根幾世長子孫枝仙風道骨如此信不吾欺素姿傾國難昏坐覺懷期雖好與水仙作配又還恨不同時歲晚亭亭盟有幾早蘭猗湘浦菊謝東籬自向月中弄影雪裏評詩角聲吹動這一天清與闌刪喚起赤松孤竹此心惟許君知

滿江紅餞林府判

手大横江舊曾著周程夫子譚道處疎梅迎笑雙松延翠百載高風勤景仰數椽老屋重經始更大書留與後人看公歸矣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卷之六終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附錄

裔孫 鑒 校梓

年譜

公諱鹿卿字德夫隆興府豐城縣人徐出於栢翳自漢南州孺子著名豫章至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有仲孺者擢進士第嘗歷顯官系出陵祖世居彭溪至五世祖諱簡徙居正信鄉之歷山曾大父諱文貴簽居同鄉之後泉始爲後泉里人祖諱洪源父諱琛累贈朝散大夫前妣王氏累贈令人妣甘氏封太孺人累贈令人

淳熙十六年己酉十一月壬申日丑時公生于後泉之故居 是夕有青蛙見巨出於甘夫人寢室也而公生衆以爲靈人咸異之

嘉定六年癸酉秋八月丁大夫公憂

九年丙子秋八月秋賦已在選中有司以重用字降魁亞選

十二年己卯春正月立青雲課社

十三年庚辰分類編漢唐紀傳本末

十五年壬午秋九月領鄉舉

十六年癸未春二月試禮部中第三等 夏五月對策 集英殿 勅賜進士及第授廸功郎南安軍軍学教授冬十二月之任

十七年甲申立養士綱條 議政 白太守議便民二事

寶慶元年乙酉代守奏便民三事 白太守論茶引事 白太守論三寨事 白太守論南安縣事 白太守論特笮從刑事 白太守論猪笲界分 以登寶位赦恩循脩職郎 秋八月校文廬陵

二年丙戌春二月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白太守論釋奠改用仲丁 秋七月修學變祖 九月子子志生 白太守爲胡公夢昱評事

三年丁亥春三月滿替離横浦 在任衆主 是歳以衆主考第及格繳納修職郎改作奏舉關陞縣令循從政郎 用南安軍教授任滿賞循文林郎 九月差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紹定元年戊子春暉堂成 三山鄭是書扁

二年己丑夏四月味書閣成 冬十一月之福建任

二年庚寅春正月沿檄道創賑給流民
四年辛卯夏四月以　慶壽赦恩循承直郎　秋八
月校文漕闈　秋九月都城災應　詔上封事　冬
十二月奉檄慮囚于長樂福清永福三縣
五年壬辰秋九月大閱軍士有偶違節制者因公言
得貸命閩人作三歌　冬十二月滿考準部符舉主
考第及格不俟替人離任赴部改官　在任舉主
六年癸巳春正月班改授奉議郎知南劍州尤溪縣
　三月歸自在所曾大參制置江淮辟公爲屬以母
老辭　冬十月泉守西山真公辟知泉州南安縣
冬十一月到任始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
端平元年甲午春正月華預借　明版帳　二月勸
農　救荒　夏六月丁甘太夫人憂　秋八月有旨
令赴都堂審察　冬十一月葬太夫人
二年乙未春二月子子中生
三年丙申春三月有旨特與起復令日下赴樞密院
禀議弁降促行旨揮公力具狀辭免乞與敷奏收回
成命　夏四月密劄促行具狀再辭　附遞白政府

論稅獄　秋八月有旨令服闋日赴樞密院禀議
冬十月至在所堂禀論待虜救楮二劄　論儲才寬
賞二劄　論遣使事宜　論楮價折閱　十一月除
主管官告院丁卯申省爲江陵制司乞再科撥官告
及存提官告
四年丁酉春三月除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　乙巳
申部謂不當封放史俸神米麥　夏四月除國子監
主簿　秋九月除樞密院編脩官　冬十月劄權右
司議楮　十一月主管華州雲臺觀
三年戊戌公歸號泉谷樵友　庵山書院成　秋九
月差知建昌軍　冬十二月佩玉堂成
三年己亥春正月申審朝辭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
郎　夏四月到任　論賊　訓練戍兵　秋八月乞
祠不允　九月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　冬
十月華秋苗受納之弊　十一月癸巳南豐賊首倡
亂遣兵討捕　十二月丙申平之　十二月朔除度
支郎官兼右司辭免不允　請假過家拜掃
四月庚子春正月辛未解郡印　二月朔入國門得

旨先次供職令閤門引見上殿　丁丑上殿奏事　六
夏四月除侍左郎官兼右司　白廟堂論楮弊　六
月除右司郎官　再條具易楮事宜　辛巳改兼玉
牒所檢討官　八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以盱江平
寇特轉朝奉郎　九月除江東運判辭免不允　白
廟堂論易楮　准朝旨任責秤提三郡會子備榜曉
諭　上廟堂論中半及新舊分數入納書　附奏乞
科撥糴本賑濟饑民
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復廟堂言楮弊二書　戢姦
民　賑貧乏　收遺棄　葳賑惠庫息錢　二月被
旨往當塗巡歷　決滯獄　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
不法　三月庚寅除兼權知太平州時暫交割制置
茶鹽司職事　五月差充江東提領官辭免不允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不允　冬十月丙申除直
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舉辭免不允　丙
午以磨勘轉朝散郎在任舉官　冬十月甲戌到任
十一月海寇被旨討捕　十二月戊午至處州
乙亥抵溫州施行鹽寇

二年壬寅劾承奉郎林志行紹興府司理趙希肱台
州天台縣丞繆郎應辰不法　五月差主管紹興府
千州觀　秋七月差知泉州　九月改知贛州
三年癸卯春三月除浙西提刑　秋七月除江淮都
大提刑
四年甲辰冬十一月御筆召赴行在辭免　是月除
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兩辭免不允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不允　夏四月到入
閤門磨勘轉朝奉大夫　孟享除太府少卿兼權右
司郎中辭免不允　上殿奏事　六月除兼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辭免不允　應詔薦士　秋七
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　八月戊寅進講尚
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　九月以廟堂領　巳未
進講　冬十月壬戌進講　奏巳見　乙丑進講
同日進故事　乙酉進講　十一月乙未進講　癸
卯進講　戊辰進講　乙卯除太府卿辭免不允
戊午旨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十二
月戊辰進講　乙巳進故事　癸未進講

六年丙午春正月直前奏事　癸丑論政府制國用并乞釐正檢正官名　甲寅進講　二月辛酉朔進故事　甲子進講　同日經筵奏乞免兼校正　戊辰進講　三月壬辰進故事　戊寅進講　丙戌除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　閏四月連具辭免不允　己酉丞相游奏御筆宣諭之任　五月到任　六月納東科舉　九月大閱　冬十月勸駕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　十二月再乞歸老不允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不允　二月邵農于虎丘　三月再乞歸田里　夏四月乙巳召赴行在辭免不允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三辭免不允　秋八月乙未望辭具門乞給告歸里　九月朔有旨令何候內引　壬子入國門是日內引　丙辰除兼國子監祭酒再辭免不允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再辭免不允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壬寅進故事　丁酉進故事

八年戊申春正月乞祠不允再乞祠不允　丁卯除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不允　二月修學官　薦賢　三月丙辰進故事　六月戊戌除兼侍講辭免不允　己亥進故事　秋七月除兼權給事中再辭不允　辛酉進講　經筵奏已見　八月申明瑣闥職事乞免不允　癸巳進講　九月明堂差充奏告官進明堂慶成詩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進講　經筵奏已見　冬十月己卯進講　己亥進講　十一月丙辰乞免兼職再辭不允　甲子乞免兼祭酒不允　戊辰進講　十二月乙亥進講

九年己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辭免不允　二月癸卯再申前請辭賜帶　庚子除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辭免不允　夏四月再辭新命力乞掛冠　六月再辭免仍乞守本官致仕　冬十月有旨別與州郡差遣辭免并乞休致

十年庚戌秋九月疾亟乞謝事特轉一官進文華閣待制致仕

丁亥公薨遺表聞詔贈四官謚清正

十二年壬子塟公本縣奉化鄉之桂林將軍山後林李公義山爲狀後村劉公克莊撰神道碑端明殿學士陳公昉書并題蓋

誥詔

九年己酉春正月除禮部侍郎誥

貳卿之亞文昌衣冠華選春官之小宗伯禮樂攸司肆疇試可之賢爰錫申命之寵具官徐某燕閒有守悃愊無華理義悅心自得味書之趣謀猷告后不求當世之名入綴從班久煩疊組瑣闥聳聞於風采橋門久賴於師資史院推長經帷賴益惟虞書重秩宗之任而漢制著滿歲之文宜遂爲真式昭至眷日月獻納期愈罄於忠規夙夜寅清尚翊成於邦典祗若予訓毋有遐心直舍人院陸德輿行

辭免禮部侍郎不允詔

勑某省所奏辭免除禮部侍郎無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舜命夷夔典禮樂終身弗易而書有陟明之文卿以儒學端介攝貳宗伯才兼數器選要秩清逾歲爲真僉言允穆乃欲求去何也前受是則辭非受矣肅稽首以遜昔者病而今愈正資造膝之規汝往欽哉毋咈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辭免不允詔

勑某省三省進呈卿狀乞給告三月歸里燎黃并治醫藥或與祠祿事具悉卿樸茂篤實爲時老成久貳儀曹甫茲正位入陪經幄多所沃心況銀臺綱紀之所關璧水範模之所係職任至重正有賴焉乃以疾請爰及其私昔漢制吏病滿三月乃賜告然亦不得歸也卿雖微疾間發動有時方春時和何恙不已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請告所聞非所願聞也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秋九月疾亟乞謝事旨特轉一官進華文閣待制致仕誥

承明厥直久從均佚之遊神武掛冠遽有辭榮之請重違其志姑遂爾高具官某悃愊無華果毅以達爲諸候客早烜赫於聲猷乘使者車屢振揚於風采入儀從橐罕罄忠規領大司成則能令六管無譁纂小門下則何止二一㪍執議俄以疾而引去雖欲留而莫

能側席思賢方擬促蒲輪之召辭車謝事乃克雅尚
徑之安徒慨嘆其英風肅務全其晚節爰進漢官祿
階之寵載陞嬌閣次對之華既明且哲以保身何慙
大雅視履考祥其逸吉蓋燕脩齡中書舍人陸德輿
行

封豐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誥

清廟之祀文王周歌顯相甘泉之見上帝漢紀侍祠
眷言重屋之嚴儀允賴從臣之秉德既成熙事宜衆
慶條具官徐某篤實稟資端方植操與朕三禮正資
小宗伯之賢誨我諸生允藉大司成之重夕瑣風生
於駁正露門日贊於緝熙屬時明禋率職悉協綏淳
均於祭澤肅昭答於賢勞啓爾爵封錫之采邑雖曰
彝章之舊是惟眷命之新其懋遠猷以綏燕譽中書
舍人陸德輿行

史志

宋史本傳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
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
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置其第十調南安軍學
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
以訓先是周敦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
中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
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
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
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
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
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
徵為火指言感變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直德
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
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
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
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夾壅滯達冤抑
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
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
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弊主管官告
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祿

又封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六瑔成法持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賢才重藩輔以蔽鄰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大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斂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掊尅汰贓濫抑強禦恤寡弱黜貪吏訓戎兵築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守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勅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

誣鹿卿主管雲臺觀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援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賑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祗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杓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俾自鈎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因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客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鏉地先撤相家所築就補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杓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攷

婺惟說素庶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不大家不快其為會鄉人居言路乃薦劾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奏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無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東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乃出擢

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綱紀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匄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復請復舊制從之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辯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 廬僅

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英華諡清正

江西通志列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嘉定十六年舉進士調南安軍教授改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都城災應詔上封事指言或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直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邑以治最聞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上皆嘉納累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復奏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上欣納之眷

過益篤改禮部侍郎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文華閣待制卒鹿卿居家孝友守官廉峻所著有泉谷等集行於世 江西參政林庭㭿 副使周廣纂修

江西通志名宦傳

徐鹿卿爲南安軍學教授先是周惇頤與其門弟程顥程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學之義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溪峒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惟不敢犯學宮曰是無撓我也 纂修前人

豐城縣志

徐鹿卿字德夫後泉里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後進爭宗師之嘉定登進士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濂溪二程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義理之學復明改福建安撫使會都城火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證爲火指言惑寵嬖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詩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上皆嘉納改右侍郎兼右司又極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起爲江東轉運判歲大饑人相食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又出倉粟減市值之半以糶秋乃糴償論民收養遺棄官與賑給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隆觀改崇政殿說書轉對論儲相謂侍從者執政之儲執政者宰相之儲當養人才之有學力才力心力者學欲其正而通才欲其弘而毅心欲其公而大經筵講宗祿詩反覆天理人心之發爲清邪發也遷禮部侍郎累疏致仕進文華閣待制仕宦二十年殁之日家無餘貲諡清正爵國男

浙江通志官師志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進士調南安軍教授嘗應詔上封事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誠心時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竟以事出主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鹿卿設法賑救全活甚衆遂移浙東提點刑獄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淳熙三年以右司召

丞相杜範遺書促之廼出進華文閣待制卒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議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纂修

八閩通志方面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軍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後攺知尤溪真德秀守泉復辟宰南安鹿卿居官廉約清嚴毫髮不妄取 莆人督學僉事前翰林黃仲昭纂修

八閩通志郡邑名宦傳

徐鹿卿與真德秀同時德秀守泉以其道同志合可以拯民辟宰南安既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寃抑邑以大治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 纂修前人

福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後攺知尤溪真德秀守泉復辟宰南安居官以廉約清峻聞 正德十四年郡人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纂修

福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教授南安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官會有汀邵寇鹿卿贊帥禦之民避入城者多方賑恤全活甚衆 萬曆六年郡人禮部尚書林燫纂修

福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辟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入城者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鹿卿居官廉約不妄取 萬曆四十年郡人南京工部尚書林烴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纂修

閩大記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間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鹿卿守官清苦講明正學閩士宗之會汀邵寇發贊帥備禦動中機會民避寇入城多方賑恤全活者無算改知尤溪縣真德秀守泉辟知南安始至首罷無名科歛革預借明版籍勸農救荒未及期年邑遂

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鹿卿官至禮部
侍郎謚清正 侯官野史王應山纂 韓男王毓德編次

泉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嘗辟福建
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
之極其微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
切改知尤溪縣真德秀守泉辟宰南安縣既至首罷
無名之賦明版籍革預借夬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
歲饑諭民以相賙之道富者樂分貧無宛徙德秀尋
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
去 隆慶二年郡人刑部尚書黃光昇戶部侍郎黃養蒙纂修

泉州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紹定六年知南安縣既至首罷無名之賦明
版籍革預借夬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歲饑諭民以
相周之義富者樂分貧無宛徙真德秀疏薦于朝以
母喪去 萬曆四十年郡人贈禮部尚書黃鳳翔等修

紹興府志名宦傳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中進士調南安軍教授
嘗應詔上封事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歷江東轉運
判官歲大饑人相食鹿卿設法賑救全活甚衆隨移
浙東提刑兼提舉常平鹿卿請罷浮鹽經界鹺地先
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
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第通判溫州利
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終文華閣待制
卒謚清正 萬曆十四年郡人左春坊左諭德張元忭人尚寶丞孫鑛纂修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宋真德秀 浦城人資政殿學士

于閩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滄臺所發策
意其蘊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
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
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
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
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味書閣記爲徐德夫右司作 宋劉克莊 莆田縣人禮部尚書

閣在豐城山間名于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
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爲天
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闥放還故

且吾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古之豪芒而光顯通
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豈皆有味故
人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
是哉夫書無窮蓋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
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
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
世無聞釘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
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
深於味則菑由雖也脫粟太牢也苟爲不然如啗土
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
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
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
而不能迸恭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
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
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爲
道直爲名臣處則爲高士爲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
矣勿記可乎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附錄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五卷

（宋）徐經孫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鑒刻二徐公存稿本

矩山存稿五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徐經孫撰。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忤賈似道罷歸，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經孫家在洪撫之間，有山方正，因號曰矩山，并以名集。前後無序跋，惟附錄劉克莊贈其先人文集序一篇，殆傳寫佚脫歟。經孫以伉直自許，立朝大節多有可稱。熊朋來銘其墓有云，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其丰裁嚴正可以想見。文章則非所注意，故往往直抒胸臆，不復以研鍊為長，然其理明辭達，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諸篇，或指陳時弊，或彈劾權姦，皆敢陳剴切，辭旨凜然，尤想見正笏垂紳氣象，雖謂之獨得雄直氣，發為古文章可也。惟詩筆俚淺，實非所長，其留於今日，蓋以其人而傳之，為全集琬琰之籍可矣。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序

自林素業興代有作者大率稱古文辭及軼咸陽西京而往揚搉風雅又及稀開元大曆而上已耳余每訝其說以爲猶之耳食蓋聖賢立言垂

訓及胥補於世而後足勒千龝加琢雕繢爲工淫哇切響卽摸擬昔人類桓宣武之於劉司空亦安在爲不朽盛事也余嘗檢世譜得遠祖文惠公之集而竊忻然有當焉公

處宋末造值權倖柄用之時迺介直不阿抨彈甚力他如數陳講義條上封事皆讜論格言似陸宣公經濟之確間嘗抒自性靈宣諸耳慧或爲聲歌及比事雜著其聲歌也

似杜少陵詩史正其雜著也似劉中壘說苑之汪洋宏言足以懲往詔來殊無取咸陽西京與開元大曆之賸馥而摸擬以求肖爲也迺今讀者披其文輒想見其心精神

品格儼然如新豈非立言大業眞在此不在彼也耶余被命按閩僉公曾爲閩提點安撫固所過化之地因屬有司讐校卒業付之梓責以往新舊把士毗出百目第計公誤結

甚富茲僅得五卷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自非殫力搜索即此寥寥篇什猶軼逸莫收殆信酉陽宛委寶不足閟簡百或謂昌黎文起八代至易世而後遇歐陽子迺獲索其遺稿於市肆殘簏中惟文惠公距三百載從矣遺集及今始剞毋亦文章神物久待以尊顯乎余謭否否記有言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梓而傳之庶

免逭於不明不仁之誚云爾公諱經孫字仲立拒亝其別號也行蹟詳在宋史茲不具論

皇明萬曆甲寅嚳王正月

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

史十一世孫鑒琴手謹識

宋學士豐城伯徐矩山公文集

序

子思子謂國有道言足以興無道默足以容而子瞻氏乃謂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夫有事之時言既足重而顧不足以容何哉則以權奸用事欲行其私固己者進異己者逐是以忠謀嘉猷擯斥而不用然而士君子為國家計當言則言豈計其輕重廢興之何如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其所自盡則然也抑

宋史理宗末年賈似道建公田之議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劾之即致仕去于是著作郎陳著亦以上疏論而公所舉陳茂濂隨謝事歸时人稱為三烈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慕經孫之為人而惜未見其疏也公號矩山登上世祖也爰從家乘中檢出公全疏讀之則見其洞民情并觀其條利害如列眉種種國家根本之憂使當時能用其言東南不至騷動元人安得遂乘釁而

潰之公以一言繫有宋之存亡顧不重歟而公之言固不止此也殘篇剩牘掇拾于兵燹之後而傳抄于父兄之遺者什不存其一二然而忠謀嘉猷為國家計往往而是平時輔養君德則見于講義之陳匡濟時艱則見于條陳之疏至于糾彈不避權要即以董宋臣丁大全之寵幸而指斥不遺餘力雖遺文所載僅見一斑而其中之所存亦可臆而知也已是公于當時能以其言為天下重而不能保其身之見容于朝雖

其身之不見容而其言則未嘗一日而不晝風雨雞鳴殆公之謂首稱曰烈其名之攄情也哉昔人謂平時直言敢諫之士即臨難仗節死義之臣以公敢言之忠若此藉令不死于咸淳之時而猶存于景炎之際安知不倡義旅以勤王趨厓山以抱帝如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輩之所爲哉而使公保首領以沒不深腷臆之氣固足爲公一時幸乃不得與天祥世傑秀夫輩共垂節義之名于天壤間則不能不爲公萬世恨此

孟軻氏所謂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者有以也裔孫登幸際熙時優游無事與公所值不同然每讀其文想見其人輒愧遠紹之未能乃取遺藁稍編次之而以詩歌雜著附焉往者曾攜入閩欲授之梓以公嘗提刑福州人尸祝之及覈其遺跡無存併爲中輟今予叔時觀持節按閩期于必刻因家乘之光也因述平生景仰之私綴數語于篇端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

察使前奉
勑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儀
制司郎中十二世孫即登拜手
謹撰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第一卷

奏疏

陳綱紀疏
陳政事四條
陳納善政疏
又言苗稅斛面事
劾陸德輿疏
劾張鎮張知復疏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劾厲文翁疏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劾楊華石珍疏
繳呂開先復官疏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劾董宋臣疏
又疏

引年第一疏
再上疏
引年第三疏
第四疏
第五疏
表
致仕表
再上表
遺表

第二卷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進講
九月初十日進講
九月十一日進講
九月十三日進講
九月十九日進講
第三卷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上樓監丞牒
祀明堂祝文
祭龍門碑文
新堂梁文
吳塘廻仲建歷梁文
贈課術王宗岩序
黃紹谷詩序

黃元聲江山風月閣詩序
冠萊公遞永興驛詩跋
黃李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黃山谷內集詩跋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長孫敏學冠說
姪壬泰冠說
乙泰冠說
香遠亭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第四卷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元旦訓孫

五言

覺溪八景 八首
題施山觀音閣
長子思誠赴江西庾幕
思誠生朝分思勤酒侑之以詩
病中有感
幼子思誕衆矢孫命名陽生
送思誠之官鰲峰
咸淳壬申六月不暑

六言

題伴雲樵唱
自贊夏端甫所繪真

七言

春班遇雪
和端茶訓子 三首
南英會芳亭
過嚴子陵釣灘
和臨湘秦議孫敷山歸田十詠 并序
題安原寺
病起 二首
出朝賦歸來好 十一首
北坑拜掃有感
題金魚郎
贈射虎人
去國
北埜瀛洲亭
山塘精舍
恭和御製詩
强節堂
慶仲明弟領鄉薦

福州即景
福州鹿鳴宴
長孫敏學校承務郎
黄元肇江山風月閣
培芳亭草創會
送仲時弟
題西坡芳心亭
賀汝立拜恩封
和李后林分惠瑞花降字韻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
句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和胡適齋韻
詞
水調歌頭
百字令
哨遍
乳燕飛
鷓鴣天
第五卷
誌銘
三友軒銘
九思堂銘
介軒銘
君子亭銘 并序
班竹杖銘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内省居士墓誌銘
徐孺人黄氏墓誌銘
仲表上舍墓誌銘
仲正學舍墓誌
貢士徐君北墊墓銘
附錄
誥詞

留引年詔
留致仕詔
皇太子送出朝劄
贈金紫誥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惠徐公
墓表
史志
宋史本傳
江西通志列傳

豐城縣志列傳
閩大記名宦傳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贈詩
監丞樓穎
李林後
太學徐紘
東甌林堯之
蜀劉仲房

邵陽李茂良
姪國傳思立山房
特奏狀元樂雷發
萬平埜
福州士人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目錄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

裔孫 鑒 校梓

奏疏

陳綱紀疏寶祐癸丑

臣一介疎庸叨恩分察循墻莫避庀職有初輙攄千一之慮仰瀆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曆之際言事日橫朝廷遂輕蘇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爲朝廷重輕初不在此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

此未嘗不三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彼徒見李沆當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爲復鎮靜之體而不知上下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奉行天書從吏封禪以逢君之過而不知恥其視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王素余靖諸賢疾聲大呼於明道慶曆之時則虎踞龍蟠闊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行一苛政可謂有仁祖之仁鷄鳴視朝日晡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仁祖之度內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之纖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眞履實踐該備衆美旣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已三十年尚未覩慶曆之治功陛下亦嘗思其故乎仁祖嘗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未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平更化眞有此意衆正彙征群奸距脫言路風采赫

然有慶曆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旣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謄降而後付出使鶻擊隱爲雌伏鳳鳴喑作寒蟬漢人謂士脩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見聞寧張北司與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霆掃地幾不復振臣於此時顧以非才誤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進退大爲須須雖然

臣因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日積而朝廷遂輕如張方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繼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內降然後下無以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使名器謹視於舊章而不徇於狎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陛下固無惟乎言者之紛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臣祗命之初未敢泛陳

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為陛下告然非為微臣職事計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而救之則臣又將有以為陛下告者謹錄奏以聞伏候勑旨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氣而分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疾痛痒痾而不知者知之先則畜之速畜之速則慮之周父母之道於斯為盡臣觀今日之事殆難徧以疏舉五月以來常暘為沴夏田龜折農夫乏收如江淮閩廣多以旱告地道不寧陵谷變遷昏墊之民化為魚鱉如浙之溫台處三郡湖南之湘鄉寧鄉二邑又以水告則水旱之為敗也憯矣遊騎哨逼蹂我淮甸而窺覦之計迫逆羅通誅負固海島而逞謀之計深矧饑饉相因姦宄初發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則夷狄盜賊之為敗也急矣為民父母可坐視其敗而弗知救歟竊謂上而朝廷下而州縣外而邊關所當汲汲

皇皇念民生之不易懼禍至之無日而內外之間方且鎮之以靜玩之以常未聞有變容動色集思廣益求所以為救敗之方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避僭妄輒以當今之急務熟數而條陳之一曰速行荒政以恤流亡二曰亟寬民力以固根本三曰預儲帥才以備急緩四曰急防海道以杜窺覦臣聞旱乾水溢堯湯被之民無捐瘠者以蓄積先備故也今公私赤立備具不先固無望其有堯湯之心也豈可不體之乎蘇軾有言救災卹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

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發常
平官無大失而人受其賜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
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折課利官爲一困而已
饑之民終於死亡此至論也恭惟我孝宗皇帝留意
荒政聖訓有言州縣檢放多是不實後時大哉王言
此州縣救荒之大弊而孝宗皇帝以四字盡之蓋守
令志在繭絲不固根本者每遇水旱上下觀望不以
實告及朝廷以所聞下行則展轉後時秖爲文具往
往藁秸已空而方行檢視流殍滿野而甫議賑卹朝

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被其澤者多矣臣欲望
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吏時賑卹之無實速降旨
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以水旱實聞而州
縣隱蔽者並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之詔令諸處監
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
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責
州縣以實奏戒檢放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
臣又聞唐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
賑卹帝曰聞所損少輙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

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不思所費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
之心以行荒政大臣體陸贄之事以救民命及今用
力無致後時則生靈幸甚臣所謂速行荒政以恤流
亡者此也臣聞敵國之外患未足畏中國之內變爲
可憂者蘇轍進策於仁宗朝曰當今之患外之可畏
者西戎北狄不足爲中國之憂其動也有以召內之
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
待外之變先之於邊鄙而繼之以吾民所謂可畏者

在此而已臣切惟今日之事勢實類之蘇轍言之於
先朝所謂藥石於強壯之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
臣援之於今日所謂鍼砭於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
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棗紅之期已迫邊
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饑民已有嘯聚於內盜賊已
有乘間而發者使內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爲謀
欲銷動搖杌杌之憂當行安靜和平之政而覘時事
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寛恩尤懼勞擾况當燬室

之後未究安宅之圖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身殞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爲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目睫且無以固其志况江閩湖廣淮蜀遠在千里之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讟充塞而不得徹聞且和糴非得已也糴於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額亂均數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於富厚之家又復何說而槩及下戶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苦於經畫之挨究則迫於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

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產業之有無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爲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寬恤詔書回饑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寬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二矛重弓說詩者以爲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爲折壞之備况折衝強禦之臣三軍之所係命其爲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

而宿儲之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謀事最爲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曹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冊詒厥孫謀孝宗深識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於閫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邇者蜀閫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爲羊陸之仁人咨

之在廷誰是禁中之頗牧授鉞萬里取具臨時不免折柳樊圃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閫有其人而遠遺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爲曹翰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爲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朝立國金陵鄰於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爲急國家駐蹕錢塘瀕於海也故守禦以川道爲急雖然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

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蕞爾海島據吾要害窺我上流邇者東闘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為彼所窺既徒啓於我心當益嚴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諜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於是先解東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諜知彼謀有所窺覦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不可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沿海易師事覘之臣切怪上下之悠悠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師

垣實為重寄矧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師歷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劄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為助朝夕究畫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覦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之要務也徹桑牖戶已非閒暇之時厝火積薪乍為安寢之計臣先事而言實為過計不幸言中事恐無及惟陛下留意聖慮與二三大臣畫之如臣言可采即乞速賜勑旨

陳納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卿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言莫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已從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為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

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已也自衢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已以獨斷自明目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強明以自任始無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而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武帝與田蚡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汚隆其皆

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可以遠匹堯舜下軼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爲君之難太宗皇帝曰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爲之高宗不以舉華廢朝令孝宗許令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己之過而盡天下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矣給舍又得以駁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容勿論思矣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豈復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

熙聖學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見於知行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內批之頻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褻中外隱憂問之大臣固常執奏矣或謂上意之難回是陛下爲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固常繳駁矣或謂宜諭之卿至是陛下爲給事分過也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爲侍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尚閣於節貼是陛下爲臺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爲救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疑臣甚爲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眞欲以身爲臣下分過哉臣固知陛下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之心過於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稱凡九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厚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宥九列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於宮闈之講求左右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

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司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宥曰非法曰優容皆人主之德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臣爲之則有司爲之寬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內降雖難盡抑而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施行而亦不疑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爲仁但見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過哉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

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迅此天德也臣祖禹有言法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下以仁祖爲法

又言苗税斛面事

臣切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西或旱或潦在在有之有田之家最爲艱苦況訴旱訴潦縣不爲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潦去處無由陳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有旱潦去處即與民户從實檢較庶幾有田之家不致虛納苗税仍禁遏年人户送納苗税所在官司利其盈餘未免多增斛面其間有加入至於一石而納二石者重爲民户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之不嚴視爲文具遂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蕃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錢則又倍於米價即以所得斛面折爲正苗之數折納價錢則爲囊橐之計所以上户轉爲中户中户轉爲下户下户轉爲貧民則流離餓死或爲盜賊職此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急行下諸路專委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分即行下折納

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如憲司隱蔽內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户越訴庶得民瘼少甦盜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

劾陸德輿疏

臣跡蹤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切惟文昌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諒之士乃稱論思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恥之心何有封駁潤色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科名不知愛重自爲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詭祕縉紳間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脣鼓吻變易是非手滑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媛避寒歸身權要曩丙妄傳玉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即敗露聞者鄙笑近專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媒進無復改爲南陽多得美郡有勅不見於封還武弁換躐於郎闈閱讀不聞於繳駁蜀閫非人則書行內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恬不爲恥方且日延技術問好音之何時泚上吉辰謂陳拜之可必涎穀升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進長天官仍兼瑣

閫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謂侍從之臣人主所儲以爲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輿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爲進志趣如此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厲風俗異日果以爲相又將焉用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勑旨

劾張鎮張知復疏

臣切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耻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爲妾而不知禮於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垓以爲自固之計苞苴效虔無日無之携妻獻笑或夜乃散其見於垓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壽狀蔑聞莆民必有推不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爲宰吉水無弭寇之方而宅堂至於被寇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患至今及倅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于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倅春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遭其宅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爲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杂顧可知融民必無來何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爲本孔門爲政始於友于世未有不廉於身而能仁于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耻其爲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走及知富順監也寇至棄城不知守土反

以封記行李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兌遣拘管之
辱他日澧州以不廉攻劾而歸其弟襲之持節湖南
爲之置廬室分俸給亦可愛矣及襲之沒欺其孤寡
百計併吞曾無手足之愛憲司特爲區處後事且述
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
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
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靈豈堪朘剝耶奉議郎
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宗庠
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手政以賄成凌
鑠同官傲忽在任奉承漕使陳登和羅取盈斛而乾

沒羅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餘萬貫見於臺評其宰寧
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爲曲直事無是非以吏
之可否爲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寫其貪以民賊
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黃白充斥爲其兄遜所鄙時廷
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冤
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遣之旨本不可入
負緣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
是豈能盡使民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

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得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遇
赦未得放叅註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
民生幸甚風教幸甚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爲禮樂之司茍非其人
不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
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爲湖南漕使司酒庫狎官妓
於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耻齋而實爲酣飲
淫朋之所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耻齋也至
升帥幹專以從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

及爲卒局則又騁儷小技服役材館而不畏朋友之
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
守臨川衆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懼其擾
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
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
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冑闈所取紕繆多士傳以
爲笑嘗遭臺臣猶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
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

強占田地謝甚薄之及官于朝又為一配吏改正取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讎在京扯拽辯究于市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其人嘗求官事聞者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褒擢已為僥逾延遲其來擢升常博不知端委佩玉之地安用此流哉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時煥與夢炎並寢新命以清朝廷公論幸甚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勑旨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偽而辯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

必放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厲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其心術險微辭遁言偽是何其敢于亂正罔上也臣子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勑不廢怠荒之規成湯盛德日新猶聞自用之戒況工誦瞽諫士傳言庶人謗古之聖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疏立意在於鄙斥議已之久而辨辭及於忠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猶可也幽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若留令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擭其

無地如冦準可也而曰爾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疊林大盈若戚畹恩澤以在廷之臣言行未必相顧皆不當諫諫則適足以啓吾君玩且厭而可諫者獨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也臣謹按承議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户部侍郎厲文翁門蔭出身本無能解寅緣鑽刺以致顯榮其疇昔之貪聲穢行屢玷臺評皆所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疏言之上罔聖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廷果

有可厭可玩之士況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忱悟主之日而敢譸張為幻妖狐晝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陛下為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己而后求諸人之語以為據夫人獻己之辭而於此言之何其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蓋文翁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如耶昔者微臣祇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為論臣又念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安知不為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指摘其過以瀆聖

聰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於天下人謂我何不曰小人無忌憚至是乃無敢白其奸則曰吾君果厭玩人言真有如文翁之醜正未諭知罔陛下何臣於是畏簡書畏公議寧不畏怨仇而爲陛下明白言之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文翁免所居官以爲小人枉上醜正者之戒天下幸甚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獎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近時報狀蔡榮依舊殿主管亳州明道觀趙邦永赴

樞密院稟議臣切以爲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黜大奸距脫天下咸誦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竄公論方以爲快惟蔡榮未見施行已爲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祠乎且榮之罪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巖者以風鑒自詭當蔡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爲之營求關節納錢以數百計巖之子知之有簡覓錢不得陰發其私榮以諭巖竟殺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爲致曲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巖乃黥配至今人能言之以若所爲貶斥可也六月之役我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然而邦永乃有稟議之命允爲誤恩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僨事誤國天下知之邇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雛守城之備牢矣況所至砲殞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竄可也臣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鐫秩邦永特寢新命亦與貶竄淳更不鐫降亦令四制司所乞罷見任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勑旨

劾楊華石珍疏

臣昨點獄見臨安府獄有吳班爲江淮侵盜錢事尋與索案祖點對則降授武節大夫楊華實爲罪魁華初領鈔置局招買浮鹽以爲國課計華乃背公徇私侵盜入己其受賕與販物得息之錢不啻數十萬緡自行供認具載案牘近者施行僅削三官可謂罰弗傷其毫髮況又攤及平民根連株逮淹廷許時而華乃脫身在外監納悠悠是何施行之失當也欲乞將華照已認贓納數更與削秩竄之嶺海候贓足日押

發其餘在獄人臨安府各據所認監納即與斷遣毋致淹滯又據嘉興府申秉議郎浙西路兵馬副都監鎮江駐劄御前水軍統領府總兩府都總轄石珍奉淮東總領所牒催解米足綱米珍乃依憑主人之勢凌蔑輔郡之守鳴鑼入郡恣為恐脅之謀撇挈行床踞罵談廳之上雖諭之以禮款之以宴其無禮自若也夫綱解所以餉軍有欠自當催理何至恣慢如此全無忌憚郡守不堪至申總所總所知其無狀即與換回然粗免總轄職事而已欲乞將石珍鐫降押起

赴極邊自効伏候勑旨

繳呂開先復官疏

臣聞絕小人之根者必杜其黨杜小人之黨者必嚴其防防閑稍寬投隙者至矣臣切見丁大全沐猴而冠犬羊而坐廟堂者也欺君誤國負罪遠徙所過之地往往嘯罵呂開先何人斯簉事大全俛俾改秩作邑太和大全之謫南安也道過其邑開先率縣僚以迓之衢袖有啓既以庾嶺之梅頌其成功又以商舟之楫望其終相當此之時開先惟知有大全不知有君父彈文即上僅從鐫罷向時朋黨之人已為輕矣今輒援恭法自陳妄作勞績如向日告訐填虧苗闕先只就板簿驅磨向以訪聞取日解開先只令民户樂輸向以民訟補綱欠開先監吏胥填納此不過解臺臣所疏之罪狀殊不知大節已虧他美莫贖況彈文所按鬻獄科罰接受錢米各有實數而可以徑敘復耶詞臣所言已誅其微後禍之心矣臣切謂天造神斷竄此臣姦天下幸甚廷臣齒舌猶憂大全之復任近奉聖旨又諭臺臣之請察其動作嚴其防閑

月奏旬報天下快之開先仍望大全再相者也而以期法敘復可乎蓋今日不特大全穿望歸之服而其徒之分論他郡者莫不日望其有可攀之例今日此例一開他日某某自陳曰風聞某人以期法自陳不容朝廷何以處之臣以為欲絕大全復出之謀當先罷開先敘復之命始臣欲望聖旨特發寢斷繳收成命仍永不與敘復差遣以扶公道以杜姦萌則天下之幸也生民之福也所有錄黄未書

辭免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

經孫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御筆
除臣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
天措躬無地臣切以風憲責綱紀之任霜臺專彈糾
之司有李勉之賢則可以尊朝廷如臣光之言則貴
於曉治體不畏強禦則內壯於精神稍涉奉承是自
塗於耳目況元祐清嚴之選必伊川程頤其人非得
真才曷膺親擢伏念臣迂踈何算義利粗明分席成
均初無裨於教養充恩資善愧莫廣於見聞大懼出
幽何堪其二倘弗加於控避恐易速於顛隮伏願皇

帝陛下洞察危衷俯從愚懇亟收回於成命仍改畀
於時髦庶使孫蹤獲安微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劾董宋臣疏

臣聞急而呼天者無好辭切于諫父者不擇語臣與
臣常挺昨以董宋臣押班之除未移公論相繼具奏
未行寢罷恭准天筆宣諭二則曰四日一朝與朝夕
聽使令者不同二則曰所任皆閒慢職事不過優寵
而已丞相又呼臣與臣常挺臣洪勳同至相府面諭

聖旨臣固知給舍非將順之官相府非書黃之地然念
君相之命有嚴且堯言再三洞然明白謂無事任祗
是優寵則臣等雖抱掣肘之羞而亦以君命必信也
繼而二十三日之命再出則不可謂之無事任矣今
觀其印纍纍綬若若主管者一同提點者一大都
提點者三而又聖主者三上自太廟下至王邸無不
隸其掌如顯應觀如翰林院如軍器庫國信所猶之
可也太廟乃嚴祀祖之地而一祖十二宗厥臨孔威
之所在天之靈豈不曰此乃誤我神子聖孫之人陛

下前屏逐之而宗廟再安實宗廟之所以亮陛下也
今乃使之帶管太廟之衛得不重祖宗之怒臣伏讀
國史恭觀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預事之訓真宗皇
帝有抉殺守恩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觀漢唐之禍及
近時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之訓家法森嚴載在簡
册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今事任若此謂之閑
慢可乎臣自夏初見宋臣有符寶所之命臣則繳之
丞相曰此閑慢也今押班之際臣已繳之陛下曰此
閑慢也涓流不已將成江河毫髮不除必尋斧柯且

此人狡險有素亦且報復未暇臣恐誤陛下國事又如前日者臣固知陛下待之有法有過則懲萬無此慮然臣子愛君不容不預言之臣自前日以聖言炳如日星堅如金石因奉命以書押班之黃今昇之事任如此臣實不敢聞命臣寧犯陛下之怒而死不敢誤陛下之事而生呼無好聲諫不擇語惟陛下察之臣日侯錄黃今猶未至懷不能已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又䟽

臣昨者一日之間兩被聖旨既諭之曰雖未盡行已示意向又諭之曰儘有商量豈待從追臣扶傳策蘸承拜坐讀雖神謨天運未易窺測而聖心悔悟天機轉旋已足以慰區區憂愛之私臣于回奏具言謹屏息以俟商量裁處之善蓋有待也明日而給假十日之報則臣又以為陛下意向之私由是商量之所從始也而或者過慮則曰假滿供職將若之何臣固知陛下必俟其假滿再有詞請于是從之而後施行為有序恩意為有終不必家諭而戶曉也且自宋臣供職後丙午一雨至今凡幾日矣無晝無夜天地為之晦昧日月為之沉冥此非小變未可以昨秋積雨之凉三日以往為霖為喜也且此去季秋之時牽不遠若此雨不止陛下將何以見天地祖宗也天雖不言或者以雨諫陛下也臣聞陛下遇原粟必齋數日遇明禋必齋一月以祈晴霽故自近年以來明禋無不霽者今宋臣未去臣等以言諫陛下視如蛩鳴蟬噪可以却之使上而天意未然陰雨不解萬一有禋祀陛下將何止之耶恐非齋祓之所能止也臣聞天稟

陽湛乎清明一為陰氣所蔽則晦昧而不霽君如天亦湛乎其清明也一為陰邪所蔽則疑惑而不悟臣嘗記往年章清孫以聚斂嚴刑誤天下遂致積雨之沴久禱無應有臣慶登一䟽擊之陛下雨須出遂之命而扶桑陽谷之光已昭然矣蓋陛下即天天即陛下自古聖賢書論皆以夷狄小人常雨為陰其氣類之所感召如針磁然今宋臣一用隨致陰雨之沴若更如前此用事復召之將若之何況袁紅是時虜諜莫測未可以草方華秋哨不動為幸也昔孝宗皇帝

于龍大淵曾覿之始逐也謂陳俊卿曰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後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黜二人于外此陛下前日事也及大淵既復曾覿再還又復竊天孝宗覺之謂左右曰為家老子誤我不少臣敢以為陛下今日告也臣非敢有促迫實以人心未孚人言未已天意未開天怒未解用敢犯雷霆之威而肖言之萬一聖明衡慮已定如臣所期于祠于十日之後茲實宗社萬年之福何其幸也萬一有如或者之慮則天下以為臣職豢論思又兼封駁而不能守職盡言則

今日雖可偷生而千載之下有餘戮矣萬一聖意以宋臣為必可保其無他而以臣言為強聒沽名則乞陛下奮發威斷明正臣譁訐之罪黜之屏之幾殞無悔惟陛下裁幸敢進止

引年第一䟽

臣聞從欲者君父之仁知止者臣子之義人生十年入學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仕古之制也夫學三十而致蓋以講貫閱歷之久仕七十而致亦以其心智筋力至此有不容強得謝而去終其餘年下有以遂其知止之義上有以廣其從欲之仁君臣上下仁之至義之盡也臣少而淺學老而空踈徧荷陛下擢之踈遠置之清華弟臣前此嘗與同列私議以為從臣如包恢年已七十臣劉克莊鄧炯皆七十餘而犬馬之齒已七十矣揆之禮律所宜次第乞歸以全知止之義去年臣炯先奉祠歸臣克莊以遠次歸臣恢又與臣約謂恢先去而臣繼之今年恢以平江之命而去而臣獨未去衰顏白髮日隨横金曳紫之班每切自愧用敢焚沐涓吉敷陳悃愊首述古人致仕之期

次陳同列知止之義且臣年今又七十二矣疾眩痔疾時時發作此而不去必有顛擠重念臣以丙辰之春叨恩入閩庚申之秋由閩入覲一出八年荊荒鶴怨所未暇論而三間蓋頭乃男恩誆比年所造日披其畾夜夢見之尚未得一歸其家情實可憐今徼福而遂生還則首丘之願畢矣伏望陛下推上天從欲之仁暨老臣無用之身俾之休致而歸不違知止之義則放牛歸馬一木一草無非天地之恩經孫不勝拳拳俯伏待命之至

再上疏

右經孫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今月十四日恭准詔書不允者臣欽承明命無地措躬臣闒茸質爲臣心固無二陳力就列止於不能伏念經孫學淺而才疏識凡而見陋徒以逢時休顯綴迹清班思昔先朝禮部尚書則蘇軾史院脩撰則歐陽脩給事中則黄裳太子詹事則王十朋此四職最號清華而四臣則極天下之選顧臣何人乃兼四賢之職臣則榮矣獨不爲美官要職辱耶臣每涉筆職位下顏忸怩而心

不愜者數刻加之痰疾黽勉不前此不能止之時所以虔控休致之請恭奉明詔思言眷渥以孔戣貢禹之事謂不宜去臣伏讀再三感極以泣然此顧學者孔戣之志在得請而歸去矣區區愚衷已具前奏今敢以不能者止之義控告君父伏望聖慈特賜從欲不勝瞻天望聖祈懇俟命之至

引年第三疏 咸淳戊辰六月

右臣昨具奏以疾乞引年休致恭准今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承命涕零措躬無地臣切見近年以來中外庶官求去乞歸指作禮數鍾鳴漏盡夜行不休爲上所厭於是有勒令致仕者有理非自陳者臣切謂有致仕而勒令就若知止聽其休致自陳而謂之理作丐祠者從其所陳稍回退聽之風陰寓保全之賜況如臣者踰七望八年數當去而重以衰疾執經新益講冊字非不大而佔嗶者甚艱日赴朝參有凝立稍久則眩暈欲仆今強自支持偶未仆爾何日顛擠必有勒令致仕者矣臣此時豈不倍費陛下保全之

恩臣應科舉以得官程磨勘而轉秩非不愛官爵者第臣內謀諸心外質諸聖賢之訓無一可留敢不避再三之誅仰干天聽得請是祈伏望睿慈察臣悃誠初非矯激之舉保臣晚節即令休致而歸則鴻飛霄漢益知天覆之寬魚放江河等囿海涵之廣臣無任拳拳之至

第四疏

臣三命益恭傳有明訓再三則瀆易著格言臣聞君天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非敢不恭而敢于瀆也

實以衰頽于天期以從欲且臣年當去禮律甚明臣病可憐首丘在念天其恐不畀矜乎臣又聞臣劉克莊乞去之詞曰與其被論而歸孰若得謝而去與其終殞于位孰若生還故鄉然臣區區之愚雖不敢以被論爲懼然實以不得生還爲憂臣顙天至此情迫詞窮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情出于真憐其老而且病以之曾被犬馬之役俾之歸拜蓋帷之賜不勝至願

第五疏

臣若承休命尚闕俞音退自省循感極以泣臣載惟今日聖賢相逢衆正萃集如臣衰朽留不加多去不加少且臣首疏所謂與鄧烱等約丐老而去已定于兩年之前非至今日方有此意亦非他有所覬望姑爲此詞特以年在三臣之後故其請亦在後況陛下于臣鄧烱劉克莊已從其請今臣衰病不減二臣所以五奏而未已者實望陛下以許二臣者許臣也陛下若令臣休致徼福生還則未先朝露之前自一日以往皆陛下生全之賜臣情迫詞窮期于得請席藁以俟陛下哀憐而終惠之

表

致仕表

臣經孫言臣昨日咸淳二年七月准告授臣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龍萬壽宮封帛請俸料合至今年七月満年踰七十見苦沉痾敢瀝忠悃就乞致仕者伏以經孫奉祠竊祿將成兩考之書拜疏引年仰瀆九重之聽所祈得請非敢具文臣申謝伏念臣素乏才能積有遭遇事先帝于三紀過歷清

華侍陛下于初潜何裨新益寵踰其分用過吾材自龍飛以來兩辱虎符之命連章控避俯荷允從一札追飛更蒙獎賚紫殿侈職名之峻琳宮賦廪秩之優不敢再辭又歷三載重念經孫年衰氣弱福過災生爰自今春益復有病齒牙之搖落未已腑臓之秘滑不常視聽俱昏拜跪良苦稽之禮律已踰致仕之期顧此筋骸豈復能久於世願言納祿以保餘齡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廣日月之照察臣知止足之義已愧後時俾臣全衰朽之年免貽清議

再上表

臣經孫言昨于六月上表以年踰七袠陳乞致仕七月十八日恭准詔書不允者伏以引年致仕已歷危衷有旨諭晉特壓溫綍未遂一辭而退敢干再瀆之誅臣中謝伏念經孫曩迫桑榆質如蒲柳閔竊而食初何補于明時空曠而言未必回于淵聽然七十謝仕于小臣已愧後時況以多病殆盡餘齡敢望崇福延康之恩言下遽感涕橫流然不允者君之仁知止者臣之義輒拳稽典重冒聖慈伏願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察臣衷曲之畢竭憐臣筋力之少衰鑒此至忱許其納祿即遂退休之請永爲太平之民

遺表

臣經孫言病勢危篤無復再生永辭盛世者伏以惟天爲大未酬覆燾之恩沒世不忘尚忍須臾之死氣已微于屬纊敢敢廢于拖紳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經孫材質庸凡學術短淺事先皇于盛際遍歷清華侍陛下于初潛最加獎遇久焉休退積此衰羸俯陳垂沒之言仰瀆蓋高之聽伏願皇帝陛下緝熙聖學充廣道心上畏皇穹之鑒臨下念生民之凋弊開通言路毋養成緘默之風保毓陽明毋使爲陰濁所蔽益勵有爲之志用垂無疆之休則臣冥冥長辭死且不朽防偏一表敢希臣栻之親書任菁孤忠願采唐諍之半葉蓋棺近只戀闕潛然臣下情無任瞻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謹奏表以聞臣經孫悲哽悲哽頓首謹言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一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

裔孫　鑒　校梓

講章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議九月初一日進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總命羲和曆象欽天之事曆者紀數之書即洪範之曆數所以紀星辰運行之常象者占天之器即舜典之璣衡所以占星辰常變之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止 鳥獸氄毛 音冗音耗

此分命四子之事二仲二叔分掌四時分宅四嵎所以測日景考中星定中氣授民時驗物化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 止 庶績咸熙

此又總命羲和以歸餘置閏之事故更端以重命之允信釐治蓋信此四時之序釐治百官使其功績熙廣接續有成而無玩愒之患也

臣聞有帝王稽古之學有諸儒傳註之學稽古所以考古人經世之大業傳註所以什古書乘世之大義古今諸儒之說備矣臣不敢援引以瀆天聽敢以帝王經世之大業爲陛下言之臣觀堯典此章凡三節其總命羲和也有以見合天人爲一致故昊天之若必欲其欽人時之授必欲其敬以心法爲治法也非後世星翁曆史之所能與蓋苟無欽敬之意以行之則必至於昏迷天象而玩日星之變異妨奪農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敬乎天時是不欽乎天也邇者星虛殷秋其日丙寅太史占候風來自乾實爲人多相掠之兆應在吳分當思根本搖動之憂臣願陛下毋以曆爲步占之常而忘帝堯欽敬之意則臣今日所講說者非紙上之虛言矣其分命四子也有以見當堯之時日星軌度時和歲豐不惟斯民有以全其耕鑿飲食出作入息之樂而在郊在藪一毛一羽之微亦有以遂其乳化氄毛之性何其盛哉臣睹陛下比歲邊陲之民死於兵革內地之民死於水旱雖有父母妻子之屬不得以相保反不如陸古跂行喙息之安其生者爲可痛也其再命羲和置閏之事也則必信日月歲時以釐百工而熙庶績以見當時之人率作興事惜陰愛日於三百六旬之內蓋無一日一時

之或敢玩愒也臣觀是時君則日行其道臣則日孜
其思三載而攷之而至七十載之久巍巍乎其成功
也如此今陛下臨御以來視堯之在位已七之三矣
方以允釐之歲月而空擲於更化以緝熙之光陰而
徒勞於革弊實爲陛下惜之臣願繼今以往上下勤
恤皆以堯命羲和之意自勉一日欽敬則一日之功
一歲欽敬則一歲之功兢兢而行孜孜而思百工以
釐庶績以熙則會天萬年之曆視堯之置曆數時可
無數矣

九月初十日進講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檢覆
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閒或逗遛不發州縣
慮科斂違時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驗實若此稽緩
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灾旱量其地之遠
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雍熙二年上謂宰相執政
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最爲
急務昨江南灾旱甚亟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
患若無積粟何以救之 並見續資治通鑑長篇 臣嘗聞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朝廷仁政所貴及時以此知堯湯不能
免水旱之灾而天下未始有捐瘠之民者要必有以
逹其仁也如使蓄積不先時而具賑恤不及時而行
則博施濟衆子惠困窮堯湯雖有此心天下未必被
其澤矣恭惟太宗皇帝上承藝祖龍興之業下貽神
孫燕翼之謀所以億萬年而有永者皆於安民一念
得之聖謨洋洋眞萬世之矩矱也夫以水旱之灾無
不聞而檢覆惟恐後時賑貸惟恐其不急所以民不
至於流亡而無盜賊之患三代而下以盜賊而亡其

國者未始不以水旱之故民饑無以恤之耳其或知
所以恤之則又闕之後時檢束於囊橐已空之後而
無以驗其實賑貸於流亡莫止之餘而無以全其生
於是死者固絕更生之望而生者又萌等死之心盜
賊之患卒至於不可收拾也臣聞今歲如浙東西湖
南北七閩二廣多以旱告如天台括蒼永嘉三郡與
夫潭之湘鄉寧鄉安化諸邑又皆大水陵谷變遷民
生蕩析可爲哀痛臣比者進講之次恭承聖問台處等
郡水旱之灾仰見留意民瘼四方有故莫不上徹聖

聽臣時奏乞及時賑貸又蒙玉音諭以速下施行臣
知陛下此心卽太宗皇帝之心也斯民何幸然側聽
旬餘未見施行臣切惟今日外有寇窃之姦內有水
旱相仍之患則人心根本之地不可不思所以堅凝
而維持之也臣願明詔大臣檢舉見今州縣水旱去
處會監司郡守選差清廉官吏卽與檢放仍急行賑
濟之實或就發常平義倉之儲或特發豐儲椿積之
米以活饑民毋使其至於流亡至於盜賊則太平雍
熙之治復見於今日矣則天下幸甚

九月十一日進講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

此一章欲求賢者進用之而放齊薦非其人

帝曰疇咨若予采 止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章欲求賢者論其事而驩兜薦非其人

臣聞帝王之治莫大於得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當堯之時黎民雍而萬邦和百工釐而庶績熙一人
端拱於黃屋法宮之邃若可以爲無事矣而帝王之
心則未然也方且歷訪在廷若時登庸有咨若予采
有咨群能並用未始自足而一賢在野惟恐或失何
其急於得人也及觀放齊以朱薦帝則知其嚚訟不
可用驩兜以共工薦帝則知其靜言不可用薦揚之
辭方出於口而吁疑之頃如見其肝又何其明於知
人也蓋聰明之德光於天下不惟事幾潛伏民瘼隱
微皆有以眞知灼見而天下賢愚不肖之分亦皆如
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鑑之靜而鬚眉燭焉故
凡智愚之繆其用言行之不相副者皆不能逃於片

言之下此所以獨推官人之能而何憂乎驩兜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如使其徒以得人爲急而無以
知之則朱可以啓明欺如後世之利口捷給者用矣
共工可以僝工欺如後世之小才徒辨者用矣知人
云乎哉陛下神聖廣運堯之德也親賢之急堯之心
也忠邪有辨堯之明也亦堯之文也天下雖大枉直
莫欺共兜巨姦斥絕久矣然豈無好辨而喜勝者靜
言而庸違者尚當有以審察而分別之耶禹曰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臣故陳帝堯知人之道以爲責難之

恭

九月十三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止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臣竊謂洪水大患也咨岳博謀也僉謀之公舉而所薦者鯀此諸儒之所同惑也以方命圮族固不逃於帝曰吁哉之疑而試可乃已又不能不徇於岳曰异哉之嘆此諸儒之所惑也臣嘗思之蓋岳之所薦非驩兜共工比洪水之割方爲害於蕩襄之餘下民其咨思俾乂於浩浩滔天之際顧瞻當時有能之可使者惟鯀而已故岳不得已而力薦之堯不得已而姑試之堯豈徒曰試之云乎哉欽之一字乃所以藥其疾而玉其成也鯀之病在於方命圮族耳命者天理之自然惟敬者能順之族者物類之同然惟敬者能安之今鯀也不順其命乃至於方而逆汨陳敘倫非方命歟不安其類乃至於毀而圮悻直自用非圮族歟是背之也堯以欽命之鯀以忽棄之故雖九載之勞而弗克績於成也子禹嗣興祗台厥德而先有于

往欽哉之意行其無事而無蹈方命圮族之愆故能濬澮距川決川距海而成大功於八年之頃嗟乎同此一水患也鯀以忽心而績用弗成禹以敬心而地平天成盡臣道可不敬哉抑臣讀書至此而有感焉以堯朝之清明一咨登庸而得朱再咨予采而得共工三咨治水而得鯀九德咸事群龍并用之時豈應有此自後世言之擯黜之可也而史氏錄爲古法孔子定之以爲篇首者蓋所以見天下未嘗無小人小人未嘗無朋比而皆不足以累帝堯知人之明則堯之盡君道者又可見於此矣嗚呼盛哉

九月十九日進講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止嬪于虞帝曰欽哉

臣聞脩身乃齊家之本家齊乃國治之基父堯子舜古今盛事而求其所以相授受者乃不過脩身齊家得之有如師錫之言方發予聞之語已隨以此見大舜雖在側陋之中而玄德無不上聞帝堯雖居黃屋之邃而天聽無不下徹以聖遇聖固應爾也然帝命之而問之豈非欲因此而審其德歟今岳之薦舜也

不稱其濬哲不稱其文明不稱其溫恭允塞故獨舉其難事之親與不恭之弟舜處其間上友下順使之進於善不至姦以此爲爲舜之原而已至於堯之試舜也則又未試以五典未試以百揆未試以賓門納麓方且驗之閨門觀其儀法及舜能以理降其驕貴之心使之行嬀水之汭則又以欽哉美之以此爲試舜之實而已嗚呼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必以脩身齊家爲首孟子推天下國家之本亦以在家在身言之蓋未有身不脩而能齊其家者未有家既齊而國不

可治天下不可平也堯典一篇始叙堯治終述舜禪而其於脩身治國平天下之序惟此一說蓋克明峻德堯之天下不難平矣嗚呼堯平時用功之序如此故於舜之孝欽兩盡而知其身之脩於舜之克諧釐降而知其家之齊於是而授以天下可不謂天下得人乎百篇帝王之軌範堯典百篇之冠冕子思孟子所論之次序盡此而已後之欲治國平天下者盍於是究心焉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二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三

裔孫 鑒 校梓

雜著

回皇太子送出朝劄

四載執經邇無裨益一朝被論惟有愆尤秖知隱跡以出闕奚敢徹名於詔府乃蒙仁言撫問恩意寵綏將之篚帛以燠其寒賜之官楮以賙其乏百拜俯僂萬感輸悃載念經孫罪大罰輕仰戴聖恩之寬宥辭溫意厚更叨儲極之垂憐東望潸然西歸榮矣第孤

蹤既返於私室無一字敢入於帝城伏願皇太子殿下寅奉君親恪循身教謹言語節飲食妙全頤養之功尊德性極高明允廸中庸之訓暫輟闈中之廷述益勤聖慮之踐脩是爲三代有道之君永迓萬年無疆之福經孫無任戀德輸忠之至謹奉牋以聞謹牋

申中書省辭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狀

照對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三省同奉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日下供職臣於次日具奏辭免今月日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不允者渙頒

成命震惕愚衷切以烏臺爲糾察之司金華輔緝熙
之學尊朝廷必李勉而後可成君德惟程頤其實宜
況稍涉奉承是自銷於風采而無能啓沃曷贊仰於
聰明必得碩彥乃稱親擢如經孫者來從州縣蹤綴
班行資望淺則何以振風憲之綱學術疎則無以爲
日就之益雖已勝於免牘猶未拜於俞音欲望公朝
特發敷奏亟收誤渥改畀名流庶使非才少安微分
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上樓監丞牒

朝散大夫徐經孫牒上奉使監丞郎中照會今月初
一日夜承公文准省劄備奉宣諭指揮差委貴職前
來諭旨令某還臺治事伏承傳宣恩言開讀再三無
任感激經孫自知瀆犯天威不稱言責惟知屏息以
俟誅責豈敢回臺重污朝廷綱紀之地除已披肝瀝
膽具錄回奏又復迤邐前去以俟威命須至牒報者
右牒請照回故牒

祀明堂赦文

寅恭宏圖祗若成憲稱秩元祀率先甲以蒐儀於昭
明堂歷吉辛而展采然禮之大者非無可稱而神之
格者惟德是歆億萬年敬脩之心秩然叙四十載
憂勤之治常懷持盈賴兩儀之儲祥荷列聖之垂祐
陰陽和而物無疵癘雨暘若而歲比豐登青海歸疆
咸謳歌于西北黃旗協道盛溢厚於東南方且郄遠
人之貢以昭德心猶明年之租以紓民力往于攸濟
迄可小康爾休爾游當知申命之自我將我享盍申
報本之恩先一日而致齋極三日之儼恪如見所祭
不顯亦臨款謁眞宮入祼太室載鸞旗乘玉輅匪棘

匪徐披龍衮執鎭圭有嚴有翼乃酌鬱鬯乃涖中壇
亞獻芬芳昭震子之主器顯維雍穆萃髦士之奉璋
籩豆靜嘉羽毛紛盛美光服既衆星留俞月波日耀
之宣明乾端坤儀之軒豁加荐享矣清明暢矣維天
佑之福履綏之緬懷乾德癸亥賜赦之書順考皇祐
季秋肇禋之詔一以無私之義法天地一以大公之
追服臣民炯如日月允矣垂訓敬其夙夜奉以畏威
惟熙事之告成可朕躬之專享歛時五福普及萬方
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惟天付于有家朕必思于兼覆

本朝以仁立國朕必廣于好生尚賴輔弼必恭之臣小大承統之寄具宣實意式迓昇平共躋仁壽

祭龍門碑文

丰牛之分有名山焉水流其中四時潺潺有本如是浩浩淵淵潭曰龍潭門曰龍門疑有神物輪流而遷七寶督翠好峯巒元千佛可廬名經可繙髮相厥攸門西不關有亢其高風雲往還表之以江西倫魁之筆實之以吾黨非常之原吉涓剛辰揭虔奉安崇酒於觴賓薇于盤荐此馨香以啓蟄蟠桂香秋馥桃浪春翻神其相之有開必先

新堂梁文

伏以倦游愛吾廬偶得東源一區之勝辛勤有此屋粗適中堂四時之宜日月維良風雨攸除恭惟矩山主人一生倥傯百事迂踈壯歲詞場誤成蠅於點墨此年客路旅振鷺於光庭書殿極儒生之榮憲府膺言官之責不能者止盍歸乎來顧老屋以弗支勢須改築去先廬之未遠地適可安三江交流有朝有護四山回抱如拜如迎是爲悦溪之中舊號孔園之號傍羅古木若須封培前衍平疇最宜眺望賢哉宗黨成此畝宮爰集棟梁楹桷之材以爲親賓冠婚之所地勢頗隘於我有餘自此息影林間得依美蔭學耕谷口惟願豐年得爲太平之民茲實老來之福千萬間庇寒士賴有時賢三十年携束書聊逸吾老試題吟筆助擧脩梁

東　丹闕巍巍照眼中曉望扶桑烈日表葵心如拜
祭雲紅

西　羅浮峻極與雲齊水演龍門滿且近此堂新枕
此山溪

南　梅峰對面蔚晴嵐方正不移天所作欲知絜矩
個中參

北　幢節分龍來石壁勇如渴驥欲奔泉水口此山
天與力

上　水遶山圍更平曠良天好月賞心時客爾鴒原
互來往

下　自古箕裘學弓治詩書門戶要支持須是肯堂
仍肯架

伏願上梁之後百年偕老億世莫安泉甘土肥漸遂
山林之樂風調雨順益知棟宇之安壽脉其昌福其
以壯

吳塘勉仲建廳梁文

伏以中堂落成已竦飛翬之勢前榮高厰復恢旋馬
之規展矣高明美哉輪奂恭惟勉仲主人精神秋水
笑語春風心逸而休克守過庭之訓面勢必審更深
背架之思爰自舊年迄成新築望先廬之未遠覺勝
槩之彌多塘瞰大盈泓然可鑑岡連石釜巋若具瞻

青山當戶流水入池白雲為藩寶氣在闥況有前人
之命是為安宅之基狀輿目訴屋兼身潤又念親賓
冠婚之所當有東西階序之分乃詔工師乃宣哲匠
厚棟大梁以禦寒暑廣居正位以備周旋揖遜其間
登降有數屏開孔雀未數李監之豪家瑞應麒麟會
慶徐卿之有子脩虹斯舉賀燕聿來

東　主人胸次妙春融門前又報高軒過坐我光風
霽月中

西　山頭寶氣喜朝躋客來柱笏閑相對咲指浮雲
自有梆

南　不寬不隘笑潭潭我閑居第傳孫子文靖當時
有美談

北　華堂相佐真安宅方寸心田萬卷書箇是君子
無窮澤

上　擧首先廬盈一望好天樂事賞心時棣萼相輝
互來往

下　家塾旁開文字社堦庭蘭玉香詵詵鸞鶴書聲
達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庭睦肅門戶光輝智以謀之仁以
居之敬脩其可願祿爾康矣嘏爾常矣亦維適之安

贈課術王宗岩序

余平生安於命而星數之說未學問有為余言而驗
者百一二爾惟蜀士李德甫嘗課予命自辛亥而乙
丑由提管而龍圖節節皆驗如印券然予甚神之而
惜其不復見宗岩王君一日過予謂得其術其課予
卦數亦頗與甫合然德甫嘗自言其術無文可傳不
知宗岩何以得之也雖然不必問其術傳不傳惟當

觀其驗不驗於其別也爲序以送之

黄紹谷詩序

沅江黄君妙年篤學勵志前脩暇日彙其詩不鄙示余余開卷讀之則後村李公省身雷公各爲著語而蒼山曾公又爲易其字曰紹谷葢以山谷文章之印期之也余復何言然嘗讀鶴山黄太史文集序有謂世之以詩知公者未也獨於其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艱險百罹不見愼攖者再三致敬慕之意然則紹谷合志其大者焉勉旃毋息

黄元肇江山風月閣詩序

江山風月黄元肇燕息所也梅亭先生翰林李父溪山翁和之諸賢繼是有詩有序有記搜抉其秘天地無盡藏發越殆盡而元肇猶謂余獨欠著語余惟天地清明之氣莫如風月而挹之江山尤清明之至也元肇家傳山谷之印見聞文獻與他人殊而遊目騁懷又有江山風月之妙余復奚言然元肇亦有思夫自有此天地卽有此江山昔也淸夜故園地靈尚閟人謂斯何今也飛閣渠渠登臨得要人謂斯何況山徑之蹊介然成路滄浪之水淸斯濯纓孟氏此語豈直爲山水發哉反之身心亦猶是也余方有警於是願與元肇加省察之功一燕息頃因水上之風而識天下之至文因月林有影而悟容光之必照庶乎與天地同一淸明而不獨以嘲風弄月爲得江山助矣

寇萊公題永興驛詩跋

昔擁旄旌在斗城今朝孤館若爲名予還秦嶺無因見極眼空遥悵望情右二十八字寇忠愍萊國公所賦也謹按國公以天禧己未召自永興軍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七月罷尋降授太常少卿知相州八月徙安州再貶道州時也問之故老此驛名永興後以公故名萊公館而或者又以皇華易之噫孰謂永興驛不如公安之竹乎切惟君子所過山川草木皆得蒙被芳潤以托不朽況嘗有遽廬之托翰墨之留乎後二百一十九年當嘉熙戊戌邑令南昌徐某因其是館刻詩壁間仍今名而堂以萊公扁於以存先賢之蹟囬此地之光景云

黄季清註朱文公訓蒙詩跋

右訓蒙絕句五卷晦菴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沇江黃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灑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於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或

取諸章句集註或取諸文集語錄又參以周程橫渠五峰南軒勉齋西山諸書如綱以黃鍾而四聲迭和原於岷山而百川會同其例則先訓詁後文義一如先生註書之體自非潛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也其什戒謹恐懼詩云冠未至則髙其垣墉欲未動則敬以直內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與季清交四十年中間屢授館者非一載見其讀書專靜反覆沉潛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進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後數歲一見每見必進於昔今於所註書益信雖然先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於心見於躬行日用之際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絕句凡九十八首始於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還天所付終身履薄以臨深余以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定從加齋學師友淵源有自云

黃山谷内集詩跋

太史黃公詩有内外集夫任氏所註者内集板本雖多而其烏焉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之閩憲始與鄉城所刊鄉室外集註並傳之

黃月山解金剛經跋

月山黃獻之余老友也生平歸儒解金剛經偶黃電石以所繪真像示余爲下轉一語時咸淳辛未五月既望矩山老人徐經孫書其上而歸之若以色相見我能知者微若以音聲求我能知者幾大虛雲散大音聲希月山居士之子孫永言孝思於時保之

長孫敏學冠說

正月丙午吉叶於卜吾孫敏學庠加元服古者冠禮

三加彌尊厥服祝辭訓義具存始加曰棄汝幼志蓋欲其童丱之習痴劣之態絕之而若棄也再加曰敬汝威儀蓋欲體貌必正色辭必莊可象而可畏也三加曰以成厥德蓋欲其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而成人之德備矣三加之禮彌尊三祝之辭有序蓋必如是而後元服之無愧也於戲既莊爾首毋邪爾思今爾何盟是訓是彝今汝何從於嬉於隨學以日施彼以求之受天之慶福祿成宜

姪壬泰冠說

咸淳二年九月望日猶子壬泰冠老伯矩山為之說其辭曰我如汝年冠於王正今子既冠迨此秋清古者冠禮盛服夙興筮日筮賓其責匪輕言行貌思恭矩準繩汝其未忘思誨是名字以必矩維我思恭念哉敬哉杲日東升

乙泰冠說

古重冠禮盛服夙興今子既冠祝辭是聽家學淵源汝其繼承顧諟明命迅如雷霆有慾必窒有忿必懲名曰思諟字曰必明友愛同氣溫然如春佩服斯語其書諸紳

香遠舟記

余友羅仲志種蓮植梅著亭其間取濂溪香遠益清之說康節以賀寒香遠遠留之句合名曰香遠舟蓋以其亭之如船也余和之曰盛夏流金爍石百卉欲焦而有蓮焉大寒折綿氷滴萬木兀立而有梅焉予於是掀蓬四望或雲錦之絢爛或冰雪之清妍玉壁

能潔其節守性命之正者威制不能易其操予如悟有神亦知其香之遠乎余聞得陰陽之和者寒暑不此則知二先生之所取或曰東坡詠荼蘼亦云無風香自遠蓋不取而黍之予曰隨芳而倚賴東風者蓮梅之所羞也又焉得俎豆之哉仲志曰善請書以為香遠舟記

上丞相賈似道言限田

經孫嘗妄論今日大勢自庚申寶運重開之後聖天子有乾旋坤轉之妙大丞相有再造乾坤之功琴瑟既調百廢盡洗武功既續三邊宴然從昔更化善治未有速於此者聞知聖朝惟日和糴之數未能盡蠲

楮幣之造未能頓任不能不上貽聖君賢相之憂近者金臺有言欲革二弊遂楮漢人名田之說近考先朝限田之制除爾官限外之數官買三分之一無官之家亦以九品之限與之大約田千萬畝歲收七百萬斛粟則可以盡免和糴之費楮幣可以任造而軍餉亦無不足之患矣一舉而兩獎盡除甚大惠也且漢人之說諸侯王公所占不過三十頃耳今一品至五十頃所限比漢時爲優厚自限田外悉以沒官今無沒官之令而限外稅買三分之一公家之利如

此民間之利如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或疑此令風行州縣之間必索各戶出身官誥而後知所占品限虛實必索各戶砧基簿書而後知所買畝段著落又不知官所給價將決於官牙耶亦秖據其契面舊田之好惡將聽人戶所申耶亦從官司據契而面點買也既買之後佃戶種贍將誰給之兩賜不齊或有減放將誰主之或者又謂此去夏稅開場不遠官民之交易未定夏稅必有遲疑不納之患任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數恐有楮價日殺之疑甚者至謂八浙西合買之田計之未必能及當年和糴之數路或如是所買之田又不足以爲所得軍餉之借又如何此皆衆人之所疑者經孫切謂廟堂之上知此必周商確必定必無此慮特州縣之間官吏未必能盡體朝廷安靜不擾之意民戶未必能盡體朝廷區白洞達之心恐須條示畫一爲之區處使官吏有所奉承而無所容其資緣之擾人戶無所疑惑而有以知吾平明之公則此二舉不惟可以除二弊與五利實可爲長久之良策矣經孫自揆疎庸無補於世浮

沉州縣之久猶荷大丞相擢之疎遠置之清華數年之間叨塵至此蓋必有以取之也今朝廷行此利民之事倘或有所聞而不以告有所疑而不以獻則是負恩於知己之地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矣經孫朝夕思惟義不容默萬一所聞皆不足疑大丞相以亮其愚不解事未必遽加之罪如閣或有所疑則少加詳繹熟籌而後行之亦未爲晚經孫干冒斧鉞
當萬坐伏望鈞照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三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四

裔孫 鑒 校梓

詩

四言

賜宜春易太極

易有太極在天地先兩儀四象是謂後天春臺得之云自希夷吉凶禍福予以前知八十二宮頗與俗殊數在知來豈其然乎

元日訓孫

咨爾澤生今歲十六棄汝幼志企慕老宿收汝放心歸就[illegible]東業必精思書必勤讀敬事父母出入必告欽奉師模傳習必熟友愛同氣如手如足珍重自身如珪如玉非禮勿視柢汙青目非禮勿聽柢亂心曲非禮勿言言必招辱非禮勿動動必非福翁作箴言爾其佩服念哉敬哉中有天祿

五言

疊溪八景

雷奔石壁間瀑瀉門側蜿蜒來洪濤變化莫可測

右龍門春浪

西風吹石岐鱗甲起深轍借問去來人誰是弄潮客

右鰲頭秋風

初生半崖陰漸失雙峰翠倏忽滿太虚蒼生望[illegible]

右羅阜朝雲

溪月濯銀盤溪橋卧脩虹沙浄碧波寒分明見蟾[illegible]

右潘溪夜月

山圍古寺陰曙隔鯨音發悠揚三四聲喚上東林月

右隆福曉鐘

飄飄鷗鷺群漸瀝孤渚曉雲斷山月明新泉落前澗

右鷗塘暮雨

林館碧溪陰絃歌雜燈影夜分猶吾伊學海在人境

右水北書聲

詩家在東皐雞林價爭售作者復幾人風月三千首

右東源詩社

題施山觀音閣

閣道連雲棧層牙覆竹陰南來天馬渡北落水龍吟林鳥疑禪偈田花欲佈金凭欄觀下界洞見遠公心

長子思洸赴江西庾縣

三年承乏簿兩載半臨川納滿無多日奇遷有二天
臨民須並慶欲寶愛重翻莫道遊離遠當如在膝前

思洸生朝分忠勤酒侑之以詩

帝正纔五九吾子始生時滿縣花將錦隨門柳欲絲
與民同樂意志在我即琴棋酒自忠勤出公餘觴一卮

病中有感

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盃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
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迴何時得踈散嚴崗印蒼苔

幼子思誼舉次孫命名陽生

吾年七十四始見兩孫枝陽德初回候蟾光欲滿時
傳家惟簡冊願汝似蘭芝何日解言語能吟公此詩

送思詵之官雝峰

我如汝年時昉問便江戌選穽如海深望洋吁可怖
汝今亦宜教去作雝峰主有民環百里待汝字而撫
何以奉寬條何以撫黎庶惟公則生明平心閱牒訴
惟廉則寡過莫受脂膏汙惟勤則集事慎勿習逸豫
惟儉可無求只學我清苦持此四字符便是作縣譜
去家三百里兩地無多路安問來與往時走一健步
居官而民宜睽隔非所慮三年課最歸可以見君父

咸淳壬申六月不暑

常年六月六暑氣何其酷犬有吐舌煩猫得負背燠
今日胡不然蕭然涼氣足陽烏潛其輝小雨時霡霂
重袂猶未溫浴了肌起粟老病固宜然壯者亦不浴
知至未及閏秋陰如許毒本朝王火德德與堯運續
文明耀四海年世不待卜吾君乾六龍剛健粹如玉
吾相泰九二夬夬出莫陸君臣德既同詎有此陰伏

吾聞氛氣惡殺氣盛西北襄城既失守生靈爛魚肉
匹夫尚懷憂知此妄屠戮臣固告上天恐淚不敢哭
願言掃陰邪日月舜耳目中國盛陽明從今調玉燭

六言

題伴雲樵唱

佛法生憎綺語道人安用樵歌有時言外悟意不覺
山中爛柯

自贊及端甫所繪真

老我不堪位置歸來久混漁樵忽然珠玉在側見之

令人意消

七言

春班遇雪

拜賜通班近玉墀小臣今日覩朝儀雪花飛在藍袍
上索白其身正此時

和端茶訓子 三首

東坡月窟天香遠山谷雲濤味玉溫相對兩翁元祐
老說茶風味到今存

寫詩只到黃山谷又失西川蘇子賢更把名章細商
略續絃那可惜膠煎

三日君詩當刮目有來字字到雲和從今喜入聖人
手孔杏壇中取瑟歌

南英會芳亭

衆芳會處得春多草色隨人氣亦和聞道吾宗好兄
弟棣花香裡細吟哦

過嚴子陵釣灘

仰止高風不可攀且爲生出鬼門關稽首堂前無復
過歸家斬却釣魚竿

和臨湘奉議孫敷山歸田十詠 并序

余引年得謝因思同里有前輩孫公奉議以年
未五十致其仕賦歸田十詠音調幽閒心切
慕之勉強追和然豈特其詩不可及其見幾
知止之早尤不可及也姑錄以示兒輩知所
中有此亦可以洗林下何曾見一人之誚云

仰止高風早賦歸晚生自恨不同時公如嶺上孤松
秀我亦松間百尺絲

尚記千官拱帝堯日隨環珮早趨朝螭蚴墀下從容
際咫尺天顏未覺遙

喬山却似會稽陰千里孤臣淚滿襟沐浴恩波無地
報始知滄海未爲深

咸淳天子憐臣老紫殿清華極寵情賦棣玉隆真書
錦有時聽得步虛聲

九重恩賚詎能分不雨徒爲出岫雲累疏丐歸今得
請保全晚節荷明君

北窓自有來薰處長夏何妨一枕高竹薄未能遮照
偏西風我欲障蒲萄

活水一溪如玉瑩好山四面似螺堆個中自足歸吾
老莫待北山文勒回
家有園池幸未荒客來有酒或傳觴秋宵玩月冬觀
雪春日尋芳夏納凉
人心易溺誰能拯世道如瀾孰與回賴有聖賢遺訓
在好懷每爲古書開
早眠晏起自安恬頭上從教白髮添和了十詩除七
字太平時節效陶潛

題安原寺
杜老曾留僧覺句韓公亦有岳山題愧無健筆希前
哲謾把飛紅當踏泥
病起 二首
去年背懶因成癖瘦骨支離怯病魔今日團圓環四
世玉蒲細切泛金荷
上高殊邑尚吾鄉千里相忘是建康王事賢勞宜不
廢師生義重詎能忘
出朝賦歸來好 十一首
歸來好籬下菊花應未老晚香猶可薦清樽淵明醉
後和衣倒
歸來好兩歲引年章慶州聖恩寬辱不容閒今得生
還真大造
歸來好顏巷安居樂吾道此行不敢怨風闕只恨舒
君言不早
歸來好一入山林迹如掃杜門謝客免慾尤几爭聽
明讀莊老
歸來好菊後梅前宜問道退朝羽翼此心生從此五
更無起早

歸來好從此五更無起早雖然畎畝辯香心天子萬
年多壽考
歸來好三徑須宜有花草於中竹栢可耐寒更種長
松成四老
歸來好飲食起居隨晏早閒身樂得未龍鐘東阡西
陌尋芳草
歸來好茅簷曝背無煩惱欣時讀易困時眠箇中輸
與痴頑老
歸來好龍門有山名七寶宿生泉石頗有緣往來儘

可休吾老
歸來好篤吾子歡無煩惱日課吾孫讀古書此是吾家傳世寶

北坑拜掃有感

手植松楸四十年扶疏枝葉欲參天四兒惟有吳翁在時領孫曹拜墓前

題金魚卽

金魚有術妙談天走過江湖謁俊纏玉帶貴人如一遇定知換酒不論錢

贈射虎人

馮婦下車須有勇將軍射石亦通神南山白額新除害好賞今時射虎人

去國

崎嶇山路記曾遊誰識爲臣去國愁栢府官中羞屬角桐江臺上愧羊裘重違君命猶行者旣竭吾才歸去休霜露感人千里思松楸未掃已三秋

北墅瀛洲亭

山中有水水中洲欲訪蓬瀛此處求孤嶼插天如[illegible]多危亭臨淯似飛樓並崖香草仙餘藥隔岸人家風引舟筒裏棊儕功行滿弘文學館快情遊

山塘精舍

歸來魚鳥亦相親草創山塘謾以名旋築堤防留水住盡除菑翳聽松聲族姻語語人情洽雲勢陰陰天氣清好續溪山眞率會從今八景又重成

恭和御製詩

多士新暉禹貢冠對天忠切動龍顏臚傳聲徹須袍第燕宴筵開肅佩環樂奏簫韶成廣內詩成奎畫照

人間微臣捧詔慙踈拙也抱傳宣拜賜還

弭節堂

怨懃王禮重賓榮弭節新堂慶落成語熟不妨移座客吏長那後記盃行轄投相共傳佳話榻下于今見故情太史定知牛斗分客星也傍使星明

慶仲明弟領鄉薦

記得溪山橫膝語何時解取世科收薦名恰在二八數屈指重來四十秋歲月滔滔催後進功名冉冉繼前脩福州得捷知安福更願君恩賜狀頭

福州即景

一別居諸歲月增遥聞此景盡難能潮田種稻重收穀道路途人半是僧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百枝燈常年六月東山裡地湧寒泉液幽氷

福州鹿鳴宴

鹿鳴今日宴佳賓六萬場中一百人鰲領峰前連戶釣龍臺高處耀僑麟假途文字皆由命實地功名好致身得意春風馬蹄速杏園交慶綠袍新

長孫敏學授承務郎

辛勤場屋一書生六卷時文謏策名身事兩朝奚所補恩覃五世亦何榮前人慶澤宜豐報爾輩官曹詎可輕移孝為忠斯不負更須勤學紹家聲

黃元肇江山風月閣

江山到處堪圖畫風月無邊自古今但要清明如外境便分動靜即吾心坡仙取用原無盡康節登臨竟浪吟天理流行須體識莫將嘲弄費光陰

培芳亭草創脊會

培芳草創強鋪筵盡出清明三月天長少團欒還五世笑談遐邇集群賢或歌或奕盃無算非竹非絲樂自然過則相規善相勉須令和氣藹無邊

送仲時弟

江關千里隔山川有弟能來慰眼前方喜鴈行隨處樂可堪蟾影別時圓暑行勿亟宜強飯湍激多驚莫問船歸到家山相勞苦團欒恰是菊花天

題西坡岑心亭

翛然古木湛然池樂意相關自造微莊子非魚真實閒海翁狎鳥本忘機樽中有酒逢人酌琴上無絃信手揮禿盡剡藤吟不就妙哉川泳與雲飛

賀汝立拜恩封

君恩歲序兩俱新鸞誥叨榮鶴髮親天上龍光蹤雨露堂前撫笑壽松椿孫枝子舍看騰踏蘭省璧池交闢津此去根盤重獻頌斑衣中有綠衣人

和李後林分惠瑞花降字韻

詩句尋芳自抑揚一觀佳什覺心降山中玉蕊雖無數天上瓊花孰有雙愧我未能瞻後土荷君分惠到南牕從今可小中興瑞大地移根到此邦

乙丑三月十二夜夢得家有園池樂壽康之句

覺而足成效邵康節作首尾吟八首

家有園池樂壽康四時隨分得徜徉魚遊春水吾同趣蓮拆秋房客共嘗風裏松聲傳古調雪中梅蕊驗初陽官閑身老猶請俸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閑中日月覺偏長晴餘攜幼遊花圃飯後呼童給鶴糧堆案縱橫書數冊隨盤欲喜酒三觴客來問我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君恩廣大壽無疆玉龍自是神仙

骨紫殿容依日月光不織不蠶時賜帛無功無過歲支糧老臣得此知慚愧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撫存松菊未爲荒斛租不及胡椒數樊圃何如步障長靜裡設肴嫌美膾閑中時聽鶴鳴吭山林陰密宜藏拙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人生何用苦乾忙三冬慣聽茅簷日九夏貪眠竹簟涼大寫文書遮老眼熟煨芋栗飽枯腸無榮無辱渾無事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北隱何敢傚秦皇池開滿引靈淵脉户厰西迎太乙光初節易渝誰保晚好人難做必觀常老來自適閑中趣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晴簷曝日小春陽爐存榾柮火難過艇酌芹蔬味更長更覺寒威潛出户便令和氣復進床圍聞家慶堪圖寫家有園池樂壽康

家有園池樂壽康浮雲富貴利名場擱我樂相揚樓美壇植花王姚魏良忘機久結盟鷗社得意閑觀狎鷺塘提壺挈榼堪遊賞家有園池樂壽康

丙寅九月送龍門課試士友

涼風九月菊花天路近龍門自坦然勝友如雲儒雅集雄文麗藻燦連篇平時學問勤攻玉聖世功名好着鞭黃屋臨軒新策士姓名一一聽臚傳

和胡適齋韻

得得高軒到澗泉真成空谷喜跫然三詩惠我驚人句八袠如公現世仙一見長身知潤德頗疑盛際有遺賢君王已獲非熊兆釣隱如今起渭川

詞

水調歌頭 致仕得請

客問矩山老何事得優游追數平生出處爲客賦歌頭三十五時僥倖四十三年仕宦七十歸休頂踵皆君賜天地德難酬詩書數冊棊兩局酒三甌此是日中受用誰劣又誰優寒則擁爐暴背暖則尋花問柳乘興狎沙鷗知足又知止客亦許之不

百字令

八旬加二荷君天垂祐扶持老拙目送新來鶯外燕手揀好花輕折比似去年十分強健日看朱詩說篇三百五歲前儘有披閱天教兩子供官一男留養右左相娛悅五見孫枝三拜授童冠參差袍笏四侍餘峰孥舟在卯次五今圓月曾孫淳老想能隨叔嬉劣

哨遍

江山風月耳目聲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造物之無盡藏月白風清有客有酒踞虎登龍放舟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歸去來兮昨非今是舊菊都荒新松老矣吾年今巳如此歸去來兮忘我忘世草木欣榮幽人感此吾生行且休矣

乳燕飛

一兩炎洗似天知山溪佳處玳筵珠履六十年前今朝慶門左桑弧蓬矢也侶恁鬱葱佳氣綠鬢童顏春未老問壽星模樣君真是新甲子從頭起應門有子能承志總人間皺眉底事不關君耳看不日孫枝彌秀袞袞教人潸意更又報門闌多喜飽受人生真富貴便蟠桃三熟堪與指知幾個千秋歲

鷓鴣天

安分隨緣事事宜平生快活過年時長歌赤壁東坡賦又詠歸來元亮詞開八袠望期頤人生如此古猶稀香飄金粟如來供歲歲今朝薦酒巵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四終

裔孫 鑾 校梓

誌銘

三友軒銘

天倫有五友居其中于以輔仁匪直朋從直諒多聞乃益厥躬便柔則損友道斯窮或取諸物曰梅竹松亦以歲寒匪蒲柳同吾家彌甥敞軒於東扁以三友八窻玲瓏人乎物乎惟益之崇損也者違無俾憧憧取友如此有告必忠我作銘詩式輔爾衷

九思堂銘

學造三思再斯可矣今曰九思豈思殊旨蓋此有九者之目乃主一無適之謂彼則一而二之不幾乎憧憧朋從之累視必思明非禮勿視聽必思聰非禮勿聽色兮必溫毋很而厲貌兮必恭毋傲而肆必忠於言必敬于事疑而弗問蒙蔽孰啓忿而不懲或至暴戾見得而思義乎不義物各有則合循其理是謂孔門思誠之學所以著于善言之記若稽洪疇心思曰睿作聖之功日積月累內外交持存養之粹天君泰然各止其止不思而得自九思始我作銘詩告江夏氏楣門之扁已歷三世乃祖之訓良齋之字陟降是堂合顧是諟敬之敬之一言以蔽

介軒銘

仲友銘其燕坐之室曰介從兄仲立衍其義而爲之銘物之兩間其際曰介辨則必明昧則有晦一念之前有公有私一事之擧有是有非其間幾何不能以寸學以精之毋淆其分雞鳴而起同是孳孳此舜彼跖所差毫釐豫之六二見微于石三公莫易下惠超知幾是之此室介於東西一左一右跬步背馳分尺既

殊當謹所發我嚴其誼托名于闠

君子亭銘 并序

翔甫姪構亭小圃結架皆竹剪茅覆之既成問名于余余曰惟古以竹比君子而近世鶴山先生亦以茅爲君子之屬請以君子名之何如翔甫曰善既書其扁又爲之銘 益舍西北有亭卓然進脩之暇游焉息焉相彼攸宇編茅架竹易泰其茹詩斐其菉允矣君子君子居之匪尚厥德斯焉取斯

斑竹杖銘

斑竹之紋孤竹之傑滋以雨露傲以霜雪修然相閒吟風弄月取而爲杖本末有截十節以前更高一節

徐夫人揭氏墓誌銘

族叔姑揭氏夫人世居豐城揭源余嘗聞鄉長者言元祐中夫人之族有字伯徽者博學強記游京師不偶東走錢塘以詩百韻干太守蘇文忠公公頗奇之從容問所祖伯徽以漢安道侯揭陽定以對故今之辨族姓者祖焉曾祖諱宰祖諱先民父諱丕承鄉里

世稱善人夫人天性慈靜從幼不妄言笑父母重擇所適時族父榮叔力學有聲乃以歸焉既歸室爲冢婦養舅姑相夫子無違德其處女叔諸婦間始終無間言治化絲枲必力必時凡家内之事若米鹽細故以身任之不以累其夫若子平居服御簡約澹如也歲在乙亥榮叔以疾卒數月夫人立子婦而詔之曰吾前此不嘗以家事混爾應妨爾學今不幸爾父棄我而先且汝長矣我老凡門戶事汝兄弟宜自力若閫以内婦職也蓋至是始釋煩謝事而子婦亦能娛侍養志有以佚夫人于老如是十餘年以寶慶丁亥五月丁未卒年六十六子男二熉夢科女一適同里甘元秀夢科元秀皆待補大學生孫男四人夫人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所居之後梅樹坡前事二兄綫服調經孫曰吾母葬有日幽堂之石已具矣而缺其銘敢請禮辭弗獲則拜曰諾恭惟先君與榮叔生同年幼同學長同志塤篪相好若同氣然遇時休暇蓋無日不相聚也聚則論文賦詩酒無算爵樵以雅歌善謔而歸於正經孫嘗侍先君於榮叔於時賓友

伸至笑語竟日觴豆楚楚不戒而具先君因誦東萊呂成公之言曰求師求友婦人何與而好善之志不可不聞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婦人如是而後其夫能好善矣榮叔亦知曉昔之所以遂此樂乎榮叔曰然經孫追紀遺言感念昔者則知夫人之行亦可書也已榮叔諱樞年姓徐氏家居富城之兌溪上喜能好脩郡嘗三遣試大學晚號拙庵云銘曰

嗚呼夫人　係漢揭陽　來嬪于徐　閫範用光

乃先其歸　巍彼螺峎　梅坡相望　而不屈藏

徐公六十宣義仲盈墓銘

君諱元方姓徐氏仲盈其字也世居豐城之覺溪曾祖諱尚賓祖諱廷實父諱瑜力學有聲淳熙丁酉初立待補大學試法首與其選晚號樂軒居士仲盈其仲子也少頗不羈已而悔曰吾幼不嗜學今時過嗟何及獨不可撫壯棄械勉吾力以大吾祖父之業乎悉索奩中裝曰是足以救吾貧於是徙有之無疾為而用財不數年息千金則又曰吾聞擇人而任時陶

朱之緒餘也乃暱族姻之可任與僕隸之有材幹者悉畀以貲或坐而賈或行而商多寡各稱其力歲時子錢輻輳兄棟滿扁或有空所攜而不敢歸者曰是何足問仍以畀之卒以不負晚治室屋延師儒誨子以學曰凡吾所為不得已而舉也汝祖有遺書故用在汝其勉之梅峰吾鄉之佳山也仲盈履樓面之子嘗為名曰屑碧大山蕭公書其扁曰良天佳夕聚族其上酒餘滑稽談笑造次能得人歡心人亦每為之醉寶祐乙卯理宗九月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三

娶揭氏先君五年卒子男三人克巳克昌克順克巳亦先君十五年卒女一適同里甘翼英孫男四宗宏宗大宗允酉孫女孫一適甘應登翼英之子也曾孫男一曾孫女二諸孫將以丁巳十月乙酉葬于所居之前坊鄧家園前事以書來乞銘余猶記甲寅春鄉里艱糴人持錢竟日無所遇仲盈首發廩為倡計口而糶之人以無餒又記巳卯秋不雨仲盈精禱卒獲嘉應歲以有秋此二事皆有志於善而鄉人德之者是可書也巳予視仲盈為族子年長于予居相比且

相好也銘何可辭銘曰

勤儉以裕其家　詩書以訓其子
是惟仲盈之墓　衍慶源其無巳

十四府君山居徐公墓銘

淳祐丙午夏余令臨武校仲弟家問諗余以族姪士貴物故余盡然流涕既以書致奠且吊其孤越二年余貳郡長沙其孤繼鉉又介仲弟來請銘其父之墓余念昔叔父通直公嘗銘士貴之父矣今何敢以王事不閒為辭乃叙而銘諸士貴諱希周姓徐氏士貴

其字進初名景周因讀西山真先生希元字說謂景非經旨易名希周曾祖諱浩祖諱楷考諱灼妣甘氏生而終鮮父母鍾愛欲其一意於學不使聞外事有成童志學則延師家塾明窓短檠晨夜程書足跡不妄踰閾既知方則訪名師重費不憚故東江師幹林公彥撲以學問文章標榜後進衿袂雲集士貴每爲林公許可嘉定壬午秋試以詞賦屆充太常博士弟子員君笑曰志于目而中于眉我則無男然賢關亦吾願遊鼓篋未行而丁父憂悴然終喪隻力膺門戶

復四方之志所居富水之北涯環山面勢茂林脩竹翛然處士之廬扁曰山居今廬陵太守宗丞李公義山爲書其扁士貴爲人重義輕利自己事常若戚嗟畏縮不敢有所爲他人有急慷慨喜自任奮不顧危難人以是多之丙午正旦忽得異夢語家人曰吾其不逮七七之數乎果以是歲四月戊子以疾終于寢生于慶元己未享年四十有八娶同里甘氏子男二人長曰仙感早夭次曰繼鉉習進士業女三人長適臨川進士王應準次適甘士元次幼適黃季璘皆同邑進士繼鉉將以戊申十月甲申奉柩葬于富城喜源之阡距家纔數百武于是係之銘曰

富水之北　喜源之陽　有山如畫　杉松鬱蒼
是爲士貴之藏後嗣其吉昌

內省居士墓誌銘

族伯父內省居士徐公諱桂字德年居豫章豐城之貫溪其先則撫之宜黃人也曾祖諱端仁祖諱邦義父諱浩皆蓄德不耀公天性孝友事親左右無違委順伯氏人無閒言考君既老而傳分家歲入饑饉而

公能苦攻食淡織嗇自力仰有取俯有拾晚歲家益豐成謂公可少紓矣而敝冠短褐自奉泊如未始易其度獨于勝緣善事則樂爲之脩孔道成徒杠捐金佛老之宮範鍾塑像金碧丹漆雖重費不憚尤喜蓄奇方良藥遇疾痛艱棘者和方匕飲之隨失其疾來謝則却勿受曰人患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益吾心也嘗汎掃一室藏焉息焉扁曰內省族姻過從則觴于是余叔父金陵法曹爲之記故識與不識皆號曰內省居士平居訓飭子孫惟儉惟勤乃克負荷有布衣

一實得之王父褚藏五十餘年風炙惟時以久不敝一日語孫執善曰我于吾祖為仲孫實受此賜今汝吾仲孫也我死則汝保之公之心蓋可見矣春秋八十四以疾終于寢實紹定庚寅三月九日也娶同里甘氏婉德勤家先公二十年卒葬富城鄉之登科里子男四人燧熇勤生志學女三人適黃佑揭惟脩甘賁孫男四人應善兩兄大學生執善友善明善女一人適甘壽南曾孫男三人宜孫龍孫符女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甘氏之兆前事命

經孫曰吾父葬有日敢請銘經孫三辭不獲命則很而以所聞見誌之恭惟公之壽八十三戶曹甘君同叔誌其墓所謂醉鄉有備五福之君子也考君壽考十四特書直道而行略無拘束之語以沒先君嘗授其後亦以為庶幾仁者之壽余嘗謂富貴或可以智力取壽位不可以幸而得然可以智力取者或能有諸其身而不能保諸其子或能保諸其子而不能必諸其孫甚者一日之間始裕終嗇孰謂耆年備福不可幸得而祖父子孫之可相望乎今公三世踰八望九至垂百齡又皆康強考終子孫逢吉豈非積善成德世濟其美而天道既定常與善人故耶乃係之銘曰

有祉有年　如祖如父　匪天之私　惟德之裕
我最其德　代石以詩　式告後人　勿替引之

徐孺人黃氏墓誌銘

孺人黃氏世為豫章豐城人曾祖諱巷祖諱仙父諱昌隆德勿耀孺人在父母家孝謹專靜從祖柳州錄事參軍文林公奇之曰是女必貴且壽勿以與凡子年十七歸我族父徐居士上侍重堂禮無違者時居

士家尚微孺人相以儉勤始叔多幼孺人視猶弟妹迨畢婚嫁貲助為多關閫五房性靜躁不一食指且千孺人盡已而恕人門內肅雍帥之為順至相語曰我學長姒諸子少長居士遣從師貧或延至家塾孺人仰承盡禮居士既捐館孺人誨子若孫尤篤介然自守持門戶益嚴經理有方家益裕然自奉簡約則循其素歲在辛未天子慶東朝壽馳恩區內凡父母年高者賜有差孺人年應詔書縣府以聞始受封子

燮新堂落成迎養有備經孫為取命書其錫華偕以開壽域之辭扁曰華壽湖南常平使者姚公大書之拜命之日子婦孫曾羅拜上千歲壽孺人飲而醮且曰吾逮事舅姑今抱負孫類仰六世老身康健且拜天子錫命何以報造物惟一念平善尚庶幾焉汝曹共勉之淳祐癸卯三月甲申以疾卒孺人莊重寡言笑至有所教戒言從理到聞者心服待族姻以厚凡貧無歸或不能自衣食者隨力賙之歲凶少食不自足而餉饑者御藏獲以恩不責所短晚歲尤樂善

事老佛之宮有謁必施日課西方書若有所自得者居士諱椿年李父通直公嘗銘其墓曰賚之奇學之時材與命違人人以為至論子男四人曰煟曰炎皆先卒曰燮曰熹好學能家孫男九人方競于學女二人適同里進士孫經仲范命曾孫男二人女孫三人長適同里黃瑀餘尚幼其孤將以卒之明年十月癸酉奉孺人柩葬於所居富城鄉羅坑之源羊角峰之下前事燮熹綠服過經孫哭且拜曰先親葬有日敢乞銘經孫自念幼辱知憐長嘗授館且母與孺人生

相好誼不敢辭謹序而銘之銘曰

婉婉令儀　允婦允母　始于儉勤　終貴且壽

鸞誥煌煌　天子之錫　人曰以年　天其以德

羊角之峰　儲天其蒼　山環水環　子孫其昌

仲表上舍墓誌銘

君諱緯孫仲表其字也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父諱長孺號桂巖逸人大父諱濟累贈承仕郎直院侍郎李公劉銘其墓曰覺溪先生考諱茂異累贈奉直大夫皇妣吳氏累贈令人仲表生嶷然甫就

外傅與群兒殊年十二隨先大夫客授能以身律同學者未冠習舉子業下筆數百言既冠與予偕假館以養名節歸省各以所得相琢磨歲在乙卯元叔通直公充賓貢仲表待補太學明年通直公擢第春官仲表試成均不利歸而益治其學自是學益工從遊者亦衆凡經口講指授者隨資禀有就升於學薦於鄉登於仕版者皆有之寶祐癸丑予綴朝班仲表補國學生私試賦用盈金納約自牖原韻云處富貴之地者入險最難因開明之天者進言孔易司成孫公

願質善其氣老語勁既謁謝孫公曰吾得人矣尋謁告歸今年天子加恩三學皆得試別顧仲表初不欲就予強之試不偶別予曰功名有分弟歸不復來有子可教抵家書遺予曰屋西架小閣日宴坐其上友蒼山延白雲課子讀書有足樂者余心嘉之悵然作風雨對床之想書還未達而仲表以疾終矣嗚呼痛哉仲表學識有源委作文有氣骨臨事辨義利與人交有信生平不妄登人門惟受知于清敏范公應鈴最深清敏登朝持節江西湖南皆與俱景定庚申胡

馬透渡啗至隆興大岸已而臨瑞故鄉人大恐皆欲逃生山谷間仲表曰吾徒不幸而遇狄難仕者死官守居者死墳墓義也且望風先動虜未必至而鄉皆寇矣卒不動衆恃以安其臨難有見如此故其殁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傷悼初娶同邑胡氏再娶崇仁胡氏三娶同邑歐陽氏子男三人思謙早夭思誨思諟女二人長適同里范藻今任南安軍南康縣令登之子也次尚幼仲表生慶元丁巳閏六月丙子卒於景定壬戌八月乙酉得年六十六以是年十月丙辰葬余坡去家纔百步地從治命也嗚呼自先大夫捐館弟兄相依為命扶持門戶不幸仲敬早世今仲表又棄我逝矣惟予與季弟相望於千里之間諸孤嶄然幼者未亂茁重鴒原之痛嘗三疏乞歸顧未之遂思諟以遠日來告謹識其悲而銘之曰

有學以為本　有文以為華　渉壁流而弗濟
吁其命耶

仲正學舍墓誌

君諱綱孫字仲正姓徐氏上世撫之宜黃徙隆興豐

城之覺溪蓋三百餘年矣詩書之澤日演以盛曾祖諱長孺號桂巖逸人祖諱濂特贈承仕郎父茂異累贈大夫妣吳氏累贈令人仲正天性孝友九歲喪大夫公執禮如成人從諸兄讀書學文知自刻苦辛卯秋試兄待補太學生是冬從予侍宜人之官長沙鹽勵於學越二年白宜人曰伯氏有祿養親仲叔又皆官援先廬誰與守綱孫請歸宜人許之既歸且學且耕力食自拔積勤僅三十年田有祖山有木撤故廬而新之堂有序一閣翬飛族姻朋友往來臨風對月

盃酒相屬歡如也余兩登朝有西湖之約不及踐癸亥冬予以煩言去國仲正逕至臨川以予得歸喜見顏色蓋自是無日不相聚也今年三月以疾歸自邑余日夕往問必冠而後見越五月卒嗚呼余弟而止是耶娶何氏子男一人思誨女一人皆幼仲正處己謙與人周故卒之日哭者必哀蓋生於丁卯四月癸巳卒於乙丑三月辛巳得年五十有九以是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所居富城鄉含山之源予惟兄弟四人同受先世簡書之托今諸弟既沒予獨後死昔嘗誌

二弟今又悉誌季弟耶泚筆潸落不知所云是年實咸淳元年

貢士徐君圵孥墓銘

君諱泳孫字仲時元名子中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祖諱長孺號桂岩逸人祖諱溶承仕郎學者以覺溪先生稱之父諱辯登嘉定庚申進士第歷吉州安福縣主簿建康司法柳州司理以通直郎致其仕仲時生而警敏年十二三通直公携之客授於外嘗語之曰我以貧故受人子弟之托力暇及汝汝宜自力每授業卯時拱侍左右他生有未晉仲時輒以曉之既隨宦四方多識名人先達所得前言往行尤多如金陵陪都之形勝湘南海外之風物時時為人誦之聽者如親見而身歷之也通直公卒仲時扶護以歸既終喪又改葬母饒氏夫人體無違錯為文有氣骨以理致為主試庠序輒出流輩右歲在戊午偕計上春官今上登極又以潛藩恩試禮部俱不偶益自奮勵孰謂天不假年竟齎志以歿耶仲時生於

嘉定戊辰五月甲子卒于咸淳庚午四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三娶臨川方氏居士諱叔淵之女子男三人思宗思恭皆向學思顯尚幼女三人長適承信郎趙大球先仲時弟三年卒次未許嫁而夭次適同邑進士范坤載仲時事親孝處族姻以和待朋友以信尤篤于教子知已過從觴咏連日人或以急難告不以存亡有無為辭故卒之日弔者甚哀聞者悼痛思恭將以是年閏十月己酉奉母命葬于所居水圵山之陽去家纔數武嗚呼覺溪先生五孫先通議四子通直一子余最長仲時最幼仲表仲敬先後淪謝余癸

亥黍歸惟仲正仲時相聚仲正不幸以乙丑歲沒好
天良夕杯酒從容惟余與仲時爾今又棄我而逝余
讀昌黎集見其銘崔叔清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
怡不見而死吁其可悲嗚呼昌黎於同官尚爾况余
兄弟之至情乎銘曰

氣吞餘子兮智可一官清秋一鶚兮飛不盡翰天
既生之兮曷成之艱年未中壽兮返其家山養木
之亭兮瀛洲之瀣精爽如在兮往來其間山明水
秀兮面勢平寬後人之利兮宅兆之安我銘諸幽
兮百世不刊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卷之五終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録

裔孫　鑒　校梓

詔誥

留引年詔

敕尚書省所奏乞引年致仕具悉唐孔戣爲尚書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止之曰公尚壯奚去之果至奏疏流行到今以爲美談卿年尚少于戣是一不宜去漢儒貢生以子少欲退初元有詔止之曰以王命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卿自言有子肯堂又過貢氏多矣是二不宜去矣以直清典朕禮以華皓從吾見方于卿有頼所請宜不允

留致仕詔

國家體臣務合九經尊賢之典大夫有德奚拘七十致仕之文以卿厚重有常碩大且儼由翰林而進今之職既特拜于延康任耆社而當壽之年宜養恬于崇福雖齒之宿而力未愆若爲抗章遽欲投紱故國有喬木每懷舊德之高華髮爲元龜尚冀遠猷之告引年之請非朕攸聞所請不允

呈太子送出朝劄

輔青宮之教又精備端綴文右之班莫挽肉相有懷繫海無計挽留傾行色之匆匆重此情之戀戀將寸忱干賓筵少效勤惓渺千里之歸舟特加珍護敬有塵涸伏冀炳融

贈金紫誥

佚老丘園又遂掛冠之志翁忠猷亟恐聞易簀之言嘗肖索班可稽襚典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豐城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徐經孫端方有守孤潔無朋

出領屏藩備殫牧御入司獻納畢吐忠嘉乃辭金馬于直廬自適白駒于空谷朕載嘉雅尚遐想高風前代金章之官所以華耆德我朝資政之職亦以寵舊臣惜不畀于生前徒加榮于身後庸頒特命姑寄深悲噫一鑑云亡孰効進規之益九京可作尚欽追錫之榮可特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

嗚呼官至於金紫壽至於大耋其生榮矣雖晚福考終不及悲于風景而幽堂改奠延屢越於星霜君子美學士徐公之令終亦重悲其問世之不克以禮塋也坏土荒涼與凡民等塚前不容一圓石書其姓名謹按豫章徐氏皆出高士而豐溪之徐名在進士科甚矣公諱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應舉始改今名登寶慶丙戌王會龍榜進士出身歷官潭州瀏陽主簿郴州永興令知桂陽軍臨武縣事通判潭州國子博士監察御史福建提刑安撫知福州貳秘書宗正起居左右史兼給事中刑部侍郎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知制誥度宗在東宮公初為贊善官在講又歷諭德庶子庶事爵至豐城伯官至正奉大夫遺表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紹熙壬子九月辛亥生咸淳癸酉閏六月乙亥薨逝曾大父長孺太父濬以公贈承仕郎妣范氏繼唐氏俱贈孺人考茂異以公贈至通奉大夫妣吳氏贈淑人娶饒氏贈淑人子男三人思詵知饒州鄱陽縣事思訓知贑州府贑縣事思韶前杭州檢點所提幹桑海一變閥玉連摧孫男四僅存者三敏學承務郎孫學通事郎心學公薨後乃生曾孫男四

瑨亦早逝璋瑜生晩皆不及見里居洪撫之境有山方正因號矩山公之在臺察給舍彈劾緻駁屢犯戚里近侍景定間賈似道初相莫敢議執政甚否公抗論買公田不便未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官舊不常設旋以御史舒有開奏免所居官遂歸不復仕度宗以宮僚欲留莫得辭奏畀祠祿遷其即位以引年致仕屢除不拜榮以書殿加以封[illegible]表備極恩贈閑居十年皆似道秉政之日辭世三年始有魯港之敗舉目山河之異公不及見矣惟公貴而能貧

不治產業身後蕭然恩寵字嘗奉柩葬于所居之水北峨以地理家異辭舉遷世換人亡孤弱不克葬歷四十有三年爲延祐丙辰三月二十六日諸孫始從奉柩祔于始祖何夫人墓左其塋也多心學之力啟學走郡請于朋來願書墓石惟公即世已久當時及門之客莫有存者余弱冠以里中子嘗托門墻故不敢辭而表其墓曰

斯墓也是昔翰林學士也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是景定罷朝而不附公田之議者是咸淳遯野致爲臣而不仕者避世十年辭世三年而山河異矣奠之緩急正不暇爲身計也吾書在石勿礦勿燬倘見采于太史也

里生前進士熊朋來撰

史志

宋史本傳

徐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須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

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與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田豐儲倉提官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宜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歷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

與提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
禮郎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
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
怒諭宰執曰陳韡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
詣政府言其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
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閑明通判無罪識
者韙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
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陞太子左
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關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
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上言論
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諱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
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
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
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
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江西通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提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丞
與令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遷安撫使尋召
秘書監兼太子諭德宗正少卿起居郎入奏君人
當守理欲之界限陞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
宮三年太子入侍悉以其所講關奏帝未嘗不稱善
會春雷詔求直言入對曰數年忠讜之氣鬱不得行
上帝降監假雷以鳴言皆剴切深中時弊後加端明
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卒

江西參政林庭㭿
副使周廣纂修

豐城縣志列傳

徐經孫字仲立覺溪里人濬之子號矩山登寶慶進
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
廷方下令須行十七界會今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
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
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詰旦
悉以所部錢上之爲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辯
疏留中宜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召爲
秘書監太子諭德遷給舍論謝堂不宜以後族攻對

西清繳董宋臣不宜以近侍與兵柄壓太子詹事兼陳經義隨事啓廸景定二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封日三數年來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懐者以諱訐爲戒患讒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時賈似道議買公田以省糴運經孫亟論非便忤似道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爵豐城伯諡文惠經孫疏財不治産業身殁蕭然塟不利衆遷至再歷四十三年爲延祐丙辰乃克塟

閩大記名宦傳

徐經孫豐城人寶慶間官福建提點刑獄號稱明允歲餘轉安撫使知福州經孫先宰臨武爲潭州帥閩人陳韡所知既任閩適韡家居經孫秉公守正韡覩屬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經孫韡深怨之韡尋起家帥本郡懐私忿劾奏通判語侵經孫朝命斥通判經孫造朝具白政府明通判無罪事聞帝欲罷韡經孫於是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力請不置遂自乞閒識者韙之

候官野史王應山纂
潤男王毓蓍編次

給事徐侍郎先集序　宋劉克莊莆田縣人禮部尚書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宗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見公於朝廷文字温潤精切常自媿其言之繁蕪其於官府命令士大夫除授必是是非非義形於色某素愞雖欲自毀袖中之稿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一帙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爲瑞觀過

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嘆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遇詩書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宜哉昔坡潁爲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蘇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爲詩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眼莓苔之語而出某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贈詩

監丞樓穎

秖道襟懷止水平那知袖裏有雷霆敎儕破膽潜幽穴善類揚眉集廣廷勇退何須三出晝不留可驗少微星幾年鍊氣沖牛斗端的先生炳地靈

見說君王重講書傳宣三日到桐廬諸賢近歲多遷就公義今朝郤展舒霄漢星辰今失伴溪山風月好留渠子房高卧同旨意商浩應難學二疏

李林俊

局勢孤舟駕怒濤急流誰肯暫停篙那知鶚擊秋霜勁不放鷄音晝夜號鐵面抜山輕若厲丹心戀闕鈍如毛見機而作眞君子官爵雖卑氣節高

太學徐紘

世事糊塗寧退藏鬼車眼底幾金章空舟滿載桐江月直節高凌栢府霜不爲諸郎官職計只留千載姓名香煩誰說與歐余蔡要共椒蘭一樣芳

東甌林堯之

夜忤中能叱鶴群竹輿拂曉出脩門去程五里復五里世道一番差一番國去老臣人共駭史留舒古難言此歸向後多風雪不是春晴莫出村

蜀劉仲房

白簡朝陳暮掉頭飄然一葉理歸舟嚴霜載路風逾勁杲日當空霧欲收鳴鳳梅邊還我去落芳花底爲誰留劍江千古英靈物紫霧仍前射斗牛

邵陽李茂良

六宮脂粉角春嬌巧畫蛾眉侯燕朝一見傾城傾國色低頭不敢說妖嬈

任國傳思立山房

寶祐癸丑秋叔父裁豸冠赭袍重親擢卒傳爭相煩諫舌劘帝闕英風凛朝端疾惡懷剛腸憂愛由忠肝伊誰本能折集虎猶交驩醜正恣腹誹罔上多面謾豺狼正當道衝豸宜觸奸世俗固喜圓恐使方爲刓誰爲中流柱以身障狂瀾誰爲獨擊鶚霜翮先抨彈手排一不肖汗流三諫官驅厲亦何勇拔山古爲難夜漏𣿫抗筆遲明理征鞍行行復行行竟至羊裘灘

公非悻悻者純忱炯衷丹聲諫既莫容身謀那敢安
天王果聖神感悟中赤殫御筆護勉諭宣使來江于
六千難力挽百壬空謄寒脩明日月皎歸袖天地寬
公出亦榮矣夾道紛圜觀賢哉是丈夫直節者不刋
其間知已者欷歔為長歎開元與天寶進退惟一韓
汲直不補外漢鼎方石磐願公闡此語憂國強加餐
暫撫松和竹三徑猶未殘黃花香晚節功名攸久看

特奏狀元樂雷發

浙江潮浙江潮聽我撫劍歌長謠何物厲鬼逞妖媚

鰍鱔掀舞狐狸嘷奔奔泉下蜍志葦波流風劇何滔
滔亦有忿世嫉邪者往往欲進欲退項背生寒毛天
生聖明眉八彩渾沌擣杌與饕餮惡貫自待滿蹀躪
終難逃彼哉木魅肆巧辯蛾蟓衆正欺蒼高西顥橫
殺氣南岳才凉颸差我神豸出靈嶠突兀蒼隼凌崇
霄臣有劉蟆鐵臣官栢府曹臣請誅正卯之偽辨臣
請斥國中之昏妖排奸擊佞臣職所當盡釣名賣直
臣心無所要夜飛白簡徹御榻曉披青蓑棹歸舟鳧
鴨折翅竟驚逝鸞鳳遐騫遊難招偽哉骨鯁臣壯哉

清明朝是為南州徐高士衡廬巽軫盤結成此豪外
有光霽洒落之氣象中有巉岩斬絕之風標正如豐
城寶劍勁氣射斗牛又如旌陽鐵柱神力鎮逆蛟想
當草奏時百靈護揮毫豐隆執法拱手供服役崖公
富媪降鑒何昭昭功名自將留久遠只今埃壒輕蟬
貂顧予共忠憤曾對選舉條斥狼奸恨不力靦面汗
藍袍陽城陸贄久不作見此偉節頓使鄙吝消古今
富貴磨滅安可數惟有清明萬世常岩嶢狂歌豈但
張盛美要將硬壁春梁拳華鑣浙江潮浙江潮我詩

激烈應須聽君其闖諸釣台之石晋江之濤

萬乎埜

西風昨夜忽然狂萬葉飛紅天下霜晚節可觀霜後
菊一番霜過一番香　熙豐平地起風波砥柱中流有
老坡舒亶一箋坡老去後學國事竟如何錮雲黯黯
日陰陰泰宇無塵有此心一笑出關天地闊人生至
樂在山林

福州士人

公今特秀一似未官時無地通關節憑天判是非

吏閑衙退早事省印開遲八郡闌干月分輝照客衣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附錄終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二十卷

（宋）李昴英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十年李翱刻崇禎三年李振鷺重修本

文溪存稿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昴英撰。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寶慶三年廷對第三。淳祐初官至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致仕。卒謚忠簡。文溪其退居之地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昴英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資撫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歸城借用經略使印撫諭，李縋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至肇慶就擒，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力辭不供職，但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韙之云云。則昴英蓋具幹濟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後劾史嵩之、趙與篡，直聲動天下，有自來也。是集爲元至元間其門人李春叟所輯，凡奏稾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明成化中重刻，陳獻章爲之序。其文質實簡勁，如其爲人。詩閒有麤俗之語，不離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蓋言者心聲，其剛直之氣有自然不掩者矣。

題文溪先生集

嘗觀古今士大夫有其資者或無其才有其文者或無其行有其遇者或無其氣故進退出處得失俯仰不能齊也考廣忠曾書公崛起南服而宋名臣其傳在國史而不爲已

一日公嗣孫璧山先生至子門來出所著文溪集是遺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是其資粹然如麗金嶷璧其才浩然如江漢瀾瀚其文蔚然如天葩雲錦其行挈然如泰山北斗其遇敞然如雲龍風虎其氣肅然如秋霜烈日出則危言危行斥邪翊正處則且農且漁賡適帶樂故修梅埜稱公爲南方間氣矣文山評公

而豪坡樸人如公真可謂完人矣所著集凡一十卷文伯十二篇奏議二十一篇詩詞百七十六首區劃邀予以不可作已讀其書想是其人獨濟於先生象也璧山躬名宇

如鳳台壽州歌歷中外三十
年所至咸有政聲太剛毅而
隨有文學之風晚來而是諸
生英資未艾詩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爲吾鄉哉信然以
讓　付

皇明嘉靖癸丑中秋日後學
南海鐵橋病叟黃衷子和
甫頓首書

文溪文集叙

文溪文集二十卷詩附其間宋侍郎謚忠簡李公之所著也厥居文溪之上肆以名集公弱冠起鼎魁歷仕中外垂三十載名在史志昭昭乎册籍故稱其人與文者曰南方間氣余無容贅特因而有感焉君臣之際不其難乎漢文之世而賈生長沙武帝之世而仲舒江都長孺淮陽夫二君君矣何其遇不易如此哉它不必論理宗者非宋之英主哉謂宰

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公亦曰一介孤遠不由薦進故其陳言路登從橐知爲斷乎親擢非不知公者而竟取嫉於史嵩之讒間於盧董年未老乞身端揆輔弼之績無自見焉則公爲遇耶未盡耶於乎難言矣公歸三年沒又十有六年而宋迄錄文文山陳文龍二公皆以大魁起家食此亦非盡遇其君者竭忠徇國乃公不及與矣要之精忠大節易地皆然何惑乎何惑乎故臣之於

君所遇者時也所以遇者道也道苟在己百世而下猶想其所以為遇者安得不悄然思慨然俯以悲也昔余南遊拜公祠於海珠之山作歌詩弔焉玆幸得觀遺集於其孫如鳳氏完整可愛抑亦有道者言宜永其傳則公之遇不遇吾奚悲云如鳳君諱翱同知吾郡德徽惠政績其家聲翩升是集於梓余嘉其仕不忘學尤不忘其世之所從出也樂為校讐而又重之以辭致其古今之感焉於乎

嘉靖辛卯孟秋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敕提督南畿學政莆陽鄭洛書撰

文溪文集序

文溪集者宋侍郎忠簡公李先生之所著也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脫陳俗初讀似難偶以爲樊紹述之傳也及觀跋劄按之作及淳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立忠信學宗清獻從公而立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嵩之讒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語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其然哉公至今且十餘世矣其嗣孫翔仕爲南禮部主客郎中言動不苟文雅清脩綽有公風方將纘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則公之道雖未大行于一時而實遠流于百世矣吾知斯集也當與文溪並行于永久而不替乎

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冬十二月辛亥

高陵呂柟書

呂氏 仲木

李文溪先生傳

後學番禺姚　虞撰

公名鼎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廣之番禺人其先家乘國史未詳父奉直大夫諱天集有隱德母夫人黎氏有娠夢大星降庭未幾公應期而生弱冠登上第洪平齋徐梅埜諸公異其才以爲南方間氣調推汀州平反滯獄民無冤者時守陳孝巖熱悍刻下遂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戊平亂由惠州直趨番禺承平日久人

不知兵守帥曾治鳳航海潛去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賊一道生靈賴以安全事聞入朝理皇以廣界褒美首上疏言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欺經之罪風紀凜然擢舉閩學貪吏望風解印盡氣節之偉人也如此淳祐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爲三賢僉庭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權奸三曰斥絕宮嬪閹寺忠奮激論列伸三賢暴卒之冤士論壯之上嘗從容謂宰執曰李鼎英用人無黨進秩無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劾奏史嵩之奸詐貪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裔疏三上廼出嵩之于外時陳韡趙與懃輩夤緣爲宰公力詆之至引上枋太不納旨與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詩餞之有度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論傳誦然公之直鯁出於天性未幾還朝首讜進大宗正卿貳政宰志在格心時宰側目乞以世議迫阨不容其高公亦莫之顧也若其廬墓卓行積倉惠民

孝弟之化及於閭閻者蔑之缺此於鄉師尤有出人情守官之道之外者及歸田賦詩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所謂爲立身制行大節足以廉頑而立懦是耶非耶卒之前數月忽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沒識者謂公之辰繫于天固異云所著昔文有二十卷行于世名文溪集

論曰嶺之南儁士奇人亦多矣唐宋而下莫重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立朝造尊皆有異勳也今觀李忠簡公班于二公之間豈其軒

輕哉晉乎文文山評之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
樣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呼文山振古
人傑其爲評亦心服于文溪可以觀公之平生
矣士有懷珉琰而含輝光者亦何可泯哉

士之生世當以氣節爲主文章次之古今文人
凡幾窮者涵蓄山林達者顯著朝路然文之行
世窮者恒多達者氣節難全而易虧少虧則以
其文俱廢矣文溪先生登丙戌科第三人聲名
已赫赫初官于汀州戍卒鬨欲害守公以身翼
蔽之守獲免及里居值戍卒叛回圍廣城公縋
城出諭賊退城獲全威武不能屈如此初登言
路以直諫去再拜從臺亦以直諫去富貴不能
淫如此樹立高則言辭偉故其文隆崛崔崒淵
淪清潔千態萬狀皆氣節之所充也晚歲閒適
無日不登臨無山不賦詠有騷辭後六丁取將
者不少大震初受公訓常扶杖屨惜不掇拾以
富箧笥五十年間往來懷抱一日其孫寫文以
文携存稿見示感愴久之既書二文之如姚珽
又恨大震不如李漢也公號文溪以郡北諸山
衆匯于所居後元有此名蓋地靈所鍾也噫溪
以文顯不以愚辱山川亦有所遭云大元大德
戊戌夏門人陳大震書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為文可以黼黻經綸
芳宇宙存乎中〻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
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
之所養先生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
進風節凜之資例然林棧其進也孰禦而居官
以當言責則必為國死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
恤何官爵崇卑可論哉則其所養可知矣居官
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述其大者觀之初
筮汀幕適有軍變郡侯求才就執寮屬鼠竄不

暇公從杳身直前諭以禍福脱郡侯于虎口不
崇朝而大難立解後數歲家食循陽戍卒倡衆
直擣廣城震撼一道清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
士諭賊人人相顧股栗公以經綸贊畫毅然
請行縋城詣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擬
刃向公恬不為動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為
逡巡退却卒斂兵去城賴以完探虎穴料虎頭
設不幸則男兒死耳豈全軀保妻子之為者真
丈夫哉既而入烏府立　少屈意穹班可以

一武至公方碑首玉階與
天子爭是非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房宰相
借尚方劍斬佞臣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
納鑿拂衣徑歸視軒冕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孫
忠定元凜然與冰雪爭嚴三學諸生送行詩有
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
壯之剛方正大之氣蟠鬱胸次泄而為文光芒
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瓚小者鏘琅環奇峭者如
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

立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裨主德格
君心而深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
以植民彝垂世範蓋忠義以為之骨學識以為
之根故芬郁葩華爛熳宣吐不自知其為文也
而文益工天收其聲山韜筆絕遺編散落浩不
可收僕從先生游舊矣賜墻及肩未覩閫域方
將擬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衣冠禍烈主
家十二棣竟墮昆明劫火中斷文何幸倒坐此
厄噫尚忍言哉先生有孫右人今中峯獨存諸

孫競爽追抱往恨皇皇如赤水玄珠之求春叟耄矣於師門無能為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爐餘僅得奏藁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存藁卷餘而歸之群玉府俾登諸梓以壽其傳嘗鼎一臠知味者有遺恨焉雖不幸而不得其全也猶幸斯文之未盡泯也杲日行天照映穹壤先生之節卓乎不可尚已先生之文泰華之毫芒耳所可傳者僅止此其不可傳者又孰得而窺其際哉掩涕濡毫撫卷長歎九原不可作吾誰與歸先生名昴英字俊明

宋朝賜之諡曰忠簡文溪則其自號云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

敬書

嗣孫尚文　郁文　光文　憲文

崇文　則文　胄文百拜敬刊

重刊李文溪文集序

予嘗語李徳卑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稿初涉其流漸涵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徳卑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覩諸簡冊之中粗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

刊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缺乃深自懇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侄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為序之於予自予為兒時已聞文溪名而喜少長益嚮慕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寄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皆不足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成化庚寅九月同郡陳獻章公甫書

六世孫禎

九世孫剛 毅 梅 旦

孫 琛 恭 元宗 百拜重刊

文溪立朝像

夫何若目之瞽然憂世志也若冠之峩然撑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縋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贛民惠也若視之瞠然從師義也若神之

文溪行樂像

淵然文思致也嗚呼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流光於百世也乎

甘泉湛若水贊

文溪自讚

此公手澤也

詅譯山臞
搭颯野服
藜茹松根
煨芋巖曲

且農且漁
非儒非俗
淇傍何有

秋鶴霜竹
門生蜀西
吳亮立石

門人李春叟編

記

肇慶府放生咸若亭記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不得同於人如其肖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人所以厚群生使各安其受於天者然後無負於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既瓣香祝萬壽于佛老氏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溪之端物如植視其翬翬而高洋洋而深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致以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稍頓挫困悴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三代而後以好生之德脉其國無如本朝禁翠飾罷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蟲蟻而避郤鵝兔之進列聖之心即天之心今天子聰明神武而不殺日月所照露霜所墜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蠢蝡之微孰有出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

其所初不待一日之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下惠然故典沿襲久謂不如是非所以歸美報上也故莫之敢改世以是為尊君一事則揭虔之地崇大為宜端之放生亭向不專設始即送迎之所又遷之僧居蘇僕偏以寄州桿然大守臣類寓於支吾如湫褊簡陋之仍舊章侯蒞鎮垢刷滌剔從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無如此亟且急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岩秀聳傑奇為一郡最勝處若屏障其後役起重陽而落之臘題曰歲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斯亭歲所放者也敞拓華壯縉紳雍容旅進退輿隸堵立具旁倚風雨有所庇潛龍藩體貌始稱亭雖一二間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君子仁民而愛物愛出於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恐廐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恝然於物者齊宣不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保則所學者薄矣人主履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二千石分土而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溟然全護況民吾同胞乎毋究祭如籠網毋横歛如竭澤毋暴政逞威怒空其室廬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飢溺猶己手撫恤噓使仰事俯育熙熙怡怡安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栖尺水之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愧於受而為牧之守侯於仕學係念此以勲且勉潤澤之侯名扁為端平朝士云淳祐九年二月既望

廣帥方公必行鄉飲酒記

田復井民必禁戰復車卒必奔古之泥今之弊

固也若夫鄉飲酒昔人歲時講之常尚齒而人趨善先齒而人興遜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禮更千萬世當如一日人情往往憚簡仍陋非有害而憚非小補而忽迂之曰埋渾而焉用彼哥之曰起伏煩碎將難行力回古風於二千餘年之後豈易事邪方公大琮之鎮南服也一年政優二年化周將古飲其州命賓佐日在泮輿領袖士討論之林君公琰出一編曰此某人近歲行於泉者足證也余君震洪君天錫取其本參以

儀禮頗不合共貨之公公曰吾從周於是議始
定宏綱細節必攷必據閒一二從時宜而可以
誼起人習之成誦未旬而熟諳賓介得顧君梅
陳君應辰僎則常平使者王公鐸焉何人斯而
俾贊僎以德凉齒劣辭不獲延二月十有二日
質明凡在位者咸具幅巾紫其深衣大帶垂垂
方屨几几以次即且席如植群喙一默惟獻者
酢者酬者執其事者交際應接翼如襜如莫不
舂頌中度罍洗也尊勺也爵觶也籩豆俎也樣

上世而新就秩悉堂廉笙鏞階在下閒今鏐鋗
夫人自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驩然情之真
自以為身荼娅之元而無昌黎不及揖遜其閒
之恨盛矣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節焉
取于東榮焉洗于尊前焉實于席前焉授與其
他進退升降無筭手獻賓主人之黨二百三十
人辯又疑立觀二百三十人旅酬辯既徹俎始
膝席座以燕漏過三十刻强有力者猶不勝公
靜專肅莊以至送于庠門曾不少懈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所以行之者一積誠定力也禮成諸
友合詞以請曰吾鄉鄉飲酒百年幾見乾道閒
吳簪叔嘗行之惜紀載脫遺雖索華不可得而
聞公一循去聖之儀制非碍其大畧來者將安
稽予與行禮焉此筆宜屬之予因告之曰夫禮
者天理之節文學者所以立也平居視聽言動
一之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得以奪
之矣一旦動容周旋於廣衆中必周章失措故
之不可捨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原其初心以來

人自恕謂若昔聖人非可學而至故自棄至此
亦可哀已今師紳冠講肄典服古器古樂古豈
徒崇美名侈美觀要使鄉人士君子秉古心行
古道不睹不聞之境儼若對大賓時已克而禮
復自然於其家雍於其里恭於其國也忠無一
毫愧於古將見暴慢消闘爭息陶一方之民皆
古觀鄉之致易易蓋不誣唐人飲禮稍做古耳
贊皇公在常登歌降飲人猶知勸裴文獻在宣
歌白華等章且有泣者二子亦直肆而公所學

過之是舉也禮樂備人心感發又當何如祭曰唯至於度數文為之詳則有編次在此不書

謝諤東莞縣學經史閣記

莞號廣閩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產秀民為多設學宜稱是淳熙此焉始基開禧丙寅遷大成殿于西嘉定辛巳因移費舍其前面勢眡厥初差易位而當勝處至紹定己丑而后對闢齋廬重作南門纔具躰而微亦艱矣世俗吏類忽期會迂化本鞠蕪積弗治老屋將壓新業亦繳

衍易也溫陵許公以海内大儒來為守士相慶曰公吾其幸乎吾道其泰乎嘉熙之元元日公於廟以門序序挾附謂第一義不可卑出來橐十萬授臨河張君權庀繕其事繇殿而廡而祭器庫而門而庖而湢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雋尤育之淑之負倍給膳衿佩自遠方至于于絃歌洋洋前此未有也邑有沒入之田一頃八十三畝有奇僉銀為錢五十萬有奇法當上之憲臺公請並歸于學補養興公所素敬公慨然弗新繼渠益裕以其錢即直廬而闢其上為所雄峙博收圖籍度之萬籤森架士得讀所未見解使陳公疇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足則鳩節用之羸資其成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為後日補飭費慮周矣學址舊半草剏未完公一手營之學田闕幾今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進異時模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奬不中不才者

亦循循善誘卒使為成人一時廉閩士皆卓然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于泮宮之東至今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莿坡清獻公自蜀歸闢而嘉歎力言狀於朝時未識公也公玆來莞人孚其德望民曰吾父也士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弟子之縣務雖甚煩劇必時詣學與生徒接始月書季攷礪術業始立小學迪童蒙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旨九經子厚指教為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

丕暢邑人士傚郡庠生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
一人復有嵩賢書者延錢君益長于學遂登儁
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己任尹一邑則
欲行於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
大其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化中即
百里規模之充也某弱冠游芹泮公期待之獨
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屨行黌舍敬識其實公名
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月朔門
人朝請郎直秘閣李昴英記

增城縣創貢士庫記

曲江以文獻乖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隨巷取
巍科至于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
風郁乎日以盛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
都里以千計者四資笈一詣費凡中州數倍州
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郡國所無窶儒道敝猶
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多非藝
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
聖天子類興賢詔凡經義詞賦皆額遞久鬱

一忽仲明府何君喜邑人之所喜禮遇視故例有
加以風動百里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
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上習淳古藹然有古獻
遺風可欽也漢制習先聖之術與計偕縣續
食將久遠利之亟三百千之楨而更掌以學職
聽民持所有抵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
三歲爲羨錢若干新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於
州者可不損家藏銖粒但囊書襆被足以優游
往返先薦送今還試者抑於貢額之扶而激昂

壁水試者皆厚給有差策名飛捷至又助之犒
區條畫目纖悉曲盡士驩然相告曰業患不精
何患[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自此兩笑惟一意温故知新
無復句才皇皇馳騖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
如前脩者出東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
難險阻備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
齏鹽之味而拳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於
無窮是真知斯文之爲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
不可禦天資過人遂甚儒盎之問學克拓其功

用將大可觀琴堂上人禽縣布衣庶幾相望貢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此一事已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盖其屬民之跡必厚於内交士謂淵談駁議足以好醜我濃墨大字足以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恐少失懽盖忝且觴之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茍可以自豐殖無所不至不知一得罪於百姓已得罪於名教雖日昇之千金安能過鄉校議政者之喙彼是非之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

夫策於江養見於色者焉得為士乎增城李絶一隅學者嘗化何亭鄉居惟石灘為士區至於深山窮谷家牛犢人未能家家絃誦聲利於士信美矣必究周於民而後其澤溥君盍推所以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毋曲決孰為之利必興孰為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字賜雖古者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在石城送人北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超然利祿之表試與友明味之明年上巳日郡人李昂英記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濵以来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攜二千金去而人不非入南者遂以黷貨為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大牒家家晨星中人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銜尾龍江望之如蜃樓巘最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督湊于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修使家賦籍足以

用其頌而兵故用濟而儲實邇來唐兒寧到綱國編戶以財排悖餘賊頻嘯重以妻資多乎戰勞乎戍人人得祭賫級給信無藝竭其有共億而州縣貧余二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縣豐美入狹嗇歲甚一歲也江湖縱峒錯落巢險芭蘖出草無時累鹽嘯群千百所過尋釁起剽劫艚冦駛風濤出沒飄忽難孰何水火旱蝗不可謂無備宜豫萬一大調度諸學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枉史方公上米來仕浦劉公克莊謂公曰

日將漕于南帥唐公璘每言郡計歲缺六萬嘗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為既至教化焉古其治獄訟焉特其賦餘力焉治其賦而始謂淄蠹迎刃去未嘗嚴趣許斂民信之租不逋而樂之稅不淺財用之充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有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為甲乙丙庫庫廿萬曰倅一方警遽甚無他鎰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以備非常安遠昨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民相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料潤屋實吏家無虛月猶不足公祇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南人難具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去職之後之思豈寒之沾所至力行好事益初心然乙巳夏五晦狂飆怒突逆夜潮不得退復駕壹潮沓之西北江淫瀬適界至瀕海室廬倏

在四五尺淵浸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克以三溺之之心怒捐賙賑為錢緡若干牒初大雪三日積盈尺銀城瑤林群犬信猗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克猶已寒之之心城表寠民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為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豪芒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患之長仁也所學稍出其寸已知此清獻在公晚歲郤奉祠之廪餉鄉郡亦不受休錄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為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負夫滿意處匱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驂子孫一笑用清白留芳厥後必昌守秩備祿其來莫御積之於官者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規來若隨緣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為中人若夫括羨贏聲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巳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肯為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為君子賓公所壯淳祐六年正月

卷之一終

記

門人李春叟編

元老壯猷之堂記

唐合四管疆西道而大府部自為東一當四廣
莫可知水數千里旁午必趨瀧東下清海一大
都會蓋天造地設也鎮治雄壓粤連偏後城兩
圍臂挾之尤勝者石柳子厚饗軍堂記謂治城
西北陬泉池如在林壑彌望極顧莫究其往黃

髮相傳即此地握穗騎羊之仙幻五石其前老
則臣故壘之山闖聊脫送青入巨石於嶙倚池
之如呀如伍如蹲如舞疑海神揮巨靈擘崑崙
鞭驅之來狗腳朕强以月峽珠池號石君終傲
兀不肯得本朝名人題刻其間益重嘉定甲申
有堂于池之北扁壯猷者架以脆栗成之遂劣
然風雨殘剝之久而莫之葺帥方公大琮治一
路視其家探索勤文書至于日中昃無倦曾次
有方壺處浩穰紛輪巾盝鼗爽從頌意行偉境

之倔奇而陋堂之非款也命毀撤徙去除榛穢
展其狹走畚鍤起其卑規模巧出心匠氏作巧
圖位置不敢秋毫之苟千夫書其斤風爭奮鈠
騁技棟隆宗其勢立梁蜿蜒其虹跨椽嶙嶙其
瀸瀸欲飛動入霄漢綺疏闌楯文甃縝緻躡數
級而前俯又進數級始堂廉落以邃房殿以邃
闊望之嶽嶽也即之闓闓也遊焉近而息焉闕
也尺其從百有十而衡八十有四堂之北蒼莨
玉立千箇風月無盡藏旁築梯城路二樣複屋

而上有亭東曰連天觀閣徒虛引覽則遠峰疏
煙霏翠冥濛瀑晴空野澗溪長琉璃田渺千頃
出一水月棲影於圖牖中見層樓擁喬木寇其
桂影婆娑與廣寒宮隱映堂之南運石洲大湖
甲品列于前七奇拔端凝可敬可友脩廊翼如
演迤紆紆以夷蹊散履東凡二十有七間西羨
一焉運甓齋饗軍堂對敞其上存古也界池虹
方橋聯絡之穹闌橫檻若長龍飲決漭瓜鱗撐
拒輪奂四面相繆碧渥彤黝交聯可鑒偶彩樹

爲舫舲艤步上下水木芙蓉浮游出橋之南登對越亭則橋以北渠渠皒舭之屋盡成晝畫堂東北隅又廊逶迤寢之背過東園梅桂蘭菊所至而有隨物態着小齋短軒曲折丈室行窩雅有甕翁橋叟趣妙巧無以踰之若夫曠垠衍沃登閬嵩奕則西園專美彷彿乎秘林木天但未知海上三山玲瓏五雲之宇何如爾有大賓客則張具横陳歌樂迭作堵妓園棚優狡繚緲乎慢亭之集仙也軍有勞則竿魚梅熊旂威鬣蠡

雲械秘案鞍森嚴乎後先元帥戎服中坐諸將俯伏拜庭下跼蹐就位鼓磅硠然士伍韃鞾鎧扦傍聽號令無譁徐解紼沂黃閣席地于廡行以列且整灑酒柢肉滂浪脂腴莫不浹歷屬厭轟勝乎魏博之歡雷也花時無禁邦人群教爭先帽裀之蹇騎竹之稚韶妝綬裳之麗遍綉臺館秋千蹴鞠嬉嬉老榕高柳邊雜遝乎滁亭之游人也公於財用愛惜錙粒出不妄凡可以新美炎邦被無窮者則傾倒弗靳是役也最鉅且

完固可堅久非苟焉欲速成比厥費無筭皆將縮之羸乎出民未嘗勞其勞故樂其樂傳杯說軍府者咸曰丕哉鑠乎州自漢初以來未有此也于以抗颶母伏天吳瘴霧蜃氣一洗空之豈徒靡曼赫戲駭胎南人哉按州志蔣公之所嘗隅城築石屏今湮沒無復遺迹龔公茂良闢廣平堂來者潤色之常如新二公皆十連兩地後之有人心者矜矜則甚公公天粹其姿渾涵歛崖角立朝特勁敢言清名厚德重一世天子又

倚公畀嘔霞萌調虞綏蠻治聲休其稱最行且入爲明堂一柱是堂也將與潞國之德威韓魏公之晝錦俱不朽額曰元老壯猷之堂沿舊名而廣焉之也客曰公其以方叔自况乎公曰不然夫[illegible]之謂元先覺之謂老正大之謂壯而猷道也能正而一是聞道先乎人可以爲師帥矣留南埀五年幸士民熟信而相親驗之政校之心粗無愧此道也嘗淵之諸老不敢不勉且有望于後之主此堂者進此道以福此民也老以

齒言屑矣客曰唯淳祐六年正月

德慶府營造記

高皇帝受命中興億萬載鴻業基于康州衍為府宜與國初之應天並官府非壯麗無以重龍潛鎮侏儒蠹然已非稱歆弗支罅弗補豈惟風雨之憂抑闕之羞邑賦例郡家自督庸貲吏貪肥己安得餘力及土木雖德慶踰百年仍昔之康耳鄞馮侯光泉左魚來駕左朱喜其俗醇真用古循吏法摩以簡靜民各安其天而心化

徐索財計源柢度斯抉滲斯窒汎斯裁羸斯衰塗欲起百廢而力副其志廼撫廼址廼才廼工故陋撤去盡而新是圖儀門闢除戟嚴麗譙巍鼓角壯外為雄樓縣示慶軍扁而雙門其下宣詔頒春之亭翼然東西向行院與教倉皆二鼎鼎峻整藩屏之體親隆矣閣焉寢章煥殿焉素王儼廡焉從祀序講堂宏宏櫺星嵩嵩射有圃童有校又相攸香山下流泉灝瀣注其前收攬奇勝著貢院數十間由兆青衿思樂乎泮洋白袍蹻躍乎棘闈士氣張百倍矣除地壙買訟如坻閱武樹彈壓之鼓行旗舞行陣以疾徐進退軍威暢千里矣廟城隍而飾其像邃嚴殊詭靈赫馮依以福其土人所以敬神也近郊修驛邸來迎往餞高車大駟息焉所以禮賓也城之外西北隅限以湖莊逵晝如枰各華表其衢幢幢者知所趍所以使民不迷也亭西山之麓碧溪帶環事隙一登眺領僚佐春頌觴詠其間所以與邦人共樂也幾人傳舍胝苟秩[illegible]未

脊冀役百興費萬計竝不見其窘庸者受欺貪者自欺不能者與不為者之失均清白守秋毫必公家用而財足以自辦顧何事不可為侯晬然積人望之已可欽踈通而密察事大小悉中節蓋天姿近道者衛右大夫蕭然如布韋生智中古今流筆下璀璨可觀則其緒餘耳若士若民若走卒交頌不容口贊成教授鄭君夢卅書來俾識營繕次第昂然以示而北氣聚興王地雲龍五色常鬱葱豈天匠子任諸輸寄鋪張發

揮當極其害大令輪奐实其千霄攬碧煥其雄
日山川改觀可以占國祚靈長尊爾大節也寔
特書淳祐二年夏五月朔朝奉大夫直秘閣主
管建康府崇禧李昴英記

羅浮飛雲頂開路記

嶺以南之山長羅浮一島浮海来沓于羅傳疑
昉漢地志竅通句曲茅山閟之老隱豈盡誣負
抱大標韻高若張崔人品以越産重天下偉矣
始隱桃稚子又丹稚川巢其間日以藝蛻解枯

寂之流不書所至有佳泉怪石奇植瑞羽忽如
雪片棼負散飛林谷蝶也忽如天孫斷織大練
下垂湛也忽如垂雲掩日陰亘數十里喬木也
山行者沿人迹所易及已厖接弗暇飛雲頂兀
四千丈十步九折其下陵深谿暗無底足重心
悸輒尼與中畫故至者鮮天子賜趙侯履于惠
得護名山銜命熙祭已亟領客排叢薄陟峯巘
或屏軒朱楮曲木仰扳千歲藤延緣毅往俄身
在山巔颭颭然坐鵬背御長風宇宙茫茫八極

一眡其州其山髣髴可指點雲氣猝起衣袂莫
認對面侯竦然曰真靈境也觸石膚寸不崇朝
而雨徧害其是歟路之不治来無以棲為迪主
羞之欺識所經行地勢折旋歸而指畫授其屬
相險易取便捷補陷闕隘夷峭曲直設横木欄
比級而上迎帽脂納屐齒乗月衝雨俱可詣每
歷一峰望之壁立層躡徐以進不覺其為峻遂
成通涂亭于衝要五少憩亦占勝槩平麓曰展
雲峒户曰僊春鄭仙石之前千玉樹横斜明萹

異馥仙種非人世有曰梅花村路中分處度短
彴小石室研其傍蔚蒼周遭曰横翠過朝真石
石磴砥焉横出俯見大小石棱棱盂覆萬阜曰
拂松最上峯築庵五間宿好事者俟鷄一鳴觀
燭海口見日費于倅材于山工于庸作此山千
年未有事刻則而成勝上朋来于于綸巾羽服
蹁躚若遊仙山中人謂創見戴白席地飲尾盃
村翁拍手欣然然無懐大庭氏俗太守與衆樂
也此路既開闢人人有飛雲分無復蓬萊弱水

嘆彼縣壺叟僅刋長房入壺中狹矣且計及久
遠別庵于見日左延山老王寧素以居買田歲
得五十緡入食其徒使好客時時省道路壞
必葺非若駕箸之梯擲中之橋神幻頃刻而已
令世版圖中名山之大者幾遍境內有之而曰
無與治殿最始今是可乎侯了公家事則整寓
趣佳山水則暇陂觀豐湖祠先賢十二睎髙遊
正真有古心二跡朱明洞抉幽搜隱收之吟篇
暑盡風骨不凡超然立塵表宜胸中丘壑如此

[illegible]客好奇登華山絕峰不能返縣令百計取之
[illegible]下使先有令如侯鑿通綫路出誤翁至此
哉今半生夢羅浮茲歲冉遊道過予登臨誰之
賜歟侯名汝駁雲廬其自號也淳祐五年十月
南海李昴英記并書

義鹿記 [illegible]

端下之不及五朔府帥曾公織廣二于白雲山
昨歲六月十日菊坡先生壽公物也始豢之郡
圃攸伏既入層林薈翳間嘆嘆得所猶屢顧不
忍去適月邦人爭爐瓣薌祝初度頌聲讙鬻翁
氣熏春方稱能公堂鹿雄雖追隨録城北陽復
遙繞旂幢呦鳴使邏如舞已去四十日詰辰二
十里是胡為來若五仙羊導之萬衆謹詡劉其
筆一段奇事夫物各性其天惟至誠能盡物之
性樂忭百獸信孚豚魚不期然而然公蒞廣其
政仁眡民物不二推俸賙稟廪饑賑窮育是心
將使飛潛動植咸若鹿嘗仁西歸龜鶴來處已
不凡矧圖賢牧德寓中宜若是誰古循吏曰鹿

隨車山疑且謂物戀戀不忘人心愛懷又可知
矣然人非姑息為仁猩猩嘯林鯨鯢鱷海稍出
可畏一網成禽俎鑊汞猾弗宥毫縷間異夫內
欺枝人惠而不知為政者云公名治鳳字君粹
清源人番禺李昴英記

詩隱樓記

何謂隱自適其[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人[illegible]物[illegible]必
踏高勝遠哉吾友昭武[illegible]唐詩游
五羊獲登菊坡[illegible]門因築舍其旁前為重樓

俯坡山控越嵓溪皆坡童童如霞筆書空樹林遠近層畫成圖島无差池玻璃千頃地據三城正中四面平遠該宜棲拙李杜寫真貯唐人詩巻至人寄曰天末擁鼻風前一景物之歆一興趣之味盡入句眼方其會心得意且不知身之棲居而何有耳之市聲耶字樓以詩隱其志也或謂昔人之市其隱者君平以卜伯休以藥詩則未聞蓋紅塵浩蕩中未免傖俗人至非灞橋雪中驢上何處有詩余則曰心有動靜地無喧

寂阮籍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曰俗子来殊敗人意戎謂如卿之意亦易敗耳此山林而動者賞浪仙敲推一字觸京尹前導而不知此城府而靜者詩隱主人其浪仙後身乎翔才高志大不止頓呻痛瘆屬者頳童呼突菊坡起帥鄉部繡使彭公督師衘審畫往来其間迄清亂略閑則詩人用則國士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希聲自此不得隱矣希聲名鏞其詩有樵溪初藁云

端平丙申 月日

壽安院記

天地之大德生而已所以無終窮生意不息而已凡物囿形只數之自然條舒其氣之使然彭殤椿菌固不容强齊亦各正性命焉夫君位乎中妙賛化育分群有司代天工要使生意流布充滿覆載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國朝置福田院恤窮疾與天地同一好生常平倉專使領為凶荒疾疫設將以救民病而或者反以政事病民今天子軫遠方元元選物望民庸兼者畀右司

劉公倉氏節公一意推廣皇澤進耆老諏之曰賦過重病吾民繇役不均病吾民獄官吏饕餮吾民獄追呼數擾吾民獄豪斷椎剝吾民贊不吐欸聞一事繁戚休亟羅行不終日南人如解沉疴積痾豁然甦快無復愁嗟公猶以為未也廣山寬海鉅嵐霧散泄故無瘴土饒醲鮮細人滲屬厭亦易疾鰥寡孤獨之窮川浮陸負之賈馳書傳檄之脩纔病于主家旅館則畏其累已迫遣之往往轉徙閭巷雖受病本輕而不粒不

剎且風且露困頓久必僵宿羅又視為奇貨之
誅求于死所為邦人害最大公惻然倣東坡在
杭蓄錢粮作病坊故事乃相與擇址于威遠門
之內穹堂閎開廣衡剎亦大於僧其左闢局其
右脩廊渠渠對闢十室可容十人男東女西界
限有別病無依者以告隨得入診必工藥必良
飲必精具煎烹兩宦編必恪日欲問所苦重輕
課醫之效蒙夫婦偵伺所者共九役庖斯整湢
斯潔百爾器用色色具在本無聊賴之人忽處

廣廈適聯於所措如置軀使神酣氣伸屏營所
終半藥力既康强則資之歸脫不可療則斂瘞
如法租收之田贏取之庫所入如以當所出盡
為成規可行之悠久外峙崇門曰壽安頒其院
因人情所欲也扶甩來居無慮日全活甚衆人
病之者既能脩之安天病之者亦欲拯之生公
之心無慊於兩間無負於吾君矣夫人為三才
之一仁人心也與天地心本不二如果核中有
仁生意在焉惻隱其端不時發見於孺子將入

井時雖草木禽獸之微萎瘁不得寧其生亦惻
焉動念病栢病橘病馬病鴟杜詩韓筆且不遺
而況於民吾同胞乎苟其位其力可以利茲庶
而呻吟吁呼在吾境若不聞良心安在哉公可
以為仁人矣盖元祐相國忠肅公其六世祖也
家學源流有所自來公名震孫字長翁勃海人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二終

門人李春叟編

序

淳祐重修南海志序

志州之土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産之良以矜式生乎後之士此一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是時閩聚猶未有此然皆奇拔於支郡常府以廣名甚大山倚海鉅秀靈所鍾又遲三四百載

菊坡翁始名在白麻卧龍蒲澗之阿勒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與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俟太史氏而久焉猶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雷震曰白聚不脩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色之延視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見聞述然後合而參訂是正焉雜蹤淆袐誕去實存又布之衆使疵瑕咸以爲精當乃已南國一大典獲寓目其成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素號富饒年來凋不逮昔而文風彪然日以盛雖蕉阜桃林之墟鱷田蜥嶺之陬皆渠渠庠序弊良師以王其子弟弦歌埒相閒挾藝待試上都者數甚盛每連聯登名與中州等惜人士重於蹇跋遠遊所以發其身抵鄉衆一進故仕進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爲世所珍必有卓然殊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行稱于鄉皆可書或爲顯通貴而汎汎無聞幢節來南前後凡幾清名懋政照圖牒有幾人使仕此而

州志之觀其孰無強爲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扁兵賦之額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淳祐七年四月朔職方氏李昴英序

方帥山判序

吾儒本領在所學而發用在所筆心正則筆正矣平居辯經疑破衆史百氏誤以祛天下後世惑此筆也其至外服則紬繹柬牘郵寰伸枉片言分雨造之曲直此筆也時有用舍用有內外

而所學所志無不行方公落嶠南晨出聽事吏擁連牘牛腰然森立庭下次第而進不齊不已受且幕不知也落筆纂千言原情據法必曲必盡雖刑之奪之無然第一義則厚人倫美風俗故道化亨暢所部大治一判出佐屬爭手抄久焉所編鉅迺眾分而梓於寄來者稽焉知學校兵防財計之本末與夫人之情偽習尚能推行其說流患盖遠矣公治廣之懿固不專在此而五年目力心思大槩聚於此泯沒可乎判可稱

者尊孝山戎朝武溪然拘牽儷對或未能盡寫其意公之判幹旋頓挫隻字不茍真可為吏師世方纖巧詩詞新集捷出在在有真可皆懿此刻皆及物實功不廢宜哉

西疇常言序

孝以顯親為大先訓之善而世無傳為子安乎立言如河汾猶不免六籍奴婢之譏有補時分宗辯類至今膾炙人口肰江何公坦當領東折裁洗貪風力凜凜難犯余以壓民見則溫其和氣有古君子典刑既一紀過湊江涂之人多談鄉紳賢盖其手鑄也抹公所著常言來試閱無艱深可怪語誠如所編其言者參以聖賢儒先論議則愈讀愈有味學焉治焉此其紀綱於世教非全無裨不但可私藏家淑後而已紳曹賭于渫愴然謀亦於刻昌其傳錄是心而充其公其庶其勤必傳于父道矣或謂韓筆獨步有唐難根鋸之疑而書不坐是廢也噫千載所共師尊如昌黎代能幾士精出其類平生學力豈盡

無所得他人且嘆難助剡必築必表而忍高閣束之耶有是言必疇未必開有是子西疇將不朽斜曹可謂能顯其親矣孝哉孝哉

擬游忠公鑑虛集序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於世教無關於人國無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朽而萎然無復存意矣子雲遂於玄不如更生攻外戚一疏子厚雄於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盖其言用舍係當時安危千載下

猶使忠臣諍士聞風而興起尚論古人大節焉
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游公年少長習
奇節在東西州為名進士官幕府時騰書制總
條列戎情民瘼屹立巳崖然孤高紹興癸丑以
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反覆推明天理與
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
姜特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貂
天乞車駕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鈇鉞
踰月國有大故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宣趙公趣

斷大計寧皇以太后旨獲寶位人心始安多公
力也然侂胄浸用事公屢諷忠定早為計不能
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為權姦所忌忠
定被逐公即丐郡歸言者指為黨魁至誣以從
史異圖將陷奇禍幸祗罷免久之以薦得利路
節逆曦包禍擇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堅植
眦裂遣子若友約制桐諸人起義貔無不應者
賊勢披猖人為惴惴又不肯避以其瀕於死者
幾矣方忠定秉國最為雅故僅班六院且閱月

十有九日不遷嘉定更化異時號偽黨者皆起
擢不次公力請補外而得祠諸賢言狀纔進一
秩更致其平生出處未嘗希進至於遇大事敢
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胸次蓋愛君愛
國發於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其為忠也
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之力
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問如一日比走書來示
以公遺文俾序其元余耄矣思涸筆枯恐不足
以發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為主猶林茂而

影闊鐘巨而聲迴非可強而致公從諸老游學
粹養洪充之浩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軟
脆語詩律尤老勁深淵理妙如世荒耽膏等士
弱同是因群枉儻未杜誰正君心非纂摩工雕
鏤何益真儒事預重訂身三昧得蒙中養正一
心虛等語亦非擊呻敲推筆所能到也景仁紹
守閩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詭隨
忠公教忠之訓不孫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
必作納君於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

虛其自號也

代李守作柳塘詩序

士處沉鬱頓挫之極不能無酸楚憤激之辭三
閭大夫醉濁一世長沙太傅涸視餘子豈惟貽
娟流汙著此則次適自累耳比人大觀等是非
於夢蝶悟禍福於塞馬行廢委之命公論付天
下後世未始怨天尤人必周重犬圍厄鉞歌浩
如也故履患難而安柳塘陵君守興寧如子思
罵賊如顏杲卿羈窮重困吐不平之氣於詩累
累成集覓余著語余謂陷賊中復棄官流落蜀
湘間繫囹獄貶黄斥惠徙海外氣味略同然感
時寫物之章則皆渾涵隱約襟期軒闊可以進
造化抑宇宙戮輿嚳廖眇不容淬高矣哉余敢
以二賢之所養廣柳塘之見

代李守作汀郡諸寨圖序

閩寇根汀莫邵禍於畦最烈至煩朝廷纛大閫
調大兵余虎戎環其境則山焯劒鋋戰人䏶喘
怨戟豨豚人耳雖激嚳縣吏不良亦風土致然

安平時猶有魼孽數其間兩郡北壤舊寨列岩
卒籍虛援逃徙過猰致莫能禦招補陳公以遼
猷奇略摧凶滌穢一道妥帖必欲長杜覬萌迺
探狡竄俯帛巢分築營堡而命其壯悍者度地
遐邇量比多寡使氣勢連屬相應如常山蛇樓
鼓遞鳴鋤伏斥邏鼠竊狗偷無所容蹟慮亦永矣
是役也清漳判佐陳君乘之凡其事綱紀蒐隱
不畏勞募士必好身手劃柵皆奇面勢斥閱三
以竣事告余得其圖觀之喟然曰賢者經大規
摸可判有世亦須強敏人任責乃克辦韓魏公
招關陝兵有劉宜孫向乘傳料理今元戎傅君
此行義不下諸葛吾郡家成賞多喜而筆諸帙
首

送潼川憲胡元瑛序

君所命臣所敬致其身而已矣士見理明而後
臨事果惟知主恩重而身輕國事重而家輕名
節重而禍福利害輕故犯可畏辦至難而安蜀
之將壞也名家豪族豪右珍貔十指下韓唐惟

恐卑不幸而蜀果殘毀城墳墓便如隔世始而
悲漸而息久而忘結屋訪旧始求南乎寓亦其
勢然朝廷勤兩顧往作擇才於其上使就經理
自是無隻輪敢向難於上者天果然耶胡君景
玉蜀於崖柳於牧巳脈崖地久縣郊夫誰不懷
其安乃遣人威撫有中向背必從楚意天子壯
之命綉衣仗斧使于滇即奮然杖而西豈計穴
中虎子務儀然擬時余襄公帥桂奏曰賊在東
而從臣西詔經制廣西東盜賊即殄趙南海蓋

勇於赴鄉國之急者君是役畧同而所遭艱余
嘗一接論議為人膽畧必能負擔問之蜀士謂
厥居孔道大盜幾過門皆相戒莫敢犯數千里
私禱實然曾靈光德於人又可知西人望之如
父母君視之猶子弟忠聲義槩豪傑作興必爭
出死力救井里折哨騎全蚕叢將有吉語聞孔
明職心處在開誠布公臨分特為同志贈

送趙新班崇垓序

我朝恩公族厚度越古先計偕究其額科級升
其名關簿先其注至於為職資格而後易京秩
則儕之庶姓何哉蓋繇此等而上之外則郡守
部刺史焉內則為郎為卿為公無所不可者任
益以重係生民休戚益以大故必嚴其所從入
之途使自砥礪職業以求知於其長而恩不得
施焉祖宗之意何其深長也宗室子落南海僅
數十其英英者崇垓以潔身言書判選觀其人
皆卓然優然游進士二十年始通金閨籍積其
所至治最以得之非若世之假權力夤人以薦

已者將兩候班見余知其可與為善也勉之曰
富貴如浮雲假頃變滅名節則日月也可千萬
古光明漢宗明有為宰相者人雖齒牙之不得
更生列九卿而諫疏鯁鯁至今不朽吾子勗此
升矣請擇於斯二者

送陳公儲序 名容所處

孟子謂士之豪者異於凡民何謂豪浩然之氣
之充也發其中而放於禮法之外若晉之人是
反中庸無忌憚也焉能豪陳君公儲才氣豪一

世百家九流之說無不通古今天下事事物物必究極所以然長章巨篇傑壯奇詭灑酣氣張急取墨汁作千萬丈瀧於尺素間雲蒸雨飛天塹海立騰蛟夭矯幽怪潛見疑前身豢龍氏役風馭霆盡護鱗鯖之族故能逼真如此所至相過儘多可人而學之所到心之所存人未必盡知之蓋抱負偉而志未信歧厥賈沉鬱無聊時方汗漫歷長有軒軒自得意胸中定力植可驗矣詩焉畫焉託焉耳一日我知徐與朝廷大論

議疏上累百不止即走筆作歌行手也其豪為剛擲百萬重兵山旗鼓分合之麾陰山之北纓單于頸凱還玉門關即解衣盤礴適興時意思也其豪為勇豪之裨人國不細狂者進取聖人所予或以是歟余於斯人敬之深其將如京師而來別也語之曰君當蘧伯玉知非之年而克已功夫過之愛助何言惟勤飯以厚氣之豪跡飲以壽氣之豪

送周士元序

貧無以養賜也傷之菽水盡歡子謂之孝未之身於貧斷釜塵箪瓢空安處而無求焉固也若夫半菽不充親無歡顏未免皇皇奔走以追斗升豈獲已哉余館清漳逆旅邂逅寧德周士元問其來愀然曰雙親老矣餅無儲粟不足千里將抱謁人而未遭也栖栖歲闌之人仰事不足之嘆不覺涕下執其手語之曰子處人所未嘗之貧而為人所不能之孝因至貧而至孝著焉使子有二頃田侍兩安與庖猩熊衆孤貉以順

適其志則子之職盡而孝之名何有是如臨難捐軀而得忠義名非幸也夫孝者誠之發誠至則天通地感况人乎世固有擁厚貲家垂白猶健以備甘旨之奉者見子之來必忻然同志舉千金以賙子身美官戲綵娛侍以遂禄養之志者見子之來必惟然錫類輟三釜之餘以贈子子姑持此誠以往必有誠於孝者應如膠漆如符契矣子其行紹定庚寅月正李易英序

送循州余法仲宣之官序

幼學壯行一命皆可及物三尺法係人死生忍朴所學惟上官喜怒徇哉余少日泮洋與余仲宣為最家友淵乎其醞藉精乎其踐履其可嚴敬短窻孤燈語到夜半每謂我筆得行所志必惠利生民焉先余仕娌前君後十年決科又四年為循陽法掾天將大其任故厚其養如此余以著局歸班即徧舟送過雲洲臨分曰殘夏當之官予盍言余應之曰嗟昔所講論仕以行其學當官奉法無高下其手有不平必爭爭不得則去是即他時定大議臨大事之推自讞官畢纔一事放過將終身悔其何追國朝嶺服人物秪說二公襄自君家好樣菊坡遠業亦發軔於梅仲宣勉旃

送斜曹吳雍之官序

自于公以治獄興其門世遂有故縱以覬覦後福者君子不可無辯也夫于公謂未嘗有所寃者曷嘗以有罪為無罪哉特不以無罪為有罪耳笞其當笞者墨其當墨者大辟其當辟者至盡得其情實而無枉雖殘其身而無怨事事皆然其為陰德也不細有後宜哉故罪疑惟輕可也事白而釋之為惠姦有過無大可也故犯而釋之為黨惡存心過於寬則减德事然殺人者獲免挺刃必交於途奪于貨者弗治剽攘必紛於市姑息於一二黠害已千百惡人多幸而善良懼如此而能昌其子孫大爲殆不其然鄉大夫吳公純臣溫厚有古人風祥刑于嶺之西以把稱子雍是似且甚秀毖來訪于文溪之上且別焉問之何官曰新斜曹又問賞之遂辯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贈以言曰吳氏父子視于氏父子官崇卑不盡同而再世俱典獄子惟清惟明惟平小大之獄本其情無以私意有所重輕必身享駟馬高蓋車之榮矣

送判縣楊候江中入京序

公論消長與世道俱大道之行也夫人不失其是是非非之心之天豈惟大廷賢不肖若白黑

閭閻之匹夫匹婦好善而惡惡皆斷以理之正不以一豪私意參其間汙世反是以大忠為太佞以至廉為至貪士窮達有命焉寧以是休戚而關於人之門大矣莆城先生老于鄉余與楊侯日摳衣侍起居言動必見必聞熟城罵賊同部入幕侯清白於冰玉有關西夫子風天知之先師知之寧廬陵之政若士若民安之平生壁立萬仞不稍下貫萊徧飛語蜂起或者竟叔衿罵夷而蹠之涓而涅之他日不能平侯謂寓藏

儻釆耳恭然不以縈留中所養未易涯也負駆復入京余送之江皋曰朝廷清明公論自定不疑之金必有能辨之者侯笑而已侯名汪卜

吳草門杜詩九發序

草堂詩名華商評者矣反覆倚論為一書者蓋鮮莆田吳君深思覃句中意索言外孳音咏泝脈絡與綱目工部胸襟氣象模寫曲盡皆前人所未到余味之雋永深嘆其用工之精大椽余君得業維爭指金鉸梓蓋深於杜詩者錯是編不可無也况木萬里途不讀韵老杜吳讀杜詩何哉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卷之三終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四

門人李春叟編

題跋

書胡致堂叙古千文後

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而後徐出其說致堂其視傳致筆削皆有法叙古字凡千不重雖欲席間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包撮略盡興亡啓主之理亂哲佐侍臣之功罪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百世確論不但可以習童稚而已古千文猥陋不倫乃盛行於世俗蓋未知有此作也其書一經朱文公表揭遂傳廣帥宗公慈里兩翁之里學兩翁之學斷梓之衡陽又梓之廣之泮宮自此流布天下人人得諷詠有功於人心多矣南嶽之高南海之深不泯不磨致堂之心淳祐十年月正元日後學李昴英書

題章公權進論藁

金珠珍矣飢寒不可衣食則適用莫粟布若也權深偏奇之文自鳴一家人爭寶之價誠金珠矣使非切於時無裨人之國亦徒可玩而已矣讀章衡之進論辭氣平暢若不求工於文者然論古成敗商今利害實可見之施行其日用之布粟歟世之舍金珠取布粟者幾人耶毋惟乎天下之未平治也

題鄭上舍价大學策藁

士試於有司以時文志於得而已鄭君對策天子學乃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稗於世道方熙論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計耶胸中所存定非尋常諸生捷尺寸比是真不負皇朝淑養之意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未泯可為斯文賀君其堅此志勿渝厚其養勿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使人曰此徒議論之士吾黨所望也嘉熙庚子四月

跋許廣文一鶚廷對

士初試大廷多未脫時文氣讀許孟翀對策體製全似奏疏首排李清臣葉祖洽媒進阿世條

陳切時病而言甚直雖屈第七視紹聖初乃詆
元祐諸老竊榜亞者相去霄壤均為前輩氣稟
自不同然歷攷國初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
由第七人者絕少若有所待勳業與名節俱不
朽深有望焉盍黽勉之

跋清獻崔公手書

嘉熙己亥某在著庭清獻崔公自南海寄書來
別紙如此公作集賢相天子遣中使踰嶺趣行
且賜金二百兩治裝蒲輪日在門而公之病已

深矣累疏力辭始得請以金付武臣鄧祖禹護
納內庫蓋公帥鄉部時祖禹實為事務官所以
委之也此役他人所難而祖禹不憚勞費似知
慕獨樂園之守園者亦可尚也偶閱公手澤俾
模刻而藏之淳祐五年元日

題菊坡水調歌頭後

萬里雲間戍立馬劒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對青燈搔白
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閒謾說清
泉白石梅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
夜歸夢到家山

右崔清獻作

清獻崔公劒關賦長短句卷卷愛君憂國遑
恤身計此豈頃出師夜推趣欲結茅庾嶺邊
一琴一鶴緣湘桂歸南海竟不得踐綠陰青
子約然幅巾藜杖徜徉老圃寒花間十有六
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此

詞山中情非公手跡某敬以所藏本授橫浦
校官賴君棟使刻之文獻張公始鑿嶺路而
未有祠著公同龕為宜此則地主事非過家
所得專也淳祐六年三月既望門人李某書

跋菊坡太學生時書藁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夼仲書也吾州
去在所四千里水浮陸馳大約七十程士以補
試難登名猶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
且費之憚而尼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閭

關獨往一試預選隨取高第平生勉業名節實
賢關其之長短句有人世易老之嘆必期三年
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於沭
齋舍之費頗悉聞其入京參齋時皆朋友相資
助故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
其憂者處之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
一世也林介仲名介增江右儒者生沒在公之
前後人不能實有此紙轉落士人之家某近始
得之公以歲庚戌入在膠庠庚戌而此書出若

百載然外姪陳某往試橋門持此授兒子守道
守道亦就試丱壻菊坡之門公手澤宜歸之淳
祐十年二月朔

跋節愍王公行實

舍生取義所欲有甚於生者平生講之熟故臨
難處之雍容非猝然勉強能之寇之犯益也節
愍王公翊以議官權宜肘制置使印收燼兵支
孤城野戰不勝恭戰又不勝然後徐結纓而入
于井此他人之責而身之不避壯矣哉先是菊
坡崔公貽之書曰一既氷清萬仞壁立竊意公
平生忠義自許惟菊坡深期之其子閤募死士
赴難道遇寇且鬪且前剗甚偶不死今為東莞
丞遂得見公行實與守城日記風節凛凛使人
慨慕且三嘆菊坡知人之明淳祐辛亥冬至文
溪李昴英書

跋鄧運判祚行實（始興人）

嘗聞耆老言杜湍鄧公平從事英氣與謀不在
杜杞下老檜欲峡以美官使推殘誦客則崖然

正色拒之士志於立功少定力公則將之以學
故能不為勢利所移高廉於上書布衣中識拔
南方一傑可謂無遺才矣淳祐八年八月二十

題循陽通守黃必昌大學中庸講義

吾友黃京甫主濂堂日沃諸生胷次以大學中
庸之味揭宏衆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
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微之片言閒體認真切
處如良畫狀人物孜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

於義理無少差謬淵源乎北溪而根抵乎考亭學者為後學之益多矣京肖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説而已然士之講學豈惟獨善要推以澤民利物與上官相可否毋有所恐懼見義必為行之以勇又持此書判千里矣勉之哉淳祐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題諸葛珏北溪中庸大學序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帥延之往教翁指盡口授不求工於文彩務切當於理義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於梓嘉與後學共使之蘇北溪之流遡紫陽之源而窮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功夫可循循而諧矣余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貴倉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淳祐五年三月朔

跋西山真先生送李教授高序

士生遐陬學無名師誦無全書得於氣稟或秀而文職教者復不屑誨上習日降而庠豈顓士之外哉莫遠於蒼梧有陳欽明左氏為博士祗闓歐陽詹始來進士且先數百年而恩人士至今湮晦其間豈無瑰奇不撥不範無以玉而成也溫陵李君茂先錄膠庠登儁科以先正嘗教授于恩步踐前志達尊真先生有言修其行勉其以實理淑諸人以實學充諸已蓋厚於其偶方之士而周於望當世之賢皆樂教英才盛心也茂先可為師者而溫知不厭青衿叩請洪鐘應之學者能心契意領矩步規趨固無異登西山之堂而覩承警欬也異日卓然以道鳴世淵源蓋有自來者番禺子弟遠從胡安定游恩之士坐闡長者之餘論幸矣亦可見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遠矣敬書詔後俟掘趨墻仞而質正焉

跋陳侯贈曹貢元士圭詩

儒將雍容氣象與武夫不同孔明七擒孟獲而卒縱之非力不能殺不忍耳總管陳侯以文武兼材假右科發身策勛北垂浩然賦歸澹如也汀吡憑險裒兇犬朝起侯付以外閫撲也蜂蹂聚蟻吒咤頃耶尚欲招致而生之涵澄一意宇宙並量筆之詩卒布宣盛德襯競病之句陋矣安得渤海觧刀張嬰面縛刃不血而功全此詩季將軍一諾也曹江生善揄揚之紹定己丑良月朔

跋第二首

手翦要盟曹子也望轍眡旗亦曹子也磔逆阻兵曹君士主請于郡身蹈狡窟曉以逆順禍福此舉甚韙而壯陳侯延之玉帳閒從容札所爲詩以贈空巢成禽之句非庆掛柔之意蓋不執安之之說而縻勝之之畫此正元戎高處萬一羈縻怙終罔悛則兵其可已乎夫苟不可已也則曹君又將移其前日之憑軾口代者而繫韃相從矣此詩旨也

跋魏鶴山贈醫者謝君序

宋清氏以予厚傳之闕大中以博物翁記之著二醫皆工已疾而不祈人之酬者也長洲曹君客五羊大書其門曰病且貧者診乎我藥施之是不忝鶴山贈句矣淳祐甲辰仲春

跋魏鶴山題尹商卿自信齋詩

伊川先生曰孔孟之門人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朱文公曰信者真知其理之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尹君試思之

書杜去非所藏西山帖

西山嘉與人七接遺墨落四方最多杜正甫所藏帖則許之深勉之力其人蓋可想而知也

跋錄曹吳雍所藏鄒南谷書墨

樞密南谷鄒先生名德溥海內人士所宗埀五十年矣平日於一字之褒不輕與人春秋法也曩由夕郎拜帥西廣南海吳公純臣古君子人也以憲節同寅其子雍寶藏乃翁所得先生書所得褒語則清通仁厚而已辭甚不費而曲

畫繡衣公平生所為士大夫作時樣書尺頌德或累百言觀此可少娩矣吳氏子賚禀額特於此四字克肖而尚方少里人李昴英為先生門人輒發明言外之旨曰清也通也厚也皆仁中有也宜益充已使人從淨盡天理混融以全吾固有之仁所到豈易量哉先生閒舊同僚之有子必亦喜淳祐二年五月望

跋陳光庭所藏蔣貴齋遺墨

細數在世縣科級梯貴顯凡幾能全節始終有

幾容容溫飽同不足笄乖初心而謬末路良可憫惜方老奸摽攘以區區官爵籠天下士鄭夫爭吞炭為啞以媒進取一世習熟謂敢言為狂安齋蔣公始召忽大聲長鳴於仗馬間駭者愕然者愧正論命脈賴以挽回其憂時愛主之忠甚至於病且死不渝也科目得如此士庶亦不忝陳君元賓布衣時登其門最久而家貽遺墨盈幅讀之凜凜猶有生氣元賓今尉增江甚公甚廉甚恕使家猶抑之群邑人叩臺府乞留非術駱利誘使然觀其字皆公之名薦詞益信端人端友平日扣資講切皆實理也百里人心德之不忘其實學功用小驗云嘉熙戊戌臈

跋吳鄉統所藏菊坡先生帖

清獻崔公護坤維晚必自山伺烽火至報稍急輒通夕不寐思所以應乃心無頃刻忘邊憂也指縱諸將每手筆馳以授情通如家人而人樂為之用鄉統吳侯彥公所識擢薦之之詞曰宣力邊防輕財得士卒心介冑之士才且廉世不

多得公以清勤身帥之驗也是時全蜀如金甌無少玷缺續貂以狗而貽禍遂至於不可救藥吳侯久已擯去流落天南邂逅共談西事慷慨憤激有老馬千里志歸斯人于鄉國使經理殘碎地豈不愈於用新進輩哉同時有李侯紳受知於公後以死節聞公知人之明類此故併識之淳祐三年良月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四終

門人李春叟編

題跋

題潛守黃連傳

雪嵒潛君起傳黃連以其味苦而能愈疾猶言忠而能救缺遺也然苦易厭忠易疎古今同一病此佳傳可藥天下後世豈但體物游筆力而已哉予嘗謂黃連最甘舉世莫曉蓋不適口須刻耳為身已安非甘乎物之甜人其害有沉痼

不可療者非苦乎日若不暇食文亦勞止終與民偕樂玄宗末年聲色豈不大快意卒不寔于蜀明驗可睹夫君心苦身苦學苦行苦其性黃連其氣味黃連寧自苦而欲遺世以至甘故言尤苦必有持是言進之上者國脉庶其有瘳乎唐傅士嶺南貢蜜菓詩曰政恐無禆益所出非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在惠陽作也其忠愛深矣黃連傳惠陽所著二篇政堪作對

跋潛守治獄好生方

治獄好生方雪岩潛起所製也方所主者一曰仁其用有三曰研之審辨之白決之早余始讀之意其如世醫雖能處方未必有真見定力能察脉投劑也南海值厄運潰江迪嚞攝帥尉陳知辜攝倅以殘虐為能以多殺為功肆號大小屠伯虎噬埲吞俘平民為寇纍纍血刃机繡衣陳公均久知君檄之詳訊凶人方肩威焰脅制同列或勸君引避可以免君奮然曰人命至重但平心睹是己之禍福利害在所不論乃躬審

問具得情實賴以更生者十九與唐眉山序蕭師頗明與元獄非瓶活數十人事頗相類人始服君有活人手能用此方矣既隨試效不得不廣傳

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記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弘毅齋游公佀來記筆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不肯當吁先生騎箕尾去矣偉使劉公克莊始

入記于石命其客鍾大鳴視工以漆祐之元卩
夭後三日立先生所以惠其鄉國人所以尊其
老來者有稽焉游公之文也抑劉公之力也菊
坡祠二在蜀仙遊閣劉後溪贊之在南海之蒲
澗劉後村碣之銷歎大賢者盛德垂之無盡兩
劉氏之意俱豈而後村慕前脩於既往勤勤焉
非利而行之此則過人遠甚邦人士謂宜識俾
先生之門人李昴英書

書瀧水趙宰汝軏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七日狂卒曾忠據泉突南海城
余絶出行其壘且周睫以逆順禍福群兇帖聽
遁而西又四年請瀧水民立趙令君生祠記而
後知賊據古端日康之人大恐瀧境內黠黎豨
假防縣為名鳴刃譟庭下令從容折以理即解
散去時菊坡公帥鄉部如此好漢惜郡將不以
聞余方在幙府實負蔽賢媿趙君有靖百里功
未嘗口微己人戴之碣殆不傳今士大夫幾大
樹將軍刻宗室子君名汝軏敏才而力學所至

有政可稱南海李昴英書

書士友張德明擁書樓

余友張君諱允迪字德明奇偉士也自言出曲
江文獻公派宦鄉城其部日北挾冊竟晝夜吟
不輟心甚敬之無何挈入壁州齋房就訪焉則
壁橫署木二大字曰擁書蓋菊坡筆也謂余曰
其下寸扉鄉達尊不鄙夷其敢暴棄而戕其藝
南宮楓北俛洲西廊試入前亂遊不肉食余来
寶安登其藏書樓二大字宛其舊識而故人隔

世久矣為之愴然且仰嘆大老先生樂與後進
惜天不壽斯人少副所期也其三子斗文翼文
光濟皆力學克支門戶皆與潛計自此能刻厲
以成先志則德明猶不死也勉旃嘉熙二年六
月二十二日

書胡侯竹巢七思集

細誦胡侯大學七思之作迎駕謁殿之篇其綱
領與君之仁所以教育我師之道所以作成我
功與天地並蓋終身受其賜如之何勿思侯去

望水幾年而卷卷然形之於詩視世之紛富貴而忘發盛者大逕庭乎紋牧千里將行夫子之言以澤天子之民推廣其所思則天下有溺者飢者皆在吾念慮中俟必勉之寶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南海李昴英書

題劉洊州必成三分集

嘉熙丁酉秋余被命衡文貢闈右科中得一奇士揭之解首則劉君必成也明年君廷對冠其倫又十年以清洊使君寓南海始熟其標致論議競爽可人與其所為文不異而吟尤豪逸雅澹兼衆體題所編曰三分取東坡戲郭功甫語也謙退不自足如此進未易涯雖然世有撰八义之才而他無可書者器識先而文藝後也立身行己當如前輩所謂八九分人推以及物必寬之一分君所學所志蓋有余所期望者不但進於詩而已

題鄭宅心山居藁

余乙酉與鄉老進書鄭君宅心由東廣漕闈樂名始聞未之面也嗣歲識之于期集所邸寓又相隣日夜劇談不休蓋博物而多藝者又十年四月邂逅欄柯山喜其詩益工相與道舊留三日而別未幾以死聞同榜中如斯人豈易得哉君之弟宅仁收遺藁得數千首將板傳之可謂篤友于之義矣作士不可作同年多凋謝撫卷悵然淳祐丙午

題危志仁恕齋詩藁

四肢具而為人而夫子所謂成人異於是則知杜子美詩成泣鬼神之句非成章之謂謂功夫到成處也廬陵危容孫出家尊恕齋吟篇句而琢字而鍊興高而味長一讀知為老蒼筆庶幾于成者此足以成恕齋名矣奚必仕

題三衢陳大經詩卷

陳君自號岫雲所以寄蕭閑之趣非以是狀其詩也而澹乎物表納宇宙之大於胸次吐之成韻自然清絕不塵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必有賞音如昌黎翁者淳祐八年八月八日

題節推孫端義荃翁集

士行乎患難可以驗學力所至深淺尚間近矣羈瀕於死不餒有飽雞粥飦膻以須者羈困旅逆又焉能暢其心如蘇張居端義以選人三上書帝閽最後書言最切端平明禋雷雨時也天子聽之從于謫以罷乃符與監門俠論所隣老矣落南依敗屋然破釜竹榻紙衾淒其誰堪而顏丹如氣虹如不作顛顇無聊狀其詩累篇骨處實眼處活峭奇而非怪含蓄而不懟多從胷

中書流出他日將與名相久遠而後知數年數千里外所以沉沉然自適而忘秋風蓴鱸之感者心寄於詩也或問离騷荃翁其主而君荃翁號何余應之曰荃香草也特寓焉以自別於贅蕭莘耳周大君在上楚莫非臣是於義無嫌淳祐三年重九文溪李昴英書

題鄭南瑞磔鋏集

鋏隨取而有人得而凡之然極其至精有天下至珽不能當者一劒而敵千金已珍矣一鼎而壽國且千祀誰得而價哉聞鄭君南瑞標所業曰磔鋏自謂其文如鋏藏沙磔中俟淘鍊之工而未遇也意則甚謙矣鋏亦豈易方耶能堅其志剛其氣學成而器於時則腸焉宋廣平面焉趙清獻可不朽百世彼銳以刺硯以磨徒欲資筆舌鋒鋒是於剛君子不貴也逆其行卷書以勵之若曰鑄人則予不敢淳祐三年十一月一十三日

題郭景舒梅埜百詠

暗香疏影一聯出梅孤山和靖成三高蓋工之難豈多之貴耶郭君埜卿頗有王謝家子弟風嗜於詩酷詩於梅獨富趣尚殊不塵然年盛氣銳往往成之易出之早才性固自佳特未逢好師友砥礪琢磨耳歲月益富推敲宜益苦華收實在潦盡石見觀舊作當自知郭功甫自謂一世豪東坡於其詩纔許三分埜卿能勉用力將不止此家數淳祐二年七月文溪李昴英俊明父書

題鄭宅仁詩藁

詩詞雖寄興寫物必有學為之骨有識為之眼庶幾鳴當世落後世不然是土其形繪其容望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敗矣余識鄭君宅仁已數年今見其近作如此君同年之弟也愛而莫之助可乎淳祐六年三月朔

題趙公玉新昌紀詠

澹庵謫仙人、、疏請尚方劒前後三十詠始落南荒公去新幾年仕宦新幾人做其數而詩惟一趙公玉蓋勇於步趨前脩者詩寓焉耳

題彭以詩下車錄

下車而揖戴笠此布衣交富貴毋相忘之約耳若夫一言而善介卿下堂一字之工大尹駐馭前達之賞識士不必舊嘗半面也士有安窮鬪而陋結駟奇飲市而傲召輪又易嘗汲汲焉覬貴顯者之一顧眄哉窮達不足以論士新故不足以論交所以意氣相與惟其人而已人如彭君昌詩所至誰不倒屣誰不下榻帙此以謁諸公庶幾他日一邂逅雖似乎贅視世俗所謂雲萍錄泛泛然紀載則大異矣余方耕釣文溪上效東坡雨笠曳屐則軒渠甚適乘車驁榮途者甚多矣君必欲賴然山夫筆其編甚矣其迂之過我也淳祐十年四月既望

題鄭寧行卷

雲峯所為文皆經真魏宗工指教既數年矣筆方當益進必不止是編恨未盡見也

書趙經幹彦捍自鳴錄

趙君樂城龍川余方閉戶恤居不得耳類未遂卒圮城以後市則身其間歷歷猶在眼也是時肉食者爭藏深遁遠冠退亟早身從而論功者亦衆矣君入與吡富道戾借自言訴部溪趣之來後似權以濟事而心才暴白於人竟為法受惡朝廷徐知其無他過賜之環訪余出一編曰將持此鳴其不平請為我一語以證余生平不解絕物而筆不逐世情君畀時督捕誠有跋履之勞今自惠來此邦人士相嘗問不絕于舘亦

必有人心未能忘者是則可録嘉熙戊戌臘

書方右史請田知白作濂泉堂賓書後贊

鐵庵翁常云是邦老成人無踰田知白者聞其壯即厭科舉專志理學使領袖書生為宜知白長余三十歲有疑必就質焉而不敢友也因從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五終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六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端平丙申召除太博賜金奏劄

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國者惟觀諸此人主以其覆之身措之天下質之理藏之心焉道侔咸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將至今輒考古驗今隨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所決擇也恭惟 皇帝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為五三登閎 蹴可到然欲祈天永命而雨血告妖如晉承康識者有五胡之憂欲復疆境土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之懼襄峴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亡自去冬以來然矣 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行事果皆通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 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模惕然於亡國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

是理所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趨徑
莊不可越趄而進凡壞常戾正咈衆徇己者皆
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蹉誤其間聖賢明
訓若揭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敗臣謹昧死為
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
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
雷而輟宴蓋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
時恐易怠忽於己私之累縱立望幸之衆易至
移人天錫欽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

喪志營不急則窮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
之費不會[illegible][illegible]祇布衣帛之時毋曰貴為天子不
得一舉手足也此坐薪嘗膽之時毋曰惟辟福
威玉食也　陛下儻念三陲之民轉徙無依必
不忍適一己之安逸儻思多難之際日不暇給
必不肯汩聖躬之清明娛脫簪之諫周室所以
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
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
也　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𢘆或俾再入間由

外擢其奇耳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
激忠於報上者詆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諭留
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奬犯
顏之直氣已頓殊導諫之初心年來人物彫謝
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抱
沒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殄瘁之憂守輔郡者
人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衆皆惜其
去而列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
竊有疎忌賢者之惑　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

此一脉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强本折衝
在乎衆正必使莊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
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
哉剔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　陛下
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撓非不故使
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
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用近習乘間
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寢礼
叮嚀閫虎未分制書符移東閣弗頒賞罰無章

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叅駁朝廷之政本未
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
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　陛下欲
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
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濫群險雖斥簡記弗忘上
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昧進退之義者不
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
誕無忌求得欲從躁競愈滋平居習為頑鈍無

恥之風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尚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戕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
不懼哉關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
決於一心　陛下以今之為合古之法跡其所
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
見也我高宗皇帝開闢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
業始謀具存焦思先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
之詔諫官所言多寡道簿以考面對不及關失
降秩以儆大臣勒令內品責軍令狀而上為改

容觀筆戒以軍法而外聞震恐諂諛之人不使
厠身於班列振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
懿範最為切近　陛下有志中興能循　高宗
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　陛下赫然發
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
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嘆
當如炎紹之初狄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
於不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
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移堂除於吏部而一

意籌邊當如李綱以才就爭天下大計毋徒曰
鎮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謂非臣子安居
美食之時共懷主憂臣辱之念各辦趨事赴功
之心毋徒覩風景而感慨也邊臣當如劉錡所
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敵毋徒靠
撒花以為緩兵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陰共
商緊着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勍敵之在前
常若禍至之無日庶幾無秋高塵起之倉皇而
取襄並蜀囿淮之規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

不識忌諱 陛下我敢取進旨
公未奏劄子問上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絕
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跡遠小臣辱 陛下
簡記豈勝感激公奏第一劄讀至娓脫略之
陳周室所以中興上曰多事之時正當以中
興為法讀至賢薦府者人皆惜其去而列跡
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尚虛名而無實用
公奏名者衆之所推予止亦宜留之以慰物
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內讀至臨難

必無伏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氣節
公奏亦在上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銜命勉諭崔相日朝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
日之急務也強敵挻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
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
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糜我赤子其來莫拒其
去罔追非彼實強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
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

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為之事荊戶後勁而
敗於鄢陵鄭聃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
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
偉績田單一遜難者耳守區區即墨而復齊七
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廩募衆鑄
兵而自河以南復為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
辦此 陛下近命臣韡兼制淮右未著已定機
括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
豪勇前日之怨懟者今屬心臣韡亦當以單遊

之功名自期求副 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
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
邊吏或當科瑕斡難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胸襟
容納衆長以為輔車之助此大閫責也廣設網
羅收拾群豪以備運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
百里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
遺才草廬卧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虱劇談方略
山林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
度外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

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服貧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博參公言精加考察或寘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勳安知今無若人乎惟　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止

讀至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　上曰天下事有人才便可為近日更張師閫卿亦知否公奏　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上曰右相有來期否朕自更化之初簡在朕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臣雅與之遊方一老屏　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又道遠恐未能上副　陛下延佇之意　上曰聞其年事雖高體力尚强可勉為朕一出公奏雅與之居家庭之間或可以勉强涉道路之遠恐難以驅馳　上曰卿近得書否公奏此月初旬得二月十六日書云云　上曰可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康濟之功公奏謹當作書諭以　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仰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為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脉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

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歷在已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救矣若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在今日可不深戒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生稟厯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興王而比隆蓋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彌篤群下歸戴誰忍負之　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慊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

廉動威回祿爇焰雨霆流沴旱蝗為妖怒濤浸
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災
譴疊見為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
之已極且轉而為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敬天之渝未必見
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䄍祭之繁文
若為感通奇衰之異數無乃瀆慢古人慮女謁
之盛而剪不自責府勳舊之罪而席藁南郊於
嚴恭之際未始徇虛文也　陛下非無應天之

念也然災至而懼既久而怠能保此念之常堅
否乎淨紙未上邇臣直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
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缺政公論以為
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者亦不
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
拔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尚或議其
貌厚遂臣輕視於朝廷言行几幾而玩褻猶故
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其

御史條奏則宦寺丞歸於故鄉一言感悟左讙
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　陛
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
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
君之心當与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
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
正憂元氣之壞強敵尚犄接首之期兵弱財殫
境蹙民散自非　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
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晉以

衰仗為俱瘏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
陛下充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
天民也念轉移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
深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覲聞以吾之
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充此勇而行
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於改
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
奉枉之門即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
易亂而治矣機括既回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

乾轉坤循之窮冬千林摧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効速天下尚焉有不可爲之事哉踈賤瞽言觸突㝡聰惟　陛下察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可以過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行軌轍難近而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之謀成帝雅厚

張禹而禹竟媮西都之禍人主於用人之際可不鑒哉　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苦爲是强聒哉　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愜物望去僅一二耳或植黨周章而穹班非據或城狐依憑而美職如攜竊意　陛下不過信其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

怵乎其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　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願　陛下公道宏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示聖德之廣大遠屏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奬國脉共趍治功尚何孤立之慮哉惟　陛下留神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六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臣畎畝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來豈爲榮進清光再覲罄竭愚衷臣聞處難爲之勢而有可爲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改爲之時而無勇爲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

爲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幸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爲泰之候轉危爲安之兆也海內顒顒日望一日規模未立効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尚蟲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着不升則降決於此舉緊切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爲者終付之不可爲是聽其淪胥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　皇帝陛下銳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嬰拂而慮日以深覩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充而上之威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夬之決斥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朋私之醜類正路開闢化紘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不慭遺阿匼取容者尸如充位以白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老狀而贊萬機揆稜歲餘竟成何事　陛下察其昏謬丕聽引去此又一機也此段論范鍾　君明臣良可謂千一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

之設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　陛下上繼列聖之丕圖親授　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代明鑒援引略盡竊意　陛下往來於心自不能以頃刻忘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以爲常閱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訣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故凡聖意之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

二三大臣胡不諫之老成從臣俾盡愜於衆情
宜亟定於大計于以繫四方之屬望于以杜姦
萌之窺覦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次耶是
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　高宗皇帝曰朕懐
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此段論建儲
枳兒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盖不知其為姦邪
也　陛下大明當天魑魍遁逃遺其親者必後
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　陛下亦既灼知其
凶悖矣似聞捐金置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

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
譽以三數端人之牢拒亦安能盡絶餘黨之交
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
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今出力為　陛下扞
禦外邪者如捉重兵對勍敵萬一束言浸潤
聽動揺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
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繫非
輕胡不明正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
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　陛下去奸臣未勇

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柰何
不得亦恐朝廷難柰何矣此段論史嵩之非後
戒乎王媼擁寶扇於斜封墨勅之時蓋由中宗
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恱天子使不觀書乃可
以竊柄　陛下淸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
子小人近之不遜曾謂隽郎之使令殿省之洒
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閣築
鵲觀而土木之侈奢外設狡窟而蹤跡之詭秘
雖寂寞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市

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
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
抑絶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鑽闚
禁言其以撻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神斷無
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
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
於大肆而不勇於禁柬耶慶曆上東門之押出
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内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
可以為法也此段論吳知古　事無急於此者尤

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事會之來無涯而事力之窮築底要必如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留一弊將尊待有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撙裁宮掖之費以助戰士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蔽壘晉明帝猶能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爲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勤細務爲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不相爲謀爲給諫者當各奮鷙擊之忠

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爲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矣舉措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願 陛下堅定力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臣協忠力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勢漸至小康苟不强爲善而諉曰時難豈不孤天下生靈之望耶狂戇小臣不識忌憚惟 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覩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垂盡時難未靖而人物晨星州縣廩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嘆豈天地之藏有限而上產不足光岳之氣已分而奇才頓稀耶臣竊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綱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與國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素爾不

多而冗者紛如乎不汰而奔之亦亟或一歲而屢易或旬月而縣吏新舊送迎動費累萬貪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嘬靡遺國之命脈緩急何恃可不極思所以救其弊乎臣以爲宜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爲臨司牧守者大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闕必以此選補焉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任歲月寖久則擢寘班行以昭示獎勸數年之後庶幾在在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十人之群必有拔乎十

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
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綫弱之勢宜大啓功
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
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晩暮勁
毅之氣銷蝕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
已衰矣又有抱負奇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
可惜耶臣以爲宜令帥守監司各擧其屬之賢
且才者明著實跡勿循私情大臣參之物論以
取其尤異者之都堂以觀其人品使條陳當世

之務以現其器識如果可采則稍出資格之外
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浩穰之塲
真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磨隆委勝重負者
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　高宗皇帝
諭宰相擇監司郡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
又嘗因臺臣言資格大拘有曰使有豪傑之士
雖自布衣俊擢可也是皆中興之良規惟　陛
下與二三大臣圖之取進旨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

建庚節以臺臣劾去　上曰是彭方第一劄
讀至猶足扶持　上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
至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　上曰范
鍾年老廢事亦多奏云范鍾老而且懦讀至
以建小學設淑宗英　上曰朕於小學之教
極留心讀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
上曰其年尚未讀至胡不謀之二三大臣奏
云此國家重事須與大臣參決不可使宦官
女子干預　上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　上

曰果有置局之說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
皆然　陛下當先絶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
以安善類之心　上曰如何區處奏云如近
日臣僚所謂或欲竄麻或欲勸令致仕皆可
行　上曰此則不可已與宮觀但不用之足
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愈疑望　陛下更
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焰薰灼趨者如
市　上曰朕未常容之干政不知外間何以有
此說奏云臣來自道途已聞人言籍籍若非

陛下決意抑絶使内外明知之則人意愈見
紛紛異日書之史冊亦為聖德之累竊至履
霜堅冰由来者漸奏云范曄作東漢宦官傳
賛亦引大易履霜堅冰之戒蓋謂漢末宦官
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於此　上曰固
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廉隸甚至稀
少　上曰貪吏未戢一至於此未見有廉吏
者聞陳愷亦廉是否奏云聞其人亦清約讀
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蓄奏云如方大琮

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舉而清苦自
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楮治績為諸鎮之
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以示激勸
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開慶中幹腹
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數陳此事然
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　上曰極是極是因
奏云云　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
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事者
徒知為一身功名計又恐别生事說則不惟

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俱受
其弊矣　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春麥
皆熟雨暘時若更在　陛下增修聖德使天
意常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
已盡見於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
於君蓋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
念之私則為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祿皆受

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為有負矣厥今之大勢
危急為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楮輕如毛
民流如鴻農危粗登而逆變累形哨騎條退而
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恐懼以祈天命之時此正
群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
惟　皇帝陛下睿資高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
深研理要躬決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
英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隱憂難兼人謀全望
天助猶祈能感動何耶　陛下試端坐而靜觀

九平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荅隱顯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心陽明常存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 陛下神明之舍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之衆所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曲而宣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輕褻於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黃門之依憑假托或未能峻其防朱邸之非意干請或未能裁

以正是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陛下舉動一步必凛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心悔禍庶可以轉危為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宿望也政地延登以其久引恬也二臣之策孰不以協志併力共濟艱難之期然寬者畏縮而欠大事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失不和之氣味固順以無斷為柔惡以猛隘為剛愚蓋事未必可為而強為私也事到當為而不為亦私也胡不弦韋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之異中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貴望謂何貌厚而心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立之私豈不孤 陛下委寄之隆乎方巨姦傍睨要杜其來豈宜同室之操戈邊燧未消盍嚴其備爲可同舟而胡越猝有警急人各異議豈國家之利哉況不靖之徒交鬬其間嫌隙生於囁嚅躁激起於纖吏二三大臣不咸而國不競其負吾君又甚矣臣願 陛下申諭大臣俾之去私見而徇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則扶顛持

危庶乎其共濟昔高宗皇帝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只是節坐內省求所以荅天意者此可為 陛下法張峻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散遂至失歡此可以為大臣戒臣不勝慺慺取進旨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七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卷之八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膚識狹　陛下拔之疏散俾綴
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
知諫院即上疏曰　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為宗
廟社稷計也為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　陛
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恭奉之忠首以正國本
為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
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責乎
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
豈專為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
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
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
日稽緩哉恭惟　皇帝陛下誕膺寶曆光紹洪
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　陛下將以垂統無窮
為萬世開太平者望　陛下也春秋寖盛蒼震

尚虛群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
望聽幾年于此矣　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
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
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驟霧劃開惟天之
眷惟祖宗之幽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
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祗歡悅然雖
有舉棋將定之喜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
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為大謹以三說上瀆聖
聽惟　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文帝即位初年
有司遽以建太子為請令不可謂早計矣歷觀
往昔當壁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
嘆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己私不克斷制　陛
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
屬為最親儲以繼體人道為極順倘或猶豫能
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觀覦體統
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盖車
之制佇聞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
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脉之長天下咸曰吾

若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晉安為王之封
乎臣請以冠屬籍 高宗皇帝曰可便為皇子
此 陛下所當法也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則職
出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生岐嶷之質猶在
稚之年必先䕶固其天和庶可以貽於哲命
昔人有時別不防於有下契之嚴惟所關所繫
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
之過寒饑飽寒者必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
器也豈止於樹拱璧培桐梓之譬哉謂宜專屬

禁闥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
左右彌縫之而妾側媚之人不得與乎其間則
宗廟社稷之福也 高宗皇帝因大臣宮人可
託否之問有曰若不外擇宮嬪可屬之事更多
陛下所當法也三曰教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曆
傅之刑名秦祚遽危蓋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古者有胎教有蒙學莫不于其初而漸漬入
之是必妙選於師儒所當涵養其德性毋徒甫
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之常程俾善言正行
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方寸則凡朝夕
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漸漬之功又當擇臣之有
物望者時視其德業之進因以為內學之重他
日恭儉溫文發達於性資孝友仁愛著聞於中
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
沃且稱諷詠之益 陛下必得若人而委之輔
導可也厥今所慮未然而勢未強陰邪譸張於
肘腋之間夷氣滋熾於邊庭之外消弭奸黨鎮
壓群疑全在此若臣願 陛下上念祖宗付託

之不輕下思小宗後裔之甚切決意建置無墮
因循俾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惟 陛下
留神取進止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謬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
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
無主其惡根於城潁之寘母以為世之大不忠
皆大不孝者為之大子然其位故誅奸臣於直
筆 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懲不孝於

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
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竊在嶺海間竦聆
陛下雷發英斷亟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壤之人
莫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也
踰年而秪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剪元惡未
除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
正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不決容德天涵或
以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於旬日而
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

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
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魅舜豈少恩蓋小
人衷險賊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
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勝窮者操之已蹙感
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凶
前後白簡之所摧數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
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勢要君如秦檜其
嫉賢妒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已者如盧杞其
籍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

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陰毒不持服如李定
其懷宰相不足為之比如宗楚客人臣有一于
此皆宜在誅絕之科況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
日嘗囑嶌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
報復私有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
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淨士以刺探中朝之
議論群不逞為之耳目為之爪距者在在布滿
也鴟梟乘晴騰蹴悖磨虎狼之牙噴蛇蝎之
沫意欲何為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

計行回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
動於惡無所不為矣此天下之巨蠹潛伏而未
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況國本漸定
正要保持堅決為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
鞏固為世道計歲事少紓正要涵潤蘇息為生
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
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即加罰或謂
陛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
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諭也蓋自　陛下

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
事機人才　陛下之人才兵財　陛下之兵財
自有而用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
事豈難辦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
則架漏已試明驗大畧可覩矣臣側聞　陛下
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則
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
面然化紘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
機括猶未定此一事顚末未備恐無以塞汗青

詔後世　陛下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喪
便提舉洞霄宮俄而得政遂肆兇傳毒善類爲
國厲階往轍可鑒臣愚欲望　陛下俯從輿議
獨運精剛亟頒宸札褫嵩之服闋與宮觀之命
仍削官爵遠竄蠻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于
以安人心于以壽國脈天下幸甚取進旨

貼黃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
既累日未蒙付出欲乞　陛下深爲宗社大計
早賜區處恭俟睿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
報可遂共列白之二三大臣冀共容勿開陳近
聞　陛下宣引宰執必有商確在朝莫不懽躍
竊聽宗責其罷之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
得罪綱常通國一辭謂宜誅絕而　陛下遲回
至今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爲忠言之時而感動
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數詞未能眞切不足以開

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盡情
以告　陛下耶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
論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
誰不避鈇鑕聯合以請欲望　陛下察臣等拳
拳愚衷出於爲國早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
行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强顏戀地豈不上負
陛下之親擢下負海內之責望乎謹錄奏聞伏
候敕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之既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可豈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　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　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天事　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從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爲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賚之辱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為賣國之賊

臣席卷部內之帑藏裒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遺之之名鐁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為蠹國之盜臣給諫牢籠朋分雜布以壅蔽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為擅國之強臣科抑大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拒遏諫阻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為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之軍入衛閫廣之類用意殊叵測向非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為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伎毒於臣道何有脅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之曰盜嵩之尚得為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以若所為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謂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　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乎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為至仁以不斷為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

雷霆非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於嵩之無纖芥之怨發於忠憤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望　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嵩跡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而下竦服鋤奸之僉斷臣退而遺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血忱惟　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職致仕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臣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參官起居因俟候奏事竊觀帝屬之班稀疎為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詢問則知涵者常參或秖一二人趨赴夫鳴玉曳組鵷列鷺行以進退朝廷之禮貌也冕旒端穆威顏咫尺而着定在前尚多曠闕欲門庭之外事事整肅難矣　陛下大昕而南面雖隆寒不憚責臣或逮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盛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分內事況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債役於此忽畧豈一德尊天子之義乎輝輝覲明聖濟濟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之盛若此　陛下正朝廷百官要以心為本欲其平旦清明敬心油然而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修容貌秉章之美也臣以為其間真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豢安成情可不略加警策乎欲望　陛下申儆有位使咸造在朝但覺人心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振綱紀亦非小節也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八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秪當辨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然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為恭以非道不陳為敬若夫視指意而遷就覘辭色而轉移則是諂諛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少桔槔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踈骨鯁愛迎合而惡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有天下者柰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

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謇諤固應有此也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天地並侍有直言讜論以為元氣耳有為宰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亦為執政而爭事立庭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入上章竟寢其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頻見厭而上前自訟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者負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為奸事事付之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為忠事事決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脈之壽以至于今
陛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則為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突陸棱稜而乏直截以可為忠言之時而猶若此豈非　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妄謂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獎勸招

倈激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故論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倈阿以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若也至於陽附正論内懷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　陛下靜觀而審察則無不洞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故為嚴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其真矣臣願　陛下於柔佞者疏之純忠直者親之信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為吾國之倚伏他時宗社終必賴之臣區區忠惟　陛下留神

論陳韡容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職為大臣一言之發關繫不細倘或立異論以沮大計懷私意以昧公非群情為之動搖衆口從而嚮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很庸用過其分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逭於簡書臣切見通議大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韡

自負膽畧亦銳功名江閩討寇雖屢書勞妄殺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衆遂至匹馬僅輪之不返思慮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一面尚可望其逐漸　陛下念其久閒擢之近輔勉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局客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責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韡獨出語不遜識者駭愕奸相復用神人所同怒韡猶盛稱其孝識者忿之　陛下決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蠹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為執政不能從容翊贊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晉安之事非秦檜之姦不敢為而營救蔡確者雖以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公論皆謂韡之功歷已極如其倚杖嗜殺使自得恣流毒必廣斥去為宜臣舊嘗為之屬不敢以私情廢公法欲望　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寄華其暮途爰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之不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

實世道之幸取進止

嘗聞近世言行錄載知院陳公神行狀一段　八
云先公侍郎仕汀州推官嘗舉薦陳公時為
招捕使嘗欲劾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
怨意有是哉但所謂行狀皆名家子弟自為
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公侍郎初坐
汀推不過一寮屬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
此乃郡守陳公自履貪激之為叛卒所執辱
幾殞厥軀先公挺身為之排難公論在人不

可誣也使眞嫁果出公手招捕公幾不見劾
郡守豈容不聞于朝以自白此理甚明觀其
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嘗欲之不敢
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為天子耳目官親選
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臣臣為報
私憾之地小丈夫尚恥為之先公大節表表
而肯為是耶況先公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
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為之詞耳既無
是理必無是事私門妃述姑以文過豈可使

先公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曲
筆故不得不為辯正

論趙京尹跡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
之嫌也其為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寄隆
重有利權有兵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為之分布
奔走是雖非宰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
職者果宗賢且歷久任蓋積威積惠之深人心
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今有帥雄藩之地涉

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衆情皇惑人言
權故事優昇職名遣鎮外服不惟國本安固可
以一人心之趨向乃所以福與慕於安全之地
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睿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
進舉朝共知臣朝夕自勵惟知報君父惟知衛
社稷惟知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

亦不敢阿順詎肯倚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
殿讀第一劄將畢 陛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
臣以陳鞾趙與箎對天語再三不許之令不須展
讀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始力亦不許納奏劄
抵得踧踖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關
係切宗社皆光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
之不問而掊擊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责臣
何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誰不避誅殛速元本幾
進欲望聖意察臣愚衷抵是為國非出於胷臆

之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曆音放臣
歸田里實荷聖恩保全之賜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悠悟則天下之勢不患
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淵潦非全璧之舊吾國
事力何異垂蘗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
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撐西拄於疾風苦雨之
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
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徒一法所能維持也治
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
基業四海生靈關繫甚大出理則入慾去私則
進公上而為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為陳隋之
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
機括其君迷而不復逸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
致土壞竟難收拾廼若穆王荒於馳騖王業幾
殆然一聞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
帝毒於征伐海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
悔焉而漢祚復矣一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

大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國百餘年武帝且不
失為七制之賢而況不為二君者乎恭惟 陛
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得道要昔
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 陛下洞察
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
任而不疑者 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略
無留難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審察精而是非立
決和顏樂受於苦言每事悉從於群議此天下
臣民所共贊詠以為不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

餘三十年宜盛而有衰之形宜治而有亂之兆
災譎頻仍帝怒未息流離私怨民情寖睽犬羊
窺伺敢據戶庭之間鯨鯢山沒近在股肱之郡
楮不行而錢幣滔物踴貴而兵民貧事事觕漏
色色窮空證候轉危景象愈慶　陛下深居九
重雖聞知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
不及者易疎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　陛下固
勤勞於艱難而有可娛之具陳于前則有時而
懈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畏之言接于耳則有

時而忘　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
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
勝陽明所以為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
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
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昌
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為聖也西邸
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秖為亂階孟軻謂國
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
言至此遂驗可為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

下意謂　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
弊事日除而籍籍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
陳殆無異於曏昔殆有甚焉此臣之所甚駭也
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
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為己有哉如聞比司竊弄
藉勢招權掖庭嬖昵憑寵干請倖門四闢賄徑
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落巨鎮視如探囊好
官美職爭欲染指無恥之頑因應瀾倒嘗自愛
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群枉厲四維乎雀鼠之

訟亦徼宸聽嫉惡之吏上煩聖決至於脩內司
之獻助取淛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
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入座
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侯之瑣庸卿監郎闈侍
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子弟外爲郡國之麾節
類多戚屬之青紫政事既非其素閑民物何從
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
庶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牽而後恩意
褻一私膠固殆猶根堵旦旦行之明知其非而

安之以為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
為常談内降多而視中旨為奉行文書之官節
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為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
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為
旱狄為雨淫為漸決極而為開元末年宮中之
怪識者隱憂焉　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
刱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
為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宮親屬漢元帝猶能之
鄧光超以中使受繚而被罪其徒悉弃所獲於

山谷唐德宗猶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
田歸之有司唐文宗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
何足道　陛下聰明神聖可以為堯舜而不能
勇於為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脩曰枉費財物
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　陛下自受朱熹曰有
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
言明達的切似為今日發臣願　陛下思祖宗
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阽危之已極克己如勝敵
窒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息之間斷精粹純

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猛剗宿弊如人之
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其復作　陛下悔
過之心既堅上天悔禍之心必速則外患潛消
天下事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君臣不恢
以樂玩愛將有如唐晉季世之漢可不懼哉臣
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人主而格君心
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俞而有吁咈焉將順而
有匡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念慮未
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

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啟沃必求其是
庶幾上可以咸動淵衷下可以壓服群望倘遵
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
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
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
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
安卿等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
怒而遽止此又　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
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　陛下留神

乞罷赤西太乙劄子 闕全文

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自娛游觀道路頗遙觸遙必森諸料之外事非一端 事見南海志

乞行御史洪天錫劾閹寺之言疏 闕全文

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脩人事以應之脩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邪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紀綱壞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 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

其略曰邇來此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貶 公遂與御史俱出國門事見南海志

李忠簡公文溪存藳卷之九

李忠簡公文溪存藳卷之十

門人李春叟編

書

上鄭丞相書 戊申六月乞免知贛州

昴英播題既發不敢瑣碎儀式恐貽國瀆之譴昔乞鈞焰昴英疏遠之蹤什伍之性不識事體汲汲因宜自歸三遷杜門歸執誦習故書求以克夫禮俊之循從逕誦説已為萬幸安敢佐禁進夢忽叨誤從予郊迎家聖天子乾坤同量不

孫蟣蝨之微兩定包荒不遺對罪之賤得之如驚感深以既行谷奔走本職少見寸尺以贖往愆實緣一夜行役衝雨濕感風邪百疾交攻精力全衰偷安泉石僴尚可以徐徐療治倘冒為當繁劇之任必至曠缺不惟身計之誤而誤國之罪大矣心之精微盡在兌牘謹録副申呈五羊去天四千里馳箋一往返動是三閲月而虎城重地宜亟選長才所以不避誅殛繳回省劄者蓋欲一辭而遂所請非特為身計實為公爾

上瞻旌望鈞慈為之容啓於先旗前應月小
以蒙切之悃獲徹崇高之聽收回成命畀以叢
祠俾進退稍安不得罪於物議其榮過於二千
不多矣此身未填溝壑他日尚能蹈刀鋸鼎鑊
以報國恩干冒鈞嚴不勝戰惕之至

與秘書徐霖劄子 戊申

某去職求補出六和塔朝士送者求四執事其
一也相與促膝攢眉語至暮而后别别後忽十
閱月陳賢叔狀一食息不能忘也四千里跋涉

來晏方抵弊廬柱門掃軌一字不敢出門故於
賢友亦一例似踈絕淵者聳聞大聲疾呼之頃
上掃衣徑歸天子涵翰大臣聯札清班追授資
不能回天馬之駐向來首種冰山已立羅浮四
千丈之上此舉前無古人又在祝融峯九千丈
之巔矣卓乎高哉不可跂而及也已被數數數
某婆娑三逕熟復故書祖得靜味忽誤渥予郡
起家乃與重名同一除書廁織形於玉側頗覺
蓋愧聖天子天地其量超軼古昔恩寵殊常本

不敢控辭私念平日受教菊坡公講明出處最
不草草深恒得罪清議為先師辱故以真實之
悃寓之免章切度公朝必見察可以遂所請比
可以開發者莘不鄙相去三十餘里無從握手
傾倒倚風悃悃乞為保愛不宣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
來出餅中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
風忽起坐聞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蔵在甲

辰嘗遊羅浮宅必住酌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
而山中人亦必道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
瞳炯然照人見此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鬢色如
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學德因之子
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闕必欲識意一而後去
渠無他求亦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攻齋
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得展所蘊必不能
護其非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寫度其
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惟所以命

與廣帥論[illegible][illegible]治盜書

某晦藏林谷不敢與門户外事每荷麗澤陽先候之壓且惟杜門甫寒蟬之誚有聞而不以告終愧於心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乎方此上下疑懼之時其僕以利害不切己而不知恤桑梓之人受責以義無以自立於父母之邦矣夫治盜固貴於嚴尤貴於審惟非盜或遭横戕而真盜未必能獲此賊盜所以滋多也前乎嘗聞逐人之言曰某人以姓名同而捕其人以盜賊之親屬而捕幾人善良也亦皆捕未幾則某人斃矣某人竄矣某人截手足而死矣心甚悼之而悔不先以此聞徹足下俾仁由我而死之念至今不忘日來所聞又有甚焉盖官司捉賊不容不倚辦於隅總而爲隅總者類皆小人不識道理但知憑威勢爲姦利安知人命之爲重往往半公半私以快其所欲或宿怨之未償或厚需之未厭或黨與之所仍陰嗾使之甚者囊橐逐手官被觀厚受其利於俘數之多畧不

分別躬自訊鞫窮極慘酷誰不承伏雖[illegible]諸隸然群有司非卓然自立者未有不承望風旨自爲身謀何敢可否於其間足下以疾惡之心視已成之牘則皆死有餘罪有非其情實足下爲得而知之利歸於小人謗歸於足下使足下知之以不肯輕於筆矣自清遠究徒日就擒獲則足下之功亦倍矣必不藉此區區數輩以張功狀非通徑而爲通徑非賊而誣以賊豈足下之本心哉今士竊議於途什什伍伍[illegible][illegible]語而某於朔旦同寮而言其畧既而聞用事者有逐非之意恐足下竟爲憸巧轉移草菅斯民虧足下之盛德某達日思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私念此身非倖倖一官家在城市安保此禍之不及也惟視人猶己之心噤不一語安乎故盛服焚香籲天而布此札稍有一毫私心天地鬼神其誅殛之惟足下是非之間審之又審謹之又謹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使平民免於屠戮于門之陰德豈易涯耶其狂妄之言至此極矣

不敢複有言矣若足下不以為然而不加之意則是邦之民遭此厄會其抑末如之何也已惓惓愛助之心惟足下其察之

狀

辭免知贛州狀

照對某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準當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備據某狀辭免繳回差知贛州省劄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沂元省劄付某者殊渥仍頒微躬先措某切謂榮

寵邇人情之同欲咸令宜臣子之欽承矧閑廢而得州合馳驅而徇國伏念某最涼其分不競於才識謂之迂非劇裁之敏手而有斯病由憂懼之熏心字對非以如遺事轉頭而隨忘嘗是可當於劇任冐然繳納於除書雖不加以方命之誅猶例待以具文之遜董已莫裨於世用顧天更積於衷忱控告廟堂奏徹旒冕憫此物痛之脆質許其香火於真祠二千石不起家之時不為棄物一再循循讓之避庶附今人所有省劄二道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福建提刑

照會某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準淳祐七年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直秘閣除福建提刑劄付某者異恩沓至小己若驚伏念某起自單平最為綿薄樗櫟散材之無用豈適時宜草茅習氣之未除易與物忤內徒汗於班綴外何有於民庸倖榮頗越於分涯未老已成於衰証怔忡多忘視聽難真一障承流尚慮

驚疲之弗稱列城析獄自慚懸技以奚堪敢貪斧鑕之榮博於封疆之框莫裨國事徒速官刑仰祈宰路之參陳特畀祠庭之閑散倘必待其曠敗而後加汰斥孰若察其真切而早賜存全退處山林庶可療采薪之病稍遲歲月不敢辭蹈刃之難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判

大學果行齋學生蔡順孫等劄子乞差充

鷺洲書院學賓職事狀

太學生蔡君順孫獲識之于南海別去兩年矣忽偕其弟源來訪示贛亦太學生也文皆俱可可觀而丰標瀟落傾一座如雙璧相照映使人起敬問其衣何以墨則曰有母之喪也問其所以來則曰為貧所驅也訖李方佽恤而不憚遠役豈其得已哉且致辭曰鷺洲書院有學賓無限貧監司帖差前此甚多願得此以糊口庶專心學問也昔范文正居憂嘗掌學事今欲為書院泛職於理無礙況書院之設政欲儲四方英俊相與講貫以上庠之士乃屑預籍其間亦可謂下喬矣不猶愈於其他濫吹者乎照所陳帖差充鷺洲書院學賓夫所謂賓者當以客禮待之每月錢米宜加優厚少俟服除即參太學亦非久縻廩稍者也

蠲除受納官事例錢判

朝廷置倉受納苗米所以給諸軍月請於民之產而取之甚非得已也民之輸官剜肉補瘡豈其所樂哉官員吏卒每碩立為定數而許求之不知作俑於何時沿襲既久目為常例吏卒小人不足責也官員自有俸祿差充坐倉董納亦職分中事乃公然取受略無愧怍習以成風所在皆然而錢數未有如江西之多也故於未開倉之前爭營求為受納官上官或委之私人明言照顧之蓋有一年在倉而獲數千緡者此錢何從來哉皆民之膏血也當職起自閭閻久知此事思欲一洗陋俗上賴承之攝郡未欲便行改易姑止將諸倉事例錢自官員至吏卒痛加裁減既所減之數若不多然積而計之民之蒙惠亦不細今年次第開倉所合先期告諭士自一命以上皆當以愛物存心臨財毋苟得必義然後取士非吏卒比也此件錢既令甲所不載委是違法而議曰有例受之安乎為士夫不自貴重乃下同於吏卒其人品亦可知矣今一時同官亦多端潔好修之士當廿自污下特前此未有人說破故為受納官者未能自拔於流俗

之中可今自開倉日為始監納官並不可接受分文事例州家每月自有添支錢會一十五貫文儘可以供入倉飲食之資若能洗手奉職革弊察欺自當剡薦以示旌異其吏卒等人且照去年榜文展減數日不得過取分文仍不得故作邀阻因而索覔如招詞訴定行決配攬戶仰照官司除去官負事例一項減價接攬不得欺瞞鄉民如違重作施行案只今備榜仍報提刑司遍牒本路軍州一體施行

發妓孫惜回南安軍判

當官籍妓使終身不得復為良人非盛德事也本司昨批阿姊之詞蓋念婦人無知一犯不肆則妓之是無以開自新之路此塗通判之擬未收以本軍施行為是此亦忠厚之論也今觀本軍所申則孫姓婦人元是路妓散樂因公吏盗官錢游其家事發係籍則其人先已為不籍之妓矣又非可以有專大者並論辨之似不為過本軍以為此事有關名分在本司何可固必雖然為路妓人則其身可以東西南北遂從為妓則老死於其土而不得釋如鳥之入樊籠魚之在盆盎見其他鱗羽翔泳於天寬海闊之鄉倢羨而不可得仁人君子見之亦必惻然今從申將孫惜押回本軍留之縱之惟地主所命已照施行

革攬酤弊判

官醸則弊積於吏卒之侵欺難於遽革以尚豪強人飲而售其直官之取利奚安民之受害未艾稅酒民甚便之而所收難以豫計則郡計有不足之虞至於城外拍戶尤要區處得宜不然則前日之耗於吏卒之欺者所失猶少而稅酒之後耗於奸民之隱蔽者所失更多始無要當謹重審詳不宜草草須是商量利害到為一定而不可易之論方可見之施行不然則朝行夕改徒為紛擾觀諫事宜共一十八紙會計出入之數關防內外之弊討論裨助之策亦可深備今專請塗通判集兩司僉廳商議取所陳地

當者次第之詳為規畫立定格式庶幾經久可行而不可變此非止為一時計若行之而官民俱便則聞于朝乃百世之利也切望同寅留意早有成說

諭峒長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犯上是干犯在上之人作亂是為爭鬬悖逆之事蓋人能孝其父母敬其兄長便識道理知名分少有犯其上者既不犯上必不肯作亂大凡世間作犯上作亂底事即是不孝順父兄底人若是孝順父兄底人便不肯做犯上作亂底事有子之言最為親切然人雖至愚未有不可化者監司郡守纔見有一二梗化之人便一切待以非類加以刑戮他既冥頑無知而長民者又無以開諭訓誨之使誤入於惡者終無自新之路良可憫也今進爾父老于庭諭

以此言俾其歸告鄉黨子弟宜細思之父母生我者須當孝順兄長同胞而先我者須當敬遜則此心和順自不為惡汝等得以父母兄弟妻子同樂官司亦得與田里相安豈不甚美其有恭很不率者則是孟子所謂禽獸而非有子所謂人也國有常刑後悔無及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

門人李春叟編

雜著

韶石說

送曲江趙廣文

韶蓋舜之樂也以名州嘉矣名之則昉于唐初去舜之時如此其遠也山有異狀石者老相傳嘗於此九成焉故石之形肖之其說甚荒唐無稽粵嶺秦始通南巡狩故未必至此然聖人聲

教之溥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舉當舜之世獨不在舜之天地中乎甚矣聖人之德感人之深且久矣後乎舜千有餘歲季札觀樂三歎不已夫子聞遺音肉食焉而不味至于今又千有餘歲而石其思廟其休常隱然在人心舜何以得此於州之人州之人何以不能忘於舜也孰謂州之人非其遺民乎則此石特人心感觸之一機不必致疑可也教授趙君崇種既模南海從祀器以文丁奠且將樂于有虞氏之祠以實之州之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當求之於金石絲竹之外趙君淑諸生而占其心必有道矣淳祐八年二月朔

諭鄉飲酒行禮者

某承乏此邦俗無善狀惟於風教所關不敢後已涓吉旦迎賓僎介于庠行鄉飲酒將與多士共興禮遜此蓋以古風相期待也禮云禮云豈虛文之謂揖遜升降進退周旋亦可以驗其人平日之所存禮之有儀所主者敬儀之不肅雖

為取斯行禮之日執事者各供乃職在列者各謹威儀頭容必直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毋惰以著工傍觀毋譁以亂我籩豆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凡我同志敬之毋忽

諭鄉飲酒觀禮者

某講行鄉飲率由古禮俾邦人皆得寓目焉政有望於相觀而善也動作有法容止可觀執事者固在所謹然觀者亦當整襟正視屏氣肅容攝以威儀共成嘉禮倘或跛倚譁笑是于大禮

以自取輕此豈真好禮之士哉觀禮者固欲觀行禮者之敬忽而觀禮者之敬忽行禮者亦於是而觀焉

送邵淑

肉食者得良家難尚矣象床之諫迹是而心差踈也之琴人高而行機欲避正堂夫誰能當况治獄官乎館尤難於客貧者因以貸愚者為所嘗卓然自立之人事決之心揆之理得矣彼既無所容其欺假托焉于貸主人之公見偶與故之私情暗合則人競趨之矣雖身賢而受以白於人為累豈細哉余同年生顏君雲仕於府為郡理推行事庶乎發乎於吏民三年矣而未聞有客也一日邵君淑來訪衙袖有詩問其自曰顏君館舍也語叩其隱其來繼繼心敬之不奉章顏君賢究所自樹能不以一介經取與節可尚也他日得其位行其志操守可知行寫將出鎖可無言以分一中造化心上經綸歸而求之家有餘師

贈懷集英貢士

不見英君瑞應八年忽叩門訪小隱留之對荷花細酌因談懷集産水晶石瑩明特異惜吾邑無能攻治之者列之几案供捎玩清寒照人亦天成奇物也余曰君亦猶是夫一日遇良工具眼稍加琢磋即成美器矣時有龍舟躍至水濱溪君去甚衆太白滿引淳祐十年夏五月朔

贈香山王公

先人與香山王君為莫逆交余兒時擬杖屨侍左右見其情好親密如兄弟先人下世今九年執友凋落盡獨翁一箇在扁舟遠遠入城叙契闊余適有季弟之戚不能款曲陪色笑而遽辭歸使人感慨不忍別翁六十有九强健不少衰許明年重來必不渝此盟也

贈傳神張森

建張材叔以能模寫梅菴得名江湖間藝工也而多從名公卿游氣象猶士也非若世之庸手但能看人顏面弄粉墨探理義之精微豈不有

得於公之心也哉余巍使建將繪公像問勤歲之者皆首稱材叔禮致之果奇筆也別十余年忽來訪山居技益老老益窮南北數千餘遊食役役無寧歲蜀僧之寫佛神得妙柳什塗誦其至藝天與纖無差誠寫太宗龍顏天為之笑寵榮冠一時品題述篇不止一仲塗而材叔至今不遇何耶遇不遇有命焉歸尋舊隱集西山數老宿褒字遺子孫足以不朽孰謂材叔不遇哉

淳祐十年端午日

送相士朱杞

士大夫贈相者之言多興其美已也相者對士大夫之言多倖望其利已也彼此交相悅遂無是非之心俗之不古類如此或為誅相朱者杞來曰此以其眼得品題於諸老者袖出複藏西山遺墨而信慧其兄必真守必固試歷指坐客使鑒別則多賊而少否乃心果無所利果無所陽乎忽以將東歸告不贈之觀而言之乞賓字之為患不貴吾何斷似同乎流俗而不自拔也故不敢

祭文

祭許泰州文

維淳祐　年歲次庚戌二月　朔越　日門人朝散大夫李某謹以清酌告于近故判府朝議鈍齋許公先生鈍齋之學本源一誠文最近古誠之著形政先及物誠之流行問無不知惟誠故精事至能應惟誠故明誠則無欲冰蘗自清誠則無欲軒冕甚輕師道自任南海提經曾

入範模一一千成士德之深共桐之愛至今朔望羅拜于庭紹淑東莞課試始程亦崇厥祠書閣崢嶸莉坡西山皆極口稱才可經綸位小公卿既踰七袠乃促徙旌報侍廉士食績貢英藻飾泮宮百廢並興米入斛減鹽出衡博穿梢公家以寬遠泯曾未期月洋乎政聲老不廢卷細書如蠅斯文之厄泰山俄傾志未盡伸用未及宏夫人惜嗟而況諸生某少撰杖屨早蒙豈許論猶藥石愛猶父兄猶記履旂為公姓名年號

幾何清問親聆未幾共門竟負師承雲栖夫東
酹洒涕凝返旆未能何敢不銘尚享

祭鍾子鴻文

維年月日朝散大夫直秘閣李某敢奠于故友
堂長秘校子鴻之靈湖號士區君名最早昂藏
標度磊隗智抱天文地理瞿曇莊老博識其書
妙處精到桂湘閩浙江淮蜀道名山古迹窮極
幽討文窺先秦詩軋郊島長章鉅篇奮筆一掃
小奚褰驢輕裘短帽掀髯揮麈廣座傾倒所至

交其豪傑諸老愛如至寶斷渠屢空充然養
浩斗酒孤酌絲桐一操不屑意於科舉趣林泉
而高蹈樂窩之叟茹芝之賦喜方外之散侶對
王公而睨傲達觀大方齊物自號希年少一素
無病惱臥纔數日遽以訃告幸有諸郎收拾遺
藁集三十年間情篤交好日從吾游研索理奧
益者亡矣可勝悲悼寸心惘惘一奠草草尚享

墓誌銘

林隱君墓誌銘

昔之以中行名不以皆仕者也誌于一念寄于
一節太史氏筆之則聞滅沒無傳亦多矣南海
林君鄉西稱好人焉閩其名端甫其字訥然言
顏然貌而所存踰人遠甚不心乎利名不色乎
喜怒不耳乎人之過屋闡闡中惡其囂闘隙地
於後窠花盆荷觀魚狎鴿寄意塵表或窮年不
出戶妖卒譟城下官委之登陴執戈為里閭先
時饗民寄食指囷以給有述前古吉凶人明驗
可為世勸戒者君模本散布費不貲不靳已樂

善且欲夫人皆為善已不敢為惡且欲夫人皆
不為惡用心類如此安然一生七十有一歲而
終將以寶祐七年八月甲申窆之于番禺縣戎
官山子一人名洪娶余女弟者拜且泣以銘請
可書于其人不于其姻曰
秉彝之真古之遺民茂其後昆此為種德之根

學士林君墓誌銘

君諱桂字建之譜系古汴名閥也國朝南渡初
乃先世著作郎佐郎倪始徙其族浮光純復規

家遂定居于閩之長溪歷後簪纓代不乏人
知家事時迨君之曾大父担隨季父宦遊南海
遂之番禺家焉祖生君之王父清臣清臣生君
之皇考申早舉場屋為庠序冠冕儷于扶風氏
生君甫髫齔夐穎悟暨長娛色養必愉必歡以
至于父歿於侍疾終喪無嘉容日終其身茹蔬
履霜之思弗少替噫孝已夫孝為百行原宜乎
君之行著於鄉咸曰義人也同胞五人有難罹
急難君屢蹈死弗顧親黨里閈有窶不自贍者

有及期不能婚嫁者君罄所蓄賑之族皆厚於
事親故推其餘以往所溥者厚也亦宜使假君
以年則孫為善當益充惜也其數七七而止實
祐甲寅正月初五日歿于正寢易簀之際作數
詩偈皆蛻生死語悲夫君室隴西氏子元申弱
冠者續文婚于王牒時源之女女二人長適予
之長孫卓實次將笄戊午七月辛酉龜筮襲吉
其孤泣血托櫬寘于郡之永泰里虎欄之原祔
先塋也余識其始隴銘曰

君義人孝天性世茂閥喜余慶宅大宵閟魂永
櫬拱兮後昆盛

中大夫行起居行尚書吏部侍左侍郎兼國
史翰林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番禺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李昴英撰

右官函失本不錄成化庚寅得於橐水林
族先祖學士舊碑謹錄以附本文之下

六世孫禎識

行狀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増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
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
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
極言宮閫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
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
法持正之譽丈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
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
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

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
直躬自交受民自賫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彥
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為法且特為于朝俾司相
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
以為詳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中其請有旨與
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
之邕守武人性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
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
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閫郡帖然擢
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兼廉訪所部二十

五州大半皆荒殘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
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
類一切不受與吏不爇券勢繳錢自隨計日給
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
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
容適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
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十九
所措置大抵盧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

基業再除公工部侍郎兼加煥章閣待制知成
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
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
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撫西夏
夾攻金虜不克虜乘勝數寇邊蜀大擾丙薨公
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
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粮於我公
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謄榜諭陝西五
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
溢瀕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

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
輕舟出峽徑歸五羊門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
之西偏扁菊坡刻辭觀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
節香之句於門楣蓋識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
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
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
城郡守曾治鳳背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
公肩輿至閫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揚任守

推誠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悍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齎命而至還辭九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除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嘉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內書其端曰東海升海天下老亦有盡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畧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一作譬）公嘗度劒閣留題詞瀟灑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旅行者維揚倅高惟月錄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祔並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為二獻

石公所作清獻崔公行狀臺公寓游崔公之門必有是作而本集缺録者以是集當遺回録故也是作出郡邑誌海今載崔公言行録

正德十四年二月朔十世孫建元百拜編録

贊銘

淨慈釋刺血寫經贊

浮屠覺新在淨慈針血書楞嚴圓覺法華華嚴經兩年而後成錢塘劉植捐金植藏而跋之文溪居士李某為一轉語

此經如筏寫之着相而刺血寫妄中之妄經諸佛說血父母生何淨何垢等為前塵末法闍梨沉酣入骨一毫且靳而況於血血猶可舍是知身幻大痛一回直須劈斷

三十五代張天師賛

冷面皎霜凝電光變日峥生来元自別不似父昔雲

鍾離仙賛

衣污木葉髯戟面鐵所執何書願聞其說

呂洞賓賛

碧其風巾皓其雲袍六合飛遊仙中之豪

維摩賛

丈室着不得丈殊衆香國裏薰穢臭無端詐病却成啞只為從前多業口 舊本郎椒云大夫真跡丈室作室中衆作

上多業作業多

自賛

蛉蝣山癯搭颯野服煮茗松根煨芋出曲且農凡漁非仙非俗其傍何有秋鶴霜竹

一 廣州天慶觀衆妙堂東坡井泉銘

万右史取元林寺缺井欄識之

老緩云堆記成名非古堂遂輕雨翁像久晦冥偉方公舊貫仍取彼欄識此泓新作蓋瓌以銘

遶千年飲清泠繡被誰李弟芽

題石室木

似屈繞伸蛇解蟄似斷還連龍蜿背天河失却古槎槃落在人間撐突兀若非胷中磊隗灑澆出老死蓋工無此筆

題東坡竹

葉葉枝枝各標致密密疎疎總風味筆為化工學為地刻頃種成此君子雖然月影水影寫真似安得千年尚生意

疏

從學者題名疏

李子先經義知名湖海間尤長於論策訓經生固其本色賦友欲師其後場之文無不可者先蹤來學者姓名豈若世之有求於人者哉盍欲知其為如何人耳

衆建蓮社堂求疏語

遠公昇孔若蓮香引得喃喃閑幾場供佛建廬人更錯老仍死不在西方

行者了寬等題錢買度牒疏

已辦僧心未圓僧相纔得方兄便成和尚

又

作佛何須要裹纏項門尚欠世間錢舍身者要

余佛者選佛場中化有緣

又

作佛本無和為僧却要錢豈無人割捨為結惡

因緣

又

即心是佛見性成僧無奈世緣要二尺鈸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二

乙巳四月二日汎州校

門人李春叟編

詩

送廣帥趙平齋汝暨解印趨朝

海瀕老同年五載依宇下春風舞簑笠晏日曝

田舍喜無擾捕吏追逐歇叚馬劇談許傒獨得

趙公餘暇達官來三遷小隊隣翁詫明公傑俊

人麟族稱大雅典刑據諸老留次都驅藉西泳

邀其源境物入陶寫才高事無難隻手擎泰華

來軺始踰嶺風采暫使者堂堂開大閫部屬肅

諦帥登端有光蜮閃影含沙射孤忠晃旅知還

許河內借緋齋安獨處冷淡閉僧夏倒錢推不

受金貝視土芥首祠酌泉翁坐使饕俗化茁萌

細摩拊生意彼原野循良渤海遂平理穎川霸

威風戢偷竊德音謠誦許能令颶母伏默禱雨

師灑開倉散窮閻仰歲低粒價貢錫宏嚴抗詫

士千門廣歷觀古賢牧美政公其亞讀夫真杠

了有識共惡駡君子竟何傷徽聚會膽多詔逐

九梓班明發不俟駕傾城送津亭牽纜不忍捨
老夫前致辭拜手進讜論立朝要敢言切勿效
喑啞此行衆所望磐石邦宗社

送荆門王廣文之官

京都士如雲一見知好修未嘗廣文飯已禁肉
食詠炎門耻曳裾漫郎肯從游鶖座吐佹奇倚
壓覺我羞窮途人憚之長笑驅行舟遠烽亂夕
煙胡馬驕高秋清野空子衿叢耕荒半流此去
欲何之幕府應拔尤吾道豈空談取勝在一籌

獻箴早歸來平步班瀛洲

送鄭雪屋歸里

征衣燕落紅君去與春同春到歸時見吟多醉
後工不厭雕尚鶩自詩氣如虹急著看山眼飛
帆吸快風

送連推官瑞端赴班

別我谷之盤今誰似二難西江詩種好南斗劍
光寒千里依蓮重三年食蘗安頭班人品稱秦
意睦征鞍（瑞端山谷之後其兄瑞晁今兩歲同年也）

武夷觀

閑乘石鋒船又到浙江邊回向初心地皈依古
洞天成丹呼鶴舞噴酒起龍眠雨意偏留客松
杉定宿緣

建倉解歸詩復徐意一

恨未澄清盡孤蹤已不安縲悠臣罪大感激上
恩寬鄉國三千里人心百八盤夢歸今始驗為
我謝言官

又

吏學無印出便覺此身輕物我忘恩怨漁樵寄
姓名笛拳黃犢背詩與白鷗盟故舊休相訝無
書到帝城

建寧解歸寄雲峯因大夢

行脚今朝又起單欣然歸去得安閑從前大夢
難忘處上白雲山望雲山

題雲峯因大夢頂相

終朝安某根那得許精神向笑形為贅從渠喜
不真開雲留片影活佛化千身大夢何時覺應

人間木人

送高禮部不妄知嚴州

從來直氣勁摩空又吐忠嘉忤九重指斥分明人所忌去留諒復上能容清風慨慕桐江釣異渥新蹤竹使簡熊軾一行聊復爾羽儀禁路要夔龍

贈始興順前座

江湖三十載敗笠破袈裟是西阿羅漢全身小釋迦定無牛犯稼不見鳥啣花一笑西湖上唱

逢且喚茶

以陽氣入茶節序

管領寒溪揖依峯徑穿鉅竹綠陰濃幽人去後無緣鶴冷落亭臺濕蘚封

羅浮梁弥仙遊爛柯山贈以曲節方笠

葛陂龍竹東坡笠合伴山人到洞天柯爛想應留斧在憑君試問石橋仙

過嚴子陵釣臺

船重抵因將利去船輕人少為名來如今羞見先生面夜半撐船過釣臺

勸浪青霞歸羅浮舊隱

逍遙八極片雲浮所過名山不久留依舊片雲歸石峒從今更莫下山休

景泰寺

樹合疑山盡攀緣有路通遠鴉追夕照低鴈壓西風瀑勢雷霆壑松聲浪半空凭闌僧指似濃霧是城中

挽純齋先生許泰州

家學存齋授淵源自晦庵（存齋公指祖也存庵為名君且為之記）覘文行海內師道重天南衛來冰條一州纏刀學三芳名却千載俎豆拜祠龕

又

義重人誰及高風有古人已田分友子（友人林司法知笑西廣與千官爵子貧先生劉也田贈之）絜事作蛾臣（頻瓊守靄廣西先生以挺幹告身保薦頻起廢撫旋衆綱有功綱挺廉之授瓊究）抱負耕莘志依稀陋巷仁丹青遺像在難寫道心真

又

丈席即之温終身佩一言棟樑失宏定山斗旣
韓門慟矣心喪重凄然手澤存江聲助悲些奚
返大夫魂

別陳霆

永福陳霆客鐵庵方公之館見謂清謹

予送公之喪至浴日亭下餞以小詩

政喜論文子遽歸扶胥之口訪韓碑吟嶺佳處
南游得行李輕如始至時石友東心終可托鐵
翁具眼遠相期勉旃辨取蘭閣捷四六供官且
放遲

南華寺五首

誦經聽得入從門壁上偷他四偈言畢竟單傳
端的處賣薪供母是心源
西方骨董南方寶留鎮曹溪幾百年自是後人
當不得有如翁者亦單傳
從前梵說虛空獨有壇經說不同體用圓明
皆實相一丁不識卻心通
未參五祖已開山合下全身此地安不是香王
之故里衣留孔道要人看
渚者何曾飲盜泉僧盂底飯逆巢田此疑欲問
師無語風撼長松嘯半天

美廣師趙平齋拓貢院

圍棘千間手拓開師幢元是箇中來前峯卓卓
尖如筆正路堂堂穩踏把白此鵠袍容萬七渾
然龍化出倫魁南州盡說明年好依舊科名得
上台 癸丑爲秋翁發稍

送循倅黃必昌之官

好風佳月說龍川人喜新來別乘賢才儘傾為
千里式學今有用四書全黃門祠下揮吟筆苍
相嶺頭先着鞭莫但說眉街紙尾忍教田里苦
頗連

白雲登閣

白雲擁樵列危巔傑閣嵒飛倚半天谷響類疑
今木客湖回坐見變桑田幾重山隔幾重海一
日身閑一日仙真樂無如會心處林花野鳥亦
欣然

雲關觀月

山間未晚先得月料想城中見較遲海吐銀燈漸呈露林垂華影乍參差孤輪涵澗安禪處明鏡當空沉籟時夜半裵徊猶獨坐清光吸盡入詩脾

久住白雲呈鎮長老

朶下戒三宿我此尚留戀曹溪悟一宿我復無知見鎮公旁遊客所須如執券園丁曉供茹行者時灌硯飯奴更繭馬紙帳費香篆主人真好事應荅色無倦欲歸興未闌欲住面有靦飛錫背三還亦有伊蒲饌

雨行梅關

濃嵐四合凍雲凝水崒連屏闘崛奇衝雨此行風景別滿山翠滴水簾垂

又

通穷雨滴急催梅枝北枝南曉盡開多謝祓神好看客隨車十里雪香來

雷封寺二首

鑿通危石張文獻勘破禪關盧祖師奇事已諧詩比客梅花先暖亦南枝

征輿六月度梅關大地清凉樹影班行客不須梅止渴流泉到耳冷潺潺

登峽山疾風甚雨

長風吹裂碧雲堆挽取銀河瀉下來雨攪犀潭千尺浪煙遮龍窟一聲雷松翁偃蓋岩隈立猿女穿蘿洞裏回舊事蘭亭好拈出婆娑溪曲共流杯

峽山詩 併序

壬午仲冬適至三日羊城進士李昴英兩游抵峽山舟距寺而維馬是夕也風北浪號鼓聲戰激蛟騰龜湧與舟遇屏壓丙而不寧枕翌日既望攝衣登寺觀其雲跡森然昭布不欺誣也嗟乎是胡為而來哉境奇物勝千態萬狀神變而務來則士之假道乎是者亦必不凡矣行將掬山之青飲水之綠與山水俱甲

门丿天下以實地靈人傑云於是手書
山通一水遥皇都多少英豪出此途傳我飛來
元羽翼好風吹送過天衢

峽山飛來殿

亂門鑿破滿天池呈佛高峯排翠微對岸鐘聲
猶隱斗御風笳角尚如常二神擇地非着相雙
錫騰空向上機此境世間如更有安知古殿不
重飛

峽山金濟閣

無塵明鏡太玲瓏匝向周遭紫翠中地有仙家
雲母石天然上界水晶宮澄霄如畫溪頭月盛
夏同秋竹罅風萬斛客愁都盪盡一盃聖酒畫
欄東

峽山和東坡韻

雙虬挾泓玉輿入百轉游向無長公詩草木今
何顏此山二百年寒暄客往還長風携余弁老
人急開關逢迎欠高僧喜有識面山平生癖幽
壑便合茅三間君命何敢留歸揮隨賜還慚愧

和光翁笑指肯重戲

同劉初齋游白雲寺

衝暑登高人所憚雲龍盃樂相從似窮滄海
九萬里身在蓬萊第一峯泂長嶼低帆勢急山
廻路曲樹陰重日斜移席臨池飲戲掬清泉解
洒容

又

踢破禪家最上關掀髯闖笑響千山海門正蕩
冰輪出昏鼓先催玉節還獨上層巔風浩蕩歸

沿小澗石屏頹薯幽木光閑人事聊復分君半
日閑

寶洲

脈前無脈往來舟射利干名不肯休少見人心
如此寺屹然砥柱在中流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卷之十二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三

門人李春叟編

詩

送張子元班見

笑擬巍科是管君等閑馬上換京官扶搖九萬從今易植立千年自古難多辦衣裘禦風雪緊操維柂過灘瀧中朝知舊如相問試把吟篇舉似看

酌別張子元

子元以江令年班籍去臈余以言職免歸子元不待引見毅然相隨南還茲再入京送之至鑒空閣下用東坡韻酌別

去冬初去國逆旅等艸坑禍機衆危之沙蜮伺人影拂衣肯同歸荒驛燈夜永幸脫妖業口黑月重磨鏡勸君再行役秋愧心耿耿陛下皇明穹賢驟織邪屏石保歲此士豈後松廳玲胷中貯奇策可以靖邊警平生羞轅駒看取霄漢頓堂堂曲江翁芳躅在梅嶺

又

南士如君幾妙癡方寸境撑腸五千卷落筆擅三影喜談狂朱雲恥作諛谷永憂時點鬢雪未背踈鐔鏡塵匣中龍起御斗牛耿每同晝灰話寒夜儻僕屏吾儕拗歲晏世俗任炎冷江亭揮別酒譚笑鬧機警景文兄弟情詎異禾同穎邊多便驛頻書來越嶺

和廣帥宋自牧勸駕韻

天將造榜放秋晴南國新逢運會亨障礙洞開來試者計偕穩送上華京主人況是梅花宋寓客慚非日色程面見河南已分眹佇聆魁捷擊仙城

觀入試者

鐘撼雞鳴萬家起月下紛紛白袍子提壺挈榼春遊鬧擎箱摻篋誰家徙通衢隘塞行人絕露坐欠伸奴跛倚遠聞雷譟轟應答近亦洶洶殊聒耳軋然棘戶破曉色陣腳忽移去如蟻壯夫先入護几案儒雅擁容行且止乖髮趣閱未知

原缺

苦戴句桐拌僕衰矣今從川詔到郡國士出深
山集城市但能操筆不覺白秋榜人人都準擬
分明結社戰所與較合主司誰得髓昨科設人
今歲亡三年場屋散消幾功名信分置勿言身
健擲來已堪点枕黃早臉丟傑倖因送兒曹得
覩視傍人依笑李秀才三十年前亦如此

再用觀入試韻

涵育累朝士興起薄海絃歌爭教子蕆金世守
韋一經如豆少成盡三徙盡從科舉擇途取[illegible]
授興所門日何藝先後後已非古今術奉建捷
口耳天門蜂飛濤爲馬陰德却開橋度幾時來
乳臭亦觀光參倒笑推頻坎止棘闈投卷姑應
之桂籍繼名先定矣可憐數千困眊覩僅二十
人誇利市近歲詞場尚對格文體腐陳難古擬
倩人者幸狀人食氣習隨淬淪骨髓主司頭腦
易冬烘目色不迷世能幾所舉程文俣後學豈
但作沉繁悲喜他人愛子亦如我何敢膺心泰
越視預言通移皆實才如已得之無傲此[illegible]

覷燕

送李尉與龍之海豐任

書味無窮得屬縣待瓜六載不能淹乃心雅欲
覩消息初筮惟知守一廉毋縱豪弓獵雞犬謹
防豪家起魚鹽同鄉同姓鍾情處酌別中秋吸
玉燎

送細使孫叔諧東歸

華艦高興趂新秋帆腹吞風湯去舟萬實集登
天子庫諸蠻遮泣海山樓世間顛倒是非夢達
者逍遙得失侯歸到家林定重九園樂杯酒菊
花浮

宴鳴珮亭和趙漕韻

數尺飛泉瀉隔城只沿坳處落琮琤懸知勝境
無塵到却訝晴天作雨聲一歃不容貪者飲兩
咔宜著醉翁行此泉千載因人重曾識光風霽
月清

送三舉人

己酉鄉貢鄰曲得三士甚爲之喜正月

鹿宴有詩已即席和二首歸而刻成一
首贈三傑之行

鋼鋒滴硯不曾晴命到通時文乃亨善射定知楊破的力耕必獲稼如京錦旗門巷誇聯薦椽筆春闈又中程擢第三人如下問定將四字語元城

送梁上舍必得大學解試

南國去天遠行程勿滯留試期催負笈戰勝决焚舟擔墨題金榜英聲起璧流旦評期□文着力在毫頭

用前韻送番上舍

談為賢業址取駿卜封留筆下千鈞弩胷中萬斛舟椿庭聞誨語朱廣友名流連捷歸藍綬鄰翁好話頭

贛學鄉飲禮成二首

風化之原出泮芹飲循儀禮見蓬陳國中推擇爵齒德堂上獻酧賓介傑士一敬存容自肅歌三樂備意相親欸然應接非觀美所望令人様人無譁觀者也深衣古典如遵效頻奇放出曠輪口事日飛來捷懺序賓時組陽便覺春流暢拜爵潛教俗轉移此禮重行應易易邦人耳目熟威儀

重九遊贛孫亭和座客韻

座上多俊人□佩角技庠追隨颭館游囂鳴玉龍斯夕陽催歸鞭更酌樽重携懷開鉤鈞蔗語合印印泥似與花神期枯出糕字題壯哉千尺臺虎踞熊之西枰中十萬家一目城市低乘風巾可憑取月梯可梯豪氣壓崆峒雙明照虹溪響山慨懷古妙句吾家鷄邦人趁遨頭壺榼山之蹊最喜秋事成千畝黄雲齊

是日至馬祖嵓和前韻

九秋天地香贛産饒木犀登高諸其顛風健戲馬嘶偷得一日閑古錦奚奴携秋陽閣霏雨飛蓋換障泥衆楊馬祖禪拂摩老坡題菊英勸人飲狂吞玉東西凭闌視九州莽蒼煙水低如何

昌黎翁華嶺須緯梯野性淡無嗜所樂惟山水
每羞名利區得失爭蟲雞意行契真趣荒苔踏
成蹊嘉辰且盡歡聚散或不齊

送子先賢歸南海

東書相伴到江西我尚濡留子遽歸輪角難生
催別筆刀頭欲折為斑衣功名有分須如意學
問無窮更造微若到家林遇奴輩先教拂拭釣
魚磯

寄贈竹隱李聘君

圃沙有此隱君子短褐枯節自一丘安樂窩中
寬宇宙小遊滌處取公侯逢人皆喜一無忤於
世何求百不爭種德已深天必報大兒玉立最
清修翁長子春魁三薦于鄉名士也清修可觀

池州溪橋

萬里長江吸一盃等閑袖劍九華來溪橋獨坐
無人識又駕長風跨鶴回

同劉朔齋游蒲澗謁菊坡祠

晚隨綠樂飯僧坊丞相祠堂一瓣香試問神仙
蒲九節何如名德菊孤芳高山仰止堪模楷百
世聞之尚激昂我輩此來深有意豈專泉石弄
膏肓

蒲澗滴水巖觀瀑

洩下人游五四弄快風吹面洗炎蒸鹿迎夾道
千章木猿掛懸崖百尺藤石室橫琴清振玉臺
觚酌水冷調冰澡纜而後籠山關不許塵埃俗
耳聽

送鑒師住雲洲寺

少年芹泮也儒冠底事緇袍襯[illegible]孤島一燈
閑佛屋長身七尺占僧單鐘鳴魚叩隨緣過棹
舞鷗飛取次看亭丁聽經毫在否石欄檐影碧
波寒

挽如老歸真

不見幾三日宣傳已坐亡平生功行到塗總偈
言香緣分無高刹禪名却四方開包殘藁在切
勿放毫光

迎廣帥徐意一大參五首

桂林舊著繡衣來久矣餘波拍越臺自古直臣
多牧廣廣平曾賦嶺頭梅
曉來竹馬雖兒曹父弟牙幢壓近郊五老嫏羊
特色德也應歡喜候前茅
別去丹山剛七春一麾今日是滕民擬撑釣艖
迎前路樣鶴從傍冷笑人
魚稻之鄉雁鶩驕鯨鯢噴沫撼江湖明公自是
威風手南土應無莠害苗
杜劉二子潁川居出處雖同語嘿殊勿謂英𡊮

吾頓學閑門自辦靜工夫

贈海珠湛老

也曾斷破到風恬坐得形枯鬢早斑衲子指爲
真鉄漢江神幻出小金山蕉亭浪急翻船入蕊
嶺雲深挈履還香爐未寒行道處蕭森翠竹護
禪關

送廣東憲陳均

十五年間再繡衣惝然一出浩然歸囷空但欲
全人命網打誰能避禍機壬巧交攻邪害正丁

錢秦兒是成非離亭父老遇如堵莫駐春江去
神飛立漕陳知章抑平民爲盜且戮刀鋸陳公伸其枉全活甚衆人爲所誣還訟而去

又

我如越雪致信信此事牽連亦到君久矣浮名
等雞肋付之公論定猶薰四知誰不推楊震三
已何曾損子文甚欲一行陪祖帳萬山遥隔幾
重雲

黃士奇沿檄送其雙親歸閩以詩送之

佳哉茂士頌圖機頻到蕭齋對座揮官長見知

因職業人生最樂有庭闈東山至寶身當惜伯
玉中年力去非一事況來真可敬未裝發矣賀
金歸

贈曾士偉用許廣文韻

里閈如君若績文幾年良玉困炎岡鷄書快其
催隨計稿髮忻然慰倚門袍綠光華應分有汗
青久遠要名存江頭日送西行棹驚起驪龍泓
睡昏

送魁星彭李子先

金斗高挑鬼狀獰世傳此像是魁星祥光閃爍
開先兆助子秋闈筆硯靈

送演姪

演姪自建來省侍曾化尉關到將之官
作詩警之

少年政要識艱難受國恩深早一官著力莫孤
先世望從頭細把四書看金蘭益友真同志毅
水慈親曲盡懽學取老夫窮意思免教人指袴
襦紈

又

五常百行莫其名腔子源頭一箇誠敷馬似愚
寧過謹熟無雖矯却真清寬和愛衆衆亦愛驕
傲輕人人所輕詩好何如勲業好旂常元不載
詩聲

又

一同休戚尉相關肉食那容職曠瘵驗視難真
防木刻追捕易誤戒弓繳千尋樹看萌芽始萬
里行從跬步開大抵宦途皆定分莫門邪徑莫
躋攀

送梁伯隆歸丹谷舊隱

秋堂之家自建上來省携以偕行

昔人入山訪隱君何必見山不見人予持畫圖
走訪跋人此可即山非真白雲谷中萬脩鈞泉
鳴琮琤石峰峋誰升泚跡麋鹿群雅意遠遊閱
見聞飛節遂過南海瀕翻海一洗征衣塵東望
絕域天無垠藥洲風月蒲澗雲間出奇語頗自
珍奚囊十襲而三熏探枝探血綃錦紋何如故

園桃李朱江湖社友杖卜分何如族聚情話親
行路之難多險峻還家久急理車輪拂拭磯苔
開徑椽蛻蘭蕙移斑古椽贈篇滿篋不療貧幾
人煉藥能輕身本分荷鋤驅犢西疇耘武夷山
下擊壤為堯民

司法曾子美新第榮歸欲得余詩不敢效
世俗諛語

里同清獻久聞風耿耿胸中便不同一蹴叫雲
霄布日大廷對策想輸忠

又

舌似河懸筆水潮春官首蹤見忠肝士須卓尔名當世好取前修節行看

予光宗友試禮部送以小詩

臺端五色織成章皎皎清標月照梁再戰文場推定霸一經十得法前導王鞭揚庾嶺梅花早梯上泉宮桂籍香師道自居吾豈敢所期竹帛遠流芳

北山證果寺

久聞北寺最清幽因看花田遂一游近國好山半煙雨參天喬木幾春秋香凝永晝添談柄風嘯長松爽茗甌此境今纔逢我筆不留詩去媿孫羞

送葉耆卿試太學

背城麤一戰璧水是儒林詞賦八叉手功名寸鐵心程兼馳數驛學苦惜分陰清獻起庠成長風送捷音

表釋應端住興化寺以其說而勉之

錄中庸求也勤消切莫貪他寺富饒留取大庇緣大樹蔭圍紫翠叢三株

又

一般奇怪本精覺僧覘清茶斜戲吞未到空通乎地位只當齋戒作沙門

李忠簡公文溪存藳卷之十三

門人李春叟編

詩

羅浮國醮 昔下元日朝廷遣使賫香建醮有五雲見瑞

霓旌瑞蹕拜王宸發揮道德五千文步虛夜半千山月朝斗空中五色雲風雨若時昌國運乾坤齊壽祝吾君賢侯方寸精誠積散作豐湖叶氣薰

羅浮飛雲頂

山行頗覺思悠然游遍仙家幾洞天登見日亭風刮面上飛雲頂月齊肩稚川翁有燒丹竈景泰師留卓錫泉我得真人金口訣無求自可享長年

羅浮桃源峒 在山東北其峒幽邃人跡罕至

靈符鑽盡穴中蛇深入千嵓處士家峒户隔雲呼不應時時流水出桃花

戲題羅浮梁彌仙寫真

八十童顏雙眼明浪游湖海一身輕莫將喫肉

先生比箇是羅浮老樹精

羅浮何君祐夫相訪惠詩又出所作水墨魚戲題卷末

山頭釣引千鈞魚鉄橋曾逢稚川奴風波平地誤黥額戲取墨汁糊糢糊縱觀濠上契妙趣浩浩胷次涵江湖墨雲忽從硯池起撥剌跳出形模殊大魚騰驤撼風雨小魚瑣碎游荇蒲技如元放幾許奇金盤一箇松江鱸試張亭前瀑波影春鋤飛下傍雕盱世間畫史少活筆描寫終類餬蚪枯文溪一灣浮釣徒欠得龍眠為嚴瀨羊裘圖

羅浮峒長寶谷王寧素送棋欵

久矣深山煉鶴形開呼峒長又迸名斷崖怪木人猕跡亂石奔泉澗有聲劍定通神收古匣棋聊供玩戲紋枰模欵解贈寧無意重到孤庵論養生

贈雲峯濱庵主

一庵移向白雲堆檜栢參天少日栽頗怪鬘如

金綠樣想曾眼見鐵橋來佛粘土壁煎茶供客以蒲團取芽爆却笑老盧懷鉢走只因說出鏡中臺

題羅浮冲虛觀化緣跡

仙去千年事此山不禁風雨屋摧殘金能點化空談易錢欠通神着力難丈廈終非一木了成來未免衆毛攢洞天有分人人到輪奐巍峩起筆端寶祐乙卯冬黎道靜住持冲虛觀求詩化緣備造輪奐一新

送湛師回羅浮花首山

翩然拂袖忽然回帶得羅浮面目來乞食又逐雙足趺坐禪豈是寸心灰故依花首從三竦旋摘茶芽供一杯蘭若苦空君不厭可能為我掃蒼苔

秋試已近用韻勉兒輩

鄴軸輪囷數世藏乃翁曾讀被龍光詩書有種芥拾紫科舉催人愧又黃學到自然名成大文工更要理深長歲當丙戌吾家旺月府先後實桂香

送黃提幹赴班

不枉金閨貯一賢唱名重見冕旒前省闈見說第三賦選調猶遲十八年據實語人南嶠事無多行李浙江船畫山群彥官今緊直諒如君合苑速

送恩平瀞使君還里

風流太守作春游到處恩波浩蕩流懷榖故鄉霜上日移舟別浦趁中秋聲歌洋溢行人口書翰縱横健筆頭識面雖新心頗熟慇勤話別送歸舟

又

五載南州舊重名活人一段是歸程兩州曾喚兩蘇起孤節要師孤竹清合有鋒車催赴闕不應盡載又專城閑身已決深山底千里猶能共月明

壽張新班

蒼顏稜稜肖紫岩向來石燕毓奇男九十平入相今纔半七日為人恰後三正月十日生 精添金閏

穹地安掀香玉笋盆春酣赤松須待功名遂蒲
澗清泉塋菊潭

送次兒解試

四度戕名達帝聽（國子監中若一 臺浙及若三）布衣便有此
遭逢吾家積慶為心印一戰收功在筆鋒舉子
頭場闕薦鶚時文手段要彩龍庭前手植森森
桂飛捷今秋好事重

舉慶倅王庫應平反師司寃獄詩紀其事

人生天地間本是同胞出貴賤與賢愚分殊而

理一上帝立君師朝廷設官職凡百有司存各
欲盡其責一或無人心何以順天則廣南十四
州官吏幾滿百公道孰扶持田野多菜色大槃
作威福小槃肆蠹賊周興而來牙郅惲而貢客
君祿君忍欺天民天弗恤貪婪事箠笞殘忍尚
纖縷可憐田舍翁駢首齊鎖可憐富家兒鞭
背遭點墨怒氣劇炎火讒言易轉石恩門甘仰
面潘問爭屈膝倍啞一世人天高雲霧黑豈無
賢大夫留此一綫脉堂堂西蜀翁憤氣填胷臆

尚友周濂溪拙矣誅身策令我同胞人循此提
戈厄若語為平反片言天可質細閱拙錄篇事
事符陰隲孟子謂非人由其無隱惻此翁仁者
勇姦訣誅以筆天道未昭昭彼巧竟何益吾皇
本好生術揚兩列棘安得百于公落落參邦國

觀穫

負郭平田濶秋深穫課勤短鐮行缺月多稼剪
黃雲舊臘占三白今年稔十分太平村舍裏隨
穗飽鷄群

紀事保林尉韻

保昌尉陳知章權廣倅捕南海平民為
搶賊凡三十人獄將具余作劄子露香
告于天而後達于帥閫不行其言又以
公狀白于憲臺遂檄循倅潛君審之而
後獄得少緩林尉汝沆有詩用其韻云

清晨風日鬪群陰一紙三熏上帝臨或者貪功
頻滑手叡然奮筆特誅心寃辭賴有由言折聖
世難施漢法沉此舉豈誅身禍福祇憐無罪縶

南音

苦秋暑引

己酉歲廣漕丘迪燕擯帥苛虐流毒朝
廷劾趙倉汝堅兼攝帥漕其人刻忍不
授印故作是詩

商金久得柄老火未退舍甑中着家字赫酷甚
於夏池湯煩魚田龜應害稼桃笙亦騂汗水
國無凉樹扇揮腕欲脫忍渴畏杯斝樹間寂秋
聲矩令何時下四序本循環寒暑相代謝炎炎
推不去誰與詰造化人思濯清泠風露頹一借
再拜祈蓐收西陸早命駕

聞撫閩賦免新任之報

遠民窮甚草菅炎抗論公庭出至誠且喜一方
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機關平地藏深穽仕
宦伶人現戲衫五遷州符今免矣幅巾藜杖可
松杉

又

任安孤臣罪有餘三年三度掛丹書辟兒過計
栽郎羅外物浮名總子虛只是臙酸真面目不
隨逍貌混樵漁親朋欲語澆教解休與時人定
毀譽

送族子春叟游西

鳳出丹山定九苞桂林要揀一枝巢久聞崑寶
須幽討不恥人蒙莫汝定鶴髮頗將安問寄螢
窓勤把舊書抄功名到底須堅志崛起新豐一
草茅

後峒月溪寺

森森杉檜翳楠欑散策何妨選勝游梵宇莊嚴
傳祈樣碧池蕩漾納泉流骈奔得山林在袖
子多國鄉鮫留眼界濛云欠軒豁晚凉宜酒且
爽猶

山行

塵中事日生擾剝且山行襆被欣然出登車趣
便清奴爭携蠟屐客請帶杉杉繞過城闉外耳
根無市聲

後峒月溪寺

寺功嵃山背池圓印与 前連筒泉落甕如繞地
無碍茗苦苛留客僧淳懶說禪使君期不至一
宿笑無緣 是日期兴守未至

樵者

近道其樵者勞哉食東薪運斤碎盤錯荷檐下
崎岖恐是仙王質何須貴買臣路傍逆一笑笑
我絆簪紳

西樵巖

巨石來倒駕半天[illegible]倚水眉不捲四時雨丹
竈空殺為古埴[illegible]附詭曾識紫姑仙我來
遊遍登雲谷[illegible]山僧半榻眠

碧霄

未到白雲先碧霄[illegible]山腰細棧遶樹斷時話
竹引清泉塵[illegible]浣[illegible]松根和雲飲茶烹石鼎把茅
蜣[illegible]不被名利鎖半夜[illegible]晚樵

門人李春叟編

詩

送荃翁張端義之惠陽

吹面東風竪綠叢詩翁七十醉婆娑放懷自號
天隨子知我無如春夢婆吟有小奚磨破硯助
看赤脚踏行窩太湖爭似黃灣闊高浪粘天獨
笑過 張荃翁太湖人端平[illegible]上書直言謫居曲江推東部廣間後又以言件當路者謫沅州然民

即席和人韻送荃翁

詩似油翁於油知音世有幾荊州作寒作暖
方榆火無米無錢只葦舟客況可堪今老大人
生何必盡封侯小[illegible]莫匆匆去萬斛春醪任
拍浮

白雲獅子峯望羅浮

不到羅浮幾六年後期幾誤鐵橋仙遠雲不隔
山真面西麓元同第七天 白雲乃羅浮西麓

雲泉亭 白雲寺前新築此亭公為作銘

絕頂攢其前突崖噴玉泉亭成山補闕境勝我
攙先樹杪江天接榕根石磴懸賞心遂遠日合
為智仙傳

送李路鈐萬入京

運厄南州恭吏專鶡冠抑有好官貪捕獲怕損
平人命製錦盡除常例錢柚鑿一言辭辟郡賀
襟三略合籌遂景文四馬長相過我愧才非王
局仙 路鈐李萬建安人丘濬以梅州辟之不受

和心字韻送林尉公琰校文

鶚袍忙立老槐陰爭望文星早照臨稱物衡無
高下手別形鑑有是非心品題豈逐朱衣轉沙
汰何妨苦海沉將見賢書協輿論真才到此遇
知音

蒲澗和東坡韻

四時氷柱濕風前絕頂飛來一派泉瘦蔓相牽
根太古蒼崖特立探長天竄荒孤鶴尋遺跡寺
老幽禽閱坐禪閑日頻遊歸復夢結廬曾許逼
坡僊

蒲澗山行宿景泰呈諸友人

蒲根榦得汎金船滴水崖前丑地仙造物添丈
闕歲月上恩不與好山川煮行芳草迷丹竈旋
摘新茅撥澗泉欲雨還晴俠登覽更消一宿白
雲顛

四月十五遊僧寺

今日快逢僧話笑不妨來與扣禪扉山垂遠瀑
浮嵐急風棟凝雲雨脚稀賣錦詩成借借看紋
楸棋落鳥驚飛此來莫訝凭欄久縹緲斷成拂
翠微

人

代送丘滄浦

假帥知公自古無邦人久矣望鈐車政聲難掩
諸公說明主周知萬里餘豹尾鶚翅那欠此尊
榮鱸膾正歸歟江頭鼓動江船去喜氣懽聲動
里閭

用人韻送梅州梁現

征鞍風軟踏香塵又送斯人南海濱斜郡正資
資德承流究須放筆頭春勉期聖處功夫到肯

學世間兒女輩五癖由心今一洗笑渠解癖詩
仁頻

送船使周中

堂堂山立舊朝簪久辰小流皆獻琛風趯連艘
出獅國浪吹殘句到雞林水不隔同年面中
歳難禁惜別心歸期若定相問只言閒戶萬
山深

天清遠權守棲海司法

樓君宰清遠峒寇一夕入縣治倉卒告
樊君挺身出諭賊竟遇害殁于兵

諭賊散私財賊頑不可回憤然瞋目罵吾已截
頭來一死當凶刃千家免劫灰遺孤元未有行
路為悲哀

又

百里稱廉吏誰歟起羣端州符借賦急軍餉及
期難節義扶澆俗朝廷贈大官邑人崇廟像猶
似髮衝冠

送陳大雷試太學

拳拔四千里賈勇萬人場庾嶺琴書去梅門姓
字香有司應服具喜氣已眉黃踐履宜天相時
文況所長

贈宋省元巍薦經義

宋秉孫廣帥悳之子也治周禮義

傑作傳來見一斑少年筆力老虞頻根源有學
皆與味首尾無瑕孰敢刪工要前篇人易取說
須兩段意相關森森天骨晶光爍去必軒騰十
二關

觀定堂

梵宮憑水建淺荻費芟除岸破群魚出枝危獨
鶴居定鐘僧睡早揮麈客談虛月滿龕燈小風
停幡影疎供盤多佛菜僧飯飽園蔬惟有關山
老清高閒草廬

八月驟寒

秋欲中分暑更祥金風颯起便成寒桃笙夜展
猶嫌執紈扇朝披便怯單翻手炎涼真可笑循
環造化杲無端老來一任添霜鬢寒暑難磨只

寸月

中秋無月

已拚前度一中秋滿望今宵月下游桑杵放閒
靈兔懶鏡奩捲卻素娥愁知誰有術攀梯取桂
貴當年弄斧修天斲清明無如此博前休恨翳
雲浮

示兒用許廣文韻

斐然狂簡不知非席帽何時免請識官樣詞章
惟典雅心腔理義要深幾各隨鵬鷃高低適一

笑鷄蟲得失微偶未成名兒勿恨我方追悔路
文闌

悼花片思長老

碧眸冰鐵面蹴起衲僧禪數日蒲團定一如況
塑人施錢隨散擲悲辱已忘嗔丁字何曾識括
提話轉新

又

別我笑吟吟羅淨額力深空拳糊衆口平地起
叢林山迥孤雲沒溪寒片月沉人今奇坐蛻在

日孰知音

飲卦解試上友有

座滿挺時髦經明亦賦豪幾年甘屈志三日健
揮毫笑取刀牛角相逢酒盤聲有名還有分秋
鶚碧雲高

又

以山靖場屋斯文為細論艱深成札闖畢竟又
西崑與案為佳讖當年是解元賀詩多講取咸
事屬于門

山亭夜起看月

丙夜忽窓白披衣起凭欄山川如畫見松檜照
人寒孤鶴欺岸介群僧鼾紙帳燈前呼老佛妙
境許同觀

三山亭

山中招提鼎足踞路如丁字分頭入遠看港汊
紛長虹俯見阜丘繞小笠班荊坐僕縱之息爭
解綠荷擷紅粒群然飲澗忽喧噪石兀深叢殺
虎士我起胡床劃孤嘯前峯響苍松風急舉頭

雲端尚天半措竹杖綵雲千級

和徐意一韻贈賓積中空山

道是空山卻有張元来有有亦無無若能空到
真空處萬斛塵埃着雅丈

採陽軒

看盡西園十里梅黄昏实月趁人回要圖一段
清游事更訪仙宮索著杯

古成之仙箕

翁来靈筆舞龍蛇翁去埋塵鎖暮霞舊事欲談
三百載五雲閣上望仙槎

書龍頭詩湧人鳴一千

桂菊風香造榜天門標捷纖毫流錢筆端快便
行年稹騎麒麟腰身兩仝

又

隣鷄聯翩二十名看看金榜是同盟河南人而
分明見盡説龍頭識已成

鑒空閣

鑒空閣上賞僧軒祇樹森開不二門一水横流
界平埜數峯六起補竹杖舟来舟去人多事瀨
落潮生岸有痕鎮日長川輸老衲倚筇獨坐古
榕根

河南揷松以古勝寺不遇主僧

主僧夫城磨驢兒鄉僧閉門縮頭龜長髮行者
披鶴衣瀹我苦茗行粗隨禪床破篳客自展急
呼蒸頭擁大扇臥到夕陽暑力軟歸趁潮平柁
流轉

重九日游南山峽覺海寺

恰重陽日到南山小摘黄花伴緑樽鐘叩一聲
蕭寺晚移舟幾過灣

看僧披剃

爾教言無相誰教蜒髮毛虛名猶度牒多事更
方袍父認師傳的年推戒臘高冠巾何不可只
要斷塵勞

夜夢漁父求詩覺能記其全書贈梁獮仙

酒湖無盡春無限一葉江湖萬里天明月滿蓬
風荻蘆醉眠正在白鷗邊　卷之十五

門人李春叟編

樂府

蘭陵王

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單衣試龍沫旋薰又怕東風曉寒薄別來情緒惡瘦得腰圍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扶雨芳蹤任飄泊

叙留去年約恨易老嬌鶯多誤靈鵲碧雲杳漸天涯各望不斷芳草更迷香箋回文強寫字應錯淚淡注遥閣

孫酌任春脚便彩局誰收寶移慵學堦除拾取飛花算是多少春恨等閑忝却闌干偏拍嘆命薄悔舊諾

摸魚兒

曉風癡綉簾低舞霏霏香砕紅雨燕忙鶯懶春無賴懶為好花遮護渾不顧費多少工夫做得芳菲聚休擧百五却自恨新年游跡醉少光景悵虚度 倪盞瘦困起庭除正午游絲飛絮無據千林濕翠須臾遍難緑鬢根霜幾愁絕處怎忍聽爲称杜宇深深樹東君寄語道去也還來後期長在紫陌歲相遇

摸魚兒

用古買陂塘旋栽楊柳韻

敞茅堂茂林環翠苔磯低瞰烟浦青簑混入漁家社斜日斷橋船聚真樂處坐芳草尼樽滿酒頻頻注皐禽舞慣松逕穿雲梅村踏雪朗笑自來去 車塵堡争似倚節穗安前塵回首供誤安閑得在中年好抱甕尚堪蔬圃高眼覷箕不識人間寵辱除栗許風葉解語應共笑犁狙無端喜怒三四計朝暮

摸魚兒

五羊郡圃築壯猷堂落成

遶西園粉籠千雉鏡池屏石天造主人意匠工收拾華屋落成開早輪奐巧望縹緲五雲深處移蓬島油幢羽葆指貔虎長驅鯨鯢網取電走旌旗銀 鐃吹發回廊迷北飲犒海小波静廷

揺綸巾蕭散環珠履春洲綠楊芳草人境好是
握穗五翁福地無塵到芝書在道便欲頓乾坤
經營萬宇棟國要元老

摸魚兒

送王子文知太平州

怪朝來片紅初瘦半分春事風雨丹山碧水含
新恨有脚陽春難駐芳草渡似叫住東君滿樹
黃鸝語無端杜宇報采石磯頭驚濤屋大寒色
要春護　陽關唱盡鶴徘徊東渚相逢知又何
處摩挲老劍椎心在對酒細評今古君此去幾
萬里東南隻手擎天柱長生壽母更穩步安輿
三槐堂上好看綵衣舞

賀新郎

陪廣帥方右史登越臺

繡谷流明幟穩飛輿菌柔草碧蓋欹松舉遨首
意行窮絕頂線榭千年勝地遠峰斷莽蒼烟水
護日晴雲收午暑颯長風振葉生秋思龍霧灶
影霞袂　清明官府歌棠芾且蕭閑事外下嶠

玉城珠市山色驕人逢此家壓尾霏霏露碎一
笑又并犇新秧田野歡聲和氣合喚艇船猛為
魚占喜誰會得醉翁意

賀新郎

餞廣帥馬方山赴召

世溪官高大人誰知幾多州相牙榮名壞我輩
相逢無恨色彼此蒼顏僅在又容易分攜越海
爲出陽關離別恨看一行鴈字斜飛界天下實
須自愛　白衣蒼狗須臾改久冥心雞蟲得失
鷦鷯遲快君帶貂蟬頭上立老我荷衣蕙帶肯
此膝向人雅升遠餞元非趨炎者二十年相與
形骸外義金石史堅耐

賀新郎

同年顧君景沖雲翼經屬官舍白蓮盛
開招飲水亭

誰種藍田玉碧雲深亭亭月上水明溪曲看作
時妝兒女態冷淡冰姿露沐出塵外風標幽獨
冷了留侯無此貌便何郎傅粉終羞俗意凝遠

嚴清淑　涼意向晚微風穫訝銀杯羽化折取
戲浮酥酥安排梅花如許大天遣辟除暑溽渾
不覺鷺翹鷗浴可恨妖妃汙太液只東林社友
追遊熟宜夜看燦瑾燗

賀新郎

賦菊

細與黃花說是人教開遲重陽王裁金屑老行
要尋松竹伴雅愛山翁鬢雪任滿插追陪節物
惟有淵明吾臭味傍東籬盤薄芳叢擷便無酒

也清絕　菭寒色正孤標潔慣平生饕霜飫露
倚風迎月不比吳蔘偏嫵媚不比茱萸太烈似
隱者瀟閑巖穴紅英枝頭猶從在咲紛紛紅紫
塵沙汨香耐久看晚節

賀新郎

餞廣東吳憲燧　時往節察江西

元日除書濕到而今西風老矣駕輅初入自是
龍頭深注想孫鳳翔而後集久父老攀留原隰
庾嶺經行梅亦喜小奚奴背底惟詩篋冰雪揉

又泚尺　肘中容易但收俞便三台兩地也只
等閑如拾天馬不鳴凡馬嘶百步何如五十況
洶洶波濤方急此去一言回天力著著高百尺
竿頭立澆磊磈快鯨吸

賀新郎

再用韻餞吳憲

過雨瑤空濕浩秋香光淨桂菊曉風吹入柳繫
牙檣應小駐草草遽成勝集又還趁壯車原隰
照座主人風骨俊想胸次蟠崇關琳琅笈真作者

世難及　遠山容雾仁開翕共朱閣徙倚縱好
錦囊收拾好風光今才思濫知一爭如知于發
金縷標格休爭與青娥新行短境憶朝陽鳴鳳
臺端小伴甲利砥冰吸

賀新郎

丙辰自壽游景泰小隱作

天地中間大縱遨游登山臨水散人一箇學易
乙來秋又六背趣名韁利鎖得日日安閑笑過
金馬玉堂也曾到儘不妨柏寺溪頭坐風蒻笠

月蘭舸 今朔記是初八我近小春黃菊猶泛
早梅將孕拔宅危巔窮勝踐指飛塵裏蹊磨看
澗底飛泉咪顆松栢參差供游相更千年雲鶴
鳴相和安期老舉豈賀

水龍吟

癸丑江西持憲自壽

唱恭初意如何揭來五十三年矣華鬢頗癖詩
書粗解縶紳聊耳自信柴慙真成汲黯卻無劉
賦向高秋初度同時有菊淡相對風霜裏最

孱登山臨水少何心惆名疏利俗緣未了強教
肉食何曾知味但事微吟會心微笑逢場戲謔
把日作只愁安得領取百十二歲

水龍吟

和吳憲韻且堅攜秋同游之約

驛飛穩鴈高秋迎人滿目清新景秋還有色笑
谷照水晨妝對鏡雪搔疏處字橫過雁渡浮孤
艇是騷人行處隔風調月香滿袖過梅嶺 斷
梁溪收入旅雨牀乾桐疎楓冷撇髯獨笑仙翁
知對臥溪呼醉近小陽春為梅也合遊遲艱影
更攜孫一笑追歡剩待披翁首肯

水龍吟

觀競渡

熱泙新漲浮花柳陰倒影波痕蹴一聲雷鼓半
空雲浪嬰龍驚起袞攸鯨鯢怒掀鱗鬣摩開煙
水爭戰爭蠻觸曲殊漢楚總皆一場如此 戲
劇許教借一得頭籌歡呼震地翻嗟浮世要津
擁進奔波逐利鬧了還休倩誰衡寄三閒角黍

會風雲快出為霖可但領明珠雖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卷之十七

門人李春叟編

樂府

水調歌頭

題舫齋

郭外足幽勝瀾入漲溪流舫齋小小一葉老子
日遨遊管領白蘋紅蓼披戴綠蓑青蒻直釣任
沉浮玉鱠飽鱸鱠雪陣狎沙鷗 箇中眠箇中
坐箇中謳箇中收拾詩料觴客箇中留休羨乘

槎博望且聽洞簫赤壁樂處是瀛洲日月盡雙
槳天地一虛舟

水調歌頭

題斗南樓和劉朔齋韻

萬頃黃灣口千仞白雲頭一亭收拾便覺炎海
豁清秋湖候朝昏來去山色雨晴濃淡天末送
雙眸絕域遠煙外高浪舞連鰲 風景別勝滕
閣壓黃樓胡床老子醉揮珠玉落南州穩駕大
鵬八極叱起仙羊五石飛珮過丹丘一笑人間
世機動早驚鷗

水調歌頭

壽參政徐意一

地位到公輔耆艾過稀年幾人兼此二美而況
有名賢松柏蒼然長健薑桂老來愈辣勁氣九
秋天鯁鯁嬰鱗語不改鐵心堅 談武夷同此
月端之仙公雖居後珠玉偉特卻光前續得紫
陽脈絡了卻西山事業舟楫濟商川飲對黃花
樹一酌歲三千

水調歌頭

題谷春亭

野趣在城市湖起此亭高誰修蓬島馮夷夜半
策雲鰲十萬人家甃碧四面峯巒湧翠遠峙拍
銀濤揖漢樂雙塔戢雨葉輕舠 我乘風特一
到共嬉遨江山無復偃蹇揮麈有詩豪會翩孤
橫星動鐵笛一聲雲裂寒月冰宮袍滄海一杯
酒世界眇鴻毛

念奴嬌

壽王守丹

瑤池高會見說香風引鳳飛鶴勝天瑤月卿來拜舞新作觥書增秩有脉能賢生兒如此總是前身佛孫曾戲綵慈顏一笑閑逸　曾向渾尺軒中共評今古手寫玉言綍簡裏延翁崇蔭在映得梅仙山碧人愛黃堂祝螢堂壽柏柏歡聲盛明年宜勸鏥桃大棗庭賓

念奴嬌

寶祐丁巳閏四月偕十友避暑白雲寺

春秋時候渡海陰罩炎日山行乘興節屐追隨多勝侶青環黃綺多領坐石談玄聽泉濯暑直上千山頂倚風長嘯稱鳴林谷相應　忽湧雲氣漫空海吹急雨覺冰綃微冷洗盡人間名利障便是蓬萊仙境半日偷閒一生清福豈在榮鐘鼎青燈深夜陶然獨妙清聖

瑞鶴仙

甲辰燈夕

玉城春不夜候月望實流燭籠光射鰲山海霽

偶伽山頭繡北郭旗紅亞東屋近也赫樂歲良辰多暇想陽和早遍南州暖得柳嬌桃冶堪盡妙剪夾消露香花珠聲吹蘭麝歌朋舞社玉梅轉鬧蛾兒日罩上些撥早郎殿巧又下紫姑燈下聽歡聲甦手來試細小鬧鳥

沁園春

監司示寶斛飲了未

繞到中年節物光陰只怕輕擲隨分東風雅藉柳雪應時燈夜棚鋪蓮幕占一家春也三杯

酒巧對雄秀尖恣賞何處聽那兩樓絃管南陌簫笙年年市上燈火珠翠奢華八尺禁欲妨除隊娼雖轉齊瓦何須猛燈破寒蒙螢鄰曲泊新屏除驚鳥雪外求結樹骨清人閑處這炯方寸一點長明

滿江紅

江西持憲節登高作

薄今佳霜黯雲鴻飛鳴斜倚　九日御風絕頂下看齊宋勝閣多謠此筆妙能山勝殘韓旗駐

斜山靈也要可人遊成佳趣　吹帽墮羞和苦
題字非吾侶却坐間着得煮茶桑苧萬里寒雲
迷北斗望遠峯夕照頻西顧且消浮太白送黄
花劍休舞

滿江紅

和劉朔漢節再韻

人似梅花峭玉立歲寒風節新圃闢種梅千樹
幻成南雪池碎潑碧荷棒雨徑疏秋影篁篩月
喚石君錯落坐庭前紅塵絶　嫌刮耳箏[illegible]愛

慵着眼俳優伊但一觴一詠放懷開闊涌地池
亭工梅映擎天柱石砥旌設待枝頭金顆可調
羹休輕折

菩薩蠻

別劉朔齋後寄詞時朔齋抵峽山拾遺
詞至

雲山疊疊雙眸短夢魂夜趁行人遠千里共襟
期吟風飲月時　碧溪穿翠峽雪意遊黄颯安
待翅飛來衙寒同訪梅

漁家傲

雪着夾羅猶怯冷閑簾拜祝團圓鏡取片龍涎
安古鼎香門靜横窗寫出梅花影　寒鵲窺枝
飛不定回紋剌繡更籌永小玉欣眠呼不醒霜
氣緊麗譙吹動梅花引

西江月

小鶵載池心月長虹跨水中天主人情重客留
連便欲乘風寒殿　霜竹且傳秋信鏡蘋不作
春妍夜凉正好倒金船朔飲而今再見

浣溪沙

蔔玉纖纖柏前姚戳祐荷葉起文鴛水亭初試
小龍團　拜月深深頻祝願花枝低壓髻雲偏
倩人解夢語音啞

城頭月

和廣帥馬方山韻贈斗南樓道士青霞

祼彌仙

工夫作用中宵盡點化無中有真氣長存童顔
不改底用呵摩皺　一身二五之精孀積得嬰

兒說試問霞翁三田熟未遲解飛冲否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七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八

丙戌得過省第一捷書（三月十八日捷書到贛州二十日到石城）

某頓首百拜上覆 大人朝議 亞媽孺人某叨光荷 先祖餘慶 大人陰隲省試叨冒第三名自顧識淺才疎何足當此今因捷走報達寫數字以實其信然聞前此無報三名前之例必有無厭之求亦宜權其輕重多不過為致首可也恐州縣有儀 大人可謀之親知諸識者隨時區處即此報知他冀精衛寢食以迓鴻祉某此來合受推官文林郎出身乃廟堂送關亦候在外待榜有單乞分始唱名賜袍笏聖上御便殿以頒之仍舊例入局待注受畢日七月初必有歸期謹此拜覆伏乞 尊覽 某百拜上覆某煩一哥覆知 大人門徑只宜依舊不必加粉飾過某舊亦煩一哥呼名致謝

第二家書

某頓首百拜上覆 大人朝議 媽媽恭人即辰季春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玆者叨冒正奏

第三無非　大人平日積和必驗但開榜之後
百貴叢集祖一屋在學前庶得王魁張魁亦在
左側其所賃之屋一月二十券捷人與諸人來
賀亦五十券受劄之始凡百物件皆是新置如
買轎皂衫袍帶幞頭洲靴一身衣服轎番四名
每月二十餘千書司斤子二名每月亦十五千
已至借僕一日十餘人況其不請此間新第事
體只得挈張上舍德明事與之商確庶得適宜
日間供膳皆是已出出二元信費二十千未用

一百餘券白惟客乞不能措只得轉假之鄉人
候回日償之有使可報收它必有錢助費但非
親賓人不容作此來也今舖來呈丙辰科事例
到五月中方唱名入局以受關并其他禮儀
亦七月初方畢到冬方有拜作之期所喜二狀
元相處甚得有事必日來相報出入皆同行大
魁台州人三十四歲榜眼亦台州人六十餘矣
凡見主司及朝士皆與之同及見鄭尚書彼再
三丁寧未要相見諸朝士恭自此不出諸同年

及鄉曲相識官貧日間相見常一二十人只得
奔走報謁不容只也其攻者本經出王太博定
房參詳丁郎中難知舉鄭尚書磨龍論在林太
博此頭篇未知在誰房　場未撤改卷未敢附
去恐有人問但以試官所批示之且此回例受
推官已令人要以江西廣西湖廣自擇錄於吏
事亦須一年以上可也不但亦其縣已至兩處
店主人書舖亦須百八十千謝兩人作四六亦
須百千事體大緊始未非千券不可鄉間風俗

薄歷多言其受人榮者不可信其新得一第尚
要前程父友[illegible]

第二書　[illegible]

某伏以春律向盈韶光未減共惟　大人朝奉
至媽孺人尊候欽止萬福某自得捷當夜即發
家書與捷子又附一還司走文字人相諸到矣
然潮州陳子諒必事先但以家書為憂無捷之
賁必候潮廣兩處人俱齊方始所其輕重不可
作兩項支與某嘗會張魁非云鄉曲捷人必待

八九月自歸方始結付乃其鄉例也恐未有錢推以待其歸允作小人無厭賖多與之彼必求索無已更在斟酌輕重合數報人共二百上下可也某自歸榜後終日奔走及歸安下處則諸公來訪及同年諸友相見求入局者甚衆應酬無暇來見鄒先生丁寧勿出某恪守此戒然捏中書陳中書皆遣人來請見不容不往以至某文字出渠房者皆往一見之然諸公以某遠方人忽在前列皆有願見之意凡所造見甚薦溫

接相見必問堂上及問某具慶則歆羨不已又問　大人之年某已未對尤加羨焉其問娶否則以已繼親對書輔羞甲辰例唱名在五月上二緣其年混補另來試所未闕今歲既無混補必須待出局及注差了畢必七月終方有歸期前月局中合千人來參書吏片子虞候上名事官每位三四十某不敢留使且待入局京城桂玉之地日費不貲王甡綴其今舍寧國府社丈之女所宥為之支遣張甡乃寀執侍從探述之

字人故諸公送饋良厚惟某乏索其接待禮數出入儀從只得勉强隨之鄉間義約錢一百券帶來四小鋌渠幹又借去一笏雖留之笏猶有窘乏之憂不免就施丈假借渠又要歸還七百足更與渠商確如何勢亦只得就渠借也家亦不必附錢與之但龍涎香可買數兩素馨湯茶餅之類可買二三十瓶作人事底家蘇合香丸感應丸亦可買數兩來更句拂手數條云云

第四書

某百拜上覆即日清和在候共惟　大人朝奉亞媽宜人尊候起居萬福某伏自塵叅之後三附問安之書想已俱到後遇鄉閒補試諸丈詢及家間動靜三月念八日某人抵京復接家書深用慰浣某自箭橋移居學前非報謁官員不敢輕出凡事不敢輕舉張鮑明以私試回齋適惠州朱新恩篆至某遂校之向樓復留一房以待倫耀卿而四月初彼猶未至也日來諸廳賀吏巳撥剔稍定惟是同年之求入局者多挾朝

貴或托相知頗爲所撓只得隨輕重區處至於
潮惠南雄諸同年賤若一路不容不存之也喝
名亦未有日予想只在五月初間矣所貴浩繁
已就施丈借五百券家間亦不必寄錢來用若
有所爭不多不必與較若大段相逕庭做一道
理此不足慮其前者已修劄達之未審不知彼
曾來相賀否朱新恩篆文雅且賢與之相處甚
得彼遂有續絃之意 大人便附發與令往說
之朱丈乙巳生可與爲覩立丈亦知其五行若

消耗之便中垂示有一劄達之廣平公少叙謝
意人旋甚亟漕臺舍船卜以未發尚需別進未繇
省侍伏乞倍加調護以介鼎來之祉其下情祈
祝之至 某百拜上覆 大人朝奉 亞媽宜
人
六叔朝奉

第九書

其頓首百拜上覆即辰炎伏在候暑氣方殷共
惟 大人朝請 亞媽安人尊候起居萬福其
偕壁英在此如常毋在留意念六月初二日陳

全付至家書與陳宅舊借借到官券五百貫已
如數得訖十三日 上御文德殿移 御幄臨
軒引第一甲人三名前作一班相去纔咫尺
日表龍姿儼然在前余四甲五甲人只在殿門
之外不及見也禮畢三名旋就幕次各賜食七
品羅漢几案精美可挹累科所無也中貴快行
衛士來索謝恩詩即時就換袍笏是時駕已入
內但抱勅黃拜殿門而已三名先謝而出即重
戴來馬所喝迎導如每科儀但未遇太廟不審

其儀也

門對

聖德如春和萬姓 近水樓臺先得月
臣心向日東尋辰 向陽花木易逢春

菊坡回劄

某拜時初夏氣清而和恭惟 新恩朝議鄉
兄稽古策勳有物作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屬
厭拋舉久其日矣自西戍南歸謂有一見之
便而抱病簡出披睹猶未見快茲聆擢雋南

宮歸予充選與府盛卓川壯老懷枌梓亦為
之改色顧如天才甚頡月評所撫文章有經
世之宏模撫義得尊王之大體深識而氣益
壯一呼爾入皆驚困思士以得時而為難名
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
鍾此間者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守甚堅即其
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豈易量似聞泰
風得意政初舉容光不露盛名於下謙以將
之夫所養益厚則所發必大區區贊美正為

是也某以疾丐閑幸得清盾伏牖下餘息厭
厭忽聞捷音不知宿痾乃爾欲慶乃為故人
所先三復不勝歆羨錦還諒在秋中初旋不
必擇官擇地祿進素定敢為發軔指使佇列
此見忠膚帥不遠所施而情則真矣尚希爭
照　右謹狀　四月日
侯章閣直學在中奉大夫提舉崇福官崔某
劄

李公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將誕母夫人黎氏夢
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隽頡閲書史一覽成誦
博聞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清
獻前坡深器之謂其非凡入咸謂當選一頭
地寶慶乙酉應漕舉時年試春闈知舉南
谷先生鄒公應龍得公文欲置第一或曰上
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時方諱陰擢王會龍
書義第一屆公鼎魁洪平齋徐梅埜諸公甚

其才以為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星
鳳凰士爭先快覩初調汀洲推官守陳孝嚴
驚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
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隍以備不虞會守虐
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遣州諸強戍兵充口券
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
棄官歸丞出郡郊倅式偕士民數百邀而留
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盡回救民命
洎回悍兵正賞已閧然閉關殺首吏士民擁

公入公以身當賊守關諭諸賊衆必欲得守
乃散公叱曰若欲得守盡先害我首授于地
衆嘆希被公起逆謀遂沮守以是獲免既而
朱積寶合黎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
合民兵討賊西援方畧躬督戰相持五日戰
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于朝旨特遷貳秩除
太學正丁太夫人艱服闋除武博端平乙未
摧鋒戍卒叛據吉州趙希邁承平久人不知
兵郡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潛去石□李淳

遊寇永之南獨庾使黃公崮請于菊坡在公
權宜措置守備菊坡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
公毅然請與楊縉幹汪中偕出諭賊肯縋城
群兇露刃森立公不為之動從容諭禍福賊
執迷怙終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說徑歸調日
厲兵秣馬將旅闘擊賊賊知有備遁去事聞
有旨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起菊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旬而
定一道生靈賴以全安公贊畫之功居多召

除太博賜對　玉音有膽氣之褒公首言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
先朝今天變頻仍人言壅遏獨不思廣開言
路以弭天變乎　上慰勞納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兼莊邸教授辭改教授沂邸遷著郎兼
屯田郎官朝廷方仰菊坡右相菊坡力辭端
揆不拜　上以公從菊坡遊俾奉御札趣召
除直秘閣知贛州菊坡辭不行公亦不拜贛
州之命遷太宗丞權兵郎以親老丐外使

簽除直秘閣福建提舉常平志澄清會史望
風解印歲大荒精侓賑貸活饑人甚衆會菊
坡薨訃聞請于　朝丐歸服心喪不許無何
丁先大師艱哀毀終喪既葬築室墓下聚宗
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更
化立齋杜公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
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再召始幡然
改曰權姦去國衆賢拔茅　朝廷清明時也
吾敢有遐心乎丙午赴闕奏言　陛下發號

刑審夬決逐負國之權姦而阿匿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扶挾之耄昧而猶贊萬機蓋濮時相也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孺徐祭酒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之為廷臣噤舌莫敢言公獨斥言不避廷紳摩祓始相繼論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桃姦猶未勇宮媼閹寺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可其奏比嘗御屏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嵩相

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親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姦相服闋規謀復出朝論洶洶復奏史嵩之險詐貪婪很愎殘忍罪浮四凶乞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姦狀踰旬不報　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跡

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即與姦相宮觀時執政狠悅仆用尹京者日益横公力詆之上始二問所論謂誰以陳韡趙與籌劉上知其疏公引上袖疏奏上怒拂衣入公獨跽御榻再拜而退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故錢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上書為王留行者紛然公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里閈詫為盛事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

漳州俱辭不赴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八士之篇三老李公韶陳公塏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凶之于將奚邪者也天下翕心聞公之風咸謂有古爭臣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拱卿帥有嗜殺人者濫刑以逞殘及無辜公憫之移書白帥帥不然而暴愈甚公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姦憸所中褫閣職命下公怡然賦詩曰但得四方

全性命何以守職頑衛其身於為仁如此
淳祐壬子徐公清叟為大政又力薦之二思
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
慨然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劾贓貪決冤滯一
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惠飢民罷官酤聽民自
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為便郡人崇像祠之
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為亂公申
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首各率子弟
詣臺訓治振恩為首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

悌一章俯為以訓飭之酋豪各録本以歸私
相告諭俗大變以化無復為梗徐公清叟
奏其事詔以其不煩兵示天下使為矜式課治
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
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時方以
言為諱公上殿一疏極論時事援唐憲宗之
言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
相未有再三執奏者惟懷祿偷安　陛下當以
此而責之時宰在右皆側目上有兩太一之

竒又極精力諫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
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illegible]
還必著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之除兼
侍講時皇子忠王行冠禮上進公太常卿為
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侍右侍
郎公奏曰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
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皆甚矣東南輿圖浸
非全璧之舊吾國事力何異垂罄之虛外侮
內攻之多屢百孔千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

撑西拄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
吾於江洋驚濤之上既非出一奇所能振亦
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　上深嘉納尋除龍
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
國史時屬盧董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
錫累疏攻之不行公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
其書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脩人事以
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
釋邪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

綱紊矣非是易置失留倒施人事之變甚大
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
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
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
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公留疏拜
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縉紳草茅祖餞者駱
繹于道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上思公賢有
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
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憸壬尼焉而公不起公

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自乙卯歸澹然無復
仕進意漁釣自適與世相忘著書作文行于
世上賜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甑陽堂丁
巳秋忽一夕大星隕公東閣城駭觀後數日
公歿廼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
日壽年五十有七謚忠簡公天資勁直議論
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
勝江古心諸公皆心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
而有容至于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斯

鑊在前不可懾也景定三年漕使洪天錫因
邦人之請祠于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
于郡與菊坡合祠

李忠簡公行實　卷之十九

採録鐵菴遺事中載

中大夫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
院檢討官兼侍講李昴英等狀
昴英竊惟端平更化當時言官皆上親擢脩名
直節翕然可稱今共存者悉已顯庸其歿者祭
已節惠獨有內翰端明殿學士李公韶右文寶
謨閣學士方公大琮節行立於朝功德著於民
乃聲實彰著人所共知者且其官品皆應命謚

而既歿數年易名未舉非闕典歟昴英待罪奉
常不敢自嘿竊見李公韶自為太學博士已有
直聲方公大琮早登高科服勞州縣三十餘載
恥及權門人知二公卓然有立迨蒙拔擢感激
思奮讜獻相繼至今若存李公韶為臺諫侍從
為詞臣出入數十年間彈擊姦孽呵斥近侍明
辨和戎之非乞正首兵之罪權姦挾君柄國則
援春秋世卿之法以攻之權姦服除　祠則帥
從官合詞以奪之其辭召命率是經年其居要

途無非去日共知道州則葺元公故居録子孫
於學提舉泉舶則盡卻舶商非類之宿例治臨漳
則極言道使秤楮之弊端其清名勁節終始不
衰方公大琮居言路侍右螭兼詞掖不一二年
首疏明綱常再疏正君心斥舊璫之蠱媚抑後
宮之濫恩建明國本則乞立內學以重教養愛
惜時望則力與給舍爭辯是非奴才守邊者譏
之重名器也擯摩得官者革之息邪說也其將
漕福建舉行荒政賑糶有方寬弛鹽征與民均

利移帥嶺隅首尾五載潔白自持恩威並著訂
正釋奠禮則取淳熙新儀被其服器而一新之
舉行鄉飲酒禮則沿中興舊典本之以儀禮而
屢講之買田入濂溪書堂節用創備安四庫增
補軍額而盜賊不敢犯境禁買南物而蕃賈至
為立祠其英聲茂實內外如一嘗觀狀李公之
行者曰忠厚純實平粹簡淡於人物無臧否而
遇事敢言無所避忌而狀方公之行者亦曰謙
和沖澹恭己約導閑居不見喜怒之色至其立

毀陸爭是非凜不可犯始李公在臺端劾內侍
女冠方公以言官請故相罪兩疏同時聞者聳
動謂仁者之勇命明禮免相李公除權工部侍
郎方公亦除起居舍人是其制行同志尚同出
處進退皆同而其未及盡用也亦同昴英每念
人才難得晚節難保若二公者生為名臣歿為
全人稽之典儀宜得美謚以明公朝勸善之意
是用轉聞于
上

祭廣帥右史方鐵菴大琮公文

厥今人視古殆不稀公若逸搏天復奪之豈惟
廣人之悲海內善類孟莫不歔欷也嗚呼公之
學探聖門之微公之□□□□而奇靜者其性
而敷以持躬日霽風披物怡怡見證勇為鐵石
不移□□物天無愧拾遺使部其鄉肯故人私
蓋海疥憎前誰五朱精神筋力畀竭于茲器古
樂成帖巾深衣鄉飲几三動中禮儀齊壓闤闠
書劉鍊巍秋文青衿賢哉師師牘累千言判歷

淋漓雨造息爭曉之片辭雪輕爾寒蒸恤爾飢
手拊逃徙父母其蘇崇堂大榭闢圓東西杖屨
婆娑民共歡始突兀帶門雄視南維庫曰備安
貯緡不貲為此州千年計而百廢以治子產之
仁校人猶欺孝肅之明吏計得施人知公心如
玉無疵大書述篇蔑德政碑萬人香火在在生
祠蓋信之久德之深不行其去而後思詔徙洪
都特以公歸素無病惱一臥不支語音朗然易
簀之時面貌如生卒襲之尸所養又可知也其

嗚呼嘗發今來一敍帥府不隅真切相規商評
古今竟日塵揮公不可作何所質疑酒落涕俱
世少子明

又路祭方右史

輀車東浮兮黃木之灣傾城挽送兮積涕回瀾
魚龍泣護海山慘顏惡人多壽兮賢者不死之
生還天不可問兮時事愈艱十年締交兮相照
膽肝向笑若平生兮慈派之間羅浮之約付渺
茫兮冷月空山想像參列於炎洲兮一酹招魂

挽右史方蛟峯三首

一疏綱常直諫平起直林難磨石宋環不動鐵
元城前輩風流在南州箇信誠精神兼學力傾
倒爲遐泯

喜怒皆和氣天全一片春眼高多識士心直不
疑人稱行深衣古争傳削筆沖淡微談笑去忽
失玉璘珣

紙錢森抑竹遺像在方橋月蜡甘棠密風斯韓
木喬所悲緣痒國於誼况同朝凄斷黄壚路共

旌此莫拈

起居舍人方大琮外制 蔡中載

除秘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李昴英轉朝
散郎 制云

勑具官某典禮在魯實惟光輔王室今之藩邸
古侯服也朕明後德親九族爾昴英以鼎甲之
彦秘林之選往職茲教其必曰北書姬公所作
也中無而復傳河間之力也教者既以徽章受
賞聽者其亦知朕所以賞教者之意乎爾歸而

試紬繹之見其心思必於是被服造次必於是
則賞非過而爵非忝矣可

重刊四世祖鐵菴忠惠集見文溪忠簡
公之文身無成字稱 家之制者矣至於
論交則又見其同直相與同名相信同事
相先同處相下之意溢於言表故鄉進士
大父潛菴公繕寫珍藏以遺我后者蓋不
專在於文將以論其世也然文溪之文甚
廣而梓之傳者所遺亦多交於鐵菴甚篤

而見之文者僅亦未畜壁山承袁吾郡倅
某為石先生舊家眼而相從追論二祖遺
事大服文集遺文而蓋梓之並即取鐵菴
遺事中所載外制二真章二執詩三首而
附之以附壁山之梓固以廣文溪之傳亦
以章同察世講之義則為二公之後者宜
不幸然業今以往者豈無傳歟昔無恤能
存簡子令晨於一册尚大三晉之地今壁
山能修文溪之集於十世之餘豈幾無恤

裔後學忠愍十代孫宗垕頓首謹跋

採錄文文山先生文集中載

跋曾子美爲八詠藁　名士傳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𩔖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及丘東英殿賜天祥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寄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凛凛必能赤文溪纖悠悠風雁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嘗讀文山先生文識其稱引菊坡文溪二先正俎豆當不多𦤺文溪之行實述作無所於考近得本集於望山連日繙閱不能釋手夫古日遠前輩之風盛可愛重是集之刻之也何可少哉文山之文敬錄以備集後之闕

嘉靖辛卯秋九月下澣前監察御史蒲損

西來淛拜手書于文米琢玉臺

採錄白沙詩集中載

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予參其間　陳獻章白沙先生

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猶得識天人報君西蜀青油幕老我東籬白苧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欲裡增江棹也借青山一蔡鄰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頻登閣散髮從師嶽有巾嶺海一星元屬李古今全華拾歸隱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四鄰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二十

海珠慈度寺舊在州東舊志載南漢大寶間
始創合南海定林等二十八寺列于郡之四
方以應列宿自東之慈度寺至南之地藏等
十四寺則番禺縣地今慈度寺乃番禺東南
十四寺之一也歲久頹圮宋寶祐間文溪李
昴英捐財與僧鑑義徙創江心海珠石請舊
額扁之侍郎王埜書寺有文溪祠堂石刻遺
像遊寺志所載王侍郎書寺有文溪祠堂石刻遺像則宋人祠公于海珠山有足徵矣

元大德間元帥羅壁捐俸重脩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教寺為叢林歸併
僧衆舊傳昔賈胡墜摩尼珠于海化此石故
名予則以為不然石之在於江心如金山焦
山象磯江心之類是石則秀如珠且廣人稱
江河為海故名之如此址廣十丈餘四面環
匯皆水林木森蔚殿宇列布雖潮湧巨浸不
能沒詞人墨客多泛舟此遊而餞行者亦往
往之爲郡志舊八景有越臺秋月今易為海
珠秋月亦一景也宣德間寺毀闕帥極場脩
之命遊方僧以居然去留無定寺復日圮正
統間憲使蕪湖郭公始命光孝寺擇僧明通
住持而贍僧田亡已逸失過半矣然寺居江
心四時之間未免上為風雨所凌下為江濤
所齧故寺為易毀明通遂以寺日激迺捐已貲
併募緣之錢市鳩材鼎建佛殿三門周圍廊
廡石基墻壁於成化八年以次俱完是管常
住田增城縣寄庄四頃七十畝零本縣三十

一畝零肇慶府高要縣樟村都寄庄魚塞一
所土名大坑頭大坑尾低演三草江棧木江
株諫錫婆迎象湾等處共稅一頃四十九畝
五分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逸失者茲不及贅宋
徙建寺事具實祐五年僧鑑義記今鼎建寺
事具肇慶府學教授淳洪下文鳳記
海珠慈度寺乃公寶祐年間捐財與僧鑑義
創也按下郡志今謹按志錄附集末以便檢

閩

海珠山慈度寺記　元僧鑒義譔

大塊開鑿元氣流行穹窿雄大之為山宏嶽悖厚之為地凸凹為崗阜渊濕為水澤群分類聚各安其生海若山靈感神輔德嘗觀杭之飛來峰廣之飛來殿五羊化石南康隕星留名勝之區佛菩薩化居也昔人從異國來汴陳徑寸舟歸日珠飛入海無所尋覓是夜此處光怪達露因名海珠洲寶祐四年郡人

文溪李左史施財創寺於其上奏佛宗得請額海珠慈度寺立為甲乙住持院在南海之外越臺之前海舶之望暨實州治之正印西江之水澎湃漩渡而回瀾東海之潮奔趨洶湧而收浪綠樹排秀遠山送青漁舟半夜見星燈而明滅漁樓將曉聞畫角以悲鳴假嘆昏迷其誰能悟月皎金波煙蕩暈光銀漢低垂補陀瑞象玉毫增輝光彩緋紫妙相顯露僧和梵唄鐘和鯨音機石福地其名四號寺

廢而雲衲四集遂置田土各荒谷下湖朗下麻涌下隴黃泥凹東街田地黃泥冊種子田官田峒等田提舉常平司撥渡頭名河南北上渡下渡窖頭橫水等渡以充晨夕香燈之用師關又撥蚕民仁三林六二郭二兒孫一十余人永遠充本寺灑掃之役此寺係常住利便之事且有生者幻生塵象中幻居塵境上實非久處是亦本乎有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斯佛語也雪峯祖師曰從緣而得者始終

成壞不從緣而得者歷劫常存命工鐫石以紀歲月後凡當鑒是無忝也皆寶祐五年良日記

重建海珠慈度寺記　浄梁王文鳳譔

夫世事之廢興莫不有關乎天人者焉關乎天者在乎運之復關乎人者在乎人之得故中庸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殆以此也匪特為政者為然而佛氏之教崇寂寞外倫理雖與政異而所以廢興之者則未嘗有所異焉廣

之海珠石在郡南大江之中清奇圓瑩若浮
印然盖天地之儲此所以固東夫扶輿清淑
之秀而孕毓磅之奕賢以資世用者也上故
無寺宋寶祐間李左史昴英捐貲與僧鑒義
構此仍偏南漢慈度舊額於上不逾舊址時
以左史之捷故常平為置田土以贍緇衆捲
渡額以充香火閫帥㑹蛋丁以備洒掃而寺
之興可謂盛而得人矣其事具見僧鑒義記
元大德間復燬得元帥羅璧為之重脩逾哉

太祖高皇帝肇造華夏泰煦秋翕萬彙維新嶺
海生靈咸頼長育而山林雲衲亦頼生成洪
武辛未清理佛教寺為叢林時歸併今順德
縣北水堡陸興寺田四頃零二畝白藤堡鎮
康村開壽寺寄莊新會縣田二頃一十二畝
一分巴由都紫泥堡寶安山陸興寺田七頃
五十五畝九分是時寺可謂盛矣迨宣德間
寺燬都閫帥程公瑒餙之俾雲遊僧居之主
止無定而寺日就廢而歸併三寺之田亦遂

亡矣正統間南海侯無湖郭公智乃命光孝寺
都綱擇行僧住持而明通始膺是命既至乃
朝夕祗懼然負人之托乃鳩撫補葺數月
之間庶幾少成所入之租惟寺之舊增城縣
田四頃七十畝番禺縣田三十畝肇慶高要
之塘寨一頃四十九畝而贍寺之衆外而
供雲水之游與夫旛幢法具之器香燈果供
之儀罔不悉備而賓客之至縈然如歸深黄
不盛於昔之廢今之興寺之得人乎天[illegible]五

年明通復與通判黄諫創廣遠樓於寺之後
登眺者倚焉弟寺處江心荐歷年久風浪四
衝隨葺隨損明通乃與其徒明昇議曰脩葺
之工日多僅足以支風雨苟非重建則殿廡
將壓於是罄衣鉢之資會常侍之入為不足
乃廣化衆緣之鏹市堅良之木於成化四年
始工至八年訖工凡佛殿三門兩廊方丈厨
庫之室俱煥然一新周圍石甃墻壁俱甃砌
完固以次粧嚴佛像彩餙殿廊爛然俱備明

通俗姓黎南海之西南金紫堡人自幼莊重
與群兒嬉惟學禮佛父母知其為出塵器遂
於正統二年投光孝寺剃都綱琪俊為師明
通外貌悴樸內性明了凡於言下多有領悟
師甚器之在寺戒行頗嚴大衆敬慕故其來
住持也始則勸補葺之終則成鼎建之力
其視世之據勢位顧廢興而有作者曾幾何
人乎故曰人存政舉者此也茲是功之成明
通朝夕祝頌之暇靜居丈室必求所以契夫

道者予作一轉語以助倘有解焉則西方功
果盡在是矣語云來去心常靜潮來夢不驚
光看波底月道果自圓成庶幾諦聽用勉將
來故記

重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文移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郡庠生甘學隊朝
紀劉相具呈于
臬司憲副汪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批李
忠簡公德業文學與夫出處大節載諸史冊
炳炳琅琅百世欽仰海珠寺乃公讀書遊所
故舊有祠像歷年既久廢圮不存勢則然矣
然名賢遺跡不可終泯先世隆典所當興復
仰番禺縣掌印官查照親詣該寺相計停當
如式脩造完日具由同報原呈繳來　汪公名鋐由進士婺源縣人

正德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十世孫本邑庠生
達元具呈于
臬司僉憲黄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批海

珠山既為李文溪居業之所先有祠像義當
建復仰廣州府簡委能官相度中室植設崇
奉祭時依則有司尚賢後學景行與其子
孫孝思一舉而三得矣具由繳來　黄公名昭直隸江陰縣人

正德十二年四月十日十世孫本邑庠生達元具
呈于
郡侯魏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照得署番
禺縣事長樂守禦千戶所吏目陳焯在任合

委修理外[illegible]各簽當該官吏照依
帖文內事理備行本官即將李文溪海珠山
祠宇修復翻依先備案以禮祀事完具修理
過緣由申報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
帖者　魏公名廷翰湖廣華容縣人
正德十二年七月　日
臬司憲副劉公捐俸銀捌兩以助修理祠像
之費　劉公名佖江西南昌縣人
正德十二年八月　日

巡按侍御陳公親書李忠簡公祠一扁曰先賢
一扁文溪亭一扁揭之海珠祠額　陳公名
言福建長樂縣人
正德十二年八月　日
元戎太保武定侯郭公費以廣右石碑以刻
公之海珠祠記　郭公名勛直隸鳳陽府濠
梁人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三學生劉楫廿學
林喬黄炳等四十五人具呈于

臬司僉憲王公請義舉公之海珠祠役家批
看得名賢祠像既先該准行作興修復所據
供應開閉灑掃以嚴崇奉之意不可缺仰縣
查編門子一名時常看守　王公名大用福
建興化衛人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學生劉楫承
先黄炳等五十七人具呈于
巡按侍御毛公請義舉公之海珠祠祀典蒙
批布政司勘實議報此繳　毛公名鳳韶江

紹興衛人
藩司方伯吳公臬司憲副王公尤各加意作
興令有司修理祠像縣尹王公命工用財凡
百猷為罔不完美　吳公名廷舉廣西梧
縣人　王公名弘直隸六合縣人　王公名
[illegible]湖廣[illegible]田縣人
正德十三年五月　日
中貴市舶牛公加飾公之祠像門宇缺者建
之弊者葺之俾公之祠像煥然一新　牛公

一脩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記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兼　經筵官

同修　國史增城湛若水撰文

賜同進士出身廣東按察司僉事吳興顧應祥

書丹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南海倫以訓

篆額

正德十有二年三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

生拜進其言于寓副汪公曰學相朝祀時維一小子周聞知嘗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一生達元獲請其世蓋公世系在譜牒勳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依述仰惟公之懿德大節發身鼎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貳去嵩之奸引裾抗疏劾盧董二官落職而不悔曰忠喪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服心清獻之衰立師傳之道曰義篡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免贊關清獻縋城入諭賊皇出白刃下却擁一之變而遠之廣郊曰勇提舉于閩捐俸賑活人之命守贛置常平糴官酤嚴保伍以為民安曰惠屢進屢辭爰能以其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是為斗人之表固宜俎豆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況海珠公之築也而下惟之地也其舊田公之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使從邦人之請公也乃反忘本而浮屠焉徒據甚非所以

繼往而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復菊坡祠于南庠增飾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祀等誠不揣冒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鉉職也何辭乃撤其居而新之肖其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於是陳侍御言扁額之乇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昭申董之劉寓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營葺之番禺王知縣澄經營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復舊也汪公

曰事已不可無記也公於湛子或謂觀史
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不
可辭耶[illegible]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
供麗牲之碑暫市舶牛太監榮至則曰復[illegible]
以明義也因為加飾之嗚呼茲非忠簡公亦
矣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illegible]
百世之下不期同而同然者乎祠成公儼然
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illegible]
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

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之吏觀
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恥者觀之將愧其廉
而後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
君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已然則是祠也其
立教之本歟因為迎送神辭三章俾歲祀而
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

悵靈蹇兮多脩服六美兮執傳燦靈漢兮
以為章招箕尾兮與同遊既容嫺兮多姱
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予愁悵獨立
中洲一右

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土先朱鳥
兮前驅左蒼龍兮驂白虎薦溪毛兮玄尊
明德馨兮簠簋呼天吳兮總千紛江靈兮
起舞二右

日窅窅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四無畔兮
莫杭靈胡去兮駿駿悵獨立兮容與羌神
往兮形存將神往兮玄武服兩驂兮入寒
門聊雲錦兮悅象將天飛兮冀子遺言撫

莫聞兮予顧馮夷鼓兮閶闔三右

右迎送神辭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
十有二句

皇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八月九日立

重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諸賢紀詠

將如江門繫舟海珠寺謁文溪李公新
復祠像 湛若水 增城縣人翰林院編脩
峥嵘起孤根四面迥無隣云是文溪築當作
李公磯屹然彼中流以磯肖於人廢興無定

主此事亦迷洽萬物理固然自餘何紛紛聽
像遠三匝感慨復何言藤蘿附高木符意千
青雲惟有夕陽鴉江水自今春

謁文溪先生祠

鄒洛書 莆田縣人 進士

有祠東海上簪笏儼生榮問此為誰歟忠簡
李先生昔為宋朝彥史志留其名讀書遺故
處香火妥精英天巽鼓飛穿孤嶼永不傾不
見乘駒人空聞流水聲流水不復返海月遊

徵明思欲攀前駕悽惻獨馳情

謁文溪先生祠二章

甘學 香山縣人廣州府學生 之

江水送明月哲人今何之新祠江上石天鼈
留依誰書聲付秋浪鷗鳥如當時古樹流濃
陰孰忍殘其枝我來酌江水一歃興我思平
生願學心撫景心成痴

志傳海珠山古人讀書處古人今不見搔首
淚如注般若據高臺憑虛獨流響幾度進觀

情對景不成句因以歷語人力薄弗我遇天
慰懷古心今秋祠乃樹

祖集二十卷自宋迄
明二百余年遺編散佚幾無存矣章 祖叔
璧山翁翊翻升是刻于閩之官舍字模端
楷堪耐久遠 先工父奉政公元祥司窩
之父老聞其氣於慕山公罷來歸而裳之
以壽其傳去時已久後多殘缺楷隨材弟
宜相姪恭兄捜掇舊刻若干篇爰命剞劂

氏歷諸材俾殘者飾之缺者補之計新舊
刻片共二百六十九幅參校成帙而原卷
復完矣後之繼此者庶幾有觀感之思乎
昔
皇明崇禎三年歲在庚午四月望日十三世
孫宜楷頓首謹識 十四世孫振鷺校刻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卷之二十 終